

中国历代禅师  
传记资料汇编







国防大学 2 072 5040 0

中国佛学文献丛刊

中国历代禅师  
传记资料汇编  
(上册)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 前言

佛教创始于印度，盛行于中国，传播于东南亚以及全球，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对全球尤其是东方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经过汉魏时期的初传，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至隋唐时期臻于成熟，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立的佛教文化系统。其主要标志是：佛教在群众中得到了比较普遍的信仰，喻为其根本点的出世观、价值观等已渗透到社会生活中；主要佛教经典的翻译基本完成，形成体系，为其后「汉文大藏经」的编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各地各派佛教多有比较强大和相对独立的寺院经济，作为其活动的物质条件；僧众自我管理的机构和国家管理僧众的组织业已建立并比较稳定；传播佛教的手段，在文学、艺术、民俗等各个领域都越来越成熟，形式也日渐多样化。

唐代以来，在中国境内以汉族为主的广大地区中，佛教的主要特点是「宗派林立」。这些派别虽然都各有经典、传承、发展途径与规模之异，但概括起来，仍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主要流行于宫廷和知识阶层的天台宗、三论宗、唯识宗、律宗、华严宗、密宗；一是既流行于社会各阶层但主要是在普通群众中拥有极大势力的净土宗和禅宗。禅宗系中国土生土长的产物，是在中国佛教中最具特色的教派。自唐代创立以来，

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影响遍及社会各阶层，对中国传统文化起过较大的作用。可以说，在汉族地区其它各派佛教，其影响均未有过它的。禅宗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众多的派别，大言之有南北两派，小言之则有曹洞、云门、法眼、沩仰、临济诸宗。正因如此，所以一千多年来，禅宗才寺院林立，高僧屡现，成长了一大批著名的禅师，对佛教与禅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敦煌吐鲁番学北京资料中心，自一九八三年筹建成立以来，即把收集海内外佛学研究资料视为己任，在馆内外领导及专家学者的帮助下，各种资料日趋完备，所藏大型丛书也日益增多，诸如：《宋藏遗珍》、《嘉兴大藏经》、《乾隆大藏经》、《频伽藏》、《敦煌大藏经》、《房山石经》、《大正藏》、《大藏经补编》、《正藏经》、《正续藏经》、《高丽大藏经》、《西藏大藏经》、《佛光大藏经》、《中华大藏经》、《佛教大系》、《禅宗全书》、《中国佛教丛书·禅宗编》、《中国佛寺志》、《世界佛学名著译丛》等均已入藏。丰富的馆藏，热情的服务，优雅的环境，吸引了众多的研究者前来查阅资料，对他们的科研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是，在我们接待读者的过程中，也发现保存在各种「灯录」中的禅师传记，大都经过编者删节，其它有关材料也比较分散，给研究工作带来了一定困难，深感有必要将留传下来的禅师碑铭、塔铭、行状、行业记、年谱、行脚等传记资料汇编成册，以方便广大读者使用。这一初衷得到了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净慧大法师的肯定与支持，促进了我们对此项目的进行。

本书所收禅师传记资料约六百多种，主要辑自北京图书馆珍藏的石刻拓片、中国



历代佛寺志、历代汉文大藏经、《四库全书》、《金石萃编》等文献。按照禅师卒年顺序排列。书前有目录，书末附《禅灯世谱》。

鉴于我们学识有限，所收资料及编排工作定有不当之处，祈请读者不吝指正。

徐自强

一九九四年十月二〇日

# 中国历代禅师传记资料汇编总目

## 上册

菩提达磨大师传 重建少林寺达磨大师碑 菩提达磨塔铭 法勤塔铭 善慧大士传 百咏南  
禅师塔记 舒州山谷寺上方禅门第三祖璨大师塔铭 舒州山谷寺觉寂塔隋故镜智禅师碑铭 黄山  
三祖塔铭 唐玉泉寺大通禅师碑铭 道安禅师碑铭 嵩山会善寺故大德道安禅师碑铭 道安禅师  
碑铭 曹溪大师别传 六祖大师传 六祖能禅师碑铭 曹溪六祖大鉴禅师第二碑 曹溪第六祖  
赐谥大鉴禅师碑 唐湖州佛川寺故大师塔铭 法藏禅师塔铭 灵运禅师塔铭 灵运禅师塔铭  
义琬禅师墓志 大智禅师碑铭 大智禅师义福塔铭 志修塔记 侯莫陈大师寿塔铭  
大照禅师塔铭 衡州般若寺观音大师碑铭 青原行思禅师传 净藏禅师身塔铭 大唐大安国寺故  
大德净觉师塔铭 坚行塔铭 润州鹤林寺故径山大师碑铭 智通塔铭 楚金禅师碑 思道禅师墓  
志 东京大敬爱寺大证禅师碑 大证禅师碑 大证禅师碑 法如行状 拙崖篮和尚塔记 润州  
天乡寺故大德云禅师碑 海东故神行禅师之碑 唐故洪州开元寺石门道一禅师塔铭 李吉甫杭州  
径山寺大觉禅师碑铭 袁州萍乡县杨岐山故广禅师碑 乘广禅师碑 荆州城东天皇寺道悟禅师碑  
天王道悟禅师碑 龙安海禅师碑 大唐故太白禅师塔铭 唐洪州百丈山故怀海禅师塔铭 扬州华  
林寺大悲禅师碑铭 唐故衡岳律大师湘潭唐兴寺俨公碑 兴福寺内道场供奉大德大义禅师碑铭  
道安禅师碑 景贤塔记 净藏塔铭 嵩山会善寺故景贤大师身塔记 同光塔铭 法玩塔铭 慧  
照塔铭 明演塔铭 唐故禅大德演公塔铭 善悟塔铭 晓方禅师灵塔记 甄叔禅师塔碑铭 杨

岐山甄寂大师碑铭 澧州药山故惟俨大师碑铭 牛头山第一祖融大师新塔记 唐东都奉国寺禅德大师  
照公塔铭 圭峰禅师碑铭 杭州盐官县海昌院禅门大德塔碑 漳州大汾山同庆大圆禅师塔铭 漳州三  
平大师碑铭 魏州故禅大德奖公塔碑 赵州真际禅师行状 福州雪峰山故真觉大师碑铭 雪峰真觉大  
师碑铭 真觉大师年谱 唐福州安国禅院先开山宗一大师碑文 明州定应大师布袋和尚传 顺禅师塔  
铭 静感塔记 仰山光涌长老塔铭 大汉韶州云门山大觉禅寺大慈云匡圣宏明大师碑铭 大汉韶州云  
门山光泰禅院故匡真大师实性碑 偃祖传略偃祖行录 明州雪窦山资圣寺第六祖明觉大师塔铭 杭州  
石壁山保胜寺故绍大德塔表 秀州资圣禅院故暹禅师影堂记 故灵隐普慈大师塔铭 秀州资圣禅院故  
和尚勤公塔铭 忏悔上人塔记 投子义青禅师行状 云庵真净和尚行状 西余端禅师传 端禅师行业  
记 宋故安闲和尚端师墓志 虎丘第十代觉印英禅师塔铭 长灵守卓禅师行状 圆悟克勤禅师传 宋  
临济正传 虎丘隆和尚塔铭 显达塔铭 妙空禅师塔铭 法云禅师塔铭 崇先真歇了禅师塔铭 妙光  
塔铭 灵竺净慈自得禅师录 敕谥宏智禅师行业记 宏智正觉禅师行实 宏智正觉禅师塔铭 宏智禅  
师妙光塔铭 彦戒和尚塔铭 苏州景德寺普润大师行业记 遐龄益寿禅师塔记 明禅师塔铭 应庵和  
尚塔铭 大慧普觉禅师塔铭 大慧普觉禅师年谱 善照禅师碑 广温和尚碑 普庵印肃禅师年谱 普  
庵印肃禅师悟道缘 普庵印肃禅师塔铭 临济慧照禅师塔记 法宝塔铭 了奇塔铭 志智禅师碑 崇  
公和尚塔铭 密庵和尚塔铭 惠才禅师塔铭 良禅师塔铭 善英禅师塔铭 智仙禅师塔铭 广明大师  
塔幢 相了禅师塔铭 退谷云禅师塔铭 天童无用净全禅师塔铭 松源和尚塔铭 松源和尚行状 月  
林观禅师塔铭 慧果塔铭 运庵禅师行实 无明和尚塔铭 西山亮禅师塔铭 石田法薰禅师行状 志  
宣塔铭 径山无准禅师行状 径山痴绝禅师行状 灵隐大川禅师行状 断桥和尚行状 西岩了慧禅师  
行状 净荣塔铭 偃溪广闻禅师塔铭 虚堂和尚行状 圆悟和尚道行碑 少林禅师裕公碑 虚舟和尚

行狀 印壽道行碑 佛光圓滿常照國師年表 佛光禪師塔銘 龍濟禪寺友云禪師塔銘 龍源和尚行狀 龍源和尚塔銘 云威禪師塔記 靈云鎮牛和尚行業記 林公禪師道行碑 高峰原妙禪師行狀 高峰原妙禪師塔銘 海印和尚塔銘 海印和尚塔銘 福海禪師道行碑 弘明塔銘 玄鑑行業記 普應國師舍利塔記 元故天目山佛慈圓照廣慧禪師中峰和尚行錄 有元敕賜智覺禪師法云塔銘 有元普應國師道行碑 天童云外禪師傳 古林和尚行實 古林和尚碑 智慧禪師壽塔碑 道嵩道行碑 上天竺寺如庵法師塔銘 無見睹和尚塔銘 法容禪師碑 大鑑禪師舍利塔銘 覺智行狀記 義讓禪師道行碑 元叟行端禪師塔銘 笑隱訢公行道記 笑隱訢公塔銘 有元大中大夫佛海普印廣慈圓悟大禪師忠公行業記 元故大中大夫佛海普印廣慈圓悟大禪師忠公塔銘 元通禪師行實塔銘 福源石屋珙禪師塔銘 雪庵塔銘 明護禪師舍利塔銘 楚石和尚行狀 佛日普照慧辯禪師塔銘 佛心了悟本覺妙明真淨大禪師寧公碑銘 佛智弘辨禪師杰峰愚公石塔碑銘 杭州靈隱寺故輔良大師石塔碑銘 崇照塔銘 思壁道行碑 大天界寺住持白庵禪師行業碑銘 愚庵和尚塔銘 愚庵和尚塔銘 慈光寂照圓明利濟萬峰大禪師塔銘 聖恩禪庵開山祖師萬峰蔚公傳 聖恩禪寺開山祖師萬峰蔚公傳 長洲萬壽寺澹居仁禪師傳 天台空室愠禪師行業記 尹山崇福寺隆禪師塔銘 呆庵普莊禪師塔銘 無念傳 第十七代鶴坡禪師塔銘補 阿育王山廣剎禪寺大千禪師照公石塔碑文 慧曇塔銘 姚廣孝神道碑 妙濟塔銘 第十九代元方禪師塔銘補 天壽聖恩禪寺虛碧隨禪師塔銘 東明寺虛白慧岳禪師塔銘 杭州東明寺虛白岳禪師 第二十代無碍禪師塔銘補 空谷隆禪師自制塔銘 碧岩空谷隆禪師傳 德聚禪師行實碑 淨戒禪師塔銘 古道月江淨禪師傳 第二十一代元明禪師塔銘補 福壽禪師塔銘 智海塔銘 大巍禪師行脚 古庭禪師行脚 真銳行實碑 第二十五代古林禪師塔銘 第二十七代南宗禪師塔銘補 第二十八



代玉岗禅师第二十九代玉用禅师塔铭合补 海舟普慈禅师略传 天然和尚灵塔记 明松行实碑  
普济庵始祖宝藏成公塔铭 法舟济和尚行状 西林翁大和尚传 云谷先大师传 重修云谷禅师  
塔记 天香修道禅师塔记 无趣老人行状 能蜀行略碑 敕建大护国慈寿寺开山第一代住持古  
风淳公塔铭常润塔记 月心塔铭 示寂先师楞严寺住持了然和尚行状 金台龙华寺第八代住山瑞  
庵禎公塔铭 庐山千佛寺恭乾敬公塔铭 三角山勉庵幻法师塔铭 慈慧寺无瑕玉和尚塔铭 宛  
平县贤福寺开山守心端禅师塔铭 九华山无垢莲公塔铭 敕赐龙岗寺大方迁禅师塔铭 菜斋道行  
碑 宝藏禅师碑 无巴生传 径山达观可禅师塔铭 达观大师塔铭 达观可禅师传 浮渡山大  
华严寺中兴尊宿朗目禅师塔铭 皖城浮山大华严寺中兴住山朗目禅师智公传 云中普兴禅院开山  
第一代住持古镜玄公塔铭 雪浪法师恩公中兴法道传 正道禅师碑暄禅师传 栖霞影斋珠公塔铭  
南岳山主瑞光祥公铭 喝石大师传 无幻禅师行状 龙池幻有禅师塔铭 耶溪若法师塔铭 白  
云禅师赞碑 敕赐清凉山竹林寺空印澄法师塔铭 宣城华阳山道者法振铎公塔铭 水斋禅师传碑  
无明和尚行业记 新城寿昌无明经禅师塔铭 普济开山第一代孤山银师塔记 南明禅师行状  
庐山云中寺敬堂忠公塔铭 新安黄山榔钵庵富安寄公塔铭 径山化城寺澹居铠公塔铭 憨山大师  
塔铭 曹溪中兴憨山先师传

中册

慈山大师传 慈山老人自序年谱实录 大明庐山五乳峰法云禅寺前中兴曹溪嗣法慈山大师塔  
铭 慈山大师传 会稽云门湛然澄禅师塔铭 会稽云门湛然澄禅师塔铭 会稽云门湛然澄禅师  
行状 度门寺无迹禅师碑文 圆秀行实碑 武夷山东苑晦台镜老和尚行状 博山无异大师衣钵  
塔铭 博山和尚传 中兴信州博山能仁禅寺无异大师塔铭 天隐和尚行由 大洩五峰学禅师行  
实 大洩五峰学禅师塔铭 明示寂嗣临济三十一代圣恩藏禅师塔铭 三峰和尚年谱 真寂闻谷  
大师塔铭 退翁自铭塔 博山雪关智闾禅师传 信州博山能仁寺雪关大师塔铭 西蜀叙州府朱提  
山朝阳洞月明池和尚传 吹万禅师塔铭 吹万禅师行状 隐元禅师行实 瑞白禅师行脚 瑞白  
禅师塔铭 瑞白禅师传 瑞白禅师行状 瑞白禅师行状 南京栖贤庵乐愚和尚塔铭 建宁普明  
鸳湖禅师行状 鸳湖用禅师塔铭 密云禅师行由 密云禅师行状 密云禅师全身塔铭 遗衣金  
粟塔铭 密云禅师道行碑 密云和尚年谱 颢愚和尚行状 颢愚和尚塔铭 临济第三十一代南  
岳山茨际禅师塔铭 径山语风老人嗣临济第三十世雪峤信大禅师道行碑 妙峰山开山善知识彻庸  
禅师小传 石雨禅师行状 夔州卧龙字水禅师行状 见如谥禅师行实 养拙禅师行实 养拙正明  
禅师塔铭 耳庵嵩禅师传 象崖斑禅师行状 象崖斑禅师塔铭 一初禅师行实 本智西堂传 林野  
禅师行实 天童林野奇禅师塔铭 天童林野奇和尚行状 月幢了禅师行实 无疑大师暨徒行勉达  
己二师合葬塔铭 锦屏破石卓禅师行状 伏狮祇园刚禅师行状 伏狮祇园禅师塔铭 博山古航舟禅师

塔铭 大休珠禅师塔铭 神鼎云外泽禅师传 龙池先老和尚传 东岩禅师行实 万如禅师行实 龙  
 池万如和尚行状 龙池万如和尚塔铭 永觉贤公大和尚行业曲记 鼓山永觉老人传 大休禅师行脚  
 永济融禅师行实 古瓶山牧道者传 觉浪禅师自叙年纪略 传洞上正宗三十三世摄山栖霞觉浪大师  
 塔铭 千山剩人和尚塔铭 千山剩人和尚塔铭 奉天辽阳千山剩人可禅师塔铭 真玄塔记 溟波  
 和尚碑 溟波行略碑 际瑜和尚塔碑 懒石禅师行由 白云象林本真禅师行实 寂光谿禅师行实  
 费隐容禅师舍利塔铭 浮石禅师行实 方融禅师行实 明一静主传 石霜尔瞻尊禅师塔铭 雪窦石  
 奇禅师行状 雪窦石奇禅师塔铭 古宿尊禅师行实 破山明和尚行状 双桂破山明禅师年谱 破山  
 明禅师塔铭 临济三十二世香林寺佛古闻禅师塔铭 青林尊宿传 城峰院朗玄和尚塔铭 文觉禅  
 师塔院碑 实福塔碑 了正和尚塔碑 达焕和尚碑 悟辉和尚塔铭 真达和尚塔碑 云门显圣愚  
 庵孟禅师塔铭 愚庵老和尚行实 笑堂和尚行实 真如禅师塔铭 密增和尚行略碑 妙峰参唯和尚  
 塔铭 百愚斯大禅师塔志铭 明觉聪禅师塔铭 明觉聪禅师行实 季总彻禅师行实 驯虎岩逸然  
 和尚塔铭 闾黎无一纯公传 百痴禅师行实 云峰体宗宁禅师行实 破峰重禅师塔铭 盘山了  
 宗禅师行实 灵隐老人塔铭 碑记 仁寿天逸和尚重修塔碑记 虚舟省禅师行由 西湖虚舟省和尚  
 塔铭 虚舟和尚行状 庆忠机和尚年谱 庆忠铁老和尚塔铭 庆忠铁老和尚塔铭 庆忠铁老和  
 尚行状 逸叟行高禅师行实 坛溪梓舟船禅师行实 云幻宸禅师塔记 断愚禅师行实 憨予暹  
 禅师行实 长庆老和尚行状 长庆空隐独和尚塔铭 秀野林禅师行由 三巴掌和尚行状 自闲  
 觉禅师行状 自闲觉禅师行实 古雪喆禅师行实 福严费隐容禅师纪年录 金粟费隐容和尚行状  
 纯备德禅师塔铭 大方禅师行实 清传临济正宗三十二世 禅灯庵大方海和尚塔铭 溪巢瞬禅师  
 塔铭 林峰镜愚慧禅师塔志 端实严禅师塔志 介为舟禅师行状 介为舟禅师塔铭 密行忍禅

师行实 嗣灯禅师行实 恒秀林禅师行实 广寿即非和尚行业记 广寿山福聚禅寺开山即非大和尚塔铭 广寿即翁大和尚舍利塔铭 盱郡永光弘比丘尼塔铭 佛冤禅师行由 长明和尚塔铭 兴阳独冠敬和尚传 敏树禅师行实 元洁莹禅师行状 元洁莹禅师塔铭 琅亭禅师行脚 天宁休山炬禅师塔铭 妙觉准禅师塔志 黄檗隐老和尚衣钵塔记 兴致惟城和尚塔铭 黄檗虚白和尚塔铭 云腹智禅师塔铭 清故湖山治平照衣慧觉和尚行录 介庵禅师行实 蔗庵和尚自传 奇然智禅师行由 奇然智禅师塔铭 云峨喜禅师行实 盱郡金楼峰宝轮寺知予耆宿塔铭 密印和尚塔铭碑记 青林龙安禅寺重眉和尚塔铭 笨翁和尚塔铭 杉植寺法明和尚行状 天则能禅师行略苏州竹庵行禅师自述行由 竹庵行禅师行状 文穆念禅师行实 明道正觉茅溪森禅师塔铭 终南山蟠龙子肃禅师行实 终南山蟠龙子肃禅师塔铭 云山燕居申禅师行实 二隐谥禅师塔铭 雪峰如幻禅师自撰塔铭 雪峰如幻禅师行状 性空行臻禅师塔铭 观涛禅师寿藏铭 高峰乔松亿禅师行由 一揆禅师自叙行略训徒 参同一揆禅师行实 林我禅师行实 林我禅师塔铭 石关禅师行实 天台山通玄寺独朗日禅师塔铭 丹霞澹归释禅师塔铭 丹霞澹归释禅师塔铭 古林禅师行实 古林禅师传 海幢阿字无禅师行状 芝岩秀禅师行实 不会禅师行实 灵机禅师行状 灵机和尚塔铭 赤松领禅师行由 润光泽禅师自状 漳州准提庵故大师昱公行业记 迺庭宗禅塔铭 长目电禅师行状 三山来禅师行实 本师天然罡和尚行状 天然罡和尚塔志铭 草堂耨云实禅师行由 寓叟自传 天王沙翁和尚纪略 天王和尚行录 道目禅师自序 鹤峰禅师行状 鹤峰禅师塔志铭 疑山握中符禅师塔铭 知空禅师行由 不厌乐禅师行由 法澜徵禅师塔记 玉泉其白富禅师塔铭 玉泉融彻顶禅师行实 香严禅师行实 法柱海栋和尚行状 大悲妙云禅师行略大悲妙云禅师传 空谷道澄禅师行由 莲月禅师行实 莲月印正禅师塔铭 丈雪醉禅师行实

丈雪醉禅师纪状 丈雪醉禅师塔铭 晖洲旻禅师行状 别牧纯禅师行实 古林禅师行状 鹤林  
 天树植禅师行实 鹤林天树植禅师塔铭 旅泊幻迹 青城竹浪生禅师行由 一揆禅师行实 一  
 揆禅师寿塔铭 博山粟如瀚禅师行状 青原三十三世博山第六代住持粟如瀚大师塔铭 青原三十  
 三世博山第六代住持粟如瀚禅师道行塔院记 印心佛敏讷禅师行实 南浙二师塔铭 道潜真禅师  
 塔记 天台国清韬禅师衣钵塔铭 天台国清大庾韬和尚行略 洗心禅师行实大观佛日眼道人记  
 大觉普济能仁国师年谱 玉林通琇禅师塔铭



下冊

竹峰續禪師行實 慧光行實碑 高山壁竹禪師行實 別庵禪師塔銘 蒼林岫禪師塔記 潛  
修悅禪師行實 穆然普德禪師塔記 水月禪師行實記 守仁定禪師行實 圣義禪師塔銘 开圣  
老人傳論 道魁元禪師行實 古雍觀音大慈禪院故和尚本源明公行狀 超凡閣禪師行實 彻悟  
禪師行略 朝宗禪師行狀 德超禪師塔銘 明照朗禪師墓志銘 勉公如幻禪師塔銘 傳洞宗四  
十五世妙蓮老和尚塔銘 敬安禪師塔銘 真宝行實碑記 印華禪師傳 印照和尚塔銘 若舜德  
公禪師傳略 來果禪師自行錄 云公老和尚事略 虛云和尚年譜 附錄禪灯世譜

# 中国历代禅师传记资料汇编

## 上册目录

|                   |    |
|-------------------|----|
| 菩提达磨大师传           | 一  |
| 重建少林寺达磨大师碑        | 八  |
| 菩提达磨塔铭            | 九  |
| 法勤塔铭              | 一〇 |
| 善慧大士传             | 一一 |
| 百咏南禅师塔记           | 三一 |
| 舒州山谷寺上方禅门第三祖璨大师塔铭 | 三一 |
| 舒州山谷寺觉寂塔隋故镜智禅师碑铭  | 三二 |
| 黄山三祖塔铭            | 三四 |
| 唐玉泉寺大通禅师碑铭        | 三五 |
| 道安禅师碑铭            | 三七 |
| 嵩山会善寺故大德道安禅师碑铭    | 三九 |
| 道安禅师碑铭            | 四〇 |
| 曹溪大师别传            | 四一 |
| 六祖大师传             | 五二 |
| 六祖能禅师碑铭           | 五八 |

|                |     |
|----------------|-----|
| 曹溪六祖大鉴禅师第二碑    | 六〇  |
| 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   | 六一  |
| 唐湖州佛川寺故大师塔铭    | 六三  |
| 法藏禅师塔铭         | 六六  |
| 灵运禅师塔铭         | 六七  |
| 灵运禅师塔铭         | 六八  |
| 义琬禅师墓志         | 七四  |
| 大智禅师碑铭         | 七九  |
| 大智禅师碑铭         | 八八  |
| 大智禅师义福塔铭       | 九〇  |
| 志修塔记           | 九二  |
| 候莫陈大师寿塔铭       | 九三  |
| 大照禅师塔铭         | 九四  |
| 衡州般若寺观音大师碑铭    | 九七  |
| 青原行思禅师传        | 九八  |
| 净藏禅师身塔铭        | 一〇一 |
| 大唐大安国寺故大德净觉师塔铭 | 一〇五 |
| 坚行塔铭           | 一〇六 |
| 润州鹤林寺故径山大师碑铭   | 一〇七 |
| 智通塔铭           | 一〇九 |

|                 |     |
|-----------------|-----|
| 楚金禅师碑           | 一一〇 |
| 思道禅师墓志          | 一一三 |
| 东京大敬爱寺大证禅师碑     | 一一六 |
| 大证禅师碑           | 一一八 |
| 大证禅师碑           | 一二四 |
| 法如行状            | 一二五 |
| 拙崖蓝和尚塔记         | 一二六 |
| 润州天乡寺故大德云禅师碑    | 一二六 |
| 海东故神行禅师之碑       | 一二八 |
| 唐故洪州开元寺石门道一禅师塔铭 | 一三一 |
| 李吉甫杭州径山寺大觉禅师碑铭  | 一三二 |
| 袁州萍乡县杨岐山故广禅师碑   | 一三五 |
| 乘广禅师碑           | 一三六 |
| 荆州城东天皇寺道悟禅师碑    | 一四〇 |
| 天王道悟禅师碑         | 一四一 |
| 龙安海禅师碑          | 一四一 |
| 大唐故太白禅师塔铭       | 一四四 |
| 唐洪州百丈山故怀海禅师塔铭   | 一四四 |
| 扬州华林寺大悲禅师碑铭     | 一四五 |
| 唐故衡岳律大师湘潭唐兴寺伊公碑 | 一四七 |

|                  |     |
|------------------|-----|
| 兴福寺内道场供奉大德大义禅师碑铭 | 一四八 |
| 道安禅师碑            | 一五一 |
| 景贤塔记             | 一五二 |
| 净藏塔铭             | 一五三 |
| 嵩山会善寺故景贤大师身塔记    | 一五四 |
| 同光塔铭             | 一五五 |
| 法玩塔铭             | 一五六 |
| 慧照塔铭             | 一五七 |
| 明演塔铭             | 一五八 |
| 唐故禅大德演公塔铭        | 一五九 |
| 善悟塔铭             | 一六〇 |
| 晓方禅师灵塔记          | 一六一 |
| 甄叔禅师塔碑铭          | 一六二 |
| 杨岐山甄叔大师碑铭        | 一六三 |
| 澧州药山故惟俨大师碑铭      | 一六四 |
| 牛头山第一祖融大师新塔记     | 一六五 |
| 唐东都奉国寺禅德大师照公塔铭   | 一六六 |
| 圭峰禅师碑铭           | 一六七 |
| 杭州盐官县海昌院禅门大德塔碑   | 一七〇 |
| 漳州大汾山同庆大圆禅师碑铭    | 一七二 |

|                        |     |
|------------------------|-----|
| 漳州三平大师碑铭               | 一七四 |
| 魏州故禅大德奖公塔碑             | 一七五 |
| 赵州真际禅师行状               | 一七七 |
| 福州雪峰山故真觉大师碑铭           | 一七九 |
| 雪峰真觉大师碑铭               | 一八二 |
| 真觉大师年谱                 | 一八四 |
| 唐福州安国禅院先开山宗一大师碑文       | 一九二 |
| 明州定应大师布袋和尚传            | 一九五 |
| 顺禅师塔铭                  | 二〇七 |
| 静感塔记                   | 二〇八 |
| 仰山光涌长老塔铭               | 二〇九 |
| 大汉韶州云门山大觉禅寺大慈云匡圣宏明大师碑铭 | 二一〇 |
| 性碑                     | 二一五 |
| 偃祖传略                   | 二二一 |
| 偃祖行录                   | 二三五 |
| 明州雪窦山资圣寺第六祖明觉大师塔铭      | 二三七 |
| 杭州石壁山保胜寺故绍大德塔表         | 二四〇 |
| 秀州资圣禅院故暹禅师影堂记          | 二四一 |

|               |     |
|---------------|-----|
| 故灵隐普慈大师塔铭     | 二四二 |
| 秀州资圣禅院故和尚勤公塔铭 | 二四四 |
| 忏悔上人塔记        | 二四五 |
| 投子义青禅师行状      | 二四五 |
| 云庵真净和尚行状      | 二四七 |
| 西余端禅师传        | 二五〇 |
| 端禅师行业记        | 二五一 |
| 宋故安闲和尚端师墓志    | 二五三 |
| 虎丘第十代觉印英禅师塔铭  | 二五四 |
| 长灵守卓禅师行状      | 二五六 |
| 圆悟克勤禅师传       | 二五八 |
| 宋临济正传虎丘隆和尚塔铭  | 二六〇 |
| 显达塔铭          | 二六二 |
| 妙空禅师塔铭        | 二六三 |
| 法云禅师塔铭        | 二六四 |
| 崇先真歇了禅师塔铭     | 二六五 |
| 妙光塔铭          | 二六八 |
| 灵竺净慈自得禅师录     | 二六九 |
| 敕谥宏智禅师行业记     | 二七〇 |
| 宏智正觉禅师行实      | 二七三 |

|              |     |
|--------------|-----|
| 宏智正觉禅师塔铭     | 二七四 |
| 宏智禅师妙光塔铭     | 二七七 |
| 彦戒和尚塔铭       | 二七九 |
| 苏州景德寺普润大师行业记 | 二八〇 |
| 遐龄益寿禅师塔记     | 二八一 |
| 明禅师塔铭        | 二八二 |
| 应庵和尚塔铭       | 二八三 |
| 大慧普觉禅师塔铭     | 二八五 |
| 大慧普觉禅师年谱     | 二八七 |
| 善照禅师碑        | 三二〇 |
| 广温和尚碑        | 三二一 |
| 普庵印肃禅师年谱     | 三二二 |
| 普庵印肃禅师悟道缘    | 三二三 |
| 普庵印肃禅师塔铭     | 三二四 |
| 临济慧照禅师塔记     | 三二六 |
| 法宝塔铭         | 三二七 |
| 了奇塔铭         | 三二八 |
| 志智禅师碑        | 三二九 |
| 崇公和尚塔铭       | 三三〇 |
| 密庵和尚塔铭       | 三三〇 |

|            |     |
|------------|-----|
| 惠才禅师塔铭     | 三三二 |
| 良禅师塔铭      | 三三三 |
| 善英禅师塔铭     | 三三四 |
| 智仙禅师塔铭     | 三三五 |
| 广明大师塔幢     | 三三六 |
| 相了禅师塔铭     | 三三七 |
| 退谷云禅师塔铭    | 三三八 |
| 天童无用净全禅师塔铭 | 三三九 |
| 松源和尚塔铭     | 三四一 |
| 松源和尚行状     | 三四二 |
| 月林观禅师塔铭    | 三四四 |
| 慧杲塔铭       | 三四六 |
| 运庵禅师行实     | 三四七 |
| 无明和尚塔铭     | 三四八 |
| 西山亮禅师塔铭    | 三五〇 |
| 石田法薰禅师行状   | 三五一 |
| 志宣塔铭       | 三五三 |
| 径山无准禅师行状   | 三五四 |
| 径山痴绝禅师行状   | 三五八 |
| 灵隐大川禅师行状   | 三六一 |

|                 |     |
|-----------------|-----|
| 断桥和尚行状·····     | 三六三 |
| 西岩了慧禅师行状·····   | 三六八 |
| 净荣塔铭·····       | 三六九 |
| 偃溪广闻禅师塔铭·····   | 三七〇 |
| 虚堂和尚行状·····     | 三七二 |
| 圆悟和尚道行碑·····    | 三七四 |
| 少林禅师裕公碑·····    | 三七五 |
| 虚舟和尚行状·····     | 三七七 |
| 印寿道行碑·····      | 三七九 |
| 佛光圆满常照国师年表····· | 三八〇 |
| 佛光禅师塔铭·····     | 三八一 |
| 龙济禅寺友云禅师塔铭····· | 三九二 |
| 环溪和尚行状·····     | 三九四 |
| 龙源和尚塔铭·····     | 三九七 |
| 云威禅师塔记·····     | 三九九 |
| 灵云锁牛和尚行业记·····  | 四〇〇 |
| 林公禅师道行碑·····    | 四〇三 |
| 高峰原妙禅师行状·····   | 四〇四 |
| 高峰原妙禅师塔铭·····   | 四〇六 |
| 海印和尚塔铭·····     | 四〇八 |

|                              |     |
|------------------------------|-----|
| 海印和尚塔铭·····                  | 四〇九 |
| 福海禅师道行碑·····                 | 四一二 |
| 弘明塔铭·····                    | 四一三 |
| 玄鉴行业记·····                   | 四一四 |
| 普应国师舍利塔记·····                | 四一五 |
| 元故天目山佛慈圆照广慧禅师中峰和尚<br>行录····· | 四一六 |
| 有元敕赐智觉禅师法云塔铭·····            | 四二〇 |
| 有元普应国师道行碑·····               | 四二二 |
| 天童云外禅师传·····                 | 四二五 |
| 古林和尚行实·····                  | 四二六 |
| 古林和尚碑·····                   | 四三〇 |
| 智慧禅师寿塔碑·····                 | 四三二 |
| 道嵩道行碑·····                   | 四三三 |
| 上天竺寺如庵法师塔铭·····              | 四三四 |
| 无见睹和尚塔铭·····                 | 四三五 |
| 法容禅师碑·····                   | 四三七 |
| 大鉴禅师舍利塔铭·····                | 四三八 |
| 觉智行状记·····                   | 四四〇 |
| 义让禅师道行碑·····                 | 四四一 |



|                   |     |                    |     |
|-------------------|-----|--------------------|-----|
| 元叟行端禅师塔铭          | 四四二 | 愚庵和尚塔铭             | 四七七 |
| 笑隐沂公行道记           | 四四四 | 慈光寂照圆明利济万峰大禅师塔铭    | 四七九 |
| 笑隐沂公塔铭            | 四四七 | 圣恩禅庵开山祖师万峰蔚公传      | 四八二 |
| 有元大中大夫佛海普印广慈圆悟大禅师 | 四五〇 | 圣恩禅寺开山祖师万峰蔚公传      | 四八四 |
| 忠公行业记             | 四五〇 | 长洲万寿寺澹居仁禅师传        | 四八五 |
| 忠公塔铭              | 四五一 | 天台空室愠禅师行业记         | 四八六 |
| 元通禅师行实塔铭          | 四五六 | 尹山崇福寺隆禅师塔铭         | 四八七 |
| 福源石屋珙禅师塔铭         | 四五六 | 呆庵普庄禅师塔铭           | 四九一 |
| 雪庵塔铭              | 四五九 | 无念传                | 四九三 |
| 明护禅师舍利塔铭          | 四六〇 | 第十七代鹤坡禅师塔铭补        | 四九四 |
| 楚石和尚行状            | 四六一 | 阿育王山广刹禅寺大千禅师照公石坟碑文 | 四九五 |
| 佛日普照慧辩禅师塔铭        | 四六三 | 慧昙塔铭               | 四九七 |
| 佛心了悟本觉妙明真净大禅师宁公碑铭 | 四六六 | 姚广孝神道碑             | 四九八 |
| 佛智弘辨禅师杰峰愚公石塔碑铭    | 四六七 | 妙济塔铭               | 四九九 |
| 杭州灵隐寺故辅良大师石塔碑铭    | 四六九 | 第十九代无方禅师塔铭补        | 五〇〇 |
| 崇照塔铭              | 四七一 | 天寿圣恩禅寺虚碧璿禅师塔铭      | 五〇一 |
| 思壁道行碑             | 四七二 | 东明寺虚白慧岳禅师塔铭        | 五〇二 |
| 大天界寺住持白庵禅师行业碑铭    | 四七三 | 杭州东明寺虚白岳禅师         | 五〇四 |
| 愚庵和尚塔铭            | 四七五 | 第二十代无碍禅师塔铭补        | 五〇五 |

|                        |     |
|------------------------|-----|
| 空谷隆禅师自制塔铭              | 五〇六 |
| 碧岩空谷隆禅师传               | 五〇七 |
| 德聚禅师行实碑                | 五〇九 |
| 净戒禅师塔铭                 | 五一〇 |
| 古道月江净禅师传               | 五一一 |
| 第二十一代元明禅师塔铭补           | 五一二 |
| 福寿禅师塔铭                 | 五一三 |
| 智海塔铭                   | 五一四 |
| 大巍禅师行脚                 | 五一五 |
| 古庭禅师行脚                 | 五一五 |
| 真铠行实碑                  | 五二〇 |
| 第二十五代古林禅师塔铭            | 五二一 |
| 第二十七代南宗禅师塔铭补           | 五二二 |
| 第二十八代玉岗禅师第二十九代玉用禅师塔铭合补 | 五二三 |
| 海舟普慈禅师略传               | 五二四 |
| 天然和尚灵塔记                | 五二六 |
| 明松行实碑                  | 五二七 |
| 普济庵始祖宝藏成公塔铭            | 五二八 |
| 法舟济和尚行状                | 五二九 |

|                       |     |
|-----------------------|-----|
| 西林翁大和尚传               | 五三一 |
| 云谷先大师传                | 五三四 |
| 重修云谷禅师塔记              | 五四一 |
| 天香修道禅师塔记              | 五四三 |
| 无趣老人行状                | 五四三 |
| 能謁行略碑                 | 五四五 |
| 敕建大护国慈寿寺开山第一代住持古风淳公塔铭 | 五四六 |
| 常润塔记                  | 五四八 |
| 月心塔铭                  | 五四九 |
| 示寂先师楞严寺住持了然和尚行状       | 五五〇 |
| 金台龙华寺第八代住山瑞庵禎公塔铭      | 五五一 |
| 庐山千佛寺恭乾敬公塔铭           | 五五三 |
| 三角山勉庵幻法师塔铭            | 五五五 |
| 慈慧寺无瑕玉和尚塔铭            | 五五六 |
| 宛平县贤福寺开山守心端禅师塔铭       | 五五八 |
| 九华山无垢莲公塔铭             | 五五九 |
| 敕赐龙岗寺大方迁禅师塔铭          | 五六一 |
| 菜斋道行碑                 | 五六三 |
| 宝藏禅师碑                 | 五六四 |

|                     |     |
|---------------------|-----|
| 无巴生传                | 五六五 |
| 径山达观可禅师塔铭           | 五六六 |
| 达观大师塔铭              | 五七二 |
| 达观可禅师传              | 五八〇 |
| 浮渡山大华严寺中兴尊宿朗目禅师塔铭   | 五八二 |
| 皖城浮山大华严寺中兴住山朗目禅师智公传 | 五八六 |
| 云中普兴禅院开山第一代住持古镜玄公塔铭 | 五八九 |
| 雪浪法师恩公中兴法道传         | 五九〇 |
| 正道禅师碑               | 五九五 |
| 暄禅师传                | 五九六 |
| 栖霞影斋珠公塔铭            | 五九九 |
| 南岳山主瑞光祥公铭           | 六〇〇 |
| 喝石大师传               | 六〇三 |
| 无幻禅师行状              | 六〇五 |
| 龙池幻有禅师塔铭            | 六〇七 |
| 耶溪若法师塔铭             | 六〇七 |
| 白云禅师赞碑              | 六〇九 |
| 敕赐清凉山竹林寺空印澄法师塔铭     | 六一〇 |

|               |     |
|---------------|-----|
| 宣城华阳山道者法振铎公塔铭 | 六一二 |
| 水斋禅师传碑        | 六一三 |
| 无明和尚行业记       | 六一四 |
| 新城寿昌无明经禅师塔铭   | 六一七 |
| 普济开山第一代孤山银师塔记 | 六二一 |
| 南明禅师行状        | 六二二 |
| 庐山云中寺敬堂忠公塔铭   | 六二三 |
| 新安黄山掷钵庵寓安寄公塔铭 | 六二四 |
| 径山化城寺澹居铠公塔铭   | 六二六 |
| 憨山大师塔铭        | 六二八 |
| 曹溪中兴憨山先师传     | 六三三 |

東土二十八祖 菩提達磨大師傳

菩提達磨者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也姓刹帝利本名菩提多羅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至本國王崇奉佛乘尊重供養度越倫等又施無價寶珠王有三子曰月淨多羅曰功德多羅其三即菩提多羅也祖欲試其所得乃以所施珠問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能及否第一王子第二王子皆曰此珠七寶中尊固無踰也非尊者道力孰能受之第三王子曰此是世寶未足爲上於諸寶中法寶爲上此是世光未足爲上於諸光中智光爲上此是世明未足爲上於諸明中心明爲上此諸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光辨於此既辨此已卽知是珠既知是珠卽明其寶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者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寶卽現衆生有道心寶亦然祖歎其辨慧乃復問曰於諸物中何物無相曰於諸物中不起無相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高曰於諸物中人我最高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大曰於諸物中法性最大般若奇之默許其法器及王崩二子方號憫而師獨於喪所端然默坐終朝不與其二兄怪之以問祖祖曰此子入定將有所觀七日當自起勿驚及師定起謂二兄曰吾欲觀父何往他無所見但見一日明照天地父

殯已師遂辭二兄從祖出家曰吾素欲以法利物然未得其師久有所待今遇尊者出家必矣願悲智見容祖受其禮爲之剃度曰汝先入定蓋在日光三昧耳既而祖謂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夫達磨者通大之義也密悟云菩提達磨四字此語翻爲通法宜名達磨因改稱菩提達磨付法偈曰心地含諸種因事復生理果滿菩提圓華開世界起師乃告祖曰我既得法當往何國而作佛事願垂開示祖曰汝雖得法未可遠遊且止南天待我滅後六十七載當往震旦設大法藥直接上根慎勿速行衰於日下師又曰彼有大士堪爲法器否千載之下有留難否祖曰汝所化之方獲菩提者不可勝數吾滅後六十餘年彼國有難水中文布自善降之汝至時南方勿住彼唯好有爲功業不見佛理汝縱到彼亦不可久留聽我偈曰路行跨水復逢羊獨自悽悽暗度江日下可憐雙象馬二株嫩桂久昌昌復演八偈皆預識佛教隆替事具寶林傳及聖賢集師恭稟教義服勤左右垂四十年未嘗廢闕迨祖順世遂演化本國時有二師一名佛大先一名佛大勝多本與師同學佛陀跋陀小乘禪觀佛大先既遇般若多羅尊者捨小趣大與之並化時號二甘露門矣而佛大勝多更分徒而爲六宗第一有相宗第二無相宗第三定慧宗第四戒行宗第五無得宗第六寂靜宗各封已解別展

化源聚落蟬徒業甚盛師喟然而歎曰彼之一師已陷牛跡況復支離繁盛而分六宗我若不除永耀邪見言已微現神力至第一有相宗所問曰一切諸法何名實相彼衆中有一尊長薩婆羅答曰於諸相中不互諸相是名實相師曰一切諸相而不互者若名實相當何定耶彼曰於諸相中實無有定若定諸相何名爲實師曰諸相不定便名實相汝今不定當何得之彼曰我言不定不說諸相當說諸相其義亦然師曰汝言不定當爲實相不定故卽非實相彼曰定既不定卽非實相知我非故不定不變師曰汝今不變何名實相已變已往其義亦然彼曰不變當在在不在故故變實相定以其義師曰實相不變變卽非實於有無中何名實相薩婆羅知聖師懸解淨達卽以手指虛空此是世間有相亦能空故當我此身得似否師曰若解實相卽見非相若了非相其色亦然當於色中不失色體於非相中不礙有故若能是解此名實相彼衆聞已心意朗然欽禮信受師又暫然匿跡至第二無相宗所問曰汝言無相當何證之彼衆中有智者波羅提答曰我明無相心不現故師曰汝心不現當何明之彼曰我明無相心不取捨當於明時亦無當者師曰於諸有無心不取捨又無當者諸明無故彼曰入佛三昧尙無所得何况無相而欲知之師曰相既不知

誰云有無尙無所得何名三昧彼曰我說不證證無所證非三昧故我說三昧師曰非三昧者何當名之汝既不證非證何證波羅提聞師辯析卽悟本心禮謝於師懺悔往謬師記曰汝當得果不久證之此國有魔非久降之言已忽然不現至第三定慧宗所問曰汝學定慧爲一爲二彼衆中有婆闍陀者答曰我此定慧非一非二師曰既非一二何名定慧彼曰在定非定處慧非慧一卽非一二亦不二師曰當一不二當二不二既非定慧終何定慧彼曰不二不二定慧能知非定非慧亦復然矣師曰慧非定故然何知哉不二不二誰定誰慧婆闍陀聞之疑心冰釋至第四戒行宗所問曰何者名戒云何名行當此戒行爲一爲二彼衆中有一賢者答曰一二二皆彼所生依教無染此名戒行師曰汝言依教卽是有染一二俱破何言依教此二違背不及於行內外非明何名爲戒彼曰我有內外彼已作已知竟既得通達便是戒行若說違背俱是俱非言及清淨卽戒卽行師曰俱是俱非何言清淨既得通故何談內外賢者聞之卽自慚服至第五無得宗所問曰汝云無得無得何得既無所得亦無得得彼衆中有寶靜者答曰我說無得非無得得當說得得無得是得師曰得既不得得亦非得既云得得得得何得得彼曰見得非得非得是得若見不得名爲得



得師曰得既非得得無得既無所得當何得得寶靜聞之頓除  
疑網至第六寂靜案所問曰何名寂靜於此法中誰靜誰寂彼有  
尊者答曰此心不動是名爲寂於法無染名之爲靜師曰本心不  
寂要假寂靜本來寂故何用寂靜彼曰諸法本空以空空故於彼  
空空故名寂靜師曰空空已空諸法亦爾寂靜無相何靜何寂彼  
尊者問師指誨豁然開悟既而六衆咸誓歸依由是化被南天聲  
馳五印遠近學者靡然嚮風經六十餘載度無量衆後值異見王  
輕毀三寶每云我之祖宗皆信佛道陷于邪見壽年不永運祚亦  
促且我身是佛何更外求善惡報應皆因多智之者妄構其說至  
於國內者皆爲前王所奉者悉從廢黜師知已歎彼德薄當何救  
之又念無相宗中二首領其一波羅提者與王有緣將證其果其  
二宗勝者非不博辯而無夙因時六衆徒衆亦各念言佛法有難  
師何自安師遙知衆意仰彈指應之六衆聞之云此是我師達磨  
信譽我等宜須速行以聞慈命言已至師所禮拜問訊師曰王致  
難于我難如一微塵而起翳佛界然汝等孰能窮之宗勝曰我雖  
淺薄敢憚其行師曰汝雖辯慧而道力未全宗勝自念我師恐我  
見王作大佛事名譽顯達曠奪尊威縱被福慧爲王我是沙門受  
佛教旨豈難敵也言訖潛去至王所廣說法要及世界苦樂人天

善惡等事王與之往返徵詰無不詣理王曰汝今所解其法何在  
宗勝曰如王治化當合其道王所有道何在王曰我所有道將除  
邪法汝所有法將伏何人記人正宗師不起於坐懸知宗勝義隨還  
告波羅提曰宗勝不棄善教潛化於王須臾即屈汝可速救波羅  
提恭稟師旨云願假神力言已雲生足下至王前默然而住時王  
正問宗勝忽見波羅提乘雲而至愕然忘其問答曰乘空至者是  
正是邪答曰我非邪正而來正邪王心若正我無邪正王雖驚異  
而驕慢方熾即指宗勝令出波羅提曰王既有道何指沙門我雖  
無解願王致問王怒而問曰何者是佛答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  
性否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答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  
我今不見答曰今見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曰王若作用  
無有不是王若不作用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答曰若  
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爲我說波羅提即說偈曰在  
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  
執提在足運奔通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  
識喚作精魂王聞偈已心即開悟乃悔謝前非咨詢法要朝夕忘  
倦迄於九旬宗勝既被斥逐退藏深山念曰我今百歲八十爲非  
二十年來方歸佛道性雖愚昧行絕瑕疵不能聖離生何如死言



訖卽自投崖俄有一神人以手捧承置於巖石之上安然無損宗勝曰我忝沙門當與正法爲主不能抑絕王非是以捐身自責何神祐助一至于斯願垂一語以保餘年於是神人乃說偈曰師壽於百歲八十而造非爲近至尊故應修而入道雖具少智慧而多有彼我所見諸賢等未嘗生珍敬二十年功德其心未恬靜聰明輕慢故而獲至乎此得王不敬者當感果如是自今不疏忽不久成奇智諸聖悉存心如來亦復爾宗勝聞偈欣然卽于巖間宴坐時異見王復問波羅提曰仁者智辯當師何人答曰所師出家婆羅寺烏婆婆三藏是其得法爲出世師者大王叔善提達磨是也王聞師名驚駭久之曰鄙薄忝嗣王位而趣邪背正忘我尊叔還敕近臣特加迎請師卽隨使而至爲王懺悔往非王聞規誡泣謝於師又詔宗勝歸國大臣奏曰宗勝被謫投崖今已亡矣王告師曰宗勝之死皆自於吾如何大慈令勉斯罪師曰宗勝今在巖間宴息但遣使召當卽至矣王卽遣使入山果見宗勝端居禪寂宗勝蒙召乃曰深愧王意貧道暫處巖泉且王國賢德如林達磨是王之叔六衆所師波羅提法中龍象願王崇仰二聖以福皇基使者復命未至師謂王曰知取得宗勝否王曰未知師曰未至再命必來良久使還果如師語師遂辭王曰當善修德不久疾作吾且

去矣經七日王乃得疾國醫診治有加無瘳貴戚近臣憐師前語急發使告師曰王疾殆至願留願叔慈悲還來軫救師卽至王所慰問其疾時宗勝再承王召卽別巖間波羅提久受王恩亦來問疾波羅提曰當何施爲令王免苦師卽令太子爲王有罪施恩崇奉僧寶復爲王懺悔云願罪消滅如是者三王疾有間師心念震且緣熟行化時至乃先辭祖塔次別同學然後至王所慰而勉之曰當勤修白業護持三寶吾去非晚一九卽迴王聞師言涕淚交集曰此國何罪彼上何祥叔既有緣非吾所止惟願不忘父母之國事畢早迴王卽具大舟實以衆寶躬率臣寮送至海壩國人觀之皆泣下師汎重浪凡三周寒暑造于南海實梁普通元年庚子歲九月也有說爲普通七年八月者廣州刺史具主禮迎接表聞武帝遣使齎詔迎請十一月一日咸云次年十月一日至金陵帝問曰朕卽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師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德答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問曰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領悟師知機不契遂折蘆渡江至魏居士洛陽當孝明帝正光元年也寓止於嵩山少林寺而面壁而坐終日默然人莫之測謂

曰諸佛最初求道爲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師遂因與  
易名曰慧可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師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  
可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師曰將心來與汝安可良久曰覓心了  
不可得師曰我與汝安心竟後孝明帝聞師異跡遣使齎詔徵前  
後三至師不下少林帝彌加欽尚就賜磨納袈裟二領金鉢銀水  
鉢紺帛等師牢讓三返帝意彌堅師乃受之自是緇白之衆倍加  
信仰迨九年已欲返天竺乃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盍各言所  
得乎時門人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  
師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闍佛國一見更  
之壁觀婆羅門而已僧神光者久居伊洛博覽羣書善談玄理每  
歎曰孔老之教禮術風規莊易之書未盡妙理遵聞達磨大士往  
少林至人不遙當造玄境乃往彼晨夕參承師常端坐而腦莫聞  
誨勵光自惟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濟飢布髮掩泥投履飼  
虎古尚如此我又何人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天大雨雪光堅立不  
動迨明積雪過膝師憫而問曰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悲淚曰  
惟願和尚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羣品師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  
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乘徒勞  
勤苦光聞師誨勵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於師前師知是法器乃

不再見師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  
一法可得師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後依位而立師曰汝得  
吾髓乃願慧可而告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士展轉囑  
累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汝袈裟以爲法信各有所  
表宜可知矣可曰請師指陳師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  
以定宗旨後代澆薄疑慮競生云吾西天之人言汝此方之子憑  
何得法以何證之汝今受此衣法却後難生但出此衣并吾法個  
用以表明其化無礙至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明道  
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潛符密證千萬有餘汝當闢  
揚勿輕未悟一念回機便同本得聽吾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  
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又引楞伽經文以印衆生心地師  
又曰吾自到此凡五度中證吾臂自出而試之置石石裂緣吾本  
離南印來此東土見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遂踰海越漠爲法求  
人際會未諧如愚若訥今得汝傳授吾意已終別記云師初居少  
說心性理道未與師相識其心無端心知慧可以入道慧可種種  
斷滅師曰莫不成斷滅去吾不可不成就師曰何以驗之云不  
無疑乃與徒衆往禹門千聖寺止三日有期城太守楊街之早慕  
佛乘問師曰西天五印師承爲祖其道如何師曰明佛心宗行解

相應名之曰祖又問此外如何師曰須明他心知其今古不厭有無於法無取不賢不愚無迷無悟若能解故稱爲祖又曰弟子歸心三寶亦有年矣而智慧昏蒙尙迷真理適聽師言因知攸措願師慈悲開示宗旨師知慙到即說偈曰亦不親惡而生嫌亦不親善而動憎亦不捨智而近愚亦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今過量通佛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聯超然名之曰祖街之聞偶悲喜交并曰願師久住世間化導羣有師曰吾即逝矣不可久留根性方差多途思難街之曰未審何人弟子爲師除得師曰吾以傳佛秘密利益迷途害彼自安必無此理街之曰師若不宣何表道變觀

照之力師不獲已乃爲識曰江樑分玉浪管炬開金鎖五口相共行九十無彼我街之聞語莫究其端默記于懷禮辭而去師之所識雖當時不測而後皆符驗時魏氏奉釋禪焉如林光統律師流支三藏者乃僧中之慧鳳也祝師演道斥相指心每與師論議是非鋒起師迴振玄風普施法雨流支之黨競起皆心數加罪藥至第六度以化緣已畢傳法得人遂不復救之端居而逝即後魏孝莊帝永安元年戊申歲也十二月葬熊耳山起塔于定林寺後三歲魏有奉使西域回者遇師于葱嶺見手攜隻履翩翩獨逝問師何往師曰西天去使者別師東邁復命具奏其事帝令啓壇惟

空棺一隻革履存焉舉朝爲之驚歎奉詔取遺履於少林寺供奉唐開元十五年爲僧道者稱初梁武遇師因緣未契及聞化行魏邦遂欲自撰師碑而未暇也後聞使者遇師事乃成之唐代宗諡之曰圓覺大師塔曰空觀

達磨大師譯禪經時年正二十七其說禪經必在二十七以前也諸傳記稱大師既出家得法隨侍其師四十餘年又依師所囑且在南天竺行化更六十七年又東來在路二年及到中國九年方化去恰是其壽百五十歲如此則諸家所載支竺兩處事迹稍合

正宗紀大師傳錄案語

民國七年寓于上海劉君演宗屬余撰大師傳而劉氏藏經有佚大師事迹搜集未備又七年乙丑鄭誠爲余編翻藏經補輯是正以遺于成佛出世後二千九百五十二年六月常熟金鶴沖謹識

從來道在人宏人藉法顯佛法雖由漢代引入中國若非菩提達摩以靈山拈華之旨相傳誰人得識佛法之妙奈近時衆生障深慧淺不知狂心能歇歇即菩提是以宗風不振悟道者寥若晨星如鶴沖居士酷好此宗慨不得說而指陳印證之師乃探討震旦初祖之述集成此傳固是採取衆典讀之依然一貫

可見初祖宏揚覺道因此道而成初祖居士傳述祖道亦因此  
傳得見居士之普用其心密悟不學無術視其傳不覺狂喜爲  
跋以添識者之誦常熟興福寺衲密悟和南謹書

楊无慈姬人張婉宜捐資印行

重建少林寺達磨大師碑

歐陽玄翰林學士承旨

臣玄叙曰維昔達磨大師掩室龍門藏舟熊耳時君蕭梁武帝追述慧命親製穹碑世代推遷舊刻既泐遺文僅在皇元至元五年倉龍已卯少林長老息菴將鑿石洛汭樹表禪源遣徒了辯走京師命萬壽禪寺住持勅賜領曹洞宗惟贊奉福住持思璧暨釋教之都壇主普乘希旨今朝求證當世於是內侍貴臣同知延慶司事烈思八班具事以啓贊天開聖仁壽徽懿宣昭貞文慈祐儲善衍慶福元太皇太后有旨命翰林侍講學士歐陽玄爲叙其事奎章閣學士院大學士康里巉爲書其文同知徽政院事趙世安爲篆碑首臣玄等奉命共恪載唯東土初祖達磨正宗粵自乾竺遠來震旦時則典午倡清虛之言幽沈至道蘭陵崇營繕之役凋弊含生師發大慈躬拯斯弊露真常之體以偃疑幢破惑業之根以祛見障騁雄五衍之涂而不詭闡微八正之戶而不空故凡梁武薦況穹祇集勝塔廟雖或琅函山委縑衆林臻師輒

指爲人天小果有漏之因茲蓋衛法之金湯拯世之藥石也迨夫自牖之明弗售納履之去斯決古之聖賢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進退之正復何加焉梁武雖乏鍼芥相投之分曾微納鑿不佞之跡觀其臨文嗟悼篤意歸崇君臣之道交盡始終之義彌篤至於宋雲邂逅蔥嶺踰躔悟生滅之本無信去留之莫測猶揮與旨不替遐思四諦兼融三身同壽蓋有足徵者矣洪唯我元廣大無外恢弘不二用能燭曠劫猶一息囊法界猶一家龕金中土屋宋南社其名山大川前代偉蹟不加墮廢兼示幃持太皇太后克循祖訓密契佛乘推其公天下之心施諸出世表之法譬若雷行無妄萬物一機月照無私千江一影遂使大師之德因昭代以重宣前王之文假徽音而復著何其盛歟玄承乏北門職當論述閤於內典罔罄讚揚顧蕭氏所製舊文汲簡如新魯貫仍故靡資潤色重勒左方永錫鴻休貽諸來世云爾



菩提達磨塔銘

唐 李朝正

此碑文布傳於天下久矣未詳其所立處頃日得之圖二其文迺知梁武帝深達元旨若非留心此宗則罕測其涯際或者云梁武帝崩後菩提達摩猶行化人間蓋或者自惑耳考諸史籍則梁大同二年歲在乙卯至太清二年歲在戊辰相去一十四年矣武帝廢於侯景自大同單闕之歲至我唐元和闕茂之歲凡三百四十三年矣朝正嘗願於熊耳吳坂再立此碑屬以戎事多故遂乖本志今迺就二祖可大師塔前建之用表真宗之所由也菩提達摩自西域至中國為禪宗第一祖內傳心印以為宗謂意出文字外傳袈裟以為信信表師資其袈裟授可大師可授衆衆授信信授忍忍授能達摩遺言云我法至第六代後傳我法者命如懸絲故能受付屬後猶隱遁人間事在本傳祖師知當來學徒必注意謂法在衣上不知法本無為得之者永超三界了斯元旨是達真宗所以誠範傳衣令學人得意者廣通流布化及無窮極溺俗於沉沙擢迷途

道一洪州弟子信州鶴湖山大義大義貞元中內道場供奉大德每敷演妙理萬法一如得無所得證無所證開合不二是非雙泯夫無像之像像過十方無言之言言充八極可謂真證直得涅槃宗源乎至十九年四月十九日德宗皇帝適度中貴王士則命捨官賜法名惠通充弟子又度官生董子惠真充侍者惠通由是親承教旨妙達真宗自祖師歷六代後名流大德學徒得意者在行天下敷演妙理不可殫紀朝正但據所稟本教來處敘之將來幸辨由戶不謬矣今恐年代久遠故重刊石紀之

全唐文



雲門寺法懃禪師俗姓張氏原出南  
 陽白水龍泉寺東伊氏縣人也割紫  
 景明寺掾巨鍾蓋龍潛迹起翻青  
 入道之七載華嚴照霜珠散王綺麗  
 理御之文無禪照霜珠散王綺麗  
 變略之玄嗣依和化懷方擬物伺機  
 義插真舒移恥將正駕風巖而偃草  
 情而卷應影謝靈時辛未九月九日  
 大寧二季歲在壬午正月辛未朔  
 百慧於雲門寺奉瀆龍巖致使岫帶  
 霜木山被紫草覆啼豆公鳥隆高林  
 鵲石記芳傳不朽其辭曰  
 跨風誕應接物昇九色莫惆悵入  
 難尋形山匪秀量非朱引三車  
 說辯八音育同春曰均閑過雲世  
 若王益物如金聲較雜會影託花林  
 哀哉喪陰群方痛心樓雲雨西悲木

法勣塔銘 誌315

北齊太寧二年（562）正月五日辛 河南安陽出土。拓片高35厘米，寬17厘米。隸書。此拓為北平圖書館舊藏本。

拓片藏于北圖

善慧大士傳

續金華叢書

大士姓傅名翕字玄風東陽郡烏傷縣稽亭里人烏傷卽今義烏縣也父名宣慈字廣愛母王氏世爲農以齊建武四年丁丑歲五月八日生端靖淳和無所愛著少不學問時與里人漁每得魚常以竹籠盛之沈深水中祝曰欲去者去止者留時人以爲愚梁天監十一年年十六歲娶留氏名曰妙光有子二人曰普建普成普通元年年二十四泝水取魚於稽亭塘下遇一胡僧號嵩頭陀語大士曰我昔與汝於毘婆尸佛前發願度眾生汝今兜率宮中受用悉在何時當還大士瞪目而已頭陀曰汝試臨水觀影大士從之乃見圓光寶蓋便悟前因乃曰鑑鑿之所多鈍鐵良醫門下足病人當度眾生爲急何暇思天宮之樂乎於是棄魚具攜行歸舍因問修道之地頭陀指松山下雙檣樹曰此可矣卽今雙林寺是大士於此結菴自號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種植蔬果爲人傭作與妻妙光晝作夜歸敷演佛法苦行七年一日宴坐忽見釋迦金粟定光三佛來自東方放

光如日復見金色自天而下集大士身從是身常出妙香每聞空中  
唱言成道之日當代釋迦坐道場旣而四眾常集問訊作禮郡守王  
休謂是妖妄囚之數旬大士唯不飲食而眾益歎異遂釋之大士還  
山愈加精進遠近願師事者日眾每旦鐘鳴有仙人騰空而下隨喜  
行道嘗謂弟子曰我得首楞嚴三昧又曰我得無漏智弟子僉曰首  
楞嚴三昧唯住十地菩薩方能得之故知大士是住十地菩薩示迹  
同凡耳大士欲導羣品先化妻子令發道心卽捨田宅請四眾設大  
會而說偈曰

捨抱現天心傾資爲善會願度羣生盡俱翔三界外歸投無上士仰  
恩普令蓋

是年饑饉設會之後家無斗儲同里傅昉傅子良等入山供養大士  
化喻妻子鬻身助會妙光受命乃曰唯願一切眾生因此同得解脫  
大通二年三月同里傅重昌傅僧舉母以錢五萬買之大士得錢卽  
營設大會乃發願曰弟子善慧稽首釋迦世尊十方三世諸佛盡虛

空遍法界常住三寶今捨賣妻子普爲三界苦趣眾生消災集福滅  
除罪垢同證菩提後月餘傅氏悉遣妙光等還山大士有僕亡匿爲  
盜時有同里傳昉傳睦罄產來施大士轉爲亡僕營救苦齋周七七  
日妙光紡績傭債曾不少休傅昉亦質妻子得米來作供養大士復  
轉給諸修道者自後靈異益多人或謗毀大士倍生慈愍一日去叔  
家自稱我是彌勒故來相化叔可作禮叔遂作禮又欲往從祖孚公  
孚初不信妙光諫曰他謂汝失心豈有叔祖作禮之義慎無往也大  
士卽撥胸前作金色出天香以示妙光妙光猶言勿往大士竟詣孚  
所說令設禮孚固不從大士歸妙光問曰孚作禮否答曰今雖未禮  
明日會當步步作禮是夜孚夢八人迎大士去孚隨之問人叱曰汝  
高慢不從聖訓今復何問俄見大士金相奇特翔空而行孚追之但  
見石壁橫空大士侍從直過無礙孚不得而前旣寤悲悔遲明入山  
寢聞異香遙見大士兩淚稽首願爲弟子大士曰我從兜率天下正  
爲相接耳孚公遂卽依正三業清淨時有沙門惠集來至雙林大士

爲說無上菩提惠集願爲弟子初大士感夢頂左邊出五色圓光身  
昇虛空而下至所住山東南面頂上及寤惠集來便留此山爾後惠  
集處處教化常言大士是彌勒應身大士凡講說及作功德請佛停  
光兩眼常出金色光明告大眾曰學道若不值無生師終不得道我  
是現前得無生人昔隱此事今不覆藏以示汝等又弟子禮拜大士  
因謂之曰汝莫禮我但禮殿中佛卽我形像又曰我於夢中憶得過  
去師名曰善明世尊或問曰善明世尊得道時師耶發心時師耶答  
曰非發心時師也彼佛出世時我爲國王供養彼佛彼佛壽八萬歲  
我作佛時壽量亦爾我夢得師名悲相憶念一夕雨淚又曰我夢見  
釋迦以手掌來合我手問曰此是何相答曰此是我心與世尊心相  
應耳中大通三年大士與弟子於雲黃山所居前十許里開鑿爲精  
舍乃種麻豆等菜及至秋稔時有賜瀨里賈曇穎來捨其地大士卽  
授之大士居瀨里雲黃兩處林麓蔥蒨其中多有猛獸人常畏之大  
士常以餘食飼之自茲伏匿中大通六年大士言雙林僻處教化眾



生不廣乃欲詣闕乃見天子宣揚正教以正月十八日遣弟子傅陞  
奉書於梁武帝曰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白國主救世菩薩  
大士今欲條上中下善希能受持其上善以虛懷爲本不著爲宗無  
相爲因涅槃爲果其中善以治身爲本治國爲宗天上人間果報安  
樂其下善以護養眾生勝殘去殺普令百姓俱稟六齋今大士立誓  
紹弘正教普度羣生故遣弟子陞告白陞奉書至都詣太樂令何昌  
昌見書難日國師智者尙復作啟況大士國民忽作白書豈敢呈通  
陞日頃從東來恐無人爲達此書乃心立誓燒手於御路側庶得上  
聞昌聞是語卽將此書往同泰寺見浩法師其議以表進上有詔赴  
闕大士卽以十二月十九日至蔣山閏十二月八日辰時到闕初武  
帝聞大士神異卽試令闍人預鑊諸門大士心已先知預作大木槌  
一雙先扣一門諸門悉啟直入善言殿唱拜不從徑登西國所貢寶  
榻此榻昭明太子智者法師泊大士得坐耳帝聞大士師事從誰答  
曰從無所從師無所師事無所事設食竟遂還鍾山定林寺詔令資



給自是天下名僧雲集此處常降甘露大同元年正月帝幸華林園重雲殿請四部眾自講三慧般若經于時公卿連席貂綬滿座詔特爲大士別設一榻四人侍接時有劉中丞至問大士何以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大士對曰敬中無敬惟不敬無不敬心講眾旣集帝陞殿唯大士不起中丞又問其故大士對曰法地若動一切法不安時諸王公送覲請大眾誦經唯大士嘿然人問其故對曰語默皆佛事也太子遣人問曰何不論議對曰當知所說非長非短非廣非狹非有邊非無邊如如正理夫復何言講眾旣散帝因賜水火之珠大踰徑寸圓明洞徹以大士山居水火難致故以此珠賜之大士常用取水火於日月時王公貴人有至大士所見大士坐不正問曰何不正坐答曰正人無正性側人無側心一日帝延至壽光殿說法至夜方出四月復還雲黃山至九月二日又遣傳詔奉書於帝曰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白國主救世菩薩今有如意寶珠清淨解脫照徹十方光色微妙難可思議欲施人主若能受者疾至菩提帝詔曰若

欲見願甚佳也大同五年始重入都行至鍾山以狀上帝曰帝豈有心而欲辯大士豈有義而欲論耶帝答曰有心與無心俱入於實相實相離言說無辯亦無論三月十六日帝於壽光殿共論真諦大士曰息而不滅帝曰若息而不滅此則有色故鈍大士曰一切諸法不有不無帝曰謹受旨矣大士曰一切色像莫不歸空百川不過於大海萬法不出於真如如來於三界九十六道中獨超其最普祖衆生有若自身有若赤子天下非道不安非理不樂帝默然大士退至十八日大士作偈進帝答息而不滅義其辭曰若息而滅見苦斷集如趣涅槃則有所亦無平等不會大悲既無大悲猶有放逸修學無住不趣涅槃若趣涅槃郭於悉達爲有相人令趣涅槃息而不滅但息攀緣不息本無本無不生今則不滅不趣涅槃不著世間名大慈悲乃無我所亦無彼我遍一切色而無色性名不於逸何不放逸一切衆生有若赤子有若自身常欲利安云何能安無過去有無現在有無未來有三世清淨饒益一切共同解脫又觀一乘入一切乘觀

一切乘還入一乘入觀修行無量道品普濟羣生而不取我不縛不脫盡於未來乃名精進大同六年辭帝東歸後數月以功德事復至都下止蔣山遣傅陞奉書於帝曰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白國主救世菩薩皇帝性合正道履踐如如大士爲菩提下而故高皇帝爲菩提高而故下機緣感應故成佛事今者故來普勸一切同修正道謹白時何昌使外此書未達時有沙門問曰大士今日大耶後日大耶對曰亦可今日小後日大亦可今日大後日小何以故凡地修聖道果地習凡因常行無所踐常度無度人時因啟帝置寺於雙構間號雙林寺前此兩樹根株異植枝葉連理各有祥氣出木竅中上有雙鶴和鳴棲翔大士還造佛殿殿前先有白楊樹枝葉秀異經行其下常聞天樂時降甘露大士令伐此木爲殿中像未間刁匠自至復於樹所創甄塔九層至今存焉躬寫經律千有餘卷白佛誓願衆生離苦解脫大士三至京師所度道俗不可勝計大同七年謂弟子曰我於賢劫千佛中一佛耳若願生千佛中卽得見我弟子問曰

若復有人深障大士還先知否答曰補處菩薩有所不知耶我當坐道場時此人是魔使爲我作障礙我當用此爲法門汝等但看我遭此惱亂不生瞋恚汝等云何小小被障而便欲分天隔地殊我亦平等度之無有差也又曰我是如來便從如中來耳弟子曰師旣如是何故無六通答曰聲聞辟支尙有六通汝視我行業緣起若此豈無六通今我但示同凡耳一日又告衆曰我捨此身時期嵩頭陀慙過初利天不久還兜率天汝願生彼卽得見我也大同八年乃立誓持上齋作願文曰弟子善慧今啟釋迦世尊十方三世諸佛盡虛空遍法界常住三寶弟子自念今生無可從心布施拔濟受苦衆生自今立誓三年持上齋每六月日不飲食以此飢渴之苦代一切衆生酬償罪業降促苦劫速得解脫以不食之糧廣作布施願諸衆生世世備足財法無量永離愛染不作二業得大總持摧伏諸魔成無上道大同十年大士以佛像經文委諸善衆及以屋宇田地資生什物悉皆捐捨營立精舍設大法會啟白諸佛普爲十方三世六道四生怨

親平等供養三寶及一切衆以爲佛事此世界十方無邊國土一切衆生若有身口意業造作一切無量衆罪因是墮大地獄或復業報畜生嬰受衆苦或復出生人間貧窮下賤耳聾瘡啞諸根不具或復枷鎖徒流牢獄繫關無量苦厄或不見佛不問法不見僧不值知識解脫無因以此供養仰請世尊慈力除滅速得解脫遇善知識聞法悟道發菩提心大士家資屋宅傾捨既盡無庇身之地創立草菴妙光亦自立菴草衣木食晝夜勤苦僅得少足俄有劫賊羣至以刃驅脅大士初無懼色徐謂之曰若要財物任意取之何爲怒耶賊去家空猶有米二百餘斛乃自念言由有身故乃生諸人罪業壽終之後必墮地獄長嬰大苦遂乃捨米百斛爲諸劫賊設會供養三寶爲懺罪惡舍前小塘偶自枯涸大士盡取蟲魚投大江中死者葬於山下牛犬死者亦葬之深念是等輪迴苦趣解脫無期又捨米二百斛爲魚犬等設會供養三寶乃仰聖則遂有偈曰

昔賢捨頭目王子救虎身慈尊推國走修忍救怨親今余聞此德仰



慕菩提因傾資度牛犬捨命濟魚身願爲常樂友共趣涅槃津同會  
俗無俗齊證真無真

太清二年二月大士復捨田園產業以十五日設會爲此國土遍十  
方普佛世界六道四生怨親平等供養三寶請佛住世普度羣生乃  
說偈曰

傾資爲善供歸命天中天仰請停光照流恩普大千三塗皆解脫六  
趣超自然普會體無體齊證緣無緣

又偈曰

隱崖修正道憩茲三十餘遠媿山林友歸命帝玄虛設會宣經懺爲  
彼蠱塵墟普願無瑕穢心淨等芙蕖並契三空理同證一如如  
大士又欲持不食上齋及燒身爲證遍爲一切供養三寶三月十五  
日乃謂眾曰昔聞月光大士捨頭弘施太子救窮濟乏無惜命財經  
之所明此人不久成佛故余不揆凡微仰慕聖則乃立心誓捨身命  
財普爲一切供養諸佛謹持不食上齋而取滅度執志燒身爲大明



鑑爲一切供養三寶今取來月八日遂先告衆曰莫懷憂惱夫物有生有死事有成有敗天下恩愛皆悉離別今捨此穢濁之身當得無上清淨法身唯願徒衆無懷悲戀生生世世不相捨離永爲眷屬至成佛道但自相率共辦樵薪於雙林山頂營作火龕願以此因緣當來世界必爲佛事普度一切共同解脫至四月八日弟子留堅意范難陀等十有九人各請奉代師主持不食上齋及燒身供養三寶又弟子朱堅固燒一指爲鑑陳超捨身自賣姚普董智朗等傭債各以得其供養師主普願一切捨身受身常值諸佛聞法悟道並證無生是月九日弟子留和睦周堅固二人燒一指燈弟子樓寶印刺心葛玄果割左右耳比丘菩提優婆夷賂妙德二人割左耳比丘智朗智品等二十二人割右耳發願日弟子菩提等上啟釋迦世尊十方三世諸佛盡虛空遍法界常住三寶伏惟師主誓弘聖教普度羣生捨身命財燒身爲燈普爲一切供養諸佛謹割耳刺心用血洒地奉代師主普爲一切供養諸佛伏聞大覺慈父愍育含生哀傷物命大悲

熏修濟拔含識動經塵劫臨唱涅槃諸天勸請遂駐恆沙隨喜凡聖  
是以<sup>某</sup>等伏見師主并山門眷屬二十許人將欲莊嚴佛刹雷動法  
音震無畏鼓廣利無邊尅已灰身成就勝德此實難思上行非凡境  
界<sup>某</sup>等不以銜愆滯釁罪垢深重今謹割耳燒指殷勤勸請譬若窮  
子伶俜失父況乃含胎喪母則暗墮冥壑杳無智日像法卽頽慧光  
隱沒衆生擾擾沒溺愛河痛哉傷悼伏願師主停威駐影久留世間  
顧念含靈慈悲六趣接養孤窮利安貧老遍使迷徒咸蒙覺悟等契  
無生俱歸寂滅伏願大慈一垂降許次有比丘尼法脫法堅等十五  
人各持三日不食上齋留師久住闍場正教復有比丘普濟居士傅  
長傳遠等四十二人稽首和南大士膝下伏聞佛日初輝思惟三七  
爲衆生根鈍著樂癡盲寧不說法疾入涅槃於是釋梵祈勸卽轉法  
輪爾所年中常注法雨利益無量潛光八樹委法四依師主協本誓  
願超然挺拔端坐雙林不辭勤苦欲廣弘佛法流通正道如何便欲  
克日闍維嬰孩失母未足爲喻海船破沒亦非爲苦本師世眼智月

已虧慈氏明導慧日未朗當今長夜正須照燭濟等決志刺心瀉血  
塗地特乞留心卒閻浮壽太清三年梁運將終災禍競興大士鄉邑  
逢災所有資財散與飢貧課勵徒侶共拾野菜煮粥人人割食以濟  
閭里大寶元年二年大士又課徒眾煮粥皆如太清故事其年春作  
里無耕牛大士乃遣弟子自植將牛助人耕地取足已用惟耕畝半  
承聖元年正月十六日大士又捨田園家業牛犢倉庫奉設法會自  
是每年正月十日捨米二千斛奉設法會偈曰

傾資爲羣品奉供天中天仰祈甘露雨流注普無邊六道咸蒙潤四  
趣等皆然普會實無實齊證堅無堅

紹泰元年四月二十日大士告眾曰我聞大覺世尊曠劫以來捨頭  
目財法利安六道又聞經言佛法欲滅先有眾災雲集人民困苦死  
亡者多次有水災如今所見次第當至誰能普爲一切眾生不惜身  
命復持不食上齋燒身滅度以此身燈普爲一切供養三寶請佛住  
世普度眾生六月二十五日弟子芒難陀者奉持上齋遂於雙林山

頂燒身滅度至九月十五日比丘法曠於始豐縣天台山下山燒身滅度太平元年三月一日次有優婆夷子嚴於雙林山頂赴火滅度陳永定元年二月十八日大士告眾曰今世界眾災不息人民困劇誰能苦行燒指爲燈普爲一切供養三寶請佛住世普度羣生時有比丘惠海菩提法解居士普成等八人謹奉命比丘法如居士寶月二人鉤身懸燈大士又曰誰能割耳出血和香洒地普爲一切供養三寶時有比丘智雲等一十二人沙彌惠普等十人又有普和惠炬等二十三人小兒善覺等一十七人總六十二人謹奉割耳出血和香洒地大士又曰誰能持不食上齋請佛住世時有比丘曇展等二十六人沙彌尼慧堅等十人小兒法極妙真優婆夷平等法瑱等十人道士陳令成徐尹等總四十九人奉持不食上齋大士謂眾曰我同度眾生之伴去將盡矣唯潘徐二人不出其名如弟子傳普敏則是文殊沙門慧和是我解義弟子亦是聖人然行位不高慧集上人是觀世音與我作弟子昌居士是阿難昌在世形容行業還示閻劣世

人不免輕之乃誠諸弟子曰汝等莫輕昌居士他捨命甚易無餘痛惱顏色鮮潔倍勝平常捨命之後大士方說是阿難耳嘗有一沙門來詣大士曰聞大士修菩薩行菩薩之人乞頭與頭乞眼與眼國城妻子皆所不吝今就大士乞手中香爐若與卽眞菩薩不與卽非也大士曰捨與不捨悉非菩薩沙門強自持去得十許日復來問曰前有人逼奪香爐於意云何大士曰得如本有失如本無唯願上人擎爐焚香供養諸佛生生世世增進菩提常爲善友沙門懷愧送香爐還先有沙門僧朔等四人自信安來遊雙林我慢不禮忽見大士身高丈餘金色晃耀不覺稽首願爲弟子後隨入都住蔣山下定林寺一日見白光在大士座前疑是白氎以手取之光還大士乃無可覓大士曰爾後設有所見不用取也時定林寺草木常降甘露諸蟲來食人物雲集殺傷至多大士欲遷他處是夕露止蟲去遂止尋還雲黃天嘉元年弟子慧榮等欲建龍華會大士曰汝可作口佛停光會龍華是我事也若從吾言定見龍華矣大士又曰吾悟道已四十劫



釋迦世尊方始發心蓋爲能捨身苦行所以先我成佛耳天嘉二年大士在山行道常見七佛在前維摩從後因謂弟子云七佛之中唯釋迦數與我語餘佛不也數數如是問曰餘佛何爲不語答曰釋迦今正綜此世界我當紹繼是故世尊數與我語問曰那不見他方佛但見七佛耶答曰七佛雖去世綿遠由共綜此世界故也問大士知人心中所念否答曰不也我常遊無生至理轉勝於昔問曰經云一受不退常寂然云何失宿命智乎答曰我今作凡夫用有興廢然用中始終亦不失矣今時不具足現道樹時乃當具耳然諸弟子遠行當歸亦自知其到日此少宿命智通耳有會法師者欲試大士率八十餘人忽來索食大士常膳纔給四人妙光憂之大士手自行飯眾悉飽足天嘉四年正月十二日大士又捨五百斛米三十束絹奉設法會乃說偈曰

竊聞佛法將欲滅憂愁怖畏實難當眾災亂起數非一含識遭值盡中傷如何眾生遭此苦悲念切抱益皇皇今與妻兒捨田業身命財

物及餘糧遍爲十方設三會并燒塗末雜薰香烟雲妙色獻三寶願  
爲如意出芬芳奉供人天大悲父啟請調御心中王唯願哀愍諸羣  
生留情久住放慈光照燭六道四生類蒙澤悟解等金剛增加神通  
恒自在堅固勇猛救危荒蕩除世界災穢惡安泰皎潔若西方金池  
玉沼皆湧出珍華寶樹悉鏗鏘適悅羣生無短乏尊榮富貴壽延長  
得修無爲入正道齊超不二涅槃常

天嘉五年歲次甲申正月十七日營齋至二月八日轉法華經二十  
一遍又於會稽鑄寶王像十軀設無遮法會其月九日又建禳災無  
礙法席十日轉涅槃經一部燃長命燈自後五年凡設六會如前供  
養嵩頭陀入滅大士心自知之乃集諸弟子曰嵩公已還兜率天宮  
待我我同度衆生之人去已盡矣我決不久住於世乃作還源詩十  
二章大士旣涅槃時至亦預有徵應先是雙林及雲黃兩處房前皆  
生瑞梨樹其上常有甘露四時不絕乃忽萎黃漸至枯死時太建元  
年歲次己丑夏四月丙申朔大士寢疾告其子普建普成一法師曰

我從第四天來爲度眾生故汝等慎護三業精勤六度行懺悔法免墮三塗二師因問曰脫不住世眾或離散佛殿不成若何大士曰我去世後或可現相至二十四日乙卯大士入涅槃時年七十三肉色不變至三日舉身還煖形相端潔轉手柔輒更七日烏傷縣令陳鍾耆來求香火結緣因取香火及四眾次第傳之次及大士大士猶反手受香沙門法璫等曰我等有幸預蒙菩薩示還源相手自傳香表存非異使後世知聖化餘芳初大士之未亡也語弟子曰我滅度後莫移我卧牀後七日當有法猛上人送織成彌勒佛像來長鎮我牀上用標形相也及至七日果有法猛上人將織成彌勒佛像并一小銅鐘子安大士牀上猛時作禮流淚須臾忽然不見始大士寢疾弟子恐其滅度乃問曰如或不可諱則靈柩若爲安厝答曰將我屍於雙林山頂如法焚之以其灰骨分爲二分一安山頂塔中一安塚上塔中兩塔中各作一彌勒佛像亦用標形相也又問曰若不遂所囑欲依世俗禮葬若爲安置答曰若不獲我願則不須材器但累甃作牀卽置我屍於其上以三尺屏風繞之以絳帳覆之可也又囑弟子

徐普拔等曰我去後若猶憶我汝當共迎慧集上人遺形還山其爲佛事於是弟子竟不奉大士初命而特用漢禮并迎集上人屍於磬印渚松山之隅與大士隣墳而葬

太建四年九月十九日弟子沙門法璿菩提智讚等爲雙林寺啟陳宣帝請立大士并慧集法師慧和闍黎等碑於是詔侍中尙書左僕射領大著作建昌縣開國侯東海徐陵爲大士碑尙書左僕射領國子祭酒豫州大中正汝南周弘正爲慧和闍黎碑

大士在日常以經目繁多人或不能遍閱乃就山中建大層龕一柱八面實以諸經運行不礙謂之輪藏仍有願言登吾藏門者生生世世不失人身從勸世人有發菩提心者志誠竭力能推輪藏不計轉數是人卽與持誦諸經功德無異隨其願心皆獲饒益今天下所建輪藏皆設大士像實始於此山有古松大士嘗於松間願度衆生以斧爲誓至今松木斧痕猶在及飼虎之餘飯棄擲林間化而爲石青白錯雜可作數珠謂之飯石靈異之迹豈容思議耶

百詠南禪師塔記

鄒水趙氏師之籍也總角業儒中年不第遇也本郡永祥道隆住持師也披髮授具戒也廣度名也指南字也參禪學也永熙王子肅闡宗猷教也乙卯退院戒貪位也來山結茅心知止也西峰幽靜擇其地也西崖練若顏其額也晝夜禮誦寒暑不輟勤也天寶年淳牧長聞德請祈雨澤感也設壇誦經得雨滂沱誠也詠歌純熟如瓶瀉水化也世以百詠號其師者切其人也乃知化緣將畢晦影歸真大施會筵沐浴昇座蛻而去也神之明也臨行囑偈所以遺其言也銘其偈而序其事者誌不忘也行年七十九悟物非我有玄辯並樞機悉係水上漚赤膊臭肉圓奔波弗記秋一朝心放下從此夢亦休師之偈也北齊後主隆化元年重陽日紀記其時也沐手撰文  
佛門弟子范陽張鵬也

上方山志

舒州山谷寺上方禪門第三祖璨大師塔銘

唐 獨孤及

右淮南節度觀察使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張延賞狀得舒州刺史獨孤及狀得僧湛然等狀稱大師還滅將二百年心法次第天下宗仰秀和尚寂和尚傳其道言先朝猶特建靈塔且加塔冊檢大師爲聖賢衣鉢爲法門津梁至今分骨之地未嘗易名之禮伏恐尊道敬教盛典猶闕今因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齊忌伏乞准開元中追褒大照等禪師例特加檢號兼賜塔額諸寺抽大德僧一七人灑掃供養冀以功德追福聖靈中書門下牒淮南觀察使陳奉勅宜賜檢號鏡智禪師其塔餘依牒至准勅故牒大曆七年四月二十二日牒中書侍郎平章事元載門下侍郎平章事王綰兵部尚書平章事李使司徒兼中書令使

——錄自『全唐文』第三九二卷——



舒州山谷寺覺寂塔隋故鏡智禪師碑銘 并序

唐 獨孤及

按前志禪師號僧璨不知何許人出見於周隋間傳教於  
惠可大師樞衣於鄴中得道於司空山謂身相非真故示  
有瘡疾謂法無我所故居不擇地以衆生病爲病故至必  
說法度人以一相不在內外不在其中間故足言不以文  
字其教大畧以寂照妙用攝羣品流注生滅觀四維上下  
不見法不見身不見心乃至心離名字身等空界法同夢  
幻亦無得無證然後謂之解脫禪門率是道也上膺什囑  
下拯昏疑大雲垂陰國土爲化謂南方教所未至我是以  
有羅浮之行其來不來也其去無去也既而以袈裟與法  
俱付悟者道存形謝遺骨此山今二百歲矣皇帝卽位後  
五年歲次庚戌及剖符是州登禪師道居周覽陳迹明徵  
故事其茶毘起塔之制實天寶景戌中別駕前河南少尹  
趙郡李公嘗經始之碑版之文隋內史侍郎河東薛公道  
衡唐相國刑部尚書贈太尉河南房公琯繼論撰之而尊  
道之與易名之禮則朝廷方以多故而未遑也長老比丘

釋湛然誦經於靈塔之下與礪松俱老痛先師名氏未經  
邦國焉與禪衆寺大律師釋澄俊同寅叶恭亟以爲請會  
是歲嵩岳大比丘釋惠融至自廣陵勝業寺大比丘釋開  
悟至自廬江俱慕我禪師後七葉之遺訓日相與歎塔之  
不命號之不崇懼像法之本根墜於地也願申無邊衆生  
之宏誓以扞罔極揚州牧御史大夫張公延賞以狀聞於  
是七年夏四月上沛然降輿廢繼絕之詔冊詮禪師曰鏡  
智塔曰覺寂以大德僧七人灑掃供養天書錫命暉煥崖  
谷衆庶踴躍謂大乘中興是日大比丘衆議立石於塔東  
南隅紀心法興廢之所以然及以爲初中國之有佛教自  
漢孝明始也歷魏晉宋齊施及梁武言第一義論者不過  
布施持戒天下惑於報應而人未知禪世與道交相喪至  
菩提達摩大師始示人以諸佛心要人疑而未思惠可大  
師傳而持之人思而未修迨禪師三葉其風浸廣眞如法  
味日漸月漬萬木之根並枝葉悉沐化而然後空王之密  
藏二祖之微言始燦然行於世間決於人心當時問道於  
禪師者其淺者知有爲法無非妄想深者見佛性於言下  
如燈之照物朝爲凡夫夕爲聖賢雙峯大師道信其人也

其後信公以教傳宏忍忍公傳惠能神秀能公退而老曹  
溪其嗣無聞焉秀公傳普寂寂公之門徒萬人升堂者六  
十有三得自在慧者一曰宏正正公之廡廡龍象又倍焉  
或化嵩洛或之荆吳自是心教之被於世也與六籍俾盛  
嗚呼微禪師吾其二乘矣後代何迷焉庸詎知禪師之下  
生不爲諸佛故現比丘身以救濁劫乎亦猶堯舜既往周  
公制禮仲尼述之游夏宏之使高堂后蒼徐孟戴慶之徒  
可得而祖焉天以聖賢所振爲木鐸其揆一也諸公以爲  
司馬子長立夫子世家謝臨川撰慧遠法師碑銘將令千  
載之後知先師之全身禪門之權輿王命之不顯在此山  
也則揚其風記其時宜在法流及嘗味禪師之道也久故  
不讓其銘曰

衆生佛性莫非宿植知誘於外染爲妄識如浪斯鼓與風  
動息淫駭貪怒爲刃爲賊生死有涯緣起無極如來憫之  
爲闢度門即妄了真以證覺源啟迪心印貽我後昆聞生  
禪師俾以教尊二十八劫迭付微言如如禪師膺期宏宣  
世涸法滅獨與道全童蒙來求我意傳攝相歸性法身  
乃圓性身本空我無說焉如如禪師道旣棄世將三十紀

妙經乃屆皇明昭貴億兆膜拜凡今後學入佛境界於取  
非取誰縛誰解萬有千歲此法無壞

—錄自『全唐文』第三九〇卷—

黃山三祖塔銘并序

唐 郭少章

原夫象教東傾正宗西域大塊連鑄造化無功應現十方  
漸流萬品惟正覺之元妙也傳如來之正教得佛法之寶  
印者即我和尚三祖諱琮矣澄神寂靖散識歸真耆艾相  
承傳云黃山東是有窻窻元宮焉歿故僧智藏昇此勝山  
經遷銘記苦文半滅微辨云和尚諱琮矣遂瞻仰於青山  
之下頂禮於荒墳之前於大唐廣德二年歲次乙巳發心  
建啟靈塔元宮之上未圓備卒此助成僧智空觀此營修  
果未圓滿師資相傳願結構與功德主霍待璧孫待敬等  
各施淨財成茲勝業各願生生值善四行果圓難苦脫塵  
又爲大唐寶應元聖文武皇帝陛下聖化無竭大寶常存  
福祚遐長萬品安樂盡動含靈同霑斯福於唐大曆二年  
歲次丁未慶讚已畢傳芳永代稱慶遠年若不刻石鐫銘  
無以示其來者其詞曰

佛日高懸神通應異東流像教號曰大智師資相傳三祖

尋求聖蹟開舍利於元宮之上建寶塔於黃山之東功德  
相好圓滿頂禮獲福無窮題之永爲不朽鐫石以表其神  
功

——錄自『全唐文』第四四〇卷——

唐玉泉寺大通禪師碑銘 并序

唐 張說

謬夫總四大者成乎身矣立萬始者主乎心矣身是虛哉  
即身見空始同妙用心非實也觀心若幻乃等真如名數  
入焉妙本乖言說出焉真宗隱故如來有意傳要道力持  
至德萬劫而遙付法印一念而頓受佛身誰其宏之實大  
通禪師其人也禪師尊稱大通諱神秀本姓李陳留尉氏  
人也心洞九漏慧解先覺身長八尺秀眉大耳應王伯之  
象合聖賢之度少爲諸生游問江表老莊元旨書易大義  
三乘經論四分律儀說通訓詁音參吳晉爛乎如襲孔翠  
玲然如振金玉既而獨鑒潛發多聞旁施逮知天命之年  
自拔人間之世企聞新州有忍禪師禪門之法允也自苦  
提達磨天竺東來以法傳惠可惠可傳僧璨僧璨傳道信  
道信傳宏忍繼明重跡相承五光乃不遠遐阻翻飛謁詣  
虛受與沃心慧會高悟與真乘同徹盡捐妄識湛見本心  
住寂滅境行無是處有師而成即燃燈佛所無依而說是  
空王法門服勤六年不捨晝夜大師歎曰東山之法盡在

秀矣命之洗足引之並坐於是榮辭而去退藏於密儀鳳  
中始隸玉泉名在僧錄寺東七里地坦山雄目之曰此正  
楞伽孤峯度門蘭若蔭松藉草吾將老焉雲從龍風從虎  
大道出賢人觀岐陽之地就者成都華陰之山學來如市  
未云多也後進得以拂三有超四禪昇堂七十味道三千  
不是過也爾其開法大略則慧念以息想極力以攝心其  
入也品均凡聖其到也行無前後超定之前萬緣盡閉發  
慧之後一切皆如持奉楞伽近爲心要過此以往未之或  
知久視年中禪師春秋高矣詔請而來趺坐觀君肩輿上  
殿屈萬乘而稽首洒九重而宴居傳聖道者不北面有盛  
德者無臣禮遂推爲兩京法主三帝國師仰佛日之再中  
慶優曇之一現混處都邑婉其秘旨每帝王分座后妃臨  
席鷄鶩四匝龍象三繞時熾炭待礦故對默而心降時診  
飢投味故告約而義領一雨溥霑於衆緣萬籟各吹於本  
分非夫安住無畏應變無方者孰能焉爾乎聖敬日崇朝  
恩代積當陽和會之所置寺曰度門尉氏先人之宅置寺  
曰報恩軾間名鄉表德非擬局厭諠華長懷虛空累乞還  
山既聽中駐久矣衰憊無他患苦蠅散神全形遺力謝神

龍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夜中顧命跌坐泊如化滅禪師武德八年乙酉受具於天宮至是年丙午復終於此寺蓋僧臘八十矣生於隋末百有餘歲未嘗自言故人莫審其數也三界火心四部水背棲崩梁壞雷動兩泣凡諸寶身生是金口故其喪也如執親焉詔使弔哀侯王歸贈三月二日冊諡大通展飾終之義禮也時殿五日假安關塞緩及葬之期懷也宸駕臨訣至午橋王公悲送至伊水羽儀陳設至山龕仲秋既望還詔乃下帝諾先許冥遂宿心太常卿鼓吹導引城門即護監喪葬是日天子出龍門注金輓登高停蹕目盡迴輿自伊及江扶道哀候花白輦香雲千里維十月哉生魄明即舊居後岡安神起塔國錢嚴飾賜逾百萬巨鐘是先帝所鑄羣經是後皇所錫金勝御題華幡內造塔寺尊重遠稱標絕初禪師形解東洛相見南荆白霧積晦於禪山素蓮寄生於坐樹則雙林變色泗水逆流至人違代同符異感百日卒哭也在龍華寺設大會八千人度二十七人二祥練縞也咸就西明道場數如前會萬迴菩薩乞施後宮寶衣盈箱珍價敵國親舉寵費侑供巡香其廣福博因存沒如此日月逾邁榮落相推於戲法

子永懋宗極痛慈舟之遠失恨涌塔之遲開石城之歎也不孤廬山之碑焉可作竊比夫子貢之論夫子也生於天地不知天地之高厚飲於江海不知江海之廣深強名無迹以慰其心銘曰

額珠內隱匪指莫效心鏡外塵匪麾莫照海藏安靜風識牽樂不入度門孰探元要倬哉禪伯獨立天下功收密詣解却名假詣無所得解亦都捨月影空如現於悟者無量善衆爲父爲師露清熱惱光射昏疑冀將住世萬壽無期奈何過隙一朝去之嗟我門人憂心斷續進憶瞻仰退思付囑盡不離定空非滅覺念茲在茲敢告無學





之一也。又以高麗皇四年生唐景龍二年辛酉三十  
有奇。庚子云是生也。聖武天皇二十二年庚子亦  
空耳。竟曼氏子後。慧耳書法道。點墨跡。爲唐名家。按  
隋字未諸。廣平人。尚閒不仕。呂覽云。儻書如暮春花  
發。夏柳枝低。蓋做鍾繇而側。吳放綽者。歸元末舉場  
中多師之。金石錄

道安禪師碑在戒壇西南按傳梅嵩書道安禪師碑  
朱僑書文尙可讀末云建塔僧破窣下損一字袁中  
郎謂神僧破窣墮于細辨損處下從木不似墮字豈  
嵩山有兩稱破窣者乎碑於萬歷時雷震爲兩截下  
截爲土所壅踰二尺許掘地出之模糊不可讀

碑在會善寺戒壇西南壘中首行大唐嵩山會善寺  
故大德道安禪師下闕廣平朱僖彞兼書貢伯思東  
觀餘論曰朱僖唐明皇時人學鑑書但作側反殊失  
天勢王著錄雲斯邈並列不知爲唐士也僖有嵩山  
圭禪師碑傳於世字不甚工

按楊氏有南北二宗慧能爲南宗禪秀爲北宗傳  
燈錄如來以正法付迦葉傳至達磨來此爲初祖  
暨五祖二弟子慧能住嶺南神秀在北得法雖一  
而開導發悟頓漸不同故曰南頓北漸此南北二  
宗之旨也據金石錄補謂道安爲宏忍大師弟子

忍受法于達摩云云考達摩爲東土初祖其一二  
爲慧可三祖其後爲四祖爲道信五祖爲宏忍得  
祖爲慧能以紫金鉢相傳是爲一花五葉宏忍得  
衣鉢于道信非受法于達摩云忍心印傳于慧能  
其自神秀以下及旁出法嗣俱無道安之名金石  
錄補豈別有所據耶道安爲東林慧遠之師遠公  
建東林在晉太元十一年詳見下卷東林寺碑此  
碑建於開元十五年而碑云道安俗姓李生于開  
皇洎夫大業又云景龍二年二月三日中夜合門  
又云弟子慧遠曰慧明承口演末裕云云並非追  
敘釋起之語又不似別一道安疑不能明也

金石萃编

嵩山會善寺故大德道安禪師碑銘

唐 宋儋

上開祐所開識曠劫誰比次有開大禪師乎禪師法諱道安俗姓李氏開獨開塵惑開被艱難行洞精苦越生於開皇洎夫大業龍戰在野烝人狼顧無家而塵垢惟深不羶珠曜冰霜惟慘不奪松貞開乘揚開以曳開禪池冽淨以通原是日大師宏忍傳禪要於斬下開密開會同開片言洞開念開則佛池淨其法身圓月湛於清空傳燈開達摩納衆流以成海總開沙以立身一香普開千光分照開而大師大師每歎曰千嘗有願當令一切俱如沙門獲所安樂學人多矣開秀開安開徵請之八師受禪要禪師順退避位推美於玉泉大通也從此就開泉足以澡漱與道而遊不樂何求竟居嵩山會善寺焉夫日登渾天苦遙夜者利見火開忝爾微誓塗我開拂衣而起却遊以辭益指於荊州玉泉已而返覆年序矣開有涕開若夫高密詣耶則無務薄言神梵儀耶則無閒往教哲后躬親禪窟咨開道門開而以月繫年非道妙動於時能仁感於俗安至如是

乎遂不得已而心副於世開或開以開遠義維遠悟之者意豁而無住昧之者思絕而失常開詬或揚而開虛空渾大得之同體日月融朗得以同暉始自山門徧於天下也開為威韶無者美克紹之開心於禪師有之惟景龍二年二月三日中夜禪師忽而今門弟子等謂開以山無開無開深以林開因之野火尋焚而滅惟吾之初願也操必化之開大開自書馳開納開相渝至八日遂闔戶去人臥脇黑足而開詢諸耆宿蓋云開其聖道開其歲時故莫得實其報開也嗚呼是生如電隨風開盡即風如我隨開從遊者不能盡達希聲者不能畢聞門人之閒故有百身請代開血開而不得者既而開主君輟朝可其付託侯王哀赴侑以禮儀道遠惟光開嵩巖焚餘起幽開於道場瑞氣結於林頂異虹奇鳥首末連見因滅盛賢之去也以予度禪師之至採開由下而轉高斯固道以生之德惟天縱者也以為教必稱師是有雙峯之學貞不愚俗自有開洞於存沒勝被於師資一為聖胎一為僧寶是以弟子慧遠者襲明承慶演末裕源東傳之開高標業精深寄永慕師道長懷友風緣幽石以形言向遠履以投體式資墨客而揚德馨

定之以清云云者心慧之以明定復伊何清照萬有慧

復伊何明徹重垢是訓是學惟德惟師庸俗諺庸真如萬

法者膽王蘊何倚堂堂女月為流不枉撫照食 equal 耳持金

平人之道少者平也平人之道中或獨年之關

吾人之慍妙覺常存化吾人之道淨戒強尊勿

—錄自『金唐文』第三九六卷—

道安禪師碑銘

披格裕所清識曠曠上六 大禪師缺大 李氏荆李下一

獨□□□制被艱缺獨制二字被誤皮龍戰缺龍字烝人徇願無家

乘揚銀乘字密口如字池淨其法注上三字快三空傳

燈空下二字缺以成海摠群鈔誤以鈔二字成而尊尊尊

字獲所缺獲學人多矣□秀缺學人□請之以師授禪

禪師禪師上推美缺推大通缺大之以糾與真

而遊而遊上何求何求字懷誓懷誓字我口我口刊口誤口誤口口口口審

詣耶密誤客缺詣字并少一格以月繫年非非外因字缺維遠缺遠字或揚

字缺或等謂字缺謂無塵字缺塵尋焚字缺焚初願也捺必化之

字并少一橫  
 馳問  
 字  
 豈意相淪  
 二字  
 閤戶  
 闕

字  
卧脇累足脇外三字缺者宿盖云盖云二字聖道缺道字盡即

風如我隨風外五字□血□悲缺悲字者既而缺既而二字主君

轍朝朝上三  
字缺  
遠惟□敬久□揚惟外四  
字缺  
焚餘起幽缺起  
幽二

字 於林缺於 奇鳥缺奇 固感盛賢缺固賢 禪師之至二字 □

生知必稱師是異俗自有俗外三被

於缺於聖昭缺昭僧寶缺僧源東傳之缺源之情深寄

情誤精  
缺寄字  
琢幽石以形言  
二字  
缺球形  
揚德馨  
缺馨  
字  
湛之者  
口

慧慧上三 復字缺 惟字缺 炳字缺 真真如 如真如 法二字 何何儲

字缺儲  
取拾取  
取取作

寶刻類編載此碑。宋儋撰并行書。李鎬題額。今俱殘。

泐不可辨。平津讀碑記。

—

八琼室金石補正

---

八琼室金石補正

曹谿大師別傳叙

吾始祖傳教大師之航海求法于唐也其所傳者三  
日台教曰密乘曰禪門此時本邦唯有華嚴唯識等  
教而未嘗知法華妙旨密乘奧義故專主張台教密  
乘而禪門但列相承譜而已古稱三藏十二分如畫  
龍直指之旨如點睛其龍未成何處復施其睛乎哉  
慈覺智證相嗣入于支那亦惟從事台密禪門旁參  
已於是圓頓之旨三密之宗光被四海其教大備矣  
後三百餘年而龍已成矣其睛可點也乃覺阿榮西  
道元之徒俱出乎本宗能體始祖相承之意乃入宋  
入元嗣法傳心歸以舉唱時至機熟風靡寰區也由  
是觀之則本邦之禪發源于傳教分委于慈覺智證  
覺阿波及于榮西道元乃遂滙歸于諸大宗匠耳予  
教門種種誦法傳教者也而私淑直指之旨欲順相  
承譜故遊乎吾門士每有禪機輒使勸參宗乘亦仰  
左溪漱永嘉之高蹤也古人曰禪者教之綱教者禪  
之網豈惟有禪綱而無教網可乎哉豈惟有教網而  
無禪綱可乎哉夫禪有教而證悟其密矣如臨濟機

用則非國券也教有禪而作略斯活矣如四明垂示  
則非安排也故禪者須遠教教者須參禪也而後世  
不知三學一源甚則至分河飲水可歎哉禪人芳公  
持傳教請來曹谿大師別傳來請作之序予觀此勝  
舉乃言始祖所相承并所蘊于懷者以爲之序此傳  
與壇經等二三所出入者具于芳公之跋故不贅乎  
此云

寶曆十二壬午夏 金龍沙門 敬雄 謹撰

唐韶州曹谿寶林山國寧寺六祖慧能大師傳法宗  
旨并高宗大帝 敕書彙賜物改寺額及大師印可  
門人并減度六種瑞相及智華三藏懺記等傳

九一作元

梁天監壬午九年正月五日時婆羅門三藏智藥  
是中天竺國那爛陀寺大德辭彼國王來此五臺山  
禮謁文殊時弟子數十侍從三藏博議多聞等學經  
論星象之學志弘大乘巡歷諸國遠涉滄波之泊至  
韶州曹谿口村謂村人曰看此水源必有勝地堪爲



沙門居止代代高僧不絕吾欲尋之行至曹溪勸村人修造住處經五年號此山門名寶林寺人天所敬海內歸依至天監五年三月十五日 敕天下名僧大德令所在州縣進入內道場供養時韶州刺史侯公表進三藏入內使君問三藏云何以名此山門爲寶林耶答曰吾去後一百七十年有無上法寶於此地弘化有學者如林故號寶林耳三藏四月初得對奏爲寶林寺敕賜田五拾頃至天監十年三藏入臺山却還本國至隋大業十三年天下荒亂寺舍毀廢至天平元年樂昌縣令李藏之請寶林額於樂昌靈溪村置寺至咸亨元年時惠能大師俗姓盧氏新州人也少失父母三歲而孤雖處群輩之中介然有方外之志其年大師遊行至曹溪與村人劉志略結義爲兄弟時春秋三十略有姑出家觀山澗寺名無盡藏常誦涅槃經大師晝與略役力夜即聽經至明爲無盡藏尼解釋經義尼將經與讀大師曰不識文字尼曰既不識字如何解釋其義大師曰佛性之理非關文字能解今不識文字何怪衆人聞之皆嗟歎曰

見解如此天機自悟非人所及堪可出家住此寶林寺大師卽住此寺修道經三年正當智藥三藏一百七十年懸記之時也時大師春秋卅有三後聞樂昌縣西石窠有遠禪師遂投彼學坐禪大師素不曾學覺竟未披尋經論時有惠紀禪師誦投墮經大師聞經歎曰經意如此今我空坐何爲至咸亨五年大師春秋卅有四惠紀禪師謂大師曰久承新州黃梅山忍禪師開禪門可往彼修學大師其年正月三日發韶州往東山尋忍大師策杖塗跣孤然自行至洪州東路時多暴虎大師獨行山林無懼遂至東山見忍大師忍大師問曰汝化物來能答曰唯求作佛來忍問曰汝是何處人能答曰嶺南新州人忍曰汝是嶺南新州人寧堪作佛能答曰嶺南新州人佛性與和上佛性有何差別忍大師更不復問可謂自識佛性頓悟真如深奇之奇之忍大師山中門徒至多顧盼左右悉皆龍象遂令能入厨中供養經八箇月能不避艱苦忽同時譏調疑然不以爲意忘身爲道仍踏碓自嫌身輕乃繫大石著腰懸繩令直遂損腰脚忍

大師因行至碓米所問曰汝爲供養損腰脚所痛如何能答曰不見有身誰言之痛忍大師至夜命能入房大師問汝初來時答吾嶺南人佛性與和上佛性有何差別離教汝耶答曰佛性非偏和上與能無別乃至一切衆生皆同更無差別但隨根隱顯耳忍大師徵曰佛性無形如何隱顯能答曰佛性無形悟即顯迷即隱于時忍大師門徒見能與和上論佛性義大師知諸徒不會遂遣衆人且散忍大師告能曰如來臨般涅槃以甚深般若波羅蜜法付囑摩訶迦葉迦葉付阿難阿難付商那和修和修付憂波迦多在後展轉相傳西國經二十八祖至於達磨多羅大師漢地爲初祖付囑惠可付璨璨付雙峰信信付於吾矣吾今欲逝法囑於汝汝可守護無令斷絕能曰能是南人不堪傳授佛性此間大有龍象忍大師曰此雖多龍象吾深淺皆知猶兔與馬唯付囑象王耳忍大師即將所傳袈裟付能大師遂頂戴受之大師問和上曰法無文字以心傳心以法傳法用此袈裟何爲忍大師曰衣爲法信法是衣宗從上相傳更無

別付非衣不傳於法非法不傳於衣衣是西國師子尊者相傳令佛法不斷法是如來甚深般若知般若空寂無住即而了法身見佛性空寂無住是真解脫汝可持衣去遂則受持不敢違命然此傳法袈裟是中天布梵云婆羅那唐言第一好布是木綿花作時人不識謬云絲布忍大師告能曰汝速去吾當相送隨至蘄州九江驛忍大師告能曰汝傳法之人後多留難能問大師曰何以多難忍曰後有邪法競與親附國王大臣敬我正法汝可好去能遂禮辭南行忍大師相送已却還東山更無言說諸門人驚怪問和上何故不言大師告衆曰衆人散去此間無佛法佛法已向南去也我今不設於後自知忍大師別能大師經停三日重告門人曰大法已行吾當逝矣忍大師遷化百鳥悲鳴異香芬馥日無精光風雨折樹時有四品官俗姓陳氏捨俗出家事和上號惠明禪師聞能大師將衣鉢去遂奔越南方尋至大庾嶺見能大師大師即將衣鉢遂還明明曰來不爲衣鉢不爲和尚初付囑時更有何言教願垂指示能大師卽爲

明禪師傳囑授密言。惡明唯然受教。遂即諱辭明語。能曰急去急去。在後大有人來相趨。遂罷大師即南行。至來朝果有數百人來至嶺。見明禪師曰。吾先至此不見此人。問南來者亦不見此人。患脚計未過。此諸人却向北尋明禪師。得言教猶未曉悟。却居廬山峯頂寺。三年方悟密語。明後居濠山廣化群品能大師歸南略至曹溪。猶被人尋逐。便於廣州四會懷集兩縣界避難。經于五年。在獵師中大師春秋三十九。至儀鳳元年初於廣州制旨寺聽印宗法師講涅槃經。法師是江東人也。其制旨寺是宋朝求那跋摩三藏置。今廣州龍興寺是也。法師每勸門人商量論義。時囑正月十三日懸幡。諸人夜論幡義。法師廊下隔壁而聽。初論幡者。幡是無情。因風而動。第二人難言。風幡俱是無情。如何得動。第三人因緣和合。故合動。第四人言。幡不動。風自動耳。衆人諍論喧喧不止。能大師高聲止諸人曰。幡無如餘種動。所言動者。人者。心自動耳。印宗法師聞已。至明日講次。欲舉問大衆曰。昨夜某房論義。在後者是誰。此人必稟承好師。

匠中有同房人云。是新州廬行者法師云。諸行者過房。能遂過房。法師問曰。曾事何人。能答曰。事嶺北新州東山忍大師法師。又問忍大師臨終之時。云佛法向南。莫不是賢者否。能答是。既云是。應有傳法袈裟。請一覷看。印宗見袈裟已珍重。懸敬心。大歡喜。歎曰。何期南方有如是無上之法寶。法師曰。忍大師付囑如何。指授言教。能大師答曰。唯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無爲無漏。法師曰。如何。不論禪定解脫。無漏無爲。能答曰。爲此多法。不是佛性。佛性是不二之法。涅槃經明其佛性不二之法。即此禪也。法師又問。如何佛性是不二之法。能曰。涅槃經高貴德王菩薩白佛言。世尊。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及一闍提等。爲當斷善根。佛性改否。佛告高貴德王菩薩。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之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故不斷。名爲不二。又云。蘊之與界。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一之性。即是實性。明與無明。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一之性。即是實性。實性無二。能大師謂法師。

◆三作五

◆一和合字

◆人見仁

◆一和合字

曰故知佛性是不二之法印宗聞斯解說即起合掌虔誠願事爲師明日講次告衆人曰印宗何幸身是凡夫不期座下法身菩薩印宗所爲衆人說涅槃經猶如瓦礫昨夜請盧行者過房論義猶如金玉諸人信否然此賢者是東山忍大師傳法之人諸人永不信請行者將傳法袈裟呈示諸人見已頂禮咸生信重儀鳳元年正月十七日印宗與能大師剃髮落二月八日於法性寺受戒戒壇是宋朝求那跋摩三藏所置當時遙記云於後當有羅漢登此壇有菩薩於此受戒今能大師受戒應其記也出高僧傳能大師受戒和尙西京總持寺智光律師羯磨闍梨蘇州靈光寺惠靜律師教授闍梨荊州天皇寺道應律師後時三師皆於能大師所學道終于曹溪其證戒大德一是中天耆多羅律師二是密多三藏此二大德皆是羅漢博達三藏善中邊言印宗法師請爲尊證也又潘梁末有真諦三藏於壇邊種菩提樹兩株告衆僧曰好看此樹於後有菩薩僧於此樹下演無上乘於後能大師於此樹下坐爲衆人開東山法門應真

諦三藏記也出真諦三藏傳其年四月八日大師爲衆初開法門曰我有法無名無字無眼無耳無身無意無言無示無頭無尾無內無外亦無中間不去不來非青黃赤白黑非有非無非因非果大師問衆人此是何物大衆兩兩相看不敢答時有荷澤寺小沙彌神會年始十三答此之佛之本源大師問云何是本源沙彌答曰本源者諸佛本性大師云我說無名無字汝云何言佛性有名字沙彌曰佛性無名字因和上問故立名字正名字時即無名字大師打沙彌數下大衆禮謝曰沙彌小人慙亂和上大師云大衆且散去留此饒舌沙彌至夜間大師問沙彌我打汝時佛性受否答云佛性無受大師問汝知痛否沙彌答知痛大師問汝既知痛云何道佛性無受沙彌答豈同木石雖痛而心性不受大師詰沙彌曰節節支解時不生嗔恨名之無受我忘身爲道踏確直至踰脫不以爲苦名之無受汝今被打心性不受汝受諸觸如智證得真正受三昧沙彌密受付囑大師出家開法受戒年登四十印宗法師請大師歸制旨寺今廣州龍

興寺經藏院是大師開法堂法師問能大師曰久在何處住大師云韶州曲縣南五十里曹溪村故寶林寺法師講經了將僧俗三千餘人送大師歸曹溪因茲廣闡禪門學徒十萬至神龍元年正月十五日

敕迎大師入內表辭不去 高宗大帝敕曰 朕虔誠慕道渴仰禪門名諸州名山禪師集內道場供養安秀二德最爲僧首 朕每諮求再推南方有能禪師密受忍大師記傳傳達磨衣鉢以爲法信頓悟上乘明見佛性今居韶州曹溪山示悟衆生卽心是佛朕聞如來以心傳心囑付迦葉迦葉展轉相傳至於達磨教被東土代代相傳至今不絕師既稟承有依可往京城施化緇俗歸依天人瞻仰故遣中使薛簡迎師願早降至神龍元年正月十五日下午

韶州曹溪山釋迦惠能辭疾表

惠能生自偏方幼而慕道叨爲忍大師囑付如來心印傳西國衣鉢授東土佛心奉 天恩遣中使薛簡召能入內惠能久處山林年邁風疾 陛下德包物外道貫萬民育養蒼生仁慈黎庶旨弘大教欽崇釋

門想惠能居山養疾修持道業上答 皇恩下及諸王太子謹奉表釋迦惠能頓首頓首

中使薛簡問大師京城大德禪師教人要假坐禪若不因禪定解脫得道無有是處大師云道由心悟豈在坐耶金剛經若人言如來若坐若臥是人不解我所說義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無所從來曰生亦無所去曰滅若無生滅而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卽是坐大師告言中使道畢竟無得無證豈況坐禪薛簡云簡至 天庭聖人必問伏願和上指授心要將傳聖人及京城學道者如燈轉照冥者皆明明明無盡大師云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淨名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薛簡云明譬智慧暗喻煩惱修道之人若不用智慧照生死煩惱何得出離大師云煩惱卽菩提無二無別汝見有智慧爲能照此是二乘見解有智之人悉不如是薛簡云大師何者是大乘見解大師云涅槃經云明與無明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實性實性者卽是佛性佛性在凡



夫不滅在賢聖不增在煩惱而不垢在禪定而不淨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亦不中間及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常住恒不變易薛簡問大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外道亦說不生不滅大師答曰外道說不生不滅將生止滅滅猶不滅我說本自無生今即無滅不同外道外道無有奇特所以有異大師告薛簡曰若欲將心要者一切善惡都無思量心體湛寂應用自在薛簡於言下大悟云大師今日始知佛性本自有之昔日將爲大遠今日始知至道不遙行之即是今日始知涅槃不遠觸目菩提今日始知佛性不念善惡無思無念無知無作不住今日始知佛性常住不變不爲諸惡所遷中使薛簡禮辭大師將表赴京高宗大帝賜磨袈裟一領及絹五百疋 敕書曰敕師老疾爲朕修道國之福田師若淨名託疾金粟闍闍弘大法傳諸佛心談不二之說杜口毗耶聲聞被呵菩薩離辭退師若此也薛簡傳師指授如來智見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 朕積善餘慶宿種善因得值師之出世蒙師惠

願上乘佛心第一朕感荷師恩頂戴修行永永不朽奉齋袈裟一領絹五百疋供養大師神龍三年四月二日下 又神龍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敕下韶州百姓可修大師中興寺佛殿及大師經坊賜額爲法泉寺大師生緣新州故宅爲國恩寺延和元年大師歸新州修國恩寺諸弟子問和上修寺去卒惡未歸此更有誰堪諮問大師云翁山寺僧靈振雖患脚跛心裏不跛門人諮請擬說法又問大師何時得歸答曰我歸無日也大師在日景雲二年先於曹溪造龕塔後先天二年七月廊宇猶未畢功催令早了吾當行矣門人猶未悟意某年八月大師染疾諸門人問大師法當付囑阿誰答法不付囑亦無人得神會問大師傳法袈裟云何不傳答云若傳此衣傳法之人短命不傳此衣我法弘盛留鎮曹溪我滅度七十年後有東來菩薩一在家菩薩修造寺舍二出家菩薩重建我教門徒問大師曰云何傳此衣短命答曰吾持此衣三遍有刺客來取吾命吾命如懸絲恐後傳法之人被損故不付也大師力疾勸誘徒衆令求

道忘身唯默加行直趨菩提某月三日奄然端坐遷化春秋七十有六滅度之日煙雲暴起泉池枯涸溝澗絕流白虹貫日巖東忽有衆鳥數千於樹悲鳴又寺西有白氣如練長一里餘天色清明孤然直上經于五日乃散復有五色雲見於西南是日四方無雲忽有數陣涼風從西南颺入寺舍俄而香氣氤氳遍滿廊宇地皆振動山崖崩頽大師新州亡廣果寺寺西虹光三道經于旬日又寺前城頭庄有虹光經一百日衆鳥悲鳴泉水如稠泔汁不流數日又翁山寺振禪師於房前與衆人夜間說法有一道虹光從南來入房禪師告衆人曰和上多應新州亡也此虹光是和上之靈瑞也新州尋有書報亡曹溪門徒發哀因虹光頓謝泉水漸流普至翁山振禪師聞哀設三七齋於夜道俗畢集忽有虹光從房而出振禪師告衆人曰振不久住也經云大象既去小象亦隨其夕中夜臥右脇而終也曹溪門人迎大師全身歸曹溪其時首領不肯放欲留國恩寺起塔供養時門人僧崇一等見刺史論理方還曹溪大師頭頸先以鐵鉢

●一 無頭字

封裹全身膠漆其年十一月十三日遷神入龕至開元二十七年有刺客來取頭頭移大師出庭中刀斬數下衆人唯聞鐵聲驚覺見一孝子奔走出寺尋迹不獲大師在日受戒開法度人三十六年先天二年壬子歲滅度至唐建中二年計當七十一年其年衆請上足弟子行滔守所傳衣經三十五年有殿中侍御史韋據爲大師立碑後北宗俗弟子武平一開元七年磨却韋據碑文自著武平一文開元十一年有潭州瑄禪師曾事忍大師後時歸長沙祿山寺常習坐禪時時入定遠近知聞時有大榮禪師生曹溪事大師經三十年大師常語榮曰汝化衆生得也榮卽禮辭歸北路過瑄禪師處榮頂禮問瑄曰承和上每入定當入定時爲有心耶爲無心耶若有心一切衆生有心應得入定若無心草木瓦礫亦應入定瑄答曰我入定無此有無之心榮答曰若無有無之心卽是常定常定卽無出入瑄卽無對瑄問汝從能大師處來大師以何法教汝榮答曰大師教榮不定不亂不坐不禪是如來禪瑄於言下便悟去五羖非有六

●去一作云

塵體空非寂非照離有離空中間不住無作無功應用自在佛性圓通歎曰我三十年來空坐而已往曹溪歸依大師學道世人傳禪禪師三十年坐禪近始發心修道景雲二年却歸長沙舊居二月八日夜悟道其夜空中有聲告合郭百姓禪師今夜得道皆是能大師門徒也

上元二年廣州節度韋利見奏僧行滔及傳袞婆入內孝感皇帝依奏

敕書曰 敕曹溪山六祖傳袞婆及僧行滔并俗弟子韋利見令水陸給公乘隨中使劉楚江赴上都上元二年十二月十七日下 又乾元二年正月一日滔和上有表辭老疾遣上足僧惠象及家人永和送傳法袞婆入內隨中使劉楚江赴上都四月八日得對滔和上正月十七日身亡春秋八十九 敕賜惠象紫羅袈裟一對家人永和州 敕賜度配本寺改建興寺爲國寧寺改和上蘭若 敕賜額爲寶福寺又僧惠象隨中使劉楚江將衣赴上都訖

辭歸表

一作表

沙門臣惠象言臣偏方賤品叨筵案門樂處山林恭持聖教其前件衣鉢自達磨大師已來轉相傳授皆當時海內欽崇沙界歸依天人瞻仰俾令後學親物思人臣雖不才濫承付囑一昨奉恩命勅遶天宮親自保持永無失墜臣之感荷悲不自勝是知大法之衣萬劫不朽京城縉侶頂戴而行然臣師主行滔久傳法印保茲衣鉢如護寶珠數奉德音不敢違命一朝已歿奄弃明朝臣今欲歸至彼啓告神靈宣述聖情陳進衣改寺之由叙念舊恤今之狀臣死將萬足不勝涕戀懇款之至供奉表辭以聞沙門惠象誠悲誠戀頓首頓首謹書

孝感皇帝批僧惠象表

敕曰師之師主行滔戒行清循德行孤秀傳先賢所付衣鉢在炎方而保持堅固換歲年曾不失墜 朕虔誠慕道發使還求師綿歷畏途頂戴而還遂 朕懇願何慰加之行滔身雖云亡其神如在師歸至彼具告朕靈知 朕敘崇承永不朽矣即宜好去 又乾元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孝感皇帝遣中使程

京祀送和香於能大師範前供養宣口敕焚香龜中

一道虹光直上高數丈程使見光與村人舞蹈錄表

送 又寶應元皇帝送傳法袈裟歸曹溪敕書曰袈

在京總持寺  
安靈經七年

敕楊鑑卿久在炎方得好在否朕感夢送能禪師傳

法袈裟歸曹溪尋遣中使鎮國大將軍楊崇景頂戴

而送傳法袈裟是國之寶卿可於能大師本寺如法

安置專遣衆僧親承宗旨者守護勿令墜失 朕自

存問永泰元年五月七日下午

六祖大師在日及滅度後六種靈瑞傳

大師在日寺側有瓦窰匠於水源所罽鷄水被觸穢

旬日不流大師處分瓦匠令於水所焚香設齋藉告

繅畢水即通流 又寺內前後兩度經軍馬水被觸

汚數日枯渴軍退散後焚香禮謝涓涓供用 又大

師住國寧寺及新州國恩寺至今兩寺並無鷄雀鳥

焉 又大師每年八月三日遠忌村郭士女雲集在

寺營齋齋散衆人皆於塔所禮別須臾之間微風忽

起異香雲人煙雲覆寺天降大雨洗滌伽藍寺及村

雨即不降 又大師滅後法衣兩度被人偷將不經  
少時尋即送來盜者去不得 又大師滅後精靈常  
在悅悅如觀龜塔中常有異香或入入夢前後祥瑞  
其數非一年月淹久書記不盡

書曹溪大師別傳後

曹溪大師初樵采供親一日負薪於市聞客誦金剛

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感悟直趨黃梅諸傳所載

咸爾獨壇經記曰三鼓入室祖以袈裟遮圍不令人

見爲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言下大悟今

謂若不曾聞經於市鄙開悟豈往黃梅見五祖酬問

如流哉況自復言米熟久矣唯欠篩耳如言傳衣之

宵聞經方悟則初後不應文理倒置大可疑矣嘗閱

續叢林公論四明竺仙  
梵仙述曰六祖初於市邸聞客誦金

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豁然開悟遂乃求謁黃

梅此乃古本壇經所載由緒宛然蒙於十七八歲時

獲見之今悉無有且其自與黃梅相見至和秀禪師

偈等語皆是妙悟性元深達法本異出天然非凡庸

宋儒所能道者今壇經謂五祖以袈裟遮圍不令人見爲說金剛經恰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言下便悟蒙謂此乃六祖之下鄙俚之徒改竄造作之語而加恰至二字原其鄙意卽謂親從其師言下而悟親得其法乃紹六祖位也殊不知具無師智自然智自得自悟方堪傳受又云以袈裟遮圍不令人見其袈裟乃有神通人之不能見歟否則但是踏襲世尊於多子塔前命迦葉以僧伽黎圍之之語耳忠國師云把他壇經改換添緣鄙談削除聖意惑亂後徒斯論盡矣昔於東武獲曹溪大師別傳慶古傳教大師從李唐手寫齋歸鎮藏叔嶽何日流落子院秘之年尙享保乙巳春東武儒官山田大介延同學天野丈右衛門歷觀京師名區偶獲此寶冊拜寫十襲其家焉傳末有貞元十九二月十九日畢天台最澄封之字且搭朱印三箇刻此叔寺印四字貞元十九當日本延曆二十年乙酉也大師遷寂乃唐先天二年至于貞元十九年得九十一年謂壇經古本湮滅已久世流布本末後編修諸傳亦非當時撰唯此傳去大師謝

世不遠可謂實錄也而與諸傳及壇經異也然檢黃梅傳法一事師資唱酬機緣如此實可尊信哉乃前疑方消竺仙評論亦有驗惜乎失編者之名者請茶進官錄曰曹溪大師傳一卷是也嗚呼何幸假鴻德手千年舊物流于吾桑域是國之寶也仍欲垂不朽授之歆闕氏云

寶曆十二年壬午夏四月

祖芳謹識



六祖大師傳

曹溪六祖大師俗姓盧氏其父行瑫范陽人唐武德三年左遷新州卽爲新州人母李氏初夢庭前白花競發白鶴雙飛異香滿室覺而有娠遂潔齋戒姬懷六年而生師實貞觀十二年戊戌二月八日子時也生時光燭虛空異香馥郁遲明有二僧造謁其父謂曰夜來生兒特爲安名可上惠下能也父曰何名惠能僧曰惠者以法惠濟衆生能者能作佛事言畢而去不知所之曰名曰惠能師不飲母乳每夜神人灌以甘露三歲父喪葬于宅畔母守志鞠師及長母老復移南海家益貧甚無以供母師採薪以給一日負薪市中聞客讀金剛經至應無所往而生其心心卽開悟曰問客曰此何法耶得之何人客曰名金剛經得於黃梅忍大師來師遠告母以爲法尋師之意適有客聞之卽取金十兩贈師充老母衣食資促其行師安置母宜卽辭去不期月直造黃梅適咸亨二年也師至謁五祖問曰汝何方人所求何物師曰弟子是嶺南新州百姓遠來禮師唯求作佛祖曰汝是嶺

南人獼獠何堪作佛師曰人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獼獠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祖更欲與語見左右固秘之乃令隨衆作務師啓之曰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卽是福田未知和尚教作何務祖云是獼獠根性太利汝更勿言着槽廠去師退至後院破柴踏碓經八月餘祖一日見師曰吾思汝之見可用恐有惡人害汝遂不與語汝知否師曰能知之祖一日喚大衆曰我尋常向汝說生死事大汝等終日只求福田不求出離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汝等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不得遲滯思量卽不中見性之人言下便見若如此者輪刀上陣亦得見之時會下七百餘僧有上座神秀者學通內外眾所宗仰咸推稱曰若非尊宿曠敢當之秀竊聆眾譽思惟書一偈於廊壁間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祖回經行知是神秀所作乃曰後代依此修行亦得勝果令各念誦時盧莊碓房聞之乃問同學是何章句同學曰汝不知和尚求法嗣令各述見性偈此則秀上座所述和尚深

加嘆賞必將付法傳衣也盧曰其偈云何同學爲誦  
盧良久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同學呵曰庸流何知  
勿發狂言盧曰子不信耶願以一偈和之同學不答  
相視而咲盧至夜密告一童子引至廊下盧自秉燭  
請江州別駕張日用書一偈於秀偈之側偈曰菩提  
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祖見  
之曰此是誰作亦未見性衆聞之罔然遂不顧次日  
祖潛至碓房見師腰石舂米嘆曰道人爲法忘軀當  
如是乎卽問曰米熟也未師曰米熟久矣猶欠篩在  
祖以杖擊碓三下而去師默會其意三鼓入室祖以  
袈裟遮圍不令人見爲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  
其心師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遂啓祖曰何  
期自性本自清淨何其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  
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知  
悟自性卽名大丈夫天人師佛祖卽授以衣鉢云吾  
以正法眼藏秘密心印達磨所傳者用以付汝爲第  
六代祖善自護持廣度有情流布將來無令斷絕聽  
吾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

亦無生師跪受衣法已啓曰法則受已衣付何人祖  
曰昔達磨大師初來此土人未之信故傳此衣以爲  
信體代代相承法則以心印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  
佛佛惟傳本體師師密契本心今言心已熟衣乃爭  
端止汝勿傳若傳此衣命如懸絲汝須速去恐人害  
汝師曰當何所隱祖曰逢懷則止遇會且藏師三更  
得領衣鉢是夜南邁入無知者祖送師至九江口祖  
令師登舟祖自把舫師曰和尚請坐弟子合搖祖云  
合是吾渡汝師曰迷時師渡悟了自度祖云如是如  
是囑曰以後佛法由汝大行汝去三年吾方逝矣汝  
今好去努力向南不宜速說佛法難起祖送師歸數  
日不上堂衆疑詰問曰和尚少病少惱否師曰病卽  
無衣法南矣問曰誰人得之祖曰能者得之衆乃知  
焉師辭祖已發足南行經兩月日至大庾嶺遂後數  
百人來欲奪衣鉢一僧名慧明者俗姓陳先爲四品  
將軍性相猛極意參尋爲衆先登赴及師師擲衣鉢  
於石上云此衣表信可力爭耶乃隱於草莽間慧明  
至提掇衣鉢不動乃連喚曰行者行者我爲法來不

爲衣來師遂出坐盤石上明作禮云望行者開示法要師曰汝旣爲法來可屏息諸緣勿生一念吾爲汝說良久師爲明日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明言下大悟復問曰此外更有密意否師曰與汝說者卽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邊明曰慧明雖在黃梅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卽吾師也師曰汝若如是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明受法禮辭回謂衆曰何陟崔嵬竟無蹤跡當別道尋之衆以爲然明後避師諱改道明云師因是得歸曹溪居民曹叔良等重修寶林寺延師居之越九月餘日又被惡人尋逐師乃遁於前山被其縱火焚燒草木師隱身挨入石中得免師憶五祖懷會止藏之囑遂行乃隱於四會縣避難獵人隊中凡經一十五載時與獵人隨宜說法獵人常令師守網每網得生盡放之師一日思維弘法時至不可終遂至廣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師講涅槃經時有風吹幡動一僧云風動一僧云幡動評論不已師進曰非風非幡仁者心動一衆駭然印宗延

至上座微詰奧義見師言簡理當不由文字宗云行者定非常人久聞黃梅衣法南來莫是行者否師曰不敢宗於是執弟子禮告請傳來衣鉢出示大眾悉令瞻禮宗復問曰黃梅付囑如何指授師曰指授卽無唯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宗曰何爲不論禪定解脫師曰爲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法宗又問如何是不二法師曰法師講涅槃經明見佛性是不二之法如經云高貴德王問佛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及一闍提等當斷善根佛性否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爲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蘊之與界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佛性宗聞說歡喜合掌讚曰某甲講經猶如瓦礫仁者論議猶如真金宗踴躍欣慶於是普集四衆爲師於菩提樹下剃髮時儀鳳元年正月十五日也於二月八日就智光律師授滿分戒其壇卽梁跋陀三藏所建記曰後當有肉身菩薩於此壇受戒者其菩提樹卽智藥三藏西域携來植於壇側記曰此後一百

六十年當有肉身大士於此樹下出家演無上乘度  
無量衆者師於此祝髮受具開東山法門宛如宿契  
非偶然也明年二月八日忽謂衆曰吾不願此居欲  
歸舊隱印宗卽與緇白千餘人送歸寶林韶州刺史  
章璩請於大梵寺轉妙法輪并受無相心地戒後返  
曹溪雨大法雨學者不下千數人中宗神龍元年降  
詔云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每究一乘  
二師並推讓曰南方有能禪師密受忍大師衣法可  
就彼問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  
京師上表辭疾願終林麓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  
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  
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祖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  
經云若見如來若坐若臥是行邪道何以故無所從  
來亦無所去心無生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  
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況坐耶簡曰弟子回王上  
必問願和尚慈悲指示心要祖曰道無明暗明暗是  
代謝之義明暗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故經云法  
無有比無相待故簡曰明喻智慧暗喻煩惱修道之

人倘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祖曰  
煩惱卽是菩提無二無別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  
二乘小見羊鹿等機大智上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  
是大乘見解祖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  
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滅在賢聖而不增住煩  
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  
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  
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祖曰外道所說  
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不  
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  
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  
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指教豁然大  
悟禮辭歸闕表奏祖語有詔謝師并賜磨衲袈裟絹  
五百疋寶鉢一口十二月十九日勅改古寶林爲中  
興寺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又勅韶州刺史重加崇飾  
賜額爲法泉寺祖新州舊居爲國恩寺一日祖謂衆  
曰諸善知識汝等各淨心聽吾說法汝等諸人自  
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



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閑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真成淨土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能含藏長養成就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溥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諸霑洽悉得發生承我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先天元年告諸四眾曰吾忝受忍大師衣法今爲汝等說法不付其衣蓋汝等信根淳熟決定不疑堪任大事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生頓悟華情已菩提果自成說偈已復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汝等慎勿觀淨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舍各自努力隨緣好去其年七月六日命弟子往新州國恩寺建報恩塔仍令倍工時有蜀僧名方辯者來謁曰善聖塑祖正色曰試塑看辯不契乃塑祖真可高七尺曲盡其妙祖觀之曰汝善塑性不善佛性先天二

年七月一日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速理舟楫時大衆哀慕乞師且住祖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衆曰師從此去早晚却回祖曰葉落歸根來時無日又問師之法眼何人傳受祖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又問後莫有難否祖曰吾滅後五六年當有一人來取吾首聽吾記曰頭上養親口裏須殮遇滿之難楊柳爲官又曰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薩從東方來一在家一出家同時興化建立吾宗締緝伽藍昌隆法嗣言訖往新州國恩寺沐浴跣趺而化異香襲人白虹屬地卽其年八月三日也時韶新兩郡道俗各修靈塔莫決所之兩郡刺史其焚香祝曰香烟引處卽師之欲歸焉時鑪香騰涌直貫曹溪以十一月十三日入塔世壽七十有六自黃梅受衣紀法臘五十有二時韶州刺史章璩撰碑門人憶念取首之記遂先以鐵葉漆布固護師頸塔中有達磨所傳信衣西域屈胸布也緇木綿爲中宗賜磨衲寶鉢以辯所塑真并道具等主塔侍者尸之開元十年壬戌八月三日夜半忽聞塔中如



拽鐵索聲僧衆驚起見一孝子從塔中走出尋見師  
頸有傷具以賊事聞於州縣縣令楊侃刺史柳無忝  
得牒切加擒捉五月於石角村捕得賊人送韶州鞠  
問云姓張名淨滿汝州梁縣人於洪州開元寺受新  
羅僧金大悲錢二十千令取六祖首歸東海供養柳  
守聞狀未卽加刑乃躬至曹溪問祖上足令韜曰如  
何處斷韜曰若以國法論理須誅夷但以佛教慈悲  
冤親平等况彼欲求供養豈可忍矣柳守加歎曰始  
知法門廣大遂赦之上元元年肅宗遣使就請師衣  
鉢入內供養至永泰元年五月五日代宗夢六祖大  
師請衣鉢七日勅刺史楊瑊曰朕夢感禪師請傳法  
袈裟却歸曹溪今遣鎮國大將軍劉崇景頂戴而送  
朕謂之國寶卿可於本寺如法安置專令僧衆親承  
宗旨者嚴加守護勿令遺墜後或爲人偷竊皆不遠  
而獲如是者數四憲宗謚大鑒禪師塔曰元和靈照  
之塔粵自曹溪開法衣止不傳師始終說法三十七  
年尋常垂示法語門人海禪者記錄目爲壇經盛行  
于世按壇經所載師得法弟子四十五人唯青原行

思南嶽懷讓最居上首而永嘉玄覺精悟起絕號一  
宿覺焉其餘舉皆入室獨思讓大闡玄宗讓居南嶽  
其下則出馬祖道一居江西門下同時悟道登壇者  
八十餘人蓋應般若要假兒孫脚行之轍云一下  
百丈海爲上首海出爲山祐居湖南黃蘗運居閩中  
祐出仰山寂是爲滄仰宗藥出臨濟玄居河北是爲  
臨濟宗思居吉州青原山其下則出石頭遷遷出藥  
山儼天皇悟悟出龍潭信信出德山鑒鑒出雪峰存  
存出雲門偃玄沙備偃爲雲門宗備出羅漢琛琛出  
清涼益爲法眼宗儼出雲巖巖最出洞山价价出曹  
山寂是爲曹洞宗由是道被寰中稱爲五家宗派云  
傳法門人

師得法弟子四十三人青原南嶽最居上首另立傳  
于左

嶺多三藏 曇曜禪師 南陽慧忠

韶州法海 吉州志誠 匾擔曉了

河北智隍 司空山本淨 荷澤神會

洪州法達 壽州智通 江西志徹

信州 曾常

廣州志道

法性印宗

永嘉玄覺

婺州玄策

曹溪令韜

撫州淨安

嵩山尋

南嶽堅固

宗一禪師

秦望善現

南嶽梵行

并州自在

西京咸空

韶州祇陀

羅浮定真

峽山泰祥

制空道進

光州法淨

清涼辯才

下回善快

廣州吳頭陀

道英禪師

智本禪師

清苑法真

玄楷禪師

義興孫菩薩

韶山綠素

刺史韋璩

曹溪通志

六祖能禪師碑銘 并序

王維

無有可捨是達有源無空可住是知空本離寂非動  
乘化用常在百法而無傳周萬物而不殆鼓洩海師  
不知菩提之行散花天女能變聲聞之身則知法本  
不生因心起見見無可取法則常如世之至今人有  
證於此得無漏不盡漏度有爲非無爲者其惟有曹  
溪禪師乎禪師俗姓盧氏本貫范陽人也名是虛假  
不生族姓之家法無中邊不居華夏之地善習表於  
兒戲利根發于童心不私於身臭味於耕桑之侶苟  
適其道羶行於蠻貊之鄉年若干事黃梅忍大師願  
竭其力即安于井臼素剝其心獲悟於穉穉每大師  
登座學衆盈庭中有三乘之根共聽一音之法禪師  
默然受教曾不起予退省其私迴超無我其有猶懷  
渴鹿之想尙求飛鳥之跡香飯未消弊衣仍覆皆曰  
升堂入室測海窺天謂得黃帝之珠堪受法王之印  
大師心知獨得謙而不鳴天何言哉聖與仁豈敢子  
曰賜也吾與汝不如臨終遂密授以祖師袈裟謂之  
曰物忌獨賢人惡出己子且死矣汝其行乎禪師遂

懷寶迷邦銷聲異域衆生爲淨土雜居止於編人世  
事是度門混農商於勞侶如此積十六載南海有印  
宗法師講涅槃經禪師聽於座下因問大義質以眞  
乘既不能酬翻從請益乃嘆曰化身菩薩在此色身  
肉眼凡夫願開慧眼遂領徒屬盡詣禪居奉爲挂衣  
親自削髮於是大興法雨普灑客塵乃教人以忍曰  
忍者無生方得無我始於成初發心以爲教首至于  
定無所入慧無所依大身過于十方本覺超於三世  
根塵不滅非色滅空行願無成卽凡成聖舉足舉手  
長在道場是心是情同歸性海商人告倦自息化城  
窮子無疑直開寶藏其有不植德本難人頓門妄繫  
空花之狂會非慧日之咎嘗嘆曰七寶布施等恒河  
沙億劫修行盡大地墨不如無爲之道運無礙之慈  
弘濟四生大庇三有旣而道德遍覆名聲普聞泉館  
卉服之人去聖歷劫塗身穿耳之國航海窮年皆願  
拭目於龍象之姿忘身於鯨鯢之口駢立于戶外跣  
坐于床前林是旃檀更無雜樹花惟簷蔔不臭餘香  
皆以寶歸多離妄執九重延想萬里馳誠思布髮以

奉迎願叉手而作禮則天太后孝和皇帝並勅書勸  
諭徵赴京城禪師子牟之心敢忘鳳閣遠公之足不  
過虎溪固以此辭竟不奉詔遂送百衲袈裟及錢帛  
等供養天皇后禮獻玉衣於幻人女后宿因施金錢  
於化佛尊德貴物異代同符至某載月日忽謂門人  
曰吾將行矣俄而異香滿堂白虹屬地飯食訖而敷  
坐沐浴畢而更衣彈指不留水流燈焰全身永謝薪  
盡火滅山崩水竭鳥哭猿啼諸人唱言人無眼目列  
郡慟哭世且空虛某月日遷神於曹溪安坐某所擇  
吉祥之地不待青鳥變功德之林皆成白鶴嗚呼大  
師至性純一天姿貞素百福成相衆妙會心經行宴  
息皆在正受談咲語言曾無戲論故能五天重跡百  
越稽首修蛇雄虺毒螫之氣鉞跳及彎弓猜悍之風  
變畋漁悉罷靈鳩知非多絕羶腥効桑門之食悉棄  
罽網襲稻田之衣永爲淨圖之法實助皇王之化弟  
子曰神會遇師於晚景問道於中年廣量出於凡心  
利智踰於宿學雖末後供樂最上乘先師所明有類  
獻珠之顧世人未識猶多抱玉之悲謂余知道以頌

見託偈曰五蘊本空六塵非有衆生倒計不知正受  
蓮花承足楊柳生肘曷離身心孰爲休咎至人遠觀  
與佛齊功無心捨有何處依空不着三界徒勞八風  
以茲利智遂與宗通愍彼偏方不聞正法俯同惡類  
將興善業教忍斷嗔修慈捨獵世界一花祖宗六葉  
大開寶藏明示衣珠本源常在妄輟遂殊過動不動  
離俱不俱吾道如是道豈在吾道遍四生常依六趣  
有漏聖智無義章句六十二種一百八喻悉無所得  
應如是住

曹溪通志

曹溪六祖大鑒禪師第二碑并序

唐 劉禹錫

元和十一年某月日詔書追褒曹溪第六祖能公諡曰大  
鑒資廣州牧馬總以疏聞然其可其奏尚道以尊名同歸  
善善不隔異教一字之褒華夷孔懷得其所故也馬公敬  
其事且謹始以垂後遂咨於文雄今柳州刺史河東柳君  
爲前碑後三年有僧道琳率其徒由曹溪來且曰願立第  
二碑學者志也惟如來滅後中五百歲而摩騰竺法蘭以  
經來華人始聞其言猶夫重昏之見習爽復五百歲而達  
摩以法來華人始傳其心猶夫昧旦之親白日自達摩六  
傳至大鑒如貫意珠有先後而無異同世之言真宗者所  
謂頓門初達摩與佛衣俱來得道傳付以爲真印至大鑒  
置而不傳豈以是爲筌蹄耶芻狗耶將人人之莫已若而  
不若置之耶吾不得而知也按大鑒生新州三十出家四  
十七年而歿既歿百有六年而諡始自新州東山從第五  
師得授記以歸高宗使中貴人再徵不奉詔第以言爲貢  
上散行之銘曰

至人之生無有種類同人者形出人者智蠢蠢南喬降生  
傑異父乾母坤獨肖元氣一言頓悟不踐初地五師相承  
授以寶器宴坐曹溪世號南宗學徒爰來如水之東飲以  
妙藥痊其瘡聾詔不能致許爲法雄去佛日遠羣言積僂  
著空執有各走其域我立真筌揭起南國無修而修無得  
而得能使學者還其天識如黑而迷仰見斗極得之自然  
竟不可傳口傳手付則礙於有留衣空堂得者天授

— 錄自『全唐文』第六一〇卷 —

曹溪第六祖賜諡大鑒禪師碑并序

唐 柳宗元

扶風公廉問嶺南三年以佛氏第六祖未有稱號疏聞於  
上詔諡大鑒禪師塔曰靈照之塔元和十年十月十三日  
下尚書祠部符到都府公命部吏洎州司功掾告於其祠  
幢蓋鐘鼓增山盈谷萬人咸會若聞鬼神其時學者千有  
餘人莫不欣踴奮厲如師復生則又感悼涕慕如師始亡  
因言曰自有生物則好鬪奪相賊殺喪其本實許乖淫流  
莫克返於初孔子無大位沒以餘言持世更揚墨黃老益  
雜其術分裂而吾浮圖說後出推離還源合所謂生而靜  
者梁氏好作有爲師達摩譏之空術益顯六傳至大鑒大  
鑒始以能勞苦服役一聽其言言希以究師用感動遂受  
信具遁隱南海上人無聞知又十六年度其可行乃居曹  
溪爲人師會學去來嘗數千人其道以無爲爲有以空洞  
爲實以廣大不蕩爲歸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  
耘鋤本其靜矣中宗聞名使幸臣再徵不能致取其言以



爲心術其說具在今布天下凡言禪皆本曹溪大鑒去世  
百有六年凡治廣部而以名聞者以十數莫能揭其號乃  
今始告天子得大諡豐佐吾道其可無辭公始立朝以儒  
重刺虔州都護安南由海中大蠻夷連身毒之西浮舶聽  
命咸被公德受旗幟節戟來莅南海屬國如林不殺不怨  
人畏無靈允克光於有仁昭列大鑒莫如公宜其徒之老  
乃易石於宇下使來謁辭其辭曰

達摩乾乾傳佛語心六承其授大鑒是臨勞動專默終揖  
於深抱其信器行海之陰其道爰施在溪之曹庵合猥附  
不夷其高傳告咸陳惟道之襲生而性善在物而具荒流  
奔軼乃萬其趣匪思愈亂匪覺滋誤由師內鑒咸獲於素  
不植胡根不耘胡苗中一外融有粹孔昭在帝中宗聘言  
於朝陰翊王度俾人逍遙百有六祀號謚不紀由扶風公  
告今天子尚書既復大行乃誄光於南土其法再起厥徒  
萬億同悼齊喜惟師教所被洎扶風公所履咸戴天子天  
子休命嘉公德美溢於海夷浮圖是視師以仁傳公以仁

理謁辭圖堅永允不已

—錄自『全唐文』第五八七卷—

唐湖州佛川寺故大師塔銘

并序

唐 皎然

夫萬有朝徹獨立而不改其妙空乎洎鴻濛以還民溺情海安不幻之跡喪全真之旨若識浪不作幻何有哉我釋迦本師獨開宗極遠而告滅降蘊魔也在而言逝爲狂子也以八萬四千正法首付飲光飲光以下二十四聖降及菩提達摩繼傳心教有七祖焉第六祖曹溪能公能公傳方巖策公乃永嘉覺荷澤會之同學也方巖卽佛川大師也大師諱惠明俗姓陳氏漢太邱長寔之後世居潁川顯祖某永嘉南遷爲司徒掾陳氏受禪四代祖仲文有佐命之勲封丹陽公祖某雙溪穀熟二縣宰考某蘭陵人也大師雖世有榮閥而未嘗自稱蓋處塵世之餘累矣先夫人初感之日如持佛戒足惡履於掌圍口不嘗於蟲器神夢髣髴長聞法音既而誕焉年漸及壯方祈捨俗大人從之至受具時卽開元七年也耳未誘於聲戒眼不瑕於色塵清行剋終如鑒寒玉嘗謂人曰昔者繁刑首作伯成子高遁焉吾雖不捨律儀而惡乎淨論紛若心卽心之法至矣

哉西詣方巖頓開心地於戲冥冥其機赫赫其師寂乎大空之淵而不疑放乎萬緣之律而不變天寶年將有願於清涼山淮汴阻兵師乃旋策偶與禪侶西之宛陵闕文於上石爲神明奈何使我蒼生每被血食豈知此事殃爾業耶神曰非弟子本意人自爲之禮懺再三大師乃授以菩薩戒神欣然曰若和尚移寺弟子願捨此處永奉禪居言畢不見其後果移寺焉於祠側獲銅盤之底篆文是吾師法號更有異器畧而不書建中元年春忽顧左右愀然而歎曰夫人生百年蓋一念耳昧者安知揭日月以趨新哉吾將往淨方爾曹勉之於時報年八十四僧臘五十一以其年正月十一日有疾其日庭木春悴山雨晝冥猛虎繞垣悲嘯而去十二日奄然長往二月十二日建塔於佛川西山有慈烏滿林舉眾驚異受法門人自湘淮楚不遠而至有若孤東律網默持心印惠解比邱卽其人也德與物數言隨性寢聲采不飾世謂渾金惠敏比邱卽其人也外學以文內修心行跡不疑聖機能造微如知比邱卽其人也菩薩戒弟子刺史盧公幼平顏公眞卿獨孤公問俗杜公位裴公清惟彼數公深於禪者也謝太傅之通於宗要殷深源之造於精微常恐大師之言將墜於地顧謂小

子志之子曰必使親至人之真知地位之極則未敢聞命  
若盛美之跡人所見聞何嘗敢忘請退而記之刻諸靈石

詞曰

青山我廬白雲我曹吾師處焉人退跡高跡高伊何降心  
鍊魔傳教方巖傾珠竭河待而不檢放而不過匪雲異月  
如水與波見獨超超證法無兩生死誰羈我不可鞅若搖  
空輪如颺風響何爲告滅亦由狂子忽示雙桐空棺隻履  
佛去川在人亡寺留使吾舊境寂寞長秋泣露草繁悲風  
樹滿此物無心盡如淒斷門人千萬昔爲法來悟者不覺  
常情自哀祥花雨墜靈峯盡開真子相顧全身在哉

——錄自『全唐文』第九一七卷——

法藏禪師塔銘

銘廣高三尺三寸廣二尺九寸共三十六行行三十字正書首題碑銘

大唐淨域寺故大德法藏禪師塔銘并序

京兆府前鄉貢進士田休光撰文

世之業生滅若輪環者則雖塵沙作數草木爲壽了無遺哉吁不可知者其惟流浪乎夫木性生火水中有月以凡筌聖從道場而至道場口因及果非前際而於後際行之於後得之於此禪師諱法藏字氏諸葛蘇州吳縣人昔羣雄角力三方鼎峙蜀光有龍吳恃其虎墜之後裕璋聯姑蘇會祖習吳郡太守蘇州刺史秘書監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開國男大父頴隨閬州刺史銀青光祿大夫父禮皇唐少府監丞吳會侯袁東南樹旌洗墨而清夷落衣錦而燭江鄉山海棠錢蓬萊秘府晏遊清賈歷拜範禪師即蘇州使君之曾孫少府監丞之第二子也年甫二六其殆庶幾知微知章克岐克嶸此寺大德欽禪師廣世界津航人非贊仰禪師伏膺寂行口備師資因誦經至末敬中頗以妙年經業優長奉勅爲漢王度所謂天孫利登禪門得人禪師自少出家即與衆生作大善知識道行第一人天殊盼闕音門之幽綸慈源之靈波由恐日月居諸天地消息每對天龍八部晝夜六時如鼓頭然曾未暫捨非乞之食不以食以至手頭陀非掃之衣不以衣得之於蘭若禪師自少于老驄馴象馬莫之聞乘也以爲鎔金爲像非本也製素抄經是末也欲使廢末貴本肯僞歸

其求諸如來取諸佛性世二相八十種好衆生對面而不議奈何修假以望真且夫萬行之宗衆相之本生善之地修善之境禪師了了見之矣夫鐘鼓在庭聲出于外如意元年大聖天后開禪師解行精蒙奉

制請於東都大福先寺檢校無量壽長安年又奉制請檢校化度寺無量壽其年又奉

制請爲薦福寺大德非禪師或圓居龍泉之首清淨開人倫之目不然焉使天文屢降和衆相推揚覺路之敷儀總禪庭之準的發珠圓朗智刃嗚伏連順之見履碎身心之林枕廢憐屬境卑以自居如谷王之流謙百川委輸若周公之吐哺天下歸心菩薩下人名在衆生之上悲哉三界火宅之所四大將廢時之速既從道來亦從道去遂拂衣掩室脫羈絆惟惚惟恍不驚不怖專以開元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捨生于寺報齡七十有八門人若老考妣乃相謂曰和上云亡吾徒安放乃故血相視仰天椎心卽以其年十二月廿口日施身于終南山樓梓谷屍施林由是積以香薪然諸花疊收其舍利建摩脂波于禪師塔右自佛般入涅槃于今千五百年矣聖人不見正法廢夷卽有善華月法師藥見離車菩薩慈慈絕紐並演三階其教未行威遭弑戮有隨信行禪師與在世造舟爲衆大開普敬認惡之宗將藥破病之說換成數十餘卷名曰三階集錄禪師靡不探賡衆隱約深致遠守而勿失作禮奉行是故弟子將恐頹其風聲乃振諸景行記之于石銘曰有若禪人衆稔心不易兮身世瀕洞探討真蹟兮寂行

冲融漢若水釋之軒裳輝聯暗曜相對之奔襲不染乾  
乾衣錫之齋潔誼釋地自虛絳之聲闕洞開亡珠可索  
之吾將斯人免夫過際之變之何之聲流道格若使天  
地長久而可知即相與登寶刊之于石兮

開元四年歲次景辰五月景子朔廿七日壬寅建

右碑題云大唐淨域寺故大德法藏禪師塔銘八分  
書京兆府前鄉貢進士田休光撰文正書無姓名或

即休光書也開元四年五月廿七日建按序俗氏諸

葛蘇州吳縣人爲瑾之後曾祖晉吳郡太守蘇州刺

史大父頴隨閬州刺史父禮皇唐少府監丞以名賢

後裔不應舍族披緇但云年前二六奉勅爲漢王度

則當時爲后主太子諸王刺業者皆指紳子弟可知

也漢王即太宗子魏王泰泰以貞觀二十一年改封

碑云師于開元二年拾生報齡七十有八則剃度在

永徽三年正泰開府置僚屬時也

金石錄補

按碑稱隨信行禪師撰三階集錄數十卷隋經籍唐

藝文志皆未載予又攷隋書文學傳有諸葛穎者丹

陽建康人官著作郎終正義大夫未嘗爲閬州刺史

其父名規梁義陽太守亦不名晉則與法藏之祖雖

同時而非一人矣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田休光非工文者碑文諸多疎謬如叙禪師之

曾祖晉既云吳郡太守又云蘇州刺史隋書地理

志吳郡陳置吳州隋平陳改曰蘇州大業初復曰

吳州隋書百官志郡置太守州置刺史文獻通考

云開皇三年罷天下諸郡以州統縣大業三年又

改州爲郡郡置太守至唐武德元年又改郡爲州  
改太守爲刺史晉仕隋時若在開皇以後則當稱  
蘇州刺史大業以後當稱吳郡太守二者斷無同  
時並稱之理下云上柱國開國男不著所封某縣  
之爵又既叙曾祖晉銜名于前矣而後又復云蘇

州使君之曾孫皆行文之無法者文稱如意元年

奉制于東都大福先寺檢校元盡藏河南通志福

先寺在河南府城東三里唐神龍元年則天創建

據碑如意元年已有福先寺不待神龍元年殆河

南志誤也文又云長安年奉制檢校化度寺元盡

藏長安志皇城義學坊南門之東化度寺本隋真

寂寺武德二年改化度寺寺中有無盡藏院教宗

賜化度經院金字額文又云其年又奉制請爲薦

福寺大德長安志開化坊南大薦福寺本襄城公

主第襄城襄市爲英王宅文明元年高宗崩後百

日立爲大獻福寺度僧二百人以實之天授元年

改爲薦福寺中宗即位大加營飾自神龍以後翻

譯佛經並於此寺掘碑則長安年已請師爲大德

其時薦福必非頽廢者是營飾之役不待中宗時

矣然長安志要自有據碑蓋鋪陳師之歷主大寺

爲朝廷所隆謬如此恐非盡實錄也



此碑乃唐高祖武德元年所立，其文曰：唐高祖皇帝，受命於天，膺圖鴻禧，光臨天下。昔者堯舜禹湯，德被寰宇，垂拱而治，百姓咸寧。我唐高祖，龍興於代，應運而興，開基創業，光復舊唐。武德元年，歲次壬辰，春二月，乙未朔，壬子，高祖皇帝親幸長安，幸大興善寺，立此碑。碑文共一千八百餘字，分四十四行，每行四十字。碑石為青石，高四丈，方二丈，四面刻字。碑文內容為高祖皇帝親筆所書，記述了唐高祖皇帝受命於天，開基創業，光復舊唐，以及武德元年春二月立碑之事。碑文內容如下：

唐高祖皇帝，受命於天，膺圖鴻禧，光臨天下。昔者堯舜禹湯，德被寰宇，垂拱而治，百姓咸寧。我唐高祖，龍興於代，應運而興，開基創業，光復舊唐。武德元年，歲次壬辰，春二月，乙未朔，壬子，高祖皇帝親幸長安，幸大興善寺，立此碑。碑文共一千八百餘字，分四十四行，每行四十字。碑石為青石，高四丈，方二丈，四面刻字。碑文內容為高祖皇帝親筆所書，記述了唐高祖皇帝受命於天，開基創業，光復舊唐，以及武德元年春二月立碑之事。

靈運禪師塔銘

碑連額高四尺八寸五分廣二尺二寸二十行行三  
十六字額題唐少林寺靈運禪師功德塔碑銘十三  
字並行書在登封縣少林寺

唐少林寺靈運禪師功德塔碑銘

并序

宣德郎試大理評事崔琪撰

聖善寺沙門勤口口

虛空廣大乎其體智慧圓融乎其用凝而不生湛不常  
寂離修離證非色非心歷微塵劫遍口沙界無量國土  
皆清淨無量昏暗皆光明誰其得之吾聞諸上人矣上  
人諱靈運蕭姓蘭陵人梁武帝後皇考翥彌州恒農縣  
尉初上人之生也戒珠孕於母胎定水澂於孩性內與

宿植外學生知白雲凝其高志明冰峻其苦節泛如也  
時不能知常以爲幻境非實泡身是妄五色令人昏五  
音令人聾五味令人爽噫輪彼生滅無時息焉吾將歸  
根以復于正因遊嵩山至少林寺有始終之意焉會舅  
氏掾于高口而上人遂緇於此郡玉立凡石不可喻其  
炯然日映衆星無以方其明者竟移隸茲寺口副乎夙  
心無何習禪決於龐塢珪大師潛契密得以真貫理照  
十方於自空脫三界於彼著慧眼旣淨色身亦如始知  
夫心外無法所得者皆夢幻耳然後觀大地土木無非  
佛刹焉空山蒼然窮歲默坐猿對茶椀鳥棲禪庵彼嶺  
雲無心卽我心矣彼澗水無性卽我性矣夫如是孰能

以凡聖量之乎故吾在造化中如夢中也粵開元十有  
七祀夏五月廿二日不示以疾泊然而終苦霧晦黃於  
天地悲風哀咽於草木吁崩吾禪山涸吾法海空吾  
世界使凡百含識大千有情荼於是火於是可勝言哉  
故門人堅順獨建靈塔於茲山奉遺教也夫碩德丕發  
不有超世先覺而出夫等夷者則曷能傳我法印以一  
燈然千万燈乎彼上人者巖然倬立以定慧爲藏以涅  
槃爲山圓通於不口之境出沒於無涯之域適來時也  
適去順也今則絕矣瞻仰如之何夫事往則迹移歲遷  
則物換况法與化永念從心積豈可使上人之高歿而  
不紀是斲于石以旌斯文銘曰

上人伊何傳我法印其體也寂其行也順紛彼識浪汨  
夫夢情非照不曙非澄不清作大鑒王爲大禪伯岳立  
松古蓮青月白一朝化滅六合悽愴世界颯空雲山忽  
曠色身口兮法體存金界慘兮鐵圍昏噫我所留者唯  
心源

天寶九載四月十五日門人堅順建

靈運碑者唐崔琪簋末云聖善寺沙門勤下殘缺二  
字當時僧書耳文淺陋不足道書法絕類聖教序無

一筆不似

弇州山人稿

此碑天寶九載立世言開元天寶之際文人唾地皆  
成珠玉今以此碑觀之如云窮歲默坐猿對茶椀鳥



棲禪菴彼嶺雲無心卽我心矣彼澗水無性卽我性  
矣此數語雖今之善知識不能拈出况經生哉

蒼潤軒帖

跋  
碑頂有字云寺西石塔靈運師墳卽梁帝皇嗣者也  
以其爲梁武帝之裔而稱皇嗣亦爲不順其陰刻陀

羅尼經咒

金石文  
字記

文云上人諱靈運蕭姓蘭陵人按蘭陵東海縣此當  
稱南蘭陵則省文古人有之黃叔璥中州金石考云

陰陀羅尼經呪高岑書按岑唐嵩山隱士

中州金  
石記

碑稱上人諱靈運蕭姓蘭陵人梁武帝後皇考翥號  
州恒農縣尉其敘靈運世系如此今額題行書與碑

既非一手而又誤指靈運卽梁帝皇嗣臨文失檢殆  
非實也碑側下有辛秘題名其文云元和十二年閏  
五月廿九日河南尹辛秘奉勅祭中嶽散齋于此寺  
正書凡五行俱完好竊怪葉封嵩陽石刻記可謂博  
采矣然亦遺而不收獨予乃始得之故益自矜惜爲  
可寶也辛秘見新唐書本傳累遷汝州常州刺史河  
南尹與題名合

授堂金石跋

義琬禪師墓誌

石高廣皆二尺廿二行行廿  
一字正書在洛陽乾元寺

唐故張禪師墓誌銘并序

香山禪師諱義琬字思靖俗姓董氏河南陽翟人紹嵩  
岳會善大安禪師智印法歲廿七世齡五十九開元十  
九年七月十九日長天色慘塞樹凝霜頂白方面赤方  
右肱枕席左臂垂肱言次寂默奄魂而歸舉體香軟容  
華轉鮮感瑞嘉祥具載碑錄師未涅槃先則鑿記吾滅  
度後世年內有大功臣置寺度遺法居士爲僧卅五年  
後焚身留吾菓園待其時也果廿八年有文武朝綱口

國老忠義司徒尙書左僕射朔方大使相國郭公上額  
於居士拜首受僧奏塔梵宮榜軋元寺法孫明演授禪  
父託葬祖黃金述德於中書令汾陽郡王郭公徹

天請号焚葬借威儀所由撿按大廳三年二月份陽表  
曰義琬禪行素高爲智海舟航是釋門龍象心超覺路  
遠近歸依身歿道存實資褒異伏望允其所請光彼法  
流其月十八日 勅義琬宜賜諡号大演禪師餘

依擇吉辰口月十九日茶毗入塔今冊載無記不從大  
禪翁也行慈悲海得王髻珠施惠若春研芳吐翠破邪  
寶劍見網皆除業爲學山萬法包納練行凝寂方能動  
天塔磨青霄砌下雲起星龕月戶面河背山清淨神靈

庶幾銘曰

行破羣邪

業爲學海

戒月青空

心珠自在

塔面長伊

鈴搖岳風

動天威力

無住無空

碑述中書令汾陽郡王郭公表義琬禪行素高勅賜  
諡號大演禪師邾字作勝以艸體爲楷書也

中州金石記

按河南通志乾元寺在河南府城西南三十里魏  
時創建昔在伊闕東山之嶺明嘉靖間遷於山麓  
碑云法歲廿七世齡五十九法歲猶言僧臘世齡  
猶言世壽皆翺見此碑又云頂白方面赤方右肱  
枕席左臂垂膝此述禪師示寂之象禪師之榻向  
南而設其卧向東頂白方者首在西也面赤方者



而向南也釋氏示寂以右脇爲上故右肱枕席則其面向外而南是側身而逝也他碑述高僧示寂但言右脅而已未有若此之詳盡者禪師臨終有滅度後三十年內及三十五年後之語果於二十八年有相國郭公勝乾元寺大歷三年二月份陽表請賜號大演禪師按禪師以開元十九年示寂越二十八年爲肅宗乾元二年三十五年爲代宗永泰二年其云司徒尙書左僕射朔方大使相國郭公勝乾元寺此郭公卽郭子儀唐書子儀傳是年畱守東都寺僧殆以額請也至永泰二年則吐

蕃寇醴泉子儀方屯涇陽與吐蕃戰自無暇爲禪  
師表請賜號据碑載大歷三年二月汾陽表詞則  
距禪師之寂三十八年傳載是年三月子儀還河  
中則二月方自涇陽入朝宜有表請之事也碑下  
文有四十載無記之語是約畧之詞其實三十八  
年正與三十五年後之語合也乾元寺榜題于乾  
元二年未有此榜以前不知此寺何名通志但云  
魏時創建不云何寺此碑首云香山禪師豈香山  
是寺名耶

大智禪師碑銘

碑高八尺五寸三分廣四尺七寸三十二  
行行六十一字隸書篆額在西安府學

大唐故大智禪師碑銘并序

中書侍郎嚴挺之撰

右羽林軍錄事參軍集賢院待制兼按理史惟則

書并篆額

夫聖人以仁德育物者則醴泉潛應而湧嘉禾不播而  
植神功以不宰寧運者則靈宗會境而立正法由因而  
備然則有靈允荅爰九疇而式叙無爲克成超萬爲而  
靈濟暨

今上文明大開淨業溥福利真慈

之澤闢權智衆善之門精求覺藏汲引僧寶往必與親  
念則隨應張皇通達之路騰演元亨之衢者其惟我大

智禪師乎禪師諱義福上黨銅鞮人也俗姓姜氏系本  
於齊官因於潞載鴻休於邦諫踐貞軌於家範曾祖鴈  
門令大父烈考並棲尚衡門禪師始能言已見聰哲稍  
有識便離貪取先慈矜異遺訓出家年甫十五遊於衛  
觀藝於鄴雖在白衣已奉持沙門清淨律行始爲鄴衛  
之松栢矣乃遠迹尋詣探極冥搜至汝南中流山靈泉  
寺讀法華維摩等經勤力不倦時月遍誦略無所遺後  
於夜分端唱經偈忽聞庭際若風雨聲視之乃空中落  
舍利數百粒又於都福先寺師事拙法師廣習大乘經  
論區折理義多所通括以爲未臻靡極深求典奧時

嶽大師法如演不思議要用特生信重夕惕不遑既至而如公遷謝悵然悲憤追踐經行者久之載初歲遂落髮具戒律行貞苦自忖亦衛一食而已聞荊州玉泉道場大通禪師以禪惠兼化加刻意誓行苦身勵節將投勝緣則席不暇暖願依慈救故遊不滯方旣謁大師率呈操業一面盡敬以爲真吾師也大師乃應根會識垢散惱除旣而攝念慮棲榛林練五門入七淨毀譽不關於視聽榮辱豈繫於人我或處雪霜衣食罄匱未嘗見於顏色有厭苦之容積年鑽求確然大悟造微而內外無寄適用而威儀不捨大師乃授以空藏印以揔持周



旋十年不失一念雖大法未備其超步之迹固以遠矣  
後大師應召至東都天宮寺現疾因廣明有身之患唯  
禪師親在左右密有傳付人莫能知後聖僧萬迴遇見  
禪師謂衆人曰麤通正法必此人也神龍歲自嵩山嶽  
寺爲羣公所請邀至京師遊於終南化感寺棲置法堂  
濱際林水外示離俗內得安神宴居寥廓廿年所時有  
息心貞信之士抗迹隱淪之輩雖負才藉貴鴻名碩德  
皆割棄愛欲洗心清淨齋莊肅敬供施無方或請發菩  
提或參扣禪契有好慕而求進修者有厭苦而求利益  
者莫不懇誓專一披露塵惱禪師由是開演先師之業

懋宣至聖之教語則無像應不以情規濟方圓各以其  
器陶津緣性必詣其實廣燎明哲之燈洞鑒昏沉之路  
心無所伏故物無不伏功不自己乃功無不成迷識者  
以悟日新愛形者由化能革不遠千里曾未旬時騰湊  
道場延袤山谷所謂旃檀移植異類同薰摩尼迴曜衆  
珍自積其若是乎如來以四諦法濟三乘衆生以八正  
道示一切迷惑其或繼之者善成之者性非夫行可與  
真靜齊致道可與灋身同體者固難議於斯開元十年  
長安道俗請禪師住京城慈恩寺十三年

皇帝東巡河洛特令赴都居福先寺十五年放還京師

廿一年

恩旨復令入都至南龍興寺曰此人境

之靜也遂畱憩焉沙門四輩靡然向風者日有千數其  
因環里市絕葷茹而歸向者不可勝計廿三年秋八月  
始現褻疾閉關晦養不接人事誠諸門徒曰吾聞道在  
心不在事法由己非由人當自勤力以濟神用衆以爲  
付屬之萌也明年夏五月加疾減膳廿四日申酉之間  
有白虹十餘道通亘輝映久而不滅廿五日際晚攝念  
開顏謂近侍數人云本師釋迦示現受生七十有九乃  
般涅槃吾今得佛之同年更何所住又云臥去坐去亦  
何差別便右脇枕手疊足而臥此則知身非實處矣不

亂奄忽棄世無覺知者

皇帝降中使持節

慰賻尋策謚号曰大智禪師卽大智本行皆悉成就以  
禪師能備此本行也禪師法輪始自天竺達摩大教東  
派三百餘年獨稱東山學門也自可瓌信忍至大通遞  
相印屬大通之傳付者河東普寂與禪師二人卽東山  
繼德七代于茲矣禪師性薦仁厚天姿通簡取捨自在  
深淨無邊苦己任真曠心濟物居道訓俗不忘於忠孝  
虛往實歸尤見其因默有無不足定其體名數安能極  
其稱靈波難挹高棟云摧旣離形器之表當會神通之  
域粵七月六日遷神于龍門奉先寺之北岡威儀法事

盡令官給檣紳縞素者數百人士庶喪服者有萬計自  
鼎門至于塔所雲集雷慟信宿不絕棺將臨壙有五色  
祥雲白鶴數十雲光鶴影皆臨棺上鬱靄徘徊候掩而  
散近古歸墓靈相未有如斯之盛也禪師之季曰道深  
力方墳而心盡弟子庄濟等營豐碑而志勤伊余識昧  
昔嘗面稟非以文詞取拙將爲剋慕在懷覽江夏立銘  
涕增橫墜覩太原成論悲甚慨然攀緣苦集願望都斷  
有太僕卿濮陽杜昱者與余法利同事共集禪師衆所  
知見實錄其餘傳聞不必盡記且離生滅是究竟無餘  
鏤盤盂乃古今難沫顧才不稱物短綆汲深猶昔人鑿



首東向獻心廬嶽者以爲懇慕之極况鐫刻永世不猶  
愈乎其銘曰

契真慈者道爲物先靈力幽授降劫生賢爰茲大士寂  
照龔宣惠超三業心空四禪德溥甘露言感清泉朝軒  
宗極念護無邊猶彼檀施予福未嘗有如彼戒瓶予物  
無不受石無磷予白不涅栢耐霜予竹停雪今將遺世  
予無有量永離葢纏予辭生滅門人法侶予無歸仰刻  
嚳琬金予狀高僧望廬山予摧慕瞻朗谷予悲絕

開元廿四年歲在丙子九月丁丑朔十八日甲午建

史子華刻字

大智禪師碑銘 并序

唐 嚴挺之

夫聖人以仁德育物者則醴泉潛應而湧嘉禾不播而植神功以不宰寧運者則元宗會境而立正法由因而備然則有靈允答爰九疇而式敘無爲克成超萬象而宏濟暨今上文明大開淨業溥福利真慈之澤開權智衆善之門精求覺藏汲引僧寶往必與親念則隨應張皇通達之路騰演元亨之衢者其惟我大智禪師乎禪師諱義福上黨銅鞮人也俗姓姜氏系本於齊官因於潞載鴻休於邦牒踐貞軌於家範曾祖鴈門令大父烈考並棲尚衡門禪師始能言已見聰哲稍有識便離貪取先慈矜異遺訓出家年甫十五遊於衡觀藝於鄴雖在白衣已奉持沙門清淨律行始爲鄴衛之松柏矣乃遠迹尋詣探極冥搜至汝南中流山靈泉寺讀法華維摩等經勤力不俟時月遍誦畧無所遺後於夜分端唱經偈忽聞庭際若風雨聲視之乃空中落舍利數百粒又於都福先寺師事拙法師廣習大乘經論區析理義多所通括以爲未臻元極深求典奧時

嵩嶽大師法如演不思議要用特生信重夕惕不遑既至而如公遷謝悵然悲憤追踐經行者久之載初歲遂落髮具戒律行貞苦自爾分衛一食而已聞荊州玉泉道場大通禪師以禪惠兼化加刻意誓行苦身勵節將投勝緣則席不暇暖願依慈救故遊不滯方旣謁大師率呈操業一面盡敬以爲真吾師也大師乃應根會識垢散惱除旣而攝念慮棲榛林練五門入七淨毀譽不關於視聽榮辱豈繫於人我或處雪霜衣食罄匱未嘗見於顏色有厭苦之容積年鑽求確然大悟造微而內外無寄適用而威儀不捨大師乃授以空藏印以總持周旋十年不失一念雖大法未備其超步之迹固以遠矣後大師應召至東都天宮寺現疾因廣明有身之患惟禪師親在左右密有傳付人莫能知後聖僧萬迴遇見禪師謂衆人曰宏通正法必此人也神龍歲自嵩山嶽寺爲羣公所請邀至京師遊於終南化感寺棲置法堂演際林水外示離俗內得安神宴居寥廓廿年所時有息心貞信之士抗迹隱淪之輩雖負才藉貴鴻名碩德皆割棄愛欲洗心清淨齋莊肅敬供施無方或請發菩提或參扣禪契有好慕而求進修者有厭苦

而求利益者莫不懇誓專一披露塵惱禪師由是開演先師之業懋宣至聖之教語則無像應不以情規濟方圓各以其器陶津緣性必詣其實廣燎明哲之燈洞鑒昏沈之路心無所伏故物無不伏功不自己乃功無不成迷識者以悟日新愛形者由化能革不遠千里曾未旬時騰湊道場延袤山谷所謂旃檀移植異類同薰摩尼迴曜衆珍自積其若是乎如來以四諦法濟三乘衆生以八正道示一切迷惑其或繼之者善成之者性非夫行可與其靜齊致道可與法身同體者固難議於斯開元十年長安道俗請禪師住京城慈恩寺十三年皇帝東巡河洛特令赴都居福先寺十五年放還京師廿一年恩旨復令入都至南龍興寺曰此人境之靜也遂留憩焉沙門四輩靡然向風者日有千數其因環里市絕筆茹而歸向者不可勝計廿三年秋八月始現衰疾開關睡養不接人事誠諸門徒曰吾聞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非由人當自勤力以濟神用衆以爲付屬之萌也明年夏五月加疾減膳廿四日申酉之間有白虹十餘道通亘輝映久而不滅廿五日際晚攝念開顏謂近侍數人云本師釋迦示現受生七十有九乃般涅槃吾今得佛之同年更何所住又云臥去坐去亦何差

別便右脅枕手疊足而臥此則知身非實處疾不亂奄忽棄世無覺知者皇帝降中使特加慰贈尋策諡號曰大智禪師即大智本行皆悉成就以禪師能備此本行也禪師法輪始自天竺達摩大教東派三百餘年獨稱東山學門也自可琛信忍至大通遞相印屬大通之傳付者河東普寂與禪師二人即東山繼德七代於茲矣禪師性篤仁厚天姿通簡取舍自在深淨無邊苦已任真曠心濟物居道訓俗不忘於忠孝虛往實歸尤見其困默有無不足定其體名數安能極其稱元波難挹高棟云摧旣離形器之表當會神通之域粵七月六日遷神於龍門奉先寺之北岡威儀法事盡令官給搢紳編素者數百人士庶喪服者有萬計自鼎門至於塔所雲絕當勸信宿不絕棺將臨殯有五色彩雲白鶴數十雲光鶴影皆臨棺上鬱靄徘徊候掩而散近古歸墓靈相未有如斯之盛也禪師之季曰道深力方墳而心靜弟子莊濟等營豐碑而志勤伊余識昧昔嘗面稟非以文詞取拙將爲剋墓在懷覽江夏立銘涕增橫墜觀太原成論悲甚慨然攀緣苦集願望都斷有太僕卿漢陽杜昱者與余法利同事共集禪師衆所知見實錄其餘傳聞不必盡記且離生滅是究竟無餘鏤盤五乃古

今難沫顧才不稱物短綆汲深猶昔人稽首東向獻心虛  
敬者以爲懇慕之極況鐫刻永世不猶愈乎其銘曰  
契眞慈者道爲物先靈力幽授降劫生賢爰茲大士寂照  
宏宣惠超三業心空四禪德溥甘露言感清泉翔軒宗極  
念護無邊猶彼檀施今福未嘗有如彼戒瓶今物無不受  
石無磷今白不涅柏耐霜今竹亭雪今將離世今無有量  
永離蓋纏今解生滅門人法侶今無歸仰刻石琬金今狀  
高節望廬山今摧慕瞻朗谷今悲絕

—錄自『全唐文』第二八〇卷—

大智禪師義福塔銘

方一尺九寸廿五行行廿四字  
字徑五分正書在洛陽存古閣

大唐故

大智禪師

弟子太僕少卿杜景撰

禪師諱義福俗姓姜氏潞國銅鞮人曾祖仲遷隨武陟  
丞廩門令大父子允烈孝解脫並邱園養德隱居不仕  
禪師體不生之□神經無深之絕韻要在惔然遊不狎  
慈遂更童長身無擇行峻如比夫嵩華雅量方於眞渤  
初好老莊書易之說亟歷淇澳漳滏之間以非度門一  
皆謝絕齒適三十適預緇流慧音共之若同芬馥相與  
蓮花比潔大通之在荆南也慈導風行聲如鼓鉦應同  
鳴吼乃裏根脩謂偏祖請命遂得法製式是勵稱決履  
之門驤然大悟三摩隨入順忍現前大通印可密宏付  
囑曰是多歷名山普雨甘露經行如市宴坐成林門下  
求諸因噫三年之滯衆中樂聞常燕五十之喜則我禪  
伯之徽業實亦駿揚于耿光及遊步上都載脂咸洛法  
架是荷人寶歸尊有如王公四累下還禪販百族明發  
求哀涕淚勤請則亦俯授悲誨朗振圓音應器而韻缶  
必銘返根則條枚盡洽如摩尼皆隨眾色入蔭荷不輟  
餘香所可脩行今獲契證昇堂或落落□□其餘則滄  
滄皆忘前年 興駕東幸禪師後旋□洛開靜  
慮猶□□言或跌坐通霄或冥寐終日門弟子有觀異  
相竊或惟之知化緣將終接報悲憫開元廿四年夏五  
月廿五日右脇徂逝春秋七十九僧夏□□粵六月十  
有七日 恩勅追号大智禪師秋七月六日甲申

遷神於奉先寺之而原起塔守護禮也。禪師以道分人，運慈濟物，凡所利樂，奉先宏博，其茂德殊行，則刊在世碑。冥脫神迹，則詳夫外傳，簡茲靈義，略而不書，猶迷變海之現，示勒開山之記。銘曰。

闕塞西麓，相紫抱丁，極目南臨，伊汝道平，永錫大智，神所保之，達人□已，豈多藏乎，率由代教，駿發祥芳，于蔭法嗣，道有光乎。

大智禪師碑，已載萃編，此其塔銘也。塔銘與碑銘同時所撰，故碑文中有太僕卿漢陽杜昱云云。此文云其茂德殊行，則刊在世碑也。所述事蹟，碑銘稍略，其先世三代之名，則彼碑所未詳，彼云上黨銅鞮人，此云潞國銅鞮人，上黨以郡言也。案新唐書杜暹傳云，撫異母弟昱甚厚，此撰文之杜昱，當即其人，姓名時代里貫均無不合。宰相世系表載昱為給事中，蓋其最後之官階也。表列昱與暹之子孝友，齊則誤係一格矣。

大智禪師碑陰，開元四年九月十一日，青蓮之光元。

文云：凡捨淨財者，聖人具題爵里，而所題者，惟劉同一人。

宋題刻三段，起濟化四。

巡撫使呂文仲題名，高廣不計四行，行字不齊，字徑五分，正書，左行在碑左，右行在碑右。因治化四年三月，余與潁川學士同授帝命，巡撫開右，題于石，陝府西，路州軍巡撫使翰林侍讀左司諫上柱。

國賜紫金魚袋呂文仲

殿直崔承業題名，七行，行字不一，字徑九分，正書，在右側。

治化四年十一月，殿直崔承業奉命到府勾當公事，記之。

轉運副使王雲等題名，七行，行字不一，字徑二寸，餘行書，在上方。轉運副使王雲，提點刑獄狄玘，廉訪使者安衡，提舉常平呂希莘，宣和四年壬寅春，以上丁標莫檢察同來。

萃編卷八十一載此碑陰，但錄史惟則記，不及宋金人題名。據石補之，另錄金刻於後。案陝西通志職官，唐有巡撫關內，景雲元年置，後省，而於宋代不言巡撫關右之職，亦無巡撫使之名。据此題名，則宋初亦有巡撫使也。湖南永州朝陽縣陳瞻宣撫記，其署銜亦稱巡撫，不獨見於此刻，疑即撫諭使，非常置之員也。宗澤樓輯永州府志，輒改為巡檢，誤矣。呂文仲六人均不見於通志職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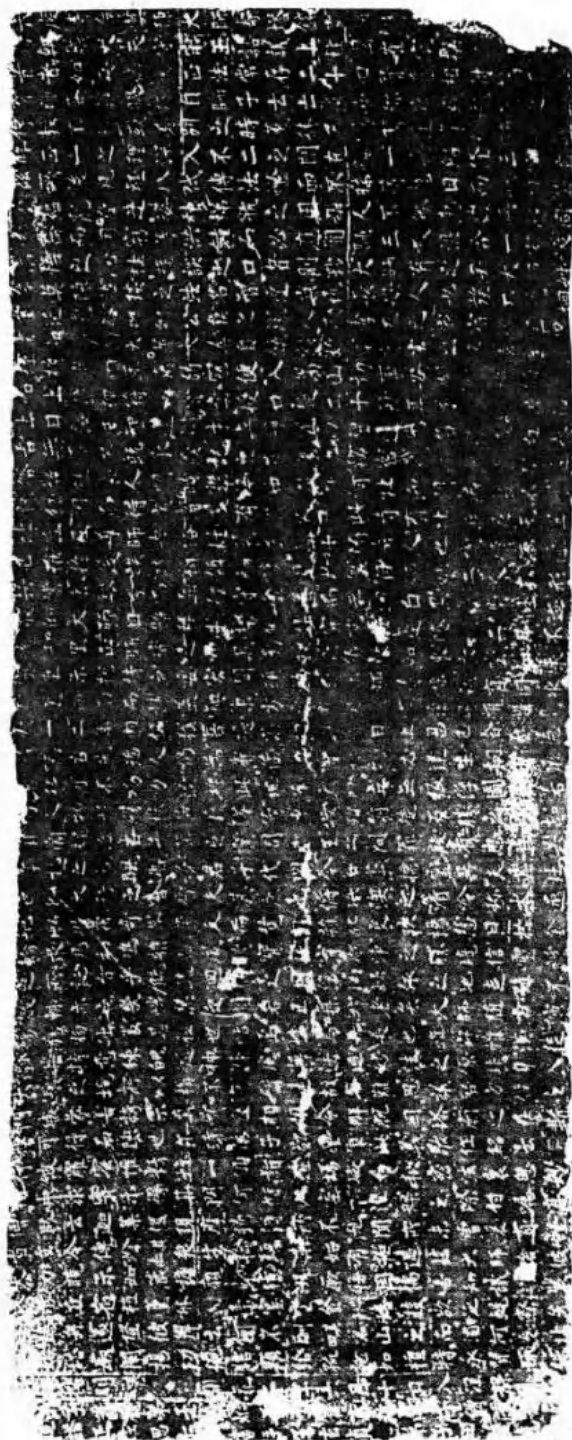
八瑯室金石補正



大隋大業三年六月  
 丁丑朔十三日庚寅上柱國岐  
 州刺史正義公孫志修塔述  
 僧俗姓鄭本開封人坐有宿因  
 長及剃度於文殊禪院心絕  
 跡生死已空每性定思遊淨  
 域不棄太業五年挂錫新蔡不期  
 幻身魔緣未除至九年圓寂揚  
 州江陽縣道場寺九華禪院  
 齡三十有二即大當番秋七月  
 戊寅六日營塔院東吳方地內  
 聊誌塵俗記其年代以存不滅

拓片藏于北图

志修塔記 見100



拓片藏于北图

双公塔，佛龛塔铭

唐开元二

年六月十一日建塔在河南，塔高六度，拓片高四厘米，宽四厘米，在双公塔，王玄真正书

大照禪師塔銘

唐 李邕

莫上人至傳諸大德意令弟子撰和上碑但重元門深闢四海大君者我開元聖文武皇帝之謂也入佛之智赫爲萬法宗主者我禪門七葉大照和尚之謂也是以從無因得不出三界於清泰運教昭宣圓常洽著菩薩之本心密住依國王之信力四生於涅槃者不其廣歟和上諱普寂俗馮氏長樂信都人也其先畢公高之後畢萬入晉受邑於魏支子食采馮城因而得姓洎亭爲韓上黨守在趙爲華陵君異漢征西將軍思義晉驃騎將軍家於河南今爲河東人也祖居士諱道相經德營道晦用藏密考居士諱會均良背園廬飛遁鄉邑和上生而茂異長而開明神清體閑氣和志遠枯樹雖小其根已深河源則徵其流可大欣願去結永言依僧嘗以德業書紳藝術從學負笈梁許拒衣班馬博總經籍殫極天人以爲洪範九疇周易十翼雖奧旨元邈然大畧迴疑不若別求法緣幽尋釋教時大梁璧上人以義解方聞敷演雲會遂聽法華經唯識起

信等論巨石投水其入甚多修坂走丸所適彌遠重依東都端和上受具轉奉南泉景和上習律超契心地忽見光明隨止作行得親近處於是貞觀萬年隱居半巖布褐一衣麻麥一食中夕歎曰文字是縛有無是邊蓋不以正戒爲精智常爲座廣大願修具足慈他方七寶之山路遠難到自境四念之地身樂且安猶曰密印者謂之師先覺者謂之達吾當求矣此其時哉將尋少林法如禪師未臻止居已承往化追攀不及感絕無時芥子相投遇之莫遂甘露一注受之何階翌日遠詣玉泉大通和上膜拜披露涕祈咨稟良馬易進良田易平加之思修重之勤至寶鏡磨拂萬象乃呈玉水清澄百丈皆見衡山之石更悟前身新豐之家自然本處如此者五歲約令看思益次楞伽因而告曰此兩部經禪學所宗要者且道尚秘密不應眩曜和上旁求僻陋宛在園林夾江之間蓼竹之下蛇蜃每作虺蜮交馳頃差他人必辭痼疾和上願充僧使便得經行心無所存背無所倚都忘禪睡了悟佛知兩馬一車進念同轍一鳥二翼定慧皆空如此者復二年大通和上深賞重之人未之蘭若今將自之大通止曰嵩山亦好至於再諾而居焉長安年度編岳寺神龍歲請不哭泣而不言絕

素陞心棟梁落構以爲四害騰口誰者能絨五欲亂繩誰者能截乃合謀悉意聞香求花如鳥隨風如輪隨跡咸詣和上一開法緣使四圍可遊八池可浴則僧非聚食人異散心願聞樂器之音用滋毛孔之潤和上曰夫淨燈可以照勝宅助風可以持寶城今何爲乎且千車之聲不入於耳萬人之請誰聽其言神龍中孝和皇帝詔曰大通禪師降迹閭浮情存汲引戒珠圓澈沈洞鑒於心臺定水方澄結清虛於意府原其行也既無人而無我測其理也亦非斷而非常然而示彼同凡奄隨運往形雖已謝教乃恒傳其弟子僧普寂風參梵侶早造法筵得彼警珠獲茲心寶但釋迦流通之分終寄於阿難禪師開示之門爰資於普寂宜令統領徒眾宣揚教迹俾夫聲俗咸悟法音考功員外郎武平一奉宣聖旨慰喻敦勸和上猶逡巡辭避不獲已仍曰廣大者莫極於虛空我性相能遍元妙者莫深於開示我定慧能傳未或不從應身而建四生法主未或不登正覺而啟一佛度門曷敢當仁以膺求我且正見了見轉次既殊浣家鍛家習性亦別草席遇水而繁草繩遇水而舒地水火風青赤白黑八萬煩惱八萬解脫繫憐慢之山金難碎貪恚之毒龍珠不消諸生當誦戒經以傳正

受開元十三年恩詔居於敬愛寺宴坐逮十五年皇上將幸於京師也優詔曰慎言義福宜從駕和上留都興唐寺安置由是法雲遍雨在其根莖妙音盡聞惟所圍繞其始也攝心一處息慮萬緣或剎那便通或歲月漸證總明佛體曾是聞傳直指法身自然獲念滴水滿器履霜堅冰故能開方便門示直實相入深固藏了清淨因耳目無根聲色亡境三空圓啟二深洞明是故聞者斯來得者斯止自南自北若天若人或宿將重臣或賢王愛主或地連金屋或家蓄銅山皆擊肩摩陸聚水咽花蓋拂日玉帛盈庭和上洗然若虛曠然若谷不見施者不知受焉遂龍象之所崇惟塔廟之所供但趨猿自息醉象皆調閑是名者不生四趣蒙其潤者便過四禪則有學富達山經通貝葉百家典旨三藏真言目如曜星舌如飛電莫不杜口折角失客草心二十七年秋七月誨門人曰吾受託先師傳茲密印遠自達摩菩薩導於可進於璨璨鍾於信信傳於忍忍授於大通大通貽於吾今七葉矣尸波羅密是汝之師奢摩他門是汝依處當真說實行自證潛通不染爲解脫之因無取爲涅槃之會諸生殊不知其故嗚呼八月二十



四日有彌留怡然坐滅於都興唐寺享壽八十九僧夏五十二聞哀行哭臨堂撫膺雲霧冒山江河奔海沸渭全入陰沈彌望者至於百萬皆曰天地德不踰量水神明之祐未際入流今之我聞異於汝說沐浴智慧之海超騰生死之河恩崇化先痛深物表情可理割義可事詮者嘗以前聖後賢示跡開教降生所以傳法歸盡所以同凡久留則厭聞恐其慢易終去則追遠欲其懷思忘其身而神還益高聞其法而事稀彌重始終權實之化不斷不絕究竟誘進之益無去無來河南尹裴公名寬飛表上聞皇情震悼詔曰大士遺榮豈貴於名稱前王表德必在於褒崇都同德興唐寺故大德僧普寂資於粹靈是為法器心源久寂戒行彌高既來理而悟空每導凡以宗聖慈悲所應汲引蓋多方冀永年式宏像教遠從遷化用謝浮生言念於此良深憫惜宜稽其淨行錫以嘉名示夫將來使高山仰止可號大照禪師歸本居葬日量借威儀手力和上將變易之歲累告門人曰吾久居山水緣亦在焉及泥日天竺興唐繼侶皆請卜而厝之表而祈之唯岳寺一方地震雪下少室羣嶽樹折霜封洎九月八日恩私果令歸葬二十一

日金棺發軔直薄啟行或兩都傾城或四方布路持花者林指執紼者景移三條之中泣淚如雨重城之外號叩若雷錄雲二時自都達岳白露數里彌川過空二十四日穿於岳寺之舊居禮也門人等修羅死慈惠人死義血現於體繩繫於鉢金某拾衣一心起塔塵多折軸箭重迴舟銜石而海水可填結竹而佛恩難報二十八載十一月十五日恩旨許焉仍委寺主慈遠上座崇泰都維那墨慶等戴令構緝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恩旨遷藏海寺於和上河東舊宅廓為寺焉建塔追崇福也且爰自六葉式崇一門未誦戒經或傳法要大通以凡例起謗將棄我聞深解依宗遠求聖道所以始於累土漸於層臺攝之孔多學者彌廣故所付諸法不指一人卜夏西河有疑夫子鄭元北海自襲馬融至於密意除知慧心入境如因日照方見日輪終以佛光乃明佛道豈伊邕也而敢議之失弟子惠空勝緣等相與追過去示方來一以抒宿心存妙用一以奉慈訓宏教門騰淨行於松阡刻師資於石宇其詞曰三界渺茫四生沈痼塵境延歎陰欲攻內明鏡虛受大慈圓對法鼓震驚魔軍消潰一千佛轉覺七葉相承護持俗諦應現真僧長河皎月靜室明燈梵經滋廣禪林蔚興其



童稚初心儒釋兼致梁陳咨稟伊洛勤匪雖聞域猶執

文字古城元遠空門深遠其逝將分赴曾是幽求玉泉谷

口甘露山頭慧日一照浮雲四收給園都邑驚嶺萬邱其

大通往生後覺來問妙法終教苦言未順願發他心稍宏

本分固讓固請不矜不訓其德音光被皇華游臻曲荷天

并昭宣法輪總總縑素懺悔指紳以智慧水洗煩惱塵其

慈攝雲奔檀施山積無相無願不受不斥龍象與補塔廟

光益香花尸庭護念泉石其同人將滅依宗闡教草繫爾

師宴居爾照聞哀行哭惟艾及少命鳥無翼慈舟失棹其

渥恩痛悼追謚哀榮塔遂嵩岳儀從洛城靈輿領步天樂

淒清追攀霧委感動雷驚其入室來思登壇永慕密教不

紀後生何趣禮石塔兮若割仰金字兮如注杖億劫兮昭

陽與四法兮安住其天寶元年二月十五日建

錄自『全唐文』第二六二卷

衡州般若寺觀音大師碑銘并序

唐 張正甫

天寶三載觀音大師終於衡嶽春秋六十八僧臘四十八  
元和十八年故大弟子道一之門人曰惟寬懷暉感塵刹  
遽遷塔樹已拱懼絕故老之口將貽後學之憂丕若貽謀  
思揚祖德乃列景行託於廢文彊名無迹以慰乎罔極之  
恩曰自騰蘭演教於此土也殆將千歲達摩傳心至六葉  
也分爲二宗不階初入頓入佛惠曹溪教旨於是乎傳宏  
而信之觀音其人也大師諱懷讓京兆杜氏其先因家安  
康卽爲郡人髫年俊發聰悟絕眾羣言所涉一覽無遺居  
常而未或好弄在醜而不可褻近嘗嘿觀止水因而顧影  
形儀焉若宛在鏡中三反厥像如初沛然而心乎獨得還  
步未輟聞於空中曰佛法津梁俟子而大旣應付獨爾盡  
勉之乃深割愛緣亟從剝落以荆土律藏之微密也大士  
智京在焉攝衣從之旣進而儀法峻整冠於華輩以嵩嶽  
禪之泉海也長安長老在焉稽首咨之旣授記而身心自  
在超出塵垢厭離文字思會宗元周法界以冥搜指曹溪

而遐舉能大師方宏法施學者如歸涉其藩閭者十一二焉躋其堂堂者又十一焉師以後學弱齡分爲末席虛中而若無所受善聞而惟恐有聞能公異焉置之座右會一音吹萬有行方寸彌大千同焉而交暢異焉而脗合同授祕印目爲宗師乃陟武當窮樓十霜竭來衡嶽終焉是託惟般若聖槩有觀音道場宴居斯宇因以爲號或微言析理辯士順風而杜其口或杖屨將撰山靈借留而規於夢達自梁益近從荆吳雲趨景附風動川至靈山聖會今古一時至矣哉未始聞也一公見性同德宏教鍾陵譽爲名家再揚木鐸而施及寬暉繼傳心燈共鎮國土乃追琢琬交揭於故山揚其耿光以示來刳其受法弟子亦序列於左式明我教之有闢焉銘曰

不疾而速平平南宗窮行其教數數讓公秀發之英激於童齒出塵之像光於止水乃趨律會儀範孔修乃探密藏先覺同求曹溪實歸般若觀妙體是宗極湛乎反照一從委順六紀於茲教跡未衰靈臺歸而一公丕承峻其廊廡寬暉繼起重規疊矩乃植豐碑率是教者茲焉有歸

錄自『全唐文』第六一九卷

青原行思禪師傳

吉州青原山靜居寺行思禪師本州安城劉氏子幼出家每群居論道師唯默然聞曹溪法席乃往參禮問曰當何所務師曰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甚麼來師曰聖諦亦不爲祖曰落何階級師曰聖諦尚不爲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會下學徒雖衆師居首焉一日祖謂師曰從上衣法雙行師資遞授衣以表信法乃印心吾今得人何患不信吾受衣以來遭此多難況乎後代爭競必多衣卽留鎮山門汝當分化一方無令斷絕師旣得法歸住青原六祖將示滅有沙彌希遷卽石頭問曰和尚百年後希遷未審當依附何人祖曰尋思去及祖順世遷每於靜處端坐寂若忘生第一座問曰汝師已逝空坐奚爲遷曰我稟遺誠故尋思爾坐口汝有師兄思和尚今住吉州汝因緣在彼師言甚直汝自迷耳遷聞語便禮辭祖龍直詣靜居參禮師曰子何方來遷曰曹溪師曰將得甚麼來曰未到曹溪亦不失師曰若恁麼用去曹溪作甚麼曰若不到曹溪爭知不失遷又曰曹溪大師還識和

尚否師曰汝今識吾否曰識又爭能識得師曰衆角雖多一麟足矣遷又問和尚自離曹溪甚麼時至此師曰我却知汝早晚離曹溪曰希遷不從曹溪來師曰我亦知汝去處也曰和尚幸是大人莫造次他日師復問遷汝甚麼處來曰曹溪師乃舉拂子曰曹溪還有這個麼曰非但曹溪西天亦無師曰子莫曾到西天否曰若到卽有也師曰未在這道曰和尚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學人師曰不辭何汝道恐已後無人承當師令遷持書去南嶽讓和曰汝達書了速回吾有個鈞斧子與汝住山遷至彼未呈書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已靈時如何嶽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遷曰寧可承劫受沉淪不從諸聖求解脫嶽便休

玄沙曰大小石頭破南嶽

遷便回師問子返何速書

信達否遷曰書亦不通信亦不達去日蒙和尚許個鈞斧子祇今便請師垂一足遷便禮拜尋辭住南嶽師既付法石頭唐開元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陞堂告衆跌跏而逝僞宗益弘濟禪師歸真之塔

南嶽懷讓禪師傳

南嶽懷讓禪師者姓杜氏金州人也於唐儀鳳二年四月八日降誕感白氣應於玄象在安康之分太史瞻見奏聞高宗皇帝帝問是何祥瑞太史對曰國之法器不染世榮帝傳勅金州太守韓偓親往存慰其家家有子三子唯師最小炳然殊異性唯恩讓父乃安名懷讓年十歲時唯樂佛書時有三藏玄靜過舍告其父母曰此子若出家必獲上乘廣度衆生至垂拱三年方十五歲辭親往荊州玉泉寺依弘景律師出家通天二年受戒後習毘尼藏次謁嵩山安和尚安啓發之乃直詣曹溪參六祖祖問甚麼處來曰嵩山來祖曰甚麼物恁麼來師無語經八載忽然有悟乃白祖曰某甲有箇會處祖曰作麼生師曰說似一物卽不中祖曰還假修證否師曰修證則不無染汚卽不得祖曰祇此不染汚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識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病在汝心不須速說師執侍左右一十五年先天二年往衡嶽居般若寺開元中有沙門道一卽馬祖也在衡嶽山常習坐禪師知是法器往問曰大德坐禪

圖甚麼一日圖作佛師乃取一甌於彼菴前石上磨  
 一日磨作甚麼師曰磨作鏡一日磨甌豈得成鏡耶  
 師曰磨甌既不成鏡坐禪豈得作佛一日如何卽是  
 師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卽是打牛卽是一無  
 對師又曰汝學坐禪爲學作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  
 若學作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  
 卽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一禮拜問曰如何用  
 心卽合無相三昧師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  
 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又問道非色  
 相云何能見師曰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  
 復然矣一日有成壞否師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  
 者非見道也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  
 昧華無相何壞復何成又曰一切法皆從心生心無  
 所生法無所住若達心地所作無礙非遇上根切宜  
 慎之一蒙開悟心意超然侍奉十秋日益玄奧聞化  
 於江西師問衆曰道一爲衆說法否衆曰已爲衆說  
 法師曰總未見人持箇消息來衆無對因遣一僧去  
 囑曰待伊上堂時但問作麼生伊道底言語記將來

僧去一如師旨回謂師曰馬師云自從胡亂後三十  
 年不少鹽醬師然之天寶三年八月十一日圓寂于  
 衡嶽謚大慧禪師最勝輪之塔

論曰余過曹溪始知智樂化於濛濛去曹溪三十里  
 肉身存焉抑考藥與達磨接踵五羊寶林百六金鷄  
 十方之記懸識如指掌佛言觀彼久遠猶若今日宜  
 矣

曹溪通志



淨藏禪師身塔銘

石高廣俱二尺四寸六分二十二行  
行二十一字行書在登封縣會善寺

嵩山□□□故大德淨藏禪師身塔銘并序

大師諱藏俗姓傲濟陰郡人也十九出家六載持誦金剛般若楞伽思益等經寫瓶貫縱諷味精純來至嵩岳遇安大師親承諮問十有餘年大師化後遂往韶郡詣能和上諮元問道言下流涕遂至荆南尋覩大師親承五載能遂印可付法傳燈指而北歸至大碓山玉像蘭若一從栖寓三十餘周名聞四流衆所知識復至嵩南會善西塔安禪師院覩茲靈跡實可奇耳遂於茲住闕



乎聖典乃造寫藏經五千餘卷師乃如如生象空空烈  
跡可祭信忍宗旨密傳七祖流通起自中岳師亦心苞  
萬有慧照五明爲法侶律梁作禪門龜鏡於是化流河  
洛屢積歲辰不憚劬勞成崇聖教春秋七十有二夏三  
十八臘無疾示疾憩息禪堂端坐往生歸乎寂滅卽以  
其歲天寶五載歲次丙丁十月廿六日午時奄將神謝  
門人慧雲智祥法俗弟子等莫不攀暮教緣奢花雨淚  
哀戀摧慟良可悲哉敬重師恩勒銘建塔舉高四丈給  
砌一層念多寶之全身想釋迦之半座標心孝道以偈  
而宣

猗歟高僧嵩巖劫增心星聚照智月清昇坐功深遠靈迹時徵身惟上德成茲法興

其五

法三性八万四千帝

京河洛流化通宣不憚劬勞三五載閒造寫三藏頓悟

四禪

其二

三摩鉢底定力孤堅悲通法界慈洽人天法身

圓淨無言可詮門人至孝建塔靈山

其三

碑云大師諱藏俗姓儼濟陰郡人儼字未詳當爲郝

異文又云攀暮教緣奢花雨淚暮則慕之誤奢花三

字未詳也又偈云無言可詮當以爲聆字玉篇聆力

丁切衍也非此義廣韻詒詒音相次庶幾近之

中州金石

記

仝字乃詮字也與上文堅天叶碑書全字亦作全  
其形似令耳碑紀其寂滅曰天寶五載歲次丙丁  
十月廿六日午時天寶五載是丙戌云丙丁者誤  
也又丙字不避諱作景出自方外不足較其云午  
時紀卒日而書時始見于此

大唐大安國寺故大德淨覺師塔銘

唐 王維

光宅真空心王之四履建功無旱法將之萬勝故大塊羣  
賴無弦出法化之聲恆沙眾形開二爲寶嚴之色至如六  
師兆亂四諦徂征開甘露狹小之門出臭烟朽故之宅踞  
寶林而搖白拂徐誘草巷沃金瓶而繁素繪遂登蓮座足  
使天口雄辯刮語燒書河目大儒培仁擊義斯爲究竟孰  
不歸依禪師法名淨覺俗姓韋氏孝和皇帝庶人之弟也  
中宗之時後宮用事女謁寢盛主柄潛移戚里之親同分  
珪組屬籍之外亦綰銀黃汎乎天倫將議封拜促上方令  
鑄印命尚書使備策詰朝而五土開國信宿而駟馬朝天  
禪師歎曰昔我大師尚以菩提釋位令我小子欲以恩澤  
爲侯仁遠乎哉行之卽是裂裳裹足以宵遁乞食餬口以  
兼行入太行山削髮受具尋某禪師故蘭若居焉猛虎祇  
足毒蛇熏體山神獻果天文散花澹爾宴安曾無喜懼先  
有涸泉枯柏至是布葉跳波東魏神泉應焚香而忽湧北  
天眾果候飛錫而還生禪枝必復之徵法水再興之象聞

東京有碩大師乃脫履戶前摠衣座下天資義性半宇蔽  
於多聞宿植聖胎一瞬起於累劫九次第定乘風雲而不  
留三解脫門揭日月而常照雪山童子不顧芭蕉之身雲  
地比邱欲成甘蔗之種大師委運遠廣化緣海澄而龍額  
珠明雷震而象牙花發外家公主長跪獻衣薦紳先生却  
行擁篲乞言於無說請益於又損天池杯水遍含秋月之  
輝草葉樹根皆宿雨之潤不窺世典門人與宣父中分  
不受人爵康食與封君相比至於律儀細行周密護持經  
典漢宗毫釐剖析窮其二翼卽入佛乘趣得一毛亦成僧  
寶於是同凡現疾處順終忽謂眾人有疑皆問我於是  
夜當入無餘開口萬言音和水鳥踴身七樹光映天人如  
鑿出行泯然趺坐以某載月日歸大寂滅某月日遷神於  
少陵原亦谷蘭若香油細氈用以茶毗合璧連珠爲之葬  
具城門至於谷口櫓蓋相連法侶之與都人編素相半叩  
膺拔髮灑水空塵升堂入室之徒數踰七十破山澗海之  
哭膺拱三千則有僧某乙尼某乙故惠莊某氏某郡主賢  
者某乙等各在眾中共爲上首或行如白雪或名亞紅蓮  
或爲勝鬘夫人或稱毗邪居士二空法外何處進求七覺  
分中誰當決釋猶衣舍利冀獲菩提身塔不出虎溪淚碑

有同羊峴表心成相非離於真如敘德以言言豈著於  
文字乃爲銘曰

小三千界後五百年空乘玉牒莫親金仙無量義處如來  
之禪皆同目論誰契心傳其一弟在人間姊歸鳳闕去日留

訓別時翦髮累賜金錢將加印紱忽爾宵遁終然兩絕其二

救頭學道裏足尋師一花寶樹八水香池戒生忍草定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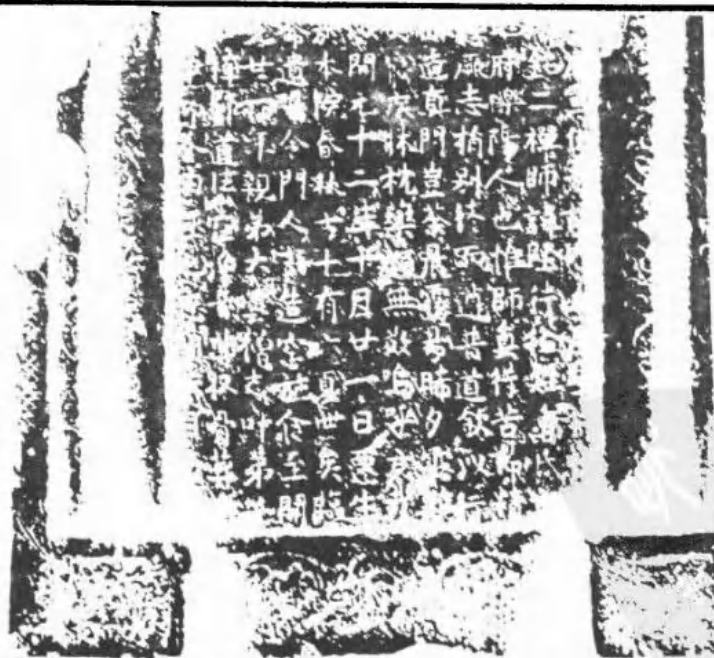
禪枝不疑少父更似嬰兒其三既立勝幡併摧邪網利眼金

翅圓身寶掌巧攝死龍能調老象魔種敗壞聖胎長養其四

四生滅度五陰虛空無說無意非異非同此身何處彼岸

成功當觀水月莫怨松風其五

錄自『全唐文』第三二七卷



拓片藏于北图

鑒行塔銘

卷一百一十二



潤州鶴林寺故徑山大師碑銘

唐 李華

道行無述妙極無象謂體性空而本源清淨謂諸見滅而覺照圓明我天人師示第一義師無可說之法義爲不二之門其定也風輪駐機其慧也日宮開照其用也春泉利物三者備體誰後誰先入無量而不動開法華而涌出湛今以有無觀聽而其測寥焉以遠近思維而不窮智德皆空爲真實際大悲恆寂遍撫羣迷月入百川之中佛匠千花之上修而證者元同妙有應而起者旁作化身先大師適來此土化身缺道去他方補處歟不可得而知也自如來現滅四魔橫恣人天無怙寄命崩崖勝大敵者那羅延身銷大毒者伽陀妙藥拔陷扶墜而生大師大師延陵馬氏諱元素字道清崇高紹興於法位曹緒不繫於人間慈母方娠厭患葦月長至之日誕彌仁尊生有異祥乳育安靜既亂稽首父母求歸法門即日獲請出依精舍如意年中薙皮鍊江寧長壽寺既進具已戒光還照定水澄源鸞王之不受泥塵香象之頓除羂鎖未之比也身長七尺體無凡骨着毛際臉口若方丹目不顧矚聲伴扣玉入南牛

頭山事威大師撞鐘大鳴入海同味迦葉以頭陀第一大師亦斗載塵勞聞一知十未嘗請益觀法無本觀心不生喻金剛之最堅比獅子之無畏圓月照海高深盡明慧風吹雲宇宙皆淨威大師摩頂謂曰東南正法待汝興行命於別位開導來學於是騎虞馴授袁仁之至也眾禽獻果明化之均也接足右繞百千人俱大師悉以菩薩呼之教習大乘戒妄調伏自性還源無漸而可隨無頓而可入摩尼照物一切如之吾常默然無法可說或有信願雙極懇求心要於我渴仰施汝醍醐問禪定耶吾無修問智慧耶吾無得道惟心證不在言通懷帝釋輪終爲世論自淨而已無求色聲既悟者小無微塵大無三界當悟者內珠雖隱猶作來因藥草萬殊根莖等潤貌和言寡機至飽歸或有聞尊稱而遷善現色身而獨得我無示念一作念道淳慈圓食不問鹹酸口不言寒暑身同池水飽蚊蚋之饑渴道離人我順眾生之往來貴賤怨親是法平等故饋甘味而不辭同於糗糒奉上服而不拒齊於弊褐俾夫家有道侶府無爭人開元中本寺僧法密請至京口潤州刺史韋鉉灑掃鶴林斯焉供養有屠者恣刃積骸如山聞大師尊名來仰真範忽自感悟懺伏求哀大師受之又白言和尚大

悲當應我供大師衲衣跣跡未嘗出戶公侯稽首不爲動  
搖至是如其懇求忻然降詣夫盜隱其罪虎慈其子仁與  
不仁皆同佛性無生無滅無去無來今濁流一澄清水立  
現諸佛所度我亦度之天寶中揚州僧希元密請至廣陵  
便風馳帆白光引棹楚人相慶佛日度江梁宋齊魯傾都  
來會津塞途盈人無立位解衣投施積若邱陵皆委於所  
在行無住捨禮部尚書李澄時爲揚州牧齊心跪謁爲眾  
唱首望慈月者誰不清涼傳百億明燈照四維上下塵沙  
之數皆起佛乘二州以貪法之心移膝踰月均吾喜捨成  
爾堅牢無非道場還至本處天寶十一載十一月十一日  
中夜坐滅嗚呼菩提位中六十一夏父母之生八十五年  
赴哀位者可思量否至有浮江而冀望寺而哭十里花雨  
四花香雲幢幡蓋網光蔽日月以其月二十一日四眾等  
號捧金身建塔於黃鶴山西原像法也州伯邑宰執喪師  
之禮率取申東江湖震悼曩於寺內移居高松互偃涅槃  
之夕椅桐雙枯虎狼哀號聲破山谷人祇慘慟天地晦冥  
及發引登原風雨如掃慈鳥覆野靈鶴徊翔有情無情德  
至皆感初達摩祖師傳法三世至信大師信門人達者曰  
融大師居牛頭山得自然智慧信大師就而證之且曰七

佛教戒諸三昧門語有差別義無差別羣生根器各各不  
同唯最上乘攝而歸一涼風既至百寶皆成汝能總持吾  
亦隨喜由是無上覺路分爲此宗融大師講法則金蓮冬  
敷頓錫而靈泉滿溢東夷西域得神足者赴會聽焉融授  
融大師嚴授方大師方授持大師持授威大師凡七世矣  
真乘妙緣靈祥嘉應僉具傳錄布於人世門人法鏡吳中  
上首是也門人法欽徑山長老是也觀音普門文殊佛性  
惟二菩薩重光道源門人法勵法海親奉微言感延霜露  
緇崇龕座開構軒楹時惟海公求報師訓盧孔氏之墓起  
淨明之塔世異人同注然長慕僧慧端等蔭梅檀樹皆得  
身香菩薩戒弟子故吏部侍郎齊澣故刑部尚書張均故  
江東採訪使潤州刺史劉日正故廣州都督梁昇卿故採  
訪使潤州刺史徐嶠故採訪使常州刺史劉同昇故潤州  
刺史韋昭理故給事中韓延賞故御史中丞李丹故涇陽  
縣令萬齊融禮部員外郎崔令欽道流人望莫盛於此弟  
子嘗聞道於徑山猶樂正子春之於夫子也洗心瞻仰天  
漢彌高鏡公門人悟甚深者大理評事楊詣過去聖賢諸  
功德藏志之所至無不聞知魯史從告況乎傳信其文曰

濁金清鏡在爾銷鍊磨之瑩之功至乃現膏漬炷然光明  
外返陽升律應草木皆變啟迪瘡贅惟吾大師息言成教  
捨法興悲辰極不動風波自移境因心寂道與人隨杳然  
元默湛入無爲性本非垢云何淨除身心宴寂大拯淪胥  
內光無盡萬境同如甘露正味琉璃妙器遍施大千無同  
無異度未度者化周緣備道樹忽枯涅槃時至我無生滅  
隨世因緣吉祥殿上應化諸天寂寂靈塔滔滔逝川恆沙

—錄自『全唐文』第三二〇卷—

智通塔铭

拓片藏于北图

定金銀師碑

碑高七尺四寸二分廣四尺一寸八分  
三十一行行字數不等正書在西安府

唐開元寺千佛寺多寶塔院故法華寺金銀師碑

紫雲山草堂寺沙門承錫撰

正觀大夫行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柱國東萊男賜紫

金龜袋吳通微書

碑高千丈無隱月昏松青萬壑風聲天覆五子內  
而鋒闕子天首有以見之於禪師矣禪師法華金銀  
氏之子本廣平郡今爲京兆之靈厓人壽冠宗廟闕存  
而不諱母海高氏夜夢禪師是生禪師真可謂法王  
之子者也行素願玉神和氣清七歲誦花經十八誦花  
義三十歲多寶於千福四十八歲夢於九重上

親法名下見金字詰朝使問因不有半聲請江海堂座

京殺於是傾玉帛引金瓶千梁擲空一塔聲震四野  
闕無不創焉風起而鈴鳴半天珠懸日月生絕頂清淨  
銀耳環弄香花夜如恒沙而無所度者有之矣會於翠  
微悟真洞靈趾乃曰此吾棲遯之所遂奏請寺舍建

一塔成以多寶名度納衣在白雲昭其靜也則夫心  
洞境瑯思出常境工人好匠金壽生知砥首所未信聖  
輪所愕視若然則浮屠之化豈教之教風靡于界皆禪  
師之力豈止異丹五天而已哉禪師靈寶登空合之靈  
金石吐靈寶之言時款妙經六千餘遍獨樹之下身身  
見於分身觀山之上依倚巖於三變心無所得苦流甘

證瑞鳳金碧樓于手中天樂贊帝奏丁空家凡諸依瞻  
皆不有之乃曰法本無名爲用彼相長而不幸其在茲  
焉者非法花三昧真自衛國正教一門傳乎台嶺安龍  
迂爲王之法駕迎 聖王之靈聰承明三八靈道  
六官 后紀長說於 御鑒天花每散而不

著靈宗題額 肅宗賜幡彩返等年住者樓而不  
下龍蟠天上達金劍而常飛玉衣靈寶靈寶萬千  
經滿漣而善書者 詩宗漢斤之遺澤靈寶受

下 黃道以整襟隱遯高僧入青蓮而扣寂微塵  
知曉却從百法而至無邊焉士若自千花而來豈樂冠  
於一將亦處於佛在也聖慈度萬物人高物向澄淨  
天地之舞臺靈臺之安無來乃來不往而往所作已

訖吾將去乎有夢寐座前泥諸天象真等以乾元二冬  
七月七日子時右脇新登火絨雪顏如在昭乎上生於  
安養之國矣享齡六十二法臘二十七 天子朝

焉中使弔焉等 勅驛騎大將軍朱光煥監護即

以其年八月十二日法華于長安城西慈恩寺法華閣  
若塔之題也於歲禪師節年詔皮初配靈輿中宸極心  
問關千福羅玉柄葆天光格炎宇消涼焉一乘獨經乃  
夢塔從地涌困用撲焉今之所製即有由矣至若神光  
紹繼於其靈聖燈明滅於其下登寶殿則舍利飛空會  
聖釋乃卿雲滄空頂中之血刻爲經王衣裏之珠指呈  
醉士當其無有其用不立心苑同平大通依五色之相



宜我摩尼之何有器如也每續皮草多由損生器從衣布參加文納慈至也若乃降龍之鉢解虎之技蓮花之夜甘露之飯凡諸法物多

將施焉里不貯於金盤堂每滿手香積滿然開任爲

天人師允所爾利見於大慈海門之亞聖者也又

日吾自知終於六十有一矣爾曹路之以其言驗其實宛如也噫八都增恒萬國同哀有

天竺故專於是金棺開香木燒玉免劉白德靈露咽松

橫風樓却明月飛青天無照夜花苑子堂院比丘

懸空法岸浩然等表妹萬壽寺上座聖德高善寺建多

寶塔比丘丘正靈寶寺建法華寺比丘尼齊陀利等

真白凡數萬人悉化城之不住痛楚所而具在貝葉錄

手就指宗通金碧發林誼宣了教以于分座

榻同習天台受託斯文錄之貞石式揚真古教不銘云

天上聖恩海中日出如何容照大明庵失蓮花之外則

有蓮花泉顯之表又蓬窓風法陰去不遺無今昨松門

一塔今建爲寂冥寂而常照死而不亡其遺德高令其

德彰彰白鶴受變飛香郁郁明月既出更無異宿

建塔國師幸

勅造諸碑記

以貞元十二年四月

月十三日左街功德使開府郛國公裴文場奏于福寺

先師蓮金是臣和向於天寶初爲募建多寶塔並法華

道場經今六十餘祀僧等六時禮念無懈不新以尼

因朝承續建德伏乞

勅旨賜給曰大國師前中書門下左

勅施行者今合院梵侶等示

持用資

末以紀芳猷德澤之風幸光不朽之

貞元廿一年歲在己酉七月戊辰廿五日壬戌

歲年宋德撰刻

按西氏談錄言德微爲學士工行草然遠近吏中州

士大夫效習之謂爲阮體此碑清潤有餘通勁不足

卽所謂阮本體非耶

在臺洞魯公多寶塔碑陰參有登千福寺楚金碑

師法華院詩卽此

右楚金碑師碑楚金天寶初建多寶塔置法華道場

乾元二年卒貞元十三年以中官寶文場奏勅追諡

大圓通師文場官左街功德使開府郛國公新舊書

本傳所未載也唐自貞元四年罷崇元第大學士後

復置左右街功德使東都功德使修功德使檢僧尼

之籍及功役大率以中官爲之其見于史者吐突承

璀仇士良田令孜楊復恭見於石刻者賈文場梁守

謙楊承和皆是也

月廿五日是歲爲順宗永貞元年以八月改元故碑

猶稱貞元也云云七歲諡花經十八諡花義謂法華經

也猶耀卽耀耀真縱卽真縱

碑數碑卽廣平程氏法諱楚金殿以乾元一年七月

七日于時具書其諸多靈跡並及恩遇之隆勅錄

大將軍朱光顯監護舊唐書曰諱傳庸宗卽位於靈



武誼馳行在內官朱光輝李遠驛寓有才代宗紀收  
捕趙王係及內官朱光輝馬英俊等禁錮之碑所稱

朱光輝者是其人但碑宜從日依碑文爲正碑爲紫  
閣山草堂寺沙門系錫撰正議大夫行中書舍人翰林  
學士上柱國東海男賜紫金魚袋吳通微書通微  
本傳自麟安縣令入爲金部員外郎召充翰林學士  
尋改諱方鄭中知制誥改題部郎中尋改中書舍人  
揭碑文題街爲翰林學士時已行中書舍人不應改  
禮部後始轉此官也又階級異爵傳亦失載之宜以  
碑稱之 道諱是金碑師別爲記文附刻碑末云云  
貞元十三年四月十三日左街功德使開府鄒國公  
寶文場奏千福寺先師楚金是臣和尙云云文場見  
舊唐書數文場與崔仙鶴並掌禁軍寶藏之權振於  
天下而文場自爲左神策軍護軍中尉又累加驃騎  
大將軍按之碑所記歷官爵數皆未及也新書本傳  
同 按堂金  
石說

按碑云工人梓匠僉訝生知梓字見景頭同梓木  
工也又見汗簡古尚書提周書梓材篇疏云梓亦  
作梓此卽汗簡所引也碑又云爲徒衣布寒加艾  
納慈至也艾納似可以禦寒者考艾納見廣志云  
出西國似細艾又有松樹皮上緣衣亦名艾納可  
以和合諸香燒之能聚其煙青白不散唐宋諸家

詞賦多言其香而未有及禦寒者殆唐時吉貝花  
未盛行中土僧徒不服縹緞皮革用艾納以禦寒  
此或別是一艾納抑或以艾納之衣中皆不可知  
碑稱楚金七歲誦花經十八講花義注花三昧案  
自衡陽止觀一門傳于岳鍾云云蓋其精研法華  
本于天台智顗之教故稱台宗然於上生安養則  
又兼習淨土者也

金石萃編

思道禪師墓誌

石高二尺一寸八分廣二尺七分十七  
行行二十字至二十五字不等行書

威神寺故思道禪師墓誌

和上俗姓師諱思道絳州夏縣平原人也天縱其志七  
歲出家人推其聰十八剃髮事人不事爲人不爲同鵲  
巢于頂之年護浮囊無餓之日次就有德轉相師師禪  
行法門戒律經論耳目聞見紀之心智緇錫來求簪裾  
欽仰聽習者鶴林若市頂謁者麻苑如雲去至德二載  
春秋八十有一僧夏六十一時催二鼠妖纏十夢其年  
十二月示身有疾隨爲衆生其月二日禪河流竭坐般

涅槃驚慟知聞悲罩飛走孫威神寺主僧承嗣五內摧  
裂蹣跼攀號聲竭潛哀淚盡續至乾元元年十二月  
二日遷于條山之側胄子塏頭禮也詢問其地取人不  
爭砭柱東橫汾河西澍青臺鎮北臨池臨南崒尔塏頭  
卜擇安厝雖則天長地久而恐代異時移陵谷改遷斯  
文不謬其詞曰

繡門積疊寶樹崩摧法消蓮坐魂滋夜臺條山陰麓歸  
然埏頭碧巖引吹清澗繞流和上登兮舊賞工匠興兮  
今修建崇塔兮數仞墜金骨兮千秋

按碑云絳州夏縣平原人也唐書地理志夏縣本  
隸虞州貞觀十七年隸絳州大足元年屬陝州尋  
還隸絳州乾元三年復屬陝州此碑刻於乾元元  
年其時夏縣尙屬絳州也平原者地理志絳州絳  
郡注云有府三十三其一曰平原碑又云遷于條  
山之側條山卽中條山也在虞州解縣元和郡縣  
志山在解縣南二十里縣東十里有鹽池碑又云  
鹽池臨南者是也

東京大敬愛寺大證禪師碑

唐 王縉

融泉湧而獨疾實炬然而破暗蓮花無染而獨淨夜光不  
繫而自得其惟上智乎夫上智之身曲隨世界土智之心  
密遊聖境或宿植德本乘願復來或意生人間用宏開示  
非慧見孰能知之大德號曇真姓邊陳留開封人也厥初  
爲孩累知特異亦既有識用晦如愚家有耕桑未嘗問鄉  
有學校未嘗顧則曰處豐屋何如方丈馳良馬何如振錫  
挂組耀世不如被褐金玉滿堂不如虛白食珍者豈親飯  
來香積聽樂者豈聞梵唱云何戰既勝矣出門絕迹潛萬  
少間專於讀誦年至二十遠適太原受聲聞戒習根本律  
性甚聰敏博涉經論時同學者仰之爲師久而歎曰大聖  
要道存乎解脫不入其門非佛之子乃損落枝葉澄清泉  
源詣長老照醒迷解轉開心地如毛頭掃意塵於色界  
從此日益唯師能知於四威儀之中無一刹那有怠不住  
以至於大家無作以至於恒用我止無所虛空未爲廣我  
照能通日月未爲明震雷破山聞不聞等烈風拔樹見不  
見等是身無主與四大假合方寸無生於一切離相猶以

爲未出心量彌勤深入大照既沒又尋廣德大師一見而  
拱手再見而分座問之於了蒼之以默俱詣等妙召令自  
他梵衲之行楞伽之心密契久矣廣德又謝學徒嗷嗷相  
顧靡依來求於我嗣續前教皆以實歸出宅諸子俾稱所  
乘渡河三獸自止於分天寶季年秣山作逆陷我洛陽亂  
兵蜂蟄大德潛然獨在本處天龍潛衛於左右豺狼仰瞻  
而讚歎施財獻供終朝盈門於善惡等以慈於苦厄人以  
忍言說不尋無畏故也動靜皆如自在故也度果無邊大  
願力也依報無量蓮種福也夫修行之有宗旨如水木之  
有本源始自達摩傳付慧可傳僧璨傳道信信傳宏  
忍忍傳大通大通傳大照大照傳廣德廣德傳大師一一  
授香一一摩頂相承如嫡密付法印惟聖智所證非思議  
能測也大德既捨眷屬屬爲沙彌身不顧名志在成道聲  
稱浸遠歸向如林天寶八年繼侶領袖舉以上聞乃蒙正  
度初隸東都衛國寺旋爲敬愛寺請充大德還彼與住此  
有緣非無因地雖人天之會法如雲雨之施聚有塵勞之  
悟寺盈河潤之福今學與其進當學起其信善誘不倦得  
師則喜利往者導之以提親與者辨之以正深在定者戒  
於食悟所覺者使之遠覓彼來學如菴摩勒果其出世



如優曇鉢花齊我者稀故我貴矣寶應二年正月十四日  
趺坐如生薪盡火滅年六十夏四十哀癯門人悲及塵累  
樹爲之變色默爲之失聲棟折航沈佛土蕭索其年九月  
薨於嵩岳寺之北阜大厯二年有司奏諡上聞惻然乃賜  
號曰大證禪師緡書官登封因學於大照又與廣德素爲  
知友大德弟子正順即十哲之一也視緡猶父心用感焉  
以諸因緣爲之強述銘曰

上德不德與慈運悲現於濁界俯爲人師以我無思破彼  
盡思爾方厭俗我則隨時由多分別妄生垢淨根不緣廢  
象豈染鏡法不可著空即是病無得之得絕聖而聖文字  
非文字言語非言語云何以解脫云何而語汝隨宜說方  
便究竟非我與舍利依嵩山寂寥松柏所

— 錄自『全唐文』第三七〇卷 —

大證禪師碑

碑高八尺廣三尺九寸三分二十五行  
行五十二字正書在登封縣嵩嶽寺後

大唐東京大敬愛寺故大德大證禪師碑銘 并序

金紫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平章事 太清太微宮使

崇慶宏文館大學士上柱國齊國公王縉撰

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副知

院事上柱國會稽縣開國公徐浩書

醴泉湧而蠲疾寶炬然而破闇蓮花無 染而獨洋 夜光

不繫而自得其惟上智乎夫上智之身 曲隨 世界上智

之 密遊聖境或宿植德 本乘願復來或意生人間 用

示非慧 見 口孰能 知之大德号曇真姓邊陳留開

對人也要初爲孩稟知特異亦既有識用晦愚家有

耕桑未嘗問鄉有學校未嘗顧則曰處豐屋何如方丈

馳良馬何如振錫珪組耀世不如被褐金玉滿堂不如

虛白食珍者豈觀飮來香積聽樂者豈聞梵唱云何戰

旣勝矣出門絕迹潛嵩少間專於讀誦年至二十遂適

太原受聲聞戒習根本律性甚聰敏博涉經論時同學

者仰之爲師久而歎曰大聖要道存乎解脫不入其門

非佛之子乃損落枝葉澄清源詣長老大照醒迷解

縛開心地如毛頭掃意塵於色界從此日益唯師能知

於四威儀之中無一剎那有怠不住以至於大寂無作

以至於恒用我止無所虛空未爲廣我照能遍日月未

明震雷破山聞不聞等烈風拔樹見不見等是主無

主與四大假合方寸無生於一切離相猶以爲未出心

量彌勒深入大照既沒又尋廣德大師一見而拱手再

見而分座問之於了答之以默俱詣等妙忽合自他梵

網之行楞伽之心密契久矣廣德又謝學徒嗷嗷相顧

靡依來求於我嗣續前教皆以實歸出宅諸子俾稱所

乘渡河三獸自止於分天寶季年祿山作逆陷我洛陽

亂兵蜂蟄大德澹然獨在本處天龍潛衛於左右豺狼

仰瞻而讚嘆施財獻供終朝盈門於善惡等以慈於苦

厄人人以忍言說不尋無畏故也動靜皆如自在故也度

衆無邊大願力也依報無量邁種福也夫修行之有宗

旨如水木之有本源始自達摩傳付慧可可傳僧璨璨

傳道信信傳麤忍忍傳大通傳大通大照大照傳廣德

廣德傳大師一一授香一一摩頂相承如嫡密付法印

唯聖智所證非思議能測也大德既捨眷屬竊爲沙彌

身不顧名志在成道聲稱浸遠歸依如林天寶八年緇

侶領袖舉以上聞乃蒙正度初隸東都衛

國寺旋爲敬愛寺請充大德遷彼與住此有緣非無因

地雜人天之會法如雲雨之施衆有塵勞之悟寺盈河



潤之福今學與其進當學起其信善誘不倦得師則喜

利往者導之以捷觀與者辯之以正深在定者戒於貪

悟所覺者使之遠視彼來學如菴摩勒果冀其出世如

優曇鉢花齊我知稀故我貴矣寶應二年正月十四日

坐如生薪盡火滅年六十夏十四哀纏門人悲及塵

衆樹爲之變色獸爲之失聲棟折航沉佛土蕭索其年

九月葬於嵩岳寺之北阜大歷二年有司奏諡

上聞惻然乃賜號曰大證禪師緇嘗官於登封因

學於大照又與廣德素爲知友大德弟子正順卽十哲

之一也視緇猶父心用感焉以諸因緣爲之強述銘曰

上德不德

興慈連悲

現於獨

界

俯爲人師

以

我無思

破彼盡思

爾方厭俗

我則隨時

由多

分別

妄生垢淨

根不緣口

像豈染鏡

法不可

著空卽是病無得之得絕聖而聖

文字非文字

言語非言語

云何以解脫

云何而

語女隨宜說方便究竟非我與舍利依嵩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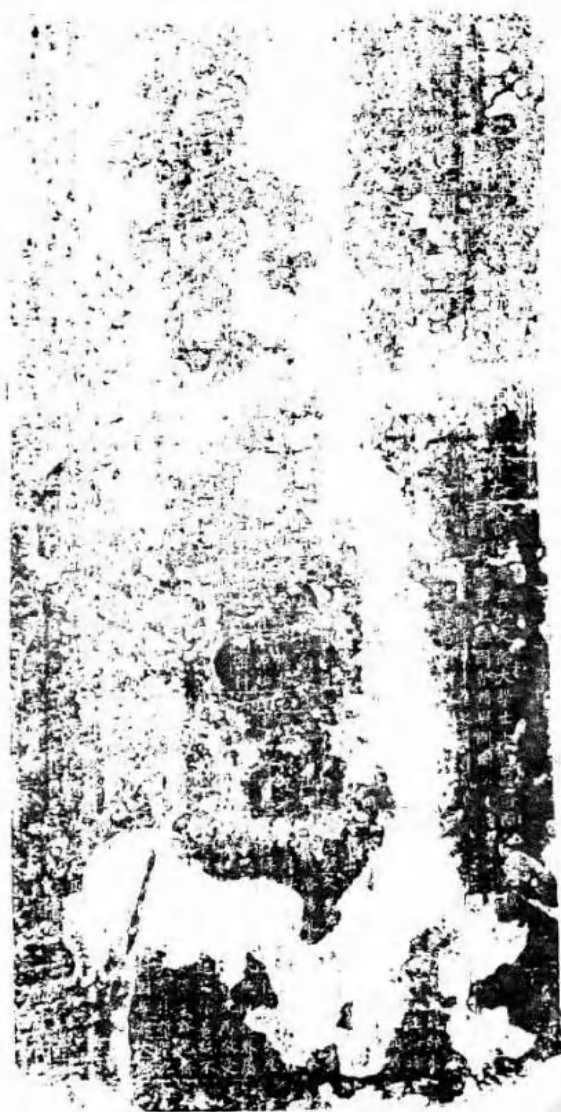
寂寥松柏所

大鑿四年歲次己酉口口二十四日

檢校僧敬愛寺談振聖善寺僧義辯

安定劉

英模勒河南屈集臣鐫



拓片藏于北图

大證禪師碑 各888

大正四年（1915）三月二十四日刻。碑在河南登封嵩嶽寺後。拓片高190厘米，寬88厘米；額高37厘米，寬28厘米。王詒撰，徐浩正書，顏真卿書，劉英刻。碑陰刻有碑銘。



拙崖籃和尚塔記

師不知何許人氏於唐中宗神龍庚午孟夏來山謂住持曰某乞容膝之地可乎先德肯之師於西南隅結茅崖下日誦楞嚴心印之旨言行恬淡識言有驗衆謂師有先見之明開元癸丑馮秉寡築極樂庵於崖爲師休禪師暇採條編筐置路任人取去以故人皆謂之籃和尚肅宗寶應癸卯春師之化緣功極於時置果筵衆招靈機師曰某有布正奉爲替某舉火之酬後謂衆云某新製壽龜今試看之遂盥手着衣昇龜招衆曰代某念彌陀經送之師亦和聲至東方阿閼佛次師以手掩關衆誦經畢開關視之鼻柱下垂而逝偈云

住世八十九 磨性編筐要

贈君正紫布 送我西方走

上方山志

潤州天鄉寺故大德雲禪師碑

唐 李華

東南苾芻之上首曰長老雲公報年若干僧夏若干永泰二年某月日涅槃於潤州丹徒天鄉寺人天痛慕江海寂寥御史中丞韋公元輔頃臨潤州嘗申跪禮無何韋公兼觀察領浙西按部至京江來修謁問長老曰如來遺教付囑仁賢貧道有檀像一龕敬以相奉意淡言簡聞者凄然韋公致別之明日長老繩牀跏趺無病而滅嗚呼至矣哉昔支遁與謝公爲山水之遊竺法師與王度爲生死之約古今同道如見其人長老每言曰得天師於牧馬求善法於鬻香不可不敬樂羊以食子見疑苾芻以草繫成忍不可不仁智瑤死於大縣頂生退於釋宮不可不廉留侯先期而黃石悅元謀懇乞而觀音降不可不信學此四者以爲教端內訓緇褐外化羣品其餘觸類而長道遍恆沙長老法號法雲獲度於神龍之歲俗姓申氏其先魏都之望出於姜姓左右宣王詩所謂惟嶽降神者也曾祖寧皇朝考功員外郎祖靖睦州遂昌縣令父儉不仕以復楚之志烈相韓之勲伐蓄靈祐曜鍾美後人長老童丱入道誦法



華經景龍慶受具於本州龍興寺元昶律師由是萬計俱圓名冠同列與鶴林絢律師偕往嵩嶺求法於大照和尚以心眼視微見無邊界果在掌中隨心舒卷喻菴羅熟終當自知此其端也道其兼愛故無棄物有志於道來問長老曰飲甘露者當淨其身有涉道未宏來問長老曰菩提爲寶耶無知無德涅槃爲空耶常樂我淨由是江表禪教有大照之宗焉至若願力所宏莊嚴佛教像飾日月之照廚供盡人天之福積若山川流於他方凡聖去來緇素皆以天鄉爲中路之化城也夫三界爲牢鬼神同死使枉桎輪轉無解脫時佛性在煩惱之中佛身即眾生之體大法平等無所不同雪山滿月是爲眞語同音半字寧爲妄說如來毫相始於東土菩薩求法迨在西方慈悲之間固非一致若乃昆明劫灰夏時同學化人來周穆之歲恆星隕魯莊之年甘泉金人之祀伊蒲浮圖之說謂之爲妄則常情不測謂之爲實則迂濶難明立定哀之時書隱桓時事憑魯史之文猶未之詳況乎視聽之外出乎名言之域固宜然也國史傍錄往往合符者則宣尼稱西方有聖元老云吾師竺乾厥後感夢季明漸於中國楚王英尤敦此道常奉緣贖罪詔曰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圖之仁祠潔

齊三月與神而爲誓其還嫌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浮圖仁祠卽塔廟也潔齊爲誓卽禮懺也伊蒲塞則優婆塞也至魏受禪洛陽宮中有浮圖毀除之沙門以佛舍利樹水生光由是移於車道廣開禪室僧舍揚化於三吳惠持演教於三蜀震曜聲替無代無之法壞也因益吳同亂之積其後也賴曇休堅持之誓自菩提達摩降及大照禪師七葉相乘謂之七祖心法傳示爲最上乘南方以殺害爲事北方多受右犯法故大通在北能公在南至悲教幽曲無不至其餘則澄公威神止石羯之虐惠始定力峻赫連之暴淨松尼部之初曇柯律藏之始道安垂範羅什詮譯惠遠道生開教於匡廬杯渡寶誌著異於江浙公之慈靈鎮攝智者之運揚眞極法膺昏季在壞尋舉起稠公之衣而定興廢驗仲尼之記而崇建立我唐撫運同符聖覺中州徵外大智如林元奘無畏繼興夷夏不可悉數舉甚殊尤長老既滅門人僧某等戒還本源智人無學以某月十六日遷定於鶴林寺西江湖晦冥道路悽慟初吏部侍郎齊澣採訪江東見天鄉殿宇傾圯執尸完葺乃請禪師與絢公當謂寺僧乾最得堅固力求眞實智乾元初奏請天下一十五寺長講戒律天鄉卽其一焉爾後率同心願善

海東故神行禪師之碑 并序

唐 金獻貞

繕理禮部員外郎崔令欽常爲丹徒宗仰不怠無何吳越震擾緇侶竄伏長老挺身於戈劍之間宴坐於虎狼之口大浸不溺大火不焚天鄉獲全長老之力也韋中丞以句容令田少文悅長老之風宏無生教故托句容護解葬事刺史韋公損奉善逝甚濃之旨行菩薩廣大之慈大理司直兼丹徒令史坦性淨道周如潤州長老之兄弟之子曰室構爲當代詞人修在家梵行與門人俾華贊德於萬斯年其文曰

至哉元德高標法流法而不著行而不求輪王自在象寶調柔黑夜生月驚波起州洲淪大浸日落中夜方外常在人間代謝性不遷易法無高下億萬人天從吾受化從受化已委順知時諸佛如是我今得之清江朗月古本仁祠以我道法爲人導師

— 錄自『全唐文』第三二〇卷 —

夫法之體也非名非相則盲聾智者莫能觀其趣心之性也若存若亡則童蒙理者焉可測其源故有學無學繞嘗香鉢之飯二乘三乘寧得藥樹之果言禪那者卽末還本之妙門因心階道之元路歸之者銷沙劫之罪念之者獲塵刹之德況乎經年累代積行成功深之又深其極致歟粵若位登五七聲亘三千紹佛種傳法燈卽我神行禪師受其記焉禪師俗姓金氏東京御里人也級于常勤之子先師安宏之兄曾孫積善薰心曩因感性年方壯室趣於非家奉事運精律師五綴一網苦練二年更聞法朗禪師在踰踞山傳智慧燈則詣其所頓受奧旨朱經七日試問之曲直微言冥應以卽心無心和上歎曰善哉心燈之法盡在於汝矣勤求三歲禪伯登真慟哭粉身戀慕卽極遂以知生風燭解滅水泡遠涉大陽專求佛慧乘危碧浪不動安心之念對險滄州逾策護戒之情誓願堅固承佛神威孤帆直指得到彼岸時屬凶荒盜賊亂遶勅諸州府切

今捉搦吏人遇而詰之禪師怡然而對曰貧道生緣海東因求法而至耳吏不得自放檢繫其身廿有四旬矣於是同侶俟其無人時說桎梏而息焉僉語之曰汝盍如此耶答言吁我於往昔造罪業故今見罹苦甘心受之竟不脫休斯則忍辱納汙之迹和光匿耀之事也事解遂就于志空和上和上卽大照禪師之入室朝夕鑽仰已過三年始開靈府授以元珠不壞微塵便撮大千經卷非舒方寸遍遊百億佛刹常游泳於性海之深源恒翱翔乎真空之幽際洎於和上欲滅度時灌頂授記曰往欽哉汝今歸本曉悟迷津激揚覺海聞已歸寂應時豁爾得未曾有挑慧燈於虛室凝定水於禪河故遠近見聞尊重瞻仰不可殫載矣然後還到鷄林倡導羣蒙爲道根者誨以看心一言爲熟器者示以方便多門通一代之祕典傳三昧之明燈實可謂佛日再果自暘谷法雲更起率扶桑設欲括三達單十方書其迹寫其功庸詎能記一分之德耳所冀道身地久慧命天長於戲能感已盡所應方移此則導師隱顯理必然故生平七十有六大曆十四年十月廿一日終於南岳斷俗之寺是日也圓穹黯黯三光爲之晦冥方祇振動

萬物因茲零落甘泉忽竭魚龍驚躍其中直木先摧猿鳥悲鳴其下於時素縑飲化遐邇同聲或聞異香飛錫空而電奔或觀瑞雲乘杯流而雨驟泣血焚身盡心葬骨殆三紀矣其處則懸崖萬丈流水千尋逃名洗耳之隱居拋世遁迹之幽棲定沼泓澄深藏慧日之光空林蕭索長引禪風之響北倚獨立之高岡西隣三藏之迦谷挂煙月於山頭捐金玉於淵底豈惟地理之崔嵬復乃靈神之洞窟也記云難足石室摩訶迦葉守法衣待慈氏豈非是歟世世稱嚴今見在茲成蹤自爾其狀如門門開之期未知幾許如是聖跡其數孔多難可詳悉耳今我三輪禪師者宿殖衆妙本有三身心無自性悟不由他同修道業互作師資於時安禪餘暇熟慮寰中謂言無形之理不建像而莫觀離言之法非著文以靡傳悲夫慈父懷玉而歸窮子得寶幾日是以招名匠畫神影造浮圖存舍利燒戒香洒定水致懇惻於先聖將龜鏡於季葉焉有若大隱明朝之賢棲心道境之士策念章提之貴亞迹圓寂之徒相顧誓言我等數人共承沙佛齊念塵僧由是粟紫氣於桂苑提玉葉於金枝分鸞鑣驅鳳駕休沐清河之上泛舟撒於巨川蹈

舞黃屋之下作棟梁乎大厦世上可觀於斯爲盛盛必有  
衰古人所傳哀哉人世生也獨自以來死亦共誰而去歟  
爾未知過隙倏仰無有是非若欲出火宅而登露地截三  
有以歸一如者教網多端不如三覺助道非一隨喜爲最  
故命忠直之吏勤潔淨之僧將茲有限之財造彼無窮之  
福於是取石名山伐木幽谷刊翠爰構紺宇庶幾標萬古  
之景跡歷千秋而不雕所謂人能宏道豈虛言哉善逝遺  
法付囑國家良有以也僕以狂簡無材忸怩有愧欲贊元  
化輒錄短懷未淨一心之地詎升三學之堂冀將螢火之  
燭竊助明景之曜前識早計焉可以攬指求月剖卵責晨  
也哉惟願天池有涸願海無涯水旱樵浸碑銘固存然後  
泐泐有識蠢蠢含靈灌法水於神器長道牙於心田永出  
愛欲之泥齊登涅槃之岸云爾其詞曰

深哉覺海量等虛空無名無相寂寂融融就中最勝三學  
爲宗心心傳祖言語難通初因佛起來詣溟東誰能神解  
則我禪公辭親捨室超出樊籠入山求道踰海尋蹤韜光  
被苦策念成功師資每遇目擊相逢凝神壁觀獨步唐中  
還歸日域引導羣家返機應物投藥無窮茲緣已畢化彼

天宮造形空谷脫影雲峯同聲輻湊擗踊推胸慈光已滅  
追戀何終有一真僧親承法要神會一如心藏衆妙非言  
非然卽寂卽照出定慧憶偏哀淺識彩畫神影容儀不忒  
更造浮圖再修功德萬古千年傳燈軌則金城鼎族榮府  
親皇一心若海百谷爲王前修激發結願平章齊沾法雨  
同遇佛光清河舟楫黃屋棟梁震中所望以此爲昌儻來  
若夢榮落無常涅槃遐邇何不貯糧勸僧潔行選士忠良  
刻銘雕石卜地成堂山崩海竭此後無央日居月諸茲文  
久彰上從有關二至金剛四生蠢蠢三界泐泐殫禪悅食  
飲解脫樂咸臻覺道速詣真場

—錄自『全唐文』第七一八卷—



唐故洪州開元寺石門道一禪師塔銘

并序

唐 權德輿

鍾陵之西曰海昏海昏南鄙有石門山禪宗大師馬氏塔廟之所在也門弟子以德輿嘗遊大師之藩俾文言而楊之曰三如來身以大慈爲之本六波羅密以般若爲之鍵非上德宿殖者惡乎至哉大師法諱道一代居德陽生有異表幼無兒戲疑如山立湛如川淳舌廣長以覆準足文理而成字全德法器自天授之嘗以爲九流六學不足經慮局然理世之具豈資出世之方惟度門正覺爲上智宅心之域耳初落髮於資中進具於巴西後聞衡岳有讓禪師者傳教於曹溪六祖真心超詣是謂頓門跋履造請一言懸解始類顏子如愚以知十俄比淨名默然於不二又以法惟無住化亦隨方嘗禪誦於撫之西裏山又南至於處之龔公山攫搏者馴悍戾者仁瞻其儀相自用丕變刺史今河南尹裴公久於稟奉多所信嚮由此定惠發其明誠大厯中尚書路龔公之爲連帥也舟車旁午請居理所貞元二年成紀李公以侍極司憲臨長是邦勒護法之誠

承最後之說大抵去三以就一捨權以趨實示不遷不染之性無差別次第之門常曰佛不遠人卽心而證法無所著觸境皆如豈在多歧以泥學者故夸父嚙詬求之愈疎而金剛醍醐正在方寸於是解其結發其覆如利刃之破冑索甘露之洒稠林隨其義味快得善利者可勝道哉化緣既周趺坐報盡時貞元二年四月庚辰春秋八十夏臘六十前此以石門清曠之境爲宴默終焉之地忽謂入室弟子曰吾至二月當還爾其識之及是委化如合符節當夾鍾發生之候叶拘尸薪火之期緇素幼艾失聲望路渡洄流而法雨滂灑及山門而天香紛霽天人交際昧者不知沙門惠海智藏鎬英志賢智通道悟懷暉惟寬智廣崇泰惠雲等體服其勞心通其教以爲吾師真心湛然與虛空俱惟是體魄化爲舍利則西方之故事傳焉不可已也乃率籲其徒從茶毗之法珠圓玉潔煜耀盈升建茲嚴事眾所瞻仰至七年而功用成竭誠信故緩也德輿往因稽首竊獲擊蒙雖飛鳥在空莫知近遠而法雲覆物已被清涼今茲銘表之事敢拒眾多之請銘曰

達摩心法南爲曹溪頓門巍巍振拔沈泥禪師宏之俾民



不迷九江西部爲一都會亦既戾止元津橫席慈哀攝護  
爲大法礪五滓六觸翳然相蒙直心道場決之則通隨器  
受益各見其功真性無方妙道不竭願茲夢幻亦有生滅  
微言密用煥如昭晰過去諸佛有修多羅心能悟之在一  
刹那何以真哀茲宰堵波

錄自『全唐文』第五〇一卷

李吉甫杭州徑山寺大覺禪師碑銘  
并序

如來自滅度之後以心印相付囑凡二十  
八祖至菩薩達摩紹興大教指授後學後  
之學者始以南壯爲二宗又自達摩三世  
傳法于信禪師信傳牛頭融禪師融傳鶴  
林馬素禪師素傳于徑山山傳國一禪師  
二宗之外又別門也於戲法不外來本同  
一性惟佛與佛轉相證知其傳也無文字  
語言以爲說其入也無門階經術以爲漸  
悟如夢覺得本自心離其語之國一太師  
其人矣大師諱法欽俗姓朱氏吳郡崑山  
人也身長六尺色相第一修眸蓮敷方口  
如丹嶷焉若峻山清孤泊焉若大風海上  
故揖道德之器者識天人之師焉春秋三  
十有八將就實責途經冊陽雅聞鶴林馬  
素之名往申欵謁還得超然自詣如來密  
印一念盡傳王子妙力他人莫識即日剝  
落是真出家因問以所從素公曰逢徑則  
止隨汝心也他日遊方至餘杭西山問於

樵人曰此天目山之上徑大師感鶴林逢徑之言知雪山成道之所於是蔭松藉草不立茅茨無非道場於此宴坐之久邦人有搆室者大師亦因而安處心不住于三界名自聞于十方華陰學徒來者成市矣天寶二祀受具戒于龍泉法崙和尚雖不現身意亦不捨外儀於我性中無非自在大曆初代宗睿武皇帝高其名而徵之授以肩輿迎於內殿既而幡幢設施龍象圍繞萬乘有順風之請兆民渴灑露之仁問我所行終無少法尋制於章敬寺安置自王公逮於士庶其詣者日有千人司徒楊公綰情遊道樞行出人表大師一見於衆再三目之遇此默然竟無示說楊公亦退而嘆曰此方外高士也固當順之不宜羈致尋求歸山詔允其請因賜策曰國一大師仍以所居爲徑山寺焉初太師宴居山林人罕接禮及詔赴京邑途經郡國警若優曇一現師子聲聞晞光赴轡者輟聲肩摩投衣布金者丘累陵聚大師隨而檀施

皆散之建中初自徑山徙居於龍興寺餘杭者爲吳東藩濱越西境馳軺軒者數道通濱驛者萬里故中朝御命之士於是往覆外國占風之侶盡比奔走不踐門閭耻如齋靜而大師意絕將迎禮無差別我心既等法亦同如貞元八年歲在壬申十二月二十八夜無疾順化報齡七十九僧臘五十先是一日誠門人令設六齋其徒有未悟者以日暮恐不克集事大師曰若過明日則無所及既而善緣普會珍供豐盈大師意若辭決體無患苦逮中宵跣跣示滅本郡太守王公顏即時表聞上爲虛欬以大師玄慈默照負荷衆生賜謚曰大覺禪師海內伏膺於道者靡不承創叩心悵惘號慕明年二月八日奉全身於院庭之內遵遺命也建塔安神中門人之意也嗚呼爲人尊師凡將五紀居唯一床衣止一衲冬無纈旣夏不絺綌遠近檀施或一日累千金悉命歸於常住爲十方之奉未嘗受施亦不施人雖物外去來而我心常寂

自象教之興數百年矣人之信道者方悞  
畏於罪垢愛見於莊嚴其餘小慧則以生  
滅爲心垢淨爲別捨道由徑傷肌自瘡至  
人應化醫其病故大師貞立迷妄除其蠢  
真破一切相歸無餘道乳毒既去正味常  
有衆生妄除法亦如故故嘗有設問於太  
師曰今傳舍有二使郵吏爲割一羊二使  
既聞一人救一人不救罪福異之乎太師  
曰救者慈悲不救者解脫惟大師性和言  
簡罕所論說問者百千對無一二時證了  
義心依善根求度者道豈遠人應度者吾  
無雜味日行空界盡破昏癡珠現鏡中自  
然明了或居多靈異或事符先覺至若飲  
毒不害遇疾不醫玄鶴代閣檀栾爲蓋者  
此昭昭於視聽者不可備紀於我法門皆  
爲妄見今不書尊上乘也弟子實相門人  
上首傳受秘藏道揚真宗甚乎有若似夫  
子之言庚桑得老聃之道以吉甫連蹇當  
代歸依釋流俾筌難名強著無蹟其詞曰  
水無動性風止動滅鏡非塵體塵去鏡徹

衆生自性本同諸佛求法妄纏坐禪心沒  
如來滅後誰證無生大士密授真源湛明  
道離言說法潤根莖師心是法無法修行  
我體本空空非實性既除我相亦遣空病  
譬如乳毒毒去味正太師得之斯爲究竟  
何有涅槃適去他方教無生滅道有行藏  
不見舟筏空流大江蒼蒼還山成道之所  
至人應化萬物皆覩報盡形滅人亡地古  
刻頌豐碑永存澗戶

袁州萍鄉縣楊岐山故廣禪師碑

唐 劉禹錫

天生人而不能使情欲有節君牧人而不能去威勢以理至有乘天工之隙以補其化釋王者之位以遷其人則素王立中樞之教懋建大中慈氏起西方之教習登正覺至哉乾坤定位而聖人之道參行乎其中亦猶水火異氣成味也同德轅輪異象至遠也同功然則儒以中道御羣生罕言性命故世表而寢息佛以大慈救諸苦廣起因業故劫濁而益尊自白馬東來而人知像教佛衣始傳而人知心法宏以權實示其攝修味真實者即清淨以觀空存相好者飾威神而遷善厚於求者植因以觀福罹於苦者證業以銷冤革盜心於冥昧之間泯愛緣於死生之際陰助教化總持人天所謂生成之外別有陶冶刑政不及曲爲調柔其方可言其旨不可得而言也惟四海之大羣倫之富必有以得其門而會其宗者爲世導師焉禪師諱乘廣其生容州姓張氏七歲尚儒以俎豆爲戲十三慕道遵懷削之儀至衡陽依天柱想公以啟初地至洛陽依荷澤會

公以契真乘洪鐘蘊聲扣之斯應陽燄含焰晞之乃明始由見性終得自在常謂機有淺深法無高下分二宗者衆生存頓漸之見說三乘者如來開方便之門名自外得故生分別道由內證則無異同遂以攝化爲心經行不倦慈彼南裔不聞佛經由是結廬此山心與境寂應念以起教隨方而立因居涉旬而善根者知歸逮周月而帶縛者慚悟以月倍日以年倍時瘖瞽洞開荒僻潛草邑中長者十方善衆咸發信願大其藩垣法堂四阿復引僧舍身心恒寂象馬交馳隨其去來皆得利益踰嶺之北涉湘而南仰茲高山知道有所在此地緣盡脩然化俱神歸佛境悲結人世自趺坐而滅至於茶毗三百有六旬矣爪髮加長容澤差衰眞子號呼圍繞薪火得舍利如珠璣者數十百萬於戲肖圓方之形故寂滅以示盡入菩提之位故殊相以現靈亦猶鳳毛成字麟角生肉必有以異不知其然於是服勤聞法之上首曰甄升乃率其徒圓寂道宏如亮如海等相與扶淚具役建塔於禪室之右端從衆也初廣公始生之辰歲在丁巳當元宗之中元也生三十而受具更臘五十二而終終之夕歲直戊寅當德宗之後元三月既望



之又十日也後九年其門人還源以爲崇塔以存神興建  
銘以垂休皆憑像寄懷不可以闕一繆謂予爲習於文者  
故藹足千里以誠相投大懼其先師德音與時寢遠且曰  
白月中黑東川無還颺於金石傳信百劫彼墮淚之感豈  
儒者流專之敬酬斯言銘示真俗文曰

如來說法遍滿大千得勝義者強名爲禪至道不二至言  
無辯心法東行羣迷丕變七葉無嗣四魔潛扇佛衣生塵  
佛法如線吾師覺者冥極道樞承受密印端如貫珠一室  
寥然高山之隅爲法來者千百人俱裔民嚙嚙戶有屏渠  
攝以方便家藏佛書願力既普度門斯盛合爲一乘散爲  
萬行卽動求靜故能常定絕緣離覺乃得究竟生非我樂  
死非我病現滅者身常圓者性本無言說付屬其誰等空  
無礙後覺得之像閼靈塔述留仁祠十方四輩瞻禮於斯

—錄自『全唐文』第六一〇卷—

魏慶祥師碑

十五行行五十  
字正書在津  
興

唐袁州萍鄉縣楊氏山陰節度公碑文

正食到兩銀等并膏

中山與中國氣運

天生人而不能使情欲有節君牧人而不能去威勢以  
型至有垂天工之舉以補其化擇王者之位以還其人  
則素王立中區之教繕建大中慈氏起西方之教習登  
位受至長乾坤之位而聖人之道希行○其中亦猶水  
火異氣其成味也同德輪轂異象其致遠也同功然則  
儒以中道御羣生宰官性命故世衰而窳息佛以大悲  
婆薩苦衆苦因業放劫而並尊自白馬東來而人知  
惡改俗以始傳而人知心法宏以植實示其無等味真  
賢者卽清淨以觀○存相好者依旃旛而選善厚○  
○檀○○○豈福○○○○鏡業以銷冤○○○○冥昧  
之間混愛緣於死生之際陰助教化維持口天所口生  
成之外別有陶冶刑罰不及曲爲調柔其方可言其旨  
不可得而言也惟四悔之大羣倫之富必有口其阿而  
會其宗者蜀世藥師禪師諱乘廣其生容州姓張氏  
口廣街僧以銀豆爲戲十三暮遁遂襲削之儀至衡陽  
依天柱想公以啓初地至洛陽依荷澤會公以聚真衆  
洪鐘應聲扣至斯應歸燄舍焰喘之乃明始由鬼性終  
得自在常謂積有淺深法無高下今二宗者衆生存煩  
溺之見說三業者如來開方便之門名自外得放生今  
別道由內證則無異同達以攝化爲心經行不倦懇被  
南窗不聞佛經錄是結廬此山心與殘雲塵念以遺敬



隨方而立因居涉旬而警報者知歸遂周月而漸熟者  
漸口口月倍日以年倍時瘡口口開荒像草邑中長  
者衆十方善果成敬信賴大其善法堂四可服宏信  
合身心恒穿象島交誼體真主來皆得利茲跡微之北  
涉口口南知口口口口有在此地口畫符然化儀  
神歸佛境悲結人世自跌坐而滅至于茶毗三百有六  
口最加長容端差真子口口圍繞薪火口口口如珠  
瑛口口數十百焉口口有國方之形故寂滅以口盡入菩  
提口位故葬相口地靈口舊鳳毛口口麟角生肉必口  
以異口知其然於是服勤闢法之上首口聖封乃聖其  
徒道進圖符道安如亮如海等相與投淚具侵寢塔于  
聖堂之右端從衆也初 廣公始生之辰歲在丁  
巳當 口宗之中元生三十而受具更屬五十口  
而終口之夕歲宜戊寅當 德宗之後元三月  
望之又十日也後九年其門人還源以爲崇塔以存神  
其墓銘以誌休昔像奇操不可以闕一口謂子爲習  
於文者故研足千里以該相攻大漢其先師之德皆與  
時渡遠且日白月中口東川無遠闕于金石傳信億劫  
彼恒淚之原豈儒家者流專之報訓斯言銘口真俗耳  
春得真守 齊口進行口一種有護持之功化於  
子邑之庶衆及里之石族咸能迴向如那壽之志口惜  
其爵里名氏列于其陰文曰  
如來說法 還滿大千 得勝華者 聖名爲禪 至  
道不二 至言無辯 心法東行 聖迹不盡 七葉  
無嗣 四處潛扇 佛衣生塵 口法如線 吾師遺  
者 其極道程 承受密印 竭如寶珠 一室寥廓

高山之隅 爲口口口 百千人俱 羣民共里  
戶有聲靈 鑄以方便 家藏仙音 願力既普 度  
門斯聖 合爲一乘 敬駕萬行 卽邀永靜 故能  
管宗 絕口離覺 乃得究竟 生非我衆 死非我  
病 現戒者身 常國者性 本無言說 付爾其緣  
等空無得 後身得之 傑口靈塔 跡留口祠  
十方口聖 鑒孔口斯  
元和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建  
右楊岐山禪師廣公碑廣公者梁廣也古人稱僧曰  
某公皆以名下一字故支道林曰林公禪圖澄曰澄  
公竺道生曰生公慧遠曰遠公寶誌曰誌公濟曰濟  
已公宋元人稱僧或名字兼舉若洪覺範妙高覺柏  
子庭隱夢堂新笑隱泐季潭之類亦取名下一字今  
世知之者益矣此文載於劉贊客集以石刻校之不  
同者廿餘字皆當以石本爲正梁廣弟子驪寂亦有  
塔銘今集本叔作升誤之甚矣碑文之末有特宣春  
得真守齊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邑之庶衆及里之石族咸能迴向如那君之志故僧  
具書里名字列于其陰凡五十字衆本無之當是夢  
得編定支集時刪去之耳碑云始生之辰歲在丁巳  
當元宗之中元終之夕歲宜戊寅當德宗之後元改  
明皇三改元先天開元天寶則開元爲中元也德宗  
亦三改元建中興元貞元則貞元爲後元也夢得自  
署銜云朔州司馬員外郎同正員外郎當得通判昭  
不必待缺大率員外郎之東坡詩云達客不訪員外

正用唐故事 潘研堂金石錄

碑爲中山劉昌錫撰及正書碑記年號字元德元德

碑亦希見鳳臺縣志亭官碑拓得之贈于前若錄

者未及也 金石錄

按碑不言碑師春秋若干揭云始生之辰歲在丁

巳爲開元五年故云元宗之中元終口之夕歲直

戊寅爲貞元十四年故云德宗之後元以此計之

是春秋八十二也然則三十受具更賜五十二可

據以補碑之訛

韋臯紀功碑

碑高一丈二尺六寸廣七尺一寸二十九行字數無改行書在偏州

上四川節度 大使檢校司使兼中書令上柱國南康

郡王韋臯紀功碑銘 并序

御製

口口奉 勅書

上以陰陽下忠賢作嗣宣氣實之力用能致上上

則執柔之略致恢復之勳者焉

上祖太宗受下握風符以垂統緒字宙而貞觀盛德被

於下

上宗憲光克口下庭梁大宋清大難佐口口口問生才

賢斯實我口下口垂佑口下謀猷扶忠義之臣以

口口口鎮乃命左金吾大將軍韋口口口而有諒口集

口其鎮撫之宜至則宜口口朝旨揚國威仁義服

口口足非難口之口口人知國家有安撫之口口口

口矣雲南昔在漢爲西域郡口口口

下

口龍口大定區夏口來朝獻開元中詔以系口

爲雲南王天寶僑州將軍贊能口口口西川其孫

口口口內附朕嘉其誠即勅時值搶攘而心不違易

乃口口口爲司空而九土以平舞口口口五教以

教肅何謂運不乏而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惟德化之未遠風口口口口口此元元以圖無疆之休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故黎庶一時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用故得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選題尊王之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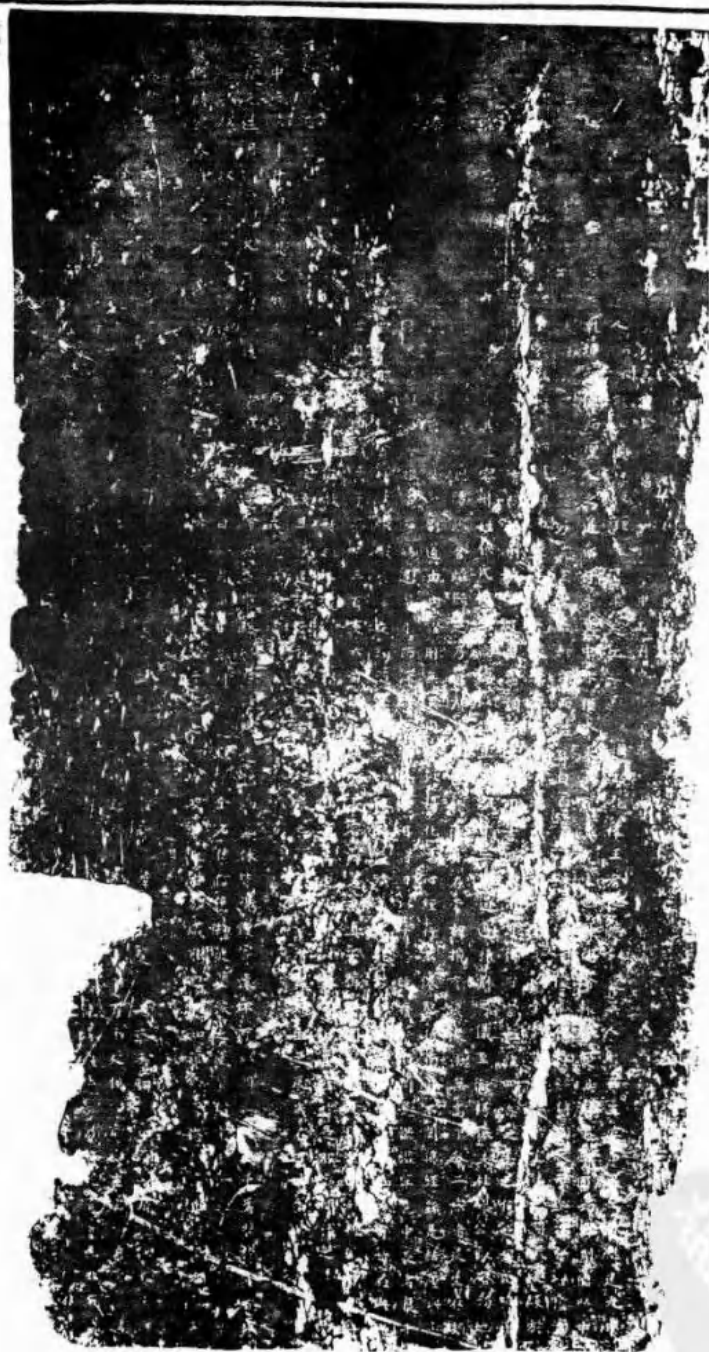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金石萃編

元和三年四月廿五日勒口



拓片藏于北图

乘廣禪師碑 章218

唐元和二年(807)五月二十七日刻。碑在江西萍鄉縣楊岐山。高120厘米,寬88厘米。劉禹錫撰并正書,劉中錫篆額。此本紅失拓。

## 荊州城東天皇寺道悟禪師碑

唐 符載

師姓張氏婺州東陽人十四出家依明州大德祝髮二十  
五受戒於杭州竹林寺初參國一服勤五年大歷十一年  
隱於大梅山建中初謁江西馬祖二年參石頭乃大悟遂  
隱當陽紫陵山後於荊南城東有天皇寺頃因火廢僧靈  
鑒將謀修復乃曰苟得悟禪師爲化主必能福我時江陵  
尹右僕射裴公藉首問法致禮迎至師素不迎送客無貴  
賤皆坐而揖之裴愈加敬石頭之道殆盛於此師患背痛  
臨終大眾問疾師募名典座近前師曰會麼對曰不會師  
拈枕头拋於地上卽便告寂壽六十坐三十五夏法嗣三  
世曰惠真曰幽閒曰文實實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也

—錄自『全唐文』第六九一卷—

## 天王道悟禪師碑

唐 邱元素

道悟潛宮人姓崔氏子玉之後允也年十五依長沙寺曇  
叡律師出家二十三詣嵩山受戒三十三參石頭頻沐指  
示曾未投機次謁忠國師三十四與國師侍者應真南還  
謁馬祖祖曰識取自心本來是佛不屬漸次不假修持體  
自如如萬德圓滿師於言下大悟祖囑曰汝若住持莫離  
舊處師蒙旨已便反荊州去郭不遠結草爲廬後因節使  
顧問左右申其端緒節使親臨訪道見其路隘車馬難通  
極目荒榛會未修削觀茲發怒令人擒師拋於水中旌旆  
才歸乃見徧衙火發內外洪饒莫可近之唯聞空中聲曰  
我是天王神我是天王神節使回心設拜煙饒都息宛然  
如初遂往江邊見師在水都不溼衣節使重申懺悔迎請  
在衙供養於府西造寺額號天王師常云快活快活及臨  
終時叫苦苦又云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尚當時  
被節度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師舉枕  
子云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對便入滅當元和三年  
戊子十月十三日也壽八十二夏六十三嗣法一人曰崇

信卽龍潭也

錄自『全唐文』第七二三卷

龍安海禪師碑并序

唐 柳宗元

佛之生也遠中國僅二萬里其沒也距今茲僅二千載故  
傳道益微而言禪最病拘則泥乎物誕則離乎真真離而  
誕益勝故今之空愚失惑縱傲自我者皆誣禪以亂其教  
冒於闇昏放於淫荒其異是者長沙之南曰龍安師師之  
言曰由迦葉至師子二十二世而離離而爲達摩由達摩  
至忍五世而益離離而爲秀爲能南北相管反戾鬪狠其  
道遂隱嗚呼吾將合焉且世之傳書者皆馬鳴龍樹道也  
二師之道其書具存徵其書合於志可以不思於是北學  
於惠隱南求於馬素咸黜其異以蹈乎中乖離而愈同空  
洞而益實作安禪通明論推一而適萬則事無非真混萬  
而歸一則真無非事推而未嘗推故無適混而未嘗混故  
無歸塊然趣定至於旬時是之謂施用茫然同俗極乎流  
動是之謂真常居長沙在定十四日人卽其處而成室宇  
遂爲寶應寺去於湘之西人又從之負大木斲密石以益  
其居又爲龍安寺焉尚書裴公某李公某侍郎呂公某楊



公某御史中丞房公某咸尊師之道執弟子禮凡年八十

一爲僧五十三暮元和三年二月九日而沒其弟子元覺

洎懷直浩初等狀其師之行謁予爲碑曰師周姓如海名

也世爲士父曰擇交同州錄事參軍叔曰擇代尚書禮部

侍郎師始爲釋其父奪之志使仕至成都主簿不樂也天

寶之亂復其初心嘗居京師西明寺又居岫巖山終龍安

寺葬其原銘曰

浮圖之修其奧爲禪殊區異世誰得其傳通隱乖離浮游

散遷莫徵旁行徒聽浮言空有互闢南北相殘誰其會之

楚有龍安龍安之德惟覺是則苞并絕異表正失惑貌昧

形靜功流無極動言有爲滿寂而默祠廟之嚴我居不飾

貴賤之來我道無得逝耶匪追至耶誰抑惟世之幾惟道

之微既陳而明乃去而歸象物徒覩真源無依後學誰師

嗚呼茲碑

錄自『全唐文』第五八七卷

大唐故太白禪師塔銘 并序

唐 胡的

禪師法號觀宗得姓留氏東陽人也世積貞隱元泯不耀

初尊夫人夢吉祥天女引行摩利上宮而娠太白焉 闕有

善護懷月不薰不腥肌宛彌澤藏珠川媚蘊玉方流至寶

處而殊倫至人出而體別異香襲于襦襟童顏清於冰雪

文字進誘偏聰佛經滋味筵之但甘鹽素年至十二懇求

出家如哀者欲淚不可遏也昔太子逾邁寧辭父王香象

頓騰擺落羈絆乃登泰望山禮善惠禪師求無上法一見

奇秀如會宿心舊徒門階新我堂室服勤左右道務精微

初受楞伽思益等經便入禪宗性海然後波瀾秘藏不習

而了其功文字有窮生知莫際囊鉢衣緘還求戒珠便往

南嶽禮制空禪師稽首論心演通秘奧菩提樹上汝得新

枝師子座前詎量高下祖師傳教南北一十二人今牛頭

山中禪師是最後者遠將啟慕研復真言以心印心以法

證法法且無別心寧有差失大善無修頓了無入二際清

淨佛何間然禪師兒出常倫挺秀八尺時牛頭法衆欲近  
萬人無礙辨才關瞻仰彼土緣盡思歸太白上方務安靜  
也不游京國遠名利也屬不關捷示無畏也常有兩虎依  
臥菴前低目輕步馴於家畜四境之內不聞暴聲我益大  
慈力感羣物諸毒皆善豈唯獸焉山雖高深不能隱其大  
德遠近禮謁如川之流故明州刺史王公術故明州刺史  
李公岑故劔南東川節度行軍司馬檢校戶部郎中任公  
侗故明州刺史盧公雲前後皆駐騎雲根稽求上法飢渴  
無量虛往實歸每有異香聞者非一嗚呼孰謂法梁將壞  
般若舟沈元和四年八月十五夜踰跌化滅享齡七十九  
僧臘卅九以其年十月一日權閉於太白峯南先意也州  
尊邑尹祭莫交衡縹素齊道幢幡翳野慈雲聚而還散定  
水咽而更流復鳥悲吟聲慘風雨物感如此人哀可知抵  
元和乙未歲建層龕返於多寶佛塔依法像也門人關海  
法常道真明徹惠見光獻元微清瑗元悟等皆承師教戒  
定慧雙修恐劫火重然嵐風碎岳請銘大德於無朽文曰  
如來示滅教留祕法言說非傳清淨卽合火鏡陽照山空

響答其一真乘無相妙覺無形三界上界前生下生月虧魄  
隱冰泮流清哭之香塔徒傷有情其

—錄自『全唐文』第七二一卷—

唐洪州百丈山故懷海禪師塔銘

唐 陳詡

星躔斗次山形驚立桑門上首曰懷海禪師室於斯塔於斯付大法於斯其門弟子懼陵谷遷貿日時失紀託於儒者銘以表之西方教行于中國以彼之六度視我之五常過惡還善殊途同轍唯禪那一宗度越生死大智慧者方得之自雞足達于曹溪紀牒詳矣曹溪傳衡嶽觀音臺懷讓和上觀音傳江西道一和上開二詔證爲大寂禪師大寂傳大師中土相承凡九代矣大師太原王氏福州長樂縣人遠祖以永嘉喪亂徙于閩隅大師以大事因緣生於像季託孕而薰種自去將誕而神異聿來成童而靈聖表識非夫宿植德本易以臻此落髮於西山慧照和尚進具於衡山法朝律師既而歎曰將滌妄源必遊法海豈惟心證亦假言論遂詣廬江閩浮槎經藏不窺庭宇者積年既師大寂盡得心印言簡理精貌和神峻睹即生敬居常自卑善不近名故先師碑文獨稱其稱號行同於眾故門人力役必等其艱勞怨親而忘故棄遠舊里賢愚一貫故普

授來學常以三身無住萬行皆空邪正並捐源流齊泯用此教旨作人表式前佛所說斯爲頓門大寂之徒多諸龍象或名聞萬乘入依京輦或化洽一方各安郡國唯大師好軌幽隱棲止雲松遺名而德稱益高獨往而學徒彌盛其有徧探講肆愿抵禪關滯著未祛空有猶聞靡不絃藏萬里取決一言疑網雲張智刃冰斷由是齊魯燕代荆吳閩蜀望影星奔聆聲履至當其饑渴快得安隱超然懸解時有其人大師初居石門依大寂之塔次補師位重宣上法後以眾所歸集意在遐深百丈山碣立一隅人烟四絕將欲卜築必俟檀那伊補塞游楊甘貞請施家山願爲鄉導庵廬環遶供施積累又踰於石門然以地靈境遠願有終焉之志元和九年正月十七日證滅於禪床報齡六十六僧臘四十七以其年四月廿二日奉全身窆于西峰據婆娑論文用淨行婆羅門葬法遵遺旨也先時白光去室金錫鳴空靈溪方春而涸流杉燎竟夕以通照妙德潛感于何不有門人法正等嘗所稟奉皆得調柔遂相發揮不墜付屬他年紹續自當流布門人談敘永懷師恩光崇塔宇封土累石力竭心瘁門人神行梵雲結集微言纂成

語本凡今學者不踐門閭奉以爲師法焉初閭越靈謫律  
師一川教宗三學歸仰嘗以佛性有無嚮風發問大師寓  
書以釋之今與語本並流于後學却從事于江西府備嘗  
大師之法味故不讓衆多之託其文曰

梵雄設教有權有實未得頓門皆爲暗室祖師戾止方傳  
秘密如彼重昏忽懸白日其唯此大士宏紹正宗雖修妙

行不住真空無假方便豈俟磨礱恬然返本萬境圓通其

百千人衆盡祛病熱彼皆有得我實無說心本不生形同

示滅此土灰燼他方冰月其法傳人代塔閉山原杉松日

暗寺塔暫存鵲鶴學徒無非及門唯能覺照是報師恩其

元和十三年十月三日建

—錄自『全唐文』第四四六卷—

揚州華林寺大悲禪師碑銘 并序

唐 賈諫

有天地而萬物生焉形氣推遷行藏相緣一受其形萬化  
而未始有極沙界塵劫驅迷走妄浩乎若汨諸巨海而無  
垠也俚乎若囚諸閹室而無曉也四蛇六賊攻其內熱燄  
焦茅寓其質而昧者舉世猶竊竊然以彊力敏智可大取  
所欲攘螳臂而戰蝸角其不勝也則憂悲恐懼日以交馳  
曾未知夫牽於名而溺於惑者以形質之相雖天地秋毫  
細大殊耳其有限一也其必盡一也以壽觀天雖萬齡一  
瞬修促異耳其有限一也其必盡亦一也況大不及天地  
而遠不至萬齡者又惡足以擬議哉此西方之聖人所以  
懸覺照於無極也自大迦葉親承心印二十九世傳菩提  
達摩始來中土代襲爲祖派別爲宗故第六祖曹溪惠能  
始與荊州神秀分南北之號曹溪既沒其嗣法者神會懷  
讓又析爲二宗初師子比邱以遭罹大難恐異端之學起  
故傳袈裟以爲信迨曹溪凡十世而其間增上慢者徇名  
迷實至決性命以圖之故每授受之際如避仇敵及曹溪  
將老神會曰衣所以傳信也信苟在法衣何有焉他日請



秘于師之塔廟以熄心競傳衣鉢是遂絕師嗣法於神會大師者也上距大迦葉三十六代皆以真空妙有覺性佛心默傳密付印可慧解行之謂般若到之謂涅槃得之者變凡聖爲反掌失之者淪生死於浩劫不以心得不著佛求知佛性之在我亦無我而可證洞然與空虛爲體無起無滅包大千而不礙窮萬古而不老而神通自在顯晦無迹陶治萬有未始生心然後爲得也其教之大畧如此師諱雲坦代宗皇帝賜號曰大悲姓武氏蓋則天太后之族孫也父宣官至洛陽令師生而神雋七歲舉童子及第年二十應太子通事舍人逸羣高步脫落羈束雖在軒冕之中泊如也及隨父至洛陽聞荷澤寺有神會大師卽決然蟬蛻萬緣誓究心法父知其志不可奪亦壯而許之凡操篲服勤於師之門庭者八九年而元闢秘鑰罔不洞解一旦密承囑付莫有知者後十五日而荷澤被遷於弋陽臨行謂門人曰吾大法弗墜矣遂東西南北夫亦何恒時天寶十二載也師既佩真訣遊無定所以爲非博通不足以圓證故閱大藏於廬江浮查寺非廣問不足以具足故參了義於上都忠禪師縣是名稱高遠天下瞻企將東吾道固請出關天子降賜名之詔以顯其德時大曆八年也既

周流江表四十餘載或山而栖或邑而遊鏡懸於空萬象俱納畫橫目所至成市癡愛貪欲捺荒心路以太無畏廓而闢之元和三年故丞相趙公之爲揚州始廬州之華林精舍以邀止焉初師之東遊也以世道交喪其日固久將息言向晦與物相遺恍惚之間若有以傳燈之契來授者且印指於頭曰以是爲信厥後每將演導則指迹如丹若乃制毒龍於金山柔猛虎於定山在江陰則神龜靈蛇之感現在江都則山鬼城神之懼伏皆顯仁藏用以示慈力斯眾目之所覩故畧不盡書而或者以爲怪迂之說不可爲訓是未聞菩薩大士遊乎不思議解脫者無心於物而物自交應者乎住華林九年年一百有八應僧夏八十有八以元和十一年秋九月八日返真於其寺明年建塔於州之西原門人遍於天下荷其教者惟上都西明寺全證證以自達摩以來皆有論議而師之樂石永刻謂余能盡其道寶曆元年駐錫於毗陵持其教宗與師之行事願得文而建諸塔廟余因采其昭昭可述者載於碑時丞相太原公總戎淮南之三年也其銘曰

茫茫萬有今生死同壘業風振海今識浪滔天覺者云誰兮有西方之大仙慈悲廣大今妙力無邊八萬度門今異



派同源文字言說今罔非蹄筌惟心法皎皎今如月斯懸  
惟大迦葉今首得而傳代代繩繩今燈不絕然迄於荷澤  
今師又嗣焉法存形謝今諸祖其然門人思慕今塔彼西  
原將祈不朽今余可無言

—錄自『全唐文』第七三二卷—

唐故衡嶽律大師湘潭唐興寺儼公碑

唐 劉禹錫

佛法在九州間隨其方而化中夏之人汨於榮利破榮莫  
若妙覺故言禪寂者宗嵩山北方之人銳以武力攝武莫  
若示現故言神通者宗清涼山南方之人剽而輕制輕莫  
若威儀故言律藏者宗衡山是三名山爲莊嚴國必有達  
者與山比崇南嶽律門以津公爲上首津之後雲峰證公  
承之證公之後湘潭儼公承之星月麗天珠璣同貫由其  
門者爲正法焉公號智儼曹氏子世爲柳之右姓兆形在  
孕母不嗜葷成童在侶獨不嗜戲其夙植固厚者歟生九  
年樂爲僧父不能奪其志抱經笥入岫巖山從名師執業  
凡進品受具閱經傳印皆當時大長老我入名門不住諸  
乘我得覺路逕入智地居室方丈名聞大千護法大臣多  
所賓禮嗣曹王皋之鎮湖南請爲人師自是登壇莅事三  
十有八載由我得度者萬有餘人人持寶衣解環珞爲禮  
公色受之謂門弟子曰彼以有相求我我以有爲應之凡  
建寶幢修廢寺飾大像皆極其工應物故也元和十三年

興福寺內道場供奉大德大義禪師碑銘

唐 韋處厚

九月二十七日中夜具湯沐剃頭頂與門人告別既即寂而視身與色無有壞相嗚呼豈生能全吾真故死不遠朽將有願力耶予不得而知也問年八十二問臘六十一葬於寺東北隅傳律弟子中異道準傳經弟子圓皎貞琛與其徒圓靜文外惠榮明素存政等欲其師之道光且遠故咨予乞辭乃作長句以偁銘之曰

祝融靈山島所治非夫有道不可止中有毗尼出塵士以津視儼猶孫子登壇人師四十紀南方學徒宗奧旨幼無童心至兒齒識滅形全異凡死長沙潭西逾五里陶侃故居石頭寺門前一帶湘江水吁嗟律席之名今與湘流而不已

錄自『全唐文』第六一〇卷

應身無數天竺降其一禪祖有六聖唐得其三在高祖時有道信叶昌運在太宗時有宏忍示元珠在高宗時有惠能筌月指自此脈散絲分或遁秦或居洛或之吳或在楚秦者曰秀以方便顯普寂其允也洛者曰會得總持之印獨曜瑩珠習徒迷真橘枳變體竟成檀經傳宗優劣詳矣吳者曰融以牛頭聞徑山其裔也楚者曰道一以大乘攝大師其黨也三祖之德之疑也則無一心可攝無一境可遣不攝不遣冥於大順之言也則稱器投物量機應命皆持權以明實用實而照權自時厥後迷方滯跡是非迭與物我不泯正南而邪北有北而空南而不知南之心生自同北矣北之見滅乃九南矣大師振法之鐸操化之衡非中非徼非妄非覺無居可以留神無入而不自是乘大智而獨逝遊法區而無涯大師東海徐氏衢州須江人也母氏方娠必絕葷而後食合宿既誕必擇乳而後飲幼而出世奇表秀物童而落髮異骨見頂依本郡潛靈寺僧惠績

二十受具戒若律若禪無不通貫後謁道一於江西時趨者川奔學者市聚一扣祕蹟廓然懸解乃以拯物爲心博施爲任契心於洪州應緣於上京孝文皇帝既清大難齋心無爲建中尉以總武旅名功德以統緇黃大師來之夕也右神策護軍霍公見夢焉翌日訪之於慈恩寺且與寐合遂表聞爲內道場供奉大德順宗皇帝之在儲闈問安之餘棲神道域嘗問尸刹禪師經言大地普眾生見性成佛道答曰佛猶如水中月可見不可取後因問大師曰佛性非見必見水中月何不攫取順宗然之復問何者是佛性答曰不離殿下所問默契元關一言遂合後入內神龍寺法會羣僧有湛然法師者登座云佛道遐險經劫無量南鄙之人欺給後學大師曰彼自迷性盲者可咎白日耶順宗顧謂諸王曰彼不論至道其儔叱下數旬而卒後德宗降誕日於麟德殿大延論議龍梵冥護人天傾聽時有問者曰心有也曠劫而滯凡夫心無也刹那而登妙覺何也大師曰此乃梁武帝云然心有者是滯於有既有矣安可解脫無也何人而登妙覺大師之旨蓋以爲羣生十號等爲有已迷者終不復悟等爲無已悟者終不復迷時會中有讚道云云無以比大師曰行止偃息畢竟以何爲道

對曰知者是道大師云經云不可以不識識不可以不知知安得知者乎復曰無分別是道大師曰經云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安得無分別者乎復曰四禪八定是道大師曰佛身無爲不墮諸界安在四禪八定者乎問者辭窮眾皆愕眙大師之旨蓋以一切法是一切法非於無性無象而有得有喪一切亦非於有形有紀而無取無捨一切亦非夫然豈可以一方定趣決爲道耶故大師以不定之辨遣必定之執祛一定之說趣無方之道自是兩宮崇重道俗宗仰累錫縑繒不可畢紀奔問禪局日聞祕偈一味之雨雖無二波眾殊之器皆有所拘以是及門者至多入與者蓋寡大歷中遊上饒郡西百里所山名鵝湖三峯秀揭摩霄陰江雞犬四絕植錫宴坐三日有獵者棄弓矢奔告邑落或披苫蓋或扃巖石未逾旬而來者極屬其格物也如此既而涉夏學耆如麻朝粥既罄咸請白大師師曰無憂及旦有負米而施者其前知也如此先是羣虎暴噬大師遇之於路以杖扣其首曰當息害心自是虎遠遁其仁感也如此貞元初禮部侍郎劉太真出典是郡通津修梁爲水所敗以大師爲眾嚮伏虔請下山成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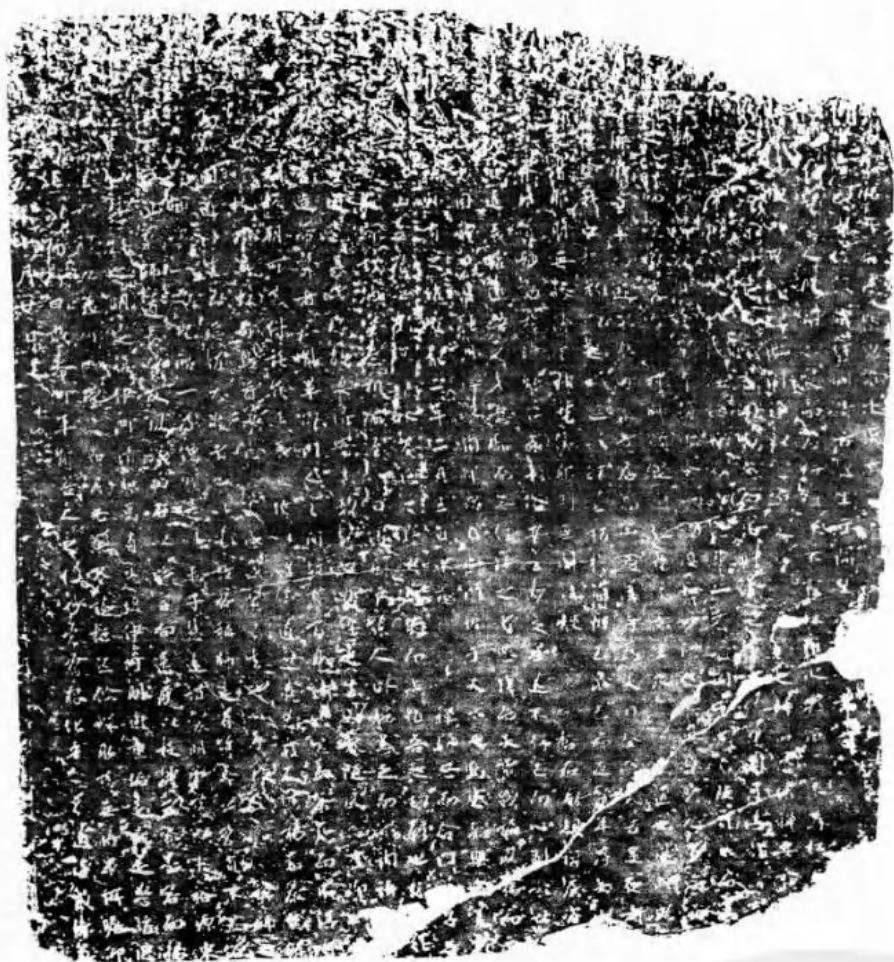
不日其應物也如此永貞初順宗不康大師遂歸本郡京師祖道者自皇都及灊上車蓋溢路所至皆罷傲恥革刑獄用省故郡守藩岳無不請益以爲有助於政術元和十三年正月甲子告門人曰我七日爲最後供是日清晝澄霽當峯有雲沓起俄而覆於禪室衆鳥鳴號哀聲如人時左右進藥侍者曰此宜在晨旦大師曰汝果知有晨旦乎其夜恬然順化報齡七十有三僧臘五十有四門弟子無數或巡名山百郡今親侍左右者則廣濟脩然獻中普修靈晉宏昭并徒衆等奉其全身建塔於其地夫無生之應物動而皆寂順緣而無生靜而無窮故其來則入皇宮登寶座而瘖異論其往則闕下國感殊類而殫法存委和也吾何恃存委脫也吾何恒亡門人宏鑽仰之志存示現之轍僉議琢石傳之無窮銘曰

峻頂方額蓮目秀眉望馬溫溫卽馬熙熙示爲法器載爲德儀我與五蘊不卽不離鏗然華鐘擊之不窮無跡無朕如指揮空了性非言捨言何從無患言說如響隨風弱權遠實滯實異權權實合融正智乃圓獨覺利器無漏後根奚思爰度莫究其源清靜久虛包囊無裔無起無滅無縛

無解迷者炎宅悟者涼界是中不二乃造實際資是至因登平極報具三十二成八十好御一乘車摧五魔道以色觀我是謂邪倒花房百億一土一佛澄波千川一水一月體其二波影千別吾師於斯善行無轍

— 錄自『全唐文』第七二五卷 —

道安禅师碑



拓片藏于北图

道安禅师碑 各21





景賢塔記 拓 13.50

碑開元二十三年己丑四月十一日刻 石在河南登封 拓片高65厘米，寬92厘米 于翰初、楊萬里、白昇、謝  
云、開元甲午年歲次乙亥“心為感係”十二

净藏塔铭

嵩山净藏塔铭  
 大隋开皇二年  
 净藏法师  
 造  
 塔  
 铭  
 净藏法师，字净藏，河内人。少出家，事嵩山少林寺。法师博通经论，尤长律部。隋文帝开皇二年，法师在少林寺造塔，名净藏塔。塔成，法师亲书铭于塔上。

净藏塔铭

隋开皇二年（583）十月二十六日刻 石在河南登封会善寺 拓其南面  
 拓其北

拓片藏于北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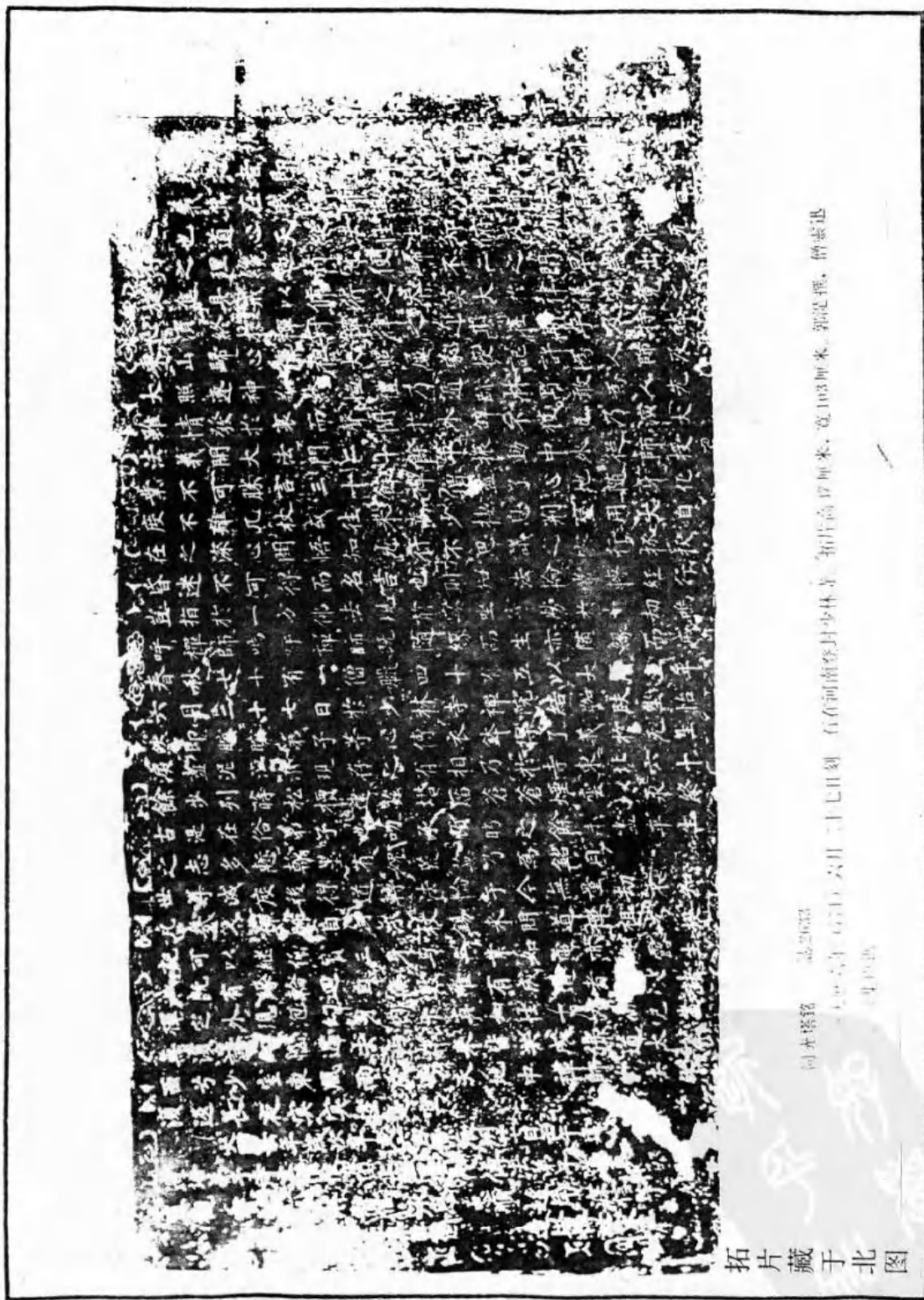
嵩山會善寺故景賢大師身塔石記

唐 羊儉

大師諱景賢，菩提大通法允也。本姓薛氏，汾陰人。世爲著族，容貌秀偉，見者肅然。幼而神明，周覽傳記，弱冠投心大覺，宿好都遣，問道於闕一陽智寶禪師。師言：「法王太寶世傳其人。」今運鍾江陵玉泉次一佛出世，亦難遭矣。則星馳駿邁而得大通，發言求哀，揮汗成血，大通照彼精懇，喻以方便，一見悟入，罔然昭洗。屬世議迫隘，遠迹幽絕，客居巴峽，三抗山中，山尋覓谷，無景豺虎搏噬，毒瘴蒸鬱，而我歲時宴居，初無惱害。闕一爲之守而神靈保綏，良可知也。久之，廣大圓極，悉心以獻大通，怡然克荷，相許付寶藏傳明燈，爲不讓矣。時神龍闕一歲也，中宗聞風，詔請內度法衆，仰德乞留都下。大師雅尚山林，迫以祈懇，或出或處，存乎利濟，化自南國。被乎東京，向風靡然，一變於代，蓋三世諸佛意。闕一法印妙極之用，言外之功，不可得而聞也。觀乎萬形，蠢蠢於黑闇，千界熙熙於熱毒，如來有以登大明，灑甘露，雖相示寂滅，而業運龍象，則我先佛法身湛然常

住者矣。始先祖師達摩西來，厯五葉而授大通，赫赫大通濟濟多士，寂成福藏，爛其闕一門同波派，流分景並照亦東闕一之盛也。嘻，世相不實，應盡誰留？菩薩知時，示同於物，開元十一年龍集癸亥歲八月，在嵩山會善道場，現有微疾，沐浴宴坐，神情儼然。翌日而謝春秋六十有四，雲山慘毒，庭樹彫摧，矧夫情靈痛可言也。門人比丘法宣、比丘慧獻、比丘敬言、比丘慧林等，不勝感戀，奉爲建塔，迺亭絕赫，出於嵩半主上，追懷震悼，賜書塔額，署曰報恩存沒榮幸。山川光燭廿年，又起身塔於北巖下，永奉安焉。若其積微成著之勤，兼定發慧之用，堅剛勇猛之操，大悲廣衍之業，率皆碑版所詳，不復多載也。

— 錄自『全唐文』第三六二卷 —



拓片藏于北图

同光塔銘

拓片高四厘米，寬一〇三厘米。郭沫若，僧藏退

北魏



拓片藏于北图

庚寅元月年(1910)十月二十八日刻。石五河南陝封少林寺。拓片高八厘米，寬八厘米。李允復、馬士聰、王雲五、張之洞等題。此拓為姬北中國書館舊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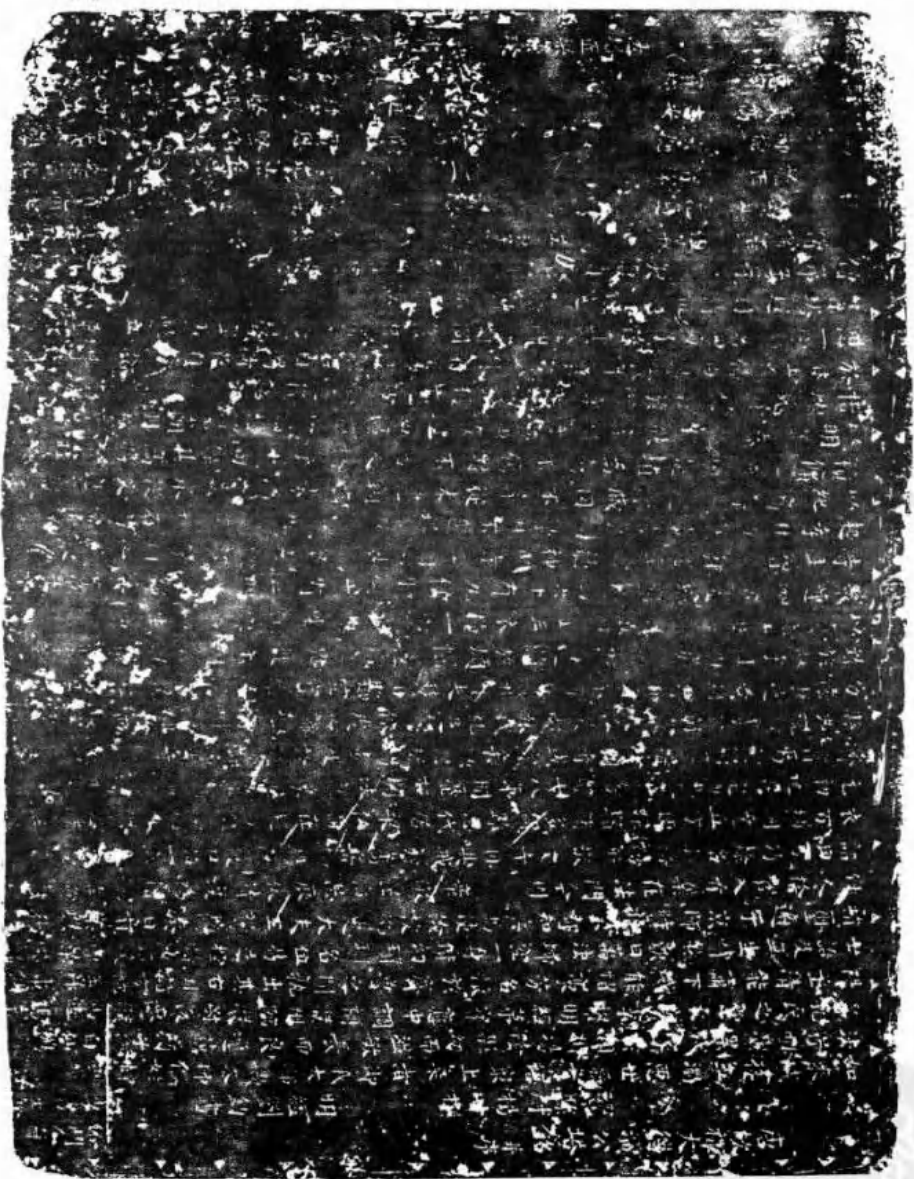


大唐靈山寺故大德禪師塔銘并序  
嘗聞前師祖末住心與心字冠其流滿  
不別非有攝性曰人藝之道方是行吾師  
然矣大師身姓有氏法譯慧昭育則共同  
人也可謂家傳鼎族所先緒餘染氣提生  
風骨猶人素有之墨札訖松風逐屏儒書  
精教碑聞鍾律事學一案惟意是修  
常之方丈林寺師授心印略悟真字  
大德之師用從福聚寺來庶致請  
功弗能忘德善積寺非處語王諸  
留偏禪間道庖丁雄  
無不金狄和上春秋六上  
六時貞元五年八月十一日亦疾  
生順流至十四日不捨威儀  
日奇雲五色悲鶴旋空啼鳴  
國攀慕無及迴外去從方如定  
益不退布門人神祐義廣誓  
寺入方便門悟立實相成共  
山泉泉在寺河端陳地周迴  
東在靈山之寺河端陳地周迴  
與眷子時良工覺能屹立孤  
用所推思可寫真儀刊石紀  
亭寺去確祖末之嫡人自推  
冬西歷巡授師問疑不來向  
我依夜華林鳥朝喧塔下  
利生自昏尊署舟旋不問  
自元七年義

慧照塔銘 卷1392

唐貞元七年(791)正月刻 石在河南開封縣東出寺 拓片高33厘米,寬29厘米 僧德和撰,武書

拓片藏于北圖



拓片藏于北图

明演塔銘 章1031

清宣統二年(1910)正月十一日刻 石在河南常縣白龍寺 拓片高30厘米,寬20厘米 楊明傑,劉鈞正

片 下錄刻銘文

唐故禪大德演公塔銘并序

鞏縣尉楊叶撰

明經劉鈞書

如來滅後五濁惡世厥有憾。欣上乘者。即我大師歟。大師俗姓柳。法号明演。累代家於相州湯陰縣。幼而溫敏。長而良逸。蘊顏子德。昇孔氏之堂。天寶季。擢明經第。寶應中。調補濮州臨濮尉。後遷濮陽丞。清能肅下。威能懾。豪。芳名振於齊魯之間。孰出其右。因詣方袍士。語及無生。喟然歎曰。萬法歸空。一身偕幻。瑣瑣名位。曷足控攝。遂投絃捐壘。適于京師。時□□都知兵馬使檢校御史大夫王駕鶴奏曰。前件人捨官入道。樂在法門。今因章敬皇后忌辰。伏請度爲僧。詔曰可。乃錄名於洛陽縣敬愛寺。因具戒於嵩岳壇場。厥後口茹一麻。身衣百納。洞達五方。便探蹟於多羅。雖思代居梁。仙骨在趙。方茲幾如也。興元初。延長定覺。念定舍船。七八年間。歷拒開法。龍象麟華。冠蓋雲集。濟濟焉。得其門者。或寡矣。欸思振錫步。及於鞏縣淨土寺。縣尹龐西李公開泉夫人吳郡張氏。礼旦歸依。虔心諦聽。淨財珍服。捨而勿恤。由是景附。習和者不可勝算。非夫慧日懸空。寶炬破闇。其孰能臻於此乎。且迥出四流。既遠離於煩惱。遽成三昧。徒示相於涅槃。以貞元十七年二月五日。整三衣。掩一室。然坐化。容良如生。四眾連袂奔走。緣路。俗齡六十有九。僧臘三十有三。門弟子淨土寺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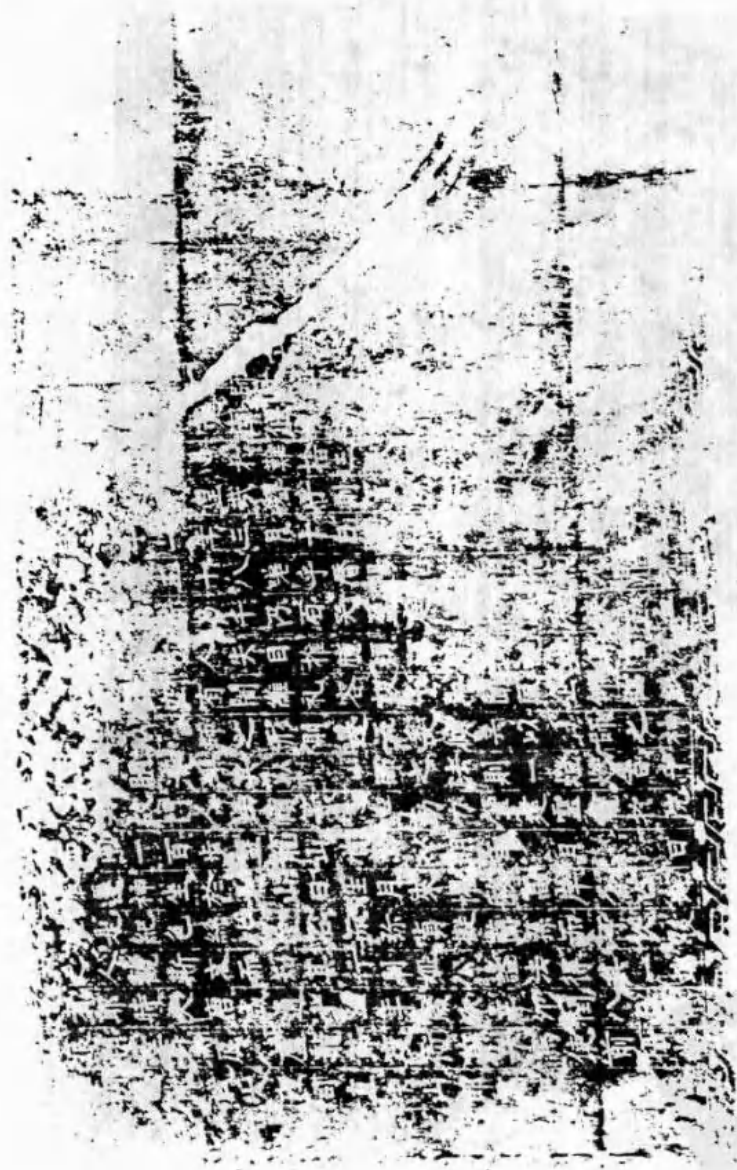
德律坐主常隱神昭寺三綱寶燈堅志如印等。因心起孝。扶力議事。言於同學曰。不建塔。曷以旌盛德。不刊石。曷以紀高行。謀之既成。罔不率從。未遑辨。稿素疊委。泉穀交積。傭工度地。樁墳爲報。不傷財。不害人。格于十旬。傑其高踞。以明年春。綱牀跼座。歸于厥中。左邇名區。前臨清洛。浮雲朗月。松楸麗麗。叶役宦於茲。嘗陪高論。援毫含歎。遂作銘云。

於休上人。偉良昂藏。遠榮濮上。練行嵩陽。淤泥自濁。荷花自。遘思一室。聞名四方。了悟真詮。門人駢闐。雙林邇邇。孤磬空懸。屹立素塔。迴對清川。憧憧行路。孰不懷然。

大唐貞元十八歲次壬午正月廿二日建。

八瑯室金石補正

唐故德安縣令王應天傳  
左傳諱意，字怡生，廣陵人也。幼挺異姿，身長八尺，目睛如電。  
過庭訓教，義之風夫。德以循規，其行會器，固持嚴。  
遂秉董仲舒造雙學師問，禮郁之首，師知其性無倫說。  
義之上既而妙果孝通直，眼斯得因請剝脫受具戒，為比丘居。  
既服忍衣，乃傳心法。二百八十煩謨，戒日以霜，有五十立之聖。  
階乘智舟而遊越心絕跡，舍離塵累，留不礙於淨雲生死。  
是同於江旅解劫皮巾結一俱亡，瞿圓鏡智光大千周遍由。  
斜耶須同方宜用，然而不疲駁賢乘而無退山廣處初定。  
惠長困斯為蓋道之極耳，以律窮之餘經行雲臺，每集杖電。  
奔身乳符六年九月六日歸州于信州樓主山庵大檀越。  
卒齡四十三，遺臘有二道令火焚送拘尸城之制也。嗣子魏。  
歸廟同極星而行，請以靈骨以起塔焉。時狂寇賊駭在。  
迴皆在其傍一無驚畏，時至孝之感與營塔于揚州江陽縣直。  
化坊謝楚地內以廣明元年庚午秋七月癸丑五九日辛酉歸焉。  
雖河沙有盡而願無息故忘塵跡以刻貞石其銘曰。  
增然會欲劫濁亂時龍破鳥飛尸羅為師宗達所。  
出世良醫付囑有在能我其護之身心絕慮見斯。  
生正室圓所惟歸孤峯春秀日月秋暉冥堂不。  
庭自飛玉山示威神往乎留香木茶毗金甌豆夜。  
家嗣子跋步來東狂盜不敢驚宜獲天住蕭松塔。  
覺寒煙雲骨茲崇億切同遵依傳寶倡罷汲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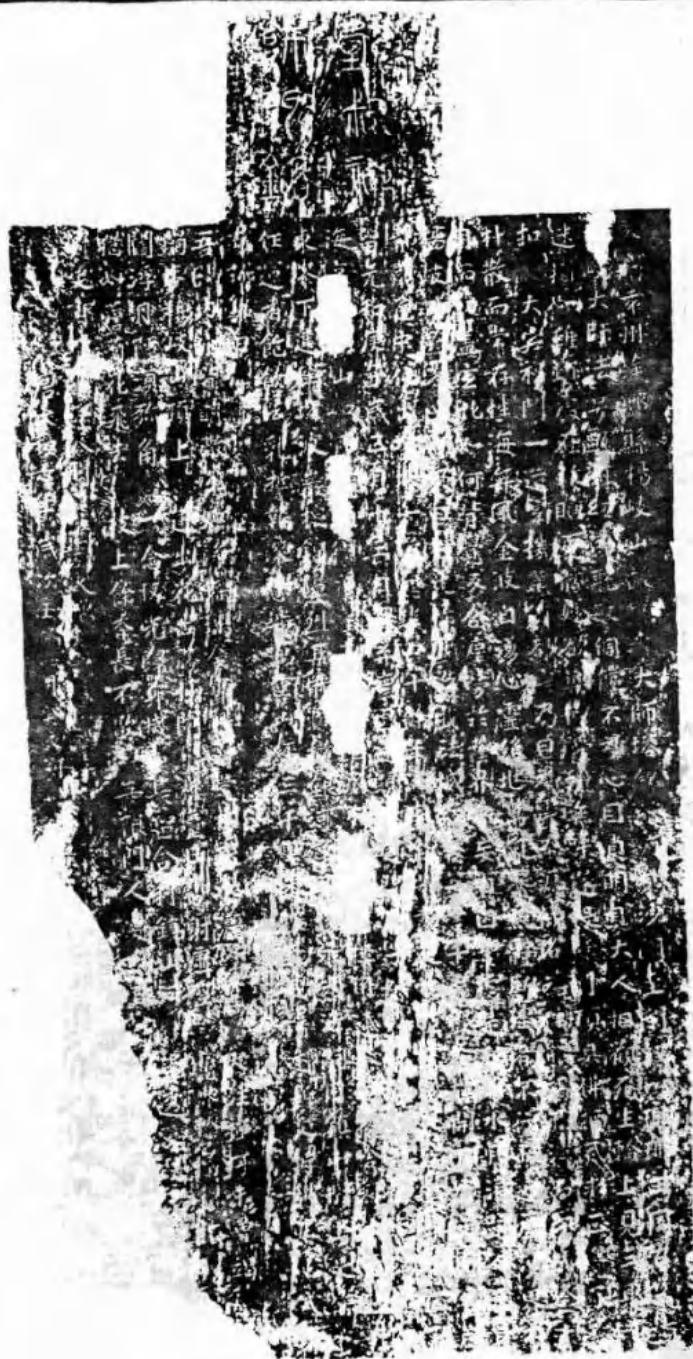
拓片藏于北图

晚方博師靈塔記 記3264

唐咸通十二年(871)閏八月十三日刻。石在天津鎮縣。拓片高50厘米，寬20厘米。即函原，承思倫正片。

此拓片為原北平圖書館所藏。有裂為三段。





拓片藏于北图

甄叔權師塔碑銘

卷四

中大和六年（584）四月二十日刻。碑在江西南昌縣楊家莊。拓自碑陰。高四尺，廣一尺二寸。碑陰刻銘，陰面刻銘。碑陰刻銘，陰面刻銘。

楊岐山甄叔大師碑銘

唐 至賢

楊岐大師法號甄叔幼而聰敏儻不羣心月貞明具大人相觀死生輪上見三聚羣迷猶焦螟處在蚊睫勝妙欲藥似嚼蠟無味遂投簪削頂具佛壇式求正覺了義扣大寂禪門一造元機萬慮都寂乃曰羣靈本源假名爲佛體竭形消而不滅金流撲散而常存性海無風金波自湧心靈絕兆萬象齊昭體斯理者不行而遍歷沙界不用而功蓋元化如何背覺反合塵勞於蔭界中妄自囚繫形同水月浪跡人天見岐山羣峯四合乃曰坤元作鎮造我法城纔發一言千巖響答松開月殿星布雲廊青嵐色中化出金界一所宴坐四十餘年滿室金光晝夜常照宜城化緣已畢機感難留元和庚子歲正月十三日忽棄塵區還歸大定門弟子如父母逝痛勝於心泣悲震海哀聲動山如月隱天衢羣星失曜大集眾木積爲香樓用建茶毗獲舍利七百粒於東峯下建窣堵坡巖旋錦障列其前潤撲銀河落其後永光法嗣用鎮山門上足僧有任運者飽飲法乳誓報深恩涉萬重山經三千里來投於我請述斯文將

副其心式旌不朽銘曰

吾師內外皆明澈如淨琉璃含寶月常將定水灑羣靈大

注禪河未曾竭獨步楊岐山開一字頂建出花宮勝仙閣樓

臺扛勢開一字虛空魔界輪囷盡摧折閭浮月隱須彌角一

念收光歸寂滅長留舍利鎮山河光透支提照巖穴猶如

簷蔔花飛去枝上餘香常不散無限門人臭此香還向枝

頭香更發

師用

師用太和中沙門

——錄自『全唐文』第九一九卷——

澧州藥山故惟儼大師碑銘 并序

唐 唐伸

上嗣位明年禮陽郡藥山釋氏大師以十二月六日終於  
修心之所後八歲門人持先師之行西來京師告於崇敬  
寺大德求所以發揮先師之耿光垂於不朽崇敬寺大德  
於余爲從母兄也嘗叅徑山得其心要自興善寬敬示滅  
之後四方從道之人將質疑傳妙罔不詣崇敬者嘗謂伸  
曰吾道之明於藥山猶爾教之闡於洙泗智炬雖滅法雷  
猶響豈可使明德不照至行湮沒哉惟大師生南康信豐  
縣自爲兒童時未嘗處羣子戲弄之中往往獨坐如思如  
念年十七卽南度大庾抵潮之西山得惠照禪師乃落髮  
服緇執禮以事大厯八年受具於衡嶽希琛律師釋禮矩  
儀勲如宿習一朝乃言曰大丈夫當離法自靜焉能屑屑  
事細行於衣巾耶是時南嶽有遷江西有寂中嶽有洪皆  
悟心契乃知大圭之質豈俟磨礱照乘之珍難晦符彩自  
是寂以大乘法闡四方學徒至於指心傳要眾所不能達  
者師必默識懸解不違如愚居寂之室垂二十年寂曰爾

之所得可謂決於心術布於四體欲益而無所益欲知而  
無所知渾然天和合於大無吾無有以教矣佛法以開示  
羣盲爲大功德滅眾惡爲大德爾當以功德普濟迷途宜  
作梯航無久滯此由是陟羅浮涉清涼歷三峽游九江貞  
元初因憩藥山喟然嘆曰吾生寄世若萍蓬耳又何效其  
飄轉耶旣披榛結菴纔庇趺坐鄉人知者因賁攜飲饌奔  
走而往師曰吾無德於人吾何以勞人乎哉並謝而不受  
鄉人跪曰願聞日費之具曰米一升足矣自是常以山蔬  
數本佐食一食訖就座轉法華華嚴涅槃經晝夜若一始  
終如是殆三十年矣遊方求益之徒知教之在此後數歲  
而僧徒葺居禪室接棟鱗差其眾不可勝數至於沃煩正  
覆導源成流有以見寂公先知之明矣忽一旦謂其徒曰  
乘郵而行及暮而息未有久行而不息者我至所詣矣吾  
將有以息矣靈源自清混之者相能滅諸相是無二色窮  
本絕外爾其悉之語畢隱几而化春秋八十四僧臘六十  
夏後二十日入室弟子冲虛等遷座建塔於禪居之東遵  
本教也始師嘗以大練布爲衣以竹器爲躋自薙其髮自  
具其食雖門人百數童侍甚廣未嘗易其力珍羞百品鮮

果駢羅未嘗易其食冬裘重煖暑服輕疎未嘗易其衣華  
室淨深香榻嚴潔未嘗易其處麋鹿環繞猛獸伏前未嘗  
易其觀貴賤迭來頂謁牀下未嘗易其禮非夫罄萬有契  
真空離攀援之病本性清淨乎物表焉能遺形骸忘嗜慾  
久而如一者耶其他碩臣重官歸依修禮於師之道未有  
及其門閭者故不列之於篇銘曰

一物在中觸境而搖我示其元不境不跳西方聖人實言  
道要道要既得何言惟妙我源自濟我真自靈大包萬有  
細出無形曹溪所傳徒藏於密身世俱空曾何有物自見  
曰明是謂至精出沒在我誰曰死生刻之琬玉立此巖岫  
作碑者伸期於不朽

—錄自『全唐文』第五三六卷—

牛頭山第一祖融大師新塔記

唐 劉禹錫

初摩阿迦葉受佛心印得其人而傳之至師子比丘凡二  
十五葉而達摩得焉東來中華華人奉之爲第一祖又三  
傳至雙峯信公雙峯廣其道而岐之一爲東山宗能秀寂  
其後也一爲牛頭宗嚴持威鶴林徑山其後也分慈氏之  
一支爲如來之別子咸有祖稱粲然貫珠大師號法融姓  
韋氏延陵人少爲儒博極羣書既而嘆曰此仁義言耳吾  
志求出世間法遂入句曲依僧旻改蓬掖而緇之徙居是  
山宴坐石室以慧力感通故旱麓泉涌以神功示現故皓  
雪蓮生巨蛇摧伏羣鹿聽法貞觀中雙峯過江望牛頭頓  
錫曰此山有道氣宜有得之者乃東果與大師相遇性合  
神契至於無言同躋智地密付真印揭立江左名聞九國  
學徒百千如水歸海由其門而爲天人師者皆脈分焉顯  
慶二年報身示滅道在後覺神依故山戒香不絕龕座未  
飾夫豈不思乎蓋神期冥數必有所待大和三年潤州牧  
浙江西道觀察使檢校禮部尚書趙郡李公在鎮三閩百  
爲大備尚理信古儒元交修始下令禁桑門販佛以眩人

者而於真實相深達焉嘗謂大師像設宜從本教言自我  
啟因自我成乃召主吏籍我月入得緣錢二十萬俾秣陵  
令如符經營之三月甲子新塔成事嚴而工人盡藝誠達  
而山神來護願力既從眾心知歸撞鐘告白龍象大會諸  
天聲香之蘊如見如聞卽相生敬明幽同感尚書欲傳信  
於後遠命愚志之夫上士解空而離相中士著空而嫉有  
不因相何以示覺不因有何以悟無彼達真諦而得中道  
者當知爲而不有賢乎以不修爲無也

—錄自『全唐文』第六〇六卷—

唐東都奉國寺禪德大師照公塔銘 并序

唐白居易

大師號神照姓張氏蜀州青城人也始出家於智凝法師  
受具戒於惠學律師學心法於惟忠禪師忠一名南印卽  
第六祖之法曾孫也大師祖達摩宗神會而父事印其教  
之大旨以如然不動爲體以妙然不空爲用示真寂而不  
說斷滅破計著而不壞假名師旣得之揭以行化出蜀入  
洛與俗人有緣用一作月開六壇僅三十載隨根說法言下  
多悟由是裂疑網拔惑箭漸離我人相者日日有焉起正  
信見本覺頓發菩提心者時時有焉其餘退惡進善隨分  
而增上者不可勝紀夫如是可不謂煩惱病中師爲醫王  
乎生死海中師爲船師乎嗚呼病未盡而醫去海方涉而  
船失粵以開成三年冬十二月示滅於奉國寺禪院以是  
月遷葬於龍門山報年六十三僧夏四十四明年傳教主  
院上首弟子沙門清開糾門徒合財施與服勤弟子志行  
等營度喪事卜兆於寶應寺荷澤祖師塔東若干步窆而  
塔焉示不忘其本也其諸升堂入室得心要口訣者有宗



實<sup>一作</sup>在襄復偃在洛道益在鎮知遠在徐曰建在晉道光在  
潤道威在潞雲具在慈<sup>一作</sup>雪表在汴歸忍在越會幽齊  
經在蔡智全景元紹明在秦各於一方分作佛事咸鼓鐘  
鳴吼龍象蹴蹋斯皆吾師之教力也不其盛歟眾以余忝  
聞法門人結菩提之緣甚熟請於塔石序而銘曰  
伊之西北洛之南東法祖法孫歸全於中舊塔會公新塔  
照公亦如世禮附於本宗

—錄自『全唐文』第六七八卷—

圭峯禪師碑銘 并序

唐 裴休

圭峯禪師號宗密姓何氏果州西充縣人釋迦如來三十  
九代法孫也釋迦如來在世八十年爲無量人天聲聞菩  
薩說五戒八戒大小乘戒四諦十二緣起六波羅密四無  
量心三明六通三十七品十力四無畏十八不共法世諦  
第一義諦無量諸解脫三昧惣持門菩薩涅槃常住法性  
莊嚴佛土成就衆生度天人教菩薩一切妙道可謂廣大  
周密廓法界於無疆徼性海於無際權實頓漸無遺事矣  
最後獨以法眼付大迦葉令祖祖相傳別行於世非私於  
迦葉而外人天聲聞菩薩也顧此法衆生之本源諸佛之  
所證超一切理離一切相不可以言語智識有無隱顯推  
求而得但心心相印印相契使自證之光明受用而已  
自迦葉至達摩凡二十八世達摩傳可傳璨璨傳信信  
傳忍爲五祖又傳融爲牛頭宗忍傳能爲六祖又傳秀爲  
北宗能傳會爲荷澤宗荷澤於宗爲七祖又傳讓讓傳馬  
馬於其法爲江西宗荷澤傳磁州如如傳荆南張張傳遂

州圓又傳東京照圓傳大師大師於荷澤爲五世於達摩爲十一世於迦葉爲三十八世其法宗之系也如此大師本豪家少通儒書欲干世以活生靈偶謁遂州遂州未與語退遊徒中見其儼然若思而無念朗然若照而無覺欣然慕之遂削染受教道成乃謁荆南荆南曰傳教人也當盛於帝都復謁東京照照曰菩薩人也誰能識之復謁上都花嚴觀觀曰是盧花藏能隨我遊者其汝乎初在蜀因齊次受經得圓覺十三章深達義趣遂傳圓覺在漢上因病僧付花嚴句義未嘗聽受遂講花嚴自後乃著圓覺花嚴及涅槃金剛起信唯識孟蘭法界觀行願經等疏鈔及法義類例禮懺修證圖書纂略又集諸宗禪言爲禪藏總而叙之并酬答書偈議論等凡九十餘卷皆本一心而貫諸法顯真體而融事理超羣有於對待冥物我而獨運矣識者以大師不守禪行而廣講經論遊名邑大都以興建爲務乃爲多聞之所役乎豈聲利之所未忘乎嘻議者焉知大道之所趣哉夫一心者萬法之總也分而爲戒定慧開而爲六度散而爲萬行萬行未嘗非一心一心未嘗違萬行禪者六度之一耳何能總諸法哉且如來以法眼付

迦葉不以法行故自心而證者爲法隨順而起者爲行未必常同也然則一心者萬法之所生而不屬於萬法得之者則於法自在矣見之者則於教無礙矣本非法不可以法說本非教不可以教傳豈可以軌跡而尋哉自迦葉至富那奢凡十祖皆羅漢所度亦羅漢焉鳴龍樹提安天親始開摩訶衍著論釋經摧滅外道爲菩薩唱首而尊者闇夜獨以戒力爲威神尊者摩羅獨以苦行爲道跡其他諸祖或廣行法教或專心禪寂或煇蛇而去或火化而滅或攀樹以示終或受害而償債是乃法必同而行不必同也且循轍迹者非善行守規墨者非善巧不迅疾無以爲大牛不超過無以爲大士故大師之爲道也以知見爲妙門寂靜爲正味慈忍爲甲盾慧斷爲劍矛破內魔之高曼陷外賊之堅陣鎮撫邪雜解釋螺籠遇窮子則叱而使歸其家見貧女則訶而使照其室窮子不歸貧女不富吾師恥之三乘不與四分不振吾師恥之忠孝不並化荷擔不勝任吾師恥之避名滯相匿我增慢吾師恥之故皇皇於濟拔汲汲於開誘不以一行自高不以一德自崇人有依歸者不俟請則往矣有求益者不俟償則啓矣雖童幼不簡

於敬接雖驚假不怠於叩屬其以聞教度生助國家之化也如此故親大師之法者貪則施暴則斂剛則隨柔則順昏則開墮則奮自榮者慊自堅者化徇私者公溺情者義凡士俗有捨其家與妻子同入其法分寺而居者有變活業絕血食持戒法起家爲近住者有出而修政理以救疾苦爲道者有退而奉父母以豐供養爲行者其餘憧憧而來欣欣而去揚袂而至實腹而歸所在甚衆不可以紀真如來付囑之菩薩衆生不請之良友其四依之人乎其十地之人乎吾不識其境界延宇之廣狹深淺矣議者又焉知大道之所趣哉大師以建中元年生於世元和二年印心於圓和尚又受具於拯律師大和二年慶成節徵入內殿問法要賜紫方袍爲大德尋請歸山會昌元年正月六日坐滅於興福塔院儼然如生容貌益悅七日而後遷於函其自證之力可知矣其月二十二日道俗等奉全身於圭峯二月十三日茶毗初得舍利數十粒明白潤大後門人泣而求諸煨中必得而歸今悉斂而藏於石室其無緣之慈可知矣俗歲六十二僧臘三十四遺戒深明形質不可以久駐而真靈永劫以長存乃知化者無常存者是我

死後舉施蟲犬焚其骨而散之勿墓勿塔勿悲墓以亂禪觀每清明上山必講道七日而後去其餘住持法行皆有儀則違者非我弟子今皇帝再聞真宗追諡定慧禪師青蓮之塔則塔不可以不建石不可以不斷且使其教自爲一宗而學者有所標仰也門人達者甚衆皆明如來知見而善說法要或巖穴而息念或都會而傳教或斷臂以酬德或白衣以淪跡其餘一禮而悟道終身而守護者僧尼四衆數千百人得其氏族道行可傳於後世者紀於別傳休與大師於法爲昆仲於義爲交友於恩爲善知識於教爲內外護故得詳而叙之他人則不詳銘曰

如來知見大事因緣祖祖相承燈燈相燃分光並照顯說密傳摧邪破魔證聖登賢漸之者入頓之者全孰紹孰興圭峯在焉甚大慈悲不捨周旋以引以翼恐迷恐顛直示心宗傍羅義筌廣收遠取無棄無捐金湯魔城株机情田銷竭爰伐大道坦然功高覺場會盛法筵不染而住淤泥青蓮性無去來運有推遷順世而歎衆生可憐風號曉野鐘撞夜川舍筏而去溺者誰前巖崖荆榛阻絕危懸輕錫而過踣者誰肩不有極慈孰能後先吾師何處復建橋船

法指一靈徒餘三千無負法恩永以乾乾

錄自『全唐文』第七四三卷一

杭州鹽官縣海昌院禪門大師塔碑

唐 盧簡求

粵若大師示滅之四月院主僧法昕萃諸門人授簡於簡求曰若之師深索禪悅爲本宗之門人前時來謁我師一言有得今將以是月十七日謹護法器藏於靈龕紀微烈於樂石者非子而誰歟簡求於義諦無文字之解辭不得已乃粗舉其要以備用焉師諱齊安知者謂帝系之英高門之出先人因難播越故師生於海汀郡焉深避世榮終祕族氏尊其雅尚故亦不書在胎而夢日兆祥既孕而神光下燭數歲有異僧款門召見摩其頂曰鳳穴振儀龍宮藏寶紹隆之業其在斯乎及壯亟請出家父母呵止之師曰祿利之養止於親爾冥報之利不其遠耶珪組之禁止於家爾濟拔之利不其廣耶父母感悅而順聽遂依於本郡雲宗禪師雖勤勞謙默和光同塵而螢月殊輝鶴鶴異態矣當年受具乃詣南岳知嚴律師外檢律儀內照實相非修非證雅會真詮後聞南康之龔工山寂大師隨化度人慈緣幽感裹足振錫不日而至本師奇而悅之乃以辨惠暢其指歸俾於剎那而登妙覺及大寂蛻去盡力送

終後遊他方爰宏般若且曰胎卵濕化無非佛種行住坐臥皆是道場方便隨迎各安性類妙心法眼其有限乎元和末師春秋已逾七十而居於越蕭山之法樂寺寺古製陋垣屋靡完補壞扶傾不克晏坐時昕於海昌放生池墻廢地肇茸禪居焉修廊大殿彩壁層疊眾僧自屏鱗介咸若昕謙不自有延請我師慕學之徒從而至者日比百數迨今委化年整二紀釋子仰食信士檀施秬稌糗餌蔬果飴糖無精粗之分別無凶札之隆殺星馳阜積莫辨誰何非冥報勝因何以臻此師不言寒暑不下堂廡無畱盼無傾聽如此者蓋有年矣每五日開法四座屏氣直心示體引經證心法外無言叩之卽應不分迷悟矧勝負之機耶不有定慧矧是非之相耶與夫顯神通而振道業者固相遠也而又法身魁岸相好莊嚴眉毛紺垂顙骨圓聳望之者如仰高華而揖滄溟曾不測乎高深者也於戲德由天縱爲傳教之法雄道實生知蓋積習於聖位聆其風者皆曰不可思議粵以會昌壬戌歲十二月二十一日泊然宴寂俄爾示滅先時而竹柏盡死至是而精彩益振爰有清響扣戶祥光滿室如環佩之鏗鳴若劍戟之交射示現之

相豈由於我哉嗟乎流禪河於法海寧有盡期詮羣品於三乘同歸聖果今也從瞻妙相永闕輝容橋壞元津雲蘿瑞日學徒信士哀可旣乎是用追采遺言重宣教旨銘曰人心常靈法證常明定慧一相有無俱名於此有得自師歸寂近取諸身胡云不識五千尊經何限奧義迷者見文悟者見意見者無住指卽是處醫病未除徒勞迴顧我行慈悲示爾豈豈無鑿高原自有清池大師之言一一真詮不疑不怖同歸善緣

錄自『全唐文』第七三三卷



潭州大瀉山同慶寺大圓禪師碑銘 并序

唐 鄭愚

天下之言道術者多矣各用所宗爲是而五常教化人事不外於性命精神之際史氏以爲道家之言故老莊之類是也其書具存然至於濫情累外生死出於有無之間嗟然獨得言象不可以擬議勝妙不可以意況則浮屠氏之言禪者庶幾乎盡也有口無所用其辯巧厯無所用其數愈得者愈失愈是者愈非我則我矣不知我者誰氏知則知矣不知知者何以無其無不能盡空其空不能了是者無所不是得者無所不得山林不必寂城市不必喧無春夏秋冬四時之行無得失是非去來之蹟非盡無也冥於順也遇所卽而安故不介於時當其處無必故不踣於物其大旨如此其徒雖千百得者無一二近代言之者必有宗宗必有師師必有傳然非聰明現宏傑達之器不能得其傳當其傳皆是時之鴻龐偉絕之度也今長沙郡西北有山名大瀉蟠林穹谷不知其嵐幾千百重爲熊豹虎兕之封虺蜮蚺蟒之宅雖夷人射獵虞迹樵叱不敢田從也

師始僧號靈祐福州人笠首僑足背闕來游菴於驕奢非食時不出淒淒風雨默坐而已恬然盡夕物不能害非夫外生死忘憂患冥順天和者孰能與於是哉昔孔門殆庶之士以簞瓢樂陋巷夫子猶稱詠之不足言人不堪其憂以其有生之厚也且死生於人得喪之大者也既無得於生必無得於死既無得於得必無得於失故於其間得失是非所不容措委化而已其爲道術天下之能事畢矣皆涉語是非之端辯之益惑無補於學者今不論也師旣以茲爲事其徒稍稍從之則與之結構廬室與之伐去陰黑以至於千有餘人自爲飲食綱紀而於師言無所是非其有問者隨語而答不強所不能也數十年言佛者天下以爲稱首武宗毀寺逐僧遂空其所師遠裏首爲民惟恐出蜚蜚之輩有職者益貴重之矣後湖南觀察使故相國裴公休酷好佛事值宣宗釋武宗之禁固請迎而出之乘之以已與親爲其徒列文議重削其鬚髮師始不欲戲其徒曰爾以鬚髮爲佛耶其徒愈強之不得已又笑而從之復到其所居爲同慶寺而歸之諸徒復來其事如初師皆幻視無所爲意忽一二日笑報其徒示若有疾以大中七年

正月九日終於同慶精廬年八十三僧臘五十五即定於大瀉之南阜其徒言將終之日水泉旱竭禽鳥號鳴草樹皆白雖有其事語且不經又非師所得之意故不書師始聞法於江西百丈懷海禪師諡曰大智其傳付宗系僧牒甚明此不復出師亡後十一年其徒有以師之道上聞始詔加諡號及墳塔以厚其終豈達者所爲耶噫人生萬類之最靈者而以精神爲本自童孺至老白首始於飲食漸於功名利養是非嫉妬得失憂喜晝夜纏縛又其念慮未嘗時餉歷息煎熬形器起如冤讐行坐則思想偃臥則還夢以耽沈之利欲投老朽之筋骸餐飯既耗齒髮已弊又拔白餌藥以從其事外以夸人內以欺己曾不知息形休影捐慮安神自求須臾之暇以至溘然而盡親交不啻如行路利養悉委之他人愧負積於神明辱殆流於後嗣淫淪汙漫不能自止斯皆自心而發不可不制以道術道術之妙莫有及此佛經之說益以神性然其歸趣悉臻無有僧事千百不可梗概各言宗教自號矛盾故褐衣髡首未必皆是若予者少抱幽憂之疾長多羈旅之役形影氣乏嘗不逮人行年五十已極遲暮既無妻子之戀思近田間

之樂非敢強也恨不能也況洗心於是踰三十載適師之徒有審度者以師之圖形自大瀉來知予學佛求爲讚說觀其圖狀果前所謂鴻龐偉絕之度者也則報之曰師之形實無可贊心或可言心又無體自忘吾說審度不信益欲贊之云云既與其贊則又曰吾從居大瀉者尚多感師之開悟者不一相與伐石欲碑師之道於精廬之前欲其文辭近吾師之側謂予又不得不爲也予笑不應後十來予門益堅其說且思文字之空與碑之妄空妄既等則又何虞咸通六年歲在乙酉草創其事會早有疾明年二月始迄其銘又因其說以自警觸故立其意不專以褒大瀉之事云爾銘曰

湖之南湘之西山大瀉深無蹊虎日嘯猿又啼雨撼撼風淒淒高入雲不可梯雖欲去誰與攜彼上人忘其身一晏坐千餘旬去無疎來無親夷積阻構嶮峻棟宇成供養陳我不知徒自勤物之生孰無情識好惡知寵驚真物藏百慮陳隨婉轉任崢嶸雲翔天月不明金在鑛火收焚我不知天地先無首尾功用全六度備萬行圓常自隨在畔邊要卽用長目前非艱難不幽元哀世徒苦馳驅寬作佛何

其愚算海沙登迷廬眼喘喘心區區見得失繫榮枯棄知  
覺求形模近似遠易復難但無事心即安少思慮簡悲歡  
淨蕩蕩圓圓更無物不勞看聽他語被人謾生必死理  
之常榮必悴非改張造眾罪欺心王作少福須天堂善惡  
報正身當自結裏無人將心作惡口說空欺木石嚇盲聾  
牛阿房鬼五通專覲捕見西東禁定住陽朦朧與作爲事  
不同最上乘有想基無結淨本無爲人不見自心知動便  
是莫狐疑其下說沒文詞識此意見吾師

— 錄自『全唐文』第八二〇卷 —

漳州三平大師碑銘 并序

唐 王諷

得菩提一乘嗣達摩正統誌其修證俾人知方則有大師  
法名義中俗姓楊氏爲高陵人因父仕閩生於福唐縣年  
十四宋州律師元用剃髮二十七具戒先修三摩鉢提後  
修奢摩他禪那大師幼悟法印不汨幻機日損薰結元超  
冥觀先依百巖懷暉大師歷奉西堂百丈石碧後依大顛  
大師寶曆初到漳州州有三平山因茭蘿住持敝爲招提  
學人不遠荒服請法者常有三百餘人示以俗諦勉其如  
幻解脫示以真空顯非秘密度門虛往實歸皆悅義味知  
性無量於無量中以習氣所拘推爲性分知智無異於無  
異中以隨生所繫推爲業智以此演教證可知也大師一  
日病背疽閉戶七日不通問洎出疽已潰矣無何門人以  
母喪聞又閉戶七日不食飲武宗皇帝簡併佛剎冠帶僧  
徒大師至於三平深巖至宣宗皇帝稍復佛法有巡禮僧

常寧惟建等二十人刺史故太子鄭少師蕭偉歲其事旬歲內寺宇一新因舊額標曰開元於戲知物不終完成之以裨教知像不盡法約之以表微晦其用而不知其方本乎跡而不知其常咸通十三年十一月六日宴坐示滅享年九十一僧臘六十五諡自吏部侍郎以旁累謫守漳浦至止二日訪之但和容瞻目久而無言徵其意備得行止事實相見無間然也問曰周易經歷三聖皆合天旨神道注之者以至虛而善應則以道爲稱以不思而元覽則以神爲名達理者也經云隱而顯不言而喻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後之通儒有何疑也異日又訪之適有刑獄因語及師曰孝之至也無所不善有其跡乃匹夫之令節法之至也莫得而私一其政則國之彝典其於適道適權又如此言訖領之不復更言今公矣夫強擬諸形容因爲銘曰觀跡知證語默明焉觀證知教權實形焉體用如一易以言宣太素浩然吾師亦然觀其定容見其正性不閱外塵朗然內淨智圓則神理通則聖師能得之隨順無競吾之行止師何以知得性之分識時之機達心大師邈不可追

錄自『全唐文』第七九一卷

魏州故禪大德獎公塔碑

唐 公乘億

蓋聞妙諦惟元不可以一理測真筌至奧不可以諸相求隨萬物而泯色空而不生不滅超三界而越塵垢故無去無來此乃不思議者其惟西方釋迦牟尼佛之謂乎伏自敎傳西域化被中原漢明推入夢之祥梁武顯施身之願語其大也外不見須彌之廣言其小也內不知芥子之微斯乃梵唄哀然代代相付肇自摩訶迦葉迄於師子尊者統爲二十三代而後達摩多羅降於漢土至能秀分之爲七而後苞拔葉附派別脉分其真宗不泯不滅者則我大覺大師固有系焉和尚姓孔字存獎家本鄒魯卽闕里之高孫也乃祖乃父因官隸於薊門歷祀既深籍同編入和尚以無量劫中修善陸行及茲降世豈同凡倫當衣采之妙齡蓄披緇之大志未踰七歲卽悟三乘啟白所親懇求剝落遂於薊三河縣盤山甘泉院依止禪大德曉方乃親承杖履就侍瓶盂啟顧全身惟思半偈大中五年伏遇盧龍軍節度使張公奏置壇場和尚是時戒相方具而後大中九年再遇侍中張公重起戒壇於涿郡眾請和尚以六



喻星紀三統講筵宣金石之微言示玉毫之真相三千大千之世界靡不瞻依十一十二之因緣竟無凝滯禪大德元公者即臨濟之大師也和尚一申禮謁得奉指歸傳黃蘗之真筌授白雲之祕訣所爲醍醐味爽乍灌頂以皆醒蘄菊花香纔經手而分馥一旦旋辭舊刹願歷諸方西自京華南經水國至於攀蘿冒險蹈石眠雲經吳會興廢之都盡梁武莊嚴之地無不追窮聖迹探討朝宗後過鍾陵伏遇仰山大師方開法宇大啟禪局赴地主之邀迎會天人之供施面陳奧義眾莫能分和尚立以剖之如刀解物仰山目貽擊指稱歎再三遽開臨濟大師已受滿相蔣公之請纔疑省侍飛錫而遽及中條尋獲參隨置杯而將渡白馬當道先太尉中令何公專發使人迎請臨濟大師和尚翼從一行不信宿而至於府下而乃止於觀音寺江西禪院而得替榻繼踵道俗連肩曾未期年是至遷化斯蓋和尚服勤道至展敬情深無乖靈堵之儀克盡茶毗之禮云乾符二年有幽州節度押兩蕃副使檢校秘書丞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董廓及幽州臨壇律大德沙門僧惟信并涿州石經寺監寺律大德宏喚等咸欲指陳盤嶺祈請

北歸和尚欲狗彘情將之前部展詣衙庭欲迷行邁先時中丞韓公之叔曰贊中遽問告云撫掌大敬迫曰南北兩地有何異也魏人何薄燕人何厚如來之敬豈如是耶和尚辭不獲已許立精舍韓公之叔常侍及諸檀信鳩集財貨卜得勝槩在於南郭門外通衢之左成是院也有如化成松栢將杞梓俱來文石與礱硃存至重廊複道竹翠松青四戶八窗風輕月朗和尚樂茲幽致用化羣迷開解脫門演無量法能使天花散地水月澄空常與四衆天人皆臻法要六州士庶盡結勝因豈謂一念俱尸奄從物化斯乃文德元年七月十二日也享齡五十九僧臘四十一有親信弟子藏暉行簡一以主喪一以傳法大德奉先師之遺命於龍紀元年八月二十二日於本院焚我真身用觀法相闍城禪律繼踵爭來四達警裾連肩悉至於是幡花蔽日螺唄喧天火纔發而雲自愁薪不加而風助勢三日三夜號禮如斯於香爐之中得舍利一千餘粒諸寺大德各各作禮請分供養焉於戲雪氎如故其儀宛然捧一履以徒悲仰雙林而莫見遂建塔於府南貴鄉縣薰風里附於先師之塋志也億到職之初曾獲瞻禮法主大德藏暉



不以億才業膚淺具聞於我公相請撰斯文億乘筆惕然得盡蕪鄙銘曰

傳如來教厥惟大雄百千劫外方丈室中慈悲是念色相皆空端然不動豈染塵蒙矯跡三界安心四禪身雖是假道本無邊瑛內有玉火中生蓮傳法何處隨其有緣越絕支道匡廬遠公高情遠致跡異心同既離邪縛肯處凡籠松軒竹徑空悲夜風我性不動我心就然果得舍利粒粒珠圓幡花豔閃螺唄交連唱偈作禮聲徹梵天寶剎新建招提舊蹤蓮芳不見蕊嶺誰逢響亮朝磬清冷夜鐘歷千萬祀傳我禪宗

錄自『全唐文』第八一三卷

趙州真際禪師行狀

師卽南泉門人也俗姓郝氏本曹州郝鄉人也諱從諗鎮府有塔記云師得七百甲子歟值武王徵沐避地岨嶇木食草衣僧儀不易師初隨本師行脚到南泉本師先人事了師方乃人事南泉在方丈內臥次見師來叅便問近離什麼處師云瑞像院南泉云還見瑞像麼師云瑞像卽不見卽見臥如來南泉乃起問你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對云有主沙彌南泉云那箇是你主師云孟春猶寒伏惟和尚尊體起居萬福泉乃喚維那云此沙彌別處安排師受戒後聞受業師在曹州西任護國院乃歸院省覲到後本師令郝氏云君家之子遊方已迴其家親屬忻懽不已祇候來日咸往觀焉師聞之乃云俗塵愛網無有了期已辭出家不願再見乃於是夜結束前邁其後自攜瓶錫遍歷諸方常自謂曰七歲童兒勝我者我卽問伊百歲老翁不及我者我卽教佗年至八十方往趙州城東觀音院去石橋十里已來住持枯槁志効古人僧堂無前後架旋管齋食繩牀一脚折以燒斷薪用繩繫之每有別制新者師不許也住持四十來年未嘗賞一封書告其檀越因有南方僧來舉問雪峰

古澗寒泉時如何雪峰云瞪目不見底學云飲者如何峰云不從口入師聞之曰不從口入從鼻孔裏入其僧曰師古澗寒泉時如何師云苦學云飲者如何師云死雪峰聞師此語讚云古佛古佛雪峰因此後不答話矣厥後因河北燕王領兵收鎮府既到界上有觀氣象者奏曰趙州有聖人所居戰必不勝燕趙二王因展筵會俱息交鋒乃問趙之金地上士何人或曰有講華嚴經大師節行孤逸若歲大旱咸命往臺山祈禱大師未迴甘澤如瀉乃曰恐未盡善或云此去一百二十里有趙州觀音院有禪師年臘高逸道眼明白僉曰此可應兆乎二王稅駕觀焉既屆院內師乃端坐不起燕王遂問曰人王尊耶法王尊耶師云若在人王人王中尊若在法王法王中尊燕王唯然矣師良久中間問阿那箇是鎮府大王趙王應喏弟子以趙州屬鎮府師云老僧蓋在山河不及趁面湏臾左右請師爲大王說法師云大王左右多爭交老僧說法乃約令左右退師身畔時有沙彌文遠高聲云啓大王不是者箇左右大王乃問是什麼左右對曰大王尊諱多和尚所以不敢說法燕王乃云請禪師去諱說法師云故知大王曩劫眷屬俱是

冤家我佛世尊一稱名號罪滅福生大王先祖才有人觸著名字便生嗔怒師慈悲非倦說法多時二王稽首讚嘆珍敬無盡來日將迴燕王下先鋒使聞師不起凌晨入院責師傲兀君侯師聞之乃出迎接先鋒乃問曰昨日見二王來不起今日見某甲來因何起接師云待都衙得似大王老僧亦不起接先鋒聆師此語再三拜而去尋後趙王發使取師供養既屆城門闔城威儀迎之入內師才下寶輦王乃設拜請師上殿正位而坐師良久以手所額云塔下立者是何官長左右云是諸院尊宿并大師大德師云他各是一方化主若在塔下老僧亦起王乃命上殿是日齋筵將罷僧官排定從上至下一人一問一人問佛法師既望見乃問作什麼云問佛法師云這裏已生却老僧那裏問什麼法二尊不並化化乃諸王乃令止其時國后與王俱在左右侍立國后云請禪師爲大王摩頂受記師以手摩大王頂云願大王與老僧齊年是時迎師權在近院駐泊獲時選地建造禪宮師聞之令人謂王曰若動著一莖草老僧却歸趙州其時實行軍願捨菓園一所直一萬五千貫號爲真際禪院亦云寶家園也師入院後海眾雲臻是時趙

王禮奉燕王從幽州奏到命服鎮府具威儀迎接師  
堅讓不受左右舁箱至師面前云大王爲禪師佛法  
故堅請師著此衣師云老僧爲佛法故所以不著此  
衣左右云且看大王面師云又干俗官什麼事乃躬  
自取衣挂身上禮賀再三師惟知應喏而已師住趙  
州二年將謝世時謂弟子曰吾去世之後焚燒了不  
用淨淘舍利宗師弟子不同浮俗且身是幻舍利何  
生斯不可也今小師送拂子一枝與趙王傳語云此  
是老僧一生用不盡底師於戊子歲十一月十日端  
坐而終于時寶家園道俗車馬數萬餘人哀聲振動  
原野趙王於時盡送終之禮感歎之泣無異金棺匿  
彩於俱尸矣莫不高營鴈塔特豎豐碑謚號曰真際  
禪師先祖之塔後唐保大十一年孟夏月旬有三日  
有學者咨問東都東院惠通禪師趙州先人行化厥  
由作禮而退乃授筆錄之其實矣

趙州禪師語錄

福州雪峰山故真覺大師碑銘

唐 黃滔

大師法號義存長慶二年壬寅生於泉州南安縣曾氏自  
王父而下皆友僧親佛清淨謹志大師生而鼻逆薰血乳  
抱中或聞鐘磬或見僧佛其容必動以是別鍾愛於膝下  
九歲請出家叶而未即十二從家君遊蒲田玉潤寺寺有  
律僧慶元持行高潔遠拜之曰我師也遂留爲童子焉十  
七落髮淳樸貞古了與流輩異暨武宗皇帝乙丑之否乃  
東髮於儒冠策中而蓬跡來府之芙蓉山宏照大師見奇  
之故止其所至宣宗皇帝之復其道也涅而不緇其身也  
衰然而出北遊吳楚梁宋燕秦受具足戒於幽州寶刹寺  
訖巡名山扣諸禪宗突兀飄飄雲翔鳥遊爰及武陵一面  
德山止於珍重而出其徒數百咸莫之測德山曰斯無僧  
也吾得之失威通六年師歸於芙蓉之故山其年圓寂大  
師亦自馮山擁徒至坐於怡山王真君上昇之地其徒熟  
誦德山 繫繫而款開師拒而久之則有行實者始以師同  
而議曰師之近魏巍乎法門園遶之所不可造次其地宜

若驚嶺猴江之爲卜府之西二百里有山焉環控四邑峭拔萬仞峭崿以支圓碧培塿以覲羣青怪石古松樓蟄龜鶴靈湫邃壑隱見龍雷山之半頂之上則先冬而雪盛夏而寒其樹皆別垂藤蘿羊茸而爲之衣交錯而不呈其形奇姿異景不可殫狀雖霍童武夷無以加之實閩越之神秀而古仙之未攸居誠有待於我師也祈以偕行去秋七月穿雲躡躡險昇幽將及之師曰真吾居也其夕山之神果效靈異日巖谷爽朗煙霞飛動雲庵旣立月構旋隆繇是柅法輪於無爲樹空門於有地行實乃請名其山曰雪峯以其冬雪夏寒取驚嶺猴江之義斯則庚寅逮於乙未師以山而道侔山以師而名出天下之釋子不計華夏趨之如赴召乾符中觀察使京兆韋公中和中司空穎川陳公每渴醍醐而不克就飲交使馳懇師爲之入府從人願也其時內官有復命於京語其道其儕之拔俗悟空者請悅浮華而來雜僖宗皇帝聞之翰林學士訪於閩人陳延郊得其實奏於是聖錫真覺大師之號仍以紫袈裟傳延郊授焉大師授之如不授衣之如不衣居累夏辛亥歲朔遽然杖履其徒故而不答雲以隨之東浮於丹邱四

明明年故府侍中之有無諸闕尅旬洗兵於法雨致敬於禪林禪師之道常東望頂手後二年自吳還閩大加禮異今閩王誓東養民之外雅隆其道凡齋僧構剎以之龜焉爲之增宇設像鑄鐘以嚴其山優施以充其衆時則迎而館之於府之東西甲第每將儼油幢聆法輪未嘗不移時餘平一紀勤懇懇熊羆之士因之投跡檀那漁獵之逸其或弭心鱗羽戊辰年春三月示疾吾王走暨暨至粒粟以授師曰吾非疾也不可罔子之工卒不之餌其後札偈以遺法子函翰以別王庭夏五月二日鳥獸悲鳴雲水慘悴其夜十有八刻時滅度俗八十有七僧臘五十有九以其月十五日塋其藏焉其塋也其徒僉云以山之奇堂之峻法堂大師之生也王去是其歿也不宜捨諸故坎其中焉若干尺之高若干尺之周皆雕珉石錯火壤礚礚焉業業焉四隅則環宇以庥冷龍竄窳雲霞時入風雨罔侵其日奔閩之僧尼士庶僅五千人閩王嫡之子降左金吾衛將軍檢校刑部尚書延稟始陳祭是設齋焉大矣哉大師之見世于是罔量其僧耶自始及茲凡四十年東西南北之夏往秋適者不可勝紀而常不減一千五百徒之環足



其趨也馳而愈離辨而愈惑常曰三世諸佛十二分教到此乃徒勞耳其庶幾者若干人其一號師備擁徒於元沙今安國也其二號可休擁徒於越州洞巖其三號智乎擁徒於信州鵝湖其四號慧稜擁徒於泉州招慶其五號神晏今府之鼓山也分燈之道皆膺聖獎錫紫袈裟而元沙級宗一大師招慶元晤大師鼓山定慧大師之命焉其曹早曰法雖無說名以文垂自少林之建曹溪無不刻碑而紀頌我師其默乎一旦忽其曹句首曰從智如堵而扣愚求文滔老且病刊勒之加多已辭避欽師之道不覺登然偉夫恭聞釋波之東注也流其象則不流其旨流其旨則不象其形厥初大迦葉之垂二十八葉至於達摩達摩六葉止於曹溪分宗南北德山則南宗五葉大師句其今六葉焉雪峯之分元沙洞巖驚湖招慶鼓山其道皆離貝葉以抵其七非滔之能言也但美數公歲蕤其葉衆多殷勤之請遂爲之銘而應其求其詞曰

曹溪分派誰繼南宗一言冠絕六葉推雄無物之物非空之空不瑩而明不增而隆縮靡秋毫舒靡鴻濛不有靈鏡曷揚真風懿彼閭越魏乎一峯洞壑斯異雪霜罕同天之

有待師也云鍾名將道協跡與仙崇奔走厥徒百千其叢庶幾幾人莫不元通分燈照耀樹本玲瓏聖君寵疊賢王敬重不生不滅曷始曷終刻貞石於斯文旌厥德於梵宮

—錄自『全唐文』第八二六卷—



雪峰真覺大禪師碑銘

唐黃滔 字文江  
莆田人

大師法號義存長慶二年壬寅生於泉州南安縣曾氏自王父而下皆友僧親佛清淨謹志大師生而鼻逆薰血乳抱中或聞鐘磬或見僧佛其容必動以是別鍾愛於膝下九歲請出家叶而未卽十二從家君遊莆田玉澗寺寺有律僧慶玄持行高潔遽拜之曰我師也遂留爲童子焉十七落髮淳朴貞古了與流輩異暨武宗皇帝乙丑有旨沙汰僧徒乃束髮於儒冠萊中而蓬跡來府之芙蓉山弘照大師見而器之爰止其所至宣宗皇帝之復其道也淫而不緇其身也褻然而出北遊吳楚梁宋燕秦受具足戒於幽州寶刹寺訖巡名山扣諸禪宗突兀颺颺雲翔鳥逝爰及武陵一面德山止於珍重而出其徒數百咸莫之測德山曰斯無偕也吾得之矣咸通九年師歸芙蓉之故山其年大安禪師亦自瀉山擁徒至坐於怡山王真君上昇之地其徒熟熟師已嗣德山疊疊而款關師拒而久之則有行實者始以師同而議之曰師之道巍巍乎法門園遶之所不可造次其地宜若鷲嶺猴江之爲卜府之西二百里有山焉環控四邑峭

拔萬仞嶠崿以支圓碧培塿以覲羣青怪石古松棲蟄龜鶴靈湫遠壑隱見龍雷山之半頂之上則先冬而雪盛夏而寒其樹皆別垂藤蘿芊茸而以爲之衣交錯而不呈其形奇姿異景不可殫狀雖霍童武夷無以加之實閩越之神秀而古仙之未攸居誠有待於我師也所以偕行去聲秋七月穿雲躡巖陟險昇幽將及之師曰真吾居也其夕山之神果效靈翌日巖谷爽朗烟霞飛動雲菴旣立由是捉法輪於無爲樹空門於有地行實乃請名其山雪峰以其冬雪夏寒取鷲嶺猴江之義斯則庚寅逮於乙未師以山而道侔山以師而名出天下之釋子不計華夏趨之如赴召乾符觀察使京兆韋公岫中和中司空穎川陳公巖每渴醴醕而不克就飲交使馳懇師爲之入府從人願也其時內官有復命於京語其道其儕之拔俗悟空者請蛻浮華而來制僊宗皇帝聞之翰林學士訪於閩人陳延郊得其實素於是聖錫真覺大師之號仍以紫袈裟俾延郊授焉大師受之如不受衣之如不衣居累夏辛亥歲朔遽然杖屨其徒啓而不答

雲以隨之東浮於丹丘四明明年故府侍中之有無  
諸句尅句洗兵於法雨致敬於禪林馥師之道常東  
望頂手後二年自吳返閩大加禮異今閩王誓衆養  
民之外雅隆其道凡齋僧構刹以之龜焉爲之增宇  
設像鑄鐘以嚴其山優施以充其衆時則迎而館之  
於府之東西甲第每將儼油幢聆法輪未嘗不移時  
餘乎一紀勤勤懇懇熊羆之士因之投跡檀那漁獵  
之逸其或弭心鱗羽戊辰年春三月示疾吾王走暨  
至粒藥以授師曰吾非疾也不可罔子之工卒不之  
餌其後札偈以遺法子函翰以別王庭夏五月二日  
鳥獸悲鳴雲木慘悴其夜十有八刻滅度俗壽八十  
有七僧臘五十有九以其月十五日塔而存焉其塔  
也其徒僉云以山之奇堂之峻法堂大師之生也王  
去是其歿也不宜捨諸故坎其中焉若干尺之高若  
千尺之周皆彫珉石錯火壤磷磷然業業然四隅則  
環宇以庥玲瓏窈窕雲霞時入風雨罔侵其日奔閩  
之僧尼士庶僅五千人閩王涕之降子左金吾衛將  
軍檢校刑部尚書延稟始陳祭設齋焉大矣哉大師

之見世于是罔量其僧伽自始及茲凡四十年東西  
南北之夏往秋適者不可勝紀而常不減一千五百  
徒之環足其趨也馳而愈離辦而愈感常曰三世諸  
佛十二分教到此乃徒勞耳其庶幾者若干人其一  
號師備擁徒于玄沙其二號可休擁徒于越州洞巖  
其三號智孚擁徒于信州鵝湖其四號慧稜擁徒于  
泉州招慶其五號神晏今府之鼓山也分燈之道皆  
唐聖獎錫紫袈裟而玄沙級宗一大師招慶玄晤大  
師鼓山定慧大師之命焉其曹首日法雖無說名以  
文垂自少林之逮曹溪無不刻碑而紀頌我師其豈  
乎一旦忽其曹句首日從智如堵而扣愚求文滔老  
且病刊勒之加多已辭避欽師之道不覺聳然偉夫  
恭聞釋波之東注流其象則不流其旨流其旨則不  
象其形厥初大迦葉之垂二十八葉則至於達磨達  
磨六葉止于曹溪分宗南北德山則南宗五葉大師  
嗣句之今六葉焉雪峰之分玄沙洞巖鵝湖招慶鼓  
山其道皆離貝葉以抵其七非酒之能言也但美數  
公歲蕤其葉衆多殷勤之請遂爲之銘而應其求其

詞曰

曹溪分派誰繼南宗一言冠絕六葉推雄無物之物  
非空之空不瑩而明不增而隆縮靡秋毫舒彌鴻濛  
不有靈景曷揚真風懿彼閭越巍乎一峰洞壑斯異  
雪霜罕同天之有待師也云鍾名將道協跡與山崇  
奔走厥徒百千其叢庶幾幾人莫不玄通分燈照耀  
徹本玲瓏聖君寵疊賢王敬重不生不滅曷始曷終  
刻貞石於斯文旌厥德於梵宮

開平二年歲在戊辰夏五月裏行御史充威武軍節  
度推官前四門博士黃滔撰

雪峰志

真覺大師年譜

唐穆宗長慶二年壬寅

師泉州南安縣曾氏子父勉家世奉佛其先塋在  
楊山西去城四十五里一峰翔拜於前俗謂胡僧  
設拜形相墓者卜其地出高僧師生酷惡葷腥穢  
祿中聞鐘梵聲或見幡花像設必爲動容見者咸  
異之

長慶三年癸卯

長慶四年甲辰

敬宗寶曆元年乙巳

寶曆二年丙午

文宗太和元年丁未

太和二年戊申

太和三年己酉

太和四年庚戌

師九歲懇父母求出家不從其請

太和五年辛亥

太和六年壬子

太和七年癸丑

師十二歲從父遊莆田玉澗寺見慶玄律師遠拜

曰我師也遂留侍焉

泰和八年甲寅

泰和九年乙卯

開成元年丙辰

開成二年丁巳

開成三年戊午

師十七歲祝髮改名義存

開成四年己未

開成五年庚申

武宗會昌元年辛酉

會昌二年壬戌

會昌三年癸亥

會昌四年甲子

會昌五年乙丑

師二十四歲是年有旨沙汰僧徒師以儒服謁福

州芙蓉寺弘照訓禪師見而器之留之左右

會昌六年丙寅

師二十五歲是歲武宗崩沙汰之令赦已

宣宗大中元年丁卯

師二十六歲是歲奉詔還佛師再禮芙蓉弘照爲

師

大中二年戊辰

大中三年己巳

師二十八歲往幽州寶刹寺受戒

大中四年庚午

大中五年辛未

師三十歲是歲五月九日弘照禪師示寂

大中六年壬申

大中七年癸酉

師三十二歲辭曾氏遊方有偈曰昔年曾許鬱多

羅直至于今未動梭此日且隨雲水去誰能待得

鴨成鵝遂同巖頭巖公在大慈寺寰中會下及寰

中上足欽山文遠爲友至江西三登投子山九上

洞山師嘗在洞山作飯頭一日師淘米洞山問云

先去砂先去米師云砂米一時去山云大衆喫箇

甚麼師覆却盃子山云子因緣不在此遂去參德

山

大中八年甲戌

大中九年乙亥

大中十年丙子

大中十一年丁丑

大中十二年戊寅

大中十三年己卯

懿宗咸通元年庚辰

師年四十參德山師問德山從上宗乘中事學人

還有分也無德山打一棒云道什麼師此時豁然

如桶底脫相似

咸通二年辛巳

咸通三年壬午

咸通四年癸未

師年四十二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德山自掌

鉢至法堂上師見云老漢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

什麼處去德山便回師舉似巖頭頭云大小德山

不會末後句山問令侍者喚巖頭至方丈問你不

肯老漢那巖頭密啓其意山至來日上堂與尋常  
不同巖頭到僧堂前撫掌大笑云且喜得老漢會  
末後句天下人不奈伊何

咸通五年甲申

咸通六年乙酉

咸通七年丙戌

師年四十五同巖頭欽山欲叅臨濟至中路逢定

上座云臨濟和尚已于四月初十日示寂師云某

等薄福不及見和尚未審有何言句定舉無位真

人話自是三人分袂巖頭往龍山欽山止于澧陽

師還閩道由建安結菴居之今黃龍雙石二寺是

也

咸通八年丁亥

咸通九年戊子

師年四十七追念芙蓉乃初進之地遂還福州止

于芙蓉之石室是歲瀉山大安禪師領徒至廉帥

李景以書請開創城西怡山王霸仙人上昇之所

卽今之西禪長慶寺也



咸通十年己丑

師年四十八宴坐芙蓉石室其徒有勸其出山者  
師深拒之時有同學僧行實謂師道德隆重非鷲  
嶺猴江之勝不足以居議以象骨峰爲師栖止師  
領之

咸通十一年庚寅

師年四十九是歲暮春行實以象骨峰詣諸耆舊  
求卜精藍時山之東信士方訓謝劬陳佐競爲緣  
首願奉祇園而洪元表亦以財施遂勸菴于檀洋  
涼映臺之北迎師居之既至據坐而喜謂行實曰  
勞汝擇焉吾其終老于此矣是冬師偕行實陟于  
峰頂周覽形勝或謂樵者得象骨于峰巔或謂是  
山四時皆雪二名兼稱師笑曰可其上三百步得  
勝地先是行實買菴基于方訓方以山林爲施而  
謝劬陳佐亦樂捨資財自是檀度輻輳置田業寔  
廣矣

咸通十二年辛卯

師年五十大興雪嶺院宇至于木人効勞衆以爲

喜

咸通十三年壬辰

咸通十四年癸巳

師年五十二營造土木之暇隨機演唱未嘗少懈  
衲子雲集至無所容

肅宗乾符元年甲午

乾符二年乙未

師年五十四閩觀察使韋公岫拾錢三百緡爲建  
造費自庚寅至是歲凡六載院宇大備僧朗詣闕  
請院額時遇應天節乃賜額應天雪峰禪院

乾符三年丙申

師年五十五寄書與巖頭云自從龍山成道後直  
到而今飽不飢

乾符四年丁酉

師年五十六因遊寺外遂至陳洋乃曰吾首達茲  
山得三境界此其三也可爲建塔之所今之塔基  
卽是

乾符五年戊戌

師年五十七集寇自浙入閩陷破郡邑師在山中

暨官稜道者來叅

乾符六年己亥

廣明元年庚子

中和元年辛丑

師年六十徒衆盈千五百人凡來叅者便滾出三

箇木毬一留寢室二藏塔中是歲備頭陀出世住

楊溪場普應寺後遷玄沙卽玄沙祖師也

中和二年壬寅

師年六十一廉帥李景捨錢一十萬緡司空穎川

陳公巖捨錢三百緡觀察使晉國章公岫捨錢二

十萬緡置太平王坂庄致仕隴西李公捨錢一百

三十八貫繼翔城西大睦廡寺是歲有內官自閩

回京言師之道德欽承僖宗皇帝詔福州所司具

師道行時閩士陳延郊疏其實以奏賜號真覺大

師并紫袈裟

中和三年癸卯

中和四年甲辰

光啓元年乙巳

光啓二年丙午

光啓三年丁未

師年六十六四月八日岩頭遭寇難大叫一聲聞

數十里命終聞維舍利無數師聞而悲之

光啓四年戊申

昭宗龍紀元年己酉

師年六十八開基造塔于陳洋卽前所謂第三境

界七月七日塔成師自作銘時行實示寂師哭之

勸舉其全身葬于山之西原師爲塔記云身謝有

爲塔歸無縫松山一鎮鶴嶺千秋行實俗姓高浙

之永嘉人也受業芙蓉山自咸通己丑年啓初茲

山時行實明地理破天荒立山門放水路原始要

終其功不淺是年八月十四日終于舊院壽六十

七臘三十六

天順元年庚戌

天順二年辛亥

師年七十再遊吳越初抵天台湧泉

景福元年壬子

師年七十一夏止靈隱後至國清復到浮江次遊育王各有問答機緣

景福二年癸丑

乾寧元年甲寅

師年七十三復歸于閩止于陳洋塔所府司徒郎公延請府中爲說玄要卽施財建法堂于塔亭是歲遷寺于陳洋今寺卽此處也時有嗣法玄沙備鵝湖孚洞巖休長慶稜雲門偃鼓山晏等一十二人今傳燈錄載四十六人餘失其名

乾寧二年乙卯

師年七十四領衆南遊時黃湜槃預知師至指策造前途接之抵蘇溪師問曰近離什麼處槃云離辟支巖師云巖中還有主麼槃以竹策扣師簪師乃出簪相見槃云曾郎萬福師遽展丈夫拜槃亦作女人拜師云莫是女人麼槃又設兩拜遂以竹策倒地右遶師簪者三云某三界內人師三界外人師宜前去某後來槃乃先回師遂去至囊山憇

數日槃供侍隨行禪徒一無所缺次至瓦棺時泉州太傅王延彬創東彌勒資壽等院迎師駐錫大加禮敬閩王王審知執權霸位嚮師道化嘗領千衆于東西第爲王說法初捨俸錢二十萬創橫屋二十間次捨錢三十萬創造法堂廊廡方丈等宇

乾寧三年丙辰

乾寧四年丁巳

光化元年戊午

師年七十七閩王請師同玄沙入內論佛心印王聞二師如此開示起大信心便立大誓願皈心受持終無退志二師于內講論佛法重排香案不計外泄仍令內尚書三人隔帳錄其法語師乃請諸佛龍天證明爲王傳佛心印復捨錢四十萬興建大殿堂宇千百餘間莫不大備師先年首至茲山時山南東洋信士藍文卿者知師道化遂將所居東池側古檀樹創菴延師駐錫今枯木菴是也藍公復以檀洋庄創建精舍延師居之今舊院是也藍公見其衆廣復將所居之宅克爲巨剎遷師王

之後閩忠懿王具奏禧宗皇帝賜封檀越王藍文卿爲威武軍節度使明護侯王長男應潮通祐神君弟僧守遠慈悲尊者今爲本山地其後文卿與妻楊大娘次男應辰等徙家于荊洋庄以成其志仍施田園二十庄今藍田太平大穆等庄是也

光化二年己未

師年七十八閩王遣使賁銀交椅送師

光化三年庚申

師年七十九有旨賜改本寺爲應天廣福寺

天復元年辛酉

師年八十是歲閏六月初十日師將條件住持及僧行規制以示徒衆大約事無大小皆歸住持百川歸海衆流同源國無二王家無二主况僧居無諍有諍非僧心安人和不失其緒至于左院塔院皆有成規老者病者理合看侍若能聲演佛事者以應外緣僧行有過者輕重量罰既非知事不許輒行杖木令人不安凡百事但依芙蓉先師規制卽知其義也

天復二年壬戌

天復三年癸亥

師年八十二寺衆日繁歲入不給屋宇漸漏欲行修葺工程浩大有僧無量無悅者立心勸募衆緣輪奐仍舊以遵師行

哀帝天祐元年甲子

天祐二年乙丑

師年八十四閩王再施錢重建枯木菴及開大池約萬有餘工師嘗在枯木菴坐禪傍有水磨坊晒麥師親題云菴前永日無狼子磨下終年絕雀兒此師之誠諭至今無虎雀

天祐三年丙寅

師年八十五泉州王太傅遣使來請稜道者住持招慶寺師以書報玄沙上山送之唐祚至此爲梁所篡

梁太祖開平元年丁卯

師年八十六師自圖塔樣令人呈獻閩王王遣使往江西瑞迹山搜致材石爲師建塔及眞堂三間

與師造龕龕完報和尚知道師云昇向堂前看看  
你不奈何

開平二年戊辰

三月師示微疾闔王命醫診視師曰吾非疾也竟  
不服藥至四月二十五日師坐法堂示遺誡等事  
乃云當院年長有從智者共相違受不得妄有垂  
張至本月二十八日謂衆曰泡幻緣生去來不定  
吾四十年來未嘗不苦口相勸近日佛法淡薄惟  
于世諦慇懃至于信施檀那師僧和尙百年終歿  
無善報恩世理既不相應亦合少分省察吾若四  
大離散之日先已有木函石龕並依舊志安排毋  
違我意若有披麻下淚者非我眷屬衆皆秉命共  
矢修營塔制苟完而蓋石未具是夕烈風雷雨震  
撼林壑東山之上地忽震裂廣袤尋丈其平如底  
舉而用之函蓋相合見者咸異五月初二日師手  
札百餘字別闔王復遊藍田庄暮歸是夜十八刻  
示寂壽八十七臘五十九至初十日建窆塔坡于  
本院方丈闔王遣男刑部尚書延稟入寺哀慟特

諭祭禮至十五日全身入塔

論曰雪峰開堂說法叅座下而稱弟子者千五百  
人宗風之盛未有踰此者且時有忠懿國王皈依  
禮拜僖宗皇帝降勅賜號師之機緣宏大殆與東  
林惠遠彌天道安埒矣八十七年之蹤跡歷歷有  
徵而心印相傳則具見於語錄云

雪峰志



唐福州安國禪院先開山宗一大師碑文并序

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林 滋 撰

粵以天地成形故九土而互霸山川定體迺三教以分行其儒則流布詩書恢弘忠孝課虛無而得質叩寂寞而成音其道則得失不驚哀樂不入聞爾逍遙之境廓然罔象之鄉其釋則教尊寰宇之中理濟昆蟲之內貝多葉覆七種之道人優益花花拂三乘之弟子法海無岸覺路絕塵其有撥慈雲於無心即心擊慧日於左手右手者即無詬安國禪院 宗一

大師焉師法諱師備閩縣江南人也三祖著謙恭之格一門敦禮教之風恭惟 大師誓年不羣弱冠展器每究出塵之理常懷割愛之心雖微澹以自怡亦甘脆而靡失咸通初爰有芙蓉山義通上人扣于俗肩先德謝公性方隱豹心嗜大雄乃掛通公宵憩于第謂移星斗坐列雲容於是師數告嚴慈堅求染髻詰旦隨通公入彼山門攝衣 弘照大師奇材爰遇於良工貢金詎煩於大火星灰三換髭髮一除五年

春正月辭師詣鍾陵開元寺道玄律師受具足戒其年秋驟別龍沙却迴顧越肩橫柳標蹀躞以無辭心注芙蓉涉重江而罔滯自此服膺晨夕晦迹岩樹忘形匪憚於風霜務事每凌於星月或憚游古洞或盤坐巔峰孤高之靈鶴乘軒澹泞之閑雲出洞 弘照大師密加訓勗別借品題至七年有學兄自外迴錫即雪峰真覺大師纔窺冰碧洊契雲龍舉唱宗乘超越羣等德岸而三峰讓峻禪河而四海慙深雪峯自此號師作備頭陀一日置問曰即今那箇是備頭陀答曰不可誑於人也雪峯至十一年住山師則選芙蓉東洋之洞芟艸木狎猿猱獨棲唯究於玄微餘習查忘於晷刻至十三季亦上雪峰一心希構於禪關戮力同開於鳥道中無暇食音夕不告勞雪峰又問師何不巡諸聖跡訪彼同風答曰二祖不往西天達磨不來唐土雪峰景仰至德然諾師言利錘寧處於靈間潤壁難緘於石內尋迺攜笻負錫宿野眠雲因至閩清縣界初葺普應山次住玄沙寶院指松篁而表操運土木以勞形道在其間聲聞于外光化初忠懿王戈鋌策定邦國功成三教鼎行一方鏡廓乃

飛綫疏遠入烟臺。請師下府住安國院。師笑絲綸之  
降密旨。指木石以示迷途。高逼彌堅。承命未允。俄而  
參徒諮詢。行止諫謀。遵從覲協。台情不奪。人願其年  
秋。學人籌集弟子星馳。擁趨蜀府之康莊。同詣英王  
之宮室。觀光堵列。仰止雲屯。人發善牙。地饒喜色。忠  
懿王瞻矚儀相。傾瀉歸依。禮爲出世之師。敬作下生  
之佛。抽二千石之厚祿。減一萬錢之常庖。重闢華堂。  
高施廣殿。星攢棧枏。霞爛軒窗。梁橫蟬竦之形。若離  
塵空。瓦疊鴛鴦之勢。似著煙霄。星霜未換。於流年幾  
揭。競臻於丈室。且夕圍繞。七百餘衆。內有學人惠球  
長老。桂琛長老。竝澡德真。源棲身法苑。獨表鳳毛之  
瑞。先成麟角之寶。其后允協王恩。宣揚宗教。大師譚  
藪深遼。詞海汪洋。雄謀故鄣。於衝冠大辯。暗曜於重  
席。莫不摧諸外道。越彼三乘。八表騰芳。萬邦來慕。屬  
寮負戈之士。南引飛移。雞林擁彘之流。西傾鶴望。忠  
懿王信隆。口抱禮厚。王猷爰發表章上聞。睿旨降  
宗一之綸綍。受寵賜之袞裳。盛藻辭布於羅牋。猶新  
帝澤。爛葦衣鋪於金縷。未散天香。煥赫叢林。誼闡

士庶師雖承雨露。終樂雲泉抗節繁。放情幽寂如  
燈燭。物物自顯於燈前。似月分形。形豈干於月。際言  
苦理順。德峻神慈。而又去儉去奢。無偏無黨。賤綺紈  
於緇絃。諭金璧於泥沙。超羅漢心。出菩薩行。自石室  
投符之後。鳥窠寓木而來。非無胤嗣之品。流互有抑  
揚之氣。槩未若大師混成自得。所措無際。本靜本閑。  
寧執寧捉。微陂萬頃。猶爲默澹之流。峭壁千尋。宛是  
塵埃之聚。自匡化安。國資贊壽。圖人間之福利。無涯  
天上之星。迴有十至。開平二載。孟冬月云。聖人以短  
焰。譬浮生。達者以游雲。婉幻質。言情伏枕。聞日陞堂。  
俄懸英主之憂。爰勸學徒之慮。至仲月二十七日  
中夜。厥疾漸亟。乃命主事付遺戒。不許服杖。經臨  
晨昏。仍令附筆修遺啓。感別忠懿王。兼寄偈子云。人  
中寶。人中寶。一顆神珠明已早。從來顯現偏婆娑。人  
中達得無生老。至丑時有學人問師體氣若何。答曰。  
爾勿有疑。我自常定于時。案坐良久。奄然示滅。瑞日  
倏陞於高空。良木遽摧於大厦。忠懿王廢衙累日。無  
諸境布。慘移旬。飛走同悲。緇素共感。大師世壽七十

有四僧臘四十有五其年十二月十日靈龜歸于閩縣懷賢里飛山之原從禮也是日瑞雪填空悲風颯樹執紼之徒益萬護龜之衆數千有淚皆枯無心不慟其后磨礱石塔締構饗亭竝歸茅土之恩莫此峰巒之色自此弟子數百人皆道樹芬芳德山孤峻丹青瑞相軌範遺風寶方登潤於琅玕鹿苑重新於杞梓可謂兄恭弟睦地久天長其次上足悟靈大德格韻標奇秉持挺異歸敬之懃懷罔墜師資之孝行彌彰常貯豐碑未刊巨石長與初庚寅歲竊念建安相國侍中王公早歲頻降隼旗屢親禪榻而乃巨細上達王庭伏以令公大王維嵩表慶大昂呈祥五千里之山河允歸霸道十二國之基業莫比洪猷加以理達玄機心崇聖典念茲緣起許發賡題果蒙恩流龍化之潭地涌龜負之石若非我大師播馨香之道果我侍中垂始卒之精誠安得黃絹之文鎮在飛山之地哉雖親視席蓋習篇章每愧斯文曾無餘刃僧統通惠大師及靈公以歲頻參法席稍近玄譚熟詳履躋之規可紀隆崇之德上聞台聽堅命斐才牢讓不

諸屬詞是愧其辭曰

|                                                            |      |      |      |
|------------------------------------------------------------|------|------|------|
| 大雄之教                                                       | 西域之分 | 荷無違者 | 何顯斯文 |
| 我師挺出                                                       | 我法不羣 | 跡限淨刹 | 志邁青雲 |
| 不淬心劍                                                       | 不勇情軍 | 衆魔率服 | 求見求聞 |
| 道眼圓明                                                       | 法門峭峻 | 四海迷津 | 萬邦投問 |
| 格異神閑                                                       | 言苦理順 | 鶴靜松寒 | 金貝璧潤 |
| 德動英王                                                       | 心馳展敬 | 蘭殿忘殮 | 蒲輪降命 |
| 瑞相纔窺                                                       | 台襟豁靜 | 戰顧戰瞻 | 人龍人鏡 |
| 奇奏爰貢                                                       | 帝澤無涯 | 壓藻綸綸 | 爛著袈裟 |
| 四大本空                                                       | 一源有主 | 跌坐儼然 | 候爲千古 |
| 自翬陟遐                                                       | 以瞻以覩 | 貌託神毫 | 塔宜深塢 |
| 飛山勝槩                                                       | 閩川北隅 | 勢平越壘 | 根拔鏡湖 |
| 靈龜從禮                                                       | 地口合圖 | 雲龍暗會 | 神鬼不虞 |
| 森羅萬壘                                                       | 檜柏千株 | 覺路繚遶 | 世人嗟吁 |
| 色身淨幻                                                       | 五蘊之間 | 法身堅固 | 兩曜之前 |
| 道德不泯                                                       | 陵谷任遷 | 斯文斯石 | 千年萬年 |
| 扶天保大忠孝功臣威武軍節度福建管內觀察處置兼三司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守中書令閩王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五百戶王延鈞 |      |      |      |

題

我不識彌勒何許人。現示何世明州人。傳言這胖和尚。喫酒喫肉。布袋自隨。生大輕慢。以紙包屎物示人。云這是彌勒內院的。這是兜率陀天的。意氣薰布。惑亂此方。男女。前。前。田。令。好。好。來。來。絲。與。渠。往。來。容。通。消。息。當。時。幸。不。遇。我。遇。我。則。問。渠。是。甚。麼。待。他。放。下。布。袋。叉。手。向。前。便。驚。頭。一。棒。他。問。過。在。甚。處。又。與。一。棒。曰。打。破。布。袋。了。管。教。渠。無。言。可。答。且。教。他。那。十。七。八。個。小。孩。子。都。哭。啼。叫。腦。痛。痛。去。也。咄。芳。洲。外。史。題。

布袋老僧小序

聖人觀衆生。心是般若。智生死海。是涅槃城。昧而不知。速須道破。念慈氏受釋尊之記。當末世開度生之方。繇是降兜率遊四明。觸處建光明幢。逢人施甘露。味以布袋爲佛事。以小子現童真四儀。神變莫測。六時妙化。無窮登禪窟者。死偷心於絕解之處。活神機於難辯之時。是故拈花悟旨。響應千古。笑談垂手。針芥相投。俾放下布袋。默契玄宗。政不待言。思而得者。

教外別傳之旨也。噫。余以爲補處老僧。贊千百載之利語耳。

居士沈一貫拜撰

序

吾聞聖賢之道。當人自具。豈假緣求。祇因塵勞。自閉彼岸。自迷平白地。屈陷於生死之中。飄泊於輪迴之際。且阿逸多氏。釋尊授記。佛乘囑付。佛事故修。途萬品。總攝一宗。卽妄顯真。就事明理。納諸佛法。叩於袋中。運無量神通於掌內。直欲將諸人。無始劫來。業識因緣。今日要於和盤翻轉。截却生死根源。徹悟無生性。智卽達全體。彌陀惟心淨土。只爭迷悟一著耳。故傳云。卽個心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靈物。縱橫妙用。可憐生。一切不如心。真實誠哉斯語也。

甬上達真居士包士瀛。百登讀彌勒傳與常寂和尚談禪得趣。輒撰數言。書於瑤光第一閣。

明州 定應大師布袋和尚傳

大師不知何許人也。五季梁時見於明州奉化縣。鸞類鰭腹形。裁服腰世。莫知其族氏名字。常自稱契此。若長汀子布袋和尚。則以人之所見稱也。日夕寢食無常處。而岳林寺則其所歸宿。云每以錫杖布袋自隨。且有十八小兒。謹逐之。然亦不知小兒何從來也。行聚落田野間。見醃醢魚菹物。輒乞入口。餘以投袋中。至閑閑處。開袋。盡取撒下。謂衆云。看看復一一拈起。問人云。你道這箇是甚麼。如是良久。納袋中。荷而去。常以紙包屎物示人。云。這個是彌勒內院的。有時云。這箇是兜率院天的。有僧徐行其前。師撫其背。僧回首云。作甚麼。師展手云。乞我一文錢。僧云。道得則與。師放下布袋。叉手立。師一日居稠人中。僧問云。和尚在這種作甚麼。師云。待箇人來。僧云。我。師探懷出一橘。與之。其僧擬接。師縮手云。汝不是這箇人。師偶立街市上。僧問云。在這裡作甚麼。師云。化緣。僧云。十字街頭化甚麼緣。師云。十字街頭正好化緣。僧擬

議師荷布袋大咲而去。白鹿和尚問云。如何是布袋師放下布袋。叉手立。問云。如何是布袋下事。師荷布袋。便行。保福和尚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師放下布袋而立。問云。只如此。更有在師荷布袋而行。或新成一則於市中。師唱於則前。曰。募緣。遭到不得。於此大小二事。師分衛所至。輒遮挽。不得去。酒廬屠肆。皆恣其飲啖。不厭惡。謂能使所貨倍售。而獲利多也。遇雨。晨起曳高齒木屐。豎股臥大橋上。是日必晴。遇晴。繫草屨疾走。是日必雨。師嘗以蒿草。徧植田畝中。明年官有增稅課役。丁夫之令百姓逃亡。田疇至蕪。沒師嘗飯田家。其婦怒。詈其夫曰。農忙時。又何暇恤此風和尚耶。師即傾其飯。桑下而去。已而飯在釜中。消尋曰。實求懺悔。夏浴溪水中。脫衣置岸上。羣童戲。飲衣走。師裸逐之。岸人聚觀。竊見其陰藏。蓋童真也。有陸生者。善畫。肖師像于寺庫院壁。師過之。唾不已。師之在閩中。有陳居士者。館過甚謹。及游兩浙。與之別。居士問曰。和尚何姓。何年月日生。法名幾何。師云。你莫道我姓李。二月八日生。只這布袋與虛空齊年。



居士因謂師曰和尚此去若有人問只怎麼對不可  
墮他人是非師答以偈曰是非憎愛世偏多仔細思  
量奈我何寬却肚皮常忍辱放開洪口暗消磨若逢  
知己須依分縱遇冤家也共和要使此心無挂碍自  
然證得六波羅又問和尚有法號否師又答以偈曰  
我有一布袋虛空無縫罅打開遍十方八時觀自在  
又問有行李否答以偈曰一鉢千家飯孤身萬里遊  
視人青眼在問路白雲頭又問弟子愚魯如何得見  
佛性以偈答曰卽箇心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靈物  
縱橫妙用可憐生一切不如心真實又曰和尚此去  
須止宿寺舍莫依族舍而住答以偈曰我有三寶堂  
裡空無色相不高亦不低無遮亦無障學者體不如  
求者難得樣智解安排千古無一匠四門四果生  
十方盡供養居士異之復作禮曰願和尚再留齋宿  
以盡弟子恭敬之意是夕師復書一偈於居士之門  
曰吾有一軀佛世人皆不識不塑亦不裝不雕亦不  
刻無一塊泥土無一點彩色工畫畫不成賊偷偷不  
得體相本自然清淨常皎潔雖然是一軀分身千百

億至四明與郡人蔣宗霸遊出處飲食相往來尤密  
教其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多爲日課世因呼宗霸爲  
摩訶居士一日與浴長汀溪中使摩訶揩背忽見師  
背有四目炯然光聚摩訶驚駭作禮曰和尚是佛也  
師曰勿說吾與汝相聚三四載矣可謂有大因緣吾  
當去汝汝勿憂也遂到摩訶家徐謂之曰汝欲富貴  
乎摩訶曰富貴安能久遠但願子孫久遠可也師卽  
以布袋一隻內有無數小者并一箱一繩以授摩訶  
曰吾以此物與汝別乃汝後代事也摩訶受已不解  
其意數日師復來曰汝解吾意否摩訶曰弟子不解  
師曰蓋欲令汝子孫如所遺物也貞明三年三月三  
日示寂于岳林寺廡下磐石上師無恙時鎮亭長以  
師不事事遇則每加詬辱且奪其袋焚之明日師荷  
袋去來如舊如此三奪三仍舊雖亭長亦心異之至  
是買棺使殮以贖機其過昇者雖衆不能舉別有童  
氏素敬師以棺易之昇不加衆而輕舉若羽於是邦  
人設大會建塔於封山之原其山皆巖石石之窪穴  
皆大師遺跡也有卓錫處有置鉢處置鉢之穴其深

淺小大如其鉢而水常盈其中雖大旱不少涸可異也。既滅之十年會越師遣人使蜀回至棧道見師識之謂曰四明有蔣摩訶者幸爲我寄聲使加保愛以待相見也。時摩訶方築菴於踔踔山十二盤之高峻處以居畜一黃犬自衛每米盡則繫百錢犬頸上出東吳以糴往來二十里無所間及蜀使致師命摩訶曰我已知之即設齋會親友沐浴跌坐而逝。晉天福初興化軍莆田縣令王仁煦遇大師於江南天興寺後又遇於福州官舍出懷中圓封書戒王曰我七目不來則開以看王如誠開圓封無他語止一偈也偈曰彌勒真彌勒化身千百億時時示世人世人俱不識後書九字云不得狀吾相此即是真至是乃知師是彌勒佛也。宋熙寧三年莆田裔孫鑄尙能寶藏其真跡明年晉安劉繼業摹其偈文兼寫大師像刻石於宜春而遺其九字元豐四年沙門宗尙得其本始摹刻於岳林寺後三年溫陵人呂振監明州市舶出莆田裔孫所藏九字真本俾住持如恂刊於偈後恂以幻相非大師意命去之乃移偈於石并九字刻之

以傳焉。廬釋祇者嘗令此縣尤敬慕之使人圖其像迎入縣署供養卽風雨隨至祈禱殊有驗因香火至今又有人見之東陽道中持一履屨之曰我昔誤持此以來汝今可持之以歸後開壇視之果僅一履存焉。師所作偈頌頗多茲姑錄一二以警世云。騰騰自在無所爲閒閒究竟出家兒若觀目前真大道不見纖毫也大奇萬法何殊心何異何勞更用尋經義心王本自絕多知智者只明無學地非聖非凡復若乎不強分別聖情孤無價心珠本圓淨凡是異相妄空呼人能弘道道分明無量清高稱道情攜錫若登故國路莫愁諸處不聞聲已而有術士謂人曰二百年後布袋和尚所居岳林寺道場復興宋紹興間住持圓明迺東林照覺之嗣子福州陳居士之裔孫既新封山塔亭馮斯道等又施四圍山地增廣其基忽發異光掘之獲黃色淨瓶六環錫杖制度奇古觀者太息有司上其事元符開元戊寅六月九日敕賜今證崇寧三年住持曇振勸鄉人董氏建閣於寺之後鄉人任氏塑師像於閣上旣而董氏以爲我建閣而置

任氏像卽自裝一像置其上。移任氏像於閣下有術者曰：董氏像止六十年，運任氏像過六十年，運始發耳。逮紹興間，寺經回祿，而閣與俱竟燬。董氏之像時有饒道者，然一臂化緣，與沙門行中重建閣，乃迎任氏像置其上，偃指而數術者之言，果信然。嘉泰初，閣勢欲壓，一夕風雨驟作，雷電交至，遲明屹然中正，而題拱間悉綴鱗甲，萍藻跡淮海鑒禪師碑其事，以詫神明扶助之功焉。逮皇元閣崩於至元十九年九月九日，大師遺像獨不壞，巍然相好出瓦礫中。几上立像亦復能躍，至於後園。蘇林竹間近遠士庶停業罷市，作禮觀瞻，感歎十八年住山梵中，遘材嗣擢五間規模壯麗，觀者偉之，復以奉安任氏所刻之像，此其跡也。若夫本者則徧塵刹，以皆存歷沙劫而不朽，正報既然，依報亦爾。敎大師吾誰與歸。

前天台國清禪寺住持無夢沙門曇璽撰

布袋和尚後序

恭聞法身無相，具含諸數之形，覺性無生，何妨起滅。

之念一切世界如虛，五蘊身心不實，以其不實如虛，故世界卽毗盧法界，蘊心卽圓覺妙心，歷劫無生，萬古無滅。廓爾深奧，湛寂靈明，斯一切如來與諸衆生同證菩提之極果也。特其未悟天真，妄就幻相，沉迷苦海，自取輪迴。佛雖滅度，契經三寶充滿人寰，信樂精持如佛在世，智淺障深，對面千里，故聖人不得不降御人間，度諸凡類。古稱四明三佛地者，過去維衛佛示現啞女相，以柔和智德而感化釋迦如來流布舍利，特放光現瑞而利生三佛傳載之詳矣。惟彌勒世尊，紹釋迦佛位，依法式度生，觀因果經云：釋尊接迦葉佛之道統，恒居兜率陀天，號曰護明菩薩，應期降誕，轉大法輪，洪濟萬類。普利河沙，曾記彌勒賢劫佛之第五，故稱補處，非補瞿曇佛位，亦補釋尊天宮，仍居兜率陀天，號曰慈氏菩薩。雖居兜率宮，化身十方界，慈憫大千國土九界衆生，或修六度萬行，或縱三毒四倒，或造地獄深因，或植人天小果，由是作大帡幪，亭毒普化。一於六朝，蕭梁時降跡義烏，爲傳大士，建道場於雙林，有雙林語錄垂世。一於唐末，僖宗

朝偶現於四明爲布袋僧袒腹含笑隱德如癡竟不知其何許人也。儀形不恭師處世少範規第吐詞蓋天蓋地布武非聖非凡實而不虛混而不鑿恒以十八童子環遶如戲爲諸根塵淨智互現神通常持布袋示佛宗猷包攝無量密因運出無緣妙用凡見世間縱心縱業極意貪圖者師以隨方調順展轉啓明令彼處仁守義達妄即眞或分衛處視其爭食利路沉醉愛河者師以和言異語解其腐鑄指向要關網彼機宜直譴覺慧勉其剋勵磨習銷鏹邪風人人被法沾恩恰似綠楊春意遇道流時唯善知識要須了悟自己圓覺靈明廓爾無礙無礙不動眞如眞如綿密無間無間周遍圓融圓融解脫自在自在無不可信口譚玄超情絕解沃斯旨。個個心開智淨宛同昇日遊天師遊北上見屠兒宰畜諫曰一切畜生是造業人果報貪道無財能救願諸長者饒此生靈教彼活命蠢動含靈具佛性仁者應須慈眼看非惟慈悲利物之德更植菩提長壽之曰復值宰牛者曰殺牛之人號羅刹殺他自殺誰驚世刀山斧砢

靈鐵煎何劫何時頓解脫僧問如何降伏妄心師曰心是何物徒勞調伏妄本無根放下無跡諸緣擾攘一眞寧寂如如法界體堂堂秋不破兮遮不黑師指流俗僧曰汝本是佛何滯凡情當鏗劇諸緣緣弱習力究心體無生須達妙明眞性果獲無礙圓通便是出塵羅漢否則屈殺丈夫也師受田家齋問道答曰牛捏青苗種種田低頭便見水中天六根清淨万成稻退步原來是向前師於大橋上夜坐忽有強人窺探師曰貧道無財君亦無妄何貪財利自蔽妙明歷劫生來被貪所誤枉受輪迴汝何不省暗懷攘竊無端造罪何不反思自心未遇境緣貪無所起則知一念不生是汝眞性即汝安身立命之處立刻究明無生之旨已是蹉過若干好時節矣偈曰由貪淪墮世波中捨却貪嗔癡大雄直截凡情無所得圓明寂照汝心宗師出街衢見市人擠擠嘆曰奔南走北欲何爲日歲光陰頃刻衰自性靈知須急悟莫教平地陷風雷又曰趨利求名空自忙利名二字陷人坑疾須返照娘生面一片靈心是覺王鄉人問師答何常

持布袋答曰。包納乾坤。得意趣若何。師答以偈。因覺  
靈明超太虛。目前萬物不差殊。十方法界都包盡。惟  
有真如也太迂。僧問。如何是頓漸法門。師曰。汝心卽  
正智。何須問次。第聖凡都不到。空花映日飛。師受關  
主。齋問曰。今日出關。何時八關。若有出入。卽非禪關。  
若無出入。誰號禪關。有無一致。出入齊觀。無爲直指。  
菩提涅槃。偈曰。關非內外絕。中央禪思宏。深體大方。  
究理窮玄消息盡。更有何法許參詳。問師如何化導。  
答以偈曰。肩挑明月橫街去。把定乾坤莫放渠。遇聖  
遇凡俱坐斷。寂光勝地可安居。師於寺前佇立。衆僧  
問師久立何爲。師曰。我在此時。個同參。釋迦未生的。  
人衆。唉曰。釋尊說法。利生滅度久矣。師曰。汝等徒知  
佛之滅度。焉知佛之未生。苟知未生。定知無死。只知  
無死二字。藉子家珍。常諦信不疑。皎然非物爾。我皆  
如也。否則處生。浪死。偈曰。無生無死佛家風。不墮古  
今莫定踪。觸處圓明常湛寂。龍華鶴足兩無從。僧問。  
如何是道。師曰。碧水映孤峰。寒潭迎皎月。爾我不知  
宗。須彌足底。越師見行。齊担柴運水。至問曰。汝水若

還清汝身。被水溺。汝柴若還燥。汝身被火燎。燎溺病  
同途。大夢原未覺。汝能鞭起懸空靈覺心。反覆看渠  
非深奧。神光獨耀性眞常。現成公案。方知道。便能穩  
坐毗盧頂上。吹清調。師爲講主。曰。大道無名。大閑無  
聲。大悟無道。大眞無外。大覺無妄。大似無我。大寂無  
定。大用無爲。大法無乘。座主果能了却。聖凡情。吾將  
布袋連底傾。師遊化諸方。內秘般若。沖玄之正智。韜  
晦聖乘。外示落魄。不問之中。流似同凡。類適俗會。  
於闌若時。問道師曰。當絕攀緣。體會覺性。性本常住。  
永無生滅。以無生性。中示現生滅之法。以生滅性。中  
全體涅槃。眞如汝自不審。認假爲眞。執著世諦。甘受  
輪迴。空遭塗炭。猶未惺悟。若能回首。知非旋機。破胆  
不越一念。洞見眞源。故余觀師。隨機答話。喚醒迷途。  
備彈雪嶺宗風。直示西來大意。是故道人。處凡世而  
無染。消羣迷而無礙。的指萬法。生無所生。究竟寂滅。  
滅無所滅。寂滅尙不存。何言可指示。斯乃最上禪宗。  
達摩骨髓。又誰可得。而擬議者哉。卽如傅大士。初見  
梁武帝時。問曰。如何是道。對曰。卽心是道。國主未陞



毀時未起念。先太智妙明輝。今耀古无塞太虛。萬古無生永劫無滅。非聖非凡。無縛無脫。斯是妙湛心體。心外無別道。道外無別心。故曰。卽心是道。帝問曰。師事誰也。對曰。師無所師。事無所事。從無所從。復告王曰。國主是救世菩薩。應以無著爲宗。虛懷爲本。無相爲因。涅槃爲果。其爲國也。以正法治世。仁德化民。任賢去奸。勝殘去殺。兵戈息而部伍寧。天位雄而太平著。斯國主天機神妙。踐祚恒如。貧道之所至望也。劉中丞見聖駕到大士不起座。問曰。如何不臣天子。不友諸侯。答曰。敬中無敬。性不敬。無不敬心。貧道若動身。則法地動。一切法不安矣。聖主請大士講經。大士登座默然良久。撫尺下座。太子問曰。如何。不論義對。曰。語默皆佛事。復何言也。復告王曰。貧道有如意寶珠。清淨解脫。照徹十方。國主若能受者。疾至菩提。蓋一切諸法。不有不無。凡所有相同。歸實際。世間幻化。莫不歸空。百川萬流。咸歸於海。世出世法。莫過眞如。實無生滅。故無涅槃。三世平等。十方清淨。以清淨平等之法。饒益有情。同登覺岸。如是妙法度世。名大慈。

悲主也。大士甫見經藏於雙林。俾諸衆等推揆轉運。令初地凡夫。當爲轉經功德緣。於成佛正因。天下龍藏祖法。於此也。忽一日。見定光金粟釋迦從東方來。寶光異香。集大士身。唱言。當代釋迦說法坐龍華勝會。明指文殊垂普愍。應集卽觀音。輔揚秘密之淳風。大施醫王之良劑。有回天轉地之功。起死超生之法。須彌轟漢。奚妨日月之麗。天肉眼。凡夫妄分明暗之相。石壁橫空。不礙大士之過。地拱高乎。祖自悔憐慢之心。甫擊木槌。關內閣門悉啓。拈起布袋。兜率內院齊來。大爐輔前多鈍鐵。良醫門下饒病人。一粒眞丹點鐵成金。一言法語。革凡成聖。是故帶水拖泥之禪。度生急務。舍垢和光之德利物。先鋒八方。湖海是圓。覺道場總一家之受用。十類衆生具眞如妙性。同一子之眷情。發義天之秘奧。廣被迷途。開心地之玄宗。普收利鈍。故師示衆云。萬像森羅。纖塵不立。一眞法界。百行紛紜。如如至理。動靜皆禪。一念契眞。倏登彼岸。斯乃布袋和尚雙林大士兩地同敷阿逸多氏之慈風也。何傳大士自稱當來解脫善慧大士。何布袋。

老人往復二十餘年。韶光晦德。不知所由。雖然隱顯難量。順逆莫測。觀其拈一物示衆云。這是兜率陀天的師。從北還持一文錢示衆云。這是龍華會裡的分明。指示人人。自不察耳。蓋素鄙其禮貌疎闊。衆皆忽之。故絕唱之詞。多不傳世。世卒無有能識之者。迨師滅度數年。而寄書蔣摩訶。有偈云。彌勒真彌勒。化身千百億。時時示世人。世人俱不識。乃始知其爲彌勒化現也。師若不道破。畢竟無能識。是以如意摩尼現。誰人識本真。惟有蔣摩訶。慇懃奉事。以後蜀使寄聲。踟躕而逝。亦非凡情可測。觀二師先後出世。僧俗權攬。任彼讚毀。信疑總屬龍華。得度因緣。故此隨緣導利。衆生應機。隨汰佛性。對面彌勒。誰能甄別。故曰。現凡脩聖道。果地集凡。因當說無所說。常度無度人。法印無來去。宗途絕故新。余故憶其玄言要旨。實不下於雙林後數百年。大元佛懿大禪師。疊疊傳其故事。因親師於閩中。陳居士盤桓問答。展轉啓明。句句法雷。獅吼令人頓開心地。不一而足。讀之不覺汗下。廣如性實。凡愚埋頭煅煉。禪宗一著。未破腦後。一毫未

明如喪考妣。何暇他論。因還重建岳林寺之兩禪德。復刊彌勒傳。力徵余再叙布袋宗。由固辭弗獲。輒稽之別傳語錄。凡處布袋語彙而載之。代爲慈氏一言。或通則不妨無言。而言言之無礙。師叔岳林寺也以神通力。願不煩擾檀那。惟開鑒聖智。對迦羅越人云。此古刹廢極。欲重建精藍。衆皆單從者。蓋先感其預容禍福之兆。人得受利於趨避之益。故歎善哉。師往閩中。化檀越一袋之木。此間井中取之。無竭。衆皆驚異。遂某也。捨工某也。助糧某也。德惠不約而至。巍巍勝跡。萬萬工程。大雄殿之千佛閣。兜率宮後兩退居。經藏鐘樓對峙。浮屠寶塔凌空。四時焚修不懈。晨昏鐘鼓分明。叢林德業。頗稱盛矣。師東遊海濱。觀斥鹵灣之坦塗。對鄉人云。此處我欲成田。衆笑其癡。師以蜆沙覆壘。成塘沙堤如石。以擁海潮。仍設三硯。以禦旱潦。塘內成田二千餘畝。每歲收穫。供給僧徒。餘贖命放生。至今沙堤永固。無泐遐設。聖蹟安如泰山。相期於龍華會裏。合稱腴田之美矣。師於南畔封山。指點隱跡之處。至於朱梁均王貞明二年三月三日。對

衆云明年今日。我取彌勒菓供養大衆。果於次年。是日跏趺盤石上。泊然而逝。衆方歎訝。憶之正合。是識結。施爲窰塔。波賜額爲定應塔。少俟熟脫之機。而出世。播揚定慧之宗。而維持絲絲。是八百年來。福田博被。善果崇登。不特一方之頂禮有加。卽六字之仰瞻弗替。然寺之興廢。必待其人不恒。其一誰隆舊觀。自木南和尚繼興之後。幾三百年。非惟梵刹傾頽。抑亦聖容衰落。獨有龍目井安然如故。萬曆間。本寺住持南禪師。糾寺僧萬金。萬全共出衣資。重新大殿。稍繕落成。寥寥數禪。今守愚和尚。法緣明慈。協力募資。矢心興建。航海於閩。延木爲事。回胃大海。涼波忽罹。強賊紐械。守愚挺然不懷。生死界之靈宿。風餐露宿。綠林自化。感夢梵僧。驚疑釋放。其杉木更被官兵所獲。竟以與販鹽之桎梏。法緣解道。難遭塗炭。踞然幻化。視之頃間。吏部戴大檀書。抵常道。審解解纒。守愚亦脫難。而至幸完壁歸鄉。恣其樹立。豈非慈氏菩薩冥加威力所致也。世稱戴吏部布袋後身。號龍華居士。善踏覺路。冥合宗乘。眞阿蘭若之屏翰也。迄今數年。大

雄殿之崇麗。千佛閣之崢嶸。俾然香散花翹。勤頂禮。皆往心整肅。正眼豁開。天真佛性。當體自明。人人證本地風光。更從何處覓佛也。余復告曰。大用繁興時。不干寂滅定。莊嚴佛淨土。覺性自無生。導引迷塗者。卽令最上乘。滿目菩提道。端居不動尊。子明一著子。何參布袋僧。

沙門 廣如 撰

補處慈風。充滿人寰。應期降跡。大轉法輪。宏濟萬類。普度群生。在雙林爲傳大士。在岳林爲布袋僧。往來二十餘年。袒胸微笑。隱德如痴。舉世人莫識其絲矣。癸亥夏。楷庵老人。大暢玄風。於行道之際。拉銘同往。雲間邀遊。峰泖募願。聞遠助費。重鐫茲傳。適超果。方丈遇周易垂先生。談及斯舉。欣然序其事。乃知前代沙門。疊疊廣如二公。俱從圓覺。慧明處。寫出無數奇緣。幻跡於兜率宮中。大家團圓一笑。却也自在。

剡上壁城居士戴銘案王氏敬跋并書

重刻彌勒傳略記

夫遊天下名山者莫不記宇中之聖跡也。如余之遊者。遊於造化之內。而不能如莊子遊於造化之外者。也。如余之觀者。觀於形骸之內。而不能如童子觀於形骸之外者也。卽此二者不備。又何能重開樓閣。覆見彌勒之真耶。觀夫彌勒道場之所。及目猛公衙署之所。貫耳者。豈之有也。方今燦爛手塔分三座上。中下之宛然。彷彿乎寺列千尊。南北東之依舊。稽雙林大士不受千金之賜。攷剡水僧人豈擔一文之賒。依他遊戲。十七八箇笑。笑嘻嘻。隨我神通。三四五雙哭。哭啼啼。撥海成田。聲震千里之外。聚沙作剎。名標四境之中。煥然玉級。高出重霄。俄然清泉。下臨無際。生臥橋頭。心隨流水。緣到海死。坐石邊。性順寒冰。覺至梨携。錫杖以示人。齊物論之莫測。放布袋以警已。括有篇之何窮。降兜率以權封山。會龍華而實難足。兩地雙樹。一乘獨顯。然傳之板向藏書坊。遭時毀化。遇難傾消。性公慮其失傳。於斯捐刊。以待將來之補。公命序之余。勉應之。及觀其傳。語大老序之詳矣。余又

何強臆膜之談。而索獅弦之論耶。且大師云。不覺狀吾相。此卽是真。這此一相一真。他也明明指出。但須當人自別。不假緣證。故文殊云。執相迷真。對面千里。丹經云。辛苦兩三年。快活千萬劫。是因覺迷。相差露出萬般像狀。幸仰大悲廣說。方便立三乘之教典。設四諦之規章。說有說空。以至說默。惟明迷覺二字。截斷生死根源。庶免覆萌之患。頌曰

佛與衆生本同源

始因迷覺續念遷

常覺不迷源是佛

常迷不覺已沉淪

覺先迷後衆生類

覺後迷先聲聞證

去來現在理會者

端坐龍華待吾到

雪山寺僧 惠智 謹撰

## 布袋和尚傳

明州奉化布袋和尚不知何許人自稱契此未詳氏族形裁服鳥罪股奴罪感額瞻腹出語無定寢臥隨處常以杖荷一袋囊并破席凡供身之具盡貯囊中入鄮肆聚落見物則乞或醃醢魚蔬繼接入口分少許投囊中時號長汀子一日有僧在師前行師乃拈其背僧回首師曰乞我一文錢曰道得即與汝一文師放下布袋叉手而立白鹿和尚問如何是布袋師便放下布袋曰如何是布袋下事師負之而去先保福和尚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放下布袋叉手福曰爲祇如此爲更有向上事師負之而去師在街衢立有僧問和尚在這裏作甚麼師曰等箇人曰來也來也歸宗柔和和尚別曰歸去來師曰汝不是這箇人曰如何是這箇人師曰乞我一文錢師有歌曰祇箇心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靈物縱橫妙用可憐生一切不如心真實騰騰自在無所爲閑閑究竟出家兒若觀目前真大道不見纖毫也大奇萬法何殊心何異何勞更用尋經義心王本自絕多知智者祇明無學

平城作手

四時雜

寒風作求

地非聖非凡復若平不疆分別聖情孤無價心珠本圓淨凡是異相妄空呼人能弘道道分明無量清高稱道情携錫若登故國路莫愁請處不聞聲又有偈曰是非憎愛世偏多子細思量奈我何寬却肚腸須忍辱豁開心地任從他若逢知己須依分縱遇冤家也共和若能了此心頭事自然證得六波羅我有一布袋虛空無望礙展開徧十方入時觀自在吾有三寶堂裏空無色相不高亦不低無遮亦無障學者體不如來者難得樣智慧解安排千中無一匠四門四果生十方盡供養吾有一軀佛世人皆不識不塑亦不裝不雕亦不刻無一滴灰泥無一點彩色人盡盡不成賊偷偷不得體相本自然清淨非拂拭雖然是一軀分身千百億又有偈曰一鉢千家飯孤身萬里遊青目觀人少問路白雲頭梁貞明三年丙子三月師將示滅於岳林寺東廊下端坐磐石而說偈曰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偈畢安然而化其後復現于他州亦負布袋而行四衆競圖其像



僧順禪師者，順州人，也。俗姓張，  
 氏七歲出家，隨師聽學，通求諸法，  
 卅餘年，忽遇當根佛法，認惡推善，乞食  
 頭陀道場，觀佛精勤，盡命嗚呼哀哉。  
 春秋八十有五，以貞觀十三年二月  
 十八日卒於先天寺門徒，巨痛五內，  
 等摧有深悲榮，無不感切。廿二日，遷  
 柩於屍陀林，弟子等謹依林葬之。  
 法取舍利，建塔於名山，仍刊石，置  
 形傳之於歷代，乃為銘曰：  
 心在教惡，普救為宗。息緣觀佛，不憚  
 和冬，願聞苦行，積德銷客，捨身殊塋。  
 銘

順禪師塔銘 誌 657

唐貞觀十三年（639）二月二十二日葬於河南安陽寶山。拓片高47厘米，  
 寬43厘米。正書。



静感塔記 章818

唐貞觀二十年（646）三月二十一日卒。石在河南安陽寶山。拓片高110厘米，寬36厘米。正書。

仰山光涌長老塔銘

唐 宋齊丘

夫衆生者晝則共一明夜則共一暗明不爲之缺暗不爲之分蓋衆生同一智而共一見也佛佛相授祖祖密傳以茲爲法實無法也仰山心偈天下泳之正爲此也然其化導大綱祖教專用傳襲源流謂石亭仰山之宗則涌公嗣其後也公法號光涌豐城縣張氏也誕生之夕神光照庭鄰人以爲珠璧之祥間而伺之生男子也七歲請學儒詩書禮樂若有素習十三請學佛經論禪智悉如生知一旦請遊方求師父母器而從之於時石亭之羶風行四海乃往禮之石亭爲之剃度復就開元寺真公傳淨名經密旨十九詣襄州壽山寺戴公受大戒遂攜餅錫遍禮有德以有間斷意契無間斷心以有生滅身得無生滅體石亭有似驢之問涌公有非佛之對石亭堂見諸方學人來便問向來石亭曰還見和尚否對曰見石亭曰見和尚何似驢學人無對石亭將此語每問折到學人未有能對者石亭乃問涌公云子將作麼對曰禮拜和尚來石亭曰還見和尚否對曰見石亭曰見和尚何似驢對曰某甲見和尚亦不似佛石亭曰既不見佛似箇什麼對曰若更有所以似與驢何別石亭曰凡聖兩忘情盡體露吾有此語來近二十

年無人決了境于大科觀當自築任吾不能盡標于異日可知而自行矣官大奇之謂之內佛可以化人矣石亭歸寂公燃第三指以報法又燃第四指以報親皆不羣之事也仍歸止於仰之棲隱寺紹祖風也洪帥南平鍾王聞其名若禪師家麟鳳無有肩其威德者遂遣使迎止於府下使者至師不起於是州牧邑尹至亦不起已而士民皆來又不起乃共訴之曰師如不起貽郡縣之咎由是不得已而後從之既至復館師於石亭繼美名也是時爲人說法明色空一相人佛同種使士者捨書劍農者棄耒耜工者忘糾繆賈者散金玉萬務失措官不能禁師之教化明白也如是天祐十四年秋還如舊隱昇元二年夏順化於禪寢僧臘七十俗齡八十有九門人具菴禮塔於山之西南隅表至德也嗚呼涌公王者固召不就困憊悲而後就之真天人也將來者多方求知循有弗獲足見涌公不泯其能蓋力救末法之弊爾入室弟子彥新執古之士也任彼肉耳聆余廣譽不遠千里自袁而來以行狀授余請銘殊不知人不勝名文不勝德然哀其誠慾強而應之其辭曰

佛佛佛乃真物自迷誤無得失曹溪歿仰山出曹溪隨仰

山骨曹溪虛仰山寶佛今涌涌今佛

錄自『全唐文』第八七〇卷

大漢韶州雲門山大覺禪寺大慈雲匡聖宏

明大師碑銘并序

五代 陳守中

原夫真空無相劫火銷而性相何來妙法有緣元氣剖而因緣何起造化莫能爲關鍵元黃不可爲種根凡乎十號之尊出彼三祇之劫增莫知而減寧觀詎究始終望不見而名無言孰明去住不有中有不空中空匪動匪搖常寂常樂拘留孫之過去釋種圓明毗婆尸之下生元符合契繇是修行道著相好業成爰授記於定光過度人於摩竭自是一音演說二諦宏宣開八萬法門化三千世界大乘六而小乘九慧業難基欲界四而色界三昏波易染所以興行六度接引四生求真者競洗六塵修果者咸超十地盡使昏衢之內俱萌捨筏之心大廬人天俾居淨土其後衣纏白氎屣脫金沙示無住之身現有終之理於是迦葉結集阿難證真遞付心珠住持法藏象教遠流於千疊覺花遍滿於十方馬鳴興護法之功龍樹顯降魔之力師師相受法法相承大化無窮不可思議而自我祖承運明帝御乾符聖夢以西來圖粹容而東化金言玉偈摩騰行首譯之文鹿苑難林佛朔遂身游之化迨於魏晉迄至隋唐



達理者甚多得道者非少其如歷帝歷代有廢有興未若  
當今聖明欽崇教相者也伏惟寄聖文武隆德高明宏道  
大光孝皇帝陛下德參覆載道合照臨叶九五之龍飛應  
一千之鳳歷承帝嚳有堯之慶鴻業勃興體下武繼文之  
基聖功崛起每念八紘紛擾九土艱虞擢干戈弧矢以宣  
威救生靈塗炭用聲明文物而闡教致寰宇雍熙櫛沐忘  
勞鑿大禹之所未鑿造化不測開巨靈之所未開慶雲呈  
而甘露垂嘉穀生而芝草出其於儒也則石渠金馬刊定  
古今八索九邱洞窮淵奧其於道也則探元抱璞得太上  
之妙門寶籙靈符授虛皇之秘訣於幾暇既崇於儒道注  
展衷復重於佛僧是妙奉三寶於虛<sub>闕</sub>一福萬民於寰宇  
紺宮金刹在處增修白足黃頭聯辰受供而乃頻彰瑞感  
顯應昌期矧以韶石奧區曹溪勝地昔西來智藥三藏駐  
錫於曹溪曰一百七十年後當有無上法寶肉身菩薩於  
此興化學道者如林故號曹溪曰寶林也二十八祖之心  
印達摩東傳三十三代之法衣祖師南授洎六祖大師登  
正果之後所謂學者如林天下高僧無不臻湊者矣大慈  
雲匡聖宏明大師者則別類一枝也大師澄真不渾定性  
自然馳記前之高名躡迹維之密行慧燈呈耀智劍發硎

六根淨而五服清不染不著四果證而三明明自悟自修  
啟禪門而定水法澄搜律藏而戒珠瑩澈水上之蓮花千  
葉清淨芬芳空中之桂魄一輪孤高皎潔機無細而不應  
道有請而必行故得百福莊嚴萬行圓滿盡諸有漏達彼  
無為大師諱文偃姓張氏吳越蘇州嘉興人也生而聰敏  
幼足神風不雜時流自高釋性纔逾卅歲便慕出家乃受  
業於嘉興空王寺律師志澄下為上足披經譯偈一覽無  
遺勤苦而成依年具尸羅於常州戒壇初習小乘次通中  
道因聞睦州道蹤禪師開論高險往而謁之來去數月忽  
一日禪師發問曰頻頻來作什麼對曰學人已事不明禪  
師以手推出云秦時鞞鞞師因是發明微而有理經數  
載策杖入閩造於雪峯會下三禮之後雪峯和尚頗形器  
重之色是時千人學業四眾咸歸肅穆之中凡聖莫測師  
朝昏參問寒煥屢遷昂鶴態於羣流開禪扉於方寸因有  
僧問雪峯曰如何是觸目不見道運足焉知路雪峯曰呌  
其僧不明舉問師此意如何師曰兩斤麻一足布僧又不  
明復問何義師曰更奉三尺竹僧後問於雪峯峯曰噫我  
常疑箇布袖其後頗有言句繁而不書乃於眾中密有傳



授因是出會游訪諸山後雪峯遷化學徒問曰和尚佛法付誰峯曰遇松偃處住學徒莫測偃者則師之法號也遺誠至今雪峯不立導未屆於曹溪旋謁靈樹故知聖大師如敬以識心相見靜本畧同儔侶接延僅逾八載丁丑知長老聖忽一日召師及學徒語曰吾若滅後必遇無上人爲吾茶毗及戊寅歲知聖大師順寂恰遇高祖天皇大帝駕幸韶陽至於靈樹敕爲焚蕪果契前言也師是時奉詔對敕便令說法授以章服次年又賜於本州爲軍民開堂師據知聖筵說雪峯法牧守何希範禮足曰弟子請益師曰目前無異草是日問禪者接踵其對答備傳於世師爾後倦於延接志在幽清奏乞移庵帝命俞允癸未領眾開雲門山構創梵宮數章而畢莫不因高就遠審地爲基層軒邃宇而湧成花界金繩而化出曉霞低覆絳帷微襯於雕楹夕露散垂珠網輕籠於碧月匝盡奇峯秀嶺逶迤皆潑黛堆藍泉幽而聲激珠璣松間一而勢拳空碧由是裴嚴寶相合雜香廚樞衣者歲溢千人擁錫者雲來四表菴羅衛之林畔景象無殊耆闍崛之山中規模匪異院主師傳表奏造院畢功敕賜額曰光泰禪院至戊戌歲高祖天皇

大帝詔師入闕朝對有容因宣問曰作麼生是本來心師曰舉起分明帝知師洞韞元機益加欽敬其日欲授師左右街大僧錄遜讓再三而免翌日賜師號曰匡真大師延駐浹旬賜內帑銀絹香藥遣迴本院厥後常注宸衷頻加賜資尋伏遇中宗文武光聖明孝皇帝繼承鴻業廣布皇風廓靜九圍常敬三寶復降詔旨命師入於內殿供養月餘仍賜六銖衣錢絹香藥等却旋武水并顯賜塔院額曰瑞雲之院寶光之塔師禪河浩淼聞必驚人有問禪者則云正好辨有問道者則云透出一字有問祖師意者則云日裏看山凡所接對言機大約如此了義元達法藏幽微化席一興歲華三紀師於生滅處在色空中來若鳳儀作僧中之異瑞去同蟬蛻爲天外之浮雲於屠維作噩之歲四月十日寢膳微爽動止無妨忽謂諸學徒曰來去是常吾當行闕二命侍者奉湯師付湯碗於侍者曰第一是吾著便第二是汝著便亟令修表告別君王乃自札遺誠曰吾滅後不得數俗著孝衣哭泣備喪車之禮則違我闕三也付法於白雲山實性大師志庠其日子時瞑目怡顏臺足而化嗚乎化緣有盡示相無生端然不壞之身寂爾歸

真之性惠海雖乾於此界法山復化於何方風雲慘澹以低垂衆鳥悲鳴而不散學徒感極瞻鴈塔以銜哀門客戀深拜禪龕而雪涕以當月二十有五日諸山尊宿四界道俗送師入塔壽齡八十六僧臘六十六香飄數里

開二一字

隅護法龍神出虛空而閃爍受戒陰陽現髮髯之形容其後諸國侯王普天僧衆聞師圓寂競致齋羞而後一十七年我皇帝陛下應天順人垂衣御極順三靈而啟聖紹四葉之耿光大振堯風中興佛法至大寶六年歲次癸亥八月有雄武軍節度推官阮紹莊忽於夢中見大師在佛殿之上天色明朗以拂子招紹莊報云吾在塔多時汝可言於李特達

秀華宮使特進李託也

託他奏聞爲吾開塔紹莊應對之

次驚覺歷然是時李託奉敕在韶州於諸山門寺院修建道場因是得述斯夢修齋事畢迴京奏聞聖上謂近臣曰此師道果圓滿坐化多年今若託夢來必有顯現宜降敕命指爲韶州都監軍府事梁延鄂同本府官吏往雲門山開塔如無所壞則奏聞迎取入京梁延鄂於是准敕致齋然後用功開鑿菩薩相依稀旋觀蓮花香馥郁先聞須臾寶塔豁開法身如故眼半合而珠光欲轉口微啟而珂

雪密排髭髮復生手足猶軟放神光於方丈晃耀移時興瑞霧於周迴氤氲永日卽道卽俗觀者數千靈異旣彰尋乃具表聞奏敕旨宜令李託部署人船往雲門修齋迎請天吳息浪風伯清塵直濟中流俄達上國敕旨於嵎峽步駐泊翌日左右兩街諸寺僧衆東西教坊四部伶倫迎引靈龕入於大內螺鈸鏗鏘於玉闕階花羅列於天衢聖上別注敬誠賜昇祕殿大陳供養疊啟齋筵排內帑之瓊珍饌天廚之蕙藻列砌之驪珠斛滿盈盤之虹玉花明浮紫氣於皇城

開一字

靈光於清禁聖上親臨寶輦重換法衣謂侍臣曰朕聞金剛不壞之身此之謂也於是許羣僚士庶四海蕃商俱入內庭各得瞻禮瑤林畔千燈接畫寶山前百戲聯宵施

開三字

不可殫紀以十月十六日乃下制曰定水澄源火蓮發豔風悟無生之理永留不朽之名萬衆都

捐但祕西乾之印一真不動惟餘南祖之燈韶州雲門山證真禪寺匡真大師早契宗乘洞超真覺雖雙林示滅十七年靡易金軀隻履遺蹤數萬年應迴慈嶺朕顯膺歷數

讚嗣丕圖泊三朝而並切皈依乃一心而不忘迴向仰我師而獨登果

開一字

在沖人而良

開一字

歎嘉宜行封賞之文

用示哀崇之典可贈大慈雲匡聖宏明大師證真禪寺宜  
昇為大覺禪寺重臣將命乳莫坤儀太常行禮於天墀綸  
誥宣恩於雲陛固可冥垂慈貺密運神通資聖壽於延長  
保皇基於廣大師在內一月餘日聖澤優渥七寶裝龕六  
銖裁服頒賜所厚古今難倫當月二十九日宣下李託部  
署却迴山門有參學小師雙峯山長老廣悟大師賜紫竟  
欽溫門山感悟大師契本雲門山上足小師應悟大師常  
寶等同部署真身到闕亦在內庭受供思渥異常其諸上  
足門人常厚等四十餘人各是章衣師號散在諸方或性  
達禪機或名高長者在京小師悟明大師都監內諸寺賜  
紫常一等六十餘人或典謀法教或領袖沙門臣才異拔  
沙學同鑄水皮臂鳳旨紀實性以難周愧匪雄詞勒貞珉  
於不朽乃為銘曰

於穆大雄教數百億亭育二儀提攜八極不滅不生無聲  
無色卓爾神功昭然慧力一化無不周道無不備法既流  
今教既布矣爰未滅樂歸乎妙理實性真宗枝分風靡二  
祖祖傳心燈燈散燭詮諦騰鑣聖賢交躅種種津梁門門  
行軸正覺廣焉尋之不足三厥有寶林重芳一葉布無上

乘登無上機法炬暉曜尼珠煒煜拯溺迷津救焚塵劫其  
南北學徒振衣朝夕無醉不醒無昏不釋示其生焉來彰  
慧續示有滅焉歸圓真寂其湛然不動塔韞寶光玉闕一  
彌赫金相彌莊時乎未來我則晦藏時乎至矣我則昭彰  
其爰於明朝現茲法質如撥障雲重舒朗日瑞應皇關福  
隆帝室聖覽禎祥恩頒洋溢其三翼沿沂千里請迎來  
丹闕設在三清金銀羅列瓊壁堆盈俄生紫氣潛覆皇城  
其八日陳供席夜奏笙歌施億寶貝捨萬綺羅神傾簷蔔天  
降曼陀前佛後佛顯應斯多其九明明聖君仁仁慈主聖比  
和風慈同甘雨祚與天長教將地固勒之貞珉永芳千古  
其十

—錄自『全唐文』第八九二卷—

大漢韶州雲門山光泰禪院故匡真大師實性碑并序

詳夫水月定形，覺浮生之可幻；火蓮發豔，知實性之宜修。故妙果圓明，寂爾而不生不滅；眞如常住，湛然而無去無來。祛其華則是色皆空，存其實則衆魔咸折。亦猶山藏白玉，泥塗不能汚其珍；沼出青蓮，塵垢不能染其質者也。則故匡真大師業傳西裔，性達南宗，戒珠朗而慧日融光，覺海揚而慈霖普潤。示非法無法之說，若電翻輝；應眞空不空之談，如鐘逐扣。嘉以心唯清淨，道本慈悲，常挑智慧之燈，洞照昏衢之路。將俟化周有截，終期證彼無爲。故我釋迦如來，厭綺羅絲竹之音，痛生老病死之苦，踰金城而學道，依壇持以修真。六載成功，萬法俱熟，爲四十九年慈父，演八萬四千法門。現千百億化身，遍娑婆世界，說多多緣起，開種種導門，誓化迷倫，令超正覺。於時求法寶者是諸沙數，得道者於意云何？小則證須陀洹，斯陀含，大則超阿羅漢，辟支佛。卷舒自在，蓮花中藏十二音聲；變現無窮，芥子內納三千國土。邇後化緣將畢，示滅雙林，卽以法及衣傳於迦葉，葉傳阿難，難傳商那和修，修傳優波鞠多，如此轉輾相傳，俾令常住世不滅矣。洎至於曹溪，大圓滿至眞超覺大師，是爲第三十三祖。若祇認達摩禪師傳衣法至於曹溪，則中華推爲第六祖焉。故西來智藥三藏駐錫曹

溪云：「一百七十年後，當有無上法寶，肉身菩薩於曹溪興化，學道者如林。」故號曹溪爲寶林。自祖師成等正覺後，現有一百六十九員生身菩薩，遍在諸方行化，邇後得道者莫知其數，皆曹溪之裔也。故匡真大師又嗣於一葉焉。

師諱文偃，姓張氏，晉齊王問東曹參軍翰十三代孫也。翰知世將泯，見機休祿，徙於江浙，故胤及我師，生於蘇州嘉興郡。師幼慕出塵，乃棲於嘉興空王寺，志澄律師下爲童，凡讀諸經，無煩再覽。及長落彩，具足於常州壇，後侍澄公講數年，傾窮四分指歸，乃辭澄謁睦州道蹤禪師，則黃蘗之派也。一室常閉，四壁唯空，或復接人，無容佇思。師卷舒得志，徑往叩門。禪師問：「誰？」師曰：「文偃。」禪師關門云：「頻頻來作什麼？」師云：「學人已事不明。」禪師曰：「秦時轆轤鑽。」以手托出閉門，師因是發明。又經數載，禪師以心機祕密，關鑰彌堅，知師終爲法海要津，定作禪天朗月，因語師云：「吾非汝師，莫住。」師遂入閩，纔登象骨，直奮鵬程，因造雪峯會，三禮欲施，雪峯乃云：「因何得到與麼？」師不移絲髮，重印全機，雖等截流，還同戴角。由是學徒千餘，凡聖莫審。師昏旭參問，寒燠屢遷，摳衣惟切於虛心，得果莫輸於實服。因有僧問雪峯云：「如何是觸目不見道，運足焉知路？」峰云：「蒼天！」僧不明，問師，師曰：「兩斤麻，一疋布。」僧後聞於峰，峰云：「噫！我常疑箇布衲。」師於會裏密契。



玄機，因是出會，遍謁諸山尊宿，頗有言句，世所聞之。後雪峰遷化，學徒乃問峰佛法付誰？峰云：「遇松偃處住。」學徒莫識其機，偃者蓋師名也。至今雪峰遺誠不立尊宿。辛未禮於曹溪，旋謁靈樹，故知聖大師以心機相露，膠漆契情。歲在丁丑，知聖一日召師及學徒曰：「吾若滅後，必遇無上人爲吾茶毗。」至戊寅高祖天皇大帝巡狩韶石，至於靈樹，知聖遷化，果契前約。勅爲熬之，獲舍利，塑形於方丈。於時詔師入見，特恩賜紫。次年勅師於本州廳開堂。師於是踞知聖筵，說雪峯法，實謂禪河涵湧，佛日輝華，道俗數千，問答響應。郡守何公希範禮足曰：「弟子請益。」師曰：「目前無異草。」有學人問：「如何是本來心？」師云：「舉起分明，」別有言句，錄行於世。

爾後大師心唯恬默，奏乞移菴，勅允。癸未領學者開雲門山，五載功成，四周雲合，殿宇之簷楹翼翥，房廊之高下鱗差，遂壑幽泉，挫暑月而寒生戶牖；喬松修竹，冒香風而韻雜宮商。近於三十來秋，不減半千之衆，歲納他方之供，日豐香積之廚，有殊舍衛之城，何異靈山之會。院主師傅大德表奏院畢，勅賜光泰禪院額及朱記。至戊戌歲，高祖天皇大帝詔師入闕，帝親問：「如何是禪？」師云：「聖人有問，臣僧有對。」帝曰：「作麼生對？」師云：「請陛

下鑒臣前語。」帝悅云：「知師孤介，朕早欽敬。」宣下授師左右街僧錄，師默而不對，復宣下左右曰：「此師修行已知蹊徑，應不樂榮祿。」乃詔曰：「放師歸山可乎？」師欣然三呼「萬歲。」翌日賜內帑香藥施利埔貨等迴山，并加師號曰「匡真。」厥後每年頻降頒宣，繁不盡紀。恭惟我當今大聖文武立德大明至道大廣孝皇帝，歲在單閼，運聖謨而手平內難，奮神武而力建中興，恩拯八紘，道弘三教。乃詔師入內，經月供養，賜六珠衣一襲及香藥施利等而迴。并御製塔額預賜爲「寶光之塔，瑞雲之院。」

師自從示衆，卓爾宗風，凡在應機，實當奇特。常一時見衆集久，乃云：「汝若不會，三十年莫道不見老僧。」時有三僧一時出來禮足，師云：「三人一狀。」有問禪者則云：「正好辯。」有問道者則云：「透出一字。」有問祖師意者則云：「日裏看山。」有纔跨門者則以杖打之。有時示衆云：「直下無事，早是相埋沒也。」迷緣不已，豈不徒然！略舉大綱，將裨後代。師以法無定相，學無准常，每修一忌齋，用酌二嗣諱。師一坐道場三十餘載，求法寶者雲來四表，得心印者葉散諸山。則知覺路程開，雙林果滿，諸漏已盡，萬法皆空。雖假臥障，未少妨於參問；終云虛幻，乃示寂以韜光。侍者奉湯，師付盃子曰：「第一是吾着便，第二是汝着便，記取！」遣修表祝別皇王，乃自扎遺誡曰：「吾滅後，汝等弗可效俗教，着孝服，哭泣喪事。」

之禮，否則違佛制，有紊禪宗也。」付法於白雲山實性大師，志庠實師，會下已匡徒衆。己酉歲四月十日子時，師順世。嗚呼！慈舟壞兮輪迴失度，法山摧兮飛走何依？緇倫感朝薤之悲，檀信動式微之詠。宋雲遇處，但攜隻履以無還；慈氏來時，應啓三峯而再出。月二十有五，諸山尊宿具威儀，道俗千數，送師於浮圖，靈容如昔。依師訓塔於當山方丈內，法齡七紀二，僧臘六旬六。於日行雲歛態，隴樹無春，覩嶽狐猿，啼帶助哀之苦；穿林幽鳥，聲添惜別之愁，弔客掩襟，佇立以泣。在會參學小師守堅，始終荷贊，洞契無爲。門人淨本大師常實等三十六人知事，皆深明佛性，雅得師宗也。在京弟子報恩寺內供奉悟明大師，都監內諸寺院，賜紫六珠。常一悟覺大師賜紫六珠，常省超悟大師賜紫，常薦等七十餘人，皆出自宮闈，素精道行，勅賜與師爲弟子。法姪內僧錄六通大師，教中大法師道聰，洞究本門，尤精外學也。

岳鏤冰藝拙，映雪功疎，自愧斐然，濫承厚辟，編成實性，紀彼銘云：

師歸何處？超然寂然，愛河萬頃，涉若晴川。其一

思超四果，難降家魔，迷則萬劫，悟則剎那。其二

是色非色，真空不空，如水涵像，若燭隨風。其三

雖云有佛，難窮於佛，如地有芽，逢春自出。其四

菩提無種，覺花無子，妙果如成，有何生死。其五

是法非法，恍惚難尋，無內無外，卽心傳心。其六

刳石成灰兮丘陵潛燬，大海爲田兮人倫斯改，

紀師實性兮刻於貞珉，龍華會開兮師蹤如在。

其本歲在重光太溯獻正陽月二十有九，在武德殿進呈奉勅宣賜。

內門使，監集賢殿御書院給事郎，守內侍省內常侍，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雷岳撰。

內五金使充北司都錄事，銀青光祿大夫，行內侍省內常侍，監集賢殿御書院，上柱國

賜紫金魚袋薛崇譽書。

漢大寶元年歲次戊午十二月一日丁丑建

### 偃祖傳略

嘗考各關於偃祖之記載典籍，似尙無述及師之出生、出家及受具等年份者。比閱現存雲門大覺寺之歷代碑記，其中南漢王劉鋹大寶元年（公元九五八）雷岳所撰之實性銘述師「法齡七紀二，僧臘六旬六」，及大寶七年陳守中所撰之碑銘述師「壽齡八十六，僧臘六十六」，乃根據師示寂於南漢王劉晟乾和七年（公元九四九）推尋之，尙可按考。惟實性銘所述「法齡七紀二，僧臘六旬六」不無疑焉，蓋法齡卽法臘，亦卽僧臘，乃比丘受具戒之年數，若爾，則師當於十五歲及二十一歲時兩度受具足戒。竊或不然？此恐是撰銘者未明佛制，誤稱受沙彌戒之年數爲法齡耳。且各籍均載師幼投空王寺出家，碑銘則載「纔逾卅歲」，是未冠時之稱。故今假定師出家及受沙彌戒之年爲十五歲，確否待考。

又師受具後二十七年間，各籍僅載師稟具後還侍澄公數年研覽律藏，及親睦州數



年後往雪峯外，餘似無關於年之記載；且侍澄公及親睦州若干年，亦未有確數。考律制比丘五夏以前，專精戒律，五夏以後，方許聽教參禪。澄公是律師，當倍遵律制，其令師研律最少五年必矣。故今又假定師稟具後還侍澄公爲五年，親睦州亦五年，餘十七年爲參謁諸方之年。師之遺表有「困風霜於十七年間，涉南北於數千里外」之句，似不爲無據。爰將偃祖傳略爲編年如下：

一 幼年兒童及沙彌時代（一歲至二十歲——公元八六四至八八三）

——即唐懿宗咸通五年甲申至唐僖宗中和三年癸卯——

師諱文偃，晉張翰十三代孫也。翰吳人，初仕於洛，後休祿返里，徙於江浙，故胤及我師生於嘉興（縣名今屬浙江省）時唐懿宗咸通五年甲申（公元八六四）也。

師面丰頰，精銳絕倫，目纖長，瞳子如點漆，眉秀近睫，視物凝遠，敏質生知，慧辯天縱，纔數齡，讀書過目不忘，談吐與常童異，人已知其終非池中物矣。

以師夙負靈姿，爲物應世，故年甫十五（唐僖宗乾符五年戊戌——公元八七八）即投嘉興空王寺禮志澄律師出家，并受沙彌戒焉。受十支戒後，謹遵律儀，澄公深器重之。

二 壯年受具及參方時代（二十一歲至四十七歲）——公元八八四至九一

〇——即唐僖宗中和四年甲辰至後梁太祖開平四年庚午——

師年二十一（唐僖宗中和四年甲辰——公元八八四）受具足戒於常州毗陵壇，稟具後還侍澄公講數年，窮探律部，博覽無遺。

年二十六（唐昭宗龍紀元年己酉——公元八八九）以毗尼既嚴淨，而已事尚未明，乃辭澄公往遊方。初至睦州（隋置，宋廢，即今浙江建德縣）聞有老宿隱於古寺，纖蒲履養母，遂往謁之。老宿名道蹤，禪師乃黃檗斷際禪師之法嗣也，知道不偶世，引遠自處，潛居古剎，雖高蹈而爲世所慕，凡應接來者，關鑰高險，機辯峭捷。見師纔至，（碑銘則載師先與睦州來往數月）即閉却門，師乃扣門，州曰：「誰？」師曰：「某甲。」州曰：「作甚麼？」師曰：「己事不明，乞師指示！」州開門一見又閉却，師如是連三日扣門，至第三日，州開門，師乃拶入，州即擒住曰：「道道！」師擬議，州以手推出曰：「秦時轆轤鑽，」遂掩門，損師右足，師從此悟入，既而諮參數載，深入堂奧，州知其終爲法門柱石，因語之曰：「吾非汝師，今雪峯（山名在福建福州）義存禪師，可往參承之，無復留此，師依旨辭睦州南下。

時師年三十一（唐昭宗乾寧元年甲寅——公元八九四）策杖入關，到雪峯莊，見一僧，迺問：「上座今日上山去那？」僧曰：「是。」師曰：「寄一則因緣問堂頭和尚，祇是不得道是別人語。」僧曰：「得。」師曰：「上座到山中見和尚上堂，衆纔集，便出握腕立地曰：『這老漢項上鐵枷何不脫却？』其僧一依師教，雪峯見這僧與麼道，便下座攔胸把住曰：『速道！速道！』僧無對，峯拓開曰：『不是汝語。』僧曰：『是某甲語。』峯曰：『侍者將繩棒來！』僧曰：『不是某語，是莊上一浙中上座教某甲來道。』峯曰：『大衆去莊上迎取五百人善知識來。』師次日上雪峯，峯纔見便曰：『因甚麼得到與麼地？』師乃低頭，從茲契合，溫研積稔，遂密以宗印付師。後雪峯遷化，學徒問峯佛法付誰，峯曰：『遇松偃處住。』學徒莫測，偃者蓋師之法號也。故雪峯後不立尊宿。

錄。

師參罷出嶺，徧謁諸方，歷十七載，覈窮殊軌，鋒辯險絕，世所盛聞，備載廣錄中遊方遺

三 晚年爲人天眼目時代（四十八歲至八十六歲——公元九一一至九四

九）——即後梁太祖乾化元年辛未至後漢隱帝乾祐二年己酉——

後梁太祖乾化元年辛未——公元九一一——時師年四十八，造曹溪（即曲江馬壩南華寺）禮塔，旋行抵靈樹（山名在韶州附近確址待考）知聖禪師道場，冥符靈樹接首座之說。初，知聖禪師住靈樹數十年，不請首座，有勸請者，樹曰：「吾首座已出家。」久之又請，樹曰：「吾首座已行腳，悟道。」久之又請，樹曰：「吾首座已度嶺矣，少待之。」一日，忽令擊鐘三門外接首座，衆出迓，師果至。樹見師即迎笑曰：「奉遲甚久，來何暮耶？」直請入首座寮解包。（相傳靈樹世世爲僧不失神通）

後梁末帝貞明三年丁丑（公元九一七，時師年五十四）廣王劉岩（後取易「龍飛在天」之義改名龔）將興兵，欲就靈樹決可否，樹前知之，乃潛書祕函中謂師及各門弟子曰：「吾滅後必有貴人來爲吾茶毗，請以此函遺之。」

翌年（貞明四年戊寅——公元九一八——時師年五十五）廣王劉龔果至，樹預測其至，乃升堂跏趺而寂，及王至已滅矣。王詢其遺示，門人出函奉之，王啓函得書云：「人天眼目，堂中上座。」乃命爲樹茶毗，獲舍利，塑形於方丈，并詔師入見，賜紫焉。

越年（貞明五年己卯——公元九一九——時師年五十六）廣王命韶州牧何希範具禮請師繼靈樹法席（見廣錄中請疏）師於是據靈樹筵，說雪峯法，凡歷四載，參謁

者接踵。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癸未（公元九二三）——時師年六十——師請移庵，廣王俞允乃領學者赴乳源雲門山，鼎革廢址，大新棟宇，歷五載畢功，於後唐明宗天成二年丁亥（公元九二七）——時師年六十四——工竣之日，廣王賜「光泰禪院」額。

後晉高祖天福三年戊戌（公元九三八）——時師年七十五——師赴南漢王劉龔詔入闕，對答有容，洞韞元機，王歎敬倍加，欲授師左右街大僧錄，謙遜再三而免，翌日賜師號曰「匡真大師」，延駐浹旬，賜名香藥品等送還。厥後每年頻有頒賚。

後漢隱帝乾祐一年即南漢王劉晟乾和七年己酉（公元九四九）——時師年八十六——四月，師示微疾，忽謂學徒曰：「吾當行矣。」乃命侍者奉湯，師付湯碗於侍者曰：「第一是吾著便，第二是汝著便。」乃脩表以告別漢王，扎遺誠以囑咐徒衆，（遺表及遺誠均見廣錄）付法於白雲山（在韶州）實性志庵大師，遂於四月初十日子時坐化。是月二十五日，諸山尊宿四衆道俗千數百人，送師入塔，依師訓塔於當山方丈內。

師壽齡八十六，僧臘六十六，坐道場凡三十年，風流四表，大弘法化，天下學者望風而至，登堂入室者不可勝數，得旨嗣法者七十六人。其開示法語等備載於廣錄內之對機室。



中語要垂示代語及勘辨等章。師之法道，世宗仰之，目之曰「雲門宗」。

#### 四 寂後示瑞

其後十五年（宋太祖乾德元年即南漢王劉鋹大寶六年——公元九六三）癸亥（碑銘則云後十七年但由己酉至癸亥前後僅十五年耳）八月，有雄武節度推官阮紹莊夢師以拂子招曰：「爲我寄語秀華宮使特進李托，託他奏聞，爲吾開塔。」時托奉使韶州監脩營諸寺院，因得紹莊之語，奏聞漢王，王諭韶州牧梁延鄂至雲門山啓塔，見師顏貌如昔，髭髮猶生，旋奉旨迎入內庭，供養月餘，送還山，因改寺爲大覺禪寺，諡大慈雲匡聖弘明大師。

宋仁宗慶歷七年（公元一〇四六）有叛寇唐和過寺，將欲爲害，師現身在空，唐和感悟，寺中首僧霸因而招降。宋哲宗元祐八年（公元一〇九三），賜師號覺化大師。師之肉身，迄今千年有奇矣，仍栩栩欲活，趺坐雲門祖堂內也。

#### 附大事年表

庚寅釋惟心撰

|     |    |         |      |          |          |         |   |
|-----|----|---------|------|----------|----------|---------|---|
| 公元  | 甲子 | 歷代帝王年號  | 南漢年號 | 偃祖<br>年齡 | 偃祖<br>僧臘 | 大       | 事 |
| 八六四 | 甲申 | 唐懿宗咸通五年 |      | 一歲       |          | 師誕生於嘉興。 |   |
| 八六五 | 乙酉 |         | 六    | 二        |          |         |   |
| 八六六 | 丙戌 |         | 七    | 三        |          |         |   |
| 八六七 | 丁亥 |         | 八    | 四        |          |         |   |
| 八六八 | 戊子 |         | 九    | 五        |          |         |   |
| 八六九 | 己丑 | 十       | 六    |          |          |         |   |
| 八七〇 | 庚寅 | 十一      | 七    |          |          |         |   |
| 八七一 | 辛卯 | 十二      | 八    |          |          |         |   |
| 八七二 | 壬辰 | 十三      | 九    |          |          |         |   |
| 八七三 | 癸巳 | 十四      | 十歲   |          |          |         |   |
| 八七四 | 甲午 | 唐僖宗乾符元年 |      | 十一       |          |         |   |
| 八七五 | 乙未 |         | 二    | 十二       |          |         |   |
| 八七六 | 丙申 |         | 三    | 十三       |          |         |   |
| 八七七 | 丁酉 |         | 四    | 十四       |          |         |   |

|     |    |         |     |    |             |
|-----|----|---------|-----|----|-------------|
| 八七八 | 戊戌 | 五       | 十五  |    | 師投空王寺出家。    |
| 八七九 | 己亥 | 六       | 十六  |    |             |
| 八八〇 | 庚子 | 廣明元年    | 十七  |    |             |
| 八八一 | 辛丑 | 中和元年    | 十八  |    |             |
| 八八二 | 壬寅 | 二       | 十九  |    |             |
| 八八三 | 癸卯 | 三       | 二十歲 |    |             |
| 八八四 | 甲辰 | 四       | 二十一 | 一夏 | 師受具毗陵壇後還侍澄。 |
| 八八五 | 乙巳 | 光啓元年    | 二十二 | 二  |             |
| 八八六 | 丙午 | 二       | 二十三 | 三  |             |
| 八八七 | 丁未 | 三       | 二十四 | 四  |             |
| 八八八 | 戊申 | 文德元年    | 二十五 | 五  |             |
| 八八九 | 己酉 | 唐昭宗龍紀元年 | 二十六 | 六  | 師辭澄往參睦州。    |
| 八九〇 | 庚戌 | 大順元年    | 二十七 | 七  |             |
| 八九一 | 辛亥 | 二       | 二十八 | 八  |             |
| 八九二 | 壬子 | 景福元年    | 二十九 | 九  |             |

|     |    |          |     |     |            |
|-----|----|----------|-----|-----|------------|
| 八九三 | 癸丑 | 二        | 三十歲 | 十夏  |            |
| 八九四 | 甲寅 | 乾寧元年     | 三十一 | 十一  | 師辭睦州往參雪峯。  |
| 八九五 | 乙卯 | 二        | 三十二 | 十二  | 其後十餘年參謁諸方。 |
| 八九六 | 丙辰 | 三        | 三十三 | 十三  |            |
| 八九七 | 丁巳 | 四        | 三十四 | 十四  |            |
| 八九八 | 戊午 | 光化元年     | 三十五 | 十五  |            |
| 八九九 | 己未 | 二        | 三十六 | 十六  |            |
| 九〇〇 | 庚申 | 三        | 三十七 | 十七  |            |
| 九〇一 | 辛酉 | 天復元年     | 三十八 | 十八  |            |
| 九〇二 | 壬戌 | 二        | 三十九 | 十九  |            |
| 九〇三 | 癸巳 | 三        | 四十歲 | 二十夏 |            |
| 九〇四 | 甲子 | 唐昭宣帝天祐元年 | 四十一 | 二十一 |            |
| 九〇五 | 乙丑 | 二        | 四十二 | 二十二 |            |
| 九〇六 | 丙寅 | 三        | 四十三 | 二十三 |            |
| 九〇七 | 丁卯 |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 | 四十四 | 二十四 |            |

|     |    |          |                |     |     |             |
|-----|----|----------|----------------|-----|-----|-------------|
| 九〇八 | 戊辰 | 二        |                | 四十五 | 二十五 |             |
| 九〇九 | 己巳 | 三        |                | 四十六 | 二十六 |             |
| 九一〇 | 庚午 | 四        |                | 四十七 | 二十七 |             |
| 九一一 | 辛未 | 乾化元年     |                | 四十八 | 二十八 | 師禮曹溪，旋謁靈樹。  |
| 九一二 | 壬申 | 二        |                | 四十九 | 二十九 |             |
| 九一三 | 癸酉 | 末帝（乾化）三年 |                | 五十歲 | 三十夏 |             |
| 九一四 | 甲戌 | 四        |                | 五十一 | 三十一 |             |
| 九一五 | 乙亥 | 貞明元年     |                | 五十二 | 三十二 |             |
| 九一六 | 丙子 | 二        |                | 五十三 | 三十三 |             |
| 九一七 | 丁丑 | 三        | 南漢王劉龔<br>稱帝於廣州 | 五十四 | 三十四 |             |
| 九一八 | 戊寅 | 四        |                | 五十五 | 三十五 | 靈樹遷化。       |
| 九一九 | 己卯 | 五        |                | 五十六 | 三十六 | 南漢王請師繼靈樹法席。 |
| 九二〇 | 庚辰 | 六        |                | 五十七 | 三十七 |             |
| 九二一 | 辛巳 | 龍德元年     |                | 五十八 | 三十八 |             |
| 九二二 | 壬午 | 二        |                | 五十九 | 三十九 |             |



|     |    |          |        |           |
|-----|----|----------|--------|-----------|
| 九二七 | 丁酉 | 二        | 七十歲五十夏 |           |
| 九二六 | 丙戌 |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 | 六十三    | 四十三       |
| 九二五 | 乙酉 | 三        | 六十二    | 四十二       |
| 九二四 | 甲申 | 二        | 六十一    | 四十一       |
| 九二三 | 癸未 |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 | 六十歲    | 四十夏       |
|     |    |          |        | 師領學者開雲門山。 |
| 九二八 | 戊子 | 三        | 六十五    | 四十五       |
| 九二九 | 己丑 | 四        | 六十六    | 四十六       |
| 九三〇 | 庚寅 | 長興元年     | 六十七    | 四十七       |
| 九三一 | 辛卯 | 二        | 六十八    | 四十八       |
| 九三二 | 壬辰 | 三        | 六十九    | 四十九       |
| 九三三 | 癸巳 | 四        | 七十歲    | 五十夏       |
| 九三四 | 甲午 | 後唐閔帝清泰元年 | 七十一    | 五十一       |
| 九三五 | 乙未 | (潞王) 二   | 七十二    | 五十二       |
| 九三六 | 丙申 | 後晉高祖天福元年 | 七十三    | 五十三       |
| 九三七 | 丁酉 | 二        | 七十四    | 五十四       |

|     |    |             |     |     |             |
|-----|----|-------------|-----|-----|-------------|
| 九三八 | 戊戌 | 三           | 七十五 | 五十五 | 師赴南漢王劉龍詔入闕。 |
| 九三九 | 己亥 | 四           | 七十六 | 五十六 |             |
| 九四〇 | 庚子 | 五           | 七十七 | 五十七 |             |
| 九四一 | 辛丑 | 六           | 七十八 | 五十八 |             |
| 九四二 | 壬寅 | 後晉出帝（天福七年）  | 七十九 | 五十九 |             |
| 九四三 | 癸卯 |             | 八十  | 六十  | 夏           |
| 九四四 | 甲辰 | 開運元年        | 八十一 | 六十一 |             |
| 九四五 | 乙巳 | 二           | 八十二 | 六十二 |             |
| 九四六 | 丙午 | 三           | 八十三 | 六十三 |             |
| 九四七 | 丁未 |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 | 八十四 | 六十四 |             |
| 九四八 | 戊申 |             | 八十五 | 六十五 |             |
| 九四九 | 己酉 | 二           | 八十六 | 六十六 | 夏           |
| 九五〇 | 庚戌 | 三           | 八十七 | 六十七 | 四月初十日師示寂。   |
| 九五一 | 辛亥 | 後周太祖廣順元年    |     |     |             |
| 九五二 | 壬子 |             | 二   |     |             |

南漢劉龍乾和元年

|     |    |          |          |  |  |             |
|-----|----|----------|----------|--|--|-------------|
| 九五三 | 癸丑 | 三        |          |  |  |             |
| 九五四 | 甲寅 | 後周世宗顯德元年 |          |  |  |             |
| 九五五 | 乙卯 | 二        |          |  |  |             |
| 九五六 | 丙辰 | 三        |          |  |  |             |
| 九五七 | 丁巳 | 四        |          |  |  |             |
| 九五八 | 戊午 | 五        | 南漢劉鋹大寶元年 |  |  | 雷岳撰實性銘於是年   |
| 九五九 | 己未 | 六        | 二        |  |  |             |
| 九六〇 | 庚申 | 宋太祖建隆元年  | 三        |  |  |             |
| 九六一 | 辛酉 | 二        | 四        |  |  |             |
| 九六二 | 壬戌 | 三        | 五        |  |  |             |
| 九六三 | 癸亥 | 乾德元年     | 六        |  |  | 師示夢於阮紹莊     |
| 九六四 | 甲子 | 二        | 七        |  |  | 陳守中撰偃祖碑銘於是年 |

## 偃祖行錄

師諱文偃，姓張氏，世爲蘇州嘉興人，實晉王同東曹參軍翰十三代孫也。師夙負靈姿，爲物應世，故纔自髻髻，志尙率己厭俗，遂依空王寺志澄律師出家爲弟子，以其敏質生知，慧辯天縱，凡誦諸典，無煩再閱，澄深器美之。及長，落髮稟具於毗陵壇，後還澄左右，侍講數年，蹟窮四分旨。既毗尼嚴淨，悟器淵發，乃辭澄謁睦州道蹤禪師。

蹤黃檗之裔也，知道不偶世，引己自處，潛居古伽藍，雖揖世高蹈，而爲世所慕，凡應接來者，機辯峭捷，無容佇思。師初往參，三扣其門，蹤纔啓關，師擬入，蹤托之云：「秦時轆轤鑽，」因是釋然朗悟。既而諮參數載，深入淵微，蹤知其神器充廓，覺輟可任，因語之曰：「吾非汝師，今雪峯義存禪師，可往參承之，無復留此。」師依旨，入嶺造雪峯，溫研積稔，道與存契，遂密以宗仰付之，由是回稟存焉。

師參罷出嶺，徧謁諸方，覈窮殊軌，鋒辯險絕，世所盛聞。後抵靈樹，知聖禪師道場，知聖夙已憶其來，忽鳴鼓告衆，請往接首座，時師果至。先是知聖住靈樹凡數十年，堂虛首席，衆屢請命上座，知聖不許，嘗曰：「首座纔遊方矣。」及師至，始命首座焉。

洎知聖將示滅，欲師踵其席，乃潛書祕函中，謂門弟子曰：「吾滅後上或幸此，請以遺上。」果會駕幸山，知聖預測上至，乃升堂跏趺而終。及帝至已滅矣，帝詢師遺示，門人出函奉之，上啓函得書云：「人天眼目，堂中上座。」帝乃敕刺史何希範具禮命師以襲法會。上於是欽美之，累召至闕，每所顧問，酬答響應，帝愈揖服，遂賜紫袍師名。

後徙居雲門山，鼎革廢址，大新棟宇。師自衡踞祖域，凡二紀有半，風流四表，大弘法化，禪徒湊集，登門入室者，莫可勝紀，今白雲山實性大師乃其甲也。

師以乾和七年己酉四月十日順寂，夙具表以辭帝，兼述遺誠，然後跏趺而逝。尋奉敕賜塔額，以師遺旨，令置全軀於方丈中，或上賜塔額，祇懸於方丈，勿別營作。門人乃依教瘞師於丈室以爲塔焉。

師先付法於弟子實性，俾紹覺場，僉議爲實性已傳道育徒，乃革命，在會門人法球以繼師席。

嗚呼！世導云滅矣，槁植冥行者何所從適哉！岳幸參目師之餘化，知師所爲之大略，敢不書之以貽方來。

時己酉歲孟夏月二十有五日集賢殿雷岳譔。



明州寶山資聖寺第六祖明覺大師塔銘

尚書文員外郎直秘閣兼充史館檢討賜緋魚袋呂公卿撰

夫真空不空是有無證寂滅不滅是往來相佛以權實一法開頓漸之徑使隨器而趨之有不離道場得大智慧有難行苦行爲人天業日月爲明矣而盲者不見曉毛舟世可濟矣而溺者淪於波浪人之本有聰明而忘濟者其心一也其途異矣昆蛟之性羣行食啄陷則息禍則避求所以安樂不待教而能也人之於貴賤貧富壽夭得喪不知自然之分愛惡悲欣廉貪靜躁糾纏桎梏無所解脫晝勞形骸夜動夢寐至於老死且不知息彼昆蛟知所以安樂人顧不能也佛之教人推性命之際以極天地之外乃至觀身如掌中物傳付法寶不寓文字是謂禪耶山嶽之大有時而泐金石之剛有時而剝形器之用也我則異於是無去無住無取無離不見于內不見于外不見中間自利義也利他仁也是謂涅槃妙心諸佛法印無上微妙秘密圓明真實正法眼藏佛以授摩訶迦葉傳伽梨衣以待佛處出世爲成道之符自是衣法相傳二十有七世香至王子初入中國謚曰圓覺曰覺傳大祖大祖傳鑑智鑑智傳大醫大醫傳大滿

大滿傳大鑑大鑑藏衣傳法而已大慧繼之大寂承之其後皆以所居稱若天皇龍潭德山雪峯雲門香林智門其世次也禪師諱重顯字隱之天寂九世之孫智門之法嗣也俗姓李氏母文氏以太平興國五年四月八日生大師於遂州始生瞋目咿啞三日既浴乃豁然而寤屏去輩血不冒戲弄七歲有僧過其門挽袂袈裟喜不自勝聞梵唄之聲輒泣下父母問其故懇請出家父母執不可師不食者累日咸平中終父母喪詣益州普安院仁鏡師落髮爲弟子大慈寺僧元瑩講定慧圓覺疏師執卷質問大義至心本是佛由念起而漂沉伺夜入室請益往復數四瑩不能屈乃拱手稱謝曰子非滯教者吾聞南方有得諸佛清淨法眼者子其從之彼待子之求也久矣師於是東出襄陽至石門聽禪師之席居三歲機緣不諧聰諭之曰此事非思量分別所解隨州智門什禪師子之師也師乃從錫而詣之一夕問禪曰古人不起一念云何有過祚招師前席師攝衣趨進祚以拂子擊之師未曉其旨祚曰解朕師擬答大祚又擊之師由是頓悟尋往廬山林禪師道場問之曰法爾不爾云何指南林曰只爲法爾不爾師遂拂衣而退衆皆

股栗有毀於林者林諭衆曰此如來廣大三昧也非汝等輩以取捨心可了別也師辭往池州景德寺爲首座爲衆解掌法師般若論知州曾公會以果子抵于地曰古人云不離當處常湛然卽今在何許師指景德長老曰只此長老亦不知落處曾公云上座知也不得無過師曰明眼人難瞞師南遊杭州住持蘇州洞庭翠峰嗣智門也未幾曾公出守明州手疏請師住持雪竇資聖蘇人固留不可師曰出家人止如孤鶴離松去若片雲過頂何彼此之有雪竇本智覺禪師道場智覺亦雪峯五世孫傳珠琛傳益益傳韶而師繼之智覺其號也一法同源而地有盈虛師之至猶家焉決潢汗變清泚掖燧假爭迅馳州邦遠近輻輳座下駙馬都尉和文李公表錫紫方袍侍中賈公又奏加明覺之號師住持三十一載度僧七八人先是門弟子建壽塔於寺之西南五百餘步一日命侍者灑掃塔亭行至山椒歷覽久之曰自今過此何日復至左右皆大驚衆迎師還師堅指塔所衆皆號泣隨至塔前或曰師無頌辭世耶師曰吾平生患語之多矣翌日出杖屨衣孟散遺其徒有問疾者留食殷勤與之約曰七月七日復來相見其夜盥浴

整衣側臥而滅時皇祐四年六月十日俗壽七十三僧臘五十夏以七月初六日入塔如師之約嗚呼師得妙用善機不取諸法能知去來達性命故方是時陞堂皇遊牆藩者悟性相體空頓息萬緣爲大乘法器曰義懷在和凡百五十人傳其法於天下彼遮護意根網絆初心背覺合塵逐念流徙得少爲多妄立知見雖三詣投子九陟洞山師亦援手濡足而無以救之是猶孔子之有宰我孟子之有盆成括非其師之過也自師出世門人惟益文軫同應文政遠塵允誠子環相與哀記提唱語句詩頌爲洞庭語錄雪竇開堂錄瀑泉集祖英集頌古集拈古集雪竇後錄凡七集師忠語之多而其徒愴然猶以爲編牘有遺蓋利他之謂也余得其書而讀之二十餘年雖瞻仰高行而祿利所縻無由親近使得稽首避席霑彼法雨覺悟塵勞庶幾可教者今蔑如之何師辭世十有三年碑表未立餘杭僧惠思撰行業錄與其徒元圭覺濟大師悟朋繼踵與文請銘以予政慕之心重之以門人之請之勤抑有待耶愚公叩壤以移山雖不是力其誠則至矣謹焚香再拜繫之以銘曰

一噫慈惠 背本源 一念異 生二根 勝與劣

|     |     |     |     |     |
|-----|-----|-----|-----|-----|
| 馴馬奔 | 嗜所得 | 自詐設 | 失大道 | 南北轅 |
| 艾至老 | 偷朝昏 | 正偏覺 | 人天尊 | 迷者挽 |
| 溺者掀 | 朝嗽出 | 慧靈雲 | 渴得漿 | 寒得薪 |
| 悟報化 | 知非真 | 趣安隱 | 擺客塵 | 王叔生 |
| 廣佛事 | 破六宗 | 應彈指 | 法來東 | 非會際 |
| 信衣傳 | 隻履逝 | 頂五山 | 真法器 | 立積雪 |
| 殊其臂 | 忍非忍 | 得法髓 | 債必償 | 有裔嗣 |
| 皖公潛 | 佛日翳 | 嗣南遊 | 立如樞 | 乞解脫 |
| 盤哉慧 | 懷蜂蠆 | 神歡衛 | 破頭峯 | 衆雲從 |
| 橫六氣 | 醜二宗 | 教任意 | 任懶融 | 黃梅兒 |
| 陌上童 | 闕七相 | 了諸空 | 聖服勞 | 杵臼傭 |
| 和心偈 | 梃爭鋒 | 夜南驚 | 懷是逢 | 帝稽首 |
| 聯下風 | 舟復新 | 業歸叢 | 有道得 | 無心通 |
| 世有承 | 四衆依 | 燈相續 | 墳應荒 | 師異稟 |
| 自孩提 | 斥腴雋 | 蹈聖梯 | 慈固拒 | 不得施 |
| 起恭孝 | 終直線 | 銑落髮 | 瑩質疑 | 漢之東 |
| 得我師 | 扶盲瞶 | 作荒苗 | 昔無有 | 今委蛇 |
| 遇害洽 | 發萌美 | 淫龍鳴 | 鍾未蘆 | 魚目藏 |
| 明珠吐 | 歸二山 | 下檐聚 | 來萬里 | 足藟踞 |
| 句春雷 | 披螢戶 | 辯縛解 | 決去住 | 沃醴酬 |

斟甘露 百五十 胃審廳 寤車轍 誦句語  
 瞻骨目 軸繪素 遠胡越 近伎屨 捐羶和  
 悉開悟 山弗鬱 泉伊幽 虎跡交 鼙獠嗽  
 塔門闕 松栢慘 天南垂 海彪彪 囊破褐  
 芟單闕 來環繞 五體投 名彊身 祿飽喉  
 狂怨憎 甘鮑鮑 睨真乘 等賢虎 慶我生  
 辭薰蕕 斬誘掖 邈無由 球堅石 聽我憂  
 治平二年乙巳歲二月五日

明覺禪師語錄

杭州石壁山保勝寺故紹大德塔表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五

十九

石壁寺去杭越三十里走龍山而西窅然入幽谷有溪流岩石之美雖其氣象清淑而世未始知之自紹大德與其兄行靖法師居之而其名方播亦地以人而著也大德諱行紹杭之錢唐人也本姓沈氏初其母夢得異僧舍利吞之因而有娠及生其性淳美不類孺子不喜肉食嗜聞佛事方十二歲越智覺禪師延壽求為其徒父母從之及得戒通練律部當是時韶國師居天台山其道大振大德乃攝衣從之國師見且器之即使往學三觀法于螺溪義寂法師因與其兄行靖皆事寂法師講求大義居未幾而所學已就還杭即葺其舊寺尋亦讓其寺與靖法師以會講衆靖法師與大德皆師智覺出家而大德為法兄靖師為俗兄靖法師以素德自發先此六十年雖吳中宿學名僧皆推其高人當時故為學者所歸及靖法師還講他寺而大德復往居石壁其

前後五十年守其山林之操未始苟游于鄉閭里處身修潔識者稱其清約一旦示感輕疾至其三日之夕囑累其徒與衆會茶投器已即坐盡至是其壽已八十歲僧臘六十八歲垂二十年余始來石壁會其弟子簡長因聞其風長亦介潔能守其先範遂與其同學之弟簡微固以大德塔誌見託吾嘗謂之曰教所謂人生難遇者數端而善知識尤難論語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賢善誠難其會也若師出家于壽公學法于寂公見知于國師韶公韶公不測人也奇節異德道行藹然而壽寂二公亦吾徒之有道者也天下豈可多得若師皆遇而親炙之假全得一見之已甚善也況因人而得法耶若此師之美多矣復兄弟于靖師同其務學親道栖養于山林又平生之美可書也其塔在寺之西園故筆而表之是歲皇祐癸巳三月之十一日也



秀州資聖禪院故選禪師影堂記

禪師疾病予自杭往問醫藥嘗顧謂曰我老且病是必已矣死且累子坎而拚之為我誌其嗣法遂授其所以然余還杭未幾果溘然而化學者不悉即焚其喪卒不得而塔之故列其名迹于影堂命今長老懃師勒石以傳之禪師諱慶暹其先建陽人也姓范氏范氏世為士族其父大父皆仕不復書也始禪師因父宦生于會稽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五

及其父官死海鹽縣即與母治產居秀至是禪師方五歲而秀氣藹然其母異之命從淨行子昭出家于今資聖精舍踰十歲落髮納戒于靈光寺習楞嚴圓覺於講師居素又十歲經明明年即廣游方外徧參禪要又十歲且還初秀郡未始有禪居待來者亦有所缺然禪師既歸乃一更其院務與衆處諭其屬即如十方禪規主之院稍治遂結廬獨處于園林薦為杜多之行不出不寢更十九年雖惡衣惡食自視晏如也居無何會故雪

資清禪師至其廬曰善乎仁者乃至是哉因盡示其所證之法而清禪師大證之卒亦承于清師至天竺中郡太守張公幾聖高之命復方丈使舉行禪者故事逮故翰林學士葉公道卿以中允領郡見而益喜遂尊為長老命傳其法垂二十年竟以此物故嗚呼其世壽已七十六而僧臘六十二禪師治茲院自壯及耄凡四十六載于人甚莊處已至約飲食資用必務素儉與時俗不合以故其徒稱難而少親附唯士大夫重其修潔不忍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五

以葷酒潤其室先時吳中僧之坐法失序輒以勢高下不復以戒德論禪師慨然嘗數以書求理于官世人雖皆不顧其說而禪師未始自沮及葉公道卿轉運吳越而禪師復致其書而葉公然之遂正其事于所部既而秀衆果推禪師于高座方再會即謝絕踵不入俗殆十五年然亦天性公正切于護法耳昔嘗與余語曰吾不能以道大患于物德行復不足觀以愧于先聖人矣苟忍視其亂法是蓋媿也予即應之曰不必謙也曹溪宗



門天下之道妙也而學者罕至十二頭陀出世之至行也吾徒之所難能為法而奮不顧身亦人之所難也是三者師皆得而行之又何媿乎師曰此吾豈敢也雖然予庸以是而稱之于吾人蓋欲其有所勸也禪師之還化也至是皇祐之己亥實五載矣悲夫

鐸津集

故靈隱普慈大師塔銘 并敘

師法諱幼旻信陽王山人也本姓葉氏童時即有出俗之志吾父母得命遂入其邑之興教蘭若師僧省輩出家既納戒乃訪道四方來虎林見惠明禪師頹然有道器即服膺執弟子禮盡學其法法務無難易者脩嘗之矣久之惠明命師監其寺事未幾會其寺大火蕩盡方根其所失其同事者危之皆憂及禍師謂之曰我總寺事眾盡在我吾獨當之爾曹不必懼也更果不入寺問師弟坐其鑿者耳此豈古所謂臨難毋苟免者耶其後惠明告終畢其喪師即帥眾曰本府請大長老惠照聰公鎮其寺以繼惠明所統仍以監寺輔之戮力相與復其寺不十年而葺屋廬竊然千餘間益偉于舊慶厯中朝廷用其薦而錫之章服其後又賜號普慈及惠照謝世師方大疾亦力病治其喪事始惠照垂終遺書舉師自代官疑其事不與以靈隱更命僧主之師事其僧愈恭無毫髮鄙吝心見于聲彩而人益德之當此知府龍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五

十一

圖季公知之乃以上天竺精舍命師以長老居之及觀  
丈孫公初以資政大學士淮抗特遷之主靈隱始其演  
法之日孫公大師衣冠貴游不翅百人預會藝香聽其

欽定四庫全書

釋教部  
卷十五

十六

所說而道俗老少貴賤摩肩而趨來者萬計是日人聲  
馬跡溢滿山谷法席之盛其如此者鮮矣師天性寬平  
慈恕與人周而多容而人亦頗美之故居其寺方六年  
寺益修衆益靖度弟子二十三人嘉祐乙亥仲冬初忽  
感微疾而卧先終一日與衆語將授寺與今知禪德語  
氣詳正如平昔不衰十三日雞鳴起漱洗問時辰乃安  
坐而盡世壽六十一僧臘四十一以是月二十九日入  
塔于呼猿澗之直北寺垣之內塔已知師以其行狀求  
蒙文而銘之然在古高僧傳其法凡吾人于其教有德  
有言及其有功者乃得書之若今靈隱最天下名寺固  
吾佛法倚之弛張也嗚呼普慈於其寺平生如此之效  
豈不曰于法有功乎余故不讓乃引其事而書之也銘  
曰

惟功在法惟德在法法既不生其勝緣豈有熄耶惟師  
之盛善常然不泯不墜斷可見矣

秀州資聖禪院故和尚勲公塔銘 并叙

嘉祐壬寅之仲秋秀人以故大和尚勲公骨身歸塔餘杭之安樂山從始也其稟法弟子省文儒者聞人安遠廼命契嵩書且銘之和尚諱盛勲本姓謝氏不書其得姓之本末從釋氏也象郎之壽陽人也童真出家北面事象之白容山惟齊禪師祥符中以誦經中試遂得落髮其年納戒于桂院之延齡寺還白容會其師適滅莫已遂浩然西出更訪其師宗者和尚天資淳深懿厚風有道識童之時以自發明編學衡湘鄧郢老禪碩師而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五

十三

之學者乃蔚然嚮慕來浙西混迹于餘杭之安樂山皇祐初嘉禾太守聶公厚載聞其風率郡人遂命領徒于此更十有二年而秀之人無賢愚男女風德大化法侶趨其會者日不下數百稍虛完葺僧儲充備而秀有禪居自和尚興起也以嘉祐庚子之五載仲夏壬寅示微疾正坐說偈而盡世壽六十八臘四十二以嘉祐庚子五月己酉遵教火之得五色舍利約如不可勝數度弟子者宗蓋嗣其法而領衆一方曰省文曰有昌和尚平昔嘗綴古之語要目其書曰原宗集而其徒方傳之然其所得之法實諸佛之祕要羣生之所宗諸祖之所傳者也非語默可到然非語默又不能稍發故和尚莅衆接人雖勤教誨而其語嘗簡其機緣不煩大較其要道慈德入人最深故其亡也秀人傾城號慟若喪所親諸君以契嵩于和尚道交相知尤深詳得其出處廼以文見托雖固亦不得讓焉銘曰

惟骨殊圓惟道亦然非生非滅無肢無偏惟小夷石泐而此法常傳

懺悔上人塔記

朝讓大夫乾文閣直學士知制誥賜紫金魚袋王虛中撰  
上人諱守常曹姓易縣新安人也幼習儒業早擅聲名於六聘  
山拜鐵頭陀爲師十九受具就學無方經明學徒數十人放戒  
十餘次住持本山幾四十年日誦大悲以爲恒課無何以咸雍  
六年遷化上方春秋六十一夏臘四十二而去後頂暖其容如  
生其年三月望日塋其骨於上方本院之神隅大安六年三月  
十五日其弟子王治溫述其遺蹟託予文而誌之以告以後鳴  
呼時室還沒草骨爲塵猶以古人紀其遺蹟則高山仰止之詠  
不獨專美於前人也

皆大遼太安己巳年姑洗月之望日記

上方山志

行狀

師諱義青姓李氏本青社人襁褓中見佛僧即動容  
父母疑再來人也七歲捨本州妙相寺出家十五試  
經得度明年受具初聽大乘百法明門論雖習究義  
味知一切法無我而每念三祇途遠自困何益後聽  
華嚴大經深達法界性海剎塵念劫重重無盡講主  
命師就席開演立談妙辨傾瀉如流聞者悅服至諸  
林菩薩偈卽心自性師忽起立歎曰法離文字寧可  
講乎遂散席爲雲水計訪長蘆禪師蔣山元禪師  
一時名重尊宿機緣不契時浮山圓鑑遠禪師道價  
滿天下師徑趨法席值遠退休會晤因夢獲青色  
俊鶴曉見師扣嵩禮謁遠笑云吾之夢子應其祥矣  
遂留別崑看外道問佛因緣專令寂默離念自照師  
一味滅情見解會向空劫已前體究凡三載未能自  
省一日遠曰汝記得話頭試請舉看師纔舉遠急以  
手掩師口而師豁然大悟通身汗流尋卽禮謝遠云  
子妙悟玄機邪師曰設有妙悟也須吐却時資侍者  
在傍云這漢今日如病得汗師云合取狗口自是遠

方痛下毒手烹煉又經三年遠日曹洞宗風實難紹  
 舉吾參七十餘員大善知識無不投證末後見郢州  
 大陽明安禪師凡數年方默契而明安以皮屨直趺  
 付囑然吾以先有得處不敢昧初心以實告明安若  
 老師尊年無人繼嗣卽某甲當持此衣信專海擇大  
 器以爲劫外種艸庶正宗密旨流化不絕明安忻然  
 許之曰它時得人出吾偈以爲證偈曰陽廣山頭艸  
 憑君待價煇異苗翻茂處深密固靈根其末又批云  
 得法後潛衆十年方可開揚今子應先卽密記乃眞  
 法器也吾今以大陽眞像衣信識偈付囑於汝汝當  
 續大陽宗風吾住世不久宜善護持無留此開遂送  
 登途師廣歷諸方徧禮祖塔至廬山慧日周閱藏教  
 熙寧六年復還舒州太守楊公欽慕碩德郡人亦仰  
 師高風具禮勸請住白雲山海會禪院師默照機緣  
 成熟遂卽授命退惟治平元年得法至出世時果符  
 明安十年之識師鋒銳迅高宗旨妙密離念絕學非  
 情識所可擬自生海會八年移席投子復四年唯破  
 衲弊衣寒槁冷默忘緣寂照坐臥如竹木而家風蕭  
 條無可趣向昔投子開山慈濟禪師受記曰吾塔若

紅是吾再來忽邦人命工飾其塔爲碼碯色未幾師  
 來人皆疑師爲慈濟後身投子素艱水而師住後有  
 甘泉涌出汲之不窮太守賀公榜之爲再來果聖詩  
 云能嗣師音者名爲師再來元豐六年四月末示有  
 微疾移書告別郡官檀信至五月初四日盥沐陞座  
 退而書偈曰兩處住持無可助道珍重諸人不須尋  
 討遂跏趺而化山色晝昏崑風號作鵲鵲香滿谷收  
 五色舍利靈骨以閏月二十三日塔于院之西北三  
 峯庵塔後有芙蓉一株是日數十華盡發亦可異也  
 俗壽五十二僧臘三十七嗣法出世者十餘人如道  
 楷報恩相繼住隨州大洪而聖天子欽重道德皆  
 被詔唱道都城宗風大振然師之法子法孫星分  
 碁布以洞山門庭峻高得者如大死人而氣息俱盡  
 非觸體無識莫能知之謹以實狀刊錄後異苗翻茂  
 之句如呼谷照鏡虛明絕朕任運之應不可得而名  
 述



門人高安釋德洪撰

雲菴真淨和尚行狀

師諱克文黃龍南禪師之的嗣陝府閿鄉鄭氏子生而穎異在鄩亂中氣宇如神人與群兒戲輒相問答語言奇怪聞者駭愕不能曉則復軒渠笑悅而去奕世希紳既長喜觀書不由師訓自然通曉事後母至孝母屬數困辱之親舊不忍視其苦使游學四方旅次復州北塔寺長老歸秀道價方重於時詞辯無礙因側聆坐下感悟流涕願毀衣冠爲門弟子秀笑曰君妙年書生政當噬手取高第榮親乃欲委迹寂寞豈亦計之未熟耶對曰心空及第豈止榮親又將濟之委迹寂寞非所同也秀奇其志而納之服勤五年如一日年二十五歲試所習爲僧明年受具足戒卽游京洛翱翔講肆賢哲慈恩性相二宗凡大經論咸造其微解快捉麈詞音朗潤談辯如雲學者依以揚聲燕居龍門山偶經行殿廡間見塑比丘像蒙首瞑目若在定者忽自失謂同學者曰我所負者如箭子輩人物雖曰妙盡終非活者既焚其疎義包膜而南平易艱險安樂勞苦諸方大遺場多所經歷自重其

木以求師爲難嘗云云謁舜老夫機語不契不宿而去又至德山應禪師方夜然燈黃先達有六祖不及雲門之語失笑黎明發去聞雲峯悅禪師之風兼程而往至湘鄉悅已化去嘆曰既無其人吾何適而不可山川雖佳未暇游也因此行寓居大瀉夜聞僧誦雲門語曰佛法如水中月是否云清波無透路豁然心開時南禪師已居積翠徑造其廬南曰從什麼處來曰瀉山南曰恰值老僧不在曰未審向什麼處去也南曰天台普請南欲雲游曰若然者亦得自在去也南曰腳下鞋是甚麼得來曰廬山七百錢唱得

南曰何曾得自在師指曰何曾不自在耶南公大駭參承久之辭去至西山翠巖長老順公與之夜語自失曰起臨濟者子也厚自愛而師亦神思豁然德其賞善及南公居黃龍復往省觀南公嘗謂師曰適令侍者卷簾問渠卷起簾時如何曰照見天下放下簾時如何曰水泄不通不卷不放時如何侍者無語汝作麼生師曰和尚替侍者下涅槃堂始得南厲語曰西人真無頭腦乃顛旁僧師指之曰只這僧也未夢見在南公笑而已隆慶間禪師與師友善方掌客間問曰文首座何如在黃檗時南公曰渠在詩藥時

用錢如糞土今如數世富人一錢不虛用自是爲同時飽參者所服南公入滅學者歸之如雲所至成叢材熙寧五年住筠州大愚奴以師有道行奔隨而至太守錢公弋來游怪禪者驟多卽其室未有以奇之翌日命齋師方趨就席有犬逸出屏帷問師少避之錢公嘲之曰禪者固能伏虎反畏犬耶師應聲曰易伏畏巖虎難降護宅龍錢公大喜願日聞道乃虛聖壽寺命師居之師方飯於州民陳氏家使符至遁去錢公繫同席數十人將僧吏求必得之而後已有見於新豐山寺者卽奔往陳氏因叩首泣下曰師不住吾黨受苦矣師曰以我故累君輩如此因受之遂闢法焉未幾移居洞山普和禪院元豐之末思爲東吳山水之遊捨其居扁舟東下至鍾山謁丞相舒王王素知其名閱謁喜甚留宿定林庵時公方病起藥聞空宗恨識師之晚謂師曰諸經皆皆標時處圖覺經獨不然何也師曰頓乘所談直示眾生日用現前不屬今古只今老僧與相公同入大光明藏遊戲三昧互爲賓主非關時處又曰徑云一切眾生皆證圓覺而主峯易證爲具謂譯者之訛其義如何師曰圓覺如可改則維摩亦可改也維摩豈不曰亦不滅受而

取證夫不滅受蘊而取證與皆證圓覺之義同蓋衆生現行無明卽是如來根本大智圭峯之言非是公大悅因捨第爲寺以延師爲開山第一祖又以神宗皇帝問安湯藥之賜崇成之是謂報寧歲度僧買莊土以供學者而自撰請疏有獨受正傳力排戲論之句者叙師語也又以其名請於朝賜紫方袍號真淨大師金陵江淮大會學者至如稻麻粟葦寺以新葺室宇不能容士大夫經游無虛日師未及嗽盥而戶外之屢滿矣殆不堪勞於是浩然思還高安卽日渡江丞相留之不可遂卜老於九峯之下作投老庵紹聖之初御史黃公慶基出守南康虛歸宗之席以迎師師曰今老病如此豈宜復刺肯迎遂爲我謝黃公乞歿於此其徒哀告曰山窮食寡學者益衆師德膺雖高而精神康強康山自總祐二大士之後叢林如灰灰願不忘祖宗赴與情之望不得已乃行先是黃公嘗望見師於丞相廣坐中師既去丞相語公曰吾閱僧多矣未有如此老者故公盡禮力致之廬山諸刹素以奢侈相矜居者安軟暖師率以枯淡學者固於語言辭於平實師縱以無礙辯才呵其偏見未甚年翁然成風三年今丞相張公商英出鎮洪府遣由

歸宗見師於淨名菴明年迎居石門崇寧元年十月  
示疾十六日中夜沐浴更衣跏趺坐眾請說法師笑曰  
今年七十八四大相離別火風既分散臨行休更說  
遺戒弟子皆宗門大事不及其私言卒而殯壽七十  
八臘五十二茶毗之日五色成綵白炷上騰烟所及  
處舍利分布道俗千餘人皆得之餘者尚不可勝數  
塔於獨秀峯之下師純誠慈愛出於天性氣韻邁往  
超然奇逸見人無親疎貴賤溫顏軟語禮敬如一主  
持叢林法度甚嚴有犯令者必罰無赦以故五坐遺  
場爲諸方所法得游戲三昧有樂說之辯詞鋒智刃  
斫伐邪林如墮雲崩石開發正見光明顯露如青天  
白日人人自以謂臻奧至於入室投機則如銅崖鐵  
壁不可攀緣性喜施隨有隨與杖笠之外不置一錢  
行道說法五十餘年布衣壞衲儼然自守於江西有  
大緣民信其化家家繪其像飲食必祠嗣法弟子自  
黃蘗道全兜率從悅而下十人餘此其平生大槩也  
至其道之精微皆非筆墨可能形容竊嘗論之其弃  
儒冠而入道類丹霞奔經論之學而頓悟類南泉尋  
師之艱苦凜然不衰類雪峯說法縱橫融通宗教類  
大珠至於光明偉傑荷擔宗教類百丈此非某之言

叢林學者之言也嗚呼兼古宗師之美而全有之可  
謂集厥大成矣於佛祖者歟崇寧二年十月十五日  
門人某謹狀

云庵真淨禅师语录

西余端禪師傳 高安沙門釋德洪撰

端師子者吳興人也。始見弄師子者。發明心要。則以綵帛像其皮。時著之。因以爲號。住西余山。嗣姑蘇翠峯月禪師。西余去湖州密邇。每雪朝著綵衣入城。

小兒爭譁逐之。從人乞錢。得卽以散饑寒者。錢穆父赴官湖東。見之。約明日飯。端黎明獨往。避雨入道旁人家。幼婦出迎。俄其夫至。詬逐竟爲邏卒所收。穆父吏速客見之。問故。曰。煩寄聲錢公。本來赴齋中。塗紆情事。發請自飯。穆父聞之。驚且笑。顧客曰。此僧胷中無一點疑事。又嘗見持死雞疾行者。挽衣問何之。曰。雞爲狸害。法不可食。將棄水中。端苦求之道路。聚覲。諷曰。當得偈乃可。與端跪作祭文。曰。維靈生有鷹鵠之厄。死有湯鑊之災。生時要汝報曉。死後無人收埋。奉爲轉化。檀越施肚爲汝作棺材。一本云。團聚無可。布施施肚爲汝作。棺言卒。携雞去。以施饑者。能誦法華經。湖人爭延之。必得錢五百。乃開帙目誦數句。卽持錢地坐去。缺薄者易之而去。好歌漁父詞。月夕必歌之。達旦有狂僧號回頭和尚。以左道鼓動流俗。士大夫亦安其妄方。

對丹陽守呂公肉食端。徑至。指曰。正當與麼時。如何是佛。回頭不能遽對。端捶其頭。推倒乃行。又有妖人號不托。掘秀州城外地。有佛像。建塔其上。傾城信敬。端見。搯住。曰。如何是佛。不托擬議。端趨之而去。章丞相子厚請升座。使俞秀老撰疏。敘其事。曰。推倒回頭。趨翻不托。七軸之蓮經未誦。一聲之漁父先聞。端聽僧官宣至此。以手耶揄。曰。止。乃坐。引聲吟曰。本是瀟湘一釣客。自東自西。自南自北。大衆雜然稱善。端顧笑曰。我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子厚留飯。端瞋說偈曰。章惇章惇。請我看墳。我却喫素。汝却喫葷。子厚爲大笑。時呂太尉吉甫亦留丹陽。三人者。日過從。吉甫誦禪定功德諸般若中第一。曰。惠卿修之。十年子厚獨稱。銀可忘憂。替康得僊。竟作劍解。端說偈曰。章公好學。僊呂公好坐。禪徐六喻。櫓板各自見一邊。聞者傳以爲笑。樂元祐初。圓照禪師自京師慧林退歸姑蘇。見端於甘露。曰。汝非端師子乎。曰。是。圓照戲之曰。村裏師子耳。端應聲曰。村裏師子。村裏弄眉毛。與眼一齊動。開却口。肚裏直籠。何不受人取奉。直饒弄。

到帝王宮也是一場乾打團圓。照粹美不悟其譏也。端客無錫欲歸湖。旦行江上。問有湖秀便船乎。篙師曰。我行常潤船也。端欣然曰。亦可。乃附船尾。高郵秦觀少游聞其高道。請升座於廣慧。端以手自指曰。天上無雙月。人間只一僧。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少游首肯之。端高自稱譽。吐語奇怪。逸人也。病牙久不愈。謂衆曰。明日遷化去。衆以爲戲語。請說偈。端案筆大書曰。端師子太慵懶。未死牙齒先壞爛。二時伴衆赴堂粥飯。都趕不辦。如今得死是便宜。長眠百事皆不管。第一不著看官。第二不著喫粥飯。五更遂化。閱世七十二。東吳祠之以爲散聖。

贊曰。予竄海外三年而還。叢林頓衰。耆年物故無餘。所至雖道人成阡陌。皆飽食游談無根而已。喟然長想。如政黃牛。端師子輩皆三十年前少叢林者。然高風逸韻且爾。況其傳法度生者乎。因載兩士平生大槩。使後之俊流得以覽觀焉。

吳山淨端禪師語錄

端禪師行業記

起服朝請郎權發遣提點淮南東路刑獄公事。借紫金魚袋。郡人劉燾撰并書。

宋故吳山端禪師諱淨端。字明表。俗姓丘氏。吳興歸安人也。丞相舒王道德之學。出言爲經。局貫九流。允味禪悅。常見師偈。頌稱之曰。有本者如是。爾觀文。呂太尉留意內典。多所論著。天下縉紳鮮獲印可。嘗道過吳山。停舟相訪。一語相契。謫居宣城。屢書招延。館之數月。丞相章申公紳銓高峻。一世龍門。疏請傳法。靈山墳寺。奏賜命服。曲留累年。師與諸公談道之際。不可少屈。飄如浮雲。去來唯已。未嘗肯以名位惜。詞色也以三公之尊重。師如此。則其道行不言可信。而其高風遺韻。流通後世。爲不誣矣。始住長興壽聖時。有號回頭者。倡於嘉禾。眩惑愚俗。誑妄方熾。數州之人。施予山積。適過邑境。見師於佛殿。師鑒其首。回頭問。測顏面無語。師顧謂之曰。龍頭蛇尾。爾遂慚汗而奔於呂公座。嘗遇妖人衆咸以爲神異。師一言折之。卽知其妄。不復與語。後伏誅。其高鑑遠識。類皆如此。



後至京師。圓照禪師尙在惠林。師往禮焉。圓照迎謂曰。非端師子耶。師作師子勢。圓照以俚語探之。師隨繼以伽陀。圓照爲笑而肯焉。申公時典機政。欲留師都城。聞之不告而返。其所駐錫之地。如壽聖。西余。孝感章法之類。聊復爾耳。不得其意。卽去。人競挽之。不還。願也。師生而慕佛。六歲棄家。精於習誦。其師保還數欲度之。非其願也。二十六歲。遂以策試。應格。旣受具戒。始從淨覺仁岳師學。天台教觀。聽首楞嚴至七處徵心。入還辨見。以頌自跪。淨覺覽之。謂曰。往矣。汝當以禪得法者。後參寶覺齊岳禪師。臨濟宗風室中默契。卽出庭下。飄身自擲。衆駭異之。後觀倡戲。至弄師子。益有警悟。故問答之際。多爲奮迅之容。由是稱師端。師子云。素不學詩。應聲成偈。天然自韻。咸有可觀。膾炙人口。多能道之。或以比寒山拾得。其逆知未來迎事。與人道意中語。應若合符。節亦莫得而致詰也。還乃居吳山寺。食糧不給。每乘扁舟。將行。所詣舟人告以風逆。不可行。師曰。何往而順。舟人指所向。卽驅屬乘輿而去。足未及岸。岸上人望見。爭迎拜信。施

輓輓而歸。楮中無一毫之畜。有施者。隨輒散之。至或窮冬解絮。扶續乞寒者。願以破絮自裹。人聞立遣衣易之。或議其乞隣爲惠。似近名者。師曰。不然。吾亦靈人或見憐。若彼卽凍死矣。其用意多。稱是雖其行若遊戲。自在黨蕩。無所拘關者。而誦妙邊華。經未嘗虛日。持戒嚴潔。未嘗破犯。奉親至孝。養之終身。死葬山側。恤患念貧。傳方賦藥。雖老不倦。自號安閑。和尚芒鞋筇杖。遇溪山勝處。披蓑戴笠。行歌漁父人。遽能寧熱惱者。頓獲清涼。拘窘者。暫成樂易。凡所至處。輿盡欲返。難積金留之。不少駐足也。名公鉅卿。舟及吳興。必首問師起居狀。自爲二陶器。曰死則此埋之。素無病懣。崇寧二年十二月初五日。忽謂衆曰。吾緣滿。已今日矣。索湯與浴。留頌辭衆。歌漁父數聲。一笑。整衣趺坐而化。卽以陶器瘞於歸雲庵下。實明年正月初七日也。俗壽七十四。歲僧臘四十九年。師本受業於吳山之解空。其徒捨本逐末。犯義毀戒。至靡不爲。師遊學出山久。比歸。一切屏斥。葷血瓶罌。不以入門。與俗方隔。始延靈照講師爲之肄業。復得方陽居士

陸懿野翁先生先後表裏營求香積補直隸通迄今  
遂爲淨衆名利度徒弟若孫四十四人常照宗禮宗  
鑑皆以其學傳法立衆知名於時予方髫髻師一面  
卽相歎異比竊登科第朝廷補外投閑備更幽思每  
從師遊必曰我死爲作碑師入滅云久隨世推遷顧  
以此願未償爲恨宗鑑爲疏始末一夕而文就且以  
詞系之其銘曰由禪而教如駢羅萬象而觸鑑斯照  
則爲往而非要由教而禪順風恬波而挽以過船亦  
左右而逢源如端師子飽學乎經論而自得乎踏筌  
蓋寶公之神悟寒山之微言普化之直源而船子之  
釣竿也其可形似者見其人矣其不可卽者孰知其  
天乎

覺悟教院住持傳天台教法孫眞悟大師宗鑑立石  
陽羨鈕完同弟寧模刻

吳山淨端禪師語錄

宋故安閑和尚端師墓誌

朝請郎新權知江陰軍兼管勸農事賜耕  
魚袋林旃撰并書

朝請郎兖州東路安撫司參議官賜耕魚  
袋林樞錄頌

吳山解空院端師子七世孫師皎因住衛場隨侃以  
其情來告曰吾祖崇寧二年圓寂葬金殿之後隣昔  
師於是山大開法席廣來十方海衆師與此山俱名  
播於天下旣沒梵唄香燈不絕如綫士大夫與吾徒  
又來瞻敬之徘徊上下歎佛法不振善陰陽宅相者  
以爲師之宅兆固吉其所以弗昌厥後向背不應古  
法耳相卒聞於縣請吏之道人施皓願出力築亭於  
其前仍祖庵舊榜曰歸雲香火嚴奉之先是文慧親  
承師授六十年後開視吾冢至期諸徒相顧曰敢幸  
因此時毋墜我祖師之命乃以庚戌之望二十有一  
日鳩工斷土遠近奔赴觀者如堵輒隙不動陶器儼  
然發視其中了無一物四衆謹譁歎爲希有相與悲  
咸流涕曰是不可不記也如來住世演說四大六塵

中外假合如幻師結鬼巾解鬼網破一切我執又說  
六度萬行爲己爲人如鏡像像滅鏡空破一切法執  
端公禪師蚤年觀師子戲悟三昧胡言漢語正提倒  
擲風驅電掃不可致詰奇奇怪怪利那萬狀有心縱  
被欺瞞有眼盡遭愚弄幻身既沒幻法常存億萬劫  
灰燼滅生謂之散聖死謂之尸解如此忖度幻法愈  
熾臨濟疑著普化大慧真贊金毛橫塘疑則不疑未  
免贊歎重贊偈曰鏡中師子分明是瞬目揚眉死不  
休千古無人知此意一聲漁唱月明秋

吳山淨端禪師語錄

虎丘第十代覺印英禪師塔銘

何安中

淮泗之上有古塔廟曰普照王自昔常用大浮圖有宿德妙解  
聲振叢林者爲長老以奉香火崇寧二年虛長老之席中却左  
右浮圖官衆皆以寶寧覺印爲言於是傳旨自金陵詔師居之  
普照提諸夏之咽喉梵所會而摩尼光之名垂耀四裔舟車  
冠蓋問卷之人凡道泗往來以齋後乞靈塔下退還師席而爲  
飯者積談不二皆大歡喜得諸執益而後去抑嘗聞其徒以謂  
師在普照屢閱歲平居與男子言不離忠孝與女子言不離慈  
順與雜世異俗學道之士言不離空寂隨其根性利鈍淺深示  
以方便故人歸信而師名益高道益廣戶外之屨益滿矣蓋  
菩提一乘嗣達摩本統曩日仰山偉公洞山文公極賢達公皆  
提心印先覺一代見師肩宇即推法器至是機緣圓熟而過無  
作正猶儒家常輩典刑既存又經題品雜言論風旨初未傳聞  
而袖手正容自能悟物者也其所住持如澧陽之文山荆南之  
公安二聖廬阜之羅漢太平之隱靜興夫保寧普照水西瑤勝  
平江之福昌雲巖皆天下名藍勝域又嘗遍跡樂山散策少室  
在：庵：惟爲未度而作舟筏惟爲已迷而作指南所以荅弟  
之在學子與竺乾貝葉並行於宗門矣師七十二歲五十二臘  
一日坐堂上鳴鼓集衆示以滅期告大弟子智通法寧等曰吾  
生去住本無後前而我滅後所付囑者諸法勤道無受經命而

已暨營龕塔具僧供俾勿火其膏藥于東菴皆委曲自匿處徐就沐浴說偈趺坐如入禪定儼然而逝時政和七年七月十四日也宣和辛丑通好狀師前謁與門人蔡宜道同來謁銘而余知師為詳師名子英姓懷氏號覺印錢唐人其母自孕不能茹葷既生質相卓異不類常見年十五挺然有拔俗之氣從長老希言出家又五年落髮受具遠往遊方得法於圓通秀公先時師未有省一夕夢白衣大士携琉璃瓶扣以錫杖聲冷如引然復注餅水與飲自言夢中若甘露灌頂下為冰雪凜毛骨而驚自是豁然乃復見秀印可之政嘗謂得吾法者三曰洵曰白曰英洵白皆行師道惟英異日行道起師當時或者頗未相信然惟汝南周公扶素深服若以謂頃見師於夾山雲集百餘眾解夏餘年無一人起者比丘綱維與堂中之士無一人不握衣問道者而通復言自出世坐大法會者凡而會如夾山且盛焉執中區奉杖接得度二百五十餘人說法三十餘年凡喜室中提撕後覺軟語諄諄父教子兄詔弟也所謂起祖殆以此歟常齋性飯一鉢蔬菽監酪悉屏不食冬夏衣葛與

數寸目光炯然五望之韻秀深靜如古圖畫中高僧老禪在巖壁者燕居律身甚嚴與物甚周蓋為吾書所以度己以絕接人用世之說合焉至於建設宗飾調護種有為等事則志是覺印境中塵埃粒糠如置不道一世賢士大夫聞其風而願識

皆尊禮之故師高蹈山海而錫虎與服出應諸方皆士大夫所阻且辭畏臺之視而不得者爾余識師最晚情最親始見於水西之臨勝又見於虎丘每見必款款必相警發其語則始於為善且謂余可適道也是後出遊六七年詣官居吳塵勞世緣纏繞控敗欲復見師一洗心地而師寂已久是時通老方嗣法席扶教洪道名並其師暇日余適雲巖訪通詰東菴弔師道像與懷風契噫嘻覺印果與其不傳者死乎而林竈自新山月無忌境猶昔也果不死乎蒲團竹几滾漫蛛絲而問無應也通曰姑銘於是振衣稽首余以詞曰

我有善知識得佛無上慧廣開不二門應緣而住世化身諸利上刹皆說法師說無所說孰問孰與答昔於珠光前對佛說此事彼佛為證明而天曼陀華八部諸鬼神寧官及居士一切有情眾無一不聽者億劫熱惱心如以甘露洒雖聞其音聲而實常默然佛謂諸佛子各具正眼顛倒可裁遠近覺悟無有忽然有本源初未有增減譬如蓮珠人不悟我所有求珠而復得便謂我得寶師於菩提座維此真實語廣大無邊方為人所歸赴門庭及室宇道路及津梁種善方便悉以慈悲心如鴻鐘在虛小大扣皆應又如萬竅風了不見作止木石而草衣莊嚴作佛事是皆有為法不能見吾師美哉周沙界譬喻周大千是皆下方想不能見吾師吾師空中雲幻滅了無跡明三界

中一燈常遍照我以思惟心謂師難值遇三區統師塔讚嘆後  
悲涕以我新語業作銘為憾悔開府司事士曹事柯安中撰

吳都法乘

長灵守卓禅师行狀

和尙諱守卓生莊氏泉南人也弱冠游京師肄業天  
清寺試大經得度游學至三衢見南禪清雅禪師一  
日以所得白雅雅卽印可之師心易之舍去抵姑蘇  
定慧從遊式禪師通華嚴遂臻其奧式歎異之時靈  
源清禪師住龍舒太平道鳴四方因往依焉始至闍  
夜參適中其病遂猛省曰此真吾師也投誠入室靈  
源爲開大爐輔鍛以差別機智師皆醇醉無爽且戒  
其緘默無自銜師領厥旨陸沉衆中不渝節不苟狎  
人罔知者皆以爲僻強靈源遷住黃龍師隨侍十載  
一日辭去靈源送以偈其字略曰居無二志動必全  
心遂越化城以登寶所而卷舌冥懷不事談耀故其  
所到人或罕知予獨觀其無今時學輩短販近圖之  
患謂可以步脩途而加鞭絕纖意於百年也此皆師  
之實錄既而復造太平佛鑑勲禪師請居第一座師  
以勲爲知己不固辭衆皆疑駭及聞說示罔不欽服  
太守孫公傑聞其名偶以甘露關人請師主之勲與  
衆咸以荒村破院欲其無行師曰政不以此爲慮願  
在我者如何耳腰包而往諸子歸之各以巾橐長餘



增修堂室。舒民素號難化。至是亦翕然信向。樂於不  
數。竟化草萊爲寶坊也。或曰。剛強受化。何道致之耶。  
曰。吾豈暇家。至尸而化之耶。然吾佛祖兒孫。但不  
乏吾事。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或者實嘆其言之異。  
開堂後。靈源親書。則曰。吾之責可付。而積翠之風可  
追矣。遂以拂子表法。信示偈曰。卽此用離此用。一鏃  
離弦。隨喝中紅心。心裏中紅心。發我江西大機。用付  
爾。宜將振祖風。荷擔勿憚千鈞重。鍛鑒凡善放收。  
會應不與諸方共。又曰。世稱承紹者多名存而實亡。  
予於此時。法爾不能忘。有望於汝。汝亦能不法爾所  
應哉。又曰。執善應之極。處會通之要。理須遵古。事實  
適時。委靡結佗緣。孤標全已任。是必自勉。不待吾言  
也。次遷廬之資。福京之天寧。皆法席久廢處。未幾則  
罄合如甘露。平生刻苦用度。儉約凡所住處。齋粥僅  
粒。嘗謂衆曰。靈源囑予。當易衆人之所難。緩時流之  
所急。予終身佩之。不敢忘。凡臨衆。必以身率之。不立  
規矩。而繩繩自化。面目嚴冷。諸方色目之曰。卓鐵面。  
初移太平長靈室。衲子因以長靈稱之。宣和五年十  
二月二十五日。上堂。和雲門。臘月一曲。因教切勸戒  
學者。至二十七日。辭衆安坐而化。閱世五十有九。坐

三十有二。夏後五日。園維不壞者三所。兩舍利五色  
晶瑩。道俗獲者不可勝數。塔于京師法雲圓通禪師  
塔之右。六年正月二十一日也。紹興十四年正月  
十五日。門人介謙謹狀。

長靈守卓禅师语录

四十八世圓悟克勤禪師



圓悟克勤禪師小傳

師彭州駱氏子爲演祖侍者部使詣演演曰提刑少年曾讀小艷詩否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使應喏喏演曰且仔細師侍次問刑會否演曰他祇認得聲師曰他既認得聲爲甚卻不是演曰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響師有省後見鷄飛上闌干鼓翅而鳴大悟通所得演謂衆曰我侍者參得禪也宋高宗紹興五年八月五日示微恙趺坐而逝塏於昭覺賜號圓悟禪師謚真覺塏曰寂照贊曰

對地鷄飛如從夢覺蓋色騎聲妙力無作海水騰波須彌倒卓一段風流眉間閃爍

宋臨濟正傳虎丘隆和尚塔銘

左朝奉司農少卿 徐林 撰

菩提達磨壁觀少室片相指心號曰禪宗五傳而至  
曹溪逮今幾五百年枝流繁衍異人間出得果得辯  
前後相踵如薪續火可謂盛矣平江虎丘禪師諱紹  
隆和州含山縣人生而岐嶷絕俗九歲謝父母去家  
依縣之佛慧院又六歲削髮堂具又五歲而束包曳  
杖飄然有四方之志首遇長蘆淨照禪師參扣之間  
景響有得因閱圓悟勤禪師語錄撫卷嘆曰想醉生  
液雖未能澆腸沃胃要且使人慶快第恨未親聆警  
欬爾於是欲訪之復至寶峯謁湛堂準禪師準曰如  
何是行脚事師露胸示之曰和尚驗看準即打師約  
住曰且莫盲加瞎棒準大笑因留年餘廼謁死心於  
黃龍心問曰是甚麼僧師曰行脚僧心曰是何村僧  
行甚驢脚馬脚師曰廣南蠻道甚麼何不高聲道心  
喜曰却有衲僧氣息師乃喝退而參堂度一夏心甚  
器重之每嘆曰再來人也死心機鋒橫出諸方吞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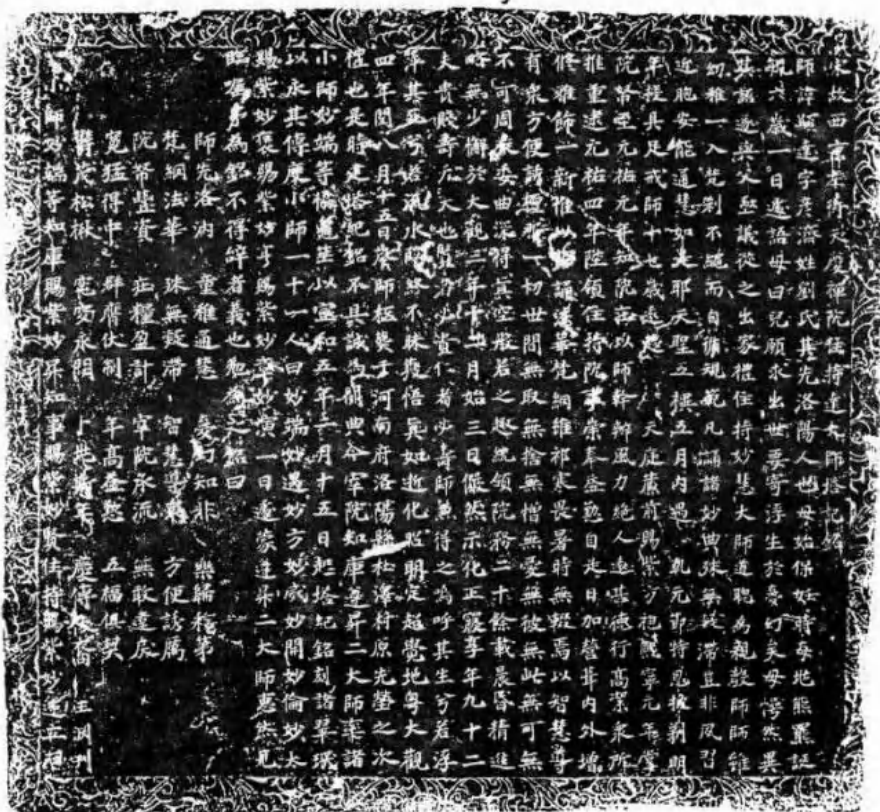
非上上根莫能當而於師重稱實衆皆側目已而趨  
夾山見圓悟道龍牙山遇泐潭乾之法子密禪師相  
與甚厚每研推古今至投合處抵掌軒渠或若狂狂  
議者謂今之爲仰寒拾也久之辭去遂至夾山會圓  
悟移道林師從焉一日入室圓悟引教云見見之時  
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豎拳曰還見麼師曰  
見圓悟曰頭上安頭師於此有省圓悟復曰見箇甚  
麼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圓悟肯之自此與圓悟形  
影上下又二十年斧鑿鑿盡得圓悟之秘師以二  
親垂白歸寓鄉郡復禪山蓋修摩耶切利故事也繼  
受請住城西之開聖寺四衆翕然歸仰建炎之亂盜  
起淮上乃南渡宣城士庶素欽師名爲結廬銅峯下  
適彰教虛席郡守李尙書光延師居之道化益振四  
年而遷虎丘時圓悟以時未平泛峽歸蜀囊之幅湊  
川奔一時後生望山而趨師每登座從容示露一味  
平等隨根所應皆愜其欲故圓悟之道復大播於東  
南諸方謂圓悟如在也居三年感微疾白衆曰當以  
第一座宗達承院事衆請於郡從之師既索筆大書

伽陀曰無法可說是名說法所以佛法無有利語珍  
重鄭筆坐逝實紹興六年丙辰歲五月甲午八日乙  
亥也建塔於山之陽凡住世六十年坐四十五夏度  
弟子復如等六十人嗚呼佛法有正派有旁枝曹溪  
之世衣止不傳雖曰法源入海汪洋大肆而西土般  
若多羅識記特在馬駒厥後五宗惟臨濟一門出焉  
祖後於今最盛閱悟近代尊宿宗眼超卓才辯縱橫  
若麟角獨立而師又深入其室是可嘉也林謂道德  
之重不待家諡尸曉而知言白雲即知爲端言東山  
即知爲演言虎丘即知爲師也真能壽楊岐光明盛  
大之傳而永臨濟於無窮者矣不銘何以詒其後銘  
曰

於穆初祖 一花東土 識至馬駒 益昭益著  
派衍而繁 實惟圓悟 圓悟得師 以馬之帶  
大坐虎丘 雷動雲爲 臨濟中興 楊岐再住  
隻履忽西 聿發龍臺 有神有天 來訶來護  
咨爾後昆 展轉流布

虎丘隆和尚語錄





拓片藏于北图

題蓮塔銘 三三三

地宋宣和五年（1125）三月十五日刻 石在河南洛陽存古閣 拓片高65厘米，寬40厘米 正書，正楷刻



拓片藏于北图

妙空禪師塔銘 各34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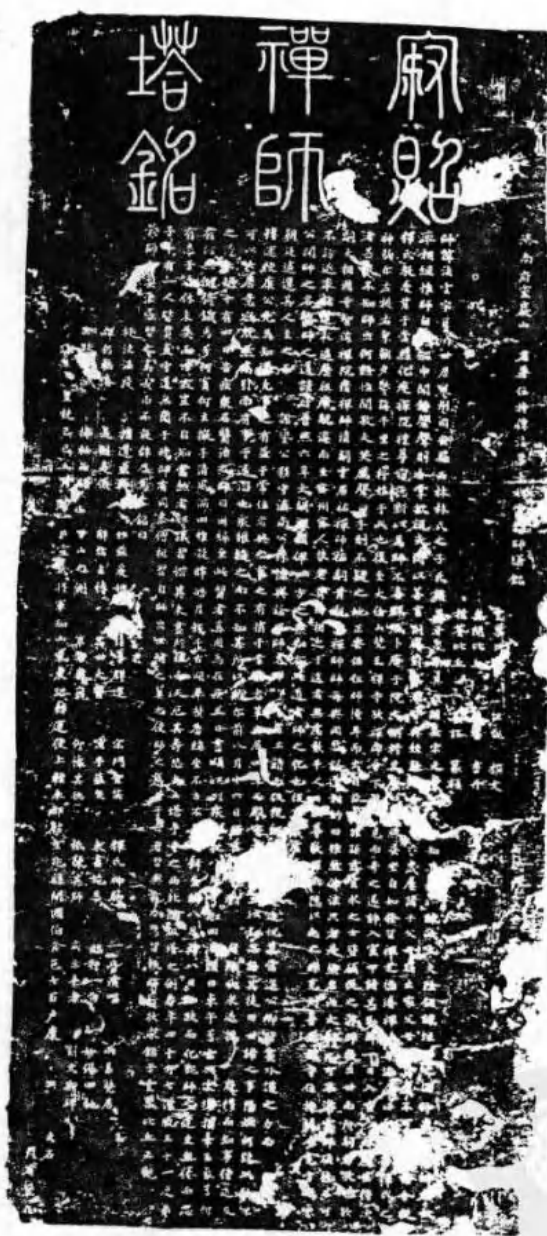
金皇統二年(1142)六月

刊刻。碑在山東長清靈巖塔

院。拓片通高172厘米,寬80厘米。

張畋老樸,夏魯正書,韓某

篆額,田初鵬。



拓片藏于北图

崇先真歇了禪師塋銘

夫道詣於大同性成乎圓通無住而住不空而空東  
西三十三傳默合符節信不私而公也佛吞三世經  
破微塵發自己之光明得衲僧之機用根境平出行  
履自然天地之默成陰陽之化光四時之氣備萬彙  
之慈等祖龕燈活緇園律溫持法柄荷佛擔力抗魔  
外身任艱難悟空禪師其人也師諱清了道號真歇  
姓雍左綿安昌人兒時抱持入寺見佛喜動眉目人  
咸異之十一歲依聖果寺清俊出家業法華經更七  
年榮試得度具戒己之成都大慈寺聆圓覺金剛起  
信等經論之講領畧大意便登峨嵋禮普賢大士東  
行出蜀道過瀘南郡建崇寧寺遮留之師曰鯢鵬時  
節詎草草耶下瞿塘轉澗瀨出荆楚歷沔漢投鄧之  
丹霞山淳禪師之席一日入室霞問如何是空劫以  
前自己師擬進語霞與一掌師豁然開悟翼日霞示  
妙密詰其證詣猶珠之影隨谷之響答也北遊五臺  
禮文殊大士已而至京師禪講名席俱扣掖焉浮汴  
而下時祖照禪師住儀真長蘆龍象之衆蹴踏萬指  
師投其中英俊相親駭駭殆半延爲侍者踰年而罷  
以轉物寮待之舉分座入室師默遁去祖照以偈招

之復回秉拂叢林老成趨門折節命爲首座政和八  
年祖照退院夜夢人告曰蜀僧當代公旣寤疑曰佛  
果耶佛眼耶未幾再請主之宣和三年祖照病復命  
師爲第一坐病甚退院四年秋七月經制使陳公請  
師補處五年夏至居雲堂千七百僧五月開堂嗣法  
淳和尚六月江風駕潮漫田殆無獲矣師陞堂告衆  
安坐勿憂八月祖照遽化師行喪以師禮十月躬行  
乞食六年二月告還揭鼓出所得供須有羨問津指  
源蜀幽汲溪踰七載建炎二年六月退院八月絕錢  
塘如明之梅岑禮觀音大士海山七百餘家一聞教  
音俱棄漁業計日活千萬億命四年過我結制五月  
天台國清寺三請三辭八月爲鴈蕩之遊十月客天  
封寺受福唐雪峰請十一月入院雲水之儔復過長  
蘆之數檀信趨施歲用舒裕閩中佛刹自古禪居深  
林遠壑樓觀相望主盟之人悉舉江湖有道尊宿一  
洗故習紹興五年退居東庵六年七月四明阿育王  
山廣利席虛奉旨請師寺之曠敗未易料理齋鼓不  
伐晝突不黔逋負幾二十萬人悉爲憂師十月入寺  
井邑林壑喜聞師來遠親近却扶老攜幼肩踵相摩  
舐臚相銜師入府始溫償逋十之八九七年駐蹕建

康韶師住蔣山且行且辭疾七上乃允八年溫之龍翔興慶二院合領禪居詔師主之四月入院陞堂小恭安集來衆東西兩址潮漲限之築堤抗護南北隆衍建三門大設法堂方丈翼以故屋金殺竹木循乞得之一寺雙塔玉巧幻出屹然江上圖繪以進賜田千畝法食厭滿乃專佛祖職事十五年二月乞就閒四月詔師住臨安徑山五月入院僧喻千鉢常住素薄行丐以供二十年二月以疾乞歸長蘆二十一年勅建崇先顯孝禪院成詔師主席六月入院暑行疾作九月壬子慈寧太后詣寺師力疾開堂垂箔聽法

問荅提唱一席光耀賜金襴袈裟銀絹等物癸亥疾弗瘳甲子宣醫乃少間慈寧宮賜錢修建水陸法會丁卯十月朔旦中使候問從容而別須臾呼首座曰吾今行矣瞑目跏趺而逝愈留八夕慈寧宮降香賜帝以脩齋祭卜院西桃花塢建塔以瘞全身越壬午入塔送愈之人彌滿原野痛心隕涕皆有祖華彫零禪林寒瘁之歎二十三年八月勅謚悟空禪師靜照之塔師儀相頤長初癯後腴眉目疎秀神宇靜淡舉動超遙雲行鶴立影響觸受鑑淨谷虛其量容機活潑敏用神律身以嚴不苟於行已格言而問不倦于

誨人定慧圓明道德昭著一時賢士大夫樂與之遊諸方名德尊宿難伴其盛林儔社友川趨海受投爐鎚就刀尺方圓長短隨其宜也善人信士雲委山積望威儀聽教誨見聞熏習廣其勸也以如幻三昧遊戲世間行平等慈得自然智導無前而遜無後有無外而空無中祖域之英標僧林之傑出嚴久之日破夜之月洗寒之春濯熱之秋其慰人心也如此師爲僧四十五夏出世三十年六處度子普嵩等四百人嗣法出世者曰慧悟住真州長蘆曰宗珏住明州雪竇曰傳卿住建康府移忠報慈曰德朋住臨安府崇

先顯孝總三十餘人語錄兩集行於世噫度世之因緣起家之事業光輝始卒照應古今姑得而敘之其於拔名象之先踏身世之表幾微剪拂心得神傳又烏可寄毫素而模寫故銘曰

|      |      |      |      |
|------|------|------|------|
| 佛祖之燈 | 東西繩繩 | 以悟爲則 | 惟證相應 |
| 心華自發 | 覺海元澄 | 蹴踏龍象 | 變化鯤鵬 |
| 雪庭之可 | 春屋之能 | 無絲繫螳 | 無慘聚蠅 |
| 菩提印印 | 般若乘乘 | 月排夜色 | 山拭秋稜 |
| 宗傳曹洞 | 濬溪凝重 | 敲唱雙行 | 正偏互用 |
| 豹變霧披 | 龍驤雷送 | 的的無依 | 功功不共 |



元化象成 靜樞機動 暗擲金梭 明窺錦綫  
法法本然 門門變弄 影悟蛇疑 物齊蝶夢  
道詣而唱 心聞而賞 力回萬夫 香酬一掌  
丹山羽成 沂川波漲 鯨展潮翻 兔推月上  
章江東趨 雪峰南仰 玉線金鍼 鰲鈞鳳網  
妙觸根塵 冲虛影響 風雨五湖 煙篆一檠  
理之所歸 水之趨低 輸心援引 出手提攜  
石虎風肅 木鷄夜啼 混之不得 類之不齊  
七據緇海 五承紫泥 孤嶼月棹 雙徑雲梯  
門連少室 路接曹溪 花滋醲客 桂魄通犀  
慈遊普門 三昧塵塵 象王之步 獅子之聲  
母陀羅臂 舜若多身 星圖魁斗 花氣陽春  
微言以示 淵默而神 正因非字 絕學爲鄰  
步轉空劫 舟膠要津 真燈不夜 嗣允有人

天童宏智覺禪師語錄



妙光塔銘 章 293

南宋紹興三十九年(1159)七月十五日刻。石在浙江鄞縣。拓片高218厘米，  
寬110厘米。周葵撰，張孝祥正書，賀允中篆額，陳奇、陳曦刊。此本額失拓。

慧暉禪師塔銘

●第一作沙

師諱慧暉金州安城人也俗姓王氏子也幼歲而敏黠也七歲而依理性寺法恩禪師爲了角童子矣十一歲而出家讀華嚴淨行品自捫面門曰諸佛心源非老少得眞者必證佛果法恩默而知異之十六歲而恩遷化一夕不言師默然而坐忽夢見恩撫師之背曰汝久不得住此須依付雪峯契禪師矣師夢醒自憶曰契公是法眼之流裔也我恩之因緣在彼宗乃問同學曰雪峯路遠多少學曰一百里餘箇中有險難你欲到彼乎若去須相送師曰是是乃到契禪師處契見師至而問曰甚奇惟老僧昨夜夢見一彌子來吾寔曰和尚是龍巢鳳也吾是鳳巢龍也須是一種老僧不覺作禮矣今日見你甚是奇特也師從此依止十九年後又契曰你因緣因事不在此且可去天童今正覺和尚盛化衆已踰千數你若去乃可居第一座師乃承契教而到天童其問答見前章乎師乃居第一座一衆皆贊之而已隨宏智禪師一十七年徑山悟空禪師者是師之師叔也天童覺和尚者是師之師尊也共作證明受二師之受印而行脚五歲乃參見尊宿二十五人也後得歸天童而受淨慈

二作三

第一作體

第二作清

之請二月二十五日入院乃當紹興二十五年同二十六年七月十九日退院師爲僧六十八年此中出世一十二年七十歲即遷化十一歲時剃髮而以來曾不到尼公寺庵其軀清淨宛如水中月師看閱經論書籍一十二萬卷也人無知其所以玉田居士聰林居士祐普居士等皆是大守輩也師出世時共作佐贊法嗣之出世人一十三人也石霜總東谷光等爲首會下雲衆七百餘員也諸方尊宿等雖多一天下至師推轂曰內外全該其餘莫測是則摩訶大梵也皇帝賜自得禪師乃敕號也混融管子記師大槩其旨十之八九不能及者乎 銘曰

祖室光明挑少林之妙清宗旨派脉紹新豐之洞靈佛照輝朗帶鸞嶺之精精禪林繁茂知天童之契情麟角通氣賀賀一天太平鳳賀出家制開三段要誠自得和尚紹宏智百歲踵家傳密用學大陽千年行師游步七十年華後豈以言思細可形乎

住瑞巖法弟比丘石窓洪恭謹撰

紹興二十九年除月十五日馳筆書

靈竺淨慈自得禪師錄

勅諭宏智禪師行業記

宣和六年向公子謹使發運事夢僧導至古寺金其  
勝曰隰州莫測也秋九月泗洲普照王寺闕住持者  
向公聞長蘆第一座僧正覺倡曹洞宗請子信齋具  
疏與帖請補其處既至問其鄉里曰隰州始悟昨夢  
愈加敬禮師蓋自此七坐道場名振天下嗚乎達人  
大士出應於世爲人天師夫豈偶然也哉師姓李氏  
母趙誕師之夕光出於屋人皆異之七歲誦書日數  
千言少日遂通五經祖寂父宗道久參積翠老南之  
子佛陀遜禪師嘗指師謂其父曰此子超邁不群非  
塵埃中人宜令出家異日必爲大法器十一歲得度  
於同郡淨明寺本宗十四歲得戒於晉州慈雲寺智  
瓊十八歲出游諸方訣其祖曰若不發明大事誓不  
歸矣至晉絳間或以無憑沮師邑尹兒師英拔因以  
所執扇示之曰爲我下一轉語師應聲援筆書偈其  
上尹大喜爲請憑以行渡河之洛坐夏於少室山日  
摘蔬茹供給病僧蔬且盡則採藥苗繼之游龍門遇  
鄉僧挽師同歸師曰出家行脚本爲參尋知識了生  
死事鄉關非所懷也腰包徑至汝州香山成枯木一

見深所器重一日聞僧誦蓮經至父母所生眼悉見  
三千界警然有省急詣丈室陳所悟山指臺上香合  
曰裏面是甚麼物師曰是甚麼心行山曰汝悟處又  
作麼生師以手畫一圓相呈之復拋向後山曰弄泥  
團漢有甚麼限師云錯山曰別見人始得師應喏喏  
丹霞淳禪師道價方盛師乃造焉霞問如何是空劫  
已前自己師曰井底蝦蟇吞却月三更不借夜明簾  
霞曰未在更道師擬議霞打一拂子云又道不借師  
忽悟作禮霞云何不道取一句子師云某甲今日失  
錢遭罪霞云未暇得打懶且去時二十三歲矣霞退  
居唐州大乘師從焉住山昇和尚亦淳之嗣子學師  
立僧霞住大洪師掌記室宣和三年遷首座時金粟  
智雪竇宗保福悟鳳山劍皆參隨之明年分座於廬  
山圓通照闍提席下真歇住長蘆聞師名遣書招之  
撞鐘出迎大眾榮觀師須眉奇古傾然而黑衣被破  
弊履襪皆穿真歇遣侍者易以新履師却之曰吾豈  
爲褻而來邪真歇與衆懇請居第一座時衆踰千七  
百見師年少初亦易之至秉拂老於參請者無不心  
服又二年住泗洲普照實始出世嗣法淳和尚前此  
分寺之半爲神霄宮而又兩淮荐饑齊厨空乏二時

所須雜以菽麥師至命純以秬庫僧辭不給師命如初已而檀施填委

徽宗皇帝南幸師領衆起居

上見寺僧千餘填擁道左方袍整肅威儀可觀異之有

旨召師面受

聖語還其故寺之半師之受請而未至也僧伽塔相輪中香煙騰空直亘東南師入寺乃止建炎元年住舒州太平又住江州圓通能仁自能仁謝事游雪居時圓悟勤禪師住山會長蘆虛席大眾必欲得師圓悟與安定郡王令矜力勉共行入寺未幾知事以乏糧告師不答時大寇李在抄界境上領兵入寺無不惶駭師安坐堂上待其來以善言誘之在稽首信服揮其衆輦金穀以供衆一方亦賴以安建炎三年秋渡江至明州欲泛海禮補陀觀音道由天童山之景德寺適闕主者衆見師來密以告郡師微聞即遁去大眾圍繞通夕不得行不得已而受請未幾膚人侵犯境內諸寺皆謝遣雲游師獨來者不拒或以爲不可師喻之曰明日寇至寺將一空即今幸其尙爲我有可不與衆共之乎已而寇至登塔嶺以望若有所

見遂歛兵而退秋毫無所犯人皆歎服以爲神助伯庠聞師名舊矣歲在戊午教授州學始識其面嘗訪師自小白捨舟道松陰二十餘里雄樓傑閣突出萬山之中國已駭所未見入門禪龕萬指狀座禪床無警欬者伯庠頃侍老先參政徧歷襄漢江西南獄未有如是盛也聞之長老尊宿皆云天童舊衆不滿二百師之來四方學者爭先奔湊如飛走之宗鳳麟百川之赴滄海今踰千二百衆矣來者益多師將稿主者惶懼不知所爲計白師以僧糧垂盡師笑曰人各有口非汝憂也言未既闍者告嘉禾錢氏航米千斛藏於岸矣紹興八年九月被

旨住鹽安府靈隱寺將行大眾悲號有鳥萬數亦哀鳴隨師踰數時乃散十月有

旨還天童前後垂三十年寺屋幾千間無不新者異時長蘆雪峯僧方盛時各居一堂別爲四五天童稱子既多師以已意指授匠者爲一堂以處衆千二百人悉皆容受雄麗深穩實所創見即兩山間障海潮而田之歲入三倍於前凡衆所須無不畢具此雖有爲事然他人睥睨不敢措手者師優游其間即日趲辦二十七年秋九月忽來城中謁郡僚及素所往來



者又之越上謁帥守趙公令謁因偏詣諸檀越家若與之別十月七日還山飯客如常八日辰已間沐浴更衣端坐告衆願侍者索筆作書遺大慧禪師屬以後事又書偈曰夢幻空花六十七年白鳥煙沒秋水天連擲筆而逝齋留七日顏貌如生壽六十七僧臘五十三大慧夜得書卽至山中以十四日奉師全身葬東谷塔道俗送者增山盈谷無不涕慕自師之逝風雨連日及葬開霽事畢如初師具大慈悲誘接不倦投箸入室潛符密證者不可勝紀師於受施無貪行施無厭歲饑艱食竭已之長兼輟贍衆之餘賴以堅活者亡慮數千萬人居常施者金帛滿前悉歸於衆丈室蕭然弊衣糲食不破中食以終其身每薙髮聚之必生舍利五色或髮貫其中有得遺齒者舍利生生不已葬後人所禱之或得於茵席或得於衣履不常其處寺去水遠師鑿石爲獸子母相銜齋厨浴室無不周徧官家婦人有入寺者欲盥手獸中忽蛇躍而出婦人驚倒久之乃蘇貴人子館法堂西酒肉自隨或止之不從俄而法鼓雷震墮地貴人子惶懼而去今有震跡存焉一日小行者僱仆於地言曰我

護伽藍神也與太白神角力可令僧衆誦呪助我或曰何不以告堂頭神曰我聞覺和尚住此十餘年矣每至寢堂欲見之卽戰慄不能前竟未之識也其爲文初不經意下筆卽成中書舍人潘公良賁請銘大用菴親爲書石歎曰與三祖信心銘相後先矣師去世之五月

詔謚宏智禪師塔曰妙光參知政事周公葵爲之銘凡師應世之跡見於塔銘者茲不復叙嗚乎此特師之事業可形於言者爾若乃妙用縱橫不痕不跡全超空劫之前洞徹威音之外不可得而擬議者又非文字之所能載也

乾道二年六月日

宣朝奉大夫侍御史王伯庠記

宏智正覺禪師廣錄

宏智正覺禪師行實

師諱正覺陞州李氏子母夢五臺僧解環與環其右臂乃孕及生右臂特起若環狀七歲日誦數千言佛陀遜禪師一見知其爲法器年十一得度十四具戒十八遊方首參枯木成禪師一日聞僧誦法華經至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句警然有省走白成成指香合曰裏許是什麼物師曰是什麼心行曰汝妙悟處又作麼生師手畫一圓相以呈復拋向後成曰弄泥團漢有什麼限師曰錯成曰別見人始得師諾諾卽造丹霞淳公公問如何是空劫以前自己師曰并底蝦蟆吞却月三更不借夜明簾公曰未得更道師擬議公打一拂子曰又道不借師于言下釋然遂作禮公曰何不道取一句師曰某甲今日失錢遭罪公曰未暇打得汝且去自是機鋒迅捷諸方推重公領大洪師掌牋記後命首衆得法者已數人四年過圓通時真歇了住長蘆遣僧邀至衆出迎見其衣褸穿弊且易之真歇俾侍者易以新履師却曰吾爲履來耶衆聞心服懇求說法居第一座六年出世住泗州普照時年三十有四歷遷舒州太平江州圓通能仁

眞州長蘆建炎末乃住天童嘗被旨移雲隱未閱月丐歸故于天童最久前後凡三十年紹興丁丑秋九月謁郡僚及檇越次謁越帥趙公令與之言別冬十月己亥還山翼日沐浴更衣端坐告衆作書遺大慧杲公邀主後事別以偈偈曰鈍鳥難巢易靈龜脫殼難我無你不去你無我不行復書偈示衆曰夢幻空花六十七年白鳥烟沒秋水連天擲筌而逝龜留七日顏色如生其徒奉全軀塔于東谷紹興戊寅詔謚師宏智塔曰妙光師爲人方厲坐必跏趺食不過午住持以來受無貧而施無厭歲艱食獨已有及贖衆之餘賴全活者數萬居恒一瓶一鉢文室蕭然雖早歲出世然非衆力推挽不肯輕爲人天童樓閣彩映東南而師不動聲色自能湧出季年不發一化主香積元滿戶外屢恒踰千計歸骨之日送者彌山塞谷無不涕淚悲仰蓋師契悟既深履踐復粹故能名徹九重化走入挺百世下望其流光尙與太白爭高非偶然也師嗣丹霞淳洞山十世孫塔稱天童十六代住持其法嗣爲嗣宗等十四人建炎四年金人陷明州時衆千二百人將散去師止之曰無庸魯不至此及魯登小白嶺見神兵滿山谷大懼而退

宏智正覺禪師塔銘

左朝請郎直龍圖閣知太平州軍事提

學學事兼管勸農營田使陽羨周葵撰

紹興戊寅春二月詔諡故明州天童山景德寺僧正  
覺宏智禪師塔曰妙光其徒相與修上德意刻之琬  
琰傳示永久且使來告求銘師塔余聞中國自東漢  
始有經像學焉者率以有爲爲功德建梁益甚遠磨  
自竺乾西來傳佛心印佛道由是大明至唐褒崇諸  
祖有易名名塔之號其去圓寂已百年或二百年今  
師亡未幾而蒙上賜字褒所以寵光之至矣非能荷  
佛法棟梁得祖師命脉攝化縑素爲人之師出入生  
死如游戲事何以得此哉乃撫其世之實序而銘  
之師李姓正覺名也隰州隰川人祖叔父宗道世學  
般若母趙氏嘗夢五臺山一僧解右臂環與之已而  
有娠遂屏葷茹及師之生右臂隆起如環狀年甫七  
歲警悟絕人日誦數千言十一出家十五落髮十八  
游方三十四出世得度於淨明寺本宗大師得戒於  
晉州慈雲寺智瓊律師得法於舒州丹霞山德淳禪  
師初住泗州普照禪寺繼住舒州太平江州圓通龍  
仁真州長蘆晚乃住今天童初師過舒斬偏禮祖塔

夢至一山寺長松夾道有句紀之曰松逕森森窈窕  
門到時微月正黃昏及至天童宛如昔夢故有終焉  
之志歲在戊午被旨住臨安府靈隱寺未閱月丐歸  
於天童最久惟祖道自達磨五傳而離爲南能北秀  
其後益離而爲五家宗派今爲仰法眼二宗中絕而  
臨濟雲門曹洞三家最盛顧其徒未必深究其師之  
道而襲其跡更相詆訶未有能一之者師嘗曰佛祖  
之燈以悟爲則惟證乃知若執其區區之跡則初祖  
見神州有大乘氣象崎嶇數萬里而來使有方便豈  
不顯以示人而少林九年似專修壁觀者六祖云道  
由心悟豈在坐也大慧亦云坐禪豈能成佛學者可  
便以是爲初祖之過耶蓋師初以宴坐入道淳以空  
劫自已示之廓然大悟其後誨人專明空劫前事惟  
師徹證佛祖根源機鋒峻激非中下之流所能溘泊  
而晝夜不眠與衆危坐三輪俱寂六用不痕宗通說  
通盡善盡美故其持身也嚴其倡道也久其莊嚴佛  
事接引迷途亦惟恐不至自初得戒坐必跏趺食不  
過午所至施者相踵悉歸常住間以與餓疾者而一  
瓶一盞文室蕭然諸行方厲而一性常如非出于矯  
拂也淳作頌古令師致敘其首芙蓉楷禪師見之曰

僧中有此卽吾宗不墜矣其退能仁受長蘆之請適游雲居圓悟勤禪師見其提唱以偈送之有一千五百老禪將之語然辯才三昧自然成文非出於思惟也其任天童前後凡三十年寺爲一新卽三門爲大開廣三十楹安奉千佛又建廬舍那閣旁設五十三善知識燈鑑相臨光景互入觀者如游華藏界海所以輝耀塵世使生厭離以發起善根而僧堂衆寮臥具飲食器用所以處其徒者亦皆精微華好如寶坊化城又卽濱海之隙障其鹹鹵而畊之以給僧供末年至不發化人而齋廚豐滿甲於他方學者無一不滿得以專意於道然師所規畫人競趨之不動聲色坐以告辨疑有鬼神陰爲之助而師無作相也然則師之所在願一見威儀聞警咳效供養誓歸依者越數百千里襁負而至戶外之履常踰千數其辦道之勤得道之多獨冠一時而識曹溪之路者必能牧瀉山之牛非因衆力推出不肯輕以爲人當世賢士大夫亦樂與之游者內外進也丁丑秋九月壬申師入四明又命舟至越遍見常所往來者若與之別冬十月己亥還山飯客笑語無異平昔翼旦作遺書與佛

日果禪師且爲徒書四句偈投筆而逝自佛日住育王與師相得歡甚嘗戲曰脫我先去公當主後事及佛日得遺書夜至天童凡送終之禮悉主之因舉師弟子法爲繼席識者方知二尊宿各傳一宗而以道相與初無彼此之間也爾留七日顯色如生初議茶毗以收舍利或曰師嘗薙髮有墜火中者輒成舍利自是遺髮人所爭取豈嫌無舍利也耶丙午廼奉全身塋山之東谷自師之化風雨晦冥至塋開霽迄事復雨送者逾萬人彌亘山谷無不涕慕歎仰者壽六十七僧臘五十三度弟子二百八十人嗣法者嗣宗法智世釗道林法潤信悟法爲慧輝了默師秀行從宗榮法聰清華正光集成園法濟明慧中翼法恭子靈師儼師全覺照法海皆於諸方坐大道場若其分化幽遠晦跡林泉則又未易悉紀也銘曰

師昔侍佛靈鷲山

受佛囑參來人間

慧刀慈力鐫世頑

出入生死非其難

一性常如萬行圓

筆端三峽爲波瀾

化城仍作寶所先

華藏界海生塵寰

攝化四海奔人天

學者爭趨曹洞關

示以自已空劫前 得無所得非言傳

弟子所至闍法筵 無盡之燈耀大千

海山秀處東谷原 我作銘詩貽永年

祭文

洪武十二年十月癸亥初八日太白名山景德禪寺  
前住持嗣祖比丘原良謹具香茗饌饌拜祭於第十  
六代中興宏智大和尚之靈曰隔州古佛宏智禪師  
於宋紹興間住持天童景德禪寺爲第十六代中興  
之大祖也當時法運之隆朝廷縉紳諸老與天下慕  
道縉流皆居衽席之中決擇大事日不下二千數鳴  
呼盛哉嗚呼盛哉禪師入滅幾三百年無賢不肖咸  
濡恩澤以東南草木籌量詎能稽其萬一也禪師昔  
之一出一處行高佛祖一語一默道合古今宜使洞  
上宗風翕然而振也夫太白山川冠於浙右之勝徵  
師古佛再來樹中興之功則何以恢張叢林禮樂文  
物之盛萬代之下觀茲勳業若杲日麗於中天凡含  
齒戴髮者靡不得而知焉愚也匪材昔嘗奉旨承乏  
茲山僕指歲月候逾一紀退席丈室依師塔左伏觀  
衆屋悉皆頽圯遂乃剋心殫力鳩工度材謀復舊觀  
賴師之靈事獲就緒是役也始于洪武九年之秋畢

于十年之冬越明年戊午十月八日值師遠忌原良  
謹備茗茗庶羞之儀秩于塔前拜祭禪師于大寂定  
中仍侑以詞曰嗚呼山不讓塵故能成其高海不讓  
流故能成其深師非宿儒六度萬行之願輪則曷由  
樹大法之功於古今聖人出興作百世師千載一時  
惟師得之巍巍宰堵鎮茲東谷洞上一宗真規馥馥  
昭告菲詞深動厓石願師再來爲法作則尙鑒

宏智正覺禪師广录



宏智禪師妙光塔碑

高六尺九寸廣三尺八寸五分三十一行行六十九字字徑一寸許正書篆額失拓在鄞縣

宋故宏智禪師妙光塔銘

有敘

左朝請郎直龍圖閣知太平州軍州事提舉學事兼

管內勸農營田使陽羨周葵撰

左宣教郎試起居舍人兼玉牒所檢討官兼權中書

舍人應陽張孝祥書

左太中大夫權吏部尚書同脩 國史燕侍讀會稽

賀允中題蓋

紹興戊寅春二月 詔謚故明州天童山景德寺僧正

覺宏智禪師塔曰妙光其徒相與修

上德意刻之琬琰傳示永久且使來告求銘師塔余聞

中國自東漢始有經像學焉者率以有爲爲功德逮梁

益甚達磨自竺乾西來傳佛心印佛道由是大明至唐

褒崇諸祖有易名名塔之號其去圓寂或已百年或二

百年今師亡未幾而蒙

上四字之褒所以寵光之至矣非能荷佛法棟梁得祖

師命脉攝化繩素爲人天師出入生死如游戲事何以

得此哉迺據其示世之實序而銘之師姓李正覺名也

隰州隰州人祖叔父宗道世學嚴若母趙氏嘗夢五臺

山一僧解右臂環予之已而有娠遂屏葦茹及師之生

右臂隆起如環狀年甫七歲警悟絕人日誦數千言十

一出家十五落髮十八游方三十四出世得度於淨名

寺本宗大師得戒於晉州慈雲寺智瓊禪師得證於鄧

州丹霞山德清禪師初住泗州普照禪寺繼住舒州太

平江州間通能仁真州長蘆晚乃住今天童初師過舒

旛徧禮祖塔夢至一山寺長松夾道有句紀之曰松徑

森森窈窕門到時微月正黃昏及至天童宛如昔夢故

有終焉之志歲在戊午被 旨住臨安府靈隱寺未

閱月丐歸故於天童最久唯祖道自達磨五傳而離爲

南能北秀其後益離而爲五家宗派今鴻仰瞻眼二宗

中絕而臨際雲門曹洞三家鼎盛顧其徒未必深究其

師之道而各襲其跡更相詆訶未有能一之者師嘗曰

佛祖之燃以悟爲則惟證乃知若執其區區之跡則初

祖見神州有大乘氣象崎嶇數萬里而來使有方便豈

不願以示人而少林九年似專修壁觀者六祖云道由

心悟豈在坐也大慧亦云坐禪豈能成佛學者可使以

是爲初祖之過耶蓋師初以妄坐入道道以空規自己

示之廓然大悟其後 諸人專明空劫前事惟師徹證佛

祖根源機鋒峻激非中下之流所能湊泊而晝夜不眠

與衆危坐三輪俱寂六用不痕宗通盡善盡美故其持

身也嚴其倡道也文其莊嚴佛事接引迷塗亦唯恐不

至自初得戒坐必跏趺食不過午所至施者相踵悉歸

之常住間以與餓疾者而一餅一鉢丈室蕭然然諸行

方廣而一性常如非出于矯拂也肅作頌古今師敘其

首芙蓉楷禪師見之曰僧中復有此耶吾宗不隕矣其

退能仁受長蘆之請適游雲居園悟勤禪師見其提倡

以偈送之有一千五百老禪將之語然辯才三昧自然

成文非出於思惟也其在天童前後幾三十年寺爲一

新卽三門爲大閤廣三十楹安奉千佛又建虛舍卽闕

傍設五十三善知識。燈鑑相臨光景云。入觀者如游華藏界海。所以暉耀塵世。使生厭離。以發起善根。而僧堂舉寮。具飲食器。所以處其徒者。亦皆精緻華好。如寶坊化城。又卽濱海之隅。築堤障其鹹鹵而耕之。以給僧供。末年至不發化人。而齋廚豐饒。甲於他方。學者無一不滿得以專意於道。然師所規畫。人競趨之。不動聲色。坐以告。疑有鬼神陰爲之助。而師無作相也。然則師之在。願一見威儀。聞警款。效供養。示歸依者。越百千里。襁負而至。戶外之履常踰千數。其辦道之勤。得道之多。獨冠一時。而識曹谿之路者。必能牧鴻山之牛。非因衆力推出。不肯輕以爲人。當時賢士大夫。亦樂與之游者。丙外難也。乙丑秋九月壬申。師入四明。又命舟至越上。偏見常所往來者。若與之別。冬十月己亥。始還山飯客。笑語無異平日。翌旦作遺書與佛日果禪師。且爲其徒書四句偈。投筆而逝。自佛日育王與師相得驩甚。嘗戲曰。脫我先去。公當主後事。及佛日得遺書。夜至天童。凡送終之禮。悉主之。因舉師弟子濤爲繼席識者。方知二尊宿各傳一宗。而以道相子。初無彼此之間也。龜留七日。顏色如生。初議茶毗以收舍利。或曰。師嘗薙髮有墜火中者。輒成舍利。自是遺髮人所爭取。豈嫌無舍利也耶。丙午。乃奉全身。葬山之東谷。自師之化。風雨晦冥。至葬開窆。迄事復雨。送者踰萬人。彌亘山谷。無不涕慕歎仰者。壽六十七。僧臘五十三。度弟子二百八十人。嗣法者。嗣宗。法智。世釗。道琳。法潤。信悟。法爲。慧暉。了然。師秀。行從。宗榮。法聰。清萃。正光。集成。道圓。法濟。明慧。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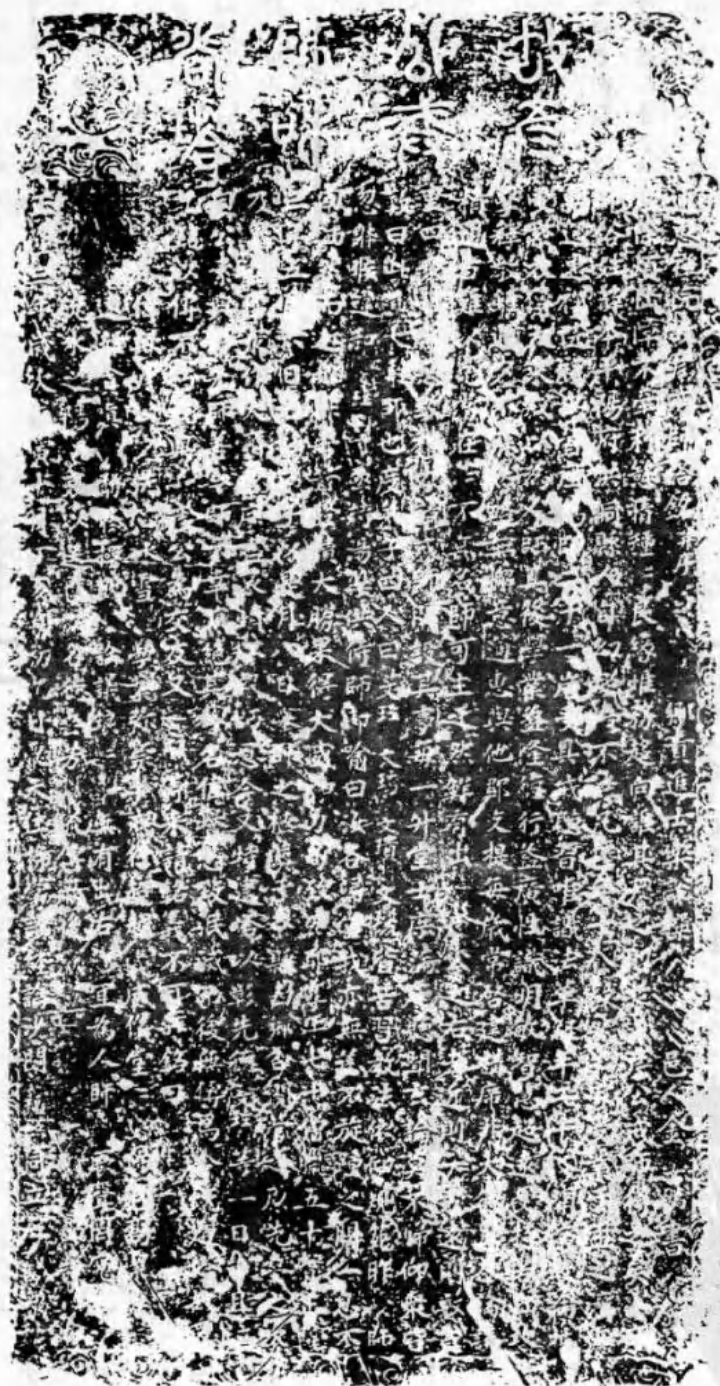
翼法禁子靈。師儼師全。覺照法海。皆於諸方坐大道場。若其分化幽遠。晦迹林泉。則又未易悉紀也。銘曰。師昔侍佛靈鷲山。受佛囑衆來人間。慧刀慈力。鐫世頑。出生死。非其難。一性常如萬行圓。筆端三峽爲波瀾。化城仍作寶所先。華藏界海。生塵寰。攝化四海歸入天。學者爭趨曹洞關。示以自己空却前。得無所得非言傳。弟子所至。問法筵。無盡之燈耀大千。海山秀處東谷原。我作銘詩詒永年。

紹興二十九年七月望日。住持嗣祖濤姪比邱宗珏立石。

四明陳奇陳曦模刊。

八琼室金石補正

彦戒和尚塔銘



拓片藏于北图

蘇州景德寺普潤大師行實記

程晉洽

普潤大師名法雲字天瑞自稱無幾子姓戈世居長州彭雲里  
父母禱佛夢一覺僧云吾欲寄雲於此遂生願如所夢瑞相特  
異祿祿間見僧則欣然欲越似獲珍玩五歲辭親禮慈行傍公  
為師始從庭訓神鋒發則越明年背誦妙經七軸九歲薙髮二  
十歲進具以所受法即登兜座為眾說戒經聖四禪發軔於方  
普見通照法師學習天台大教次授天竺教法師几下諦受至  
談最機略承同時得法於南屏清辯大法師代柄如意為眾數  
揚既而德風四薦芳華遐邇時政和七年郡侯戚敬閣直學士  
通議大夫應安道禮請住持松江大覺教寺仍薦錫今號而學  
者輻輳如東川之凡八年間環誦法華金光明涅槃淨名大小  
部快經畧待旦慈雲洋一續因慈母年邁思念報親之恩遂謝  
事歸寧廬於祖墳曰藏雲居雖最爾雅屬尤多微道問津盈諸  
戶外仍造西方三聖像設廣以化人其母後有微疾師就卧床  
在誠心經念阿彌陀佛一放金光母及四方無不瞻觀殊祥既  
兆臨終怡然大發舍利燦如圓珠閱數日現蓮華跡二室其為  
生處蓋可知矣以此方彼大義渡頭為道似乎岐嶽然至人適  
理何在不從故我世尊上什利說法酬恩指掌比丘獨為慈  
行紹興甲子寺僧率眾會請雲禪師歸寺作眾依止受已明

年與諸徒弟迎像入寺敬奉以舍之大興蓮社勝會集千人  
結深觀經念本性唯心之佛仍建八閻齋會及舍光明法華大  
悲圓覺金剛等會並作西賓士夫名賢善信四眾飲師高風來  
者嚮咽於路或爭先而趨之者終成超越若錦江道士王齡武  
林貢元張致三衛國錄美彥嘉禾登仕金廷珪吳舍安人錢  
氏等凡若干人俱生中上法師博通經史囊括古今具八係之  
才能臨十條之德善結集翻經名義法解金剛經及心經疏鈔  
著息陰集等並行於世莫不憲章聖化鼓吹山家自行化他能  
事蓋矣一日索浴更衣端坐西向召門弟子曰汝等各念無常  
之火燒諸世間早求自度慎勿怠惰仍書偈云瓊樹轟雲霄紫  
雲臺更高無生一彼上不動一絲毫汝等持此并遺書達於知  
識我之最後為請定慧空頭寶幢法主依此起窠舉火餘無他事  
言已默然而脫是夜鐘聲遠聞吳香滿室既歿眾傳聞師  
口稱佛名琅在耳當紹興二十八年九月二十八日也住世  
七十一歲為僧五十一臘香薪之次談利無窮竟微滿漸不足  
以容翻空之清微廣漠不足以展素天之翺令法師出廣長舌  
相於薩婆若海搏扶控羊角於第一義天雖古高僧不復多談  
頂修法師塑像得共弟子文輝大師一緒狀其行於像藏之內  
蒙不機無似偈為筆削以瞻儀之有蓋欲撝祖宗祖之德善子  
孫知而傳之云爾大德五年歲在辛丑九月九日嗣祖住持承

定教寺吉祥雄辯大師普洽記

吳都法乘

還齡益壽禪師塔記

師字天空諱禪悅昌平柳村鄭氏之子也童年依安樂寺道首上人祝髮年滿於靈峰淨老人座下受具太宗癸卯來山居臥雲庵二十餘載蔬食苦行常修百舟三昧上聞其德下詔師辭連詔者三遂應詔入都上甚悅之欽師戒行就宮供養遂開闡護國仁王般若經九旬克備辭歸賜號還齡益壽禪師  
御讚云

古人修隱上游訪涉水登山步林莽禪衣露濕烟霞明盤枕橫拖風月爽淦霞服氣度春秋自雲秋水空悠悠有時危坐入禪定不關名利輕王侯湯湯逝水燕流東塵寰萬慮皆爲空識得浮生這四景百般伎倆總消融頓息塵緣坐來靜劈破鴻濛見眞性常生不死度流年萬古高風起人敬丙辰季秋甲子示寂  
作偈曰

名利光如水月 慧辯恰似鏡痕

今朝消除夢幻 法界出入天門

繼門弟子超賢奏

上降旨遣祭藏於西峰之側春秋九十有七法臘六十二上賜白銀三百兩爲之建塔樹碣以紀之云



峇海陵王正隆丙辰九月初三日記  
朝議大夫文華殿大學士馮國相撰

上方山志

明禪師塔銘

空劫那畔羸一着世間之事真戲謔折脚鐺兒破木杓草衣木  
食樂崖壑道人善明嘗此樂七十七年惟自若趙姓實抵本村  
落統恩受具幼披削末後上方得棲托便把拄杖高掛却大定  
丁丑歲將溷建子初一已酉朔我退大覺君行脚若合符契靡  
差錯時倍常日色不忤積薪自焚貴省要如燒玉石無穢惡信  
戒定慧非凡殼陰雲四合雪大作煙燼火滅倏使廓山衆衰歇  
同一諾收拾餘骨藏石櫛表窣堵波覺後覺太定二年子月莫  
山主沙門圓暉託善陽沙門行欽鑒

上方山志

應庵禪師塔銘

左承議郎太常丞兼權尚書吏部郎官李潛撰

隆興改元癸未六月十三日住持天童山應庵禪師  
曇華遷寂塔全身於院之西麓其侍者與會持遺書  
副以趙州之頂相來且需文以銘余曰銘余宜爲歲  
在庚午始識師於番陽十四年于今念有所至雖千  
里命車忽焉去之亦不爲少頃留以是爲常家居官  
居其門弟子以化事往還蓋未嘗絕也知師之所歷  
至詳銘余宜爲示之信入導以進步既久而本然之  
法軒豁呈露照所逃遁考觀其極與吾儒所謂一貫  
兩端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無得踰之日月不可階之  
天無或少戾知師之所造至悉銘余宜爲贊二宜爲  
最後又以古佛相貌寄意銘余責也其可辭師江氏  
子斯之黃梅人生而奇傑骨目雋秀童穉便厭世故  
具決定志津濟羣品年十七出家於邑之東禪明年  
爲大僧又明年杖錫參訪首謁隨州水南遂和尚染  
指法味歡喜踴躍遂徧歷湖南北江東西所至與諸  
老宿激揚無不投契然師根器遠大不肯得少爲足  
要求向上錯錯透頂透底諸佛列祖難籠不住一著

以厭滿初願迺上雲居禮圓悟禪師一見指勞痛與  
提策以爲法之故服勞難事趨走惟恐居後會圓悟  
入蜀指似往見彰教隆于宣隆其子也隆移虎丘師  
實爲先驅未半截間通徹大法頓明圓悟爲人處機  
關深固○用恢廓言句之出皆超格超量人天罔測  
道聲藹然洽於叢林未幾禮辭游戲諸方初分座於  
處之連雲處守遂以妙嚴請師出世繼住衡之明果  
斷之德章饒之報恩福壽之寶林報恩江之東林  
建康之蔣山平江之萬壽兩住南康歸宗末乃住今  
天童皆緇白欽慕同辭公舉處處開大施門垂手未  
悟遠近奔湊如水赴壑師於普說小參問答勘辯之  
屬皆從容暇豫曲盡善巧而室中機辨慘澹殺活尤  
號明妙飽參宿學一近槌拂亦汗下心死恨見之晚  
先意出力辦所難集以申報効奮管領徒典刹者皆  
晦匿名跡以得寓巾鉢於下陳爲幸嗚呼道亦宏矣  
師既大振宗風爲世眼目至於行業高潔咸可稱述  
師初有發明卽與此庵禪師時號元布袋者同行反  
覆博約日益深奧及從此庵於護國相得歡甚此庵  
之亡意於師不無所屬而開堂嗣法訖不忘虎丘與

近世眩於名聞。率於利養。燒香不原所得者。異矣。矩範嚴峻。或有過失。往往面質。無所寬假。言既脫口。亦釋然無間。以是學者畏而仰之。每於住持。泛應虛受。雖料理。建置小物。細故。動爲無窮計。未嘗苟且。至纖毫不可於意。卽翩然徑去。莫能回奪。嘗自言。衲僧家著草鞋住院。何啻如蛇虺。戀窟。勉厲徒衆。不許放逸。事事必身率之。其將示疾也。猶掛牌入室。至夜分他日多。類是將終。或以辭世。偶爲請師曰。吾嘗笑諸方所爲。而自爲之。耶。區區處院事。纖悉不遺。屹然跌坐。而化。春秋六十一。夏。薦四十三。偈頌語錄。甚富。未及詮次。已盛傳於世矣。徑山妙喜。禪師。聲價隆重。方其顯赫時。爭屈之下。師執常禮。無加損。及其在梅陽。有僧傳師垂示語者。妙喜見之。極口稱歎。後以偈寄歸宗云。坐斷金輪第一峯。千妖百怪盡潛蹤。年來又得真消息。報道楊歧正脉通。其師重如此。逮妙喜還徑山。退居明月庵。師演化于明叔姪。相望往來。懂懂必至。二大士之門。咸曰妙喜。應庵無異辭。師寂後。未踰月。妙喜亦化去。祖道其遂陵夷矣。乎後生可畏。菴必將有紹之者。銘曰。

臨際一宗 支派分布 大於楊歧 盛於五祖

善美具并 厥惟園悟 生子若孫 益振門戶  
師固後出 氣雄諸方 登臨水南 徧參湖江  
所至皆靡 陳旣堂堂 師視缺然 高義遠騁  
窮法頂底 迺梯迺航 槌拂巾瓶 一十三利  
示無緣慈 縱無畏說 魔族萬千 我殺我活  
驅耕奪饑 定動智拔 還其本然 同此大達  
太白峯之前玲瓏殿之下有窰堵波 靈骨是舍  
三十年後話行 獨是閉眼作夜

應庵和尚語錄

大慧普覺禪師塔銘

少師保信軍節度使文醴泉觀使魏國公張浚撰

隆興元年八月十日大慧禪師宗杲示寂于徑山明月堂皇帝聞之嗟惜詔以明月堂爲妙喜菴賜謚普覺塔曰寶光用寵賁之其徒以師全身葬於菴之後使了賢來請銘先是上爲普安郡王時聞師名嘗遣內都監至徑山謁師師作偈以獻上上甚嘉之及在建邸復遣內知客請師山中爲衆說法親書妙喜菴大字及製真讚寄師又二年而上卽位始賜號大慧禪師明年復取向所賜宸翰以御寶識之恩寵加厚而師亡矣仰惟主上神聖英武資不世出而惠顧一方外之士如此蓋師於釋氏所謂卓然傑出於當世者忠誠感格得之天理是以上動宸心眷知特異吁其盛哉自昔聖賢以傳心爲學誠明合體變化興焉西方之教指心空爲解脫究竟蓋得一而不見諸用而悟入要處或幾於盡性者所爲後世三宗並行臨濟正傳號爲得人超出聲塵不立一法根源直截以證爲極煇耀震動卷舒無礙如師子兒游戲自在獲大無畏此固不可以智知識識也臨濟六傳至楊岐楊岐再世而圓悟禪師克勤得法于五祖演被遇兩朝其道蓋盛行矣師實嗣圓悟益光明焉師諱宗杲宣州寧國人姓奚氏年十七爲浮圖不欲居鄉里從

經論師卽出行四方始從曹洞諸老宿游既得其說歎曰是果佛祖意耶去之謁準湛堂準識師眉睫間久謂之曰子談說皆通暢特未可以敵生死吾今疾革佗日見川勤當能辦子事勤卽圓悟師也湛堂死師謁丞相張公無盡求準塔銘無盡門庭高於天下士亦少許可見師一言而契卽下榻朝夕與語名其菴曰妙喜字之曰曇晦且謂子必見圓悟師吾助子往遂津致行李來京師見勤于天寧一日勤陞堂師豁然神悟以語勤勤曰未也子雖有得矣而大法故未明又一日勤舉演和尚有句無句語師言下得大安樂法勤拊掌曰始知吾不汝欺耶自是縱橫踴厲無所疑於心大肆其說如蘇張之雄辯孫吳之用兵如建瓴水轉圓石於千仞之阪諸老歛衽莫當其鋒于時賢士大夫往往爭與之游雅爲右丞呂公奔徒所重奏賜紫衣號佛日大師會女真之變其酋欲取禪僧十輩師在選中已而得免蓋若有相之者渡江而南圓悟方主雲居席命師居第一座爲衆授道舉望蔚然已而去入雲居山居古雲門學者雲集復避亂走湖南轉江右入閩築菴長樂洋嶼時從之者纔五十有三人未五十日得法者十三輩前此蓋未始有也後皆角立始應給事江公少明之請住小谿雲門菴而浚在蜀時勤親以師屬謂真得法髓浚造朝

遂以臨安徑山延之道法之盛冠于一時百舍重趼  
往赴惟恐後拜其門惟恐不得見至無所容敵千僧  
大閣以居之凡二千餘衆所交皆俊艾當時名卿如  
侍郎張公子韶爲莫逆友而師亦竟以此遇禍蓋當  
軸者恐其議已惡之也毀衣焚牒屏居衡州凡十年  
徙梅州梅州瘴癘寂寞之地其徒裹糧從之雖死不  
悔噫是非有以真服其心而然耶又五年太上皇帝  
特恩放還明年復僧服四方虛席以邀率不就最後  
以朝命住育王聚衆多食或不繼築涂田凡數千頃  
詔賜其莊名般若又二年移徑山師之再住此山道  
俗歎慕如見其所親雖老接引後進不少倦居明月  
堂凡一年以終將示寂親書遺奏及寄聲別右相湯  
公又貽書於浚了賢請偈復取筆大書不少亂師雖  
爲方外士而義篤君親每及時事愛君憂時見之詞  
氣其論甚正確晚自徑山來林陵見浚垂涕言先人  
不幸無後某之責家貧何所仰願乞一給使名藉公  
重庶有肯就者浚爲惻然興歎遂奏其族弟道源奉  
師親後既退居明月堂冒暑走其鄉上塚葺治所存  
蓋如此使爲吾儒豈不爲名士而其學佛亦卓然自  
立於當世非豪傑丈夫哉卒被光寵表之無窮誠有  
以自致也所賜御書建閣藏於妙喜菴與茲山不磨  
矣師壽七十有五坐夏五十八年僧俗從師得法悟

徹者不啻數十人皆有聞于時鼎需思徹彌光悟本  
守淨道謙遵璞祖元冲密先師而卒我秦國太夫人  
亦嘗於師問道焉嗚呼我識師之早此心默契未言  
先同從容酬接達旦不倦人間至樂孰與等擬蓋惜  
其淪沒山林惠利之不博加于人也然而以道觀之  
安可以隱顯去來索師於形骸之內哉我實知師宜  
爲之銘銘曰

死生爲一 非想非說 證徹了悟 一息千劫  
嗟師何爲 拳拳忠孝 欲迪羣迷 俾趨正教  
嘻笑怒罵 佛事熾然 情生智隔 疑謗興焉  
天目巍巍 終古莫移 師兮道德 此山與齊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





大慧禪師年譜序

禪人祖詠編大慧禪師年譜敬蒼黃汝霖以其先  
世入大慧室求余爲序余曰雲駛月運舟行岸移編  
年雲也舟也月與岸又在學人高著眼大慧之名震  
天駭地道傳其徒徧滿天下不待余序而後彰余聞  
大慧嫡孫安未頌曰何處覓行蹤大地無寸土敬以  
是題諸編年首淳熙癸卯四月望日蓮社居士張掄  
序

大慧普覺禪師年譜

哲宗皇帝元祐四年己巳

師宣州寧國縣人也姓奚氏其母初夢神人衛一  
僧黑頰而隆鼻造于卧室問其何所居對曰嶽北  
覺而有娠及誕之日白光透室舉邑歎異實是年  
十一月初十日己時也按師答叅政湯公致遠書  
云大林嘉木太半爲國之棟梁願予樗散之材分  
甘行腐於陰壑又按樞密樓公仲暉寄師詩云昔  
年同與長風煙別後生涯各信然霜雪豈應摧操  
節大林依舊勢參天蓋二公皆同己巳也又按示  
吳景山偈有己巳同庚大林木甲乙丙丁馬與祿  
今年太歲守未官指上輪來五十足山僧自是出  
家兒陰陽豈可全拘束之句云

五年庚午  
六年辛未

師三歲按其家語上祖光祿常示子孫云昔漢于  
公爲獄吏後曰余理獄多陰德子孫必有榮顯者  
預高其門閭庶以容車馬往來吾建隆三年預旨  
收河東所至城邑保護生靈免塗炭者不可以數  
計後子孫當有享吾德者及師三歲其祖仲曰光  
祿屢記子孫享其所積之德今將百載未見吾宗

有符其語者余觀此子生吾家神儀秀發異事多顯但恐世間富樂不能羈絆耳

七年壬申

八年癸酉

紹聖元年甲戌

二年乙亥

師七歲形體岐嶷氣宇如神不喜戲玩語不妄發羣兒皆畏之有僧道至其家卽侍父側客去記其談論片言不遺舉族異之按普說云余六七歲時每聞僧語唯喜視聽

三年丙子

四年丁丑

元符元年戊寅

師十歲師嘗謂侍者道先了德曰吾家因我生之後家道日微及十歲忽罹回祿一夕蕩盡父母以余命破祖業親族間以善財呼之余雖心知其戲實未審何等語後因閱華嚴經至入法界品不覺失笑耳

二年己卯

三年庚辰

徽宗皇帝建中靖國元年辛巳

師年十三入鄉校十有三日因與同牕戲以硯投

之誤中先生帽償金三百而去父責之師曰讀世間書曷若究出世法父曰吾欲置兒於空寂中久矣師願請行而母不允

崇寧元年壬午

二年癸未

三年甲申

師年十六父母知師無處俗意遂令寓質縣之西寺未幾鄙所聞見不就槽廠棄去於是年九月詣東山慧雲院禮慧齊爲師按正續傳云院先於元豐戊午塑釋迦文像有異人丁生過焉語寺僧曰今日立像後當出一導師大興宗教照明濁世然去此一紀方生若像有難是人始至及像之毀是人嬰禍崇寧甲申果有盜穴像之腹取其所藏齋因追繹丁生之言謂像有難而人至符丁生之識非子而誰因以宗杲名之

四年乙酉

師年十七九月納僧服十月請具足戒于景德寺自爾智辯聰敏不假師承日親禪學按育王入院普說云雖在村院常買諸家語錄看便言雲門睦州說話又爲慈明大師普說云余十七歲便知有宗門事旣落髮出去禮拜善知識惟恐這一件事不明了異時撞入驢胎馬腹中去也曾因看經得

箇歡喜處

五年丙戌

師十八歲按爲然侍者普說云我初爲僧發蒙在奉聖初和尚處入室教看僧問法眼如何是學人自己眼云是汝自己話初嗣昌擔版雲門下舉話師家須提撕三五番云是汝自己是年離受業述偈云古佛放光留不住鐵牛無脚也須行雖然未踏曹谿路且喜今朝離火坑

大觀元年丁亥

師年十九按爲妙圓居士普說余十九歲遊方尋知識師初至太平州遊隱靜杯渡菴主僧迎待甚厚且顧伽藍神而言曰昨宵將三鼓夢此人告以今日雲峯悅禪師來且戒其爲待耳師謝不敏及隱靜老宿以悅語爲示恍然過目成誦終不忘自此人謂是雲峯後身按雲臥菴主書云丙子秋師於潯渚舟中具言之故詳載紀談又按武庫曰武庫於後癸酉年題篇之說詳見師初依瑞竹紹理和尚乃琅琊之達微旨理稱於衆曰果必再來人也又按爲慈明大師普說云昔在衆看玄沙語見瑞巖喚主人公因緣有歡喜處遂詣理通消息云云是年秋遊廬阜而至鄂州

二年戊子

師二十歲按爲錢承務普說云初行脚時曾參洞山微禪師二年之間曹洞宗旨一時參得又按武庫曰鄂州大陽見元首座微和尚堅首座微在芙蓉楷會中首衆堅爲侍者十餘年師周旋三公座下盡得其旨趣於授受之際皆臂香以求不妄付授乃自惟曰禪有傳授豈佛但目證自悟之法遂棄之又爲方敷文普說云微却有悟門只是不合將功勳五位偏正回互五王子之類許多家事來傳被我一傳得了寫作一紙勝在僧堂前大丈夫參禪豈肯就宗師口邊喫野狐涎唾盡是閻老子面前喫鐵棒底

三年己丑

師二十一歲按爲真空道人普說云山僧大觀三年至舒州依海會從禪師乃羅漢南公嗣子也師未幾至寶峯挂搭受宣州化主十二月二十日離泐潭洞山廣和尚送師頌曰果公化主化宣陽彼處檀那盡吉祥回復祖師堂上獻生生世世永馨香

四年庚寅

師二十二歲持鉢宣州按爲然侍者普說四月八日遇奉聖初和尚上堂問話畢初顧視笑曰寶峯

化王何不出來我即出問承和尚有言金蓮從地湧寶蓋自天垂爲復是神通妙用爲復是法尔如然答口金蓮從地湧寶蓋自天垂進云鸞鳳不棲荆棘樹燕離猶戀舊時窠答曰三年不相見便有許多般進云只如適來僧道昔日世尊今朝和尚又作麼生初便喝進云這一喝未有主在初回頭取拄杖稍遲我便云掣電之機徒勞佇思拍手一下歸衆你看我那時何曾安排來

政和元年辛卯

師二十三歲持鉢宣州師爲侍者曰寶峯作丐以一年爲限余以目錄未遂餘八箇月因館于兄之家一日夜至五鼓睡中見馬祖喚云起施主西門侯汝之久師盥沐罷將至奉聖寺前偶邑人周節夫與僕荷橐而至於旅亭少憩語次詰師此行師以實對節夫乃邀至其居出橐金以足目錄津遣回山乃是年八月也後師兩住徑山節夫往來無間師待之甚厚蓋不忘其往日之惠也

二年壬辰

師二十四歲居侍者寮按武庫曰湛堂一日至寮見看經次乃問看甚經對曰金剛經湛堂曰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爲什麼雲居山高寶峯山低對曰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湛堂曰你做得箇座主便下

一日侍次湛堂視師指爪云想東司頭籌子不是汝洗師即承訓交代黃龍忠道者作淨頭九箇月按普說其自聞湛堂和尚此說終身不養爪甲纔長一菽不剪湛堂和尚便於手指上出現此乃誠服其訓導也

三年癸巳

師二十五歲在淨頭寮因書雲峯悅和尚小叅語於座右一日廣道者至寮見之乃私語湛堂曰宣州杲兄以雲峯小叅爲警慕非碌碌餘子之比湛堂曰此子佗日必能任重致遠是年八月復歸侍者寮

四年甲午

師二十六歲一日湛堂問曰你今日鼻孔爲什麼無了半邊對曰寶峯門下湛堂曰杜撰禪和又一日於樺十王處問曰此官人姓什麼對曰姓梁梁姓也湛堂以手自摩頭曰爭奈姓梁底少箇幞頭對曰頭雖不同鼻孔髮髯湛堂曰杜撰禪和又一日問曰杲上座我這裏禪你一時理會得教你說也說得教你做拈古頌古小叅普說你也做得只有一件事不是你還知麼對曰什麼事杲甲不知湛堂曰因你欠者一解在你不得者一解我在方丈裏與你說時便有禪纔出方丈便無了惺惺思



量時便有禪纔睡著時便無了若如此如何敵得生死對曰正是某甲疑處

五年乙未

師二十七歲是年季夏湛堂示微恙及疾亟師問曰和尚若不起此疾教某甲依附誰可以了大事湛堂良久乃曰有箇川勤我亦不識他你若見他必能成就此事若見他了不得便修行去後世出來泰禪湛堂遷化後其平日說法語要不許抄錄太半師憶持誦出集成攜謁洪覺範以議編次覺範題其後云石門雲菴示衆之語多脫窠臼于時衲子視之如春在花木而不知其所從來余每謂此老人可以起臨濟之仆哲人逝矣切嗟悼之以謂世莫有嗣之者湛堂於余爲弟昆自其開法未嘗聞其舉揚歿後百餘日得此錄於果上人處讀之喟曰雲菴餘波乃發生此老種性耶按塔銘曰政和乙未七月二十二日洪州寶峯住山準公入滅闍維之得五色舍利無數目睛不壞建塔于南山之陽其徒志端宗杲與同志李彭等相與議曰孰能銘吾師之塔彭曰無盡張公於真淨父子有大法緣吾師行解相應非張公之文不足取信後世衆中有可往見公者乎彭願錄行狀以獻師曰某甲雖不識公聞公家風先行業而後機辯願請

以行

六年丙申

師二十八歲往梵率求照禪師書爲紹介之荆南求塔銘於無盡居士丞相張公天覺李商老以詩送師云落絮霏霏攪客心鳴鳩歷歷喚春陰未於蓮社添宗炳先向蘭亭減道林遠嶠雲屯鐘磬晚諸天目斷薜蘿深詩緣病廢苦無思爲子送將聊一吟相見次立而問曰上人祇麼著草鞋遠來曰某數千里行乞來見相公公曰年多少曰二十八公曰水牯牛年多少曰兩箇公曰什麼處學得這虛頭來曰今日親見相公公笑曰且坐喫茶纔坐復問遠來有何事師趨前曰泐潭準和尚示寂茶毗目睛牙齒數珠俱不壞舍利無數山中耆舊皆欲相公大手筆作塔銘激勵後學特遠來冒瀆鈞嚴公曰被罪干茲未嘗爲人做文字今有一問問上人若道得即做若道不得與錢五貫裹足歸梵率參禪去曰請相公問公曰聞準老眼睛不壞是否曰是公曰我不問者箇眼睛曰問什麼眼睛公曰問金剛眼睛曰若是金剛眼睛在相公筆頭上公曰老夫爲佗點出光明令教照天照地去也師復趨前曰先師多幸謝相公作塔銘公笑而已又問曰汝草履行乞數千里通名以見余余師準



吾知之久矣，不遠辛苦而來於華，亦有得乎？對曰：若有得，則不來見大丞相也。公曰：拙者掠虛薄，由是著之。其序畧云：舍利孔老之書無聞也。先佛世尊滅度，弟子收舍利起塔供養。趙州從諗舍利多至萬粒，近世隆慶開百丈禪煙氣所及，皆成舍利。大體出家人本爲生死大事，若生死到來，不知下落，即不如三家村裏省事。漢臨終付囑，一一分明，四大色身諸緣假合，從本以來舍利豈有體性？若其梵行精潔，白業堅固，虛明廓徹，預知報謝，不驚不怖，則依正二報毫釐不失，世間麤心於本分事上十二時中不曾照顧，微細流注生大我慢，此是業主鬼來借宅如此，而欲舍利流珠，諸根不壞，其可得乎？又按張德遠丞相作師塔銘曰：湛堂歸寂師謁張公，無盡求準塔銘無盡門庭，高天下少許，可見師一言而契下榻朝夕與語，號之曰妙喜字之曰曇晦。師既歸以道路之艱，乃告於商老商老作清餞賦以戲師。商老與師最爲莫逆，往來石門，歐阜追隨無間。以師卜急，因作佩章賦以贈之。曰：李子曩有卜急疾，中歲少愈，夷粹自得，唯妙喜公政爾無敵。拽斷鼻繩，因風奔逸，念佩章之戒作賦以勉之。曰：妙喜來前，藥言甚力，吾嘗折肱泛濫，在昔邾子好潔而廢於爐，魏妓授歌而取誅，祿權

衡持枕杖而大罵，周公出火攻於下，策素彥道歸，擣蒲而怒王藍田，踐雞子於屐，或逐蠅而拔劔，或擣蜂而聚液，是皆喪大真於俄頃，蹈禍機於飄忽，妙喜於是開懷以受盡言，止乎是也。乃曰：此吾之三益盡書之以爲吾盤盂机杖之銘乎？故李子夜呼燈醉索筆爲妙喜三令五申之而不惜也。李作此賦乃是年六月二十五日夜也。

七年丁酉

師二十九歲是年開大寧寬和尚語錄求序於覺範，其畧曰：余猶及見前輩能言老黃龍同時所遊從有若楊岐會翠巖真大寧寬者，皆一時號明眼而會真所得法子，照映江左，語言布寰宇，獨寬公少見機緣，有石門宗旨，果上人抗志慕古，俊辯不羣，遍遊諸方，得此錄讀之，喜曰：雖無老成，尚有典刑。此語老成典刑也，其可使後學不聞乎？即唱衣鉢從余求序，其所以命工刻之，嗚呼！果之嗜好可謂與世背馳，彼方尊事大名譽者，傳受其語而果獨取百年物故老僧之語，欲以誇學者，不亦迂乎？雖然，會有賞音者耳。師在寶峯，雖未參得禪，先會汾陽十智同真，愛他面目，現在遂作頌云：兔角龜毛眼，菓栽鐵山當面，勢崔嵬，東西南北無門入，曠劫無明當下灰，因舉似覺範，覺範歎曰：作怪我二十年。

做工夫也只道得到者裏

八年戊戌

師三十歲參潛菴源禪師於豫章之章江按武庫  
曰潛菴老源和尚退居章江師參扣之久一日室  
中舉僧在大愚會中誦金剛經至應如是知如是  
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焉然有省遂白芝通所悟  
芝遂指禪牀前狗子云狗子聲僧無語芝便打  
此處大師實錄云此塔作和尚奉潛菴舉前話至不  
劫住南華與雲峯悅和尚厚善潛菴舉前話至不  
生法相處芝云狗子聲你作麼生會師對曰狗子  
潛菴大稱賞之謂其不生法相也師後曰大愚芝  
禪師方便善巧如珠走盤不留影跡今以實法與  
人豈不孤佛祖之心乎時請海會從禪師住豫章  
觀音師以親近故乃述疏云道須神會妙在心空  
體之不假於聰明得之頓超於聞見無客擬議豈  
用提撕長老從公心契一如道超三際白雲巖畔  
紅蓮已散於秋風章水岸頭玉蘂再敷於春色念  
羣生之擾擾嗟六趣之紛紛背正投邪迷源逐浪  
不逢達士誰挑暗室之燈罕遇當人孰指示中之  
寶願從勤請無用勞謙李商老手錄之仍題其後  
曰妙喜爲觀音請竹靈叟疏作語奇峭若久致力  
於斯文者乃知般若之靈驗如此何必讀四庫書  
然後爲也

宣和元年己亥

師三十一歲依兜率照禪師席下嘗語侍者余宣  
和政元二月自觀音而往龍安兜率至路中例經  
改德士遂憇一山院以易冠裳山中卒無布賣遂  
以被單製鶴擎草堂和尚時住黃龍靈源和尚退  
居昭默堂江西法席以此爲冠師三至山靈源與  
語不倦謂其徒曰果禪神全似我晦堂老和尚莫  
之挽留乃作四頌以贈師期爲叔世之舟筏而屢  
造草堂室中堂嘗曰宣州果兄見地明白出語超  
邁乃吾家千里駒耳因陞座次師爲衆請益進語  
有云拈得道旁芒草索齏身擊碎鐵圍山之句堂  
深喜之時韓子蒼宰分寧洪覺範寓雲巖師與二  
公從遊久之一日師作覺範頂相贊有種空花抽  
暗楔之句二公擊節大稱賞之按子蒼送師詩云  
憶昔分寧日逢師谿上頭裁書訪彭澤倚杖話荆  
州時師得傳堂中書欲再  
往荆州訪無盡居士

二年庚子

師三十二歲是年春再謁無盡居士於荆渚同唐  
子西館于府第之西齋爲法喜之遊一日居士問  
曰佛具正徧知亦有漏網處師曰何謂也居士曰  
吾儒尚云西方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  
化然堯舜禹湯皆聖人也佛何故畧不言及之耶

師曰且堯舜禹湯與梵王帝釋有優劣否居士曰堯舜禹湯豈可比梵王帝釋哉師曰佛以梵釋爲凡夫餘可知矣居士曰何以知之師曰吾教備言佛出則梵王前引帝釋後隨居士擊節以爲高論居士又一日語師曰余頃在江寧戒壇院寓居再閱雪竇拈古至百丈再參馬祖因緣雪竇云大冶精金應無變色投卷曰審如是豈得有臨濟今日耶遂有頌曰馬師一喝大雄峯深入骨髓三日龔黃藥聞之驚吐舌江西從此立宗風因舉似平禪師平後致書云去夏閱臨濟宗派知居士得大機用懸諸方學語之流來求頌本乃成頌寄之曰吐舌耳聾師已曉槌曾只得哭蒼天盤山會裏翻筋斗到此方知普化顛今又數年諸方往往以余聰明博記少有知余者公自江西法窟來必辨優劣試爲老夫言之師曰居士見處與真淨死心符合近世得此機用獨二老矣居士曰真淨何謂師乃舉其頌云客情步步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現突然一喝雙耳聾那吒眼開黃檗面復舉死心拈提語云雲巖敢問雪竇既是大冶精金應無變色爲甚却三日耳聾諸人要知麼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居士躍然撫几曰不因公語爭見死心真淨用處若非二老難顯雪竇馬師由是仰

而歎俯而悲歎則歎二老與我同志悲則悲真淨已歿而新老又不及識慨然久之乃述偈以示師云馬師喝下立宗風嗟我三人見處同海上六鼈吞餌去棲蘆誰更問漁翁旣而請遠無盡囑師曰子必見園悟吾助子往遂津致行李來京師師於是年十月離渚宮無盡乃十一月薨背按與唐立夫舍人書云某宣和庚子同尊丈居無盡書齋及八箇月從遊甚樂因作京師之行目茲分攜遂成契闊

三年辛丑

師年三十三歲按答關無黨書曰伏自渚宮作別徧遊襄沔取道南陽以冬春雨雪連作沒溺道塗其勞有不可勝言者二月十七日始至香嚴少此息肩偶天寧老子遣价相邀旣是道舊初不苦辭因卷衲此來作度夏計又按爲鄭成忠普說云山僧往年行脚將入京師至鄧州天寧有一蔡州道士遣人至藏司借華嚴實積二經余竊知其爲佳士翌日相見與語果然符合也

四年壬寅

師三十四歲初至京師擬依法雲佛照果和尚會下適佛照返居景德鐵羅漢寺躊躇將半月未決去留因追緝湛堂遺訓時佛果和尚居蔣山乃竟

欲往焉而同志勉之曰江淮豈此老久留都下有  
關必此來也遂依咸平普融平禪師法席按答王  
大受書云密首座某與渠同在普融會中相聚盡  
得其要領一日因上堂謝知客有語云三門頭忽  
有箇無面目漢來又如何與伊相見師乃問僧今  
日和尚上堂恁麼道你作麼生會不得道遠來不  
易不得道且坐喫茶不得道後架洗脚不得道寮  
舍不便你別著得甚語僧無語師乃舉似普融融  
云你離却作麼生與伊相見師云且坐喫茶融云  
我情知你跳不出師云和尚離却如何與伊相見  
融云且坐喫茶師云猶較些子咸平乃太宰王公  
大觀功德寺太宰往來無間而獨喜與師談論師  
之酬酢闊畧王賓其徒有陰忌之者師頗無冀居  
意太宰由是以府第後花園易菴遷師居之

五年癸卯

師三十五歲居太宰菴閩府敬事過於所親四事  
豐美用適師意菴中不事煙爨二饌及賓客往還  
凡有所須皆府中應給既親以道遂令佚居

六年甲辰

師三十六歲九月園悟有天寧之命詔既下乃私  
自慶曰此老實天賜我也幸早屈都城速慰所願  
屢以湛堂無盡安寄之語以白太宰欲預往天寧

俟園悟之夾其閩府挽留之意愈篤乃密令僕從  
移行李於宅庫及園悟將次國門始託關無黨私  
喻鑰吏獨竊祠部而往乃自惟曰當以九夏爲期  
其禪若不異諸方妄以余爲是我則造無禪論去  
也設自枉費精神蹉跎歲月不若弘一經一論把  
本修行庶他生後世不失爲佛法中人也遂賸清  
涼華嚴疏鈔一部齋之天寧

七年乙巳

師三十七歲四月抵天寧挂搭按爲禮侍者普說  
云五月十三日因張康國夫人請園悟禪師陞座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土  
行若是天寧即不然如何是諸佛出身處薰風自  
南來殿閣生微涼向這裏忽然前後際斷雖然動  
相不生却坐在淨俚俚處入室次園悟曰也不易  
你得到這箇田地可惜死了不能得活不疑語句  
是爲大病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  
欺君不得須信有這箇道理遂令居擇木堂作不  
簷務侍者每日同士大夫入室只舉有句無句如  
藤倚樹纔開口便道不是如是將半年一日同趙  
表之方丈藥石次把筇在手忘了喫食園悟顧師  
而語表之曰這漢參得黃楊木禪也師遂引徇看  
熱油鑪爲喻園悟曰只這便是金剛圈栗棘蓬居



無何扣園悟曰聞和尚嘗問五祖此話不知記其  
 答否園悟笑而已師曰若對人天衆前問今豈無  
 知者耶園悟乃曰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  
 何祖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忽遇樹倒  
 藤枯時如何祖曰相隨來也師聞舉乃抗聲曰某  
 會也園悟曰只恐你透公案不得云請和尚舉園  
 悟遂舉師出語無滯園悟曰今日方知吾不汝欺  
 也遂著臨濟正宗記以付之俾掌記室分座訓徒  
 師乃炷香爲誓曰寧以此身代衆生受地獄苦終  
 不以佛法當人情乃握竹篲爲應機之器於是聲  
 譽謁著叢林咸歸重之按園悟跋示師法語後云  
 呆首座昔遊叢林徧見大有道之士軒昂騰踏不  
 可羈縻曾於渚宮與無盡居士投契公雅重其器  
 每囑曰應須見佛果宣和中會余被旨領天寧渠  
 即先一日入堂已而造室中發語果異常陞座舉  
 諸佛出身處薰風自南來即大瞥然自余命於方  
 丈側寅夕與之鍛煉以白雲老師昔所示有句無  
 句渠盡伎倆百種開展悉列下幾乎以爲心俸移  
 換初無實地因志誠語之昔佛鑑與余正興是誘  
 使更絕意探賸當不較多後來慕然猛省盡脫去  
 機籌知見玄妙因爲渠云正好參禪也即踴躍向  
 前從頭一一加針錐始浩然大徹余不喜得人但

喜此正法眼藏有覩得透底可以起臨際正宗遂  
 於稠人中指令分座訓徒久之會都下多故理瓶  
 錫出汴臨分書此以作別間年餘自平江虎丘得  
 得上歐阜再集至山之次日入首座寮闔山數百  
 衲子聳動屢作師子吼揭示室中金圈栗蓬大鉗  
 鎚本色久叅之流靡不欽服而德性愈恬穩洪無  
 諍之風怙怙不較勝負只欲深藏山谷徇古老火  
 種刀耕向饅頭邊收拾攻苦食淡兄弟木食澗飲  
 草衣茅舍避世俟時清平即發悲願真大丈夫慷  
 慨英靈奇傑之人所踰步因再爲細書仍作是跋  
 焉又書送師持鉢頌後呆公妙喜宣和末投誠於  
 天寧密室四十二朝昏而於一言之下領畧尋堂  
 孟入廬市發意甚銳臨行作偈以餞之不惟以一  
 期小緣要欲結萬人之志洪荷此千二百斤擔子  
 既已了能事即入記室推拂之下訓徒四方雲衲  
 駢臻遽遭金人淪盟彼彼拂衣出汴相分歲華聿  
 會于雲居首衆即持舊語俾書之按此二跋師乃  
 是四月初一日挂搭園悟初二日入院五月十三  
 日悟道自四月初一日至五月十三乃四十二日  
 悟道後持鉢化緣畢入書記寮明矣  
 欽宗皇帝靖康元年丙午  
 師三十八歲居天寧記室分座訓徒按園悟舉師



立僧上堂曰鶻兒未出窠已有摩霄志虎子未絕乳已有食牛氣况復羽翼成况復爪牙備奮迅即驚羣八而清風起一條脊梁硬似鐵一條白棒掀天地相與建法幢展袖僧已鼻按祭園悟文云某宣和末謁無盡居士於渚宮是時年盛氣銳眼高四海公不惜椎輟之力寅緣幸會始獲投足於汴都天寧之室咨決大事會陞堂舉諸佛出身處薰風自南來之句渙然冰釋尋以古今商確有句無句晨鍛夕煉了無凝滯蒙於稠人中指令分座有相與建法幢之語上會錄以相與建法幢一日徐師川同園悟至寮見園悟頂相師川指云這老漢脚跟未點地在師謂師川曰甕裏何曾失却鼈師川云且喜老漢脚跟點地師云莫謗佗好一日園悟問曰據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如何是第一句對云此是第二句又問巖頭跨德山門便問是凡是聖德山便喝作麼生對云殺人須是殺人刀活人須是活人劍四月賜紫衣師號按塔銘曰師於有句無句言下得大安樂法縱橫踴躍無所疑於心大肆其說如蘇張之雄辯孫吳之用兵如建瓴水轉圜石於千仞之阪諸老歛衽莫敢當其鋒丁時士大夫爭與之遊雅為右丞相呂公弼徒所重奏賜紫衣師號佛日大師時女真之肆驕取

禪師十數師為首選園悟遣悖上人侍行有西竺密三藏俱館金明池上日與論義密深敬服旁有壯師不少屈由是一衆獲免其行師於是年八月出京按呂居仁送悖上人之雲居省師詩曰果公昔踏胡馬塵城中草木凍不春胡兒却立不敢問其誰從者悖上人袖手歸來兩無語而今且向江西住雲居老人費精神送往高安灘頭去

高宗皇帝建炎元年丁未

師三十九歲居楊州天寧十月同琳普明渡江省侍園悟于金山信宿而別偕隆藏主之吳門少憩寶華次虎丘遂館于前資按武庫曰園通秀禪師云雪下有三種僧余丁未冬在虎丘親見之不覺失笑乃知前輩語不虛耳

二年戊申

師四十歲居虎丘按為錢子虛普說曰余昔請益湛堂映巖摩羅持佛語救產難因緣湛堂雖設方便余實不曉後因在虎丘看華嚴經至菩薩登第七地證無生法忍云佛子菩薩成就此忍即時得入菩薩第八不動地為深行菩薩難可知無差別離一切相一切想一切執著無量無邊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及離諸喧靜寂滅現前譬如比丘具足神通得心自在次第乃至入滅盡定一切動

心憶想分別悉皆止息此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住不動地即捨一切功用行得無功用法身心意業念務皆息住於報行譬如有人夢中見身墮在大河爲欲渡故發大勇猛施大方便以大勇猛施方便故即便寤寤既寤已所作皆息菩薩亦不見衆生身在四流中爲救度故發大勇猛起大精進以勇猛精進故至此不動地既至此已一切功用靡不皆息二行相行皆不現前此菩薩摩訶薩菩薩心佛心菩提心涅槃心尚不現起況復起於世間之心師云到這裏打失布袋湛堂爲我說底方便忽然現前十月省觀園悟於雲居道由金陵訪韓子蒼待制留五宿而別泛舟泝流以抵星渚至山次日入首座寮按子蒼答師書云邂逅金陵雖適我願然始不謂遽往廬山故對牀夜談不過四五自離岸至今不聞消息極以憂懸得書乃知到山旬日道路安穩又知便首衆僧與老和尚分座說法良深慰喜昨煩作覺範行狀及出世入寂月日欲爲作一銘託同安入石切不可緩也秉據畧曰夷門昔日呈家醜拈出無邊栗棘逢今日歐峯孤頂上幸然無事又相逢相逢即且置其中事作麼生若有道得便請歸堂若道不得打葛藤謾你諸人去也云會中時多龍象以園悟久虛座元

俟師之來頗有不平之心一聞提唱無不屈服及冬至秉拂昭覺元禪師出衆問眉間挂劒時如何師云血濺梵天園悟時於座下以手約云住住問得極好答得更奇元乃歸衆叢林由是改觀三年己酉

師四十一歲雲居首座寮一日因遺火燒却簾次日告香拈狗子無佛性話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雲門大師道若是得底人道火何曾燒著口遂作頌云趙州狗子無佛性道火何曾口被燒昨夜忽然簾上發南海波斯鼻孔焦時園悟有歸蜀意師於中夏遣衆徒於雲居山後尋得古雲門舊址欲勸菴以居按園悟與耿龍學書云果佛日一夏遣衆徒踏逐山後古雲門高頂欲誅茅隱遁其志可尚今令謙去山叟爲書數語及疏頭亦欲輟長財成之可取一觀渠正欲奉鋤更在高裁也園悟是年閏八月退雲居復示師住菴法語云古德住山率刀耕火種不蓄長物蕭然布衲羸衣糲食將大有爲也慕義學道兄弟相從一切以寬量大度包納之不暴怒不峻阻慈悲喜捨以身帥之蓋菴居五七間不比叢林寬廣咳嗽動靜無不與耳目相接若一一責之以禮則久久生怨慕地顏色相及便見參商即攪道義豈不見藥山數十年

牛欄菴只七八人其後皆爲大法器風穴和尚草  
丁久之只二三相從後來麟象駢集答問汪洋謂  
之衆吼瀉山十年養橡栗喫晚年大安來者著五  
百衆大梅入深山幽谷初不與世接因鹽官僧採  
拄杖乃逢之問酬徑截後半千人今既不得已作  
避世隱遁正欲韜晦俟時清平然後行已之願豈  
可以小忍而亂大謀哉一切低細和合先防自  
犯三業提向上那一著子教兄弟日有趣向自然  
忘倦向前去也俗諺所謂相見易得好共住難爲  
人要須廓落寬容半見半不見且圖長久斷與常  
流異矣教中道如爲一人衆多亦然三家村裏數

間茅屋立成箇本分規繩不嚴不緩凡百折衷佗  
日便更多多益辦也古人佩韋佩絃各攻其偏惟  
務中道而行况辯智過人不能照此細務但患遲  
俊太過一色便自性久之便不好耳此去有人議  
論應當回轉著亦令讚歎非常人所可及乃善更  
有一箇急要最後句不免畧說之佛法無多子久  
長難得人

四年庚戌

師四十二歲是年春遷海昏雲門菴時開善謙薦  
福本東林顏雪峯空凡二十餘人侍師而往朝參  
暮請聲譽藹著九月以盜賊猖獗避地湖湘抵長

沙訪佛性泰禪師於谷山師與之雖法門昆季而  
未之識一見果合符契商今確古語必終日坐必  
達旦佛性喜楊岐正宗有賴於師特揭振祖堂以  
館之一日師曰香嚴悟道頌一擊忘所知五字曲  
盡其妙後七句皆注脚耳佛性曰五祖師翁頌狗  
子無佛性只消趙州露刃劍足矣餘皆刺語二人  
欣慰各以爲然邊境既肅遂作江西之行按于蒼  
寄園悟書云妙喜菴于雲門方成法席以賊近境  
散去近來豐城相見云過谷山見泰老甚安穩也  
紹興元年辛亥

師四十三歲登仰山邂逅東林珪禪師按東林跋  
頌古云余靖康元年結茅分寧西峯建炎四年遷  
仰山明年妙喜自湖外來一見相契遂定楊岐宗  
旨二月復還雲門菴題高菴悟禪師語要示學徒  
雲門舉起竹篋五頌

二年壬子

師四十四歲深山間寂所處皆正因學道之士而  
師不倦樵拂日夕與之鍛煉一日爲衆曰此事人  
人具足各各圓成只向自己分上辦取世尊初生  
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  
上天下唯我獨尊意在那裏意在鈎頭只要各各  
自知獨尊只如長慶稜和尚悟道了有頌云萬衆

之中獨露身唯人自肯乃方親昔年謬向塗中覓  
今日看來火裏冰這箇須是自肯始得我說底盡  
是塗中事去禪林角頭覓說佛說法說妙說玄事  
理心性盡是塗中事且那箇是獨露底身大丈夫  
漢道是自肯始得那裏去古人舌頭上覓纔見人  
道是你也道是道不是你道不是只在聲色上  
走有什麼交涉又曰今時人盡是顛倒不順正  
理如何是佛即汝心是却以爲尋常及至問如何  
是佛答云燈籠沿壁上天台便道奇特豈不顛倒  
耶又曰我這裏禪如擊石火當一擊時拈起法燭  
點著便行纔眨眼便蹉過也這些子不妨是難又  
曰兄弟做工夫不消舉因緣只去近處看只如六  
祖爲明上座云汝但善惡都莫思量當恁麼時一  
切不思量還我明上座本來面目但恁麼看又曰  
此事大段近因甚不會良久曰只爲分明極觀令  
所得遲

三年癸丑

師四十五歲東林珪禪師自仰山來同居各作頌  
古一百一十篇按東林書頌古後云紹興癸丑四  
月余過雲門菴同妙喜度夏山頂高寒終日無一  
事相從甚樂妙喜曰昔白雲端師翁謝事園通約  
保寧勇禪師夏居白蓮峯作頌古一百一十篇有

提盡古人未到處從頭一一加針錐之語吾二人  
今亦同夏於此事跡相類雖劬勞無媿也遂取古  
公案一百一十則各爲之頌更互酬酢發明蘊奧  
斟酌古人之深淺譏訶近世之謬妄不開知見戶  
牖不涉語言蹊徑各隨機緣直指要津庶有志參  
玄之士可以洗心易慮於茲矣臨川太守曾公紆  
以廣壽虛席請師莫之得遂託待制韓公子蒼及  
舍人呂公居仁以書勸論庶幾肯就而師堅志莫  
屈按子蒼書云昨顏知藏歸附書奉勸以彼太閔  
寂山下時有劫掠似非禪定之所不若與衆來此  
或須卓庵極易事耳不知何故了不見聽今郡守  
欽仰道德且采衆論特屈公高躅說法廣壽不肖  
語之曰此公誓不出世雖堅請必不來然自閑議  
定一方道俗無不延跂昔汾陽累請不出後來自  
要住院乃知通人或出或處豈嘗固執況今禪道  
頹壞所以圓悟望公振起楊岐之風若孤峯頂上  
草衣木食終不爲人此則獨覺行也豈圓悟之意  
哉九月同珪禪師之臨川訪子蒼居仁謁草堂和  
尚於疎山因館子蒼之西齋按普說云子蒼爲此  
事甚切與某鼻孔厮拄者半年

四年甲寅

師四十六歲是年二月作七閩之行按子蒼贈別



詩其畧曰幻世吾方夢迷津子作舟禪心如密付  
當爲少淹留又有還應雪峯老領衆待雲門之句  
三月至長樂館于廣因寺因遊雪峯適建善提會  
真歇了禪師請爲衆普說其畧曰今夏在廣因開  
箇燈心皂角鋪子隨分說些麤禪室中問一句子  
不思量計較天真自然道得一句便與一拶擬議  
不來劈脊一棒別無細膩工夫忽然打發一箇半  
箇却教上來就大爐鞴事同一家按爲超明海三  
大師普說云尼長老妙道號定光太師往年在雪  
峯諸處參禪聞我在廣因遂破夏來求挂搭山僧  
向佗道我自是客門取長老去長老諾之其時只  
七十僧一日兩遍入室因爲光藏主舉話次道在  
外面聽得有歡喜處便來吐露云適聞和尚舉不  
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已理會得當是便問佗不是  
心不是佛不是物你如何會云妙道只恁麼會道  
聲未了山僧云因多了箇只恁麼會渠乃瞥地林  
適可司法翔菴於洋嶼延師居之時宗徒撥置妙  
悟使學者因於寂默因著辨正邪說而攻之以救  
一時之弊按示遵璞禪人法語云甲寅春余自江  
左來閩有祥雲龔懿長老開法莆中袖子輻湊璞  
亦從之爲表裏余知其未穩當恐誤學者以書致  
懿令覲來懿畏得失遲其行遂囚小衆痛斥其非

揭榜于門以告四衆懿不得已乃破夏來詰其所  
證只如舊時遂語之曰恁麼見解何敢嗣園悟便  
退却院來懿夏末果不食言璞亦繼至一日入室  
余問僧德山見僧入門便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  
雪峯見僧入門便道是什麼睦州見僧入門便道  
現成公案放你三十棒這四箇老漢還有爲人處  
也無僧曰有余曰劉僧擬議余便喝出璞聞之忽  
然脫去從前許多惡知惡解遂成箇灑灑地衲僧  
懿亦相繼於一言之下脚踏實地有彌光禪人叢  
林號光狀元者蓋在洋嶼最初得法一日入室次  
師問曰喫粥了也洗鉢盂了也燒香了也行道了  
也去却藥忌道將一句來光云裂破師厲聲曰你  
又來這裏說禪也光於言下契悟呈頌云當機一  
拶怒雷吼驚起法身藏北斗洪波浩渺浪滔天拈  
得鼻孔失却口師即撻鼓說偈以證云龜毛拈得  
笑哈哈一擊萬重關鎖開慶快平生是今日孰云  
千里賺吾來又昂需禪人入室師問曰內不放  
外不放入正當恁麼時如何需擬對師以竹篦打  
至三下需忽大悟不覺叫曰和尚已是多也師又  
打一下乃示一偈云頂門豎亞摩醯眼肘後斜懸  
奪命符暗却眼奪却符趙州東壁挂葫蘆又大悲  
開長老年八十有四隨衆入室師問不與萬法爲



侶是什麼人閑曰扶不起師曰扶不起是什麼人  
速道速道閑擬對師便打忽然大悟復示以頌一  
棒打破生死窟當時凡聖絕行蹤返笑趙州心不  
歇老來由自走西東菴居纔五十三人未五十日  
得法者十三輩皆曾天游侍郎吳元昭提刑問道  
書示祖元禪人曇鑑長老等十三頌以頌戲了然  
居士鄭舉之作珪竹菴讚擬泉大道作蕊直歌送  
文紀道者持鉢闍土鄭昂早聰銳該洽三教粗見  
尊宿所至談禪自若聞師力排默照爲邪昂忿氣  
可掬一日持香來聲色俱厲引釋迦掩室及達磨  
魯祖面壁等語與師辯白師曰我只將你屋裏底  
爲你說莊子曰言而足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  
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  
默義有所極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  
唯此亦言而足處但措大多錯會肇論釋迦掩室  
於摩竭四義是皆理爲神御故口以之而默豈曰  
無辯辯所不能言也何得向黑山鬼窟裏坐地先  
聖訶爲解脫深坑極可怖畏蒙莊座主尚不滯於  
默然况祖師門下客繞開口便落今時有甚交涉  
尚明不覺作禮師復徵以生死大事乃省悟悅服  
是冬以浴司拾官夫所伐葉樹梢埒浴縣尉私意  
追擾菴隣師即拂衣過前陽憲使督尉躬請不已

戲作偈寄檀越曰雲門燒浴盜官柴帶累傍人在  
受災寄語嶼頭諸施主已成鮑老送燈臺

五年乙卯

師四十七歲正月赴蔡子應郎中天宮菴之命泉  
南給事江公少明朔新菴於小谿之上延師以居  
按韓子蒼答少明書云竊知草菴得妙喜師開山  
不喜妙喜得此菴喜此菴得妙喜然此道人孤高  
絕俗與世寡合此正其所長以故惡嫉者衆惟曠  
懷偉度乃能期之於物外若得安居使園悟之風  
焜耀泉南實叢林盛事又按師答郡王孟公仁仲  
樞密徐公師川書云去春入閩憇廣因洋嶼及八  
箇月而蔡子應以莆中靈巖天宮菴見招坐席未  
煖江少明復以今新菴遣人相延遂領長樂五十  
三衲子卷械此來四月初一入菴見今內外度夏  
者二百人皆叢林老成從遊士夫一時名士如李  
參政漢老江給事少明蔡子應郎中儲彥倫李端  
友蔡春卿正卿諸公咨問扣擊拳拳不倦雖菴居  
幽僻正拙者之所宜也一日因師示衆舉自頌趙  
州庭前栢樹子話拈云庭前栢樹子今日重新舉  
打破趙州關特地尋言語敢問大眾既是打破趙  
州關因甚特地尋言語良久云當初將爲茅長短  
燒了元來地不平李參政聞之忽然有省乃謂師

曰若無後語亦領畧不得別後以書與師曰近扣壽室伏蒙激發蒙滯忽有省入顧惟根識暗鈍平生學解盡落情見一取一捨如衣壞絮行草棘中適自纏繞今一笑頓釋欣幸可量非大宗匠委曲垂慈何以致此自到城中著衣喫飯抱子弄孫色色仍舊既亡拘滯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其餘夙習舊障亦稍輕微臨別叮嚀之語不敢忘也重念始得入門而大法未明應機接物觸事未能無礙更望有以提誨使卒有所至庶不玷於法席矣蔡子應郎中亦以書通所得於師畧曰某近看狗子無佛性一語恰似平地釘箇繫驢橛子一除除却頓覺廓然本無罣礙一切文字語言已沒交涉故見得竹篋子徹底分明信知從上佛祖切要爲人處尤無多子便見自己脚根下一段大事明如皎日廓若太虛從本已來不生不滅不變不易赤骨歷地著一絲毫不得直饒千佛出世亦無摸索處善提煩惱真如涅槃皆爲剎法花梢柳眼種種勝妙境界盡是槩槩阿羅應時瓦解水消慶快有不可勝言者因作頌曰雲門篋子逢人便舉有眼無睛徒勞下語二曰狗子無佛性截斷衲僧命打破趙州關識得雲門病樞此回若不遇老師空被從前一知一解以爲殊勝埋沒過此一生豈不可

惜也師之所答備於語錄  
六年丙辰

師四十八歲住泉州雲門卷四月十六日園悟和尚訃音至舉哀拈香指真云這箇老和尚一生多口攪擾叢林近聞已在蜀中遷化了也且喜天下太平雲門昔雖曾親近要且不開他說著箇元字脚所以今日作一分供養點一盞茶燒此一炷香熏他鼻孔即非報德酬恩只要辱他則箇召大衆云旣不聞他說箇元字脚又無恩德可報何故特地作這一場笑具還委悉麼寃有頭債有主偶因失脚倒地至今怨入骨髓遂燒香祭文畧曰某近蒙大丞相張公委僧祖秀報成都府昭覺園悟先師去年八月初八日示寂閣維煙所及處五色舍利如菽道俗祖送悲動門蜀間關萬里計音不以時乃以是年四月戊戌朔十六日癸丑成服設伊蒲之饌用展哀思嗚呼先師道德高大麾斥八極顧其得法之由與夫平生出處大畧遭遇明天子表帥叢林照映先烈上自宸扆公卿下逮閭里負販草木昆蟲戶知之矣寧復鉤棘叙致爲世俗文字不情之具乎獨念孤陋不肖蒙被剪拂之賜含悽哽塞其忍默然云云重念先師眷眷如此其至者豈於某有所私也要之以付託之重俾

於鑊頭邊覓本分種草期得一箇半箇振張臨濟已墜之宗開鑒後昆眼目貴不虛閱世實先師之志願也不肖安足以承遺訓區區圖報未知所從此其所以含悽哽塞不能自己傾倒底蘊先師實臨之至晚小叅舉僧問長沙南泉遷化向什麼處去沙云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僧云未審意旨如何沙云要騎便騎要下便下師云今日忽有人問雲門園悟老師遷化向什麼處去只向他道入阿鼻大地獄去也未審意旨如何飲煇銅汁吞熱鐵丸或問還救得也無云救不得爲什麼救不得是這老子家常茶飯十月李叅政漢老呂舍人居仁鄭編修尚明同訪師令甫田鄭元亮寫師頂相三公述讚書其上後錄師自題曰趙州云似則打殺老僧不似則燒却幘子盡謂此本逼真獨未見有下毒手者放過一著兩手分付鈍叟鈍叟尚明作釋迦出山相讚趙州和尚園悟和尚真讚

七年丁巳

師四十九歲住小谿雲門菴按祭園悟和尚文曰大丞相張公德遠出蜀先師餞別臨分袂握手以不肖孤蹤囑之尋訪以至忍泣意欲推挽爲出世利物之事張公之在蜀也以先師之故忘位兒之崇招以尺書偶緣疾疹不果一千典謁然某素有

不出人前之戒業已退藏豈復有所覲覲哉又按塔銘曰浚在蜀時勤親以師囑謂真得法髓浚造朝遂以臨安府徑山延之恐師痛事輒晦必欲致師移書泉守劉公彥脩趣其行不得已憮然而起按題佛燈珣禪師祭文後云余紹興丁巳春赴臨安府尹之命主國一法席又按答泉守劉公書云五月初離泉南冒大暑艱苦備嘗七月方抵三衢呂丞相易疏帖遣人至衢相候超然居士趙表之曩與師同法席于大梁歐阜每以不宜遊出世爲戒時表之偶辟南外宗正司師赴徑山適會衢之官驛師述偈見意云超然妙喜兩同叅臺地相逢各負慚我去住山君躍馬前三三與後三三十七日至臨安二十一日開堂於明慶寺下座次少卿馮公檄問曰和尚常言不作這蟲豸爲什麼今日敗闕對曰盡大地是箇杲上座你作麼生見馮公擬議師便掌之時羣僚失色馮大笑曰長老與檄佛法相見二十四日入院九月歸受業衆請小叅說偈山僧昔爲童子時一念知道出家好却因脫白此伽藍今日重來稱長老兵戈之後亡者多現前者宿喜無惱以尊就卑離我人咸請舉揚無上道後生當發勇猛心四海求師宜撥草徑山奉勸不虛施辯口維摩須靠倒次寧國衆道友請陞座

說偈只這些兒住處是吾生長之地別去二十七年日月疾如彈指政和元年辛卯特休至紹興七年丁巳計二十七年走偏天下叢林意圖出離生死報答父母重恩不是等閑遊戲平生得箇剛強方與佛祖出氣今朝依舊還鄉親戚百無一二道是昔人猶非道非昔人猶是莫作是非論量透過世間出世慙慙普勸諸人急著眼睛看取冬持鉢鄰郡訪雙槐居士鄭禹功於連市作佛燈珣禪師真讚金華聖者畫像讚題

炎氏六湛堂

八年戊午

師五十歲乃入院之明年衆將一千皆諸方角立之士師行首山今起臨濟宗憶憶往來其門如市學徒咨扣日入玄奧規繩不立而法社肅如也由是宗風大振號臨濟再興時給事馮公濟川無著道人妙終同坐夏山中馮館不動軒日只一食長坐不卧按示末寧郡夫人法語云一日因示衆舉藥山初參石頭及馬祖因緣濟川無著纔聞提撕各有省悟下座濟川隨師上方丈云某甲理會得師曰居士如何濟川云恁麼也不得蘇壚娑婆訶不恁麼也不得蘇壚娑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蘇壚娑婆訶師曰梵語唐言打成一塊咄哉俗人得此三昧師遂至無著寮舉濟川語無著云

妙摠曾見郭象註莊子識者以爲莊子註郭象師乃舉巖頭婆子話問之無著遂作頌曰一葉扁舟泛渺茫呈繞舞棹別宮商雲山海月俱拋棄贏得莊周蝶夢長師以頌示之曰汝既悟活祖師意兩段一刀直下了臨機一一任天真世出世間無剩少我作此偈爲證明四聖六凡盡驚擾休驚擾碧眼胡兒猶未曉按爲瑩上座普說云因遣道謙往零陵問訊紫巖居士謙中途打發大事及歸老僧半山亭望見便云這漢和骨都換了也謙聞之大驚這些驗人處設使釋迦達磨來亦不讓作不動軒記答樞密富公季申問道書冬行化吳門作慧

日雅禪師真贊

九年己未

師五十一歲是年龍象駢集坐夏者一千七百有奇舉悟本道顏二座元分座訓徒按真讚曰一千七百癡衲子圍繞這箇無明叟以神龍未有封號敕奏于朝蒙賜侯曰廣潤廟曰靈澤謁丞相張公德遠于四安求園悟和尚塔銘按畫像讚曰初識公于京師後十五年再會吳之四安又按答佛性泰禪師書屬者訪張丞相弟九臧舟雪川爲數日之款已爲先師製得塔銘見刊石佗日尋便奉將答陳季任少卿趙道夫待制劉彥脩寶文彥冲通



判問道書作布袋和尚臨濟和尚畫像讚贈醫師  
王公繼先參政劉公大中頌題超然居士六法圖  
作普照英禪師真讚祭韓子蒼待制江少明給事  
文

十年庚申

師五十二歲勅建千僧閣時侍郎張公九成狀元  
汪公應辰登山問道於師張與師談格物之旨師  
曰公只知有格物而不知有物格公擬議徐曰師  
豈無方便邪師笑而已張曰還有樣子否師曰不  
見小說所載唐有與祿山謀叛者其人先爲闍宇  
有畫像存焉明皇幸蜀見之怒令侍臣以劍擊像  
首其人在陝西忽頭落公聞之頓領厥旨乃題偈  
于不動軒壁間曰子韶格物曇晦物格欲識一貫  
兩箇五百又一日問曰前輩既得了何故理會臨  
濟四料揀則甚議論問師曰公之所見只可入佛  
不可入魔豈可不從料揀中去邪公遂舉克符問  
臨濟至人境兩俱奪不覺欣然師曰余則不然公  
曰師意如何師曰打破蔡州城殺却吳元濟公於  
言下得大自在嘗曰某每聞徑山老人所舉因緣  
豁然四達如千門萬戶不消一踏而開或與縣與  
接席登高山之上或緩步徐行入深水之中非出  
常情之流莫知吾二人落處然九成了末後大事

實任徑山老人處此辦香不敢孤負佗也一日吳  
師坐於方丈偶僧持師頂相求師自讚師曰無垢  
試爲題之公點筆疾書曰擊石揚沙驅雷逐電一  
觸其鋒神飛膽戰未及領畧火蛇燒面公擲筆于  
案自有得色師笑曰意未盡在公曰和尚如何師  
應曰何不道此是阿誰徑山老漢公唯唯復書之  
答劉大中叅政張仲賜提刑許壽源司理問道書  
作祭喻彌陀文佛燈珣禪師塔文讚草堂和尚像  
十一年辛酉

師五十三歲千僧閣告成師遣介泉南求記於李  
漢老叅政其畧曰師於臨濟爲十二代孫其道大  
故其攝者衆其門峻故其登者難其旨的故其悟  
者親其論高故其聽者驚且疑而同時者譏毀嫌  
謗不勝其忿然四方學者或自謂親證或幾號罷  
叅皆肩摩袂屬沓來於座下而公所遇之未嘗假  
詞氣接慙慙拒之而不去踈之而益親至於水洒  
挺逐而戶外之屨常滿平時不喜者亦皆針喙結  
舌歎息其不可及吾不知公之道自有以使之耶  
院去城百里自唐國一禪師始斬蓬蘽驅龍蛇而  
居之寺無常產山之神龍實助其緣化公至之始  
衆纔三百二年法席大興衆將二千而院有僧堂  
二不足以容勅意於寺之東鑿山開址建層閣十



楹以盧舍那南向巍然居中列千僧案位於左右  
設連牀齋粥於其下經始於十年春越明年春告  
成余嘗問道於公聞之而歎曰非成是閣之難致  
其衆之難非致其衆之難道行而不能使其衆不  
至之難一閣之成在公何足道而循襲齷齪之者  
以爲奇特不亦陋甚矣哉獨喜其道行而衆從之  
故爲書其本末且以諭夫是年四月侍郎張公九  
成以父卒哭登山修崇師陞座因說園悟謂張微  
猷昭遠爲鐵剎禪山僧却以無垢禪如神臂弓遂  
說偈曰神臂弓一發透過千重甲子細拈來看當  
甚臭皮靴次日侍郎請說法台州了因禪客致問  
有神臂弓一發千重關鎖一時開吹毛劍一揮萬  
劫疑情悉皆破之語未幾遭論列以張坐議朝廷  
除三大帥事因及徑山主僧應而和之五月二十  
五日准

勅九成居家持服服滿別聽指揮徑山主僧宗杲  
追牒責衡州按張子韶答何中丞伯壽書曰九成  
忽棄老親此心痛割欲死無路四月十四奄經百  
日顧此冤苦無所舒豁徑山老人道眼明徹超然  
在生死之表而一衆凡千七百人皆不爲名聞精  
心學道宜飯此處可以少慰先考之心是日登山  
十八下山而除帥在月末事理昭灼當益安命義

按師答馮給事濟川書云張子韶四月十四日以  
父卒哭十六日請陞座十八下山除三大帥却在  
四月末今坐此得罪事體昭明豈偶然哉嘗前報  
世中因緣會遇一切歡喜順受償足自定矣二十  
余太保韓公世忠少師張公俊充  
樞密使少保岳公飛充樞密副使先是元豐戊午  
慧雲塑釋迦文像有異人丁生語寺僧曰若像之  
毀是人嬰禍于時慧雲後昆忘丁生之識毀像新  
之正此日師責衡州七月至貶所時昭遠知臨川  
師以偈戲之曰小郡知州說大禪因官置到氣衝  
天常攜剎子勘禪客誰知不直半分錢昭遠亦戲  
以偈酬師曰小菴菴主放憨癡愛向人前說是非  
只因一句臭皮靴幾乎斷送老頭皮是年冬李參  
政奏發以絕句寄師其引云適衡州郡欲免旬  
呈師毅然不可曰無以我累人此意豈流俗泛泛  
者所能窺之哉感歎成小詩曰十畝荒園旋結茅  
芥私挑盡到同蒿聖恩未許還磨礪且向塔前轉  
幾遭按爲盧時用普說云初到衡陽諸處道友送  
錢來因遣兩侍者往嶽山瀉山散處齊僧衡人初  
不知是說因普說方與言宣律師問韋馱天神世  
間功德何者最大曰齊僧功德最大云云人即聽  
信稍知歸向焉

十二年壬戌

師五十四歲居衡州廖季繹通直之西園四方衲子雲委川會攝糧景從菴無以容來學散處花藥開福伊山遇小叅入室會集其所師則籃輿往而據丈室其年蘊閑禪師復至臨安見有以費孝先之術決前定休咎者其詩曰爲日石堂香湘遠石鼓灘頭莫怨天一住十年春楚陌水弓重續舊因緣蓋謂衡陽及移梅陽矣衡陽有回雁峯辛酉至庚午移梅陽於上是年接草堂禪師書慰問曰不續音問逾年常思慕矣遊入所傳徑山道旺安衆甚多拙者常憂古人云道旺則魔盛城高則衛生今年中夏忽聞難作將謂小挽秋來方得的音乃知有此禍患可謂教法凌遲叢林凋喪遂致禍及弘護者賴吾仁久煉真空頓明心地不以爲憂世諦如電光身心如夢幻樂然隨順那事無妨善惡業報今古難逃以此段靈光獨耀想所至處法法圓成必有神明知鑒互相安穩唯望克懷一致度外昔黃檗勝雲居舜皆有此患後得歸源傳揚正法心契佛祖豈虛然耶如來成道魔難堅固老拙暮景相侵住世不久今守殘喘待盡而已汝正英銳莫忘初志料想此生難得再晤餘宜保愛以順世緣師答書各曰自到衡陽一向謝絕賓客四方書問一切閑畧獨於吾叔祖老師未能忘

懷雖欲具狀致起居問亦無由得達視覽然瞻仰教誨未始頃刻置念也本宗上座至蒙惠書種種安慰褒揚存撫不替昔時返覆數過不忍去手足認爲物作則曲折周旋之意下情感激何待可忘孫叔祖龍元公謨法書與起一云臨問者年弄打箇筋斗回來尚及依栽松道者側妄意如此不識老師那時肯放一線道否師仍以金帛屬去僧蘊聞曰恐汝到寶峯而此老去世可設盛饌以書讀而祭之既至草堂已園寂僧如所教也

十三年癸亥

師五十五歲按紀談云明禪師自辛酉隨侍過衡陽日化於市癸亥秋辭往浙西持鉢期明年上元回師送偈有云蕊萼明大禪孟浪絕方比識得玄中玄作得主中主赤脚走長街一日數百里色力既勇猛殊不畏寒暑如是二三年日口只如此又云甲子上元前却要到此裏其隨師者多効勞如此仍作畫像讚付之作丞相張公德遠向宣卿直閣畫像讚答內翰汪公彥章舍人呂公居仁隆禮郎中夏志宏運使問道書跋草堂和尚語錄閱維摩經有感以頌示傳禪師

十四年甲子

師五十一歲示提舉李獻臣法語二十六段答汪

聖錫狀元小直閣問道書作富季申樞密妙高堂  
銘延鴻寺鐘銘題蔡知縣小菴張昭遠徵猷請作  
維摩讚作六祖畫像讚祭衛寺丞文

十五年乙丑

師五十七歲正旦試筆題韓司諫樂谷蘭庭彥知  
縣請作入定觀音讚作寂音尊者讚題魏邦達侍  
郎淨心閣汪聖錫狀元燕坐軒示廖季繹知縣真  
如道人空慧道人法語答林少瞻嚴子卿陳阜卿  
問道書以頌代書謝張丞相惠梵羅綿戲題如如  
菴曰契此如如理豈論皮與髓打破枯骸百花生  
確當

十六年丙寅

師五十八歲解空居士侍郎劉公季高手寫華嚴  
經一部施師受持仍請爲衆普說發明奧旨師以  
永孟建閣於花藥寺之方丈設龕像以所施經奉  
安其上真如道人請作補陀大士讚文殊問疾讚  
作死和尚普融平禪師佛性泰禪師真讚示陳  
次仲通判法語作胡明仲侍郎徐明叔郎中畫像  
讚答徐稚山侍郎曾天隱宗丞問道書等觀居士  
廖季繹以書告疾示之頌云左心小腸肝膽皆右  
肺大腸脾胃命於斯識得本來人七顛八倒那伽  
定

十七年丁卯

師五十九歲侍者以師與衲子問答古今語句請  
名按題篇首云余因罪居衡陽杜門循省外無所  
用心間有衲子請益不得已與之語昨禪者冲密  
慧然隨手抄錄日月浸久成一大軸持來乞名其  
題欲昭示後來使佛祖正法眼藏不減余因目之  
曰正法眼藏尋以印本寄曾文清公公欲作頌謝  
但得二句曰摩醯太多臨濟少唯有雲門師恰好  
因復書請續後句既啓封即曰爭如瞎驢滅却休  
露柱燈籠皆絕倒公得師指示喜慚盈懷已而以  
偈寄龍團茶與師曰蒼壁團團不暗投舌端有眼  
似離婁莫言茗盞無三寸解問如何是趙州師答  
之曰趙州傳語龐居士近日無端會喫茶却笑舊  
來多鹵莽不將龍焙入脂麻作徐稚山侍郎畫像  
讚題鄒林居士向伯恭無熱軒時李漢老參政薨  
背師作文遺僧致奠偶曰泉南道友零落殆盡今  
唯蔡郎中一人而已不若生祭之乃戲爲文曰致  
祭于靈巖山下半風半顛大脫空居士之靈惟靈  
鐵器市裏牙人脫空場中主將黑豆換人眼睛只  
做這般伎倆將謂闍老不知一向起模畫樣而今  
死去見渠看你有何憑仗鑊湯爐炭橫行劍樹刀  
山逆上我饑餓說欣然歎漢橫眉惆悵人情敢不

周旋薄真聊陳供養郭郎線斷俱休嗚呼哀哉尚  
享僧未至而蔡公卒復系之以詞而祭之其畧曰  
嗚呼始以前文與公相戲此意未達公已督地二  
俱偶然初無實義公既去矣文焉敢棄就而祭之  
是法如是性空道人築屋於城之西門外謂之廖  
氏山堂遷師居之

十八年戊辰

師六十歲正旦書事寄無垢居士曰上苑玉池方  
解凍人間楊柳又垂春山堂盡日焚香坐長憶毗  
耶多口人示黃子餘知縣法語作李王見法眼畫  
像讚普化和尚畫像長靈卓禪師真讚答劉季高  
侍郎李彥嘉寶文問道書題喻子才郎中觀我菴  
作李泰發參政轉物軒銘示幻住道人智常法語  
作蔡薦福本長老文云阿誰無生阿誰無死學道  
參禪正要了此汝今既了吾復何憾付明眼人判  
此公案

十九年己巳

師六十一歲答無垢居士論正法眼藏書向伯恭  
侍郎問夢書李泰發參政似表郎中問道書示鄧  
子立直殿法語跋周子充手書華嚴經作馬大師  
履居士讚路彥捷寺丞畫像讚蔡劉彥儒寶文彥  
禮直閣文題自頂相示繼明禪人曰光俗顯大題

道之疣也背道而馳求廼其賊也疣之與賊若人  
之身有蟻蝨木之實有蠹蝎決欲血氣充盈而秀  
出於林安得容此物於其間哉疣之與賊此之謂  
也苟聞其道而晦其跡光裕顯大不馳求而自昭  
著矣苟未聞其道而欲去其疣而亡其賊則疣之  
疣賊之賊者也吾佛聖人設教亦如是而已吾雖  
聞道矣而不能晦其跡而蹈禍機亦疣賊之謂也  
繼明禪人學佛者也畫吾像而求自讚因作是說  
以示明而自警非敢自談已德而復作疣之疣賊  
之賊者也

二十年庚午

師六十二歲師自讚身著維摩裳頭裹麗公帽資  
質似柔和心中實躁暴開口便罵人不分青白早  
編管在衡陽莫非口業報永世不放還方始合天  
道爲趨時者巧加誣訕之語取憐勢位以是年六  
月二十五日往

命移梅州取道郴陽抵曲江訪舍人朱公翊於西  
園作雲門匠真禪師畫像讚七月十四日至曹谿  
留信宿作易禪師真讚按題其語錄云紹興庚午  
夏自回屬遷梅陽道過韶石禮老盧於空堵波下  
適遇堂頭明姪禪師來持宗旨二十六日至南海  
館于光孝方丈之西軒凡三十二日示何文綬彭



彥祥鄭子壽顧廷美張彥清元覽等法語莊彥質未盡師像預以素縑求讚云只此便是妙喜真何月盡工更切但彥質攪眸子細看南無急姓王菩薩八月二十九日離五羊九月十五日抵羅浮十月初三日至貶所按紀談師抵梅陽郡守謝朝議語僚屬曰朝廷編置所謂長老者但一僧耳兵馬東偏隙地從其居止既而僧行日至幾數百指施鉢鏤而平基址運竹木而縛屋廬聽其指呼無敢怠者守雖聞其服勤如此亦未知果何人也於是延見一二觀其能爲南閩脩仰書記適承命乃與守從容彌日語論英發確古商今逢原左右守復徵等伍更有蘊異能者否仰遂告以負大經論者有之博極書史者有之詩詞高妙者有之翰墨飄逸者有之其所以未能明徹則佛祖大事因緣而已是以不憚艱險隨侍而來得依仁政幸莫大焉守且駭異知其徒皆爲法忘軀之士自是於師日益加敬

二十一年辛未

師六十三歲居梅州太守遣其子謝純粹求入道捷徑示之以法語八篇作雪堂行禪師語錄序祭安撫劉公方明文

二十二年壬申

師六十四歲示張觀察法語以頌代書寄張聖者賀福聖長老出世答不二居士注金剛經求印證書華心居士杜撰水陸儀文書以頌滑稽敏棕皮歸蜀作覺明居士夏志宏畫像讚

二十三年癸酉

師六十五歲作送黎文晦歸龍川序南安嚴云畫像讚跋雪峯空禪師語錄書古寄婺父使君李公獻臣書古送立禪人歸雙林曰空手把鋤頭油瓮捉泥鰍步行騎水牛紙人火上遊人從橋上過猛虎當路坐橋流水不流高峯駕鐵舟立禪歸到雙林寺說與渠儂且罷休妙喜爲君重說破咄且莫瞌睡按雲卧書云師是年坐間凡有所說則法宏首座錄之自大呂申公執政至保寧末禪師四明人得五十五段而罷興宏遂以老師洋嶼衆寮勝其間有兄弟參禪不得多是雜毒入心之語取票而立爲雜毒海今刊本名武庫者乃紹興十年春信無言等聞師語古道今聚而成編福清莫兄戲以杜預傳中武庫二字爲名及庚午師偶見是集曰其間亦有是我說話何得名爲武庫以是知武庫之名實非師意也

一十四年甲戌

師六十六歲太守楊公王休建華嚴會請爲衆普



說說偈畧曰紹興甲戌上元節自在居士興善利  
梅民服化咸歡喜仁風惠澤家家至善哉奇特大  
因緣不可思議絕倫比上祝吾 皇萬萬春當與  
天地相終始示唐彥舉覺軒法語以頌代書答歸  
宗華姪長老題國悟和尚所付楞伽經授跋山宗  
建長老題臨濟正宗法語跋古塔王詒錄韋叅軍  
以花圖建庵遷師居之

二十五年乙亥

師六十七歲正旦臨安淨空居士陳安常不空居  
士張處俊各具一百問答遣价求印證師題其後  
云自問自答自倒自起處俊安常各說道理一人  
搖頭一人擺尾蚊錐鐵牛賣弄口嘴賞伊膽大來  
呈妙喜盡令而行埋入地底放過一著各自看取  
若不放過打出骨髓且道是賞伊罰伊明明向你  
道尚自不會豈況蓋覆將來師自衡還悔六年之  
間遐陬遠俗靡不從其攝化家繪其像敬事虔肅  
有若臨淮之大士南安嚴之定光十二月蒙 恩  
自便按龍王殿記云二十五年冬

天度清曠權綱獨攬 詔有司理寬江還之梅陽  
梅爲南方煙瘴之郡醫藥絕少多有不及東歸者  
按答經畧方公務德書云往歲南還參隨僧行零  
落瘴鄉六十三人義難以忘今之所存于茲無幾

間或熏爐茗盞必異於衆蓋不忘南荒朝遊夕處  
之義也按爲張縣尉普說在梅陽六年受人供養  
臨行庵中所有動使之物盡散與人平昔所收些  
施利悉用辦齋遍請合郡僧道士庶并見任官云  
二十六年丙子

師六十八歲正月二十一日離梅陽太守鄧公醉  
賓禮委官兵津發居民扶老攜幼遮道祖餞眷戀  
有不勝情者蓋其道使之然也取道汀州二月至  
瀨川時無垢居士侍郎張公子韶自橫浦蒙 旨  
守永嘉師維舟俟之用慰契闊既見留連款語遍  
賞名山留題馬祖菴詩云中有奇道人機鋒如劈  
箭謂師也公因以自畫像需讀師點筆疾書有貧  
兒索舊債之句已而聯舟東下至廬陵衆信請說  
法于祥符寺作廬陵米價頌次太和遊青原分袂  
於臨江之新淦作湖湘之行按無垢贈別詩云相  
別十七年其間無不有今朝忽相見對面成老醜  
人生大夢耳是非安足究欲叙悵悵懷老大猶開  
口公作湖南行我赴永嘉守重別是今日南見又  
奔走已軟相過盟長沙不宜久邑宰黃公元綬迎  
師館于東山寺三月十一日被 旨復僧調恩陞  
座有青蓮本是吾家物今日重還舊日僧珍重聖  
恩何以報萬年松上一枝藤之句示黃元綬如是

居士法語云渝川江亭一見心已許之既而來暨  
舍吐露若合符契自慶驗人眼不讓古人作黃世  
永主簿淨智菴銘至宜春憇于光孝寺方外道友  
錢子虛計議請爲衆說法時丞相和國張公德遠  
居長沙其母秦國夫人問道於師按殿記曰後竊  
惟先妣秦國太夫人晚問道于徑山佛日大師得  
自在無畏法果有忠君愛物之志非若聲聞獨覺  
之私厭生死而樂寂滅也是以浚與之遊或者迷  
惑世網循利背義排斥已異移怒於師有識者惜  
之秦國即疾將亟曰妙喜老師此生無復見也老  
婆有私恩未報和公凡三走介之宜春趣師之行  
由是兼程而至秦國捐館矣和國公語師曰先妣  
願供養和尚一年爲報德之私今無復得某謹遵  
遺訓師幸少留以九夏之期盡其敬奉一慰先妣  
之願二伸人子之心師不可得而辭遂館于光孝  
寺之東堂六月却饒州薦福之命以偈遣四事使  
云萬死一生離羣網前程來日苦無多收拾骨頭  
林下去誰能爲衆更波波題大瀉智禪師語錄後  
示羅孟弼法語七月秦國喪靈歸蜀師亦次舟至  
荆南和公力挽同往師無入蜀意遂作桑梓之行  
尼慧覺以師頂相求讚故有雖然未即過江東且  
隨覺禪看西蜀之句中書舍人唐公文若字立夫

於道自謂有所趣向每聞蜀僧言師有未語已前  
之驗立夫時召赴行在維舟謁師相見次曰莫是  
子西之後否立夫曰乃大人也師曰尊丈與某昔  
在無盡府第相從甚久不如公有箇無師自得底  
道理但未契得徑山手裏竹篋在立夫乃倪首感  
歎然後炷香以致謝誠遂連檣而之鄂渚按示太  
守祠部熊公叔雅法語有云近在渚宮見一破家  
散宅底漢欲操吾刀入吾室便要殺人放火被妙  
喜不動干戈即時擒下不必見賊而後知其爲賊  
蓋指立夫也又按立夫跋師示熊法語後云徑山  
賊物并案款上納異時鄂州有一點雜毒入心定  
却翻案也縛虎須急緩則噬人事不兩存要識方  
便若只旗鎗兩下又涉廉纖云別後以頌寄師云  
人皆養子防身老臨濟生兒不養家三尺竹篋千  
古今更無一物是生涯武當軍節度使李公師顏  
請說法于府第示徐敦濟提刑法語已而下赤壁  
次臨臯望東坡雪堂因作頌曰力將正說分邪說  
夢到黃州與惠州竹屋數椽容老兒大江千古只  
東流抵九江太守朱公請說法于能仁寺而以廬  
山園通教請住持三辭而不獲因舉道煩長老補  
其處然後解維十月至宣城謁于敬亭山作普明  
琳禪師真讚謁方外道友太守樞密樓公仲暉作

顏簡卿簡室銘湯承事慶齡菴銘適明州阿育王  
山專使至淮 朝命住持十七日祇受次寧國入  
山東安存悼往三宿而別十一月渡錢塘由會稽  
雙槐居士鄭禹功參議以詩迎師於旅亭有底事  
病魔渾不染只將正見洗蠻煙之句師座參政魏  
公良臣請說法于能仁寺十三日就明州光孝寺  
開堂十五日入院臘月訪天童覺禪師及諸隣峯  
二十七年丁丑

師六十九歲住育王紫微問道者萬二千指百廢  
並舉檀度響從冠於今昔雲巖典牛游禪師以頌  
寄師云五濁海底輾屎猪躍出那邊三脚驢鐸聲  
既已宣四衢雲間騰踏天馬駒諦聽典牛一句子  
世上有你何用余於是增修厨屋鑿二新泉曰妙  
喜曰蒙按泉銘畧曰育王為浙東大道場地高無  
水僧衆苦之紹興丙子佛日受請周旋其間令僧  
廣恭穿穴茲地為大池缺鍾一施飛泉盆湧知軍  
事秘監姜公見而異之名曰妙喜無垢居士為之  
銘末句有云謂余未然妙喜其口之師因說偈於  
其後仍作蒙泉銘曰廣利東泉曰蒙源玲瓏萬竅  
通聲淙淙出無窮良施工不落空銘泉者為誰山  
僧妙喜翁寺以衆多食貧常住伏臘不給陳請海  
岸閑地僅千頃命工開築以為南畝費緡錢十萬

餘師率八萬四千人結般若勝會人出緡錢餘竭  
衣孟以成歲入用贍齋厨左丞相湯公思退敷奏  
詔賜其莊名般若六月弔衡陽太守石公彥和于  
新昌遷佛智禪師塔作正堂辯禪師語錄序廣福  
寺鐘銘東坡先生畫像讚跋文殊道禪師偈頌答  
樞密樓公仲暉即使曹公功顯侍郎曾公吉甫侍  
郎榮公茂實妙德居士黃公即夫問道書示張晉  
彥運使羅宗約參議趙師厚觀使孫長文通判鮑  
夢符教授呂舜元機宜郭仲堪知縣曾叔遲機宜  
法語示內都知董德之入道頌作楊岐五世讚黃  
龍忠道者天童覺禪師二老揖讓圖讚時有太學  
上舍生楊麟冠帶拜師於堂上垂泣云願從和尚  
出家語未訖擲下巾帽袖中出剪刀自落其髮師  
疾呼左右執手問其故乃以實對因攝授之次日  
上堂云已著槽廠將錯就錯騎却聖僧不妨快樂  
龍象蹴踏非驢所作堪笑諸方妄生穿鑿休穿鑿  
祥麟只有一隻角十二月主天童覺禪師喪

二十八年戊寅  
師七十歲正月初十日被 旨遷住徑山二月二  
十八日就靈隱寺開堂三月初九日入院坐夏千  
餘衆按塔銘師之再住此山道俗欽慕如見其所  
親雖老引接後進不少倦一日忽厨屋傾仆蓋神

龍欲師興建之始師即搥鼓示衆云去歲育王方修了今日徑山又倒却雲堂大衆一時驚只有老僧渾不覺敢問大衆因甚不覺豈不見道不啞不聲不做大家公由是質其址以新之重建乎佑王殿及嚴像設置東坡祠像於殿之右廡示佛照居士鄭提幹內都知張公一之鄧伯壽直殿未寧郡夫人善因法語作王德祖醫師榮茂實侍郎方務德侍郎畫像讚答蘇仁仲提舉問道書孫知縣擅改金剛經書以頌代書戲答繼明長老曰既作蟲豸又住鶴鳴如水入水似金博金夜聽水流巖下石曉看山起面前雲此境此時誰得意道得未後句則不孤

長老九月遣叅徒之零陵求孚佑王殿記於丞相張公德遠冬行化嘉禾次吳門弔方外道友信安郡王孟公仁仲設無礙會于虎丘以旌平日道義長老靈沼請作佛智裕禪師真讚抵無錫樞密巫公子先而次謂之錫山蓮社請說法于南禪寺陳阜卿侍郎撰疏有十七年現居士身不動本來面目幾萬里漂羅刹國還歸舊處風光之句孫尚書仲益爲前徑山訥老作塔銘訥之嗣法最老請師署名其後由是師致書仲益其答畧曰觀填足佛果於開寶時公道價籍籍滿都國矢靖庶以遠崎嶇兵亂偶然不死又罹罪咎流竄領海仰瞻一世

龍象如有仙凡之隔只自媿歎又曰公高風絕塵已出世外而非意之于同逐客放臣遷貶之例正如凝兒搏空捕影只堪一笑耳然佛法遇厄而後奇勝乃見所以化服同異也又曰僧最出所賜書開讀三反幸甚過望承欲移舟臨貲衰老至惠山旋棹僧伽危坐一塔之中有熟視而不見者一觀天人信有命也又曰自公入吳一佛出世矣侯王而下皆獲瞻禮獨卿尚未一詣遂無以藉口覲方欲上書謝事得請後書疏小間當由臨安入山樞衣聽法一洗塵陋又曰皇恐大雅姪歸依至道曲蒙與進庶幾班斤鄧錫也訥老塔銘重辱書名其後某陋有光焉

二十九年己卯

師七十一歲正月泛太湖按示徐誠領曰紹興己卯正月旦我因持鉢入太湖徐誠權攝婆娑施羅助我敷演此三昧長老元弗迎歸翠峯爲衆說法作雪竇明覺禪師真讚二月却福州西禪之命三月求退於朝纔進表即渡江之四明臨安府尹張侍郎稱致書於師其畧曰竊聞拂衣禪席再抗莫回翩然清風已趣高駕此固不可以龍利勢力迎屈然豈不念聖天子以公名德之盛增重名山以佛法護行闕幸爲小駐以副上意解職在守七創



命是依謹差衙校陳愈海布區區萬冀深察使張  
京兆異日爲白蓮社中人請自茲始矣師即答書  
四月再歸徑山上堂有重理舊詞連韻唱之語  
孝宗皇帝在普安潛藩七月二日遣內都監黃彥  
節命師就山中舉揚般若說偈云人根大器大力  
量荷擔大事不尋常一毛頭上通消息徧界明明  
不覆藏獻上上嘉歎之是年重建庫院行堂西寮  
倉院等處作寂室光禪師語錄序作維摩示疾九  
祖伏馱尊者達磨面壁二祖立雪言法華畫像讚  
示徐敦立提刑法語答丞相湯公進之舍人張公  
安國問道書五月弔無垢居士於海昌作文以祭  
之六月持鉢雪川作端獅子讚示給事劉公行簡  
入道頌莫問用法語題曹叔寶忘知軒作道場辯  
禪師護國遠禪師真讚以頌代書寄張欽夫定叟  
學士冬行化雲間作船子和尚讚內翰莫公儔請  
爲衆普說于普照寺作三一堂銘跋呂居仁送范  
司理序薛令人請題嗣法需長老真故有常憶首  
山好言語新婦騎驢阿家牽之句示崑山張知縣  
法語程詠之運使以無垢居士與三川道人論不  
愁念起惟怕覺遲頌請師書其後無垢頌曰念是  
賊子覺是賊魁捉殺賊魁賊子何歸堂堂大路惟  
言獨之越南燕北遼東豈西撒手便到何處何疑

神劍在山鐔冷光寒魑魅魍魎莫之敢干此名真  
覺秦時轆轤師說偈曰說覺說念翻背作面無念  
無覺何處摸索起是誰起覺是誰覺豁開戶牖大  
虛寥廓撒手前行不顧人秦時轆轤何時作跋喻  
彌陀行實記示內都知李公伯和妙園道人善寶  
成季恭機宜法語

三十年庚辰

師七十二歲三月丞相湯公請說法于靈芝寺以  
偈送師育王開田次韻曰毛錐子上通消息大勝  
新開百丈田居士不離香積界老僧贏得日高眠  
孝宗皇帝居建邸內都監黃彥節侍次誦於妙喜  
處所授祖師偈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  
得性無喜亦無憂上問之理與神遇欣愜盈懷委  
內都監訪師請陞堂遂說偈以獻曰豁開頂門眼  
照徹大千界既作法中王於法得自在上甚嘉納  
焉尋復請爲衆說法親書妙喜庵三字及製真讚  
題曰文園讚真呈妙喜師演成四偈其引曰宗景  
伏承文囿至人頒示妙讚人哉言乎而思惟所不  
能及也宗景雖不敏演成四章謹繕寫上呈伏乞  
一目而擲之偈見前錄示顯德居士御帶黃公仲  
威入道頌云空却十方三世去却千非一是目前  
煩惱光明日用萬緣遊戲題知省張公宗元隨分



樓董公德之假山跋王日休龍舒淨土文汪養源  
運使請作維摩居士讚作孫長文畫像詣道端禪  
客端現銘示法音首座暨刹竿法語以頌送鄧子  
立直殿還都下明長老歸長蘆作祭超然居士趙  
表之文冬行化宛陵次當途抵建鄴留守尚書韓  
公仲通率僚屬請說法于保寧寺長老雲華請爲  
衆普說於鍾山嗣法了明迎之葦江少休僕役題  
呂文靖公影堂遺事次程子山侍講韻亦可昇禪  
人示留守韓公法語作達磨渡蘆讚

三十一年辛巳

師七十三歲正月舟次儀真太守徐公敦立請說  
法于天寧寺適州學文宣王殿建造未圓學徒告  
師有以成就師以說法施利二十萬而助之次日  
復攜軸求書法語以爲引導故有葫蘆必克遭藤  
纏之句至京口謁劉公信叔太尉訪吳傳朋郎中  
請書法寶輪藏四字遊浮玉次海門作夢菴信禪  
師真讚金壇謁叅政湯公致遠溧陽訪方外道友  
劉季高侍郎取道荆谿而歸跋顧凱之所畫維摩  
像四月謝事徑山五月初一遂所請知省李公伯  
和施錢重建明月堂爲師佚老之居秋往受業慶  
懺輪藏按行記妙喜老師辛巳夏謝事徑山得請  
于朝九月之山東歷陽張孝祥自宣城來致敬請

法要而別施永孟重建選佛堂作錢處和侍郎讚  
三十二年壬午

師七十四歲居明月堂雖老而益健以法求人接  
物爲已任學徒益親賢樞紳爲道而至者無虛日  
二月之金陵謁丞相都督張公德遠按略銘曰師  
雖方外士義篤君親每及時事愛君憂時見之詞  
氣晚自徑山來秣陵見某言先人不幸無後某之  
責願乞一給使名藉公重庶有肯就者某爲惻然  
與歎遂奏其族弟道源奉師親後

孝宗皇帝即位之九月 詔師問佛法大意適師  
卧疾 特賜大慧禪師號以爲褒寵二十八日受  
命以頌謝招討李公顯忠施觀音像作祭榮侍郎  
文

孝宗皇帝隆興元年癸未

師七十五歲正旦作鄭禹功雙槐堂記三月聞王  
師凱旋作偈曰氛埃一掃蕩然空百二山河在掌  
中世出世間俱了了當陽不昧主人公出永孟命  
闍山清衆閱華嚴經七百餘部用祝

兩宮聖壽保國康民六月之寧國上冢葺治七月  
初一日還山 上復取向所賜 宸翰以 御寶  
識之曰賜大慧十二日師已示微恙大衆力請說  
法於千僧閣以爲末後垂訓師委曲付囑老僧求

日無多汝等侍吾之久宜各隨所緣以佛法爲念  
莫負初志實吾所願其語懇勵至切于時衆皆悲  
感十四日夜有大星隕于寢室之後流光有聲師  
聞微笑曰吾將行矣八月初二日交晨法鼓震裂  
初九日薄暮學徒識師無意於世環擁寢室師以  
手搖曳曰吾翌日始行矣至五鼓起書遺奏曰臣  
宗杲深荷 聖恩臣今年已衰遂辭 聖世伏願  
陛下爲天下生靈保衛 聖躬力致太平永光佛  
法臣宗杲上奏及作丞相張公德遠書以端石硯  
寄別丞相湯公進之以外護吾宗爲囑仍書委曲  
以示叅徒曰吾歿之後叢林自有常典切不可過  
儀小師不得披麻戴孝慟哭過情恐混世俗所蓄  
書畫老僧平日至愛道友彥光各送一本庶以表  
意口授委曲付諸嗣法云吾自夏及秋不美飲食  
雖無甚疾苦而幻體日見羸劣蓋世緣止於此也  
汝旣應緣一方宜更堅持願力以報佛祖深恩是  
吾之望臨行以數語爲別各宜悉及了賢等請偈  
師厲聲曰無偈便死不得也衆告旣切不得已而  
書付了賢呈大衆云生也只恁麼死也只恁麼有  
偈與無偈是甚麼熱大投筆就寢吉祥而逝按主  
喪事臨安府察判羅公公曰祭文曰法鼓晨裂流  
星夜墜刻尺紙以上奏即吉祥而颺逝度門弟子

淨初等八十四人嗣法自教忠彌光西禪寺需東  
禪思岳薦福悟本能仁祖元東林道顏西禪守淨  
育王遵璞開善道謙伊山冲密瀉山法寶雪峯慧  
日禪師蘊閑淨居妙道資壽妙總明因慧照而次  
數過百十星分恭布列刹相望皆其的子親孫潛  
通密證匿耀輜光唯恐有聞於世者殆不可勝數  
士大夫恪誠扣道親有契證如參政李公邴侍郎  
曾公開侍郎張公九成吏部郎中蔡公樞給事中  
江公安常提刑吳公偉明給事中馮公樞中書舍  
人呂公本中參政劉公大中直寶文閣劉公子羽  
中書舍人唐公文若御帶黃公彥節兵部郎中孫  
公大雅編修黃公文昌榜仰居士鄭昂泰國夫人  
計氏法真幻住道人智常超宗道人普覺樞衣與  
列佩服法言如內翰汪公藻叅政李公光樞密富  
公直柔侍郎劉公岑侍郎曾公幾侍郎徐公林樞  
密樓公昭尚書汪公應辰左丞相湯公思退侍郎  
方公滋提舉李公琛侍郎榮公巖尚書韓公仲通  
內都知昭慶軍承宣使董公仲永成州團練使李  
公存約安慶軍承宣使張公去爲開府保信軍節  
度使曹公勛中書舍人張公孝祥御帶寧遠軍節  
度使黃公仲威直殿鄧公靖無住居士素祖巖其  
餘空而往實而歸者衆矣是月二十日衆以全身

墓于明月堂之後申明於朝以所居爲菴仍建層閣奉安宸翰按丞相湯公書云禪師道德

聖上所慕易菴建閣計皆得可塔名師號當爲奏

知按塔銘曰隆興元年八月十日大慧禪師示寂

于徑山明月堂

皇帝聞之嗟惜詔以明月堂爲妙喜菴賜諡普覺

塔名寶光其徒以全身墓于菴之後卒被光寵表

之無窮誠有以自致也所賜御書建閣藏於菴

與茲山不磨矣其八處九會陞堂語要普說小叅

讚偈機緣長牋法語無慮數十萬言叅徒道印編

爲六十卷奉置于菴宗璉曇密惟禪宗演淨智居

士黃文昌哀其綱要離爲五冊刊行于世蒙詔

賜入大藏同聖教以求其傳師之愛人及物等之

以慈怒爲嬉笑得之天真機辯迅雷霆語言燦星

斗具大眼目擒縱自如破諸方之異解死學者之

偷心必令實證實悟得大自在而後已所以始從

分園悟半座至於數領菴園一住節峯兩坐雙徑

奔走天下奇衲悅服名公巨儒如優曇花一現於

世以至上達天聽感動宸衷特垂戲語之褒旌

以徽名之寵奎章寶墨雲漢昭回佛日重光真風

普被其所攝化傾倉倒廩嚙玉揮金誠心樂施唯

恐其後而師喜濟惠隨得隨與况於細行毫髮無

虧雖遷遐裔龍象擁隨忍死不棄及其示寂如失

恃怙龍神爲之戴白龍王聖屬出見絲白鳥獸爲之哀號賢士大夫寫詞致哀動逾百數此皆法雨

之所潤恩人利物之大凡也若其荷佛祖重任慨

臨濟正宗號令人天指呼凡聖殆非筆舌所能紀

今以平生出處大畧列歲月而編次及前後之所

聞見敬錄其實以爲萬世標準云

大慧普覺禪師年譜終

大慧先師示現七十五年言行出處章章可法詠

老集爲年譜刊行於世有補來學但其間不能無

誤脫宗演頃在衆時每覽之輒爲嗟惜後得江西

瑩雲卧書疊疊讀其闕失與昔所聞果若符契逮

開禧乙丑青山無事始獲校訂刪入六十餘處粗

得無差噫雲卧侍師於衡梅可謂親聞飢見與育

王雙徑之會捨拙陋存亦無幾今若不正之則是

非之辯不息由今而後學者閱繹無疑奮烈丈夫

志追跨前作臨濟墜地之緒庶可起焉若真具大

闡提火此書可也或未然毋忽龜鑑住華藏比丘

宗演百拜敬書









印肅禪師年譜

乙未師於是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辰時生。庚子師至是甫六歲。夢一僧點其心曰。汝他日當自省。既覺以意白母黃氏。視之當心一點紅。瑩大似世之纓珠。甲寅是年八月師依壽隆賢和尚出家。而和光應世生。辛酉是年四月八日填福牒爲僧。禮壽隆賢和尚爲師。壬戌是年五月師受甘露大戒於袁州之開元寺。癸亥師是年入湘訪鴻山牧菴忠禪師。師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忠公豎拂示師。師有省。卽回受業。是歲圓通生甲子。圓成生丁卯。圓証生戊辰。圓信生己巳。十一月望日。牧菴示寂于黃龍。癸酉師三十有九。願使帖住慈化。因閱華嚴合論。至達本情忘知心體合處。豁然大悟。偏體汗流。喜曰。我今親契華嚴法界矣。自此弘誓開化人天。丙子師四十有二。於五月賢和尚示寂七月。師奉檄兼管壽隆甲申。是秋圓通祝髮於慈化。己丑師壽五十五矣。而弟子圓通於三月三

日示寂。七月二十一日師索筆書偈于方丈西壁。踞跌而逝。

普庵印肅禪師語錄

印肅禪師悟道因緣

師諱印肅號普菴袁州之宜春人也。世姓余紹臨濟十二世孫牧菴忠禪師之緒。有宋之時。生於縣之太平里。初師未生時。隣夜有望其室者。祥光燭天。遠近相誘。已而蓮生。道周或現。阡陌衆愈。異之。及師生五相。豐潤即善世言。由是人始知爲至聖之徵。實乙未政和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辰時也。庚子宣和收元之二年。師夢一僧點其脅曰。汝侗日當自省。既寤。白母黃氏。視點紅瑩大似世之櫻珠。至高宗甲寅紹興四年八月。遣師壽隆賢和尚賢授以法華。師曰。諸佛元旨。實悟于心。數墨循行。何益于道。賢甚器之。辛酉紹興十一年四月八日。剃染壬戌紹興十二年五月。受甘露大戒於袁州之開元寺。聞牧菴忠公唱導。潯山師入湘訪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牧菴豎拂示之。有省。歸壽隆時。癸亥紹興十有二年。師甫二十有九矣。癸酉紹興二十三年。使牒請主慈化寺。孝宗丙戌乾道二年正月一日。始營梵宇。至四年十二月落成。

弟子圓通圓融。圓成勤勤。餐爨與有續矣。舊傳殿址本李倉監施而莫詳。開述何代也。師利世不伐。嘗言捨家出家。當爲何子。披緇削髮。本屬何因。若不報國。資家虎負。皇恩勅命。若不導化。檀那枉作空門。釋子每栴衣。蠲食藜杖。芒屨脇不沾席者。十有二年。一日誦華嚴論。至達本情忘知心體合。豁然大悟。偏體汗流。廻曰。我今親契華嚴法界矣。遂示衆曰。李公長者。於華嚴大經之首。痛下一槌。擊碎三千大千世界。如湯消雪。不留毫髮。許於後進者。作得滯礙。普菴老人一見。不覺吞却五千四十八卷。化成一氣。充塞虛空。方信釋迦老子出氣不待之句。然後破一微塵。出此華嚴經。偏合法界。無理不收。無法不貫。便見摩耶夫人是我身。彌勒樓臺是我體。善財童子是甚希子文殊普賢。與我同參。不動道場。徧周法界。悲憫歡喜。踊躍無量。大似死中得活。如夢忽醒。良久云。不可說不可說。又不可說。始信金剛云。信心清淨。即生實相。實相既生。妄想生滅。全體法身。徧一切處。乃得大用。現前即說偈曰。捏不成團。撥不開何須南岳。又天台六根門首。無人用惹。得胡僧特地來。師一日復舉似心齋圓通二子云。達本情忘知心體合。汝作麼生會。二

人願笑云未達登日各呈頌師因題云據宗眼一觀  
旬到意未到其體未合其情未忘不免強書數字歌  
曰解佩令也明眼人前觀著三十拄杖不饒爲什麼  
如此不合雪上加霜解佩令云先天先地何名何樣  
阿曼陀無物比況觸目菩提自是人不肯承當且輪  
圓滑名著相圓融法界無思無想應慶米不用商量  
血脉纔通便知道點木無聲打虎空盡成金鑿栢庭  
立雪一場敗闕了無爲當下休歇百匝千回但只這  
孤圓心月不措磨鎮常皎潔無餘無欠無聽無說韶  
陽老只得一撇十望三賢聞舉著魂消膽裂唯普菴  
迴然寂滅俄有僧前道存自蜀冒雪而來既見師曰  
此吾不請友也遂相徵詰終囑交馳心心密密契偈曰  
師再來人也大異吾道非師其誰因指雪書頌而行  
自是廣津梁崇塔廟繁文捍應天動物與雖鬼神冥  
測其變符頌藥水驗世非一瞥自贊云蒼天蒼天悟  
無生法談不說禪開兩片皮括地該天如何是佛十  
萬人千已丑乾道五年七月二十一日沐浴書偈于  
方丈之西壁云乍雨乍晴寶象明東西南北亂雲深  
失珠無限人遭劫幻應權機爲汝情 ○枯木救度

書畢踞跌而逝至冬十一月一日奉全身于塔已亥  
淳熙六年正月弟子應世書請臨江長壽謝公弼銘  
其塔慈昱不敏磨二十三傳之寄因次其略以曉來  
學其諸靈應詳見內傳云

### 塔銘

佛之道以慈悲爲體以方便爲用外此空談虛說苦  
志刻心以至費日窮年居殿走市皆非佛之本意故  
爲其徒而方袍圓頂去亦必以是而後得其正二十  
年前余在鄉飲聞袁州有僧號普菴者其所得非吾  
所知而其事迹深能動人耳目所以江湖間奔走傾  
動以不得見爲恨然其醇醇不過誘其爲善戒其爲  
惡證之以如何爲吉爲福感之以如何爲凶爲禍聽  
者皆足以發其善心而消其惡想若此者千萬端矣  
至於世之所爲緣事者如脩橋闢路以濟於人凡波  
濤險要之處在在多其所成就其工力壯偉規撫氣  
象照映山川所以論脩造功行者必以普菴爲說佗  
方之興工役者亦多祖普菴之餘余亦歎未能一識  
以償宿願或過其橋每諦觀其題字偈頌而欽羨之  
大率出於慈悲方便佛之道其在此耶淳熙六年正

月其徒弟僧應世者。惠然遣僧持書。且出新荊南節度推官歐陽世美所狀行實。俱來以塔銘爲托。其言有曰。先師歸寂逾十年矣。每念法乳之賜。獲大安樂。而缺典慊然于心。噫。余固不能無前之說。則銘以爲宜。師名印肅。宜春縣余氏子。六歲夢云云。櫻珠父母因此許從壽隆院賢和尚出家。年二十七落髮。越明年受戒。師容貌魁奇。智性巧慧。賢師器之。勉令誦經。師曰。嘗聞諸佛元旨。必貴了悟于心。數墨巡行。無益於事。遂辭師遊湖湘。謁大瀉牧菴忠公。因問萬法云云。後歸受業院。癸酉歲有隣寺慈化者。衆請住持。寺無常住。師布衾紙衣。晨粥暮食。禪定外。唯閱華嚴經。論一日大悟。偏體汗流。喜曰。我今親契華嚴境界。遂述頌曰。捏云云。自此之發爲言。句動悟幽。顯有不期然而然者。一日忽有僧名道存。冒雪至。師目之而喜曰。此廼吾不請友矣。遂相與寂坐。交相問答。或笑或喝。僧曰。師再來人也。非久當大興吾教。乃指雪書頌而行。師乃庵隱南嶺。其號曰普菴。忘懷于世。因四縣巡檢丁君曠與長者劉汝明同請出山。願助營費。重爲慈化。修建佛殿。師辭不獲。竟從請至。斯慕道向風者衆。

師廼隨宜爲說。或書頌與之。有病患者。折草爲藥。與之。卽愈。或有疫毒人迹不相往來者。師與之。頌咸得十全。至於祈雨。祈晴。伐怪木。毀淫祠。靈應非一。由是工役大興。富者施財。貧者施力。巧者施藝。寺因茲鼎新。延及數千里之間。關路建橋。築爲善事。皆師之化。或問師脩何行而得此。師廼當空畫云。還會麼。其人云。不會。師云。止。止。不須說其峻機玄辯。多如此。而歌頌證語。徧傳人間。如證道歌。判元錄。已盛行於世。忽一日。案筆書頌於方丈云云。○枯木救度頌。畢。示衆曰。諸佛不出世。亦無有涅槃。入吾室者。必能立契矣。善自護持。無令退失。索浴更衣。跏趺而寂。時則乾道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也。享年五十五。僧臘二十八。十一月一日。全身入塔。是時四衆雲集。悲號之聲。振動山谷。蓋師之終始大槩如此。以余所聞其奇蹤異迹。固屢書不一書而足。今姑以荆南之狀爲之序。而銘之。銘曰。佛念衆生。廣存濟度。循常道故。或未易悟。間出奇偉耳。駭目驚激。其善心土累山成。惟普菴師名。藹鄉國。聞者見者。默然有得。亦建棟宇。且營橋梁。作方便。唱源深流長。雖然如是。是亦游戲。其行非行。其

止非止師乎無心雲闌月明師道常存何有於銘

普庵印肅禪師广录

臨濟慧照禪師塔記

師諱義玄曹州南華人也俗姓邢氏幼而穎異長以孝聞及落髮受具居於講肆精究毗尼博讀經論俄而歎曰此濟世之醫方也非教外別傳之旨卽更衣游方首叅黃檗次謁大愚其機緣語句載于行錄既受黃檗印可尋抵河北鎮州城東南隅臨漳沱河側小院住持其臨濟因地得名時普化先在彼佯狂混衆聖凡莫測師至卽佐之師正旺化普化全身脫去乃符仰山小釋迦之懸記也適丁兵革師卽棄去太尉默君和於城中捨宅爲寺亦以臨濟爲額迎師居焉後拂衣南邁至河府府主王常侍延以師禮住未幾卽來大名府興化寺居于東堂師無疾忽一日攝衣據坐與三聖問答畢寂然而逝時唐咸通八年丁亥孟陬月十日也門人以師全身建塔於大名府西北隅勅謚慧照禪師塔號澄靈合掌稽首記師大畧任鎮州保壽嗣法小師延沼謹書



法宝塔铭



拓片藏于北图

了奇塔銘

故奇公  
長老塔



中都仙林寺第七代奇行高塔

大聖樂寺西堂傳法沙門廣善銘  
朝列大夫前實德使姚奉會書

禪師名了奇姓潘白雲當虛縣人年十三初上靈閣禮興教寺宣差校勅僧而脫落屢踰  
年又詣北京圓宗寺事前論主都歸傳戒善信太師慧素為師年十六試經得度以花嚴  
為業雖窮玄洞與非第一義乃回首紫雲閣廣惠通理禪師唱道於遠海師撫衣錫之會  
廣惠移錫雲川師即從行住雲峯寺移月同照禪者吳石言塔名地師與照俱時皆發誓  
願師之及廣惠南步無所居中都竹林寺師更十年大忘三

方廣會刊五也小師昭建塔于潭石廣惠塔之東維師崇仰以威開闢  
蘇曰師應緣而來去真初未形息念云云了奇不為主此塔如刀能  
今行焉于是為之銘  
大聖樂寺西堂傳法沙門廣善銘

拓片藏于北图



志智禪師碑 各 8828 各 69

金大定二十年（1180）八月十五日刻。碑在河北涿縣。

崇公和尚塔銘

公諱善崇本縣金山鄉南韓繼人也俗田姓父諱師進母董氏童不留髻嬉戲異常拜瑜伽院堅公爲師侍師忘勞夙夜匪懈兼習經文以待舉選 皇統元年秋登科二第春度具足戒一日辭遊嘆曰名利惑心誠爲罪藪遽然拂袖掛鉢携節雲水棲遊凡十五載而歸止斯山公賦性慈善潔已精專奈何天數已終而於大定二十四年四月十八日終於茲山春秋六十有八夏臘四十有三次日茶毘旛花灣送院西法屬師景等念師恩顧令工造幢藏於先塋之北左刊石以記於不朽云

崇大金世祖大定二十年五月三十日立

上方山志

密庵禪師塔銘

正議大夫刑部尚書侍讀學士太子詹事

廣陵郡開國侯食邑二千戶葛必 撰

釋迦如來滅度之後其徒未免囿於名相至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而人始知佛之所以爲佛也六傳而至大鑑五宗而得臨濟而佛之道益光明盛大而不可掩矣臨濟之宗直截根源不涉階級全機大用棒喝齊施或者喜其路之捷而得之速也然未免承虛接響錯認話頭撥無因果生大我慢却墮邪見了不覺知自非有明眼宗師見處分明行處穩實則何以倒用橫拈得大總持爐韞後學皆成法器耶近世卓然傑出了此事者則天童密菴師也密菴得法於應菴華華得法於虎丘隆隆得法於圓悟勤蓋臨濟之正宗叢林之巨擘也師諱感傑俗

●夫下一有  
守字○蓋不  
有無字

姓鄭福州福清人密菴其自號也母嘗夢靈山老僧入其舍已而生師自幼穎悟不凡每厭塵染欲求出世間法及受戒爲僧不憚遊行徧參知識初謁應庵孤硬難入屢遭呵咄心不退轉久而相契遂蒙印可自此道價益喧人天推出其分坐而說法則見於吳門之萬壽四明之天童其正坐而說法則見於三衢之烏巨之祥符金陵之蔣山無錫之華藏所至之處舉揚宗旨露髌裸活鐵鑊七縱八橫無少罣礙然十二時中步步皆踏實地雖不待修證而修證未嘗忘雖不假精進而精進未嘗怠滴水滴涼照瑩明徹遂使天下衲子響合雲臻相遇諸途則曰何不禮師去文彩旣彰聲名上達淳熙四年有旨住徑山召對選德殿問佛法大要開堂靈隱又遣中使降香道俗觀者如堵七年自徑山還靈隱上親瀝宸翰詢以法要又遣侍臣以圓覺經中四病爲問師皆以實語對恩遇甚寵十一年歸老于天童十三年六月忽示微疾十二日跌坐而逝年六十種九臘五十有二葬于寺之東師應機接物威儀峻整畫

則危坐正襟以表衆視夜則巡堂剔炬以警衆昏純白之行終老不移堅固之身至死不壞所遺齒髮多生舍利人以爲異云約齋居士張鑑常參學於師師亡復經紀其後事其他嗣法者數十輩而了悟崇岳尤傑然者也鄧効官中都與師相見或道話終日聲憂忘倦別去數以書相問臨寂又以書爲別既葬參學弟子慧光以塔銘爲請辭之謂益堅乃爲之銘曰曹溪一滴源深流長至于臨濟其道益張如擊石火如閃電光不離當處觀面承當荷歟傑公直造其堂行解相應非斷非常一音演暢七坐道場衆生病惱我爲醫王衆生沉溺我爲舟航坐斷報化不涉周章聞者見者踊躍騰驤疑情頓釋如棄殞霜宗風不墜繫師棟梁名滿天下若爲蓋藏作奇特會空費商量此一轉語爲師舉揚

密庵和尚語錄



惠才禅师塔铭



惠才禅师塔铭 各款拓

余大定二十七年（1187）十一月二十七日刻。碑在山東長清縣塔院。拓片碑陽通高178厘米，寬100厘米，陰高100厘米，寬82厘米。徐澤輝、張崇曾正書，馮遵、劉文和、劉刻佛弟子題名。

拓片藏于北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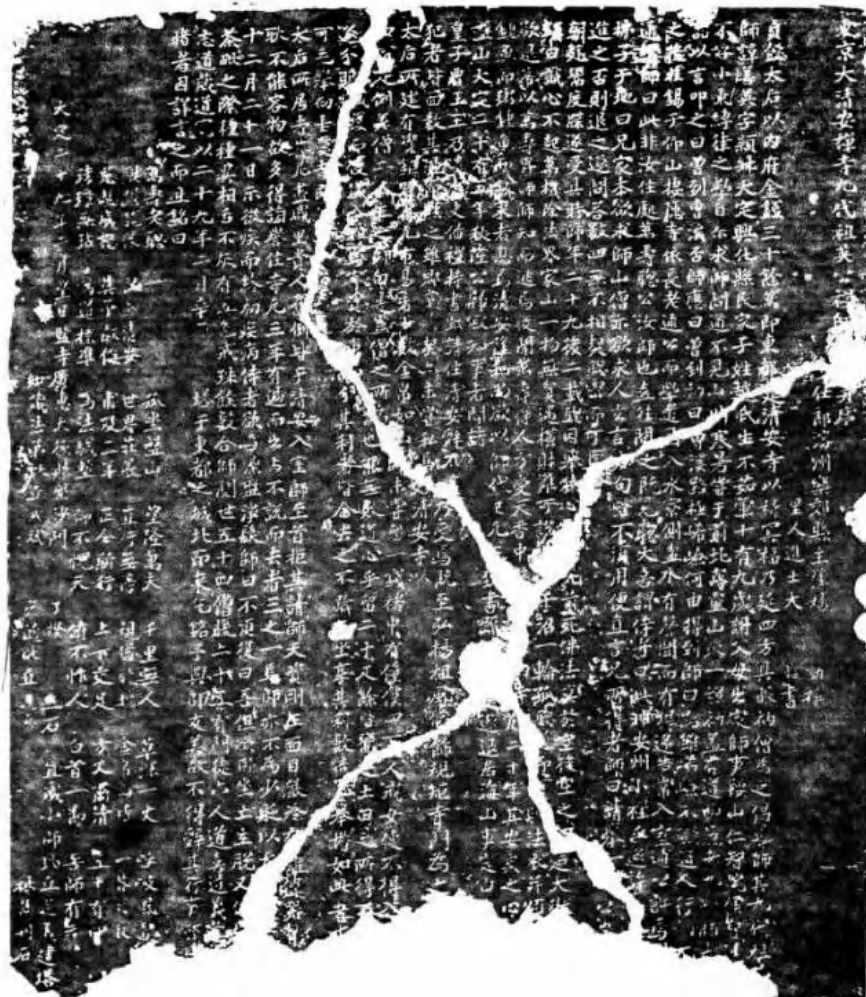
良誠語論

陸海

陸師長生遂翁舍積山信劉氏子紹興五年有九歲以童子  
得度十三歲遊諸方住勝衣竺路人為之驚歎初為妙喜禪師  
宗果侍者又從巴菴禪師道預為書記遂翁英邁玉立遊二師  
間早受記前餘事能文詞善筆札諸方翁稱其書記然亦以識  
論數世不少假借不為諸方所容一比丘輒得名山壯制遂  
翁獨視之吳中皆居嘉興法喜院奉香為巴菴嗣蕭然數僧食  
才半菽每歲退還舍皆海上余太常尤公延之守臨海起遂翁  
禪室復以縣大夫不潔妻去久之徙崑山為嚴道福寺遂以  
庚戌建熙十四年六月戊寅也也言著肯廬山智林寺之云  
與遂翁所同建也建之日三書成終于不銘曰  
山棲谷汲和微塵及龍嶺使踏道成詩集慶年次一浮屠宋  
吾識其前身沒也土

吳都法乘

善英禅师塔铭



善英禅师塔铭 章13671

全大定二十九年(1189)三月十五日刻。石在遼寧瀋陽。拓片长80厘米,宽30厘米。 杨武强,大南正书,杨武强

拓片藏于北图

智仙禅师塔铭



拓片藏于北图



拓片藏于北图

廣明大師塔幢 誌3898

金泰和三年（1203）八月二十五日刻。八面刻，拓片合裱一紙，高105厘米，通寬180厘米。僧智淺撰，焦仲山正書，顏篆書，田頌、田時鑑。首面上刻下像。八面從右至左依次為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面。



[illegible]

**Abstract**

退谷雲禪師塔銘

陸游

佛照禪師有嗣子曰淨慈報恩先孝退谷禪師名義雲生於福州閩清黃氏世為士禪師初入家塾成童入鄉校頗異有聲既冠遊國學因讀論語中庸有所悟入後聞龜峰山堂淳禪師遂自新出家從山堂視藝偏遠江湖至吳見錢養一大禪為侍者一日室中問國師三嘆侍者詰師至恭手掩其口又問曰侍者三應又作麼生師拂袖徑出鉢盂大喜時佛照倡道雲隱師狂依之及佛照移青玉師從其行歷十年為堂中第一座佛照聞其說法歎曰此子提倡宛如雪堂行和尚吾鉢袋有所付矣遂出住香山居五年徙台州先孝又徙鎮江甘露會平江虎丘萬壽皆欲延師：圓萬壽願廢即欣然就之淮南轉運使虞公倩又以長蘆表招師與虞公有雅故又從之會青玉虛席朝命師補其處時佛照方居東菴父子日相從發明昭濟正宗學者雲集會有處事師即捨眾退居香山蓋將終焉而朝命又起師說法淨慈恩光赫奕都邑攢動一日領眾持鉢幾邑是夕奇災無道宇比師歸獨山門踰然在瓦礫中師不動容曰成壞相尋三豎有常今日之壞安知不為四眾作福之地哉天子聞之出內庫金以賜自重臣貴戚以下傾囊奉金惟恐居後未期年廣庭邃庭崇閣傑閣並愈於前日矣於是上為親御翰墨書慧日閣

三大字賜之開禧二年五月師示微疾六月初旦卒多作偈別眾曰意為呼嗟萬人氣雲佛注向上何曾踞著臨行業識茫茫一任諸方卜度遂寂後九日弟子庵約等奉全身塔於寺之東北隅世壽五十八僧夏三十五往山十九載應弟子四十有奇學者集師語為七會錄行於世師初欲以復佛殿屬余記之未及而棄世於是處約等以西堂可宣禪師之狀表來余銘通余老疾弗克就宣公又以書求園請而師之侍僧處訥者留逾年不肯去辭指腹款予為之歎曰師之在青玉也將新僧堂而陰陽家以為法所禁將不利於主人師奮不顧排眾說力為之堂成而魔果作遂去陰陽家之說使人拘而多畏然其法本出俗流不待師之明知其妄決矣雖或適中終為不足信也又師在淨慈遭大患滌地皆盡度非金錢累億萬且假以歲月必不能成師談笑盡復舊觀議者或以為師之才用絕人見於此者則亦匪矣此若澄觀輩則可稱大善知識直造戲爾師所以獨立一世者豈直以此哉師示眾有曰為道孤危玄闊妙密在曹洞者亦奇矣若較臨湫直是天地懸隔比足以知師能離國情妙喜佛照之大作用者自有所在也銘曰

猗猗雲公自儒衣奮為東菴子無示無聞上距圓悟四世而近龍象蹴踏師子奮迅或造其室日不容瞬升碧南山蓋其遊可

於談笑頃變化煨燼以此論師其殆未盡譬如觀海測以尺寸  
我銘不磨百世其信

吳都法乘

天臺無用淨全禪師塔銘

錢象祖

越之暨陽有大比丘名淨全翁氏子無用其自號於野無侯紳  
風神秀異面目爽々有光切失所恃長與父兄躬耕九丘林壑  
泉石間必宴坐忘歸人已異之有冠從大悲山神辯禪師出家  
復以與略無所解乃幡然入徑山投大慧果公問曰汝有何  
解答曰能打坐曰打坐何為師曰若問何為真是無下口處大  
慧已知為法品時有三族以一度僧牒施果命其給侍者十輩  
各探著以下其分緣師信手拈出而首得之師時猶光不釋人  
以為稚魯故列下陳九人者意皆不能卒謂師非其倫不應侍  
而有之更相評語果復命保之如初師再獲若是者三探三得  
之衆始駭服遂師果公祝髮具足戒嘗請益果曰但起滅不停  
處看師風夜春寃曾不少懈一夕聞山門宵遁者傳呼照香大  
燭忽有所警者乃疾趨方大果喝云去得之本有失之本無豈  
息狂躁師不覺淚下寢食俱忘若有所負因入室果舉雲堂見  
桃花那裏是他不疑處師擬開口果遽批頰一擊豁然相契  
悟即說偈曰雲雲一見兩眉橫引得漁郎良計生白浪起時拖  
一釣任教魚鯉爭果復曰汝既知老僧不瞞爾宜自善  
護因顧侍者曰這拙漢披剃未幾便能狂躁如許三十年後人  
望其風不及在果公既未寂時晤堂遠無庵金水庵一門庭角  
立師咸往扣焉入閣見木菴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之憔悴  
打着連底涼忽遇樹倒藤枯時如何師云正在半途回甚為山

呵！大笑師云：忍後不禁水浸相契重時，大法炬許之。自是問答如神，無不機投道合。多所發明，因留教載。後出嶺，僑遊

吳中杜巷。先公居重隱，延師與賓。混源密公主淨慈命分半座。為衆入室，師志在晦藏，無應世念。然天稟夙成，不假師授，雖不識一丁字，而吐詞發語，形為獨煩。老師宿學，所不能及。斯亦奇矣。尚書尤公襄、寶文王公厚之過門，神出部使，皆相與勸請。主狼山師，勉為一出。淳熙十六年，開注師祠。大慧移錫蘇之承天，宣城之廣教，建業之寶寧，師之位寶寧也。余時守壽病，在馬間，得請將歸，師還院事，許以相從。為天台遊病中，日得晤師，聞法音如藥石。天童適虛席，四明有闕，師道價益馳。書送師自是法道逾行，衲子風趨。座下余暇，守會稽時，復杖錫相過。公造之暇，猶得共說無生，多至夜分。還山未幾，已報示疾，說偈而寂。聞禪。三年六月十九日也。其後用師治命，遂持其壤，初瘞，遂以見遺。竟且侍奉，師臨於寺之西麓，應菴華祥師香火同龕，對峙浮圖，以瘞之號雙塔。蓋應菴與師為伯仲，亦法門殊勝事也。行春秋七十一，夏臘四十五。度弟子五十，從師入道者踴，見於湖海矣。師机鋒峭峻，惟以單提直截鍛鍊學者。住持未嘗泛應，同衆清風凜然，其法行未盡編錄而已。流傳大千，其門人思卓以余有舊，且厚焉，遠來需余銘。

銘曰：師振宗風，作獅子吼。妙法無邊，空諸所有。優鉢羅花，開揚啟後。為世導師，祥林日茂。太白峰前，雙窠增設。三千萬年，高風不磨。

吳都法乘

松源崇岳禪師塔銘

太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致仕陸游撰

松源禪師名崇嶽生於處州龍泉之松源吳氏故因以自號自幼時以卓犖不凡處羣兒中未嘗嬉蕩稍長聞出世法慕向之二十三棄家衣掃塔服受五戒於大明寺首造靈石妙禪師繼見大慧杲禪師於徑山久之大慧陞堂稱蔣山華公爲人徑捷師聞之不及待旦而行既至入室未契退愈自奮勵終夜學狗子無佛性話豁然有得卽以扣應庵應庵舉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師云鈍置和尚應庵厲聲一喝自是朝夕咨請應庵大喜以爲法器說偈勸使祝髮棟梁吾道隆興二年師得度於臨安西湖白蓮精舍自是徧歷江湖諸大老之門罕當其意乃浮海入閩見乾元木庵永禪師一日辭木庵木庵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云裂破木庵云瑯琊道好一堆爛柴鬻師云矢上加尖如是應酬數反木庵云吾兄下語老僧不能過其如未在他日拂柄在手爲人不得驗人不得師云爲人者使博地凡夫一超入聖域固難矣驗人

者打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渠骨髓何難之有木庵舉手云明明向汝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復當自知逾年見密庵於衢之西山隨問卽答密庵微笑曰黃楊禪爾師切於明道至忘寢食密庵移蔣山華藏徑山皆從之會密庵入室次問傍僧不是佛不是物師侍側豁然大悟乃云今日方會木庵道開口不在舌頭上自是機辯縱橫鋒不可觸密庵又遷靈隱遂命師爲第一座旋出世於平江澄照爲密庵嗣徒江陰之光孝無爲之治父饒之薦福明之香山平江之虎丘皆天下名山惟治父最寂寞又以火廢師一臨之四方衲踵至棟宇亦大與人謂師能使所居山大慶元三年靈隱適虛席僉曰安得嶽公來乎果被旨以昇師驩聲如潮居六年道盛行得法者衆師席爲一時冠而師有栖遯之志卽上章乞罷住持事上察其誠許之退居東庵俄屬微疾猶不少廢唱道忽親作書別諸公卿且垂二則語以驗學者曰有力量人因甚麼擡脚不起開口不在舌頭上又貽書嗣法香山光睦雲居善開囑以大法因書偈曰來無所來去無所去瞥轉玄關佛祖罔措跣跌而寂實嘉定



二年八月四日也得年七十有一坐夏四十奉全身  
塔於北高峰之原塔成之四年香山遣其侍者道敷  
以師八會語錄來求銘於游游方謝事居鏡湖上年  
過八十病臥一榻得書不覺起立曰亡友臨川李德  
遠潛實聞道於應庵蓋與密庵同參德遠每與游談  
參問悟入時機緣言句率常達旦今讀師語峻峭峭  
崿下臨雲雨如五千仞之華山蹴天駕空駭心眩目  
如錢塘海門之濤虎豹股栗屋瓦震墮如漢軍昆陽  
之戰追思德遠所言然後知師爲臨濟正宗應庵密  
庵之真子孫也銘曰

|      |      |      |      |
|------|------|------|------|
| 臨濟一宗 | 先佛正傳 | 應庵父子 | 以一口吞 |
| 金圈栗蓬 | 晚授松源 | 松源初心 | 論劫參禪 |
| 於一咲中 | 疾雷破山 | 八坐道場 | 衆如濤瀾 |
| 金鏃脫手 | 碎骨裂肝 | 彼昏何知 | 萬里鐵關 |
| 後十大劫 | 摧山湮川 | 法力所持 | 此塔巋然 |

松源和尚語錄

### 破庵祖先禪師行狀

師諱祖先蜀廣安新明王氏子幼警悟父母繼喪從  
羅漢院僧德祥出家時已知教外之意聞緣老宿者  
住昭覺有道行往歸之一見相投令奉圓悟菴香火  
一日從方丈前過緣問菴頭有人麼師云無人語未  
竟緣劈臂與一拳云你對師忽有省從而奮勵緣化  
去遂出峽依澧州德山涓禪師識其爲法器與落髮  
受具令徧參諸方嘗謁嵩山行和尚常請益狗子無  
佛性話行云非有無之無如何師云卽今亦不少行  
云又道不會久之捨去至平江萬壽旦過值天大雪  
夜坐乃自念言行脚十年矣此回若不徹去又是虛  
生浪死正悶悶間不覺鐘動移後架舉頭見照堂二  
字疑情頓釋繼見虎丘瞎堂遠淨慈月堂昌後見水  
菴一於雙林嘗入室一問師子尊者被罰賓國王斬  
却頭故是你道西天胡子爲什麼無鬚師云非雙林  
不舉此話一云今日撞著箇作家師云心不負人面  
無慚色一遂拓開師云勘破了也水菴退雙林遂往  
見密菴於烏巨衆纔滿百然皆一時龍象命師爲典

客常隨衆入室密菴爲傍僧學不是風動不是幡動  
師聞豁然大悟從此機語相契一日密菴遇師於衆  
寮前謂師曰不得問訊不得叉手總不得作伎倆你  
試露個消息看師應聲云方丈裏有客密菴呵呵大  
笑密遷蔣山師亦侍行首尾凡五載辭歸蜀密菴以  
頌送之云萬里南來川盡直奔流度刃扣玄關頂門  
默睹金剛眼去住還同珠走盤其許與之重如此師  
既歸蜀初住果之清居梓之望川未幾復振錫而南  
至夔門時尙書楊公輔素聞師名以臥龍招之留三  
年出峽至常州華藏遜菴演始延師分座立僧衆皆  
傾服至於金山退菴奇靈隱笑菴悟徑山蒙菴聰師  
至必延居第一座衆輒倍常歷住常州薦福眞州靈  
岩平江秀峰後居張循王所捨宅廣壽慧雲禪寺爲  
開山住持三年辭去衆爭留之師云箭旣離弦豈有  
返意衆不能強師平生去就多若此又住平江穹窿  
學者爭爲出力持鉢以自贍雖藜羹糝飯而談道終  
日有古風焉會楊和王府以鳳山資福延師師以年  
高無往意而學者強之居無何卽辭上徑山時淨慈  
闍主者 朝旨下諸山學有道者三人師嘗預焉相

繼鎮江侍郎傳公以甘露起師師不樂就蓋知時節  
將至也師苦脾疾忽一日付囑後事親作遺書別常  
所厚善者至晚書四句偈云末後一句已成切怛寫  
出人前千錯萬錯書訖端坐而化實嘉定四年六月  
九日也後三日茶毗先是師遺囑欲葬胥山下主人  
石橋禪師爲建塔於凌霄峰別峰塔之右壽七十六  
臘四十九今略記錄親聞於師之出處大槩當求名  
世大手大書碑銘以傳無窮云嘉定五年五月日住  
鎮江府昭慶禪寺嗣法宗性編次

破庵祖先禪師語錄

月林觀禪師塔銘

朝散大夫知太平州軍州兼管內觀農營  
田事陳賁謙撰 朝奉郎尙書禮部員外  
郎陳 誼書 朝請大夫眞寶文閣兩浙  
路計度轉運副使趙伸夫篆

師名師觀道號月林福州候官黃氏子八歲牧牛輒  
叱問忽若有省遂屏羣血不茹十四歲入雪峯山投  
忠道者出家尋至荆南二聖寺朝夕研究趙州狗子  
話因洗盡次口自成頌從此慧解橫發師心知其非  
不作聖證閉門苦參二十四祝髮受戒具禮住山戒  
準爲師時證老稱住澧州光孝道法盛行師徑造其  
室稱云若能轉物卽同如來面前香臺作麼生轉師  
云築著碓著碓叱云去會稱退席師往來雲蓋過仰  
者四季復歸雪峯鼓山時可庵然尤溪印俱在閩中  
師歷扣與之爭鋒然自以爲未足聞老稱移住饒之  
薦福卽徒步從之看雪門話墮話者又十年一日還  
蓮池而行自舉云那裏是有僧話墮處豁然大悟遂  
造方丈自述請問諸訛在什麼處師云豈不是張拙

秀才語稱云禮拜卽以法衣付之自此盡得向上機  
用前無堅壁矣訛遷四祖移大洪師皆與俱又嘗至  
廬陵見常不輟舉不是心不是佛話師叉手常率衆  
留師居第一座久之東遊雪竇山足菴鑑舉以立僧  
遊育王山佛照光問師悟底人還有自己也無師云  
適來舉似禪師了照云漆桶師卽喝照知師爲老訛  
法子問那裏是者僧話師云文不加點照益奇  
之一時禪林法窟爭欲得師爲上首常不輟住瑞巖  
塗毒策住雙徑皆以偈延師分座師皆諾之塗毒又  
贈偈云喪盡平生家珍偶到徑山峯頂塗毒微笑一  
聲唯渠點頭自領繼又爲遷庵演無證修分座說法  
於蘇常間縹緲歸重不容晦藏嘉泰初年踰五十矣  
吳門聖因寺虎席諸山合辭請師出世宴坐凡四年  
遷住承天再遷萬壽吳人久服師道行施者傾國學  
者問法戶外之屢常滿如是者又幾十年老耄應酬  
退處西湖爲終焉計李開府姜叔寺於上柏日報因  
具衣冠造師固請爲之閉山其後復住平江靈巖又  
其後也武康烏回寺僧偕鄉人數百環拜而謂師復

勉從之所住。卽爲大叢林。垂慈接物。隨其根器。示以方便。至室中。則機鋒峻峭。不可湊泊。晝夜危坐。念慮□微。六坐道場。僅以巾鉢自隨。微有不合。倏然去之。未嘗回顧。人多不知其所往。芒鞋徒步。至老不變。始或疑其出於矯拂。隨起深信。因自調伏者。良不少也。後住烏回時。已示疾。日猶再鼓入室。且曰。桂花開時。吾行矣。俾其徒預結夏制。已而桂果盛開。晨輿集衆。普說趺坐。深定至夜。一鼓顧左右曰。釋迦老子如是。吾亦如是。侍僧請留偈書。已擲筆而行。嘉定丁丑四月十有三日也。閱世七十五。坐五十一。夏閱維煙霧結如臺。蓋舍利無數。皆成五色。其徒卽寺之西。鑿塔以藏其骨。弟子妙湛繼踵住山。實崇奉之。造余門而請曰。先師託交遊甚久。且嘗遺之以詩。又題其語錄矣。今願得銘銘曰。

楊岐七世 冷然家風 現水中月 似空非空  
六坐道場 單提祖令 如大火聚 鎔凡煨聖  
惟烏回山 是爲師塔 青山流泉 常說妙法  
毋曰是塔 足以見師 夜半有衣 尙克嗣之

中京龍門

俗姓張其先河東太原人也後徙

照將也

聖子孫國

一持近十餘年次恒甚其

今求浴銘於傑什平硯之麗其文雖建

大劉君之電牌

上篇 雙魚 水蟬 蛇 圖

[illegible]

建元

—A. I. E.

10

*(Faint vertical text visible through the paper)*

卷之六

禮俗

不覺

佛事三示

十一 素心所  
報身出

用二十

南文行

一止

國

卷之四

方以梁



不

示

宋 晁公武

—

...

18  
21

新

時曰

卷之六





運菴禪師行實

師諱普巖字少瞻 高宗紹興廿六年丙子生於四明杜氏也稍長泊然不肯從俗屈首亟從剝落初與石鼓夷公謁無用全公泊諸老

孝宗淳熙十一年甲辰春正月松源岳禪師出世平江澄照唱密菴之道洗鉢衆底參叩勤確時年三十也未幾松源遷江陰之光孝無爲之治父師皆從室中激揚水乳相合命師侍香山中也 光宗紹熙改元庚戌秋九月董饒之薦福引師居悅衆解職錦旋矣松源以偈一章驢之治父門庭索索東湖風波甚惡知心能有幾人萬里秋天一鷗松源領明之香山蘇之虎丘杭之靈隱報慈凡八會十八年形影相從立微鑠盡嘗在靈隱分座接納以母故回鄉北禪簡公作長句唁出叢林至今咏之 寧宗嘉泰二年壬申秋八月松源臨示寂以所傳白雲端禪師法衣再頂相授與師却衣受像偕破菴師叔請贊江湖伏其識矣師之兄喬仲創菴于四明卽運菴也請師居之

台州般若北禪簡公製勸請疏開禧二年丙寅春三月師在蘇臺寶華受鎮江大聖請出世拈衣云箇樣皮毛千化萬變黃梅驚嶺漫自流傳後代兒孫可貴可賤陞座拈香祝 聖畢次拈香云此香堪笑又堪悲剛把愁腸說向誰治父山前曾落節千鈞之重一毫釐盡情拈出供養前住臨安府景德靈隱禪寺松源老師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移真之天寧湖之道場蓋道場開山訥禪師者湖州許氏目有重瞳垂手過膝抵豫得心印於翠微學禪師乃憩止于此山薙草卓菴參徒四至遂成禪苑廣闡法化所遺壞衲三事及拄杖木屐現今在影堂中嘗行道之時猛擊之獸馴戢如奉教以故學世稱伏虎祖師者也師從領寺事宿弊爲之一革晉曰伏虎再來也夢菴在居士讚師像曰松源嫡嗣伏虎後身接物有驗見地不親叢林沾潤恩波闊萬古雲峰翠色新 理宗寶慶二年丙戌秋八月初四日坐化于此山享年七十有一請靈隱石鼓夷和尚爲對小參云

天澤之道流入東海汜濫浩汗暨于無垠者從我  
老運菴一片古帆發洋出來也其三會錄雖舊刻較  
存豕亥漫漶惜乎不與贗翁陳祖之語並行也予嘗  
藏一本爰并之江月玩公重修自不揣庸眇覃意校  
讐且加訓點以授闕氏儼或有箇漢道天澤玄源果  
流通也未歷卽曰君其問諸水濱

元祿甲戌七年小至日

武丘容安軒屬末宗著拜識

運庵普岩禅师语录

慧性禅师塔铭

迪功郎温州永嘉主簿顏汝勳撰并書

朝散郎知信州軍州事方萬里篆額

此道有正脉惟無半點氣息其殆庶幾知其可庶幾  
謂正脉在是則妄也迎之而不留綸之而不遺北雨  
南雲斗移星換忘存失照鈔亦何立泉奔嶽頂探源  
皆死水雹降青天追蹤皆客塵擬攀朵頤欲嚙飲色  
抽關轉軸乾坤爲之黯黑龍天雖夙誓呵衛終無處  
所此師以手搖拽鳴咿久之不能自己余知爲楊岐  
九世孫也師名慧性姓李氏達之巴渠人也混然其  
初不以點黑汚胸臆才祝髮束包南游適淳熙戊申  
歲也首謁佛照光光奇之一叩得其體師以無宜路  
益孜孜一時昂頭驥角楷範輝錯頂戴足抵每甘心  
焉知松源岳得於密菴傑傑得於應菴華邇而上之  
白雲東山皆楊岐流出也師造松源座下奉勤給侍  
奔走爲裴回咨決地晨敲夕磧針股線引尤不唧囁  
於些子謂訛師毒深矣出世斬之資福越兩年遷智  
度法社正耀湖海翕然歸宗開先棲賢爲古精藍露

沐雲敷此湧彼洽獅子一滴何翅散十斛乳師膺  
高矣奧林窺谷將終遜矣所至道價寶璧宗旨淵源  
大用脫軌則推出分常之華藏半座老作顧點額於  
龍門時余未識師以水僧骨傳云雪覆蘆花欲暮天  
到擇沒底謝郎船離鈎三寸如何道海底泥牛拖角  
牽則師之脉有自矣贊參請禮往來叩答余不覺悚  
汗撲庵居士以大根器棟此道來守姑蘇勉其主  
陽山尊相金奏玉響主林改色部使者與敬稅駕  
於雙塔俊清信友如赤子赴慈父母賴以受用者衆  
在在籌室非時相見瞻聞冰暑闌提亦有作室中多  
舉開口不在舌頭上大力量人爲什麼擡脚不起大  
力量人爲什麼脚根下紅絲線不斷虎踞龍座返擲  
橫拈撒火飛星學者株守已靈錯認鑒覺窠臼情識  
墮解脫坑無地容錘無錘可卓猶未夢見在其示衆  
曰向上一路滑壁立萬仞巖石火電光鈍定乾坤句  
錯又曰心路不絕祖關不透盡是依草附木精靈大  
法洞明正好痛棒孤涎螢火望風剝落余之恩怨始  
啞者啞蘂矣師慨此道累卵每哽涕眼目護常住口  
體等土木應世如童甘逆如飴履寔踐眞水堅霜厲

行解相應名之曰祖之訓也感微疾譚笑却藥卽室  
候安起居如常遣某書還某偈誨尤渠渠於余投筆  
澡浴跌坐而逝嘉熙改元七月二十日也年七十六  
茶毗舍利珠貫雪骨了聰久侍師席確志而正信併  
奉髮髮歸故里建窆堵庸示般若靈驗師示何加損  
以余出師門請銘力甚於辭受頃不落擬議乃銘之  
曰

楊歧正脉 出廣入細 白雲東山 互換失利  
彷彿依稀 終闕半偈 咄破沙盆 松源飲器  
毒流至師 剔骨剗髓 嗚呼嗚呼 以手搖拽  
七鎖寶坊 非卽非離 有赫厥後 人自侈異  
吐吞其誰 如水行地

無明和尚語錄

## 西山亮禅师塔铭

鄒在梓爲壯哉縣稅氏有子讀書無味著貝棄不啻  
悅錫象志銳超俗父母百計不得留禮富縣文才院  
僧普明爲師受具畢往成都大聖善寺擇三學名流  
北面師事之居無何振策出三峽徑造毗陵華藏參  
禮塗毒策策器之俾執侍左右逮移徑山與之偕策  
喜作小入室師直前曰非古人意也吾進惡石輒不  
聽堂中第一座遜庵演是其況乃依演決所疑演開  
法華藏亦與之偕出世金陵清真辯香爲演拈出晚  
住四明小靈隱冰皦自若人不堪其憂年九十閱七  
十三鵬無疾而終淳祐二年二月十有九日龜留七  
日葬全身於寺之東隅得銘無媿銘曰

虎空講經 四花亂零 亮公不來 瘖萬繁聲  
法不終否 崛起梓亮 亮自真訥 以訥提倡  
清風把茆 金陵佳麗 小試全提 霧沈半壘  
以古爲鑑 以身代舌 波波挈挈 一生打徹  
惟小靈隱 近小淨慈 樹此勝幢 悠悠我思

淳祐三年春朔淨慈住山人北礪居書于西湖南  
宕

西山亮禅师语录

石田法薰禪師行狀

師名法薰。號石田。眉山彭氏。前靈隱。睦堂遠公。當淳

熙間。

詔問佛法。奏對稱

旨。賜號佛海禪師。其族祖也。師生而敏。三四歲時。見佛僧。即知禮敬。年十六。懇怙。特欲出家。往從丹稜石龍山法寶院智明。自知慕禪宗。二十二。薙髮受具戒。曾振策而南。道湖湘。訪諸祖遺蹟。初道吾。吾嗣諸禪師。居石霜。相距百二十里。朔望必步往拜。吾之塔。耄猶不輟。一夕大雷雨。塔自遷就之。至今號雷遷塔。師因作禮述偈曰。一念慈容元不隔。何須特地肆乖張。平高就下婆心切。惱得雷公一夜忙。師名因是著。次江西疎山栢庭文。環納礎。咸延留之。未幾至浙。見無用。全於天童。見秀岩瑞空。叟印於鄒峯。印職師悅衆。已而聞吳門穹窿破菴禪師道望。遂往依焉。一見則爲法器。室中舉世尊拈花迦葉微笑。師云。焦磚打著連底凍。赤眼撞著火柴頭。破菴陰奇之。每於日用語默。故起其疑。師於是決志依棲。時咨詢與無準範曰。

相激礪期。鑒心初破菴。迂吳興鳳山資福。俾師知藏。偶聞舉錫解秤錙。躍然開發。平昔疑滯。泮然矣。破菴嘗曰。二人者。堪爲種草。蓋指師與無準也。自是聲輝然叢林中。居無何。資福散席。師遍遊諸老門。庭見靈隱松源岳淨慈肯堂充華藏。遂菴演咸謂其從作家。爐韜中出自不同也。後之雪川道場。方憩宿覺主人無傳宗知之。卽挽以分座。一衆悅服。俄出世。蘇之高峰辨香爲破菴拈出。高峯叢爾剎。勞苦戢縮以身率之。未三年。爲改觀。次遷楓橋衆。繩然有聲。行高德。高原泉無準範。卽庵覺石溪月五六人相伴。而住提持。肇展。厥響益宏。鍾山虛席。廟堂精選。擇乃以師補。處資慶元有旨。遷南山淨慈。端平二復有旨。遷北山靈隱。兩山居各十年。牧萬指如一。易腐撓爲壯。邇每念靈徑中途。水雲懂懂。迥無食息。地當嘉熙庚子之饑。銳欲規接待。遣其徒可仍相攸。西谿閑林間得塢焉。地主因以施。遂傾衣孟。辨集之。謂移寶壽院額。租入不令過肆伯。或以問師。師曰。吾爲防道者。



設耳過期。萌後人修心而動觀望。其周防爲遠計。如此淳祐甲辰季春。望示徒云。但得本莫愁。末喚什麼。作本喚什麼。作末松栢千年青。不入時人意。牡丹一日紅。滿城公子醉。山僧恁麼道。若有不肯底。是我同參。又嗣法師俊繪師像求贊有云。末後一句分付。厨山衆。頗訝之。明日忽示疾。又明日退而歸。寶壽超辨終焉。丞相泊京尹委諸山勉留。至三返。因舉天童擬絕冲自代。明季孟春十一日。索浴淨髮。易衣跌坐而終。龕留半月。承擬絕徑山無準淨慈北禪以師全身空于院之後。山不違師意也。壽七十五。臘五十。三嗣法三十餘人。度弟子二百五十三人。有五會錄二卷。五堂程滄洲爲序。已鈐梓。行師貌古性直音韻朗暢。臨事有定見而能斷護。常住不啻目睛而不容人之私慈。恕而行故久而人思之。嗚呼。爲人師者無它道而已矣。若夫涉世之法。固土苴緒餘耳。然忽棄不省。則吾事不立。古之人未嘗有所偏也。師握鑒爲人。則機不容湊。泊與事蒞衆。則明不容欺。蔽五遷望剝閱三十有二年。其策勵衲子面目嚴冷。斤其外求。激其自到。當時或不懌而去。久而後知其真實相爲。

也。垂示機語。當時或不樂爲傳稱。及示寂後。惟恐其盡見也。故江湖謂師死後道行亦其興造實詣有弗容磨滅。而然耶。擲節而足。用番量而計功。雖有大興建一毫不以千人見它處持疏。驚候人門。咕囁縱臾。以希施予者。直鄙而笑之。而土木金碧在處成就。南北兩山殆遍焉。北山又增寘深隔上腴貳千餘畝。皆它人所難。而師出於遊戲。至詞章駢儷叢林所需者。雖不從事乎此。或有所爲。操筆立就。敷腴調暢。非凡淺者所能到也。末葉彫零。人物眇然。長於此或短於彼。若師者可謂兼之矣。士大夫以此道扣擊者。未易殫舉。而少保孟無庵爲尤密。至受衣而稱得法。豈無自而然哉。茲余客北山。師之徒可述與師之孫不昧過余而言曰。子昔從吾師於淨慈。其出處始末知之悉矣。蓋有述焉。義不得辭。故爲直書其行事之迹。以詳告後之人。若夫掇其大者。銘以垂諸遠。則已屬左史楊公大手筆云。淳祐庚戌仲夏四明比丘大觀謹狀。

志宣塔銘



志宣塔銘 京師

元定宗二年（1217）清明日刻於北京門頭溝區潭柘寺。石面刻，分拓兩面，每面均為四厘米，寬四厘米。陳時可撰，僧悟圓行書，德王景福、李師中刻。

拓片藏于北圖

徑山無準禪師行狀

梁無文撰

師諱師範號無準生於蜀之梓潼雍氏九歲依陰平山僧道欽出家經書過目成誦而又喜閱宗門語要師兄澄道印有聲講席每以機緣詰之師應答如響嘗因誦經次遽問曰看什麼經師舉卷曰如是經印惘然師一日以女子定話問印以義訓解釋師笑而已紹熙五年十月登具戒即欲南詢母何氏病篤師割股救療明年次成都坐夏正法首座老堯晤堂高弟道行四川師請益坐禪之法堯曰禪是何物坐底是誰師受其語晝夜體究一日如廁提前話有省六年秋次荆南玉泉寺有言老宿者嘗參大慧覺老宿見礎窮谷師周旋二老間多獲其言論風旨明年辭去見保寧全無用金山奇退庵退庵問曰遠來何爲師曰究明已事退庵曰生死到來時如何師曰渠無生死退庵曰參堂去久之遊四明依育王瑞秀巖時佛照禪師居東庵印空叟分座法席人物之盛爲東南第一如覺無象康太平瀾清叟瑛利翁龜孤雲嵩少林輩皆在焉有老深首座者蜀人久病師爲執

侍湯藥深平生惟一喝用事佛照問疾次謂深曰深首座何不下一喝深却喝佛照曰猶作主宰在願謂師曰何處人師曰劍州人佛照曰帶得劍來麼師隨聲便喝佛照笑曰者烏頭子也亂做師年方二十而臨機不屈類如此貧甚無資薙髮故佛照室中常以烏頭子目之空叟嘗指師謂衆曰範年方二十更二十年未可量也已而絕錢塘見岳松源於靈隱往來兩山屢入充肯堂室棲遲此山六年游吳門謁萬壽修無證時先破庵住西華秀峯遂往依焉堂僧十餘輩皆飽參宿學有純顯者於入室次橫機不讓破庵打至法堂且欲逐出師解之曰禪和家爭禪亦常事何至如此破庵曰豈不聞道我肚飢聞板聲要喫飯去師聞其語不覺白汗浹背無何辭往華藏依演遜庵三年復還靈隱破庵居第一座齋餘同遊石苴庵庵之道者請益曰胡孫子捉不住乞師方便破庵曰用捉他作什麼如風吹水自然成文師於侍傍平生礙膺之物不辭而去約齋張公鑑以廣惠新創請破庵開山師偕往執侍三年散席同登徑山又三年破庵過天童掃密庵塔僧師絕紅蓮其赴穹窿師留

天童依觀息庵傳藏司不就破庵退穹窿歸徑山  
師往省候破庵遷寂付密庵法衣頂相師不受惟領  
圓悟墨跡及密庵法語既舉喪遂訪舊友嚴雲葉于  
穹窿與首衆雲葉遷瑞光復居板首無何泉高原有  
四明梨洲命高原謂人曰範首座肯往吾當一行不  
然雖兜率內院不往也師遂與俱四明詰山以仗錫  
爲高絕而梨洲距仗錫又二十里寺在絕頂高寒荒  
落非人所居師婆娑其上三年如一日麻麥粟豆僅  
給日食而未嘗有飢色既而以台屬未到粒月石溪  
同游至瑞巖時雲葉領住持事留分座忽夜夢偉衣  
冠者持把茅見授翌日明州清涼專使主師以僭辭  
力拒其請適數僧來訪自言雲葉清涼幽邃深靖古  
稱小天童寺之護法者茅其姓靈異甚著師省前夢  
乃易書受請入院見所謂伽藍神衣冠人物與曠昔  
所夢無異陞堂開法一香供破庵眞借庵時寓育王  
以師開堂語舉似秀嚴秀嚴驚異曰始終作人且曰  
之人也清涼不可久留矣三年京師諸禪以焦山舉  
師密院制奉化津還師不赴再割乃行期年遷雪竇  
三年被旨移育王又三年嵩少林散庵徑山朝命以  
師補處抵京師見丞相史衛王衛王曰徑山住持他

日皆老宿無力葺理衆屋弊甚今挽吾師不獨主法  
更張蓋第一義也明年寺燬先是師夢有烈丈夫授  
以明珠二十一顆莫知謂何及寺焚則四月二十一  
日也師逆知其數不動容變色安衆行道如無事時  
是年七月有旨入內 上御修政殿引見師奏對詳  
明 上爲之動色賜金闕僧伽黎仍宣諭慈明殿陞  
座 上垂簾而聽 上謂大參陳公貴誼留心內典  
以師所說法要示之陳公奏云簡明直截有補聖治  
乃賜佛鑑禪師號并緘帛金銀錢香合茶藥等侍僧  
各賜金帛有差仍降銀絹僧牒俾助營繕龍光錫資  
由佛照以來未之有也三年寺成又六年復燬師不  
驚不變不徐不亟而多助雲至荊湖制師孟侯珙蜀  
之思播二郡與夫海外日本皆遣使委施不數年寺  
宇崇成飛樓湧殿如畫圖中物矣去寺四十里築室  
數百楹接待雲水堂殿樓觀凡叢林所宜有者悉備  
皇帝親御宸翰賜額曰萬年正續市良田九千畝奏  
其徒以甲乙主之正續四數百步結庵一區爲歸藏  
所上建重閣秘藏後先所賜御翰數室東西偏率祖

師與先世香火遇始生日爲飯僧佛事以贊其福蓋  
自狂隸犯蜀師之先祀遂絕天性至愛有不可解於  
心者 上聞而嘉歎賜扁圓照詳見待制李公心傳  
所記洞霄介臨安在衲子登山者必狂道過之縣市  
叢脞食息無所蓄有保錦廢寺師葺新之買田具爨  
至者如歸紹興初立國錢塘北馬駢集至無所容以  
浙西瀕湖草澤爲牧塲馬政廢許有力者圍而爲田  
賦稅加民田三之一端平更化廷臣言事者以圍田  
多隱胃復行經界京師豪貴家舉不免寺之廣陵一  
莊悉指爲園師詣闕敷奏有旨特免徑山雖在萬山  
間而樵薪不給炊爨舊募民入山樵採輟其半以酌  
力役四山瀟瀟實由於此師置田千畝立局收取取  
直庸工食山林斧斤之厄且植松種杉數百萬補其  
形勝淨祐戊申秋寺再成師築室明月池上榜曰退  
耕乞老于朝而舊疾適作涉春不愈三月旦陞堂示  
衆曰山僧既老且病無力得與諸人東語西話今日  
勉強出來從前所說不到底盡情向諸人面前抖擻  
去也遂起身抖衣云是多少十五日集兩班區畫後

事親書遺表及遺書十數言笑諸譴如平時或告以  
末後大事和尙宜作主宰師曰才作主宰便不是也  
其徒以遺偈爲請師笑曰我未檢額路在醫者診視  
次師謂之曰汝未識者一脈在十八日黎明索筆書  
偈侍僧以紙筆至師曰第一句道什麼付云此是第  
二句乃執筆疾書云來時空索索去也赤條條更要  
罰端的天台有石橋移頃而逝停龜二七日遺表上  
聞 上遣中使降香賜幣四月一日歸正續二十日  
率全身塔于圓照治命也師風神閑暇襟度夷曠寬  
而不馳明而不察無厲聲惡色有徒數百輩視之如  
路人端居丈室無異玩兼味澹然如常僧吳民好施  
頻年持鉢不下十數萬既付主事不規規焉計其出  
入或負之亦不較處逆境大變雍容恬適略不經意  
寺之再火也師坐喝石巖諸力負行李中途發鎗挾  
出過半師目擊之終身不道其姓名嘗小出賊吏失  
職爲有力者負其所重後得其人其徒執而訊之師  
曰吾無是物也繼不問矣大方烈衆皆詰責延療主  
名師適見之遽告曰若因在是耶急逸去主事見執



則不甯恕矣三門右趾建層閣上安萬佛下徹僧寮  
費以數十萬大風一夕而仆師歸自外衆謂不堪其  
憂師則曰猶幸傾覆之早加以數年安僧其下其不  
傷人乎寬仁大度率類此幼不嗜學閑居未嘗執卷  
鼓鳴衆集肆口而說多不病繁少不病簡不爲險辭  
恠語簣鼓後學平夷而峭峻簡明而圓活如轉丸於  
千仞之岡縱橫高下無影迹可尋踞座籌室迅機痛  
快破山截流至於隨病與藥能曲施方便常曰合掌  
問訊總識得伊來處不錄過不沒善不受譖慙不執  
法厲衆是以天下之士歸之如市融火燭虐萬瓦灰  
飛雖露坐簷宿不忍舍去故其得人視同時諸老爲  
最盛異時主徑山者有道如大慧老人曾不十歲師  
大坐方丈垂二十祀年穀屢登有衆如海雖兩丁大  
厄而旋復舊貫嗚呼盛哉昔人謂前輩言行不見傳  
記後世學者無所矜式蓋當時門人弟子之罪其竭  
來徑山間侍師座師不鄙其愚凡其家世之本支出  
處之次第師友之淵源詳以見教某竊聽緒餘佩服  
惟謹因恩曉臺之狀浮山圓鑑寂音之傳石門雲菴

起居言動纖粟不遺其師生之義浮子翰墨暇日因  
叙次所聞以付侍史爲他日大書深刻張本晚學不  
文固不敢上班前輩然義理之在人心古今天下無  
二揆也

无准师范禅师语录

徑山癡絕禪師寔銘

予紹熙壬子出峽夏於公安二聖時松源倡密庵之道於饒之薦福早嘆艱於著業適西湖妙果虛席松源舉雲肩首座曹源應選亦密庵之嗣也聽其入門提唱有省遂投誠而住未幾歸侍司甲寅夏曹源有信上龜峯之命復從其行留三年出潮松源由虎丘遷靈隱遁庵住華藏肯堂住淨慈皆往從之松源在靈隱門庭孤峻八閱月而後得歸堂凡求掛搭必呵斥不得親一日忽曰我八字打開掛搭它自是它踰過了當下始知昔在龜峯三年曹源怒罵嬉笑皆爲人之方便也自此不疑天下老宿到與不到皆瞞我不得已而隨緣放曠曹源寂後二十年爲人推出瓣香不敢忘凡六處所聚兄弟不可謂無只是用窮瞞法者少苦哉吾宗喪矣今年八十二時節將至扶病執筆直叙得法之由刻諸龜陰以昭至信淳祐十年歲在庚戌三月初六日癡絕書

徑山癡絕禪師行狀

師名道冲自號癡絕武信長江荀氏子母郭氏嘗夢經行木瓜樹下其實蠶桑取而食之占者謂當產奇士已而師生登上短下資稟過人長應進士舉不利受釋氏學於梓州妙音院禮修政落髮游成都習經論於大聖慈寺未幾以名相厭人雅有志於出世間法紹熙壬子出峽回旋荆楚間時松源獄倡密庵之道于饒之薦福徑造其廬適值歲饑聞曹源生首衆雲居松源以西湖妙果舉出世師聽其入門語有省參堂侍香甲寅夏復從之從龜峯留三年以偈辭入潮有尙餘窮相一雙手要向諸方養靈隱之句江湖至今傳誦松源主靈隱門庭高峻不妄許可師棲笠八閱月未得歸堂每嘆嚙欲自言嗟呵斥不容近一日有告之松源者松源曰我八字打開挂搭他目是他當面踰過師聞此語口耳俱喪始知侍曹源於妙果龜峯時嬉笑怒罵無非善巧方便自此不疑天下老和尙舌頭既而曹源順寂遍歷諸老之門踰二十年淨慈肯堂充華藏遁庵演一見以爲法器知密

庵之傳必復興於異時。其後潛庵光一翁如癡鈍穎。掩室開闢翁瑛皆分半座。俾倡所學。嘉定己卯。由徑山應嘉興光孝請。一薊爲曹源修。末後供寶慶乙酉。被堂帖移蔣山。蔣山田多依山。秋水旱潦不常。歲租不足以供衆師。攻苦食淡。相安於寂。寔十四年。始終如一。日時參樞。抑齋陳公開闢金陵。素敬師操行。孤高舉似於闕師。東畎曹公會鼓山。虛席卽命師主之。未行。遷雪峯。嘉熙戊戌入院。甫半載有。

旨住太白山。山適育王住持。未得人。因師之至。又強之兼領師。往來兩山間。四方學者從之如歸。市聲聞京師。淳祐甲辰。

詔移靈隱。設法飛來峯下。追念密庵松源舊游。方思所以振起祖風。而魔事出於意料所不及。難以口舌爭。遽動終老故山之志。伐鼓亟去。雖京兆尹節齋趙公致書力挽。堂帖有虎丘之命。昇師虎齋。趙公以蔣山起之。俱莫能回其意。戊申春。育王散席諸大老落。落如晨星。惟師爲萊林尊宿。衆學於朝日夜。候師之出。亦固辭。乃已。明年己酉。訪丞相弘毅游。公侍鄭滄。

洲程公於茗溪私第。歸塗京兆。節齋趙公命駕遣書。要於路。留連郡治。彌兩旬。欲挽之爲法華。開山懇祈再三。不得請而。

勅牒住徑山之命。繼至師。謂先諾固不可違。

君命豈應引避。乃以九月至法華。踰月登雙徑。實踵無準範之後。人神嚮合。聲權如雷。俄染疾在心。脈間飲啖日減。自冬涉春。形體雖羸。而陞堂提倡精明如平時。三月六日。忽手書龕記。叙得法之由。遺書十數。且口占法語。寄無準塔。所曰無準。忌在十八。吾以十五卽行。不得辦香修供矣。侍僧駭其言。而以遺偈請師笑曰。末後一句。無可商量。只要箇人直下承當。卽命筆書辭衆上堂曰。世尊臨入涅槃。告衆云。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無令後悔。今日卽有明日。卽無拈云。世尊平生用盡伎倆。臨死之際。求生不得。求生求死不得。死山僧則不然。要行便行。要去便去。八臂那吒。攔不住。自是屏醫却藥。果至十四日夜。分起坐移頃而逝。後三日茶毗。舍利五色。粲然弟子遵遺教。奉靈骨以庚戌五月十九日歸葬金陵之。

玉山庵學徒追悼不舍中分其半建塔徑山菖蒲田  
玉芝庵實是月二十四日也壽八十二臘六十一師  
純誠無偽表裏如一待人恕而律已嚴歷世間而領  
衆肅住山三十年所至以激揚宗風爲已任以道法  
未得其傳爲已憂平居簡淡沉默若不能言及坐籌  
室勘驗衲子機鋒一觸猶雷奔電掣海立江翻皆茫  
然莫知湊泊誓不輕以詞色假人重誤來學晚年無  
他好多留意字法於小楷最得三昧往往端嚴凝重  
類其人僧俗歸敬求法語偶贊無虛日雖祁寒盛暑  
揮染不倦士大夫多樂從之游而尤爲名公鉅卿所  
推重以至聲名喧傳海外有具書禮犯鯨波而來問  
法者其道德有以服人一至於此方在天童育王時  
被

旨開堂靈隱東擔將戒行而隣峯疾之者聲言欲嫉  
群大逞梗於中道左右聞之舉以告師曰吾平日以  
誠實接人將何以加我略不爲之動彼亦終於無所  
施而止雙徑冷泉太白雪峯海內甲剎也近年以來  
萌欲速之念者挾奧援矜智巧歷階而上力可以通

神師則不然短褐布衣終其身不爲勢利所動故其  
進不由介紹其退心常泰然眞法門之棟梁後學之  
標準也鍾阜去東陽六十里玉山實介其間由潤而  
昇禪錫經從曾無駐足放包之地師誅茆結廬鑿石  
開徑倒囊鉢所有不足以給土木之費京湖制師無  
庵孟公秋聖賈公問而爲之助京尹節齋趙公繼捐  
金粟以相其成於是卽庵之傍定極骨之所峯樹回  
環龍虎對峙旣盡挹金陵諸山之秀而玉山玉芝其  
名又適相符夫豈偶然哉故其亡也葬如其志旣葬  
後一月嗣法弟子法鑑致師遺書以行實屬若瑤爲  
之狀顧方屏迹田里多病侵陵有所未暇越再歲其  
徒了源持木石侍郎尤公所作語錄叙引切切申前  
請益力慨念丙申之春識師於獨龍岡下一見傾蓋  
如故今回首十七年矣誼不容辭因撫門人所編行  
實問參以所聞緒次始末面授了源使持以乞銘于  
當世大手筆爲藁林不朽之傳謹狀

淳祐十二年六月朔朝散郎新權知南雄州軍州  
兼管內勸農事借紫趙若愚狀

靈隱大川禪師行狀

師名普濟大川其自號四明奉化六詔張氏子父友  
崇母俞氏有善操平居飯水雲施芒屨常願得佳子  
業儒持家外又願得學佛而出家者則善可以及其  
族果生三子師其季也少沈厚處群稚中獨罕言笑  
束髮浮沈鄉校間然無經世意見佛書則端坐探繹  
忘罷怙恃見其然則曰吾三子以一出家固所願也  
年十九依香林院文憲師薙染受具戒憲俾由律而  
入教乃預籍郡之湖心討論開遮之說既又負笈赤  
城染指性具之理一日幡然曰持犯束身義學支離  
何能超生死乎於是舍教而入禪小留瑞嚴荷屋席  
下卽往天童見無用一單深穩赴衆外不出僧堂靜  
定中發明語默無滯用室中學有句無句如藤倚樹  
師云斬丁截鐵用云溪山呵呵大笑師云寸釘入  
木用器之令入侍司師遜不就乃之玉几時佛照禪  
師佚老東菴一見別爲法器照指往越能仁見測翁  
翁問上座甚處人師云奉化翁云還識慈布袋麼師

提起坐具翁奪坐具便打師當下脫然乃應聲云今  
日觸忤和尚依之久如徧歷諸方松源肯堂癡鈍息  
菴空更無證洎諸老之門龍象蹴踏處咸周旋往返  
激揚欵密又絕淮渡湘禮列祖塔俄測翁移鍾阜拉  
師偕行又被旨移天童職師知藏嘉定十年三月  
妙勝虛席制府下諸禪期集師膺其選瓣香爲潮  
翁記所證也旋遷補陀岳林秀之報恩鄧之大慈越  
之天章京之淨慈靈隱凡八遷其岳林則丞相  
史忠獻王欽其道價延見而遷大慈則忠獻之子  
同知恭惠公敷奏給勅而遷淨慈則京尹趙大  
資敷奏起乳竇之隱而遷靈隱則序遷也居二年以  
疾求退衆闔辭懇留當天基臨堂祝堯下座  
衲子隨至方丈喜其有瘳師忽垂語勉勵激切與常  
時不同衆異焉初八日凌晨隱几從容親札別諸  
朝賢之弘護者徐語衆曰吾行矣其送終之禮令與  
常僧等勿厚勿侈勿襲末流之弊以貽識者晒火葬  
後拾遺殖投諸江乃書偈曰地水火風先佛記冷灰



堆裏無舍利。掃向長江白浪中。千古萬古第一義。衆  
泣請遺偈。師笑曰。僧繇少在。復書曰。來無地頭去無  
方。所虛空。迸綻山嶽起。舞擲筆移時。而化茶毗。得設  
利五色如菽。諸徒欲遵治。命水壑。前資尹趙公特  
捐金幣。命建塔焉。於是塔于寺西。童子師塔之左。  
寶祐元年正月十八日也。壽七十五。臘五十六。弟子  
七十餘人。嗣法者出相先後。師孤硬。趣操嚴冷。面目  
其當機妙。轉珠不容觸。臨事定見。山猶可拔。一以身  
徇道。而世相逆順。學不足以回撓。其爲己爲人。皆推  
此而行之。學養苦其峻厲。難於近傍。久則眷戀而不  
忍去。其提唱的切省徑如蠱家之孟。飲者必死。如良  
醫之劑。咀者必活。當潮翁示寂時。語其徒曰。岳林濟  
長老識我舌頭落處。可令校吾語。錄今佛心語。行于  
世。師所訂也。斥已長。以資常住。輕於擲磔。補缺與壞。  
視時之宜。其居淨慈。日相視面勢。宜於左昂右低者。  
乃傾鉢勝。盡一闕於東南。舍三世佛。益發湖山之勝。  
上閣而厚錫焉。至親遊。宸翰正偏。知國華嚴法  
界兩篇。以揭之。輝如也。住山掩關。冰檠一節。丈室蕭

然如傳舍。視給侍輩如路人。公使令外一無以役之。  
其與竊借名位。驕盈睚眦者。可同日語哉。故江湖禪  
子愈久而思之。寶祐乙卯冬。余居慈雲。其子用楫過  
我。言師始末。與余暗音所聞者。合乃爲條理。其事以  
備當世名公採摭。銘以傳遠。其八會語師。臨終時。舉  
以投諸火。今所行者。乃諸衲傳誦會粹成編。以示後  
云。寶祐四年正月。幾望慶元府大慈名山。教忠報國  
禪寺。特差住持。屬末比丘。大觀。謹狀。

大川普濟禪師語錄

斷橋妙倫禪師行狀

師諱妙倫號斷橋台州黃巖松山人也。又號松山子。姓徐母劉氏。夢空中月明已而有娠。嘉泰辛酉八月十七日乃生。眉目秀異。姿冲朴。絕不樂世間學。年十八依永嘉廣慈院宗嗣論師出家。乃俗季父也。卽剃髮投禮。未暮行。脚首見谷源道於瑞巖。聞室中畢麻三斤乾屎橛話。頓起。礙膺之疑。明年舉包謁靈隱。一夕夷石鼓爲巖。運菴對靈小參。歷舉運菴平日見處。師聞之。愈疑。旋次華藏。適淨菴臥疾。冒雪過長蘆。忽自念曰。參禪若不徹。去執若把本修行。遂發心背蓮經至三卷。有僧問曰。何不參禪去。師曰。手拙耳聾。字又不識。佛祖要道。豈淺根小智可得哉。僧曰。六祖是擔柴漢。乃得黃梅衣鉢。汝若參得一句。透勝背萬卷蓮經。師由是輟經。單提庭前柏樹子話。廢寢忘食。如坐刺棘中。久之。巡禮祖山。值歲歉。或併日不得食。師裕如也。因至雲居。留夏。孜孜忘倦。脇不印席中。心憤懣。或喜或賦。一日往見山堂。閱楞伽經。至或戲笑。或怒罵蚊虻螻蟻。無有言說。而能辦事處。豁然有

省。頃見處趙州直截爲人處。平昔凝滯冰釋。自是機鋒敏捷。時同堂友處堂愚石帆行號稱俊絕。平居每學古今。以相凌駕。還遊四明。方佛鑑道鳴乳竇。執侍左右。朝夕決擇。佛鑑多听而笑。一日佛鑑因學狗子無佛性話。至末後爲伊有業識。在一句微詰。下語幾三十轉。皆不契。師再進曰。豈無方便耶。佛鑑乃舉眞淨頌曰。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良久聞板聲起。堂下增三級。蕭然警地。乃徹見佛鑑錯鈍妙密。倒心事之。佛鑑遷育王。師侍行。雖泯泯衆底。不爲表裏識者。莫不器焉。佛鑑題頂相付之曰。弄假像眞。弄眞像假。裂破面門。非驢非馬。世上有誰親見。來天台石橋。倫侍者辭去。西遊時久。約翁唱無用道於吳之薦巖。俾師侍香。翁入室。舉三喚三。應話師曰。無風起浪。翁曰。將爲吾事。負汝却是汝辜負吾。師曰。天堂未就。地獄先成。翁刮目知待商確。古今日增智證。逮華藏見妙峰善峰於衲子少許。可獨加賞識。命典客。佛鑑奉詔登徑山。因再參焉。命掌法藏。既復自惟曰。寔安鳩。羣苟勞身利衆。吾何爲不勉持淨。一年拂垢滌穢。皆

躬爲之佛鑑。盛稱於衆。遂延爲第二座。提唱警拔。萬口膾炙。時徑山號爲多士師表。議其間。咸悅服之。嘉熙己亥。東歸寓巾峰。問道舊藏密趙公。曰。似地華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銜玉。不知玉之無瑕。公曰。自己師云自己贊。公於言下有省。而白雲道學一時川鶩矣。庚子秋。諸山舉鄉之祇園出世。齋香爲佛鑑。嗣老屋數十楹。羹藜飯麥。處之自若。雖僻絕荒寒。衲子無所容。而過門扣請者。無虛日。一日。向火次。有僧正因來參。師問。曾見甚麼人。因曰。曾見短蓬和尚。來師曰。短蓬室中學甚話。因曰。如何是塵塵三昧鉢。裏飯桶裏水。師曰。作麼生。會因曰。不會。特來見和尚。師擲火柴頭示之。因禮拜曰。恩大難酬。袖紙乞請。師作偈曰。相逢鷲嶺問來端。拋下柴頭君自看。火種星兒如搆得。諸方却被老兄瞞。因辭歸車嶺。所自築菴。菴徑歸鴻。福延壽堂。坐脫後。有自中都回者。過酌水嶺。遇因。問曰。菴主何處去。因曰。我過天台去。客歸乃知已遷化矣。或以告師。師曰。我當時悔不痛與一頓。

其接人得力如此。三年遷瑞嚴師。慨然曰。空照故家久矣。不作飭躬力行。吾其敢怠乎。日勤。隨拂法席。滋盛。揚經叢林者。自以爲盛滿。至則歇然若不足。時有特賜纒一處士郭公。號天台耆舊。雅意禪學。慕師重名。趨而就弟子列。日求授道之旨。閱時既久。執禮益勤。是不有大過人。曷以若此。而佛鑑尙無恙。喜其類已。嘗師畫像。題其上。轉喉觸諱。開口成禍。黃檗街頭。討甚。蜜菓咄咄。咄咄。累我累我。其師資。脗合如此。說法餘暇。尤留情土木。堂宇圯。陋。皆撤而新之。居九年。今大丞相秋壘賈公。鎮淮閫。稔聞師名。以功德國清。招致師。固辭。疏。削。敦迫。乃行。學徒。謁。暨。趨。風。惟恐後。戶外之屨。常滿。人物視諸方。爲最盛。乃捐囊。募建衆寮。扁曰。琪林。以延來者。又搥海塗數千頃。合港之際。人皆爲難。師冒風濤。默禱。取法衣。鎮之。遂觀爲膏腴。建閣立庫。成不磨之基。寶祐丙辰九月。被旨遷淨慈。既至。執事者。遽以稟。匱。告師曰。請子爲法來耳。諸方豈無飯耶。乃持鉢行化。時觀相節齋趙公。使吳。發廩爲倡。大家巨室。聞風委施。丞相尙留維揚。

給助逾厚。糴糴來歸。無情容得色。寺田旱涸。頻歲儉。取師數倡衣。孟貸糴。供億不足。寺之舊宿以皇太后舊有中元普度會。事告師。師遂聞于晉菴中使楊公。奏復故典。及設會之夕。細雨陰雲空中。影像雜沓。鱗萃見者。凜然上聞之。賜內饌米數伯碩。自是錫賚日優。斯會乘爲永式。景定庚申。大丞相履齋吳公召師。翌日見而夜夢。老僧奮臂對其說法。公退朝。及見師。謂其只知涅槃臺上工夫。公喜甚。館留竟日。師直然忘形。敘袖議論。與夢中老僧肖焉。自後扣請益勤。致禮益重。惟師任大法之寄。方將闢公道塞倖門。以惠遠學志未及施。而鬲閒之疾作矣。師雖臥疾。而接納略無倦容。遇有扣請者。必盡底蘊。而後已。臨終。日本三僧繪師頂相。請讀師筆力。猶勁。復爲衆入室。學四大分。離話徵詰。圓活機不可測。繼染書遺令。大丞相與藏密大監趙公丞相。亟遣人問曰。師生天台。因甚死於淨慈。師笑曰。日出東方。夜落西。復寫四句云。來也握雙拳。去也伸兩掌。透得者一關。藕絲牽玉象。乃跌坐而逝。享年六十一。臘

四十四。景定二年四月二十五日也。學者請于都省。奉全身塔於寺之西偏。小師若斯若虛。募中殿宰府賜錢。成之。日本國參學僧正見航。金拾兩來。命工刊師語錄。流行師爲人樂易慈順。願雖少文。而於佛祖關鑰。採微闢秘。視從上宿師。誠不多讓。每一語之出。必四海樂聞。故志道之士。從之。猶水就下。此可以力致哉。既寂。莫不痛心疾首。蓋其繫大法之輕重云。

斷橋和尚語錄

了惠禪師行狀

師名了惠。蜀之蓬州蓬池羅氏子。垂髫與群兒戲。必搏泥沙爲佛塔相。一日玉掌山安國寺僧祖燈至其舍。師向之合掌。燈指其頂曰。若欲從我乎。怙恃以師資緣合。遂令出家。十九薙髮。燈授以般若舟念佛三昧。非其志也。辭往成都講席。習性宗經論。俄歎曰。義學豈究竟法哉。染指足矣。去謁懷菴。照於昭覺。一見心許。法器趣其南詢。乃束包出三峽。由湖湘而至江湖。見浙翁瑛於徑山。聞高原泉孤硬。徑直往依之。同枯寂。甘如飴。泉遷台之瑞嚴。令師與俱。泉問山河大地。是有是無。擬開口卽喝出。以偈呈。卽曰。沒交涉。偶侍次。令書龍門三自省。白楊示衆語。泉閱之笑曰。寫字與做言何儘得爭奈。沒交涉。何師憤排。莫伸泉曰。吾方便婁矣。汝自不顧蓋緣法不在此。其往見雪竇乎。時主雪竇席者佛鑑無準範也。師造席下。自陳來歷。範呵曰。熟歇去已。而令充不蓋。務侍者語之曰。覲不透處。只在鼻尖頭道。不著時不離唇皮上討之。則千里萬里。師抗聲曰。將謂有多少。範遷育王。師因侍行。

日用從容。始盡其要。次見石田薰與語。奇之又見妙峰善於吳門。萬壽善問近離何處。曰淨慈。曰淨慈有何言句示徒。曰好上堂。曰好在甚處。曰別日舉似和尚。善咲曰。箇川僧不同其他。時範已被旨遷徑山。師往省卽留之。職以表率。由知藏遷第二座。吳門諸刹多爲妄庸所據。會節齋趙觀文時以文昌作牧。庸縉望風退避。處席處一十有九集。諸山選本色師出世於定慧。一香爲佛鑑拈識所得也。最陋廢弛。補苴葺換爲一新。始有衲子過門矣。頗厭鄙。竊值有司就寺夾勘所。勇猛退不容挽。復登雙徑。却掃一室。條然自怡。東嘉使君劉大監以能仁招居之。三年寺自曠曩火後三十年。僧堂猶墮缺典。師倡衣孟權輿。是役寓公挾助。諸檀樂施未幾有成。禪習靖深。齋儀詳整。禪林始具體。俄而勇退中外。固留師曰。始予以三年爲期。衆力成就。幸濟登茲。輿動不可遏矣。靈隱石溪月書招翩然絕江。延以第一座。不就。月遷徑山大川濟繼席。又延之。亦不就。江帥朱公屬徑山舉堪東林者。月以師應。朱禮致之。師曰。廬山古禪淵藪。今雖寂。



寥佳山水固無恙是行也可償夙願居一年天童虛席。朝命諸禪公舉以師名奏特差補處五年間訓徒起廢靡不加意兩閣後先金碧昂霄又將廣選佛場一新之回祿燭災半日而盡非數也耶師逆境順處不以災故而弛叢規補子不忍舍宗清德淵智月輦占路分衛助厥興復首新旃檀林而庫司厨廡諸寮亦次第就水陸堂已掄材俄屬疾謁告於制使履齋吳公公以蔣山別山智奏繼其席法中友于也師退掃中峰一榻者三年。松壑趙大卿臨訪曰瑞巖先公清敏王神遊地名德不以下喬臨蒞之可乎辭之力其請益力居僅二年疾瘳作師曰吾世緣盡矣退養桐于太白清風塢幻智塔庵此諸徒裒資爲師成於青年者忽索衣鉢簿大書其後緘付寺之執事者趣辨後事諸徒進紙請偈師笑曰此吾所不爲者乃書曰諸方以遺偈取笑於世不可令我以此取笑於諸方遂擲筆顧謂左右曰今何時對曰二鼓矣放身若投寐然視之已逝矣景定三年三月廿二日也壽六十五坐四十七夏龕留庵中學喪禮于寺五日。

衆奉全身闔于塔度弟子若干人嗣法者相後先師資稟穎利骨相清癯壯齡支策參訪專確其於宗乘事殆夙習也雖痛自韜晦而聲光燁然逮其緣稔應世爲縉紳之所敬愛輩行之所推許東嘉龍仁勸化僧堂之役有偈云尊者從空擲鉢來神通用盡却成默看來不似維摩老一默千門萬戶開寓公節齋陳文昌一見賞音亦以妙語助化云南瞻部洲一尊者一雲一雨遍天下今朝爲衆入城來露霖相隨散春野有田無雨田不取有僧無堂僧不留衆僧既堂田既雨蓋覆東南三百州由是施者響答而遠成焉師於事功乃當爲而勉爲非圖侈靡而強爲也乃若其志則專在乎弘道而爲人佛鑑之門人才雜選若師可謂折薪負荷者耶觀也早同聚首於諸老會中及徇緣東浙又分鄰燭當垂絕時力疾隱几染五遺緘而觀與焉於我厚矣茲其徒智潮智渙踵門泣曰吾師始末惟公悉之幸爲書其事將求當世名公於師有契分者銘其塔以詔後大觀以朋舊不得辭乃直書景定三年八月一日特差住持大慈名山教忠報

國禪寺嗣祖比丘大觀狀

西岩了惠禅师语录



偃溪廣聞禪師塔銘

中太夫直寶文閣提舉建寧府武

夷山沖佑觀林希逸撰

景定四年六月十四日徑山佛智禪師廣聞示寂遺  
奏聞

皇帝悼惜賜錢助葬塔在大明山下以大明名菴  
御書其扁且給田以食守者嗚呼盛矣非師能賢  
穆陵豈輕畀哉師於余爲鄉人初得其名於鄭丞相  
所爲偃溪序壬戌還朝始見于京疎眉秀目哆口豐  
頤道貌粹然出語有味益敬之東礪侍郎湯公於師  
尤稔每相與言其賢方聞其病卽以書別余與東礪  
俱爲文以奠之東礪筆甚奇南歸五載其徒普禪來  
溪上乞銘狀曰師候官林氏子世業儒母陳氏夢僧  
伽振錫入其室娠而生師貌與像肖人曰僧伽再來  
也劍負未言見佛卽合爪稍長誦書如流年十五父  
母以宿緣俾從小父智隆於宛陵光孝十八受戒具  
初謁印鏡牛印名具眼深奇之曰法棟也徧參諸老

與少室睦無際派追隨甚久卒嗣琰浙翁見于天童  
針芥相投自知未穩去再見雙徑翁知梅將熟矣迎  
曰汝來也一夕坐簷間聞三更轉將入雲堂曳履而  
蹶如夢忽醒翌朝造室翁舉趙州洗鉢話師將啓吻  
翁扯止之平生疑情筮下水釋機鋒自是不可當蔡  
林曰有兩浙翁矣紹定戊子四明制闡胡公以小淨  
慈致之郡有賈公謀竊寺後時安晚富國師以頌驪  
白卽行相苦留之事遂止無何移住香山相功德寺  
也相還里又移城之萬壽貴卿名士爭先游從晚每  
至忘歸爲師作序此時也乙巳雪竇虛席制闡顏公  
以師聞如奏勅下此山給勅自師始上又親  
灑應夢名山四字以賜戊申移育王辛亥移淨慈時  
教家有挾坐禪宗上師奏數百言條析明備  
上是之詔仍舊時瑠炤方熾師以理析聞者敬服甲  
寅移靈隱丙辰移徑山昔寺更兩燼而復始務速成  
傾漏相仍日費直補師始至歲仍儉輟衣孟以贍來  
者厨堂忽敗撤而新獨雄於一寺其有爲之功不苟  
類此辛酉賜號佛智舊莊二所指水爲田東餽按

籍索租害此寺二紀師爲奏免踰年又以和余病告  
穆陵雅敬師每請必俞師雖於世泊然而所居利  
興弊革不可盡書賢矣哉連住八山幾四十年誘納  
其徒證悟者衆海東夷相叩請書香至師之道化遠  
矣病中危坐如常時間疾往來與語不倦將終獨以  
急明已事爲門人誠侍僧求偈磨去益請書十六字  
而化時方炎夏飛霰紛紛非積行所感乎住世七十  
五年坐五十八夏其壽若臘與佛日同金書菴名共  
一明字聞者異之師襟量素宏與人和易所至緇徒  
雲集敬慕之沒齒無疾聲遽色遇事雖劇處之如如  
不逼而成隨願必應他人不可學也或疑其主法過  
慈其弊也弛余曰百丈規則嚴南陽門戶大臨濟峻  
峭雪峰粹夷教雖不同其道一也師以身率何弛云  
余雖交師晚而知師深是宜銘銘曰

振錫何人 再來何故 夢覺何分 歸避何處  
無爲有爲 一手呈露 全提半提 人會言句  
我翫我珠 無汝喜怒 汝傳汝薪 自我來去  
大明峯前 遺蛻所寓 枯木衆中 法髓誰付

金字扁額 龍君呵護 百世之祇 與龍共住

偃溪廣聞禪師語錄



虛堂智愚禪師行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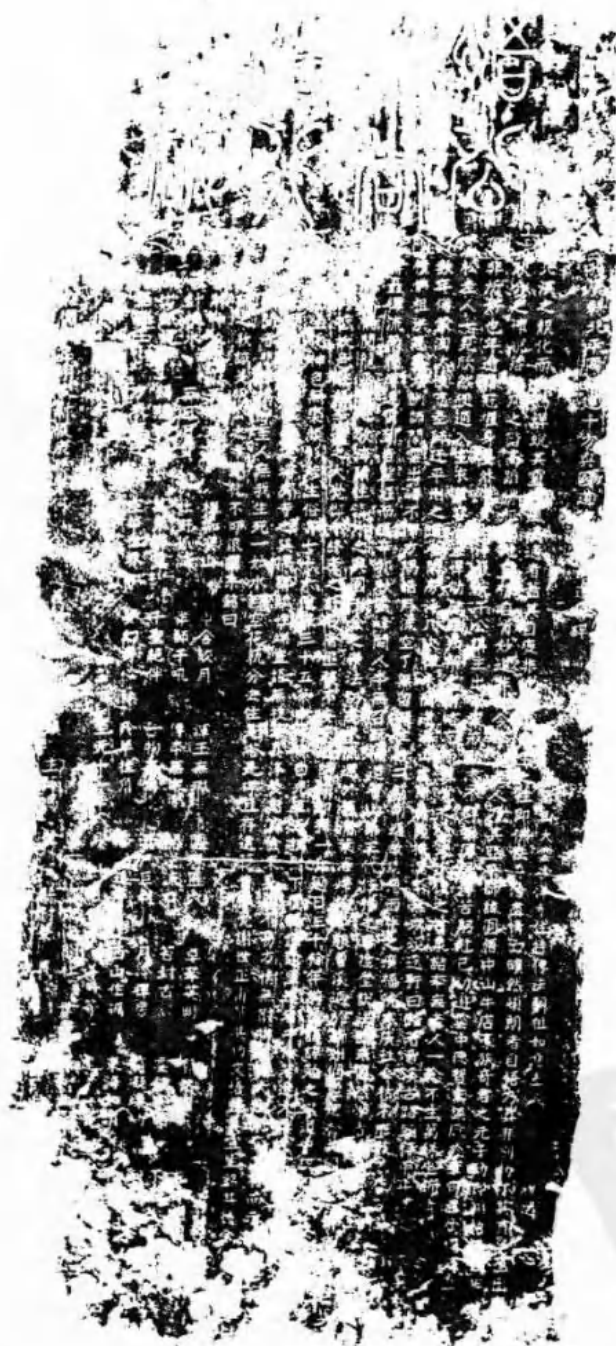
師諱智愚四明象山陳氏子虛堂其號也家近邑之  
普明寺相距一里許有山其祖欲卜壽穴相者謂此  
地高則廕子孫富盛低則當出異僧祖曰願得僧以  
副吾崇佛之志及祖葬未數年母鄭氏嘗夢一老僧  
脩而癯長挹乞飯因而娠焉逮生之夕母復夢如前  
年十二父母携師拜祖墳言其事師若有所憶至十  
六歲無經世意父母見有異相舌貫鼻端聽其依普  
明寺僧師蘊出家一日聞誦杜工部天河詩長時任  
顯梅秋至輒分明縱被微雲掩終能永夜清忽有警  
發辭親出鄉首依雪竇煥和尚淨慈中庵皎和尚公  
務外惟坐禪二老撫愛常置之左右道過金山掩室  
和尚一見甚器重通夕與語無倦是時運庵師祖謝  
事真之天寧解后語話見其氣宇不凡未幾赴道場  
携師過雪上蘿染爲不釐務侍者凡入室常舉古帆  
未掛因緣不許下語思之古帆未掛話有甚難會其  
實只是一溫未發已前事何得不教人下語造方丈  
通見解聲未絕庵云何不合取狗口靜地裏密密體

取去歸寮不覺躁悶忽然會得古帆未掛話清淨行  
者不入涅槃話次日入室却問南泉斬貓兒如何師  
云大地載不起庵低頭微笑自此徧歷諸大老之門  
與石帆行叔結盟游江淮湘漢巡禮祖塔坐夏荆門  
玉泉因思虞察院於疎山壽塔因緣發明孜孜參究  
因過廬山大雪彌月在東林旦過堂夜坐無心中會  
得大嶺古佛放光時節自此凝滯泮然其時無二月  
和尚主福嚴奔走龍象師往依之卽命典藏有脩首  
座飽參碩學歸隱南嶽影不出山未嘗容易肯可諸  
方師與商略古今反覆博約深相契合有北禪禮和  
尚機辯峻捷褫子少得登其門者師一日訪之厲聲  
曰新到相看禮云長老不在師云已得真人好消息  
禮出喚行者云新到僧在那裏師指露柱云和尚問  
你何不答禮云甚處來師云福嚴禮云行李在甚麼  
處師云在旦過堂禮云我不問你者箇行李師云若  
是那箇行李北禪門下著不得傾倒不忍舍由是回  
浙到淨慈見淨和尚淨問云你還知所生父母通身  
紅爛在荊棘林中麼師云好事不在匆忙淨隨後打

一拳師展兩手云且緩緩時笑翁和尚住靈隱以虎丘舊職命師再尸藏事舉住杭之廣覺力辭忠獻史衛王秉鈞軸嘉禾天寧別浦以師名聞之出世興聖實紹定二年也復遷報恩開府存眺趙公以明之顯孝力請開山復遷瑞巖二年丐退掩關啓霞萃成頌古代別延福虛席侍郎黃公堅請主之繼遷婺之寶林五年嬰強寇之難歸松源塔下東谷和尚主冷泉欲舉立僧恐不俯就衲子再三禮請師從之開室普說垂三轉語問有湊泊寶祐戊午育王虛席禪菴毅然陳乞有司節齋尙書陳公嘉其公議特與敷奏是年四月領寺事三年吳制相信譏懷隙辱師欲損其德師怡然自若始終拒抗略無變色 聖旨宣諭釋放作偈奉謝云去時曉露消祥暑歸日秋聲滿夕陽恩渥重重何以報望無雲處祝天長古愚余尙書典鄉郡特以金文延之迫於晚景退閑明覺塔下作終焉計景定甲子有 旨詔住淨慈衲子奔集堂單無以容半居堂外上徹 宸聽賜絹百疋造帳米伍伯碩楮券十萬貫是年秋又賜田參阡餘畝即今天錫

莊是也十月 帝崩召師入內對靈普說兩宮宣寶憂渥丁卯秋遷徑山冬十月 朝廷降香遣使禱雪問師期應師曰今夕果至期無爽回奏賜綾牒貳拾道銀券等一新僧堂浴堂行堂區區工役中猶勸衆無怠師感 兩朝恩遇之寵將所賜帑帛創小庵於望雲亭之東扁曰天澤就築塔爲歸藏之地師平生性不通方與時寡合臨事無所寬假言纔脫口則釋然無問以是學者畏而仰之二十年常舉靈雲兩處不答徵問衲子少有契其意者已巳十月五日祖忌拈香罷忽感微疾越二日書偈沐浴端坐而逝春秋八十五夏臘五十三嗣法十數人語錄二帙已行於世門人奉全身瘞于塔焉咸淳十年十月十一日新創差 住持慶元府清涼禪寺嗣法小師 法雲謹狀

圓悟和尚道行碑



拓片藏于北图

少林禪師裕公碑

程鉅夫翰林學士承旨

皇慶元年春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臣陳顥奏請封贈少林開山住持光宗正法大禪師福裕制贈大司空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晉國公命詞臣文之碑臣鉅夫奉職惟謹佛法相傳有信具至達摩持以航海梁武帝問道不契去之魏隱於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為禪宗鼻祖六傳而至大鑒復派而為五師所居達摩處也其宗以湛然常寂為真空洞不虛為實廣大不蕩為際其教人亦惟曰性善其論曰推一而萬則事無非真混萬而歸一則真無非事故曰當仁又曰能仁陰有以格君心而贊皇猷未嘗以福田利益嚶嚶語人而慈雲法雨陰覆潛被歷代帝王意欲清心靜治使萬姓蒙福謂浮圖言可底行奉之溪至此其大略也歲乙巳世祖潛邸命師少林大作資戒會俾建精舍於故里曰報恩給田若物以飯衆戍申定宗詔住和林興國未朞月憲宗召詣帳殿奏對稱旨俾總領釋教授都僧省之符優復僧尼得廢寺二百三十有七區庚申世祖即祚因論辨偽經馳驛以聞火

其書仍襲爵賜光宗正法之號時萬壽祖席無可當之者衆請師主之計以堂鉢之費未免經葺得都南柳林開田二百頃餘辟玉泉北墅觀音別院自餘藥室浴室賈區拾其贏以卒歲尋分建和林燕薊長安太原洛陽為五少林始終萬壽十四夏主護之力居多既老倦於接納歸棲嵩陽未久示微疾書偈告終俗壽七十三僧臘五十二嗣法小師三十人度弟子千餘指奉戒者莫可紀嗚呼師去世已遠今上皇帝寵以贈典言行而道大也皇帝若曰洪惟世祖神武不殺本仁祖義以一天下朕欲昭我祖德持盈守成惟爾克紹乃初祖永孚於仁以弘濟我兆民顧先哲其逝朕弗克見於茲邈焉雖去來夢幻無得而名封謚哀榮豈不在我其尊爾官隆爾爵以寄予思以迪後人以永譽於萬世師之住世也三閱藏典而成誦誘掖後學無倦色通群書善翰墨吟詠提唱普說幾十萬言播在叢林而師未始以為能事幻遇世變然無依道逢老比丘勸以學佛曰能誦法華足矣師曰佛法止是乎比丘異之與偕謁休林古佛於仙巖

曰此龍象種也當為大器即為祝髮授具與雙谿廣  
公同執事者七年遊方來燕親炙萬松師又十年道  
益隆名益著學者日益廣其住少林也萬松老師實  
為之主屬嵩少煨燼之餘慙懃緱氏之永慶已而興  
什起廢訓徒說法施者如丘山來者如歸市嵩陽諸  
刹金碧一新洛陽白馬經筵不輟皆師力也師瞑目  
宴坐彌寂默若無與焉至元八年春詔天下釋子大  
集於京師師之嗣法者居三之一其盛哉師剛果彊  
毅公勤廉明平居風神閒敞襟度夷曠復嵩山如祖  
師再出世倡道垂教於天壤間如鼓雷霆而揭日月  
所謂大善知識標準斯世沒而不朽者歟師字好問  
以雪庭自號太原文水張氏子九齡入學曰了千言  
鄉閭曰聖小兒方娠母有異夢及生家有吉徵其說  
法也洄池出泉古殿有光瑞應非一端云門人慧慶  
以師平昔著述刻梓既壽其傳仍以道行碑輒請於  
上追念父師少不失報効之義是可銘銘曰佛以仁  
信聖以仁治其仁伊何此心而已混未嘗混照徹大  
地惟未嘗推淵澄止水梁皇有為不諧其旨誰直其

宗晉溪東逝逮我裕公道還北矣師少不凡見稱州  
里休林古佛真源指示至老游參持戒律已萬松休  
林合辭招致參從渡河幾三百指縉俗趨走營苑山  
委嵩陽諸刹金碧翬跂洛陽大講經歲不弛二百四  
區群廢盡起僧無徭役大衆歡喜曰一佛出世遇明  
天子其人已滅其道不死不空不住天地終始帝命  
曰咨章服是宜百世其承之四方其則之惟爾法是  
依惟爾言是師臣拜稽首聖敬不違播為聲詩永之  
茲碑

嵩山少林寺輯志



虛舟普度禪師行狀

師諱普度。維揚江都人。號虛舟。姓史氏。始丹陽有閭之吳頭陀者。白頭黑面。年八十餘。旦夕兀坐如枯椿。跏趺禮補陀。像口常暗誦妙蓮華。經嘗與師祖父荆吳間相識。每持鉢過淮。輒互其家宿。祖父遇之特厚。一日早炊罷。祖母坐堂上。頭陀自外直趨將產之室。祖母怪其故。躡其蹤至產所。無有也。尋走家奴詣其居。問居人曰。曉鐘三杵。時頭陀坐匡牀。脫去矣。已而誕師。異香發諸舍。徹諸其隣。類蒼蒼久之。及晡。隔江見金山浮屠。便能合爪。遇比丘客過門。輒抱持其衣。躍然喜。稍長。雖粗習詩禮。世書絕無處俗意。母夫人以其宿志不可奪。命依郡之天寧出家。時年十二矣。踰二年。會畢將軍再遇。飯僧于院。與語大奇之。指謂主席者曰。此兒短小精悍。音吐如鐘。他日法中向上爪牙也。携以歸中都。時思闍若圓頂。日且大集禪講。碩德爲之證淨。慈少林崧爲之落髮。靈隱鐵牛印爲之付衣。本郡東堂院龍溪祖信爲之受業。師納戒已。歸東堂。服勤信左右者五年。一夕忽奮謂同列曰。吾

觀遠磨神光以來。龍馳虎驟。鳳擊鵬搏。皆博地凡夫。直躋祖位。彼能是我。乃不能是耶。黎明。挈一笠。移鐵牛印。印以法語壯其行。江東。西。湖。南。北。由是遍歷焉。無得通禪師時。唱松源之道于番禺。薦福因決意扣請。以厭初願。其遷福嚴華藏。皆挾袂與之俱。偶入室。大通問曰。不與萬法爲侶。是甚麼人。師曰。金香鑪下。鐵崑崙通曰。將謂者矮子有長處。見解乃爾。師曲躬作禮曰。謝和尚證明。自此磁鐵相契。法務無難。易歷試之。居數年。辭通以所得質。當世天童晦巖光大慈石巖連虎丘石室。迪一見。器異爲不可及。因留典法務于三師間。淳祐初。制府趙信菴以建康半山敦請出世。舉香嗣無得潤之金山。潭之鹿苑。無之疎山。蘇之承天。繇此階級而升。師之居金山。癡絕居玉山。有傳其雪中示衆一夜。江風攪玉塵。孤峰不白。轉精神之句。癡絕大驚。親挈舟訪之曰。老夫當退三舍。其勝德使人歸重如此。已乃謝事。居靈隱之西堂。聲譽日益洋溢。景定間。太傅賈魏公以其名聞于上。出補中天竺。虛席六年。會靈隱退耕亭公物。故魏公復奏師

繼所統居其寺七年來者川會雲委法席號爲甚盛  
適有挾私忿致瘡痛於富軸者師即棄去不顧至元  
丁丑被命徑山山大火潑地之餘竭心極力圖興  
復方將有成俄示微恙遽索筆大書曰八十二年駕  
無底船歸去明月一天怡然跌坐而化實庚辰  
四月二十有四日也越七日全身塔于寺東十里壑  
厓塢之隅寄如其偈坐夏六十八度弟子二百稟法  
訓徒者彌江湖焉乎師之標表一世真可法也哉唱  
道鮮離蟲豸語居位蔑嚙訕儒兒態規行矩步隆  
寒盛暑不移而難道人或不堪其嚴峻至于歸真之  
日天下知不知咸嗚咽流涕曰叢林典刑自此陸沉  
矣其小師淳朋請余綴平昔爲之狀將俟銘大手筆  
余嘗從師徑山知師出處甚詳故直書不讓謹狀

至元二十年十月 日天台沙門 行端 狀



佛光國滿僧照師年表

年譜

丙戌 南宋理宗昀寶慶二年○師始生

丁亥 紹定元年○師年二歲○辟試百玩取佛書

壬辰 八年○入小學功兼諸生

甲午 端平元年

丁酉 嘉熙元年○師年十二○山寺聞吟詩聲有

警省

戊戌 二年○師年十三○喪父○禮淨慈北彌禪

師為師

己亥 三年○師年十四○師云十四上徑山

辛丑 淳祐元年

壬寅 二年○師年十七○師云十七發心參獅子

無佛性話

丁未 七年○師年二十二○師云參五六歲那時

二十二歲顯星無準

戊申 八年○師年二十三○師云次年顯星無準之末年也

老和尚闢寂下靈隱作住○靈隱見石溪月

和尚○是年假溪聞和尚住育王

辛亥 十一年○師年二十六○師云過育王轉祥

壬子

十二年○師年二十七○師云第三年再歸淨慈

作藏主之歸靈隱作住因到鷲峯庵參請虛

癸丑

寶祐元年○師年二十八○師云次年歸天

甲寅

二年○師年二十九○師云第三年二字益

誤○師大慈作淨頭又云無準老人去世七

乙卯

三年○師年三十○是年猶持淨芝云持淨

己未

開慶元年

庚申

景定元年

壬戌

三年○師年三十七○住白雲庵

癸亥

四年○師年三十八○是年退耕寧和尚住

乙丑

度宗瑋咸淳元年

己巳

五年○師年四十四○十月二日靈隱首座

寮受真如請二十日入院住七年

幼主顯德祐元年○師年五十○避兵雁山

能仁

大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師年五十一○案

亡○師有臨劍頌

丁丑十四年○師年五十二○還天童依環溪一

和尚居第一座掛牌演法

己卯十六年弘安二年○師年五十四○日本將軍平

公貽書遠請王建長席

壬午 日本後宇多弘安五年○師年五十七○平

公請師開山歸覺

甲申 七年○師年五十九○平公薨師有悼頌

丙戌 九年○師年六十一○示寂建長

揭曼碩增銘

明用潛狀

芝靈石狀

師告香月說等

佛光輝師增

應奉翰林文字登仕郎同知制誥兼國史

院編脩官揭傒斯撰并書 資政大夫禮部尚

書全丘柱篆額

佛法入中國至宋末莫盛於吳越之間自東漢明帝永平十一年

大教來中土至南宋理宗嘉熙元年已得一千七十七年矣

簡公奮臂於淨慈範公揚英於徑山月公擢穎於靈

隱聞公揭照於劾王靈鷲則愚公建其標大慈則觀

公振其軌簡北國嗣光拙庵天童則一公抗其旌無準嗣光疎庵月石

溪、臥開梅室、聞飯溪、臥坡漸寬、愚處堂、臥巖  
運芝、親物初、簡比隅、一環溪、初見無非、

升其堂入其與弁弁色翁受融液暢即則佛光禪師師

會稽鄞人許伯濟之子也初母陳夢一僧抱嬰兒來

遂有娠將產夜見白衣女子登其牀端如勝囊不

常世人忽不見俄頃而產白光照室

明用潛狀云無學和尚明州慶元府鄞縣人許氏

子諱祖元初號子元無學迺別稱也。○芝靈石狀

云師生於宋之寶慶丙戌

爲簪纓裔母陳氏宣夢一僧襁褓嬰兒以授遺懷

姪母以累重不樂意夜半見一白衣女子登床指

腹曰此兒佳男子善保勿棄及誕自光輝至孫

三八一



驚異

及醉祖對切于生一歲試以百玩惟咲取佛書一卷而已

芝云歲暮列文籍玩具試其嗜好笑取五墳一卷持不釋手非天性者乎

七歲入小學沈麟豪言功兼諸生平居與姊妹坐必異席遇酒肉如見惡具

芝云七歲受經家塾習誦應對穎出流輩性沈毅不狎聲色不如輩趨過屠門必惻然蹙額

惟間入山寺聞禪誦聲即欣然慕之

芝云十二侍父遊山寺聞僧吟竹影拂階埃不動月穿波底木無痕殊覺警省

年十三遭父憂

芝云十三失怙決志蠟俗

遂祝髮淨慈事簡禪師爲弟子

明云兄弟二人俱從釋長名懷德號仲舉和尚東

住昌國州延福禪寺退歸天童圓寂亦有聲於菴

林無學卽其弟也無學幼時天姿穎異物初觀和

尚同其兄仲舉指其出家禮淨慈北磬簡和尚爲

師得度之後物初觀和尚與仲舉令其振遍參錫

蓋物初觀和尚與仲舉無學乃俗門親眷兄弟故

也○芝云先是兄從釋于杭之淨慈適歸省梅以

偕往服勤近侍者僅四閱月主席北磬簡和尚器

之卽俾祝髮受戒○師有海中夜泊懷仲舉師兄

頌云破頭船子打頭風咫尺仙凡信不通偷眼幾

回看五兩夜潮誰在海門東

明年入徑山禮範公語輒不契居五年忽夜四更聞

廊前板響乃大悟揭云明年入徑山此與香老僧夜四更聞板大悟此則告香十七歲發心後事也

明云無學首參無準範和尚於徑山七年之間得

盡心法尋爾宗通服活凡所至處爲諸方大尊宿之所賞識○芝云十七辭辭北登徑山見無準範

和尚示以狗子無佛性話令參師承意刻志參究

孜孜矻矻寒折膠暑鏤金不出堂者五霜一夕四

更聞首座寮前板聲衝口說偈曰一槌擊碎精靈

窟突出那吒鐵面皮兩耳如聾口如啞等閑觸著

火星飛舉呈無準準可之復示以香嚴擊竹頌○

師告香普說云老僧十四上徑山十七歲發心參

狗子無佛性話自期一年要了當竟無所解又做

一年亦無所解更做三年亦無所入到第五六年

雖然無所入這一箇無字看熟了夢裏也有過天

遍地只是一箇無字，中間有一箇老僧教我徐如今擎掉這無字，我復依他話放下坐地，我雖然擎掉了，這無字長長隨著我，得年來所這無字不見坐時，亦不見己身，只見空蕩蕩地，如此坐得半年，心意識如鳥出籠，或西或東，或南或北，或坐兩日，或坐一日，一夜亦不見辛苦，那時堂中九百來人，做工夫者多，一日坐去，身心相離，不得轉來，連草道我死了，有一老僧言他定中被凍了，神息轉不來，你但烘熱被覆在他身上，他自轉來，果如其言，轉來問連單：「一日一夜自此之後，只管貪坐，夜間亦少得眠合眼去時，但見空蕩蕩地，有這一片田地，這一片田地行得熟了，只管在此游泳，開眼時卻不見，一夜坐到三更，開眼惺在牀上，忽然聽得首座寮前三下板響，本來面目一槌打得見，前合眼時境界與開眼時境界一般，即忙跳下牀來，月下走出含暉亭上望空大笑云：『大哉法身元來如此！』」廣大自此之後，歡喜不徹，僧堂裏都坐不得，無事只管遶山東行西行，日月從東過西，一日經四十億萬里，我所居處且指揚州地分爲之天心，到日出處也有二十億萬里，如何日頭一出光便射

在我面，我又思我眼之光到彼日邊又快如他，我眼我心即是法身，到這裏歷劫關鎖，爛然破碎，歷劫以來在蟬蟻窩中坐地，今日十方佛土在我一毛孔中，我自謂更不大悟也，快活了那時二十二歲，我每與人說我被獅子無佛性話，擔閣了我五六年工夫，中間泳象潭備絕學，與我說不然，徐雖不從此公案得入，還得此公案磨擦，你胸中許多業識又得掉卻，你若不掉卻，未必有此兩解快活，也得參此公案氣力也得放得，了公案氣力老僧向他說非，我不證非公，不知自謂了了，自當作頌子與先師無準云：「一槌打破精靈窟，突出那吒鐵面皮，兩耳如聾，口如啞，等閒觸著火星，飛老和尚亦不道好，亦不道不好，但擎掉在地上，我自收了歸僧堂，但知法身廣大亦不領，老和尚鉤頭意，也過幾日上去問訊，老和尚云：『你見香嚴悟道頌否？』」老僧云：『曾記得老和尚教我念一番，又教我解說，我復說前頭兩句本來如此，現成何用？』」參尋老和尚云：『勸你楊古路，不墮悄然機，老僧便道：『不得老和尚拈拄，篋便打出來，老僧也未曉。』』寺香云：一年云更做三年，念前成五年，也云第五六年其第六年則師年二十二也，自十七歲至二

十二歲百尾六年若否無準。里歲師年二十三  
之年則爲七年矣。○告香云十四上徑山十七發  
心參狗子無佛性。云云十七辭登徑山。然則○  
上四上徑山。此語佳。謂十七辭滿。再參徑山。  
凡刪外集有送元侍者。頌云國師三嘆。小空時眼  
見東南意在西風。雨蕭蕭曉如晦。吟吟待爾一聲  
啼。

### 下靈隱見方公

芝云未幾準寂。移單下靈隱。見石谿月和尚。○告

香云次年頌呈無準之次年即淳祐戊申師年二十三也老和尚圓寂下

靈隱作住

芝育王講開公問公移淨慈以記。召離再上徑山

芝云明年無準順寂之明年也假溪開和尚自育王淳祐戊申住育

王還淨慈辛亥遷淨慈挽師掌記辭不就一日閱松源

管說舉打車話復有契入此時五徑山前堂房中芝狀只言辭皆記作義

主而不言其中間上徑山歸淨慈也○告香云過育王轉淨慈淨慈

請作書記不受再上徑山下云那午再歸淨慈作義王師淳祐十一年辛

亥師年二十六也此是第三番上徑山石溪和尚見老僧

來甚懼喜那時先師會中龍象都不見了僧堂裏

僧相識者少胸中重新起疑堂中又坐一夏退耕

作前堂辛苦在他房中只管眠眠了半月偶閱松

源普說看打牛車話出到知客寮前忽然如平地

登仙一回自說一千七百則公案都無疑了每到

石溪和尚室中一次入室須去三番石溪被我掀

毳不奈我何亦不忍施惡辣手但順摩拊我思一

頓忤篋喚無人下手又云老漢第三次上徑山即

三有一權上座號怪石福州人專坐履禪罵石溪

和尚堂中有七百來僧二百來人皆從他參請山

中普說恣意妄誕胡說卻在舍暉亭書一大無字

百餘人或立者或行者中間有幾人從舍暉亭裏

跳出闌干齊聲叫無如師座下降龍轉兩眼跟得

形消氣索歸來僧堂夜中亦乃如此山僧憐愍一

火惡僧被此魔軍籠絡日間山前山後都只叫無

新柴擔夫亦戲叫無石溪和尚畏其群黨凶焰亦

不敢奈他何老僧去與方庵和尚說方庵其時在

南塔婆羅庵方庵曰五十年行脚見翠宿參禪未

嘗見此一大邪魔外道壞卻人家男女問老僧曰

侍者有何方便我應之曰此靈方盛未可觸他威

鋒且待幾時過得兩月朔者二三十人死者數人

諸僧漸覺知非老僧又與源靈叟慶雲谷源別淵

商量諸公亦無道理老僧曰諸公但來助我我當

破此魔軍衆人曰好我先去請益他權曰侍者叢

林名士雖然同住，各各理會自己工夫，都不曾得

請教。老僧口我大事未明，特來請益。怪石他見老

僧，從他參請如虎，掉狹都不防我。了向諸弟子說

看，這無字死了燒時，眼睛不壞。老僧又一日問他

前日數兄，弟舍暉亭上同時唱無字死了燒時，怪

石收得他兄弟幾對，眼睛無答。老僧又復問他

趙州又道：『有，若參箇有字，卻是鼻孔不壞。』那權

皇恐吾便太笑，而行權之本領在我手裏。乃上方

丈說與石溪和尚：『初一日，方丈陞座。我有十問問

權，他答得是，莫替他答得不是。請和尚依叢林打

主丈，鳴鼓趕出。權知此舉與親密人八九箇一夜

起單走了，救得許多兄弟。此參狗子無佛性話，魔

入肺腑，發狂發顛，如來謂之失其正受也。再上卷

四上卷山今此再上故云。謂也。此是第三番。謂十

四上卷山中，歸侍，謂十七重上今此三番故云。謂

也。先舉第三番上卷山中，此時事大舉再歸淨慈作

教主，到卷中處參請虛堂等事，後後舉了又重舉

一權妄誕事，故云。第

三大即第三番也。

### 還淨慈畱知藏

明云：『初掌藏鉢於杭之淨慈，假溪間和尚會中。』

芝云：『溪命主藏。』○告香云：『那年編書記上卷山再

歸淨慈，作藏主說禪，諸公皆謂老僧超出五山頭。

首之上。淨慈十一年辛

參愚公於靈鷲

芝云：『解解藏主，寄榻靈鷲時，虛堂愚和尚謝事，有

王師侍松源祖塔時往參，扣峻機波辯未易聯泊。

久之出示送僧，一偈師云：『偈總是閑長語言，無些

子禪堂拈起。』云者箇靈師擬對，劈面一揮，從前知

解泮然。水釋。○告香云：『第二年作藏主之二年即

師年二歸靈鷲，作住因到馬聖庵參請虛堂，聽他

說話都無討頭處。這老子向我說：『你他年做一個

說禪長老，我自謂正要說禪，如何嫌我作說禪長

老。一夏二十來次到庵中，動口便說東山下事。我

益不曉有時牽今引古，千波萬浪說之，不了見我

兩眼瞪瞪地，又微微笑。一日因做頌送華石林行

水谷拱橫川，三人往國清，他拈出示，老僧頌云：『因

思三隱寂寥中，為愛尋盟別，驚聲相送，當門有僧

竹爲君。葉葉起清風，老僧向道老漢道：『裏許都無

些子禪。』老虛堂拈起頌子，將老僧，背面一揮云：『你

敢稱五山藏主。』老漢一肚皮禪道一齊打斷，當下

知他潛行密用處。日暮歸，到靈鷲，因看雪寶拈盤

山公案，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與不及，斯乃空輪

無跡劍刃無虧又悟佛祖祖灼然經文字相從  
前滯著一時脫去秋後歸天童

叩觀公於太慈一日見井上轆轤大發無礙機凡皆  
聞諸老言未契者皆脫然若固有不假磨礱自出光  
澤不待剗剗自入規矩於是師之道益隆德益尊四  
方傾企基向者日益衆

明云後會物初觀和尚主大慈德重當世近冠東  
南況既有故遂歸席下不久爲第二座○芝云適  
旋郵依物初觀和尚于大慈持淨二年基登井樓

汲木轆轤旋轉潑發大機初分座挽表率多士○  
告香云次年歸天童之次年即寶祐元年歸大慈第

二年歸大慈之二年年即寶祐二年甲寅師年二十九也作淨頭因看妙癡

禪普說出到井樓打水牽動轆轤不覺百千三昧

皆在我手頭香嚴擊竹四緣到這裏如入他房室

夏無絲毫間隔無準老人去世七年一旦面目如

生當初一燈竹篋和香嚴一時送出卽心卽佛話

狗子無佛性話當下絕消息馬祖趙州皆在吾脚

尖頭也佛祖之道不可以一旦便得到地頭也須

宗師觀機逗教然後引學者不知不覺在其中吾

力勸諸人久看公案者須是燭下有起疑之時有

破執之時有勇猛精進之時有停薪止沸之時這  
箇公案保賺了多少人成就了多少人好咲○中  
夏普說云老僧在大慈淨頭寮看透香嚴擊竹倘  
分曉不覺撞發此機諸佛諸祖潛行密用處披山  
僧一時把定咽喉○本府請普說云老僧向年在  
大慈作淨頭物初和尚因看洪覺範法華合論并  
張無盡楞嚴合論因謂老漢曰你既參得禪你試  
與我將此二經去與我觀看每經老漢只看他  
一半過數日物初問云此經各有要妙要妙處在  
那裏向他道楞嚴易入法華難見又問云爲何如  
此向他道法華純圓獨妙楞嚴破相顯理物初拈  
掌云我到判者八字不得稱你非今世參禪老漢  
應曰我也只一時杜撰見解他第二日上法座贊  
嘆

里人羅李勉治拜鄉辟主自雲居七年終母喪

明云旣而慈溪縣名在四明羅知縣宅有祖庵在東祖

之濱米諸主之因昨老無人奉養遂從其命庵居

之日嘗循睦州陳尊宿編誦供母故事如是者有

年矣○芝云辛卯年羅公李勉起師主自雲居七

年○鍊虎關元亨釋書云在大慈作淨頭時年三



十六翌年羅李勉以自雲庵延元

天大慈神門明

告香語大下谷鐵從不尋檢云翌年羅公以庵延元此可或然翌年則三十七也住於羅庵經七年

已年四十三時終母喪首座靈隱寺

年四十四於首座受真如講

○物初脫諸

有送元首座住羅庵仍編跋云昔真隱越王

史集

自覽真

隱居士

領客爲湖山遊者余秀峯厝厝雷題壁即

有異時東湖山水間人物俱盡之語方是時也逢

掖伽梨名勝交不乏王稍有是言況今日耶白雲

在秀峯之右大司成故家招吾無學元弟居之餘

語盈編非喜其菴居喜其將由庵以昌其道使吾

宗免秦無人之嘆誠有望乎爾織蒲牀方又第二

義○舉直翁寄子元住白雲庵待母頌云梁園脚

踞望白雲

秋梁公白

雲夢觀

何如其處寂寥演巡指點

閒舉草說七婆禪向老親○師有庵中與老母守

歲頌云燈前殘臘苦無多相對無言意如何一錯

路頭巫峽遠二座煙冷舊盤陀風聲長林雪滿床

寒藤無葉倚空梁誰知戶破家殘處添得黃梁客

夢長東山消息久茫茫累汝懷耽又一場樹樹老

松寒照雪鏤頭無口孰添鋼

再還靈隱

明云聞退耕寧和尚自蘇州詩送在杭之靈隱

景定四年癸亥師年三十八○是年冬與弟道聲

住靈隱咸淳五年己巳八月入寂首尾七年

藉甚龍象所歸於是卸庵往從之再分第二座說

法○芝云辭退

辭退

賈太傅悅其道請主台之真如又居七年歸之如水

赴庵

明云會台州真如禪寺虛席廟堂下直指公舉中

選卽以臨世一香爲無準範和尚拈不忘所自也

四五年間開化四衆○芝云大傳平章秋庭賈公

以道爲太元所論

以道爲太元所論

導七年道與藉藉○真如語錄云師於咸淳五年

十月初二日臨安府靈隱首座安被尚書省劄差

請住持真如禪寺受衆勸請對衆拈劄呈起劄云

在朝廷爲之宣布號令在山僧爲之提持劍斧卽

文已在聲前諸人自分緇素此月二十日入院

咸淳五年己巳

師年四十四

○聽東陵塔銘序云賈太傅秋庭

劄請主台之真如道經石橋有偈云眼中歷歷

青翹洛洲飛泉自宛然冷坐石橋閑濯足重來又

是一千年

德祐初度宗子幼主

辟地雁峯天兵忽臨白刃交師

頸師堅坐說法不顧衆歛兵作禮而去

明云宣元朝兵馬入台溫時已退藏於雁山能仁

也明云宣元朝兵馬入台溫時已退藏於雁山能仁

也明云宣元朝兵馬入台溫時已退藏於雁山能仁

蕩月涼如木誰聽庫子落雁聲○芝云乙亥十一

年十一改佛祖歸雁山能仁次年丙天兵歷

境寺衆竄匿師一掃兀坐軍士以刃加頸神色不

少變爲說偈曰乾坤無地卓孤筇喜得人空法亦

空珍重大元三尺劍電光影裏斬春風士海謝而

卻

明年還天童依一公而宋亡

明云後歸天童是時柄佛事者乃西蜀巖溪一和

尚亦無準範和尚高弟與無學法門伯仲也未幾

請爲第一座舉衆悅服芝云明年復鄞中訪天

童環溪一和尚留居第一座掛牌演法咸淳十年

度宗崩太子立則歲印大元至元十一年也十一

年乙亥幼主改德祐即至元十二年也一年丙子

宋亡即至元十三年也今言至元十三

年丙子宋亡明年十四年丁丑依一公耳

明年夏五月日本有賢大夫曰平將軍時宗者遣使

來迓慨然赴之六月八月至日本平將軍而下傾國

郊迎入王建長寺平將軍躬執弟子禮

明云至元己卯依一公之三年至元十六年之

夏日東船至轉使奉命來請有道行尊宿王建長

法席無學聲名四播難以自掩爲其堅請迎別共

誠辭衆之僞末句云今朝宿駕亭前客明日扶桑

國裏雲凡僧行士俗莫不垂淚而別爰自庵居之

時夜曾有夢得句云火星迸出新羅外不在東風

著意吹亦須識拾遺○芝云越歲五月日本國將

軍平公虛建長席師書遠邀師曰身祖踰海越漠

屎止中舉流通大法吾奈末葉敢不踊武繼響者

乎附錄轉付以無準表信法衣師受披陞座釀衆

辦香爲無準供六月二十日登舟八月二十日達

岸群僧畢集迎請至建長開堂演法萬衆雲臻聲

聲雷動前相州平公欽承法誨執弟子禮○璵云

日本國平將軍遠聞師道德遣二使德詮藏王宗

英典座迎師○鍊云五月離太白六月著太宰府

八月到相州○建長語錄云師在天童山景德禪

寺受請辭衆上堂天童環溪和尚付衣罷師拈起

衣云世尊傳金襴外別傳箇甚麼以手指云師兄

過在徐殃及我遂就座問答提綱結座云世路艱

危別故人相看握手不知顏今朝宿駕亭前客明

日扶桑國裏雲弘安二年八月二十一日入院

越五年會云平將軍建寺曰圓覺復延師主之一據  
講席群鹿咸集因號其山曰瑞鹿之山

芝云鼎初圓覺精藍請師開山至日群鹿臨筵師

以瑞鹿名其山弘安五年壬午十二月八日開堂師年五十七○興云請

師開山開堂日白鹿群隨聚聽法○入方丈普

說云宿生何幸與檀那千佛會中風足般若春鵲

今日有此緣會掃洒建長已自過分況令開山師

覺自揆何者○接莊田文字謝檀那并示衆普說

其略曰老僧大唐來此仰蒙大檀那眷愛深知

老僧是佛法本色人特爲建立此大伽藍亦欲佛

法流行本國大宋二千年間前輩老僧頗爲

衲子所歸教人做工夫不將別公案只將卽心卽

佛四字布施學者中間下語多有不甚契吾意者

我者甚如紅爐相似數起紅焰不容你蚊蚋挨泊

豈容著一毫情識於其間若是獨脫底人或言

語或無言語或帶道理或不帶道理如香象渡河

截流而過豈得此公案一太藏教百千法門那裏

有不透底我在大唐時院雖不大位雖不高取信

於人卻不在大方之下老僧臨赴日本之招多有

衲子牽衣垂泣我向諸人道我三兩年復回不川

煩惱古今與諸兄說諸人見老僧卻作等閑悠悠

瘦了歲月不知老僧繫掃了大唐多少好兄弟

來開諸兄眼目中間或有一箇半箇直下如生師

子兒哮吼豈直萬仞方可與佛祖雪霜方稱我數

萬里遠來之意檀那建此道場堂宇高廣四事

供養種種妙好今日將莊田文字布施老僧千牛

萬古供養衲子且道檀那意在於何諸兄三條

椽下七八單前內不放山外不放入做教透去若

一向如前不肯坐禪不肯誦經不肯赴堂喫粥飯

寮舍橫眠倒卧赤身露體不搭袈裟不展鉢盂懶

墮狼藉半頭直到年尾有何補報檀那諸兄不可

不回頭若有幾人參請眼目開契得老僧意者亦

可以銷我愚鄉之念慰我爲法求人之心千萬勉

力○芝云弘安甲申七年夏公覺師歎曰哲人云亡

金湯吾法道者誰歟辭歸建長細素遮道周置不

可時有佛法光寺○興云弘安八年八月夏早六月

二十四日嗣將軍新相州太守請師祈雨師須臾

雨具入府將軍出畫龍一幅請師退畢云僧戴

戴角擊頭觸處崩崖裂石蒼生久矣焦枯助汝一

聲霹靂爲訖以筆管扣龍角三下應時雷聲大震

甘雨霽筵三日歲大稔

至元二十三年

丙戌弘安九年

庭前桂橘忽夏枯師曰吾將

逝矣九月三日手書別諸方至夕舉燭竟滿坐而逝

後三日葬其骨

開羅無骨頭

建長之後山壽六十

一僧臘四十九

明云聞在日東開太法門廣誘來學正當盛時奄

然遷化所有機緣法要遠隔鯨波惜乎不及見之

茲因其徒彌陀長老慧通來訪語大欲開大略故

述而歸之如日本有太手筆之土能發潛德之

幽光亦美事也大德戊戌大元成宗大德二年仲冬下辭一日慶元路昌國州龍峯寶慈禪寺住持

用潛覺明初觀狀○芝云夏休庭桂與橋俄爾萎

枯家意疑憐九月旦茗會兩序備不出世始末及

手書訣別檀越降封道舊即集眾誦經復調厲以法

道為己任至三日晚齋湯沐浴更衣端坐索筆書

偈云來亦不前去亦不後百億毛頭師子現百億

毛頭師子吼真筆而逝龍留三日客猶如生起七

日聞維遵治命也函遺殯塔于寺山之麓世壽六

十一僧臘四十八度弟子以心印心以器傳器三

百餘人拔其尤者建長高峯日師云今觀無筆光

常顯曰長老施通法道接續正統弘安四年九月

三日顯山長老又云老僧欲見法友已分付而又不

來不山如顯再舉師法顯法友已分付而又不

長樂一翁家師道長樂一翁上堂云如來正法

如月香嚴舉世出幾人師道長樂一翁上堂云如來正法

無應語如人自是師道長樂一翁上堂云如來正法

提唱語錄師道長樂一翁上堂云如來正法

分家太負師道長樂一翁上堂云如來正法

大師師道長樂一翁上堂云如來正法

與乃師道長樂一翁上堂云如來正法

而後師道長樂一翁上堂云如來正法

也師道長樂一翁上堂云如來正法

自力周旋諸大老門庭師道長樂一翁上堂云如來正法

固其造詣之優發而為用者大機鋒峭拔旨意淵

微以自然智籠罩古今以文武火煅煉學者希跡

鼻祖載道東趨道化風行無遠不被縉紳泰仰禪

禪所謂觀人之操履必於死生之際觀之師得之

矣古杭南山淨慈禪寺住持賜佛鑑禪師法姪

比丘如芝師道長樂一翁上堂云如來正法

瓜賦勝品而盛其特高峯在東山師始書之曰

吾法道自足下盛大矣後果然次年丙夏庭前桂

橋樹枯節曰吾將逝矣八月二十八日特爲入室

勸勉諸人又云并屬曼曼寺尼如大竭方分化今

開正真如正脉塔院是也初三日九月齋開書揭先

示辭別之意云一切行無常生者皆有苦五陰空

無相無有我我所又云其徒有問師滅後在舍利

否偈云諸佛凡夫同是幻若求實相眼中埃老僧

舍利也天地莫向空山探冷灰及臘沐浴夏衣言

咲自若至人定案筆書偈燼餘惟灰而已衆雨灰

瘞于建長寺山之麓建塔院曰正續教誡佛光塔

曰常照後經四十九年建武二年安遷至本山寺舍

寺舍○鍊云九年八月元語首座照無象曰吾

有一事辨在季秋照曰何事元咲而不答月末示

疾又云平居不卸衣而又一被上額迦梨供夜間

其精進類此○師在大宋日於禪定中神人告言

降臨我邦金龍入袖鶴子上膝初入此國時白氣

貫天地黑氣傾且之昔在雁山時觀音現形及

作鎖口訣等書

後四十有一年大元英宗泰定一年丙寅師其徒

日本後醍醐天皇元年也

廣東遊夢○仰山道過余乞錄余聞西咸諸國六中

土至遐遠然車馬可計日而至而其人不知有孔氏

者諸佛之所興也東南諸國趣在海中而皆言孔氏

蓋去中土近又居異離文明之方然尊信佛法與西

域同特以海路不能限之耳佛光禪師是會稽其道

甚尊顯平將軍得以坐致之者其地近又適其時也

嗚呼佛光亦忠孝人哉師諱祖元字子元又自號無

學云銘曰

進矣前聖萬化之宗孔釋雖異忠孝則同

有開佛光其德靡悔大德既微東入于海

孰知我元參天配地孔釋並隆無遠弗至

東望大海泯泯茫茫惟師之道其大莫量

載瞻扶桑杲杲出日惟師之德照耀四瀝

師既往矣國人具來惟師之化永世弗摧

佛光禪師以教外之傳東振海衣道俗歸戴若

達磨氏之臨諸夏既沒四十有一年而其徒慧廣

來日本如得翰林提公以銘其藏然其文浮淺雅

健簡而不切麗而不淨至於潛法隱義時得左丘

明太史公遺意其詞林中千載人也苟太書深刻

垂之永古則不惟生者得以致其敬而死者亦無

憾於地下矣廣號天竺寶首衆于闐覺通內外學



律身精敏有父祖風烈世皆欽重云昔泰定三年

歲次丙寅季冬既望龍興路西山旌忠崇禪社

前住持嗣祖沙門師正

龍莊堂願伏虎巖前在此請

拜手書

巨福山建長興國禪寺前住持法孫比丘法賴集

揭公之文削狀而作今併取所削

及普說等語逐次補入低爲寫焉

龍濟禪寺友雲禪師塔銘

臨濟正脉自楊岐至圓悟大慧而愈昌既而大慧諸子橫翔捷出其最超絕者曰佛照佛照諸子最顯者曰妙峯凡一門數世雄據大方化聲交振而四海雷奔盛矣哉當是時獨友雲整禪師密領妙峰之旨退而韜晦于荒寂之濱刻苦以厲行乃若追復大梅懷瓊之遺風者何邪或者議曰夫名位化權之顯赫由時緣際會之偶然不可強也然亦有所本焉道德本也化權末也惟友雲患後之來者務齊其末而不揣其本於是去華就實躬行以範之故其所尚也高古其自律自奉也謹嚴而簡淡其垂示機語也不險不峻而痛切肺腑凡所以抑揚化汰激寤來學使厚其本者切莫大乎此矣余少時聞是言輒知慕敬及長拜禪師遺像于螺山求其言行之詳而莫之考中抱缺如閔今四十年矣螺山宇郁藏主師之孫也慨禪師之塔未有銘訪余吳門師子林求爲文以銘之遂欣然讀其狀師諱宗鑒友雲其自號也俗廬陵王氏宋嘉定戊辰八月三十日生自幼喜學禪坐世網不能羈年十二從寶壽院海室涼公出家授以經誦如素習十九薙髮受具二十二參方夏坐青原山冬上

袁之集雲又二年由廬阜而淮而浙聞妙峰和尚闢化靈隱往依之峰峻拒以驗其志久乃得參堂勇憤自誓越三白如一日端平乙未佛涅槃日妙峰上堂拈主丈云釋迦老子來也諸人還見麼微妙淨法身具相三十二放下主丈云你諸人不曾入涅槃去也師於言下豁然有所契悟矣後辭以歸峰識其意乃囑曰深山裏結箇茅菴去淳祐癸卯登吉水之東山佛頂峰捫蘿披榛得脩山主古寺基掃虎狼狐兔之跡以居焉木食澗飲夙夜危坐或雪寒無宿火啖菴歎數寸度日嘗口占以自遣云山僧有分住烟蘿無米無錢莫管他水似琉璃山似玉眼前儘有許來多繼是稍疏泉壑荒爲田以自給春六樵汲皆躬爲之久則爲法而問學者至焉頑慢闢提之服其化者至焉輸財輸粟爲僧而堂爲佛而殿者至焉曰關日葺不數年轟然一藪席矣因襲舊名榜之曰龍濟清涼禪寺云石屏廬和尚自浙歸妙峰寄法衣竹笠并其肖像以付師峰自題其像曰妙峰孤頂草離離橫按竹篋三尺鏡只許佛頂龍濟知父子不傳真秘訣其付授之的是矣師嘗書門以示來參曰除却眼耳

鼻舌身意那箇是你自己若也追得許你親見龍濟來其或未然且居門外雪巖和尚見而問曰曾接得幾人師曰山僧從來不會按牛頭喫草有因歲暮而問曰臘月三十日到來時如何師曰門前無案債人其語似平易而意已切至人有醉心浮華習爲狂妄或穿鑿機緣謬稱證悟者一見則魂消意解蓋師之冷酸質確足以感人者率如此也郡東螺湖橋廢師因父老之懸募架石以易之仍結菴以待雲水螺山道場是也忽示疾復歸佛頂緇白隨之者數百人既集衆囑後事復彈指一聲云只此是別衆語也侍僧請留頌不答至夜漏將二鼓遽索筆書云一燈在望更無言說大地平沉虛空迸裂遂泊然而寂時至元丁亥七月二十七日也住世八十歲僧夏六十有一度徒繼武等若干人以八月一日塔全身于峰之顛云余於是從容語都曰末法稍進幢天下思見久矣惜余不能文姑述其槩而繫之以詞以俟夫後之作者焉詞曰

濟北之道痛快活脫大用現前機先一喝子孫嗣之

化有隆汙惟其道用隱顯不殊伊昔妙喜象龍濟濟  
一傳再傳妙峰崛起迨茲友雲雅趣高深大梅懶瓚  
千載同心末習競趨波瀾倒不有斯人孰識古道  
佛頂巖殿遺蹤絕攀巋然一塔下瞰群山金剛眼睛  
如鏡照像啓之者誰一燈在望勒銘螺岡用顯其光  
妙峰一脉吾將見其復昌

師子林天如和尚語錄

環溪惟一禪師行狀

師諱惟一環溪其自號資州墨池賈氏子父寵母史  
在娠中屢有吉徵及誕安詳年甫十歲里中大疫師  
與母俱患母疾革撫師謂其父曰吾兒雖幼器質不  
凡終不爲人下也可善眎之尋有近邑梵業寺僧覺  
開觀師奇相求爲童子父忻然捨以事之年十二□  
使享泉張公方至寺見師穎悟適暮夜師張燈佛前  
享泉屬對曰燃燈識此燈師卽應云指月知非月享  
泉大喜許以異日當爲子圓頂旣而從叔父巨  
源衡甫讀書及鄉先生鄭德厚遊皆軒昂見頭角遂  
習舉業隨吏計偕弱冠之年享泉果以勅牒授師遂  
棄所學祝髮受具戒於成都甘露寺繼而往凌雲謝  
享泉泉勉令行脚二十二遊大慈講筵知其未爲究  
竟於是舍而謁晦菴光公于正法訥堂辨公于六祖  
土菴圭公于東林皆往參決晝夜孳孳究明已事一  
日因三江惠上人相訪師問云風性常住無處不周  
古人搖扇意作麼生惠曰一時與你說了也師默然  
久之送惠歸至大安門道多福街而回師自謂曰古

人搖扇意作麼生。瞥然有省。乃曰。大街拾得金四鄰。爭得知喜不自勝。遂歸語土菴菴曰。此乃楞嚴所謂。見色陰銷。受陰明白。身心輕安。無慧自禁。悟則無咎。非爲聖證。師於是喜氣頓息。翌日土菴室中問師。如何是佛師。提起坐具。菴曰。有坐具。卽從汝無坐具時。如何師。與劈臂一拏。菴托開曰。倒來這裏。捋虎鬚。師云。未爲分外。已而再從訥堂于六祖土菴。正法自是言語相契。機緣脗合。二老皆擊節稱賞之。師以直指之學盛於南方。遂問舟東下。出峽首抵公安。二聖未幾去。遊南岳。值無二月公方入福嚴室中問師。什麼物。怎麼來。師云。不識。無二三。達磨來也。師便珍重。無二三也得也。得師云。莫掩彩。無二笑而已。尋遊廬山入浙道。蘇湖至杭。聞佛鑑禪師住育王道風。遠播乃絕江。造玉几時。四方來學雲趨水赴。求參堂者。或累旬月而不得。間有得者。如登龍門。師徑懷香詣方丈相看。佛鑑顧師敦龐。識爲法器。卽日歸堂。衆皆驚訝。後入室。佛鑑問師。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師對云。龍吟霧起。佛鑑曰。我問你下界。罔明。

菩薩爲什麼却出得女子。定你定道虎嘯風生。師曰。某甲不恁麼。佛鑑曰。你又作麼生。師云。虎嘯風生。佛鑑曰。蝦跳何曾出得。對師復隱云。和尚寧免疑著。佛鑑便打數月。後俾師侍香。會佛鑑遷徑山。復命知藏。尋遊金陵。依癡絕冲公。于鐘阜者二年。復歸徑山。遂令師首衆。淳祐丙午。建寧瑞嚴處席。太守待制楊公。恢命開元。清溪誼老。舉有道行者主之。誼舉師中選。楊公敦請開堂。瓣香供佛。鑑俄而經略宋公。茲招師住蓮峯菴。未幾遷臨江之惠力。又遷洪之寶峯。江西運判翁公甫。陞師住黃龍。凡五年而退。藏疎山。臨川守右司黃公格。請師住郡之北禪。不赴。繼而建昌郡守錢公應孫。起師住資聖。漕使洪公壽。遷師住筠之黃蘗。皆閱一年而退。歸感山。運使曹公孝。復以洪之上藍延師。辭不應。命時衰之仰山。虛席直指堂。學師補處。省劄既下。師不可得。而辭凡閱五載。而遷福之雪峯。又五年。被旨遷四明天童。初天童。白石帆行。公歸寂。太傅平章魏國賈公入演福。領衆焦諸山。公選江湖禪衲。咸屬意於師。及闢拈中。歡聲雷動。南北。

兩山衲子挑包過東州。以俟其來者。無慮百數。叢林之盛。前此未之有也。居無幾。而寺忽丁回祿。師躬櫛風沐雨。分衛西州。得金錢累鉅。方規欲修復。寺雖變故之餘。安衆行道。猶不少懈。凡住持職任所當爲者。非疾病大故。未嘗暫輟。會至元更化。諸方風靡折腰。權門師獨抗節不屈。故當時名公鉅卿如庾使黃公震。前永嘉郡守陳公蒙。皆致書推稱之。已卯冬。師以老病謝事。退居東堂。先是師於丙子秋感疾。遂命其徒卽寺之西偏得穴。地築室數椽。以爲歸藏之所。崗巒朝向秀峙。可觀。因取鄉里之白蓮峯以名。菴以示首丘之意。辛巳秋九月旦。忽誠其徒趣辦終焉。計越四日。索浴易衣。趺坐而逝。是日天大風雨。雲陰晦冥。翌日天色開霽。四方會葬者。踵相屬。觀者如堵。喪儀之盛。前此未有。龕留七日。其徒奉全身葬于菴後之山。不違師意也。俗壽八十。僧臘六十。度弟子若干人。嗣法若干人。南華可堂。悟悅爲上首。來者猶未艾也。師爲人骨相魁梧。音韻洪暢。面目嚴重。語不妄發。平居暇日。端拱默坐。眈眈虎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每登

今一作令

項一作項

今一作令

院。座握靈訓。徒如瓶瀉。雲與曾不滯礙。文質彬彬。聽者忘倦。室中尤無肯綮。未嘗輕許學者。或有以偈頌呈見解者。必遭詬叱。無親無疎。無偏無黨。平生住持所得施利。隨得隨捨。其在東堂。日復罄所有。以分遺同衣。併捐以助興建。餘僅取足後事而已。覺此嘗謂佛鑑之道。如大龍普澍。一雨所潤。初無揀擇。而卉木藥草。隨其根性。受益有異。今佛鑑之嗣。奉勅董大招提者。前後背頂相望。卓然在人耳目。至於因果明白。行解相應。宗說俱通。師可謂衆之矣。若夫應機說法。提唱宗乘。則備見於九會錄云。覺此昔侍師側。師之出處。知之爲詳。今猥以行實見。竊輒不撥荒斐。敬百拜稽首。直書其事。述而不作。將求當世之

大手筆者。刻諸金石。以昭示不朽焉。至元十九年  
月 日住秀州海鹽天寧禪寺嗣法小師覺此狀



龍源和尚塔銘

前朝奉大夫主管千秋鴻禧觀平懋議

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行江潮等處儒

學提舉趙孟頫書并篆額

道場山龍源禪師既寂之五年爲乙巳七月其記室懷珠哀次遺事偕其徒希渭來求銘心源之塔予尙記歲甲午訪師雲峯留三日窮極幽討意甚樂又七年與今翰林修撰鄧善之再至焉師喜見顏間舍子高闢義茗話舊夜無倦色明日下午山握手若不能釋不料遂爲死別也留耕先生王公伯大先朝名執政與先存齋忠義相期議論同肝膽同而予亦獲交其子若姪師蓋公之族也故倦倦於予者如此銘可辭乎師諱介清龍源號也世居福州長溪祖諱一夔古田縣尉父良輔知黃岩縣母蔡氏素好善嘗夢神人介而送一子曰是善知識當生爾家果娠而生師幼不茹葷年七歲喜看佛書長益通渚泛覽經史百氏父知其不凡俾出家郡之雪峯居半載行脚出飛鳶嶺抵義興法藏得度於一峰齊禪師年十五薙髮受

具戒遂徧參諸方是時淨慈石帆衍靈隱退耕寧徑山虛堂愚皆明師宿德爭欲致之師頎然山立舉動雍容言旨間雅志不苟從適遊吳興道場東叟頴以爲典賓繼東叟者無等融卽謂師爲內記力辭絕江過育王謁寂隱照禪師入室有契以爲侍香次掌藏論寂窻自枯禪枯禪自密菴得其傳授皆南閩偉人師出世四明齋國遷開壽有史督相之子州尹見師行解相應檢開壽行府與師營菟裘曰西明蘭若爲終老計未幾道場虎席兩湖諸山舉師此來此山蓋唐刹自熙寧間大蘇公遊道場諸詩一出名愈重五山由此其選不輕舉也丙子劫火洞然化爲瓦礫迨乙酉凡十年舊觀未還師既至慨然以起廢自任首回大佛寶殿金碧輝煌像設華好次建觀音藏殿摹大藏經五千四十八卷及旃檀林列翠閣蒙堂法堂僧堂行堂之等鼓鐘法器由中徂外煥然一新四方衲子聞師之風挑囊負鉢袂屬肩摩雲歸霧集於是聲達帝廷欽奉

綸言賜金襴袈裟敬受

法旨加號佛海性空庶少答其道心精勤之所成也。辛丑六月三日忽示微疾索浴淨髮書偈曰佛坐一十劫我坐十七年說甚生死義古今無後先。憫然而逝時當庚伏停龕七日神色不變闔維後頂骨牙齒數珠不壞者三壽六十三臘四十八度弟子二百五十餘人今住崇恩土洵爲之上首寺初無三塔師以爲憫問語其徒士芝等圖之乃捐已財買朱氏山於寺之東勸建三塔且請爲師壽塔于其傍菴廬既成師扁之曰心源芝等又集衣資買田以供香燈之費俾行者職洒掃滿三歲則推其名次之居首者度以爲僧而禮當代住持改名改名已復禮塔爲師其規約如此至是遂虛焉世率謂種種佛事皆有爲法此未足論龍源然龍源建立亦因其時之所可爲而盡其力之所當爲非爲己而爲也故終歲有爲而未始有爲如必曰此有爲法一切諉之不爲則澄觀師之僧伽塔昌黎公何以稱其公材吏用之過人而以其靈骨已老而爲之歎惜耶師之願力亦弘矣銘曰

留耕之裔 密菴之傳 燕坐雲峯 十有七年  
應緣而出 緣盡輒逝 居然一旦 永解蟬蛻  
吾性本空 無亡與存 是爲佛海 龍源之源  
酌之不竭 無古與今 是爲龍源 方寸之心  
乃營三塔 而四其三 是爲眞宅 心源之菴  
各自道場 無乎不在 處處光滿 亦無雜壞  
維爾子孫 視我刻辭 如未見師 自源求之  
大德乙巳歲秋九月廿七日弟子 希渭 立石

龍源介清禅师语录



靈雲鍊牛和尚行業記

● 行狀

師諱持定號鍊牛生於吉安之太和州儲溪王氏故宋尚書戶部侍郎贊九世孫也自幼絕羣茹荼苦剛立有塵外志而世緣奪之咸淳庚午時年三十有一謁永新西峯寺肯菴勤禪師剪髮聞別傳之旨情累釋然尋依仰山雪巖和尚居槽廠服杜多行嚴示衆有云兄弟家做工夫若也七日夜一念無間眠不交眈無箇入處所取老僧頭做俗屎杓師默有所領勵精奮發嚴令爲衆持淨衆患痢委身事之未幾師亦有疾疾革醫謂不可乃取一觸桶就屏處危坐其上藥粥漿飲一皆禁絕單持正念目不交睫者七日第七日夜將半忽覺山河大地草木叢林徧界如雪天明月下堂堂一身乾坤包不得久之如聞擊木聲驚醒徧體汗流其疾亦愈踴躍自慶不已實癸酉年六月廿四日也旦詣方丈舉似嚴嚴舉公案詰之酬答無滯復示偈曰昭昭靈靈是什麼眈得眼來已蹉過剛邊等子放光明直下元來只是我至元戊寅命爲僧付衣偈曰無相福田衣我今付與汝悟明心地後

如龍吐甘雨自是隨大僧歸堂脇不沾席者又六年一日間上堂學亡僧死了燒了向甚麼處去自代云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言下疑情蕩盡身如踴高丈許衆退即詣方丈曰適來和尚舉般若驚得法堂前石師子咲舞不已嚴云試道看師云劫外春回萬物枯山河大地一塵無法身超出如何舉咲倒西天碧眼胡巖巖面前卓子云山河大地一塵無這箇是什麼師作掀倒勢嚴咲曰一彩兩賽及入室問曰親切處道將一句來師云不道嚴云爲什麼不道師拈起手中香合子云這箇得來不直半文錢嚴云多口漢巡堂次師以楮被裹身而睡嚴召至方丈厲聲曰我巡堂汝打睡若道得即放過汝若道不得越汝下山師隨口答云鍊牛無力懶耕田帶索和犁就雪眠大地白銀都蓋覆德山無處下金鞭嚴曰好箇鍊牛也因以爲號一時行輩靡不推服至元廿五年戊子游方至衡陽之酃縣過桃源山愛其幽深乃有栖遯意山舊有寨頑悍之徒負其險而聚保之及遣兵變遣骸枕藉蛇虎鬼魅縱橫出沒往往爲民害行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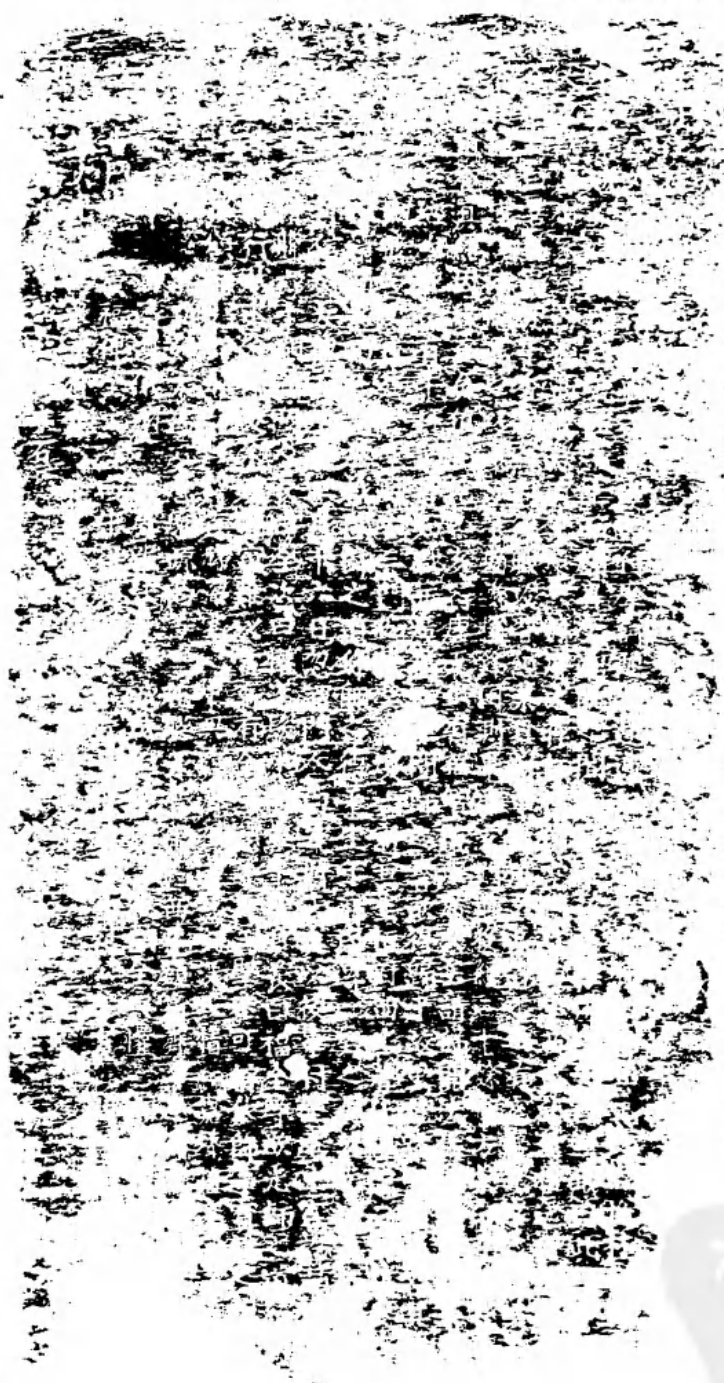
凜凜畏避師東萌爲慮與二三禪徒居之雨霧晦冥  
之夕鬼獸圍繞嗥呼師學迷悟因緣識之授以戒法  
羣恠遂息鄰人素昧禪學聞者驚異縣達魯花亦伯  
顯公縣尹陳公首相率入山拜跪問道從而貴豪暴  
慢之士皆屈膝執弟子禮四方禪笠踵至廬無以容  
桂芳尹公施地廣其基德祥段公父子倡衆以建寺  
捨田以飯僧寺成榜曰靈雲衆益至師考鼓伐鐘升  
堂入室大唱雪巖之道其說法也不尚奇峻務直截  
提警而已其行百丈祖規也不及浮繁懼廢學者之  
工程耳其勸衆也不事虛語以身率之勇於進而悟  
機將發者必晝夜陪坐以守待之及手勘辨印可則  
痛棒熱喝無少假借其真切爲人也如此貧者助其  
浣紉病者手餉羹藥雖庸夫愚婦必隨機導誘各遂  
其所求作屋寺西曰西菴後爲普濟塔拾林野遺骸  
聚藏焉鄉鄰死無所歸者皆得以歸之其弘慈利物  
又如此大德壬寅冬手書長偈示衆其末曰塵世非  
久日銷月磨桃源一脈三十年後流出一枝無孔笛  
吹起太平歌明年春將示寂持偈求別衆語師曰吾

別衆久矣恬然坐逝遺命火葬衆弗忍函全身於陶  
具迎奉于西菴越三年啓視坐如生爪髮俱長秦定  
甲子塔于寺北三十里曰沙潭師生於嘉熙四年庚  
子八月十一日寂於大德七年癸卯正月十五日壽  
六十有四僧臘二十有六度徒弟正悟等八十餘人  
嗣法匡徒者洪之般若世誠瑞之南山志清潭之皇  
慶克紹白鹿思詔之南華智規江陵之資壽福越  
也師與陡崖戒公魯山慧公生同里剪髮剃髮同師  
同得法爲法昆季陡崖開山於永新之六字峰距靈  
雲二百里化風交扇衲子奔移往還時號二甘露門  
也師歿迄今已三十六年其徒智逕走江浙將來當  
世名公銘其塔會余華亭示語錄一卷及出處願末  
命述其行余謝且遜曰陡崖和尚吾受業祖也師吾  
叔祖也尊卑之分懸殊何敢聞命逕公曰先世行業  
子孫顯揚之禮也不可辭於是焚香頓首受而述之  
如前云

天如惟則禪師語錄



林公禪師道行碑



拓片藏于北图

林公禪師道行碑 各1目

大清乾隆（1796）三月十六日刻 碑在河北行唐 拓片藏于北图  
 大正十一年（1922）生安仁正書 石漫志 此本係陸和九舊藏

高峰原妙禪師行狀

師姓徐諱原妙蘇之吳江人受業秀之密印雪巖欽禪師的嗣生宋戊戌三月二十三日申時受具癸丑寶祐□□行脚辛酉得悟丙寅隱龍巖苦行九載甲戌遷雙髻大元已卯上西峰辛巳入張公洞菴死關不越戶十五年學徒叅請無虛日僧俗授戒幾數萬人開山師子大覺元貞乙未臘月朔焚香說偈告衆坐亡春秋五十八臘四十三度徒弟幾百人以是月二十一日庚申全龕塔于死關之內從治命也

孝小師明初嗣法比丘祖雍 識

行狀

師諱原妙號高峰吳江人俗姓徐母周氏夢僧乘舟投宿而孕宋嘉熙戊戌三月二十三日申時生纔離襁褓喜跌坐遇僧入門輒愛戀欲從之游十五歲懇請父母出家投嘉禾密印寺法住爲師十六薙髮十七受具十八習天台教二十更衣入淨慈立三年死限學禪一日父兄等訪巍然不顧二十二請益斷橋倫令衆生從何來死從何去話於是脇不至席口體俱忘或如廁惟中單而出或發函忘扇鏹而去時同

衆僧頌慨然曰吾已事弗克辦曷若輔之有成朝夕歲侍惟謹時雪巖欽訥北磬塔欣然懷香往扣之方問訊卽打出閉却門一再往始得親近令看無字自此衆扣無虛日欽忽問阿誰與你拖箇死屍來聲未絕卽打如是者不知其幾師扣愈虔值欽赴處之南明師卽上雙徑叅堂半月偶夢中忽憶斷橋室中所舉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疑情頓發三晝夜目不交睫一日少林忘隨衆詣三塔諷經次擡頭忽覩五祖演和尚真讚云百年三萬六千朝返教元來是遮漢焉然打破拖死屍之疑其年二十四矣解夏詣南明欽一見便問阿誰與你拖箇死屍到遮裏師便喝欽拈棒師把住云今日打某甲不得欽曰爲甚麼打不得師拂袖便出翌日欽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云狗舐熱油鐺欽曰你那裏學遮虛頭來師云正要和尚疑著欽休去自是機鋒不讓次年江心度夏迤邐由國清過雪竇見西江謀希叟曇首旦過曇問曰那裏來師拋下蒲團曇曰狗子佛性你作麼生會師云拋出大家看曇自送歸堂暨欽挂牌子道場開法于天寧師皆隨侍服勞屢將有所委任辭色毅然終不可強一日欽問日間浩浩時還作得主麼師云作得

主又問睡夢中作得主麼師云作得主又問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師無語欽喲曰從今日去也不要汝學佛學法也不要汝窮占窮今但只飢來吃飯困來打眠纔睡覺來却抖擻精神我遮一覺主人公畢竟在甚麼處安身立命丙寅冬遂奮志入臨安龍鬚自誓曰拚一生做箇癡漢決要遮一著子明白越五載因同宿友推枕墮地作聲廓然大徹自謂如泗州見大聖遠客還故鄉元來只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在龍鬚九年縛柴爲龕風穿日炙冬夏一衲不扇不爐日搗松和糜延息而已嘗積雪沒龕旬餘路梗絕烟火咸謂死矣及霽可入師正宴坐那伽甲戌遷武康雙髻峰蓋和菴主攀緣又上一稜層之意也及至學徒雲集然菴小難容乃拔其尤者居之丙子春學徒避兵四去師獨掩關危坐自若及按堵啓戶視師則又嚙雪中之那伽也於是戶履彌夥應接不暇乃有柳棟橫肩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之語已卯春腰包宵遁直造天目西峰之肩有獅子巖拔地千仞崖石林立師樂之有終焉之意弟子法昇等追尋繼至爲葺茅蓋頭未幾募檀之蟻復集師乃造巖西石洞營小室如舟從以丈

衡半之榜以死關上瀉下淖風雨飄搖絕給侍屏服用不澡身不雜髮截髮爲鐺併日一食晏如也洞非梯莫登徹梯斷緣雖弟子罕得瞻視乃有三關語以驗學者云大徹底人本脫生死因其命根不斷佛祖公案卽是一箇道理因甚有明與不明大修行人當遵佛行因甚不守毘尼儻下語不契遂閉門弗接自非具大根負大志鮮不望崖而退雪巖方住大仰凡三喚師堅臥不起遂有竹篋塵拂及綠水青山同一受記語來授師懷中瓣香始於人天前拈出道風所屈日益遠遂有他方異域越重海踰萬山而來者矣鶴沙瞿提舉敬有年辛卯春得登山一瞻師顏恍如宿契惠然施巨莊贍海衆師曰多易必多難吾力弗克勝堅拒之施心彌篤乃命僧議以此田讓入別於西峰建一禪刹請於官而後營之師欲不從不可得也爰得勝地名蓮華峰岡脉形勢天造地設得請以大覺禪寺爲額請祖雍權管寺事田四稔所營亦既什三師有厭世之心矣師患胃疾已數年然起居飲食待人接物皆未嘗廢乙未十一月二十六日祖雍偕明初來省師師竟以未後事付囑遂取兩真輔口占二讚乃書之十二月初一日黎明辭衆云西峰

三十年妄談般若罪犯彌天末後有一句不敢累及平人自領去也大衆還有知落處者麼良久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衆皆哀慟不已至辰已間說偈曰來不入死關去不出死關錢蛇鑽入海撞倒須彌山泊然而寂啓龕七日端然如生綱素奔哭者填咽越二十一日庚申塔全身于死關遵遺命也壽五十八臘四十三弟子僅百人受毘尼及請益者數萬人示寂後遠邇之人恨不得承顏領誨於塔前慟哭然頂鍊臂者猶懂懂不絕師平日以慈悲爲人自任其在龍鬚也有僧若瓊焚祠牒從師忽染病師告之曰病中絕緣正好做工夫汝鼻皮袋皆委之於我但和病捱去決不相賺且往供給而啓發之因其思醋爲遠乞以歸得酒焉復易之往返四十里以濟其一啜病亟索浴俯見湯影卽有省喜笑如脫沉痾信宿書曰三十六年顛倒今日一場好笑娘生鼻孔豁開放出無毛鐵鷄師問如何是娘生鼻孔瓊豎起筆師曰又喚甚麼作無毛鐵鷄瓊擲筆而逝或有問予所紀詳一而遺衆何也喬祖曰彼亡而晦恐逸故書師自雙峰而至死關風廟學者入室不以時每見一期將終上堂誨示誨諄甚至繼以悲泣平居誨人世出世法

皆懇懇切至軟語咄咄和易如坐春風中使人醉心悅服咸自謂得師意及至室中握三尺黑蛇鞭笞四海龍象則絲毫無少容借來者如登萬仞山而躋氷崖雪磴進無所依退無所據莫不凜然失其所執設有不顧性命強爭鋒者師必據其案歛盡底搜詰破石驗璞刮骨見髓助其深淺真偽定其是非與奪卸僧伽絮痛決烏藤以明正其賞罰嘗語學者曰今人負一知半解所以不能了徹此事者病在甚處只爲坐在不疑之地自謂千七百則公案不消一喝坐却曲衾床子及乎被參徒下一喝則不能辯其邪正往往一句來一句去如小兒相撲伎倆相角蓋是從前得處莽鹵故也直須叅到大徹之地親見親證明得差別智方能勘辨得人方能殺活得人此是吃折脚鎗中飯底工夫做到未易以口舌爭勝負也假如兩人從門外來未見其面同時下一喝且道那一箇有眼那一箇無眼那一箇深那一箇淺還辨得出麼師之機用不可湊泊下語少所許可其門戶險絕如此復念今時學者不能以戒自律縱有妙語亦難取信於人乃有毘尼方便之設焉師寓南竺日嘗誤踏一筍取而食之其後賣衣告償拚新學果見蟲復全而



置之濾水囊終身不廢師之細行涅槃山之竹莫能  
殫姑舉是數端以識其梗槩使後之欲見師而不可  
得者覽斯文亦足以景仰遺風於萬一云耳良渚信  
士全從進得師所剪髮盛以香奩朝夕供禮一旦光  
明遍室視奩中舍利纍纍如貫珠師隱山前後三十  
年爲己爲人惟其一出於真實故天下之人若僧若  
俗若智若愚上而公卿士大夫下及走卒兒童識與不  
識也喬祖自師至西峰卽往參覲歲或十餘往往必  
留旬浹承教詔警策者至矣示本分鉗鎚外時以孔  
孟老莊微言要旨立難問而啓迪之益見師隨機設  
化之方也師未嘗握管今語錄中有一二偈讚十數  
頌古皆雙峰時所作爲弟子竊記者乃若示徒之語  
一句一字皆前所謂踐履真實中流出假言以顯道  
而已師貌清古體修偉常俛首而坐非問道不答問  
說人過則首愈低久病癰甚坡翁省夫禪師病有云  
瑟瑟寒松露骨耽耽老虎垂頭殆爲師傳神也十數  
年間兩處成道場而未嘗過目少于懷焉喬祖從師  
游最久交諸耆舊最多故知師之出處言行最詳師  
之徒弟明初以掇集之事見囑不敢以才謝辭敬焚

香滌慮拜手以述將求銘於大手筆云謹狀  
高峰原妙禪師塔銘

前朝請大夫眉山家 之英 撰

夫子之道不憤悱則不啓發瞿曇之道不勇猛則不  
精進道固未易知也古之釋子山棲林巢草衣木食  
死灰墻壁其身心而不悔者爲一大事耳後之真能  
爲大事者千萬人一人高峰是已師名原妙吳江徐  
氏子母夢癰僧而免幼嗜跌坐稍長從嘉禾密印寺  
老宿法住出家習天台教不契入淨慈立死限學禪  
脇不席食不味見斷橋倫令叅生從何來死從何去  
見雪巖欽令叅狗子無佛性且問誰拖汝死屍來應  
聲卽棒嘗疑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見雙徑五祖真贊  
疑始泮從欽南明欽申前問師喝欽拈杖師把住云  
今日打某甲不得拂袖徑出翌日欽又問萬法歸一  
話師云狗舐熱油鑪自此當機不遜尋過雪竇見西  
江謀希叟疊復從欽嘗之道場欽時居立僧與偕赴  
天寧欲浼以事掩耳不顧欽嘗問日間浩浩作得主  
麼師云作得主夢中何如云作得主正睡著時無夢  
想見聞主在甚處師無語欽囑云從今不責汝學佛  
學法只飢飯困眠纔覺抖擻精神看此際主人翁兒



何在師益警省咸淳丙寅冬入龍鬚山臥薪飯松風  
聲日搏誓欲一著于明白粵五載中夜摧枕墮地有  
聲廓然大悟會稽路絕數日人謂師已矣雪霽宴  
坐如初甲戌遷武康雙髻峰德祐丙子春大兵至師  
絕食兼旬危坐不動事定戶屢紛至已卯春避入西  
天目之師子巖卽石洞營小室又許榜曰死關悉屏  
給侍服用破甕爲鐺併日一食洞梯山以升弟子罕  
而共築師子院以居有三關語示衆云大徹底人本  
脫生死因甚命根不斷佛祖公案只是一箇道理因  
甚有明與不明大修行人當遵佛行因甚不守毘尼  
弗之卽拒戶不納會欽寄竹篋拂子法語辭香拈出  
道價日隆遠方異域問道踵接運副鶴沙瞿君靈發  
敬慕師一見機契卽捨田庄爲供師辭不受君捨心  
益堅俾其徒以田別建一刹食卜蓮華距巖可十里  
請於官扁大覺禪寺以祖維攝寺事乙未子月二十  
七日師忽書二真軸以後事囑明初祖維臘剎上堂  
云西峰三十年妄談般若罪犯彌天末後一句不敢  
累及平人自領去也大衆還有知落處者麼良久云  
意蘆有差天地懸隔別昔似云來不入死關去不出  
死關鐵蛇鑽入海撞倒須彌山泊然而逝庚申奉遺

命全歸死關師嘉熙戊戌三月二十三日生壽五十  
八臘四十三弟子百人受戒請益者萬數遠近奔赴  
燃香臂頂慟哭填咽師清明枯淡篤志求道頓悟之  
後屏居窮山跣步不出內心無喘外息諸緣欣然自  
得爲人至慈勸懇誨人善語和易或繼以泣及至室  
中行祖令鞭策龍象盡情勘覈絲粟無貸嘗戒學者  
今人負一知半解不能了徹參徒一詰茫然莫辨邪  
正句來句去如手搏兒蓋得處兩莽故也直須大徹  
親見親証明得差別智方解勘辨殺活機用峻峻不  
可湊泊如此尤矜細行崇戒律雖創兩剎目未嘗觀  
而行解真實名震江湖識與不識皆手額讚歎曰古  
佛善知識也余弱冠從無準翁遊師準孫也創院立  
莊兩囑以記心降久矣諸徒持事狀求銘烏得辭銘  
曰

|      |      |      |
|------|------|------|
| 高峰屹立 | 祖孫一律 | 妙年求道 |
| 力久真積 | 空山夜澄 | 撲地枕聲 |
| 玄關劃開 | 宇宙斬新 | 萬法歸一 |
| 一歸何處 | 熱油一句 | 大地起舞 |
| 西峰死局 | 餘三十齡 | 雲包雪笠 |
| 朋來于門 | 一絲不掛 | 萬仞如壁 |

近不可泊 遠不可仰 斷納子命  
了佛祖心 手扶重雲 霽月千林  
鐵蛇入海 虛空百碎 我作銘詩  
無在不在

高峰禪師語錄

海印和尚塔銘

前集賢侍 讀學士中大夫兩  
浙都轉運使河東 李侗 撰

余來江右以至元丁亥。理事宜。春始識師于木平。式  
相好也。繼住慧力。余適守臨江。得顯意。講道居三年。  
往來至密。大德丁未。余調南劍。師來餞別。豫章無何。  
師亦往住薦福。音問不絕。嘗以古塔主語錄及師上  
堂普說等語見寄。其惓惓可知也。壬子春。余由泉南  
漕兩浙。聞師復還慧力。其年六月十六日。沐浴坐逝。  
矣。噫。二十六年間。相見相聞。登臨酬酢。究竟析理。昌  
黎之於大顛。蘇公之於佛印。亦人情已乎。明年其徒  
行純以狀來乞銘。師楊姓。昭如名。海印。其自號。世居  
臨江之新淦。生宋淳祐丙午十二月二十日。以蓮社  
家兒。能言。卽隨母鄒氏。作梵唄聲。七歲出家。學佛居  
邑之建興寺。香室院十九歲。受戒。淳制勅落髮爲僧。  
始學于沙門智寧。次拜雪巖祖欽。得法在集雲堂第一  
座。至元庚辰。侍雪巖入覲。旨賜畦衣。歸住木平十年。其住慧力十九年。實始

至元辛卯也元貞丙申

賜號普照大禪師給金襴袈裟高麗亦具衣副以金經玉舫西極雲南東邁遼海禪衲四來齏粥稍弗繼或丐質從事不倦槌拂而衆安之至大己酉行宣政院辟師住持薦福薦福番之巨刹唐顏宋范流風未遠賴師爲重而師以疾故亦憊矣然於名聞於世行信於人視西江爲益盛去年春還慧力也西江之徒實具舟焉既至猶力疾爲衆說法夏初歸香室造常所來往道香積天長登仰山禮再來塔訪慈化所至逢迎道舊一夕潛理歸機及抵瑞筠東庵則疾革矣行純又言師乳時紫胞呈祥蛟出地中其逝也久旱忽大雷雨逝之四日奉龕閣維飛煙餘燼所及舍利如粟如黍如豆齒牙如生數珠不壞今塔遺骨于故邑之青石園中凡年六十七歲爲僧四十八拜所說法語頌讚數十萬言度一姓子六十餘人嗣其法者未易殫舉師爲人明敏閑雅有智識度量人不見其喜愠五經一見成誦結字有古意所交遊多貴重今叢林如師不復可多得以師之行蹟其可無銘銘曰

內究至理 外敷貞辭 千江月落 溥照同時  
師席崇居 衲子雲集 饒粥稍虧 或丐或質  
東湖三載 西江跋思 遠具舟楫 勇退來歸  
載喜載馳 力疾演法 衣既有傳 重登祖塔  
其生也異 其死也奇 舍利夥只 見聞靡疑  
功行積真 大覺氷釋 聊援緒餘 文茲樂石  
海印和尚塔銘

前翰林直學士承直郎知 制誥

同修國史廬陵 曾德裕 撰

西方聖人以正法眼單傳四七祖屈于東土其後派爲五宗而臨濟尤盛宋之末年有居袁之仰山號雪巖師者法音雷震大亢厥宗其得法上首曰海印智證特殊開道最勝道價揭于諸方玄風暢于外域一時賢士大夫喜從之遊而於子季巽初爲稔予投閒索居深訟昔迷方將從師講明第一義以蠲滌緣習而師既寂矣後二年慧力首座處閒以師行實介予季求銘其塔因不復辭輒叙而銘之師名昭如楊姓

世家臨江新淦。父母俱事佛。生時有異。學語卽隨母梵誦。七歲從建興寺香室僧智寧出家。性明敏。讀誦通利。一覽終不忘。失年十九。薙髮。明年受具。戒游方。參雪巖。示以狗子佛性話。未解。秋遊南嶽。雨後度蕉溪。足跡頗有省。歸仰山。精事禪。宴一日。嚴開室師擬有言。嚴揮竹一擊。走爾大徹。令歸侍司。復掌藏。論同堂。皆推讓。以受業師老。回省。留半載。侍御高安陳仲微。過與語。奇之。爲賦詩。重歸仰山。居第二座。嚴開鍊尤至。閱十載。

聖元至元庚辰。隨嚴應

詔詣

闕。寓上京勝善寺。嚴解行。騰搔痒次。適僧讀華嚴經。至刹等行等正覺等問師等。義師對愜嚴意。遂作禮。六月朔。瞻

觀例。賜畦衣。還山。居第一座。公學住木平寺。多耆宿。皆悅而安之。十年退休。普光堂辛卯。徇衆請。住臨江。慧力未昇。爲講僧來。據禪衆無所安。散居謀食。蟻鼻

不忍去。師力復爲禪。迄與俱歸。自幽學者。暨至日食數百人。寺恒產不充。至乞貸以給。又不繼。則質衣鉢。資負者。屬立處之。怡然平居。緇素啓問無虛日。師安詳謙下。悲智交融。貴賤等觀。引接無倦。或得其片言。無不滿意。其筆墨尤爲人寶。愛元貞丙申。

特旨賜普照大禪師加錫金襴衣。大德中高麗亦遣使貽師大衣金經玉牋。至大己酉。行宣政院請居饒之薦。福臨江人揮淚送之。師亦自以爲是邦有緣。故居慧力至十九年之久。皇慶壬子春。其徒聞師嬰疾。具舟迎還。夏至香室。往禮雪巖塔。歸慧力東堂。將示寂。或具紙筆請語。乃示云。末後句。無別說。六月。炎天飛片雪。復贊王將軍。真了了。如平時。既命具浴。時久旱。忽大雷雨。雨止。師已坐逝。四衆悲號。人天愁慟。六月十六日也。越五日。奉詔闍維於瑞筠山西南。新盡火。減牙齒數珠不壞。煙燭所及草木。壤石間。舍利無數。掘地求者。餘半載不竭。其徒行純等。奉靈骨塔于淦北背石園中。師生淳祐丙午十二月二十日。壽六

十有七。歷四十有八。語錄數十萬言。度一姓子六十餘。嗣法者甚衆。閒尤見器重。至是分取舍利。真塔閣維之所。從西竺律儀也。其所述如此。實以他所聞可信。不謬予於最上乘之道。知好之而未造其闢域。故於師之所以得證於其師者。淺深之際。弗能知也。所可知者。師梵行精白。性度慈忍。爲繇索所歸。至於生死。不但堅固可徵。非真有得者而能然耶。銘曰。

祖來自西教迷情

歷玄暨欽教大行

師明其微久益明

於法無我忍得成

體圓智滿源澄清

行嚴機峻用經橫

廓然現量包寰瀛

東湖瑞筠與木平

終始去住浮雲輕

殿前片雪飛無聲

松風六月猶哀鳴

不斷相兮非常名

了無滅兮本無生

流珠奕奕函眞精

我銘□塔標化城

海印和尚語錄



福海禅师道行碑

上  
 碗

[illegible]

福海禪師道行碑 各2012

二〇一〇年(即2011)八月刻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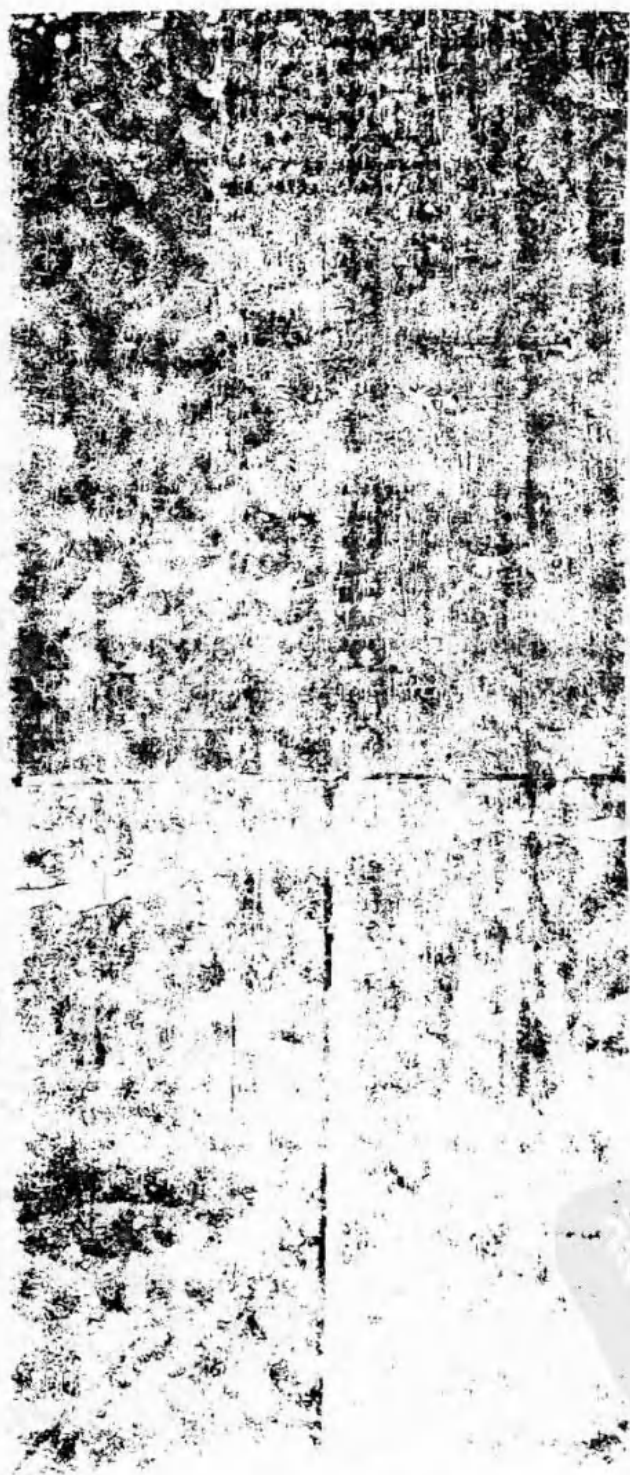
4. 2. 5. 5. 连接点 $22 \times 1$ 厘米。

· 24 · 四庫全書

— 4 — 研究 三 田 呂 井 繁

Figure 1. The study area.

弘明塔銘



拓片藏于北图



普應國師舍利塔記

至治癸亥秋先師中峰和尚寂于西天目山之師子巖弟子建塔于巖之西奉全身葬焉天曆二年奎章閣學士虞集奉勅爲塔銘名其塔曰法雲元統甲戌今上皇帝賜號普應國師并賜語錄入藏勅藝文監丞揭傒斯爲之序其道行機辯宗法授受出處建化之跡累朝錫賚之重槩見于銘與序矣是年之冬杭州七賢山雲居禪菴別爲塔一成用藏遺髮舍利卽塔爲祠巖肖像以供事之住菴沙門指月謀記其由於石謁余曰初國師不願處俗父母患之鄰有故宋宮人楊氏妙錫奉老子之教爲女冠詎師非凡器乃喻其父母令出家及祝髮又助僧牒衣具而求其所祝之髮少許貯以香函供之淨室越數年有舍利生於髮久而益多積至五十餘顆五色晶瑩觀者駭異楊自是易所學以學佛既老遂以舍利託雲居盖有意焉且雲居之創也叨國師化力未有以報願因楊氏之遺以紀靈瑞以告夫菴之子孫云余謂國師紹臨濟垂絕之宗大唱其道普應羣機薄

海內外風馳霆震自吾徒以及異教上而王公士夫下而街童寵婦均佩其化相率躋于聖賢之域其應之普之大若此若楊氏以信慕之機而獲舍利斯特冥應之一小驗耳烏足記哉規月之意將使來者觀小驗以發其大機是又不容其不記也

天如惟則禪師語錄

元故天目山佛慈圓照廣慧禪師中峯和尚行錄

禪師諱明本號中峯杭之錢塘人俗姓孫母李氏夢無門開道者持燈籠至其家翌日遂生師神儀挺異具大人相纔離襁褓便跏趺坐能言便歌讀梵唄凡嬉戲必爲佛事九歲喪母讀論語孟子未終卷已輟學年十五決志出家禮佛然臂誓持五戒日課法華圓覺金剛諸經夜則常行困以首觸柱自警居近靈洞山時登山顛習禪定甫冠閱傳燈錄至菴摩羅女問曼殊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爲甚麼却被生死之所流轉有疑已而沙門明山者指師往參天目高峯和尚妙公高峯孤峻嚴冷不假人辭色一見驩然欲爲祝髮師以父命未許高峯曰可舉開夜多尊者出家因緣喻汝父勿自沈溺未幾誦金剛般若經至荷擔如來處恍然開解由是內外典籍皆達其義趣而師自謂識量依通非悟也時年二十有四實至元丙戌歲也明年從高峯薙染於師子院又明年受具戒又明年觀流泉有省即詣高峯求證高峯打趺出旣而民間訛傳官選童男女師因問曰忽有人來問和尚討童男女時如何高峯曰我但度竹篋子與他師言下洞然徹法源底陸沈衆中人無知者於是高峯書真讚付師曰我相不思議佛祖莫能視獨許不肖兒見得半邊鼻且俾參徒詣師請益衆由此知歸淮僧子證嘗問高峯諸弟子優劣高峯曰若初院主等一知半解不道全無如義首座固是根老竹其如七曲八曲惟本維那却是竿上林新篁他日成材未易量也壬辰松江髻公寔發施田二百七十頃卽山之蓮華峯建大覺正等禪寺元貞乙未冬十一月高峯將遷化以大覺屬師師辭推第一座祖雍主之大德丁酉師登峯山游廬阜至金陵戊戌結菴廬州弁山學者輻湊師雖拒之而來者愈衆庚子結菴平江瀾蕩衆既夥遂成法席癸卯瞿公堅請師還住大覺師力辭避之時吳興趙公孟頫提舉江泖儒學叩師心要師爲說防情復性之旨公後入翰林復遣問金剛般若大意師答以畧義一卷公每見師所爲文輒手書又畫師像以遺同參者乙巳師還山廬高峯塔丙午領師子院至大戊申仁宗皇帝在東宮賜號法慧禪師已而乞食勾吳因謝院事己酉道儀眞卽船以居庚戌衆請還山今兵部尙書鄭公雲翼時僉漕西廉訪司事候師餘杭問法師推明經世出世之學以答之詞見語錄辛亥師復船居吳江陳子聰建順心菴請師開山旣而渡江擬遊少林至汲隱其名僦城隅土屋以居僧俗爭相瞻禮皆手額曰江南古佛也皇慶壬子結菴廬州六安山江泖省丞相奉書訪問師去之東海州癸丑瞿公寔發以兩漕運



使終師還弔其喪。公之子時學奉宣政院疏復請師住大覺。師舉首座永泰代己。泰欲承嗣師。師俾泰嗣開先一山萬公蓋以院易嗣其來久矣。聞師子風者莫不多之。丞相延師私第。懇請住持靈隱禪寺。師固辭。中書平章又請曰。師之道德孚於人者博矣。宜順時緣住一刹以恢張佛祖建立之心。無多讓也。師曰。夫住持者須具三種力。庶不敗事。三種力者。一道力。二緣力。三智力。道體也。緣智用也。有其體而闕其用。尙可爲之。但化權不周。事儀不備耳。使道體既虧。便無異無算。雖緣與智亦奚爲哉。或體用并闕而冒焉居之。曰。因曰果。寧無嫌於中乎。某無其實。故不敢尸其名。平章知師意堅弗敢強。師辭以末疾還山中。延祐丙辰春。上命宣政院使整治釋教。距杭期入山候謁。師聞避之。鎮江丁巳丹陽蔣均建大同菴。延師居之。戊午衆請還山。九月上。願謂近臣曰。朕聞天目山中峯和尚道行久矣。累欲召之來。卿每謂其有疾不可戒道。宜褒寵旌異之。其賜號佛慈圓照廣慧禪師。并錫金闕袈裟。仍勅杭州路優禮外護。俾安心禪寂。改師子禪院爲師子正宗禪寺。詔翰林學士承旨趙公孟頫撰碑以賜。特贈高峯和尚佛日普明廣濟禪師。先是駙馬太尉潘王王璋遣參軍洪鑰齎書幣叙弟子禮。期請上命南來參叩。己未秋九月。王奉御香入山謁師。草廬咨訣。心要請師陞座。爲衆普說。師激揚提唱萬餘言。王復求法名別號。師名王以勝光號曰眞際。王因建亭師子巖下以記其事。至治壬戌行宣政院。虛徑山席強師主之。師貽書院官卒不就。結茅中佳山將終焉。山北距西峯三十里。重溪複澗。穿徑崖險。捫蘿薛冒豺虎。縑白隨禮。無虛日。師愍其跋涉尋歸。草廬十月。英宗皇帝特旨降香并賜金欄僧伽梨。詔行宣政院官親詣山宣諭恩意。時江潮省右平章今丞相答剌罕脫歡公命理問官阿敦偕院官行乞師法語。中書參知政事敬公儼亦當通書問法。其爲天子大臣所知遇蓋如此。師每斥學者只尙言通不求實悟。常曰。今之參禪不靈驗者。第一無古人眞實志氣。第二不把生死無常做一件大事。第三拌捨積劫以來所習所重不下。又不具久遠不退轉身心。畢竟病在於何。其實不識生死根本故也。凡見學者輒問曰。汝喚甚麼作生死。或者茫然無所加對。或者謂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是生死師曰。便饒知得亦生死。所知亦是生死。又或指一念忽起是生。一念忽滅是死。師曰。離一念起滅亦生死也。是說皆枝葉耳。非根本也。夫根本者性眞圓明。本無生滅去來之相。良由不覺瞥起妄心。迷失本源。虛受輪轉。以故道迷之則生死始悟之則輪迴息。蓋根乎迷而本乎妄也。當知山河大地明暗色空五陰四大至於動不

動法皆是生死根本。若不會向真實法中脫然超悟。更於悟外別立生涯。不存窠臼。豈堪向生死岸畔。卸脚或纖毫不盡。未免復爲勝妙境界。緣惑在那邊起。諸異想雖曰曉了其實未然。惟有痛以生死大事爲己重任者。死盡儼心。方堪湊泊。直下儼存毫髮許善惡。取捨愛憎斷續之見。則枝葉生矣。可不慎乎。師子激動後學。皆此類。癸亥春一日。師自敘其出家始末曰。六旬幻跡。每見禪者作務。則曰。汝種蔬欲爲誰齏耶。汝負春欲爲誰炊耶。師蓋已有去世意。至六月十五日。折簡大用上座曰。幻菴向秋決作離散計。繼書屬門人。幻者朝夕化骨。便送歸三塔。若停龕祭奠。諷經入祠。做忌一切佛事。不許徇世禮也。復條示師子寺。惟以放下節儉克究初心。慎守開山明訓。令法久住之意。又遺誡門人。其畧曰。佛法無汝會處。生死無汝脫處。汝喚甚麼作佛法。任以百千聰明。一把他三乘十二分教。千七百則陳爛葛藤。百氏諸子。從頭註解得盛水不漏。總是門外打之邊。說時似悟。對境還迷。此事向道無汝會處。汝轉要會轉不相應。莫見與麼說。便擬別生知解。直饒向千人萬人。撈不入處。別有生機。總不出箇更會底妄念。惟具大信根。叩已躬下。眞參實悟。乃能荷負。若作荷負想。依舊沒交涉。當知衆生結習濃厚。無汝奈何處。汝若無力處。衆只全身放下。向半間草屋。冷淡枯寂。包食鶉衣。且圖自度。亦免犯人苗稼。作無慚人。所以道佛法無汝會處。生死無汝脫處。既會不得。又脫不得。但向不得處一捱捱住。亦莫問三十年二十年。忽向不得處。薰爾撈透。始信余言不相誣矣。越十日。師示疾。有來省者。師曰。幻住菴上漏旁穿籬墻。倒不可久住也。語笑如平時。學者強師服藥。師謝之曰。青天白日。曲徇人情。耶。揮去。僧有告歸吳門者。師曰。何不過了八月十五日去。至十三日。手書遺別外護。仍寫偈遺別法屬故舊。十四日。蚤作復寫偈辭。衆曰。我有一句分付大衆。更問如何。無本可據。置筆安坐而逝。停龕三日。身體溫軟。顏貌不少變。有禪者乞剪爪髮。供養。誤傷指端。血津津出。如生時。道俗數千人。奉全身塔於寺西之望江石。先是其年春。涸凍山中。大木皆摧折。若世所謂木稼者。識者異之。至於歿之日。白虹貫於山之顛。師生宋景定四年歲癸亥十一月二日。世壽六十有一。僧臘三十。有七初侍高峯于死關。日夜坐蒲不沾席。勵精勤苦。諮訣無怠。逾十年。親承記別。退而藏晦。以住山交聘。避走南北。所過輒成寶坊。俗率自化。海內學者望風慕識。與不識皆尊之曰。大和尚。家繪像而敬事焉。其來瞻禮。絡繹載道。祁寒暑雨。逮無虛日。每填溢山寺。至無以容。其道德所被。上自天子萬里。延慕屢欲召至闕庭。而卒莫之能致也。王公大

人北面事師而鄉道者傾動一世。下逮屠沽負販優伶工伎厮輿暴悍之徒。師一真慈相與隨宜說法。未嘗以高下貴賤而尊易詔讀之也。得師半偈。不啻重寶。或藏師所薙髮。輒產舍利。有疑謗者。一接言容。無不遷善。爲師外護。遠至西域北庭。東夷南詔。接踵來見。南詔沙門素閑教觀。東來問法。寔自玄鑑始。鑑嘗於師言。下有省繼。而普福等五比丘。盡師像南歸。至中慶城。四衆迎像入城。異光從像燭天。萬目仰觀。翹勤傾信。由是興立禪宗。奉師爲南詔第一祖。師之法量汪洋。辯才無礙。至於悲願誘掖。諄諄誨諭。戶履日滿。一無倦容。故登師之門者。如泛重溟。不測涯涘。如飲醇酎。不覺醉悅。及其勘辨學徒。決擇心法。無假借愼許。可凜凜然如秋霜烈日。嚴不少貸。其爲文信筆萬言。了不經意。而其辭必歸於警。昏瞶明宗旨。闢義解。顯正悟。極於第一義諦。而後已。若夫立身倡道。每視古德前言往行。或有缺漏。輒爲歎息。而師之行。事則不蹈其失。墜也。故師之立言示訓。非其素履而躬踐者。則終其身不言也。至於退恬逃名。根于天性。清苦自持。尤矜細行。大覺師子二寺。由師克成。及奉勅撰碑。師不惟不肯涉分寸功。并其名字亦不肯與於其間也。隨所寓草創菴廬。皆曰幻住。又因以自號焉。嘗隆暑病渴。膚腠汗腐。有遺細葛褰衣者。受之終不衣也。遊淮汭井汲艱遠。遂終身不復類浴。聞說人過失。則俯首不答。凡舊記語涉攻訐毀譽。則掩卷不觀。僧有臥疾者。則濟以湯藥。而策其進道。僧有省親者。則施以財法。而勉其孝養。師嘗撰楞嚴徵心辯見。或問一卷信心銘。闢義解一卷。山房夜話一卷。幻住家訓一卷。擬寒山詩一百首。總題曰一華五葉。復撰金剛般若峇義一卷。別傳覺心一卷。東語西話一卷。門人集師遺文曰東語西話續集二卷。語錄十卷。別錄十卷。並傳于世。師之自序峇曰。余初心出家。志在草衣垢面。習頭陀行。以冒服田衣。抱愧沒齒。平昔懶退。非矯世絕俗。蓋以文字則失於學問。參究則闕於悟明。尋常爲好事者之所稱道。蓋報緣之偶然耳。於戲師乘大悲願力。爲法檀度。觀時適宜。隨機應物。如摩尼珠。無有定色。爲未證得。謂證得者。說我無悟。由爲求名聞利養者。翰晦巖谷。爲毀犯律儀者。演毗尼法。爲滯前塵而溺多聞者。闢知見海導以正悟。爲圓機者。直示向上。師皆以身先之。而不事夫空言也。然一心平等。泯絕去來。不留朕跡。槩非常情所得。而窺測也。每念師出處言行。或承之於家訓。或見之於行事。或徵諸老宿。或質諸遺文。謹叙次而錄之。然猶以景像求師者也。其不可以景像求者。又烏得而盡紀也。耶。泰定元年八月甲子。法弟比丘祖願錄。

有元勅賜智覺禪師法雲塔銘

奎章閣學士院侍書學士翰林直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經筵官臣虞集奉勅撰

天目之山有師子巖高峯妙禪師居之設死關以辨決參學之士望崖而退者衆矣得一人曰本公是爲中峯和尚師生有異徵爲童兒嬉戲必爲佛事稍長閱經敢然指臂求佛甚切晝夜彌勵困則首觸柱以自徹期必得乃已及入死關密叩心要誦金剛經至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處恍然開解而師自謂所證未極勵精勤苦諮訣無怠及觀流泉乃大發明師亦闕而不聞自是說法示人縱橫該貫如千江一源奔注放溢莫之能禦累千百言應問無礙隨其根器廣爲策勵世推以爲大辯焉高峯將戢化權遂書眞讚屬諸師云我相不思議佛祖莫能視獨許不肖兒見得半邊鼻其授受不虛若此著書五篇曰山房夜話曰擬寒山詩曰楞嚴徵心辯見或問曰信心銘闢義解曰幻住家訓名曰一華五葉集復著金剛般若畧義一卷別傳覺心一卷東語西話三卷語錄十卷別錄十卷盛傳于世仁宗皇帝聞而聘之不至製金紋伽梨衣賜之號之曰佛慈圓照廣慧禪師賜師子院名曰正宗禪寺英宗皇帝亦封香製衣即所居而修敬焉駙馬太尉濟王王璋嘗使人從師問法意以爲未足請於上親往見之既見擣亭巖前曰眞際表得法也三藏法師沙津愛護持必刺牙室利遊方時亦嘗從師參詰翰林學士承旨趙公孟頫每受師書必焚香望拜與師書必自稱弟子行省丞相別不花行宣政院使張閭諸達官尤加敬服每徑山靈隱虛席必以待師師固不受乃已轉運使羅寔發以大覺寺奉師亦不受師踰湖絕江渡淮泝汭至浮舟以居而避去之從之者如雲北極龍漠東涉三韓西域南詔之人遠出萬里之外莫不至焉所至結菴一名曰幻住信施金幣重寶交至一視之選如也師相好魁碩見者讚歎皆畫像事之南詔人有奉其像歸者夜出神光燭天其土感悅遂篤信禪宗云時人爲之語曰師乘大悲願力爲法檀度觀時適宜隨機應物多諸方便如摩尼珠無有定色爲未證得謂證得者說我無悟由爲求名聞利養者韜晦巖谷爲毀犯律儀者演毗尼法爲妄認法塵以資狂解者道以正悟爲圓機者直示向上師皆以身先之而不事夫空言也而師方自以爲文字失於學問參究關於悟明尋常爲好事者所稱蓋報緣之偶然耳翩然爲退休之計噫師之高邁過人遠甚而謙抑如此所以爲不可及也師諱明本宋景定癸亥歲生錢塘姓孫氏年六十一僧臘三十七大



元至治癸亥八月十四日化於其山東岡之草廬有訣別書偈誠門人勿行世俗禮而門人及遠近來弔者哭師哀甚  
聲動山谷遂奉全身葬于西岡之上而塔焉後七年天曆己巳正月甲子聖天子使翰林學士承旨領國子監事阿隣  
帖睦耳召臣集至便殿命之若曰其賜諡與塔名而汝集爲之銘俾其門人善達密的理刻之山中臣集再拜而言曰  
國家崇尙佛乘至矣而近日禪學之弊以覺識依通爲悟明以穿鑿機緣傳授爲參學以險怪奇語爲提唱以破壞律  
儀爲解脫以交結貴達竇緣據位爲出世方便惟和尙傳佛心宗卓絕不倚弘闡立猷痛斥禪病以救末法其高識遠  
見淳德實行法量汪洋辯才無礙東南一人而已請諡曰智覺禪師塔曰法雲銘曰

巍巍楞伽

上極無際

大雄善喻

著無上義

達磨之東

憂言多窮

獨此不遺

曰心之宗

是故妙師

高蹈天目

右海左江

以表遐矚

師子巖巖

置死爲關

孰當吾鋒

有造無還

惟幻住叟

登中據最

示則絕學

無依無外

千偈翻潮

夫豈好言

昏蒙錮深

抉提孔艱

如彼淫疾

勝邪並受

有大醫王

爲出一手

炳砭塗摩

擣嚼鍊烹

紛然百爲

因病以生

疾除醫已

言亦如是

得本不迷

何有一字

悲願深弘

智覺所悼

受職度人

鬱乎法雲

法雲彌天

有蔭斯溥

協于皇風

永填終古

天曆二年八月

日師子正宗禪寺當代住持臣僧了義建

天目中峰和尚广录



有元普應國師道行碑

集賢直學士太中大夫兼經筵官兼國子祭酒宋本製文

禪自少林指心單傳十一傳而爲臨濟立玄十七傳而爲雪巖欽當宋之季而其道明溶光潔嗣其法者夥矣而獨得一人焉曰高峯妙公妙於欽諸子得法最先而其道最爲卓絕後登天目之西峯見其山高林深便卓錫巖石下書石作死關而居之閱暑寒十七年不跬步出關外方是時尊教抑禪欽由江右召至錢塘授密戒妙方遺世子立身巢巖肩目證雲漢何止空四海於一達也哉十大弟子得兩人焉一曰斷崖義公一曰中峯本公義蓄其用以推揖于本公故公獨以其道爲東南末法倡公示寂之十二年當元統二年天子賜號普應國師仍以師所著書曰天目中峯和尚廣錄三十卷賜之入藏勅詞臣序於書之首其徒狀事畧石請於余曰吾師身栖巖谷名聞廟朝仁宗皇帝嘗製衣降詔一再遣使入山致禮賜號佛慈圓照廣慧禪師其受業師子院改陸師子正宗禪寺勅翰林學士承旨吳興趙公撰碑以賜英宗繼明寵賚如之逮文宗臨御師已入寂賜諡智覺禪師塔曰法雲之塔塔之銘詩并序文今奎章閣侍書學士青城虞公奉勅撰恩言寵數可謂至矣然吾大僧自唐以來有封國師者降及五季亦有尊之爲其一國之師者至於宋有區域幾四百祀僧之顯者班班輩出然未有尊封國師者今吾師遭遇聖明遂膺曠典自非總其質如唐名僧道行碑則將何以章殊恩顯異數敢叩首以請余謂名公卿其歿則有碑蓋因公室禮得用碑以葬子孫因宜而不遂以銘其德行焉今大沙門尊封國師其葬雖無發穴而其名行勒之金石孰曰不宜謹按行錄師諱明本錢塘人姓孫氏母娠師時夢無門開道者寄籠燈其家而生師生有至性既不好弄而好歌梵唄結趺坐年十五輒然臂持戒誓鄉空寂因而閱傳燈錄有疑志在參訣遂登死關妙髮長不薙衣弊不易孤峭嚴冷未嘗一啟齒而笑亦未嘗親爲其徒剃落獨見師便驪然欲爲祝髮蓋已知爲大器焉久之誦金剛經恍若聞解者師自謂識量依通雖於義趣無不貫解然非悟也已而薙染給侍死關天目於東南諸山最高寒廩粟屋材非飛輓不能至其上師盡服力役夜事禪定十年舊廬不沾席後於妙言下機旨洞契妙以其克肖書偈付之俾衆歸之師益自晦未嘗肯以師道自任也然而玉在山珠在淵其光氣自不可掩況審之以諮訣重之以記蒞哉至元間松江瞿霆發施田建寺於蓮華峯號大覺

正等禪寺。妙將遷化。以寺屬師。師每謂住持者必無上大道其力。可以開明人天夙植福緣。其力可以蔭結徒衆。明智通變其力。可以酬酢事宜。故凡住持必道爲之體。而緣與智爲之用。有其體而缺其用。雖或化權不周。事儀不備。猶之可也。使無其體而徒倚其用。則雖處衆而衆歸制事而事宜。亦不足言矣。況三者併缺而冒焉尸之者。其於因果能無懼乎。於是五山缺主席。宰相大臣拜致書幣。屢以爲請。師皆力辭。至於窮崖孤洲。草栖浪宿。屏迹而避去之。然而四方學者。北殫龍漠。南極六詔。西連身毒。東窮博桑。裹糧躡屨。萬里奔走。而輻湊赴師者。逮無虛日。南詔僧玄鑑。素明教觀。辯博英發。每曰。吾聞大唐有禪宗。使審是耶。吾將從其學。使或未當。吾將易其宗旨。而俾趨教觀。由其國來。一聞師言。便悟昔非。洞法源底。方圖歸以倡道。而歿于中吳。鑑之徒畫師像歸國。像出神光燭天。南詔遂易教爲禪。奉師爲禪宗第一祖。至治三年春。天目山木稼。其徒之老異之。秋八月癸酉。師遂入寂。卽山之西岡塔其全身。未歿前一日。遺別其外護并法屬。一一皆師手書歿之日。白虹貫山。師於是世壽六十一。僧臘三十有七年矣。余嘗使江南。聞師所至四衆傾慕。香茗金幣。拜禮供養。悉成寶坊。而師一衲一單。衣嘗屬目。人念其豐肌。暑月腴腐。奉葛衣以紮。神者師一不以近其體。他可知已。師雖屢辭名山。以自放於山林江海。解懸屬脫。包笠在處。結茅以居。一皆名曰幻住。蒲團禪板。畫作夜禪。規程條章。井井森列。儀槩愼嚴。如臨千衆。至於激揚提倡。機用翕霍。嬰之者膽喪聞之者意消。而其大致則深。惟世降道難。諸方禪者。神販佛祖。爲可痛心。每謂其教傳佛心。宗單提直指。惡有所謂授受哉。惡有所謂言語依解哉。故師於其教法。欲救其弊。而藥其病。師皆以身先之。故師之於物。洪纖高下。緩急後先。拒之而不遺應之而不攜。人徒見其發於悲願真誠。而不知其一一以身教而匪事夫空言也。以故當世公卿大夫。器識如敬君威卿。清愼如鄭君鵬南。才藝如趙君子昂。一聞師之道。固已知敬。及接師言。容無不歆慕。終其身。江潮丞相脫驩公。最號嚴重。讀師法語。便斂衽望拜。高麗滌王。以天屬懿親。萬里函香。登山拜禮。起謂人曰。吾聞人多矣。未有如師福德最勝者。獲師開示。涕淚感發。於戲。師躬己以究其道。豈有毫髮于世意哉。然而其名不行。而至不道不言。而信自非行。解相應聲實一致。允克當于師之位。永久益章而弗昧者。抑亦何以致此哉。迺爲銘詩。傳之其徒。昭示不朽。若師所著書。其目見塔銘。茲不書。詩曰。

天目於山擅弘賞 兩峯高盤帝青雲 孤禪行坐虎豹群 延敵死關駐孤軍 禪機觸著身火焚  
 濯以甘露洗垢氛 有幻一人奪鼓旗 正令一下千驕馳 定目不睹轅門塵 摩尼寶王燄輪持  
 如日始出搏桑枝 光雲照耀千須彌 崩騰轉赴無中邊 百舍重趺走莫前 來者賊汗命髮縣  
 幻以鑪無烹金鉛 其出躍冶流炎煙 不缺則折非龍泉 迺復煨燴而煉烹 奚肉爾骨死以生  
 醍醐上味投寶餅 藥香珠幢帝網纓 一一芬馥而光明 問師何由執神樞 一切入一亦無餘  
 陰神國程羣皇圖 天子南面味道腴 五朝恩光鬱扶輿 號尊國師章異恩 賜書入藏開蒙昏  
 揭若日月行崑崙 又如大海涵乾坤 俾人盡證毗耶門 正宗的的萬子孫 億劫師言永長存  
 謝降賜中峯和尚廣錄入藏并封號國師表

皇帝福廕裏大普慶寺臣僧善達密的理誠惶誠恐昧死謹言臣善達密的理昨於元統二年正月初十日不懼天誅  
 以臣先師天目中峯和尚明本廣錄三十卷進呈乞賜入太藏與經律論並傳廿六日欽奉

聖旨頒降廣錄但有藏經印板去處刊板入藏流通詔文林郎藝文監丞參檢校書籍事臣揭傒斯序於其書之首仍  
 賜臣先師明本號曰普應國師欽此臣中謝伏聞道匪言傳況一佛心宗之旨理由事顯非百家世諦之譚明大  
 用於機先振玄猷於語下伏念臣先師明本身栖巖谷言滿寰區當禪林搖落之秋孰爲依庇住覺海圓明之域  
 獨任流通故其徒雖默默真參而其道必言言後聞於是以廣長舌樹光明幢攬江海作醍醐飲者量足奏風水  
 爲韶濩聞者意消師子絃響絕衆音摩尼珠體非一色蓋以力扶其宗教豈圖上達於宸聰蒙乙覽之清光加國  
 師之殊號復頒朝旨賜列藏函寵輝山林恩融泉壤此蓋欽遇皇帝陛下道隆聖統心契覺皇繡圖似黃金輪常  
 持四天下沙界如寶珠網交現重光中世昌釋子之正宗日効封人之三祝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  
 奉表以聞臣善達密的理誠惶誠恐昧死謹言

元統二年六月 日大普慶寺臣僧善達密的理上表

天童雲外禪師傳

師諱雲岫字雲外別號方崑俗姓李氏世爲明之昌國人生而身裁眇少精悍有餘師事直翁舉公剝落究明曹洞宗旨盡其源底且徧叩叢林名宿初住慈谿之石門歷象山智門郡之天寧繼以三宗四衆推挽繼竺西坦席升住天童上堂鬧市紅塵裏有鬧市紅塵裏佛法深山崑崖中有深山崑崖中佛法山僧昨日出城門鬧市紅塵裏佛法一時忘却了也行到二十里松雲便見深山崑崖中佛法大眾且道如何是深山崑崖中佛法良久曰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青蘿黃綠直上寒松之頂謝首座書記藏主上堂以拂子打一圓相云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又打一圓相云禮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又打一圓相云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諸人還見麼所見不同互有得失天童這裏毋固毋必師說法能巧譬傍引貴欲俯就學者而曲成之至於奔軼絕塵雖鶴眼龍睛亦無窺瞰分洞上一宗之傳獨賴之三韓日本諸師亦嚮風趨慕四方訪參者無虛日師平

生不倨傲不貪積不私食得施利隨與人見後生敬之愈謹期任宗門也二時粥飯必掌盃赴堂既寂無餘資禪者率錢津送葬于天童待制柳公質作塔銘後事弟子大方聘獨木鼻愚菴省無印證東陵璵五人各足大其宗也璵惟入日本其王詔住南禪天龍二大利云師嘗著寶鏡三昧玄義隆傳叢林徑山與聖萬壽禪寺住持比丘吳郡文琇拜撰

雲外和尚語錄

古林和尚行實

師諱清茂字古林號金剛幢晚稱休居叟温州樂清林氏子祖父世業儒母薛氏事佛唯謹產三子師其季也方妊之夕夢僧伽大士將青蓮花以授之曰慶汝得子爲世間眼復以雜花散之既覺清快異常以宋景定壬戌八月一日而誕未晬見人輒合爪微笑年十歲從社友誦法華至妙莊嚴王品感悟流涕白父母求出家不聽遂廢寢食明年適僧舅自杭歸師默計此天相我也伏訴於母愈切憫之白父父曰出家非細事吾慮無成其志者舅氏之來維其時矣族人皆抑之不可於是從舅而西又明年回天台依國清孤嚴啓禪師又明年得度一日啓禪師陞堂舉高菴悟和尚凡爲僧入室稍不契卽診其臂云父母生汝身友成汝志無飢寒之迫無征役之勞於此不堅確精進成辦道業它日何面目見父母師友乎師聞之泣然淚下故後常曰我於此時便知有出生死報佛祖深恩底事未幾皇元革命大兵歷境有士卒以刃加師頂者師無變色事定卽徧參首謁簡翁敬禪

師於雪竇敬歸寂繼席者欲致師卽逸去衆皆高之一時傳譽尋往南屏石林鞏禪師一見乃曰此子雖後生却堪琢削遂問甚處人曰温州林云永嘉到曹溪因甚打失鼻孔師無語少頃呈偈云永嘉到曹溪鼻孔何曾失振錫遶禪床九九八十一林云善則甚善只恐錯會試與我說看師擬開口林喝云果然錯會翌日林上堂舉以示衆且峻勵之師憤憤不平既歸堂迹不出門誓期徹證經兩月入室聞舉南山筆笋東海鳥鬢話微有省林遷化師往蘇之承天見覺菴眞禪師與語稱於人曰再來人也由是流輩交名爲小遠磨時橫川珙禪師謝事屬宕能仁居放牧寮痛斥諸方提唱皆藻繪入時之談坐使眞宗流爲戲論川雖謝事而不倦爲人提激師聞其風兼程進謁川亦預知師名旣至三日後始容相看未交一語胃中所重十去八九遂依止及出平日製作一巨編川竟火之曰佛祖之道豈才辯之事要須不落情識直究根元絕後再蘇方堪煅煉異日把人杓柄庶不錯悞人家男女不然非吾輩種草師不覺面熱汗下自



是頓息身心如枯若槁。一日川顙師云。僧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門云。須彌山豈未絕師豁然大悟。厲聲云。和尚教壞人家男女。川把住云。你向甚麼見雲門。師拓開云。張公喫酒。李公醉便禮拜。川與一踞。自此機感相投。造詣日深。時十九歲。明年復回國。清擬寒山詩三百首。故後有送僧歸天台有休居平生懶開口。咄咄擬題三百首。正音決定有誰知。古也不先今不後之句。逮橫川赴詔。住育王。即專承藏主。速師至。未幾歸。擇木寮。久參碩德。已立下風。時川會下有寶。其名尤爲顯。出故川每曰。唯寶茂二師能知。老僧舌頭落處。依育王六載。再往姑蘇省啓禪師。道由錢塘徑山雲峰高禪師。延之度夏。所有名稱悉泯之。遊且求師判雲門室中。垂示及諸因緣。隨扣隨應。座客愕然。秋至平江靈巖啓禪師。留掌藏。鑰於承天歸蒙堂。尤爲虎巖伏和尙。推重畏敬。力輓分座。後出世天平白雲禪寺。爲此菴之嗣。居九載。遷開元叢席。尤盛。或云自古才高。謗起。法盛魔生。未可爲福。幾半載。果有不意之機。謝去虎丘東洲永禪師。關室

於隆祖塔院以延之。互爲主伴。應接無方。故有休居來雲巖。傷債有千萬年。頭至年尾。迅筆寧不辦之句。時有宣菴二藏主。服勤左右。洎請益。雪竇拈古。每畢。次必著語于后。宣集之行于世。未幾奉旨重鎮開元。道光益熾。明年冬。楊國公俺普以師道聞于朝。仁廟賜號扶宗普覺佛性禪師。特加護持。內參伯長袁公居翰林。以偈寄師云。玉几峰頭第一枝。老禪吃我深知。曾將鐵杵敲冰骨。自恁鉞刀割蜜脾。法外無心。猶涉解句中有眼。卽成疑。袈裟不展蒲團穩。此是開元妙總持。又明年退居天平松下。後遷饒之永福道風大振。時師以宗門壽世之書傳燈之下。統要最爲綸貫。永公所編止於元符已前。厥後命世宗師。機緣拈提。歲久淪墜。未有繼承公之志。續而續之。永嘉江心處席院官。欲師爲錦旌之策。力請之。使三返弗起。乃遣之以偈曰。老我已無鄉土念。未應眞覺是同條。云云。不日建康保寧命至。不得不起也。臺省諸官慮師弗起。特差宣使僧家奴。馳檄以聘。且道所以必來之意。故饒之衆願留不可。泣涕以錢。官舟解纜。祖饒

綵帳掩蔽雲日。道經南康廬山。諸禪迎於水次。歷池陽安慶諸處。所至求法語者。迅筆示之。毋慮千有餘紙。入寺開堂。大音一振。立保景從。雖諸方大龍象。莫不願爲洒掃給侍。希聞至蹟。公卿道俗。耳目爲之一新。未幾百廢具舉。先是總統妙公嘗問道於師。時留禁庭。尤加慰問。明年冬。掃祖塔於蘇臺。緇白請說法于萬壽。近遠幼艾畢集。觀聽懽聲雷動。又明年。英廟詔師問道省。割下建康津發者。再師稱疾弗起。未幾朝廷建大會于金山。命浙右三宗師德互宣法要。僉謂保寧雖非浙右。然此當時禪伯。如其不在。何以仰副宸衷。於是省院大臣差官絡繹。遠拜床下。禮以敦請。泊師舉唱。猶鼓獅絃。萬衆驚伏。師於保寧八載。嘗閱學者崇事口體之患。乃揭水雪相看四字於方丈。以砭之。伯生學士虞公嘉師之風。爲之劈窠大篆。素負其疾者。莫不凜然自省。迨己巳歲秋。每謂學者曰。吾不久矣。汝等勉旃。八月發監收者。囑以早歸。尙可相見。衆皆愕然。至十一月十一日。俄紫衣鉢單。目輒封題之。十三日。數僧求法語真贊。染爲之。書且曰。吾

絕筆於此十五日。徑山意首座求偈。師云。老僧收拾行止。何暇事筆硯。首座素林飽參安用。此竟不允。十六日。與端講主同赴謝誠之家齋。歸謂端曰。汝能送我否。端云。和尚何往。師云。後五日。看至晚。呼知事。讀云。汝等各宜守職。毋悞常住。老僧倦甚。明日弗出。是夕微疾。十八日。兩序耆宿問訊起居。如常。十九日。諸山問疾。退海東。皎首座侍次。師問云。你記得杭海而來。覓箇甚麼。皎云。開口見膽。師云。與麼祇對滴水難消。皎便喝。師云。老僧病不能打得你。云云。二十日平江。慧日雪憲長老見師。若無恙。言別。師乃留之曰。送我了。去。二十一日。蔣山曇芳忠禪師。龍翔笑隱。禪師再至。繾綣不忍去。臨別。蔣山云。和尚道契王臣名喧宇宙。去來之際。須與教門作主。師笑曰。非公不聞此語。二十二日。疾病寺衆禱於觀音。大士殿。師聞而斥之曰。生可戀乎。死可避乎。吾素惡諸方道眼不明。臨終之際。祈禱卜問。錯亂顛倒。甚於無知俗子。汝等置我於是。輩耶。至晚。衆環視不散。有信女稱拗牛者。問病。乃云。和尚到者。裏常住事務。悉須放下。師展手

云更有甚事。少頃左右請遺偈。師云。未。在。又。頃。之。既。進。紙。筆。卽。引。盤。吟。云。昨。夜。問。龜。哥。報。道。今。朝。吉。今。朝。吉。遂。書。偈。乃。問。何。時。耶。曰。戌。時。卽。點。首。云。時。亦。至。矣。卽。挺。身。歛。手。瞑。目。而。化。停。龜。十。餘。日。次。月。二。日。奉。全身。空。于。勇。禪。師。塔。之。北。原。喪。輻。旣。畢。雲。慘。風。悲。俄。天。礪。寺。塔。遙。舒。五。色。光。曲。灌。龜。頂。時。前。松。江。達。魯。花。亦。宋。忽。都。海。牙。首。親。奇。瑞。失。聲。驚。呼。士。俗。萬。象。共。相。瞻。仰。悲。喜。交。作。忻。踊。感。悼。聲。震。遐。邇。臨。壇。瑞。雪。紛。如。天。花。密。雨。萬。像。衣。白。葬。畢。卽。霽。焉。時。聖。上。宣。賜。白。金。以。問。師。耗。先。是。上。居。潛。邸。時。留。神。內。典。時。數。枉。駕。詣。師。問。道。薄。莫。方。歸。每。印。施。般。若。心。經。并。高。王。觀。世。音。經。必。命。師。章。顯。佛。心。冠。乎。經。首。至。是。卽。卽。位。之。明。年。也。使。者。旣。至。而。師。已。化。師。世。壽。六。十。八。僧。臘。五。十。五。師。之。平。生。爲。人。提。激。機。緣。語。句。不。可。槩。舉。旣。載。語。錄。花。不。重。著。洎。與。夫。士。大。夫。等。參。請。旣。多。及。事。無。大。關。係。者。并。昭。昭。在。人。耳。目。人。所。共。知。者。亦。復。不。書。唯。是。撮。其。梗。槩。聊。爲。私。記。之。耳。是。蓋。得。金。陵。開。福。法。兄。了。

菴清欲禪師所撰行狀以傳寫本魚魯滋多遂支潤以重修云爾若夫其大凡事跡必具元本想已刊行惜未至此也

時壬午十月海東南禪嗣法比丘四明 梵僊拜手

古林和尚拾遺偈

## 古林和尚碑

嗣法比丘 梵僊 撰

禪師於景德壬戌八月一日唱生于温州樂清林氏宅。天曆己巳十一月二十二日唱滅於金陵鳳臺山保寧禪寺。其所來也有所爲焉。其所去也有所由乎。自達磨傳迦葉之道。爲二十八葉。以行赤縣神州。師傳於達磨。復二十八葉也。然自達磨以來。將及千載。中間大機大用。至於縱橫變態。以強歌緒。莫知其幾。泊乎末裔。枝出細瑣。巧競幾於不振。乃有橫川鄒斤。藻繪焉。示古淡。學者稍知歸焉。然逆風孤鶩。獨奮絕侶。大音希聲。難爲和者。泊得禪師。而水冰藍靑。所作天出所從。風靡反所彫。咸敦朴化。臭腐爲神奇。割大方之藩。發千古之覆。於是天下英俊之士。徼見從上。來事灼手。霍然若披雲霧。而觀青天白日也。其來所爲。在於斯矣。能事既畢。於是乎以去也。師自居家及坐道場。一言脫口。四海詠歌。未及刊行。其語而爭相繕錄。戶有而家藏。至於所在。負之而遊。不啻如寶左券。是故到今天。涯地角。靡不有師之言也。師化之日。

遐邇相吊如失。至親而無人色。講道者爲之輟席。聲梵者不爲諷頌。其況歌謠相春者乎。故有千衆同志。於冷泉亭。羅拜泣祭於千里之外。蓋可見也將赴難。提而長竿之塔。與靈龜交光。五彩錯發。萬人驚呼。僉謂如佛所說。唯除命終陰有遺付。茲其表示有自來矣。況乃茲塔。先佛應化。以康僧會。後佛千載。精禱致祥。厥初而有迨。今又逾千二百餘歲矣。邈邈於斯奇瑞。自發希異。若是吁人之第見師之唱生。復唱滅耳。莫之識。師果爲誰哉。師之既化。有年日本扶桑之域。求師語錄。刊以播其國。又後有欲南詢者。舶被風至。高麗彼人問故。乃出巨編。皆師偈頌二百餘首。如獲至寶。以歸復於國之宅。處得若干幾三百首。皆師已刊錄中所無者。國之君臣。俊父及衆立侶。樂相揮金入梓。目曰古林和尚偈頌拾遺。而還方異域。所尊慕者。又如此。初是師之將誕也。母氏夢僧迦大士曰。慶汝得子。爲世間眼泊長參。方人則交稱爲小達磨。是豈彼是二十八葉之識。在於斯哉。逮出世宗之爲天下百世之師。萬代之心目仰之。如北斗泰山。景而

從焉且嘗論之。凡古與今宗通德備有諸已者信矣。能使天下無賢不肖悅而誠服者不亦非易而亦幾稀乎。是蓋天亦莫能爲也。人其如之何哉。若夫聖君賢臣長者歸心眷顧賜賚褒寵之優此乃一時之遇。古今多矣。不足爲師之榮。茲得以概言耳。師諱清茂字古林號金剛幢。又自稱休居叟。再住開元時賜號扶宗普覺佛性禪師。餘則具於行狀塔銘。茲亦概不復書。而師開發人之既多。故爲師之嗣者實于寶中。溢于海外。以唱師之道。所謂日本扶桑。遐方異域。猶爲夥盛。如梵僊之不肖。逾越數萬里之鯨濤。而至於斯。蓋以承師之記也。乙酉歲因商舶獲師後錄。明年丙戌衆請碑師之德。昭示後來。因以述之。乃爲頌曰。

泰山北斗金剛幢

剖藩發覆持天杠

萬箭離絃鐵鼓透

推蕩瑣碎施洪厓

披雲撒霧青天開

白日下照臨高臺

鳳皇一去不復返

長江滾滾空悠悠

日高若木清風生

江流入海聲訇訇

昭回祖道運無疆

衣被萬像超八紘

古林和尚拾遺偈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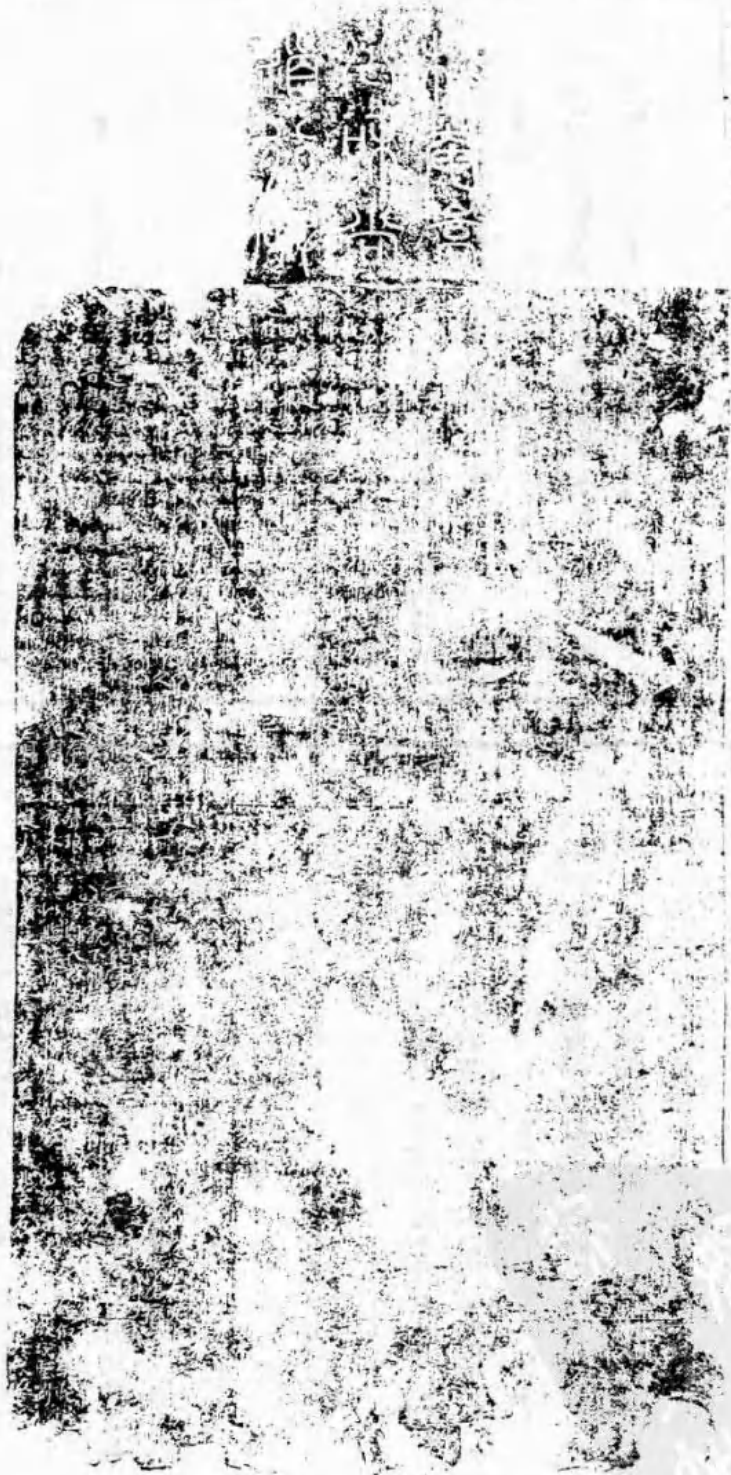


智慧禅师寿塔碑



拓片藏于北图

道嵩道行碑



道嵩道行碑 各 6539

元至順三年(1332)三  
月刻。碑在河北易縣。拓  
片碑身高112厘米，寬82  
厘米；額高36厘米，寬29  
厘米。體法植攪并行書，  
郭其業刻。

拓片藏于北图

上天竺寺如菴法師塔銘

錢唐上天竺寺爲天台教宗凡其宗之講學規制與夫稟法爲大名德師表者悉繇之而出有事於會同迎謁則位在禪律諸宗之上又有觀音大士揚靈以振其化是爲江南第一勝道場非道德才智之師不稱其位近代若如菴法師者厥惟稱哉如菴華亭人受業化城永壽寺今化城住山景福其高弟也遣其孫師訓來曰先師處方外五十餘年四會說法至于上竺乃復歸受業而終顧尙有意於其子孫邪襄奉粗畢惟塔未銘幸賜一言以銘之余閱其狀師名淨眞字如菴族沈氏母朱夢明月從海而升童子懷覺而有娠生而瑞光滿室識者奇之曰此兒非凡器夢月升海者海月都師之再來耶九歲依化城明靜法師志公出家授以法華歷耳成誦十六爲僧受具博究諸乘宿慧頓發毅然以性學自許首謁雲夢法師澤公於廣福及遷延慶遷演福皆從之典賓綱衆服勞旣久惟心法未盡底蘊時無極法師度公化聲大振遂造其室朝夕咨扣盡其學衆咸屬望謂大教之

託在是矣雲夢卒柳塘權公繼其席權師爲第二座大德間出主海鹽德藏說法爲度公嗣時寺幾廢師奮力扶樹衆之散者聚田之奪者歸仍割已儲營法華期機事迄于今翕然至治改元遷華亭超果復捐長資募構萬佛閣奏定乙丑行省丞相脫驪公兼視宣政院事舉住下天竺上章以營構未備辭而疏幣交至強其行諸大方麟鳳爭願出席下居七年講貫不倦得旨決者衆矣寺之門舊臨澗澗之南逼於巖巖下之逕迂且小師命關之高其門大書佛國山以揭之至順辛未上竺湛堂澄公以老乞閑舉師爲代官命率諸山迎居之先是師以疾晝寢夢白衣大士持金瓶水灌其口曰汝勿憂非久當愈因扣以未來休咎復云汝却後二年當避喧於大樹之下夢覺疾果愈竊自疑避喧樹下非入滅之識乎暨至上竺見寢堂西偏有大樹堂有扁曰靜處始悟前夢由是大開法會去來會學常數千人帝師聞而嘉之賜以金紋之衣佛心弘辯之號平章同同憲使鄧公諸達官皆折節從之游時謂辯才法師後未之多見也師臨

衆商嚴不妄言。唉。每夙默課法華。暑寒不輟。輪帖  
酬應。運管若不經意。人得片紙半楮。輒秘之。癸酉冬  
預知時至。不以諭衆。命扁舟亟歸。受業未幾。示微疾。  
留偈而逝。十月二十二日也。閻維得設利五色舌根。  
頂骨不壞。越二年乙亥十月某日。奉遺詔於祖藏之  
側。而塔焉。世壽七十有二。僧臘五十有六。嗣法若干  
人。徒弟若干人。乃爲之銘曰。

天台鉅宗。天竺盛集。匪伊人兮。孰造其極。異哉如菴。  
應化靡測。海月辯才。誰今誰昔。號號法雷。杲杲慧日。  
何燭非幽。何啓非蟄。歸藏故丘。是訓是式。子孫繼之。  
有永無斁。

天如惟則禪師語錄

無見觀和尚塔銘并序

天台山景德國清禪寺佛真文懿大師疊巖撰  
至元大德間。無見觀禪師以方山寶公之道。唱東南。  
於是天下英儔。之儔高潔之侶。雄豪魁傑之士。聞其  
風而神馳。觀其跡而心服。莫不雜肩屨。足忍饑渴。胃  
寒暑形駢影。以趨座下。禪師則煦之。燠之。又從而  
呵怒之。憑之。凌之。又從而撫矜之。飛而上。則緝繳之。  
走而下。則網罟之。吾惟其得而已。於弋矜之勤。奚恤。  
金之鍛也。器成木之斲也。材就宜其棄。榮華而甘澹。  
泊黜聰明而返淳朴。靡然而就。弟子之列。莫之牴牾。  
也。禪師諱先觀。字無見。姓葉氏。世爲天台仙居顯族。  
以宋之咸淳乙丑五月六日生。皇之元統甲戌五  
月二日卒。壽七十。臘五十。卽以卒之九日茶毗而極。  
其舍利塔於寺之西偏五十步。嗚呼。禪師其果亡乎。  
其有不可亡者乎。禪師資性秀穎。幼絕腥膻。嗜讀書。  
過目成誦。父母素期以儒業起家。會沙門東州善公。  
者過而議之曰。此法器。宜毋滯鄉里。率敬信善許諾。

逮冠從古田。屋和尙。薙染於郡之天寧。既具戒。俾歸侍司。尤旦夕以此道加策進。禪師卽事。徧參見藏室珍公於天封。方山寶公於瑞岩。西菴而往來。二公間雖有所契。未臻其極。遂築室華頂。精苦自勵。一日作務次。渙然發省平生。凝滯當下冰釋。乃走西菴。呈所解山以偈印之。辭還峯頂。山不能留也。且華頂之勝。自智者顓大寂。韶高菴。悟諸鉅公。以微名懿德。黃泉石而天子之尊。王公將相之貴。必詔問法要。躬禮慈容。日馳輶騁。驛致香幣。使者冠蓋旁午。然其地高寒幽僻。人莫能久處。惟禪師一坐四十年。足未嘗輒閱戶限。其拈提開示。勘辨之辭。頌偈。蘭牘之筆。誠般若之餘膏。涅槃之臘馥也。方近騰遠播。雖販夫竈婦之愚。入之耳而出之口。猶將薰其風。裁殄其義。味況虛靈之器。警拔之機。神領意會。其妙於文身。句身之表。乎故錄而集之。以貽永久。茲不復一二贅舉。其妙明真覺之號。寂光之塔蓋。上所賜也。銘曰。

華頂之峯。嶠絕空碧。下闕滄溟。頃洞潮汐。如楞伽于海中。佛徇機而遊入。誕聞教乘。曰心曰識。識乃心之

實心。乃識之質。三界宛爾。而存萬法。樞然而立。心於三界。其本識於萬法。其迹苟本泯。而迹亡。肆識空而心寂。達磨西來。弗作而述。子孫說說。虎丘孔碩。玆無見之。是承透金圈。而吞栗棘。楞伽之指于焉。以塞達磨之傳于焉。以得斯華頂於世間。獨崢嶸而高出。

无见先觀禪師語錄



法容禪師碑



拓片藏于北图

大鑑禪師舍利塔銘并序

佛之爲道以心爲宗身有滅沒心無變遷圓裏十虛而不逼者心之體也普應群機而不膠者道之用也凡生有識者悉皆具之豈居異域習殊俗者不有心之與道乎達磨大師自乾竺傳是道而來震旦以裨梁魏卒弘五宗羅什法師亦自西傳是道而來東土以裨姚秦卒弘三藏大鑑禪師今自大元傳是道而之日本期弘佛宗裨國化豈外古耶師諱正澄字清拙福唐連江邑劉氏子世業儒母孫氏夢僧伽授以神珠有娠咸淳甲戌正月十三日生白光滿室幼敏不群至元丙戌年十三父母知其志送依城南之報恩圓公月溪師下髮既受具即參方造杭之淨慈慧公愚極師之室語契機俾執侍極入寂寶公方山師補處改典法藏職滿巡禮至袁之仰山陵公虛谷師嘉其造詣延以第一座谷迂徑山熙公晦機師嗣席舉以難足出世倡極之道立三關語透者難之既謝事復吳淞省其同母兄印公月江師于真淨因留以養高泰定丙寅三月日本慕其道聘以法禮舟由高麗遭風濤變師惟長哦自若以安衆心天爲開霽是

年十一月達相州館于建長正中丁卯正月使謂開法百辟交會群衲交參故者更新廢者並舉帥府爲施資積莊田而廣食鉢又給山前官地以爲菟裘榜曰禪居庚午移金山之淨智明年補瑞鹿之圓覺皆改前作建武癸酉文保聖主復寶位敕關東道起師住都城之建仁法化尤加建長丁丑復敕主瑞龍之南禪召對稱旨前羽林征夷武衛大將軍與其仲氏左典廐源公及諸僚屬咸以師禮而共事公又獨建開善仁祠以報德己卯正月默世匪堅託以衰病引退乃自著表章進謝主上及遺訣諸殿諸檀諸山交舊手書兼垂誠諸徒語尤切至卽以是月十七日書偈示衆泊然而逝前典廐藤公既聞亟馳至前泣拜仍張目視之爲授戒法衣號卽閉目如初齋奉七日顯色如生稟命於禪居舉閣維禮公侯子男緇白士庶莫不哀慕追送如失怙恃火餘設利五色大如菽者不以數計塔于建長證曰大鑑烏乎歸自元國至卞國六坐道場包笠共諒之者無虛往車騎共扣之者無虛還慧珠應現又若爾得不爲嗣沙宗

隆國化者之良師歟。俗壽六十有六。僧臘五十有三。  
依法祝髮。稟戒弟子。人總若干。予與師生同里。傳同  
宗弟子堅。瑤出師事狀。以請銘。故不讓勉爲覈其要  
者。序而銘之。銘曰

猗歟覺皇。善啓覺場。炎炎三界。濯以清涼。  
幽幽六趣。燭以淨光。羸羸窮子。導以寶方。  
緊大知識。得寶王力。既贊皇元。

復昌王國。宰執效忠。兇頑化德。

軍旅解嚴。安邦安域。雲山蒼蒼。雲海茫茫。

木兮可折。水兮可量。惟施法雨。彌滿八荒。

澤物無竭。壽君無疆。國界法界。無中無外。

土廣穹高。何載何蓋。日東月西。何明何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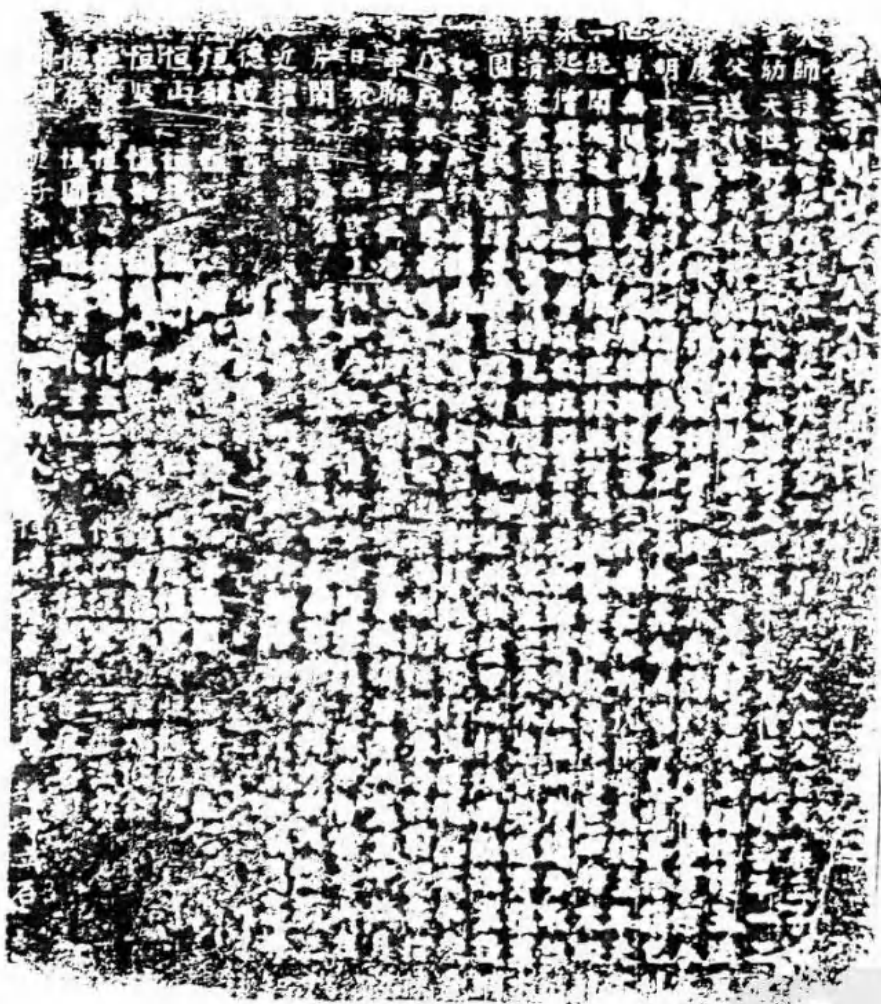
潭北湘南。同小同大。骨相斯極。光相何蔽。

上貫三辰。下徹三際。宗嗣繩繩。燈傳世世。

萬祀千靈。式呵式衛。

即休契了禪師拾遺集

覺智行狀記



拓片藏于北图

覺智行狀記 誌 3995

元太宗十三年(1310)三月四日刻於北京昌平 拓片高10厘米，寬15厘米  
正書

# 义让禅师道行碑



義讓禪師道行碑 各 1901  
元至正元年（1311）十一月  
新復日刻。碑在山東長清靈巖寺。  
拓片通高160厘米，寬70厘米。僧  
朗元統并序，僧益吉祥篆額，  
僧益吉祥刻。

拓片藏于北图



元叟行端禪師塔銘

中順大夫秘書少監致仕黃潛撰

菩提達磨以摩訶迦葉所得無上正法來止中土直  
接上根其後支分爲二心印獨付於曹谿派別爲五  
而宗風大振於臨濟至大慧而東南禪門之盛遂冠  
絕於一時故其子孫最爲蕃衍徑山元叟禪師大慧  
四世孫也師諱行端元叟蓋其字族臨海何氏世爲  
儒家母王氏能通五經師生而秀拔幼不茹葷超然  
有厭薄塵紛之意六歲母教以論語孟子輒能成誦  
雅不欲汨沒於世儒章句之學十二從族對父茂上  
人得度於餘杭之化城院十八受具戒一切文字不  
由師授自然能通而其器識淵邃夙負大志以斯道  
自任宴坐思惟至忘寢食初參藏叟和尚於徑山叟  
問汝是甚處人師云台州叟便喝師展坐具叟又喝  
師收坐具叟云放汝三十棒參堂去師於言下豁然  
頓悟一日侍次叟云我泉南無僧師云和尚響叟便  
棒師接住云莫道無僧好叟頷之卽延入侍司是時  
衆滿萬指莫有契其機者叟旣告寂師至淨慈依石

林鞏公卽處以記室相與激揚此事與虛谷陵東嶼  
海晦機熙東州永竹閣眞爲莫逆交尋以靈隱山水  
清勝往掛錫焉師嘗自稔寒拾里人橫川瑛公在育  
王以偈招之曰寥寥天地間獨有寒山子師竟不渡  
江而謁覺庵眞公於承天復參雪巖欽公於仰山巖  
問何處來師云雨剡巖云因甚語音不同師云合取  
臭口巖云猶徑橋高集雲峯峻未識書記在師拍手  
云鴨吞螺螄眼睛突出巖笑顧謂侍者點好茶來卽  
送師歸蒙堂居三歲而巖逝乃還剡右虎巖伏公時  
任徑山請師居第一座旣而退處楞伽室擬寒山子  
詩百餘篇皆眞乘流注四方衲子多傳誦之大德庚  
子出世湖之資福伏公加盛禮覲師唱其道師微笑  
而不答辦香酬恩卒歸之藏叟焉學徒奔湊名聞京  
國後三年癸卯特旨賜慧文正辯禪師中書平章政  
事張閭公任行宣政使首舉師主中天竺開堂之日  
公率僚屬親臨座下寺當久廢之餘師爲樹門榜而  
正鄰刹之侵疆治殿宇而還叢林之舊觀皆出公外  
護之力皇慶壬子遷靈隱有旨設水陸大會于金山  
命師陞座說法竣事入覲於便殿從容奏對深契上  
衷加賜佛日普照之號陞辭南歸卽拂衣去養高干

良階之西庵至治壬戌徑山虛席三宗四衆咸謂非師莫能荷負其任相率白于宣政行院請師補其處泰定甲子用使院闡詞奏請爲降璽書作大護持師至是凡三被金襴袈裟之賜二十年間足不越閭而慕其道者鱗萃蟻聚至無所容歲饑皆裹糧而來以得見爲幸徑山自大慧中興後代有名德得師而其道愈光師嘗勸一新到僧云何方聖者甚處靈祇僧云臨牀碁師云杜撰禪和如麻似粟參堂去又勸一僧云棋槃石斫破你腦門盞孟池浸爛你腳板僧擬答師使喝又勸一僧云擘開華嶽連天秀放出黃河徹底清卽且置平實地上道將一句來僧擬開口師便打其機鋒峭峻多此類師以呵叱怒罵爲門弟子慈切之誨以不近人情行天下大公之道爲藏叟之的傳一人而已師之利他皆陰爲之沒齒不言而其道德聞望爲朝野所推服膺命賜人以爲榮而師未始自銜意漠如也暇日以餘力施於篇翰尤精絕古雅石田林先生隱居吳山不與世接獨遺師以詩曰能吟天寶句不廢嶺南禪其取重於前輩如此師生於宋寶祐乙卯佛涅槃後一日以至正辛巳八月四日終于徑山之丈室世壽八十八僧臘七十六其

先五日示微疾問侍僧云呼之曾已休吸之尚未全寄同諸苦源來者不來者如何是來者不來者侍僧無語師良久云後五日看越四日夜分沐浴更衣別衆趺坐書偈云本無生滅焉有去來冰河發燄鐵樹華開投筆垂一足而化龕留七日顏貌如生以是月十一日奉全身安于寂照塔院而分爪髮建塔于化城习有精舍四會說法語有錄行于世所度弟子若干人嗣其法而同時闡化於吳楚閩粵蜀漢間者若干人其上首靈隱法林本覺梵琦中天竺祖銘等狀師行業俾潛書之茲碑潛忝從童甫逢板之後未能於宗門中饒蘆蔔之香嘗醍醐之味罔知所以措其頌美之辭庸備著狀所述爲之序而銘諸庶幾不失其實來學得以究極夫旨趣云爾銘曰  
大雄唱滅宗途肇分不有單傳詭開我人魏魏大慧垂陰四葉門庭之盛規重矩疊法雷普震裂地轟天據獅子座四十二年被遇三朝便蕃異數王臣順風有嚴外護大法棟梁一夕而摧本無生滅焉有去來寂而常照碧潭秋月散爲千光非同別徑山蒼蒼上與雲齊眞身常住大慧焉依讚述虛空非愚則惑直書具文刻此山石

元廣智全悟大禪師大中大夫住大龍翔集慶寺  
釋教宗主兼領五山寺笑隱訥公行道記

自大慧果禪師大弘臨濟之宗於東南獲得佛照光  
以爲之嗣北磻簡傳之至物初觀而得晦機熙公江  
南既歸國朝禪宗尊宿共扶其道者數公而已晦機  
尤以老成爲國柱石隆然繼之名稱普聞於天下者  
則廣智全悟大禪師訥公其人也公諱大訥字笑隱  
姓陳氏本九江義門唐尚書祿諸孫分居南昌先  
有豫章之木特異神於相地者占之曰是當生奇男  
子爲名僧其道大行樹枯其徵也已而果然師生於  
至元甲申八月二十七日生之夕所居宅地若震動  
人爲驚異稍長入鄉校穎悟過常兄書過眼輒成誦  
其親攜以出游至佛寺必瞻拜戀慕不能去父母知  
其志偉從伯氏之爲僧於郡城水陸院法雲者九年  
雲之徒彰爲難髮受具戒居八年學問日廣知求佛  
法大意一山萬公住廬山之開先即往見焉時年十  
七山一見出之左右日夕警誨歎曰吾友晦機在百  
丈子欲請決究竟非見吾友不可師稟命詣百丈晦  
機識其奇偉於斜睫間即使侍方丈他日謂之曰昔  
黃龍得旨勸潭領徒游方及見慈明氣索汗下汝且

道過在甚處語未絕師抗聲曰千年桃核裏覓甚舊  
時仁久之仰掌書記一日舉百丈野狐詰問之師擬  
議晦機震威一喝師於是羣疑頓釋得無礙智同參  
苦舌問之師後有頌云百丈野狐野狐百丈埋著一  
院伏惟尚享諸方多頌之晦機一日定中見天門有  
榜師名爲首因謂師曰昔東山祖有言我不得勤遠  
則負慈明矣汝善保任乎晦機還淨慈師從之仍以  
爲書記晦機說法文理精詣嘗謂師曰昔雪竇真淨  
及我妙喜以來內自教乘傍及儒老子百家之言漢  
人要眇故其文言浩乎如川至之不可禦也師神觀  
高適音吐如洪鐘素以博洽聞至其辯論古今如指  
諸掌執筆書事文士良史莫或過之一時名勝如思  
斷江如一谿茂古林宜無言卓有行業皆與師爲忘  
年交本中峰居天目山之師子巖中外信向甚盛師  
嘗謂之語至夜參半忽大風崖石欲墮左右辟易師  
危坐如平時峰亦服其定力矣而學士大夫如吳興  
趙文敏公孟頫巴西鄧康莊公文原四明袁文清公  
柄房山高公彥敬東陽胡長孺汲仲錢唐仇遠近仁  
延祐進士蒲城楊載仲弘金華黃潛晉卿及今翰林  
待制京兆杜本伯原前後負時盛名與師爲文學之

友者也晦機著萬一山塔銘屬師代作請文敏公書之公一見大驚異以爲真得古文法公爲杭州僧作顯教院記亦屬師代之及成不易一字署己名以書至大辛亥初受請住湖州之烏回祝香之大諸山咸歎晦機之得人矣大報國寺者因宋故宮而爲之延祐庚申災諸刹尊宿共迎師起廢未從也趙公爲親作疏以請既至大作新之寺田之在宜興者連歲不入師爲歸其侵始有以食其衆江湖行省丞相脫歡公故荅刺罕順德王之子也以世勛名德靖重知大德兼行宣政院事領東南浮圖之教凡大刹非名德不輕授特請師任中天竺人無間言而師名日起矣天曆初元帥夢龍騰空覺而異之作偈以識既而天子以金陵潛邸作大龍翔集慶寺命江南行御史臺督視其成嘗有旨曰江南大刹皆前代所爲甲乙之次頗有定品今日之作規制位望宜無加焉方大臣難於開法主者師之量久在淵衷命爲太中大夫號曰廣智全悟大禪師爲開山第一代師恢弘覺達凡應無滯偉然江海之上舒卷自在不偏於空寂又明年與蔣山雲芳忠俱召至京師京師之爲禪宗者出迎河上曰國家尙教乘塔廟之建爲禪者寂然

祥利興於今代自師始吾徒賴焉師謝曰遊其行之爲律宣其言之爲教傳其心之爲禪有言有行皆所以明是心也吾徒無負祖師西來意他不足論也日名對奎章閣賜坐說佛心要淡堦上旨館於太禧宗禪院勅設伊蒲鉢餽賜貂裘金襴衣及諸金幣皆內府珍異上嘗知師所爲文曰蒲室集旨命昭孝寺大司徒法洪取進法洪亦博洽內外典淡爲誦達上問師嗣法何人曰元照也因贊其道業源委上嘉歎命學士虞集製銘賜之居十月中使問尉洽至請還從之賜中天竺名曰天曆永祥寺而命師之菴居曰廣智皆命虞集爲之書祖道於城南僧舍并食設皆貴臣以上旨爲之主上之眷斯寺也外以臺臣護視使者從中來賜與無虛月皇上至元二年以老病求退御史大夫撒迪公以聞從詔不許加號釋教宗主兼領五山寺餘如故而賜予尤厚匡匡之頒徧及寺衆勅外臺護視使安居而終老焉先百丈有禪苑清規其徒遵用之嘗有旨命師修改乃分爲九章今行焉於是中朝西域高昌三韓滇池于闐與湖江淮漢閩蜀閩廣之俊傑四面而至法席莫尙焉師之居於是也自中朝外藩臺閣風紀貴人名公卿至者莫不傾



蓋爲禮非人力所能致也而文詞語言流傳四方震  
蕩耳目亦顯明雄毅於一時矣初給錢爲中統鈔者  
二十萬緡設官領之取子錢以爲食後廢其官以歸  
寺之人出納爲息不能畫一稍病之至正元年勅有  
司市民良田以傳寺歲賦粟以食公私無所係累歎  
曰吾徒庶晏佚一搏於朝夕吾亦老且休矣四年五  
月一日爲文書請以徑山忠義芳代已升堂擊鼓辭  
衆退居廣智菴居兼旬肩輿與御史大夫脫歡公爲  
別畱書凡與交游之善者命弟子疏兩朝賜以金幣  
等蓋以付寺僧俾營萬佛閣以報國恩既乃臥示疾  
明旦天大風雨白晝髮眼名入室弟子各加勉諭從  
容作偈儼然而逝是月廿四日子也得年六十一  
僧臘四十六初龍翔寺成卽營三塔於石頭城之東  
問弟子能奉全身措於塔院自憲臺郡縣大小吏士  
緇素老幼送者萬衆陰雲四興涼颼灑然行者不知  
暑衆散始罷八月磐石爲坎石城之岡十六日奉而  
藏焉表浮圖於其上其徒之在杭州報國永祚者又  
奉師遺齒爪髮而塔於鳳凰山師四會說法皆有語  
錄提頌叙說宗旨外集詩文若干卷卽所謂蒲室集  
者也度弟子若干人傳法住山者若干人師性至孝

父再早卒母蕭氏方盛年卽持齋念佛以居師受請  
報國時母率餘子薦新祖考庭前忽生華形如白蓮  
蕊芝類也鄉人聚觀香色彌月不滅占者以爲師之  
瑞應也師雖不得至左右而心常不忘目其文曰蒲  
室者所以識宗家睦州織襪爲養之故事也故其爲  
文爲人子言必曰孝爲人臣言必曰忠爲朋友之交  
言必曰信至語其徒脫愛網離無明直指本性以悟  
爲則誘掖以進之激昂以發之奮迅以決之機用迭  
發政令獨行其門人以所得各有記可考也噫人才  
實難江濤渺然居忌不但能靜以應向使不爲方外  
之歸亦足以用世者哉予與師相知四十年見師身  
受龍翔之寄至于今十有七載歸老江上亦十二年  
向與交游者皆已盡矣弟子懷渭本其甥也清修善  
學有舅氏之風渭之爲名亦所以識也以其同門之  
意使予書其遺事可勝慨乎乃述贊曰  
維昔至元皇有南服神明合完生息來復預章梗楠  
殿於湖江幹立條揚乃發駿麗文林蕭條靡孱嘉會  
肆其修能求法方外達磨傳心別濟爲宗至妙喜天  
縱橫則融遠紹諸流必有慧辯惟全悟師弘偉超鍊  
四坐道場說法沛然吐辭湧泉如洪如元術法如嵩



不啻明教繼前賢親睦州之孝表裏東南總于金陵  
卓作梵宮龍翔是徵崇臺在焉耳目攸寄以領佛事  
孰克堪是鼓鐘震驚龍象人天敬峙山連莫之維先  
金貝珠璧園苑林澤道護萬福好爵嘉錫宜其惠慈  
作新成規來綱來參雲奔海馳皇仁如天函覆如一  
佛善其衆休燕以室風雨漂搖安如須彌生滅去來  
何足控持慨念故交違越年歲訊諸門人以作斯記  
前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  
誥兼修國史蜀郡虞集記

笑隱訢禪師語錄

元太中大夫廣智金倍大禪師住持大龍翔集慶  
寺釋教宗主兼領五山寺訢公塔銘  
今天子至元元年太中大夫廣智金倍大禪師住持  
大龍翔集慶寺訢公上謝事之請御史大夫撒迪公  
以聞上不允遣使持詔加釋教宗主監領五山寺勅  
臺臣諭旨俾安居以終老寵錫優渥齊及其徒公不  
敢違僂俛受命至正四年夏五月己丑朔乃升堂辭  
衆退處東菴且援箸令循本宗資次衆徑山雲芳忠  
公自代未幾俄示微疾其月二十有四日子委順  
而化六月四日辛未奉全身殯于石頭城塔院靈府  
暨郡邑諸司咸設祖奠于道左送者萬餘人八月十  
有六日子申窆于塔院之後岡分爪髮建塔杭之鳳  
凰山下弟子密詣走金華山中致寺勳舊汝訪景操  
等之意於潛曰先師紹隆祖道師表人天克協帝心  
光膺聖眷宜有述以示來葉子嘗庇職太史氏且辱  
交於先師銘非子誰宜爲敢以門人廷俊所奉狀以  
請潛載念師之告寂也不遠千里以所服玩來誠永  
訣若有所屬望於潛者諒不得以衰退爲解謹按公  
諱大訢字笑隱族陳氏唐尚書操之哀世居江州後  
徙南昌故今爲龍興之南昌人公幼開爽授以書卽  
成誦七歲游僧舍見佛像輒作禮瞻戀忘歸父母知

不可畱九歲俾去家依伯父雲上人於本郡之水陸院祝髮禮雲之徒彰上人爲師尋受具戒年十七初至廬山謁開先一山萬公畱掌內記旣而遺詣百丈山參晦機熙禪師一見淡加器重由內記陞居記室一日詰之曰黃龍得旨泐潭領徒游山名聞叢林及見慈明氣索汗下過在什麼處公抗聲曰千年桃核裏覓甚舊時仁師愈奇之又一日以百丈野狐話詰之曰且道不落因果便墮野狐身不昧因果便脫野狐身利害在什麼處公擬答師遂喝之自是平生疑滯渙然冰釋矣公每謂先德有云但有纖疑不到無學安能七縱八橫乃益研教典旁及儒家道流百氏之說師遷杭之淨慈舉公爲第一座辭不就仍居記室出世住湖之烏回遂以辦香爲師法嗣居三載去游江湖間復歸淨慈一時大尊宿在父師行者咸與爲忘年友嘗訪中峯本公於天目山坐語夜半風大作勢欲裂崖石左右皆辟易公不爲動中峯甚敬異焉鳳凰山大報國寺以火毀而法席偶虛行宣政院倚公起其廢公旣至棟宇爲之一新而規制有加於昔土田爲豪民所據者悉取而歸之丞相脫歡答剌罕公領行院事雅知公遷主中天竺而寺亦以火毀

不一年盡復其舊天曆元年有詔以金陵潛邸爲大龍翔集慶寺妙東名德俾之開山公首膺其選明年特昇三品文階以冠法號又明年驛召赴闕入見奎章閣賜坐良久咨問法要對揚稱旨因及其師傳之自於是侍書學士虞公集承詔爲晦機製塔銘旣又改中天竺寺額曰天曆永祚以表公興復之功而公之別菴曰廣智亦俾虞公爲書其扁榜所賜貂裘金納衣及他貴珍服用之物悉出與數從行者預賜有差尋命中使傳旨館於太禧宗禪院勅設桑門盛饌畱居浹旬勞問洽至再召見遂辭歸餞送之禮彌厚公已南還復遣使降璽書加護香幣之頒無虛月皇上御極待遇益隆有旨命百丈山德輝重編禪林清規仍命公校正遂定爲九章書成四方咸取法焉公每示衆舉百丈野狐話云百丈野狐野狐百丈埋著一院伏惟尙享一住八年不得謝復住九年示寂前一日往致別于御史大夫脫歡公及一二所知款語竟日逮唱滅猶力疾趺坐屬其徒以累受賜金帛作萬佛閣上報國恩餘一無所及遂書偈而逝春秋六十有一夏四十有六所度弟子若干人得法而分居列刹者若干人四會語有錄外集曰蒲室集公於母

年高闕於現省每自謂有愧於睦州編蒲奉親爰以  
蒲名其室因以名其集云公所爲文無山林枯寂之  
態變化開闢奇彩爛然而議論磊落一出於正未嘗  
有所偏蔽虞公稱其如洞庭之野衆樂並作鏗鉉軒  
昂鼓龍起躍物怪屏走沈冥發興至於名教節義則  
感厲奮激老於文學者不能過也人以爲知言初懇  
同趙公孟頫未識公得其文歎賞不已卽命駕訪之  
一時賢士大夫咸慕而交焉公質穎魁特襟度豁如  
隆冬盛寒使人持布裘於道上遇孤客者輒鄰與之  
不使知姓名病則與藥死則與棺其及物如此而自  
奉儉薄一衲衣或數十年不易也狀稱公先墓有巨  
樟術者言樹枯當出名僧公生而樹果枯其生也屋  
皆震動父早沒母方盛年卽持齋修念佛三昧感白  
蓮華從地涌出是歲公任報國歸寂之日天大風雨  
殯之日密雲四合陰風肅然窆之日城東南皆雨而  
城西獨無沾淫靈異之跡可徵不誣其遭逢盛際始  
榮終哀有不偶然者矣銘曰

昔在先朝龍潛下土雙渡之居化爲寶所人天四衆  
川奔雲聚度門巍巍公其梁柱於皇昌辰金輪御宇  
寵綬故舊使節旁午函香示信傳宣天語曰以五山

悉統於汝凡茲釋教汝爲宗主敷求遺範用繼汝祖  
恩光衣被榮過家黼匪公宿德疇克荷負典則所存  
有隆必舉木鐸再揚重規疊矩單提直指表正端緒  
豎立法幢作大依怙密禪上化萬物時雨云胡不憇  
計開當宁石頭之圖崇崇宰堦史臣勒銘垂休千古  
中順大夫祕書少監致仕黃潛撰

笑隱訢禪師語錄

有元大中大夫佛海普印廣慈圓悟大禪師忠公行業記

師諱守忠字疊芳。以至元乙亥十月一日生南康都昌黃氏。九歲志求出家。母弗許。親族勸母遂其志。於是從玉山珍禪師于雲居十二祝髮。既受具。出游。乃至蔣山。留二夏。過天禧官。講聽法華。聞輒解了。主講佛光法師服其穎悟。謂曰。再來人也。時鑷山瓊公道震吳中。往咨叩。就見蒙山異公公。問鄉里。師云都昌。曰。紅來。陸來。曰。二俱不涉。公展兩手。師瞠目視之。遂同居休庵。久之。拜虎巖伏公于徑山。職其綱維。一年。往育王。見東巖曰公。命典藏。不就。乃省玉山于靈隱。玉山舉庭前栢樹子。話師言下。盡釋所疑。辭歸見海印如公于臨江。惠力甚。驢復至金陵。崇因遠峰宏公迎居第一座。峰遷保寧。衆推師繼席。開堂爲玉山之嗣。至治辛酉。春江浙行中書省丞相脫歡公。領行宣政院事。遷師蔣山。泰定乙丑正月。寺燬而太子梁王適至金陵。翌日登山問師。云。寺旣火矣。佛依何

大寶是爲

住對曰。古佛過去。今佛再來。又問。興復如何。對曰。賴有大檀越在。王領之。明年治銅爲大鐘。王解指碧珠。□□旣成。而珠宛在鐘款。皇帝萬歲。上色加明。瑩王與師登寶珠峰。見後麓平衍。林木深蔚。可建精藍。命累石。識其地。它日躬舉鑊。開基出金幣。作殿宇。手書崇禱爲額。未幾。王有江陵之行。不樂師爲禱。寶公得吉。王指天曰。誓有以報靈貺已而歸。登大寶是爲文宗皇帝。天曆元年秋。遣使至山。字一時皆作不再期。而落成八年。戊子十月二十八日。感微疾。召門弟子曰。汝等宜力吾道。以無負國家崇奉之意。勉之。吾逝矣。先一日書偈云。遮個臭皮袋。觸目無滯礙。一死便燒埋。不要和人賽。臺府諸司各致奠。士庶率財作大會。七日。至然頂。臂香爲供者。與龕出東門。傾城伎樂皆至。送者數萬人。圍維火五色。大夫星吉公命萬戶以兵環視。薪盡而頂骨牙齒目睛數珠皆不壞。舍利無算。烟所至。林木皆燦燦如綴。樵牧連枝取。諸市弟子大琛等奉藏龍幡不動。塔大機等又分塔於徑山。凌霄峯下。師身長七尺五

寸偉然魁特吐音如鐘平居寡言出語無非指示王公貴人一見聆其緒論不自知其膝之屈也每出城府士民爭迎拜恐後稱爲活寶公開示學者不假辭色號鐵面然人人親服應酬偈語未嘗起草引紙疾書而文理嚴正雄渾五會錄可見也師初游方與竺源盛公偕行源後山居淮西道大鳴于時師常欲強度江而不能則屢分賜物以奉復舉於蔣山以代已師居崇因十五年蔣山二十年凡寺錢粟壹不經意聽令臧司出內而贏羨狼戾師去繼者稍加撙束而帑庾日益耗矣一日寶街有牽羊就屠者師見倍償其直而縱諸山屠尋改業自是官貴多以羊鹿薦雉於師所縱焉曰放生云徑山華嚴閣火延燎數百間隨復舊加雄麗龍翔之再造也傾已橐得鈔五百定爲倡蔣山之役亦然此施者之所以信而成之所以易歟師勤於爲衆四事之奉務爲豐美已則壞衣糲食澹如也初文宗意師服御必華侈一日徵行直造臥內則破幔紙衾而已加嘆以去師於世典雖不

留意然一經目則終身不忘至於史記亦能倍誦對人輒成篇舉不差一字都昌於吾郡爲隣境師之族居境上與吾家甚邇師居龍翔予則參徒之列三年於師道德言行之懿蓋所謂親聞而見之者也近世大尊宿紀錄往往出於貴公顯人貴公顯人任其好惡筆削失實今因其門人毗陵翠微住持仁性之請乃以所聞見之大者而直書之不敢一字褒貶焉庶幾後世有所據信師生之時與臨終之日多有靈瑞嫌涉異不書

至正九年己丑春二月八日參學比丘克新撰

中順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都事劉貞書

元故大中大夫佛海普印廣慈圓悟大禪師大龍翔集慶寺長老忠公塔銘

至正八年歲戊子十月廿又八日廣慈圓悟大禪師示寂於大龍翔集慶寺之方丈先一日召諸弟子留偈云這個臭皮帋觸目無滯碍一死便燒埋莫要



人賽詰旦復告之曰。汝等繼自今宜勇猛精進。紹隆先聖之道。庶毋負國朝崇重吾教之心。言已。幡然而逝。有頃。容貌神采燦然如黃金色。停龕七日。江南行臺御史大夫星吉公率文武諸司。致奠諸好善者。相率出貲作齋會。七晝夜。有然身以燈炷。香頂臂盡其誠敬。而作供養。十一月五日。龕出城東。有司具儀從伎樂。送者數萬人。有衣麻扶杖哀號。憫還返若有所失焉者。闔維將既回。風凝烟至。寶公塔頂爲五色。蓋宛然空中。薪盡火滅。五色舍利無筭。烟所著林木。舍利綴葉上。如珠大者如菰。顛骨齒牙目睛乃生前所持念珠。俱不壞。弟子大琛等奉藏於龍蟠菴之不動塔。逕山大機等又分塔於凌霄峯下。僧臘五十又六世壽七十又四。門人玉泉住持福祐等奉書及行實來。剴請余銘其塔。辭不獲。乃序而爲之。銘。禪師名守忠字疊芳。江西南康都昌之黃金黃氏子也。誕時多靈異。九齡恪慕舍俗。母弗許。輒速日不食。親族屢請于其母。乃從其志。禮雲居玉山珍禪師爲師。年十一祝髮。受具足戒。姿兒魁偉。氣宇超然。徧游諸方。

至蔣山留二年。至天禧官講。聽講法華諸經。悉了其義。住山佛法師。識之。謂衆曰。斯人真再來人也。入吳禮覺菴。眞公于承天見鐵山瓊公。蒙山異公于休休。異公問師鄉里。師曰。江西都昌。曰。船來陸來。曰。二途不涉。公展兩手。師瞠目視之。遂同居焉。久之。還逕山。見虎巖伏公公。一見器異。命掌綱維。一年又往育王。見東巖日公公。留典藏教。不就。過竺源盛公。偕行。過雪竇。見野翁同公。度夏秋還靈隱。省師玉山山。一日入室。次舉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柏樹子。師一歷耳。根豁然大悟。山爲印可。久之。至臨江。惠力見海印如公。往來諸禪師間。機語投合。所至尊敬。復還建康。至崇因分座。調徒適遠。峯宏公遷保寧。衆推禪師補其席。開堂說法。乃嗣玉山。蓋本諸源委也。由是道價日重。至治辛酉。春江浙行省左丞相脫歡公。領行宣政院事。素聞禪師高行。移住蔣山。秦定乙丑正月廿四日。太子梁王至建康。是夕寺舊明日。王詣寺問師。曰。興復若何。師對曰。賴有大檀越在。王頷之。明年範銅作大鐘。王以寶珠施。

入治爐既成而寶珠瑩然在鍾欸萬歲。上又問師曰：「寺既煨矣，佛依何住？」師對云：「古佛過去，今佛再來。」王大喜。王一日與師登寶珠峯，見峰後雲霧滃鬱，起降即其地。四顧林麓深秀，謂師曰：「是可爲精舍。」命從者疊石表識之。它日，王再至，躬自舉鉏，命師說偈。王遂以鋤剌地，開基施財，囑師建梵宇，名曰崇禧。大書崇禧二字，畀師令留寺，自是每至必留連，問辯多舉宗門語爲問。王一日問師云：「禪子所謂蔣薄粥者何也？」師對曰：「將謂殿下忘却。」問又曰：「所謂禪僧家三隻襪者何也？」師對曰：「國內山川俱踏遍，今朝親到梵王家。」王爲之嗒然相視，致和元年戊辰秋，王入登大寶，改元天曆。上遣使函香至蔣山，謝寶公兼勞師，師先一夕夢神人惠以一印，早作而使者至，賜金綺袈裟，授師佛海普印大禪師，改崇禧爲大崇禧萬壽寺，賜經一藏，白銀器五百兩，黃金五十兩，納失失廬二首，有旨以金陵潛邸造大龍翔集慶寺。上命禪師開山，師舉中天竺長老，大訖代之，回奏稱上意。二年春，上遣

使特授師大中大夫，廣慈圓悟大禪師住持。大崇禧萬壽兼領蔣山太平興國禪寺，商議集慶萬壽營繕都司事。至順元年，御史中丞趙世安傳旨召師，與大龍翔訴公乘驛入京。既至，國師妙總統吏部尚書王士弘引見。上于奎章閣賜坐溫問，命大禧宗禪院給日膳，費用及諸從行各有差有旨。見皇后，大子申命大夫撒迪平章趙世延留守張金家奴具珍饌供祁寒。上以貂裘衣師，從行皆賜衣綿謁見。帝師禮遇隆至，饋以土蕃所貢御米，尋奉旨見西天指空和尚，偕訴公乘傳之五臺禮文殊大士，觀祥光而歸。敷奏稱：「旨賜納失失袈裟二年辛未正旦朝。」大明殿賜金襴袈裟，勅學士虞集撰重興蔣山寺記及大書廣慈菴洎諸殿堂，扁三月十八日奏辭乞歸。上固留辭不已。上乃允所請，呼師之字而勞之。上命留守設盛燕，祖餞於聖恩寺，給內府器皿樂伎，復命大司徒撒迪押燕，明日賜中統鈔百定白金百兩，勅通政院給驛馬十疋，傳車二輛。帝師饋西帽襪衣段疋裘裏各一所，請江

南諸寺護持 法旨四月五日奉 特旨蠲免蔣山田地租糧八日 上遣中丞趙世安再賜中統鈔五百定命師函香還山繼遣宣政院使韓家奴賜鈔五千定遣趙院判尙劉二總管壞繪諸佛菩薩神像皆當世絕藝也四年癸酉秋 上賓天 太后述 先朝之志南遣使賜黃白金各百兩雲南葉金二十兩鈔二百定織文二十疋元統初

今上皇帝登極賜 璽書侑以 御香金幣至正元年辛巳三月日禪師升堂鳴鼓集衆說偈辭蔣山歸龍蟠庵爲終老計二年三月菴前夫容忽一樹盛開衆皆驚訝四月江浙行省左丞相則怯兒普化公行宣政院使納璘高公差宣使持省院疏文起禪師住廵山禪師辭甚堅請者不絕故勉爲之行留三年有成續復辭省院督有司以禮登山固留之五年正月今上皇帝特 旨命禪師陞住 大龍翔集慶寺遣使函香禮請中臺大夫亦憐真班及省院諸司具疏咸至以官舟護送至建康六年三月禪師退居廣慈庵俟 朝命臺官率有司請數四益勤禪師力辭

如初七月寺留南臺大夫納璘率僚屬詣廣慈菴謂師曰 國朝江南建寺惟此一寺爲盛今遇留變非有道行願力者孰能興復之禪師惻然念 先皇厚恩卽起主寺事首傾衣鉢市木鳩工重爲興造七年寺成八年戊子九月二十八日禪師登蔣山寶公塔辭寶公謂其逮來金陵四十餘年與大士若有夙世緣契庇賴蓋終身焉過龍蟠菴以菴事付囑其徒弟奇偉等復還龍翔距其逝期恰先一日也禪師智圓而行滿識朗而學純言簡而要機靜而應作爲偈頌無禪流夸大張礫之言有祖師平易坦質之旨其往崇因除積弊而新之法席鼎盛埒於名藍其住蔣山歲月最久寺遭鬱攸願力所成殿堂樓閣門廡及它屋以間計者數千輪奐具美其住廵山宿逋累萬曾未期月倉庫充羨土木皆作堂單滿千七百說法行道有光前聞其住 大龍翔復罹鬱攸前規壯麗費出有口實假民力禪師興造費出常住力從儉傭而舊觀悉復衆稱其難宅如寶公大士如 諡普濟聖師賜珍珠僧伽衣寶器二十事復羅漢莊淪於司馬

案者皆禪師所。奏梅山華嚴福壽大義等田累歲  
質當於富民者。禪師悉經營以復常住。大崇禪  
賜平江田五十頃。及蠲蘆蕩之稅。亦自禪師開陳生  
平所成事功與。天朝恩賜光寵。它人莫不企慕。在  
禪師無秋毫自銜之意。所得賜物。悉以歸公齋。施餘  
資。遇人空乏。輒以濟急。示寂之日。所存惟三衣巾鉢。  
古玩圖籍數事而已。禪師逝于玉山。而上爲松原獄  
禪師五世法孫所度弟子傳法住山。若干人。諸方辦  
事若干人。門人編集其遺文。名曰五會錄。行于世。禪  
師生前遭遇。不留于心。末後光明能豫知之。而恐其  
徒有尙人之志。故臨終四句之偈。前兩句斥其幻軀。  
後兩句囑其莫賽賽何事乎。師旨深矣。銘曰  
匯澤湯湯。孕秀鍾瑞。鐘阜峨峨。蘊祥儲異。扶輿千載。  
惟師致焉。或賜以金。或命以官。命不敢拒。賜不敢辭。  
富貴在天。豈我所知。不賤爲貴。不貧爲富。不自賤自  
貧。則我所固有。五會弘願。聚雄諸方。曰我佛之力。天  
子之光。嗟彼月矣。沂日有輝。日魄主死。天則不違。不

違者天不昧者性現月本體圓滿端正我銘古人證  
以古月諸佛現前不作斷滅龍蟠凌霄有翠曙波師  
志無競我銘已多

至正九年己丑四月八日前 翰林學士承旨榮  
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冀郡歐陽立撰  
奉議大夫前淮安路海寧州知州古汴趙雍書  
中大夫婺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中山趙儼篆額  
光祿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御史大夫星吉立石

曇芳守忠禪師語錄





福源石屋拱禪師塔銘

前四明延壽禪寺沙門 元旭 撰

師諱清珙。字石屋。蘇之常熟人也。俗姓溫。母劉氏。生之夕有異光。實宋咸淳八年壬申也。及長。依本州興教崇福寺僧永。惟出家二十。祝髮。越三年。受具。一日有僧杖笠過門。師問之。僧曰。吾今登天目。見高峰和尚。汝可偕行否。師欣然與之。偕行。見峰峰問。汝爲何來。師曰。欲求大法。峰曰。大法豈易求哉。須然指香可也。師曰。某今日親見和尚。大法豈有隱乎。峰嘿器之。授萬法歸一之語。服勤三年。大事未明。忽辭他行。峰曰。溫有嗜驢。淮有及菴。宜往見之。至建陽西峰。見及菴。菴問何來。師曰。天目菴。曰。有何指示。師曰。萬法歸一。菴曰。汝作麼生。會師無語。菴曰。此是死句。什麼害熱病底。教汝與麼。師拜求指的。菴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意旨如何。師答不契。菴曰。者個亦是死句。師不覺汗下。後入室。再理前話。詰之。師答曰。上馬見路。菴呵曰。在此六年。猶作者個見解。師發憤。棄去途中。忽舉首見風亭豁。然有省。回語菴曰。有佛處

不得住。也是死句。無佛處急走過。也是死句。某今日會得活句了也。菴曰。汝作麼生。會。師曰。清明時節雨。初晴黃鸝枝上分。明語菴領之久。乃辭去。菴送之門。囑曰。已後與汝同龕。未幾菴遷湖之道場。師再參次。命典藏。鎗菴嘗與衆言曰。此子乃法海中透網金鱗也。一衆刮目以視。後靈隱悅堂闡公會中居第二座。遂罷參。登霞霧山。卓菴名曰天湖道。治緇素戶屨駢臻。伏臘所須。不求自至。凡樵蔬之役。皆躬自爲之。有古德之風。禪暇喜作山居吟。傳者頗多。師於此山有終焉之志。俄而嘉禾當湖新創福源禪刹。以師之名聞諸廣教。馳檄敦請爲第二代住持。師堅臥不起。或者勸之曰。夫沙門者。當以弘法爲重。任閒居獨善。何足言哉。於是翻然而起。大開鑪錫。鍛鍊學者。談者以謂真能起及菴之家者也。居七年。以老引退。復歸天湖。至正間。朝廷聞師名。降香幣以旌異。皇后賜金襴衣人皆榮之。師澹如也。至正壬辰秋七月廿有一日。示微疾。閱二日。中夜與衆訣。其徒請曰。和尚後事如何。遂索筆書偈曰。青山不著異尸。該死了何須

掘土埋。願我也無三昧火。光前絕後。一堆柴。鄰筆而逝。閼維舍利五色。璨然不知其數。其徒收其靈骨。舍利塔于天湖之原。以及菴之塔。配之示不忘同龕師之意也。壽八十有一。臘五十有四。有弟子愚太古者。高麗人也。親得師旨。說偈印可有。金鱗上直鈎之句。其王以國師之號尊之。聞師道行意甚傾渴。表達朝廷。詔諡佛慈慧照禪師。移文江湖。請淨慈平山林公。躬入天湖。取師舍利。館伴歸國。平山與師爲同參。皆愚公之本意也。師之上堂法語。山居詩頌。其徒至柔刊行于世。且以師之行狀徵予銘之。予昔見師于福源。矍然其形。道韻可掬。今已四十餘年矣。因感慨而爲之銘。銘曰。

西來直指 教外別傳 惟上根者 乃可得焉  
傳亦無傳 得亦無得 如太虛空 蕩焉罔極  
卷卷石屋 心如死灰 劃然頓悟 火裏蓮開  
惠朗之孫 及菴之子 源清流長 根茂實遂  
跡留霞霧 名落湖江 爭先快覩 景星鳳凰  
入滅至今 幾三十禩 雙塔巋然 清風未已

石屋和尚語錄

雪庵禅师塔铭



拓片藏于北图

雪庵塔铭 各0133

元至十六年(1356)十月刻於雪庵塔明一拓片碑身  
高0.8米，宽0.42厘米，额高  
0.1米，宽0.1米，行共，80

明护禅师舍利塔铭

余師釋名明諷人呼為蛇愛僧被清河邢上幅履  
 君世樂世居鄆蘭國公為昆明郡治里石岵  
 弟五年己巳安菩清村蹈履綱帶隱居由國崇明  
 三教近聞沅峰豐卷雲林三大宗王德親依生  
 右無有不傳其聲之逍者師來此寺月有  
 淨山之樹廣實殿前  
 大雅氏拉其而左名  
 克煥然一新務施田陌使佛僧者衣鉢無缺矣  
 至正三年師自謂曰余雖篤信三寶蓋名約世號  
 若善疑修固解於塵網之苦乃投簪席山簞林宗  
 至披緇袂受禪卡吳曰釋明義自是而後加以道  
 真也客得佛去之理事衆師者如雲生空  
 此不歸米范國世山太號釋妙臺寺曰明發上  
 人此果也天南佛才自師為始雲名塊川恭  
 止由竹林沈覺苑先師不召開山昔行而跡收  
 無聖持易散衣鉢命師繼王雲居去希師曰果  
 何或得僧淨葉於長師事不復已同其夜自第  
 臣詩雲居淨二劉皆明聖法接衆之道陽松朝  
 神事不厭而馬至忘戊子師年八十三月朔  
 日告誠大眾上於神緣已竟尔寺同居恪守  
 見依不制限而修常報  
 但世間無不指掌公付屬法化門應長之日  
 十餘年有僧士王正信文飛氏為名其師古  
 善福迴城拾明以為更垂諸君創事終明塔  
 本師合新舊之北界焉於余文以鍾之於  
 解塔大其報明以置獨衣箱法門光輝  
 開而巨哉余難復致何水哉不揣故陋謝以  
 述其概流自述云  
 至正二十三年三月庚寅弟子丹具明撰  
 門人長鏡書妙慧  
 自稱同大眾  
 拓

拓片藏于北图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五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楚石和尚行狀

師諱楚琦字楚石小字曇曜明州象山人姓朱氏父杲好善有隱德母張事佛惟謹以大元元貞二年丙申之歲六月丁巳夢日墮懷中而生師師在襁褓中有神僧來見之謂其父曰此兒佛也他日必當振佛法照曜濁世宗族鄉黨因以曇曜字之四歲失怙恃祖母王氏鞠之口授以論語輒能成誦或問書中所好者何語卽應曰君子喻於義六歲善屬對七歲能書大字詩書過目不忘一邑以奇童稱之九歲抵西泚從海鹽天寧訥翁模公受者多諮扣焉未幾以行宣政院命出世海鹽州之福臻一香供元叟是爲妙喜五世云天曆戊辰遷州之天寧至元乙亥遷杭之報國至正甲申遷嘉興郡之本覺丁亥帝師錫號曰佛日普照慧辯禪師丁酉遷郡之天寧己亥有退休志以海鹽天寧有山海之勝遂築寺西偏以居別自號西齋老人癸卯寺主者祖光告寂州大夫強師復主寺事戊申舉得法上首景猷自代而復老於西齋焉

皇明啓運混一海宇

天子念將臣或沒於戰民庶或歿於兵宐以釋氏法

設冥以濟拔之於是以洪武元年九月十一日敕

師說法於蔣山廷臣奏其說

上大悅明年三月復用元年故事再徵於蔣山說法

上聞其說又大悅十五日

賜宴文樓下親承

勞問

詔館於天界寺十日及行出內府白金以

賜又明年秋

上以鬼神之理甚幽意先佛必有成說宜徵其徒之

嘗爲師德者問焉於是泐水東西被

召者凡十有六人予與師泊夢堂靈公與焉七月十

二日至天界館於方丈

上命禮部官勞又命膳部賜薪米等物尋以所問命

講究明白候齋日奏對而師以二十二日示微疾

然與諸師援據經論辨嚴其理自若也二十六日

忽索浴更衣跣趺書偈曰真性圓明本無生滅木

馬夜鳴西方日出置筆謂夢堂曰師兄我去也堂

曰何處去師曰西方去堂曰西方有佛東方無佛

耶師乃震威一喝而逝禮部官以遺偈聞

上爲嗟悼久之翰林學士宋公景濂危公太樸與師



爲方外友尤痛惻焉龕奉四日顏色愈明潤緇白  
瞻禮如佛涅槃天界住持白菴金禪師乃古鼎銘  
和尚嗣法上首師之法門猶子也凡後事莫不盡  
禮同召諸師咸以法供養焉時例禁火化

上以師故特開僧家火化之例是日天宇清霽送者  
千餘人火餘牙齒根數珠不壞舍利五色紛綴  
遺骸參學弟子文晟奉其遺骸及諸不壞者歸海  
鹽以八月二十八日葬於西齋而塔焉師平日度  
人或以文字而作佛事六會語梓傳已久外有淨  
土詩慈氏上生偈北遊集鳳山集西齋集又有和  
天台三聖詩永明壽禪師山居詩陶潛詩林逋詩  
總若干卷竝行於世師所任施者雲集凡所營建  
咄嗟成功在海鹽天寧建大毗盧閣範銅肖毗盧  
遮那佛千佛文殊普賢大悲千手眼菩薩等像位  
置上下相好殊勝又建寶塔七層高計二百四十  
餘尺塔成忽偏倚欲仆師懼禱于佛一夕大風雨  
州民聞空中有聲曰急往天寧救塔明日塔乃四  
正如初及師再來塔以兵燹殆廢且失頂之寶瓶  
師復鳩施完葺之時景璫爲徑山書記以錢命鑄  
寶瓶補之上瓶之日天花紛雨異香滿空州民聚

觀駭嘆無已在本覺建大閣上以奉萬佛下以奉  
大悲菩薩十地菩薩閣之雄偉像設之莊嚴殆冠  
西剎師爲人身短小而志器弘大體無爲而神應  
莫測熾然作用無非以實相示人俾之悟焉證焉  
而後已故雖有營建之美辭辨之富而實無作也  
無說也譬猶春之於花月之於水所可形容者影  
與色香耳道化所被薄海內外高麗日本學者尤  
欽慕焉世壽七十五僧臘六十有三得度者若干  
人嗣其法者若干人景璫文晟將謁辭於當代大  
手筆以銘其塔以昭示來學請予錄其行實予始  
托徑山與師交甚厚又同稟法於元叟和尚其後  
往來東西浙得師出處爲詳洎師示滅又親覩其  
光明之効不可辭也第以衰病紀次繁陋然立言  
君子於斯或有所稽焉洪武庚戌九月初吉前住  
紹興府崇報禪寺法弟至仁謹狀

佛日普照慧辯禪師塔銘有序

皇帝卽位洪武之元年端居穆清憫念四海兵爭將卒民庶多歿於非命精爽無依非佛世尊不足以度之秋九月

詔江南大浮圖十餘人於蔣山禪寺作大法會時楚石禪師實與其列師升座說法以聳人天龍鬼之聽竣事近臣入奏

上大悅二年春三月復用元年故事

召師說法如初錫燕於文樓下親承

顧問暨還出內府白金以賜三年之秋

上以鬼神情狀幽微難測意遺經當有明文妙東僧中通三藏之說者問焉師與夢堂噩公行中仁公等應

召而至館于大天界寺

上命儀曹勞之既而援據經論成書將入

朝駁奏師忽示微疾越四日趺左右具浴更衣索筆書偈曰眞性圓明本無生滅木馬夜鳴西方日出書畢謂夢堂曰師兄我將去矣夢堂曰子去何之師曰西方兩夢堂曰西方有佛東方無佛耶師厲聲一喝泊然而化時七月二十六日也天界住持西白金公法門猶子也爲治後事無不盡禮時制火葬有禁禮部以聞

上特命從其教茶毗之餘齒牙舌根數珠咸不壞設利羅粘綴遺骨粲然如珠其弟子文晟奉骨及諸不壞者歸於海鹽卜以八月二十八日建塔于天寧永祚禪寺葬焉旣葬嗣法上首景嶽復偕文晟以仁公所造行狀來徵銘仁公博通內外典文辭饒奧有西漢風其言當可信弗誣謹按狀師諱楚琦楚石其字也小字曇曜明州象山人姓朱氏父果母張氏張夢日墮懷而生師方在襁褓中有神僧摩其頂言曰此佛日也他時能照燭昏衢乎人因名之爲曇曜云年七歲靈性穎發讀書卽了大意或問所嗜何言卽應聲曰君子喻於義至於屬句做書皆度越餘子遠近號爲奇童九歲棄俗入永祚受經於訥翁模師尋依晉翁洵師於湖之

崇恩洵師師從族祖也趙魏公見師器之爲需僧  
牒得葺洵爲沙門繼往杭之昭慶受具足戒年已  
十有六矣洵師遷住道場師爲侍者居亡何命司  
藏室閱首楞嚴經至緣見因明暗成無見處恍然  
有省歷覽羣書不假師授文句自通然膠於名相  
未能釋去纏縛聞元叟端公倡道雙徑師往問云  
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其意何如元叟就以師語詰  
之師方擬議欲答叟咄之使出自是羣疑塞胃如  
填鉅石會元英宗詔粉黃金爲泥書大藏經有司  
以師善書選上燕都一夕聞西城樓鼓動汗下如  
雨拊几笑曰徑山鼻孔今日入吾手矣因成一偈  
有拾得紅爐一點雪却是黃河六月水之句翻然  
東旋再入雙徑元叟見師氣貌克然謂曰西來密  
意喜子已得之矣遠處以第二座且言妙喜大法  
盡在於師有來參叩者多命師辯決之元泰定中  
行宣政院稔師之名命出世海鹽之福臻遂升主  
永祚永祚師受經之地爲創大寶閣範銅鑄賢劫  
千佛而毗盧遮那及曼殊師利普賢千手眼觀音  
諸像竝置其中復造塔婆七級崇二伯四十餘尺  
功坐就勢將偏壓師禱之夜乃大雨風居我聞鬼

神相語曰天寧塔偏亟往救之遲明塔正如初遷  
杭之報國轉嘉興之本覺更構萬佛閣九楹間宏  
偉壯麗儼如天宮下移人世帝師嘉其行業賜以  
佛日普照慧辯禪師之號佛日頗符昔日神僧之  
言識者異焉會報恩光孝虛席僉謂報恩一郡巨  
刹非師莫能居之師勉徇衆請而往尋退隱永祚  
築西齋爲終焉之計至正癸卯州大夫強師主其  
寺事時塔燬于兵師重成之景獻爲代復歸老于  
西齋云師爲人形軀短小而神觀精朗舉明正法  
滂沛演迤有不知其所窮凡所蒞之處黑白鬻墓  
如水歸壑一彈指間湧毀飛樓上插雲際未嘗見  
師有作君子謂師縱橫自如應物無跡山川出雲  
雷蟠電掣神功收斂寂然無聲由是內而燕齊秦  
楚外而日本高麗咸咨決心要奔走座下得師片  
言裝演襲藏不翅拱壁師可謂無愧妙喜諸孫者  
矣師世壽七十五僧臘六十三得法者若干人受  
度者若干人其說法機用則見於六會語其遊載  
翰墨則見於和天台三聖及永明壽陶潛林逋諸  
作別有淨土詩慈氏上生偈北遊鳳山西齋三集  
通合若干卷竝傳于世余慕師之道甚久近獲執

手護龍河上相與談玄因出牘語一編求正師覽  
已嘆曰不意儒者所造直至於此善自護持之師  
善誘推此一端亦可槩見及聞師歿與國史危公  
哀悼不自勝危公亦深知師者也銘曰

大鑒密旨餘十傳妙喜起蹤龍象筵有如大將據  
中堅鐵卒十萬佩褱鍵或觸之者命髮懸誰欺五  
世稱象賢佛日曉出羸海暎紅燄閃閃行中邊添  
光所至無幽玄憶初飛錫來北燕彤樓畫鼓金星  
纏一聲三際皆靡然火中新敷清淨蓮紺色涵空  
絕寡牽自茲口噴百丈泉洗滌五濁離腥羶內而  
諸夏外朝鮮紛紛來者人駕肩示以實相非空言  
塔廟赫艷名山川一佛能變萬與千會萬歸一道  
則全不識誣爲有漏緣

帝勅中使來傳宣鍾山說法超沈縣萬人瞻依曲兩  
拳一朝入滅同蛻蟬西方彈指卽現前白玉樓閣  
瑤瑤田金鈴寶樹演真詮師之往矣神弗遷寂光  
常定無偏圓我作銘詩翠琰鐫昭朗盛烈坐年年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

制誥兼修

國史金華宋濂撰并書

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

制誥同修

國史臨川危素篆題

楚石禪師語錄

佛心了悟本覺妙明真淨大禪師寧公碑銘有序洪武三年

宋濂

臨濟正宗九傳至於東山演公全機大用譬猶日月行天踴躍畢照其弟子上承法印開拓覺源固不可一二數就其傳派尤著者言之其一為圓悟勤其一為天目齊其一為開禧寧圓悟而下又岐而為三曰虎丘隆曰北菴元曰大慧果其道多行於南天目大傳至海雲嗣開福六傳至金牛真其道多行於北佛性無南北而佛法亦然其融通混含羣被無際震盪鉤磨間幽顯論者未易多此而少彼也金牛世嫡資太湖無用寬其又幾中之錦者歟無用之子則吾一源師其人也師諱永寧一源字也自號虛幻子俗姓朱氏進東道州人世為宜族父某母繼西李氏師既生舅氏吉安鄧守某愛其慧慧命為嗣年六歲入鄉校經籍即能暗記且了其大意然非任之所樂也聞人舉佛陀號遽注耳聳聽九歲能求離俗父母弗之許輒違日不火食乃使依族訓模上人於利和廣慧寺利和州之望刹宋有淮海聲禪師說法度人聲聞當時前一夕寺眾同夢迦禪師次日而師至識者異之謂禪師來顧輪而再世焉十二歲遊揚之鉅巖寺會主僧來峰恭編禪林類聚成師覓之笑曰此古人糟粕耳點檢何為河面王童奇其幼而器之屬僧錄司給牒離度為沙門尋受具足戒自時厥後蓬累出遊浙河西見諸大老下

語無所契中峯海方柄法蘇之萬奇留之經年已而入寧庵山謁克翁紹克翁察其志不九俾掌藏室時年已十九年一旦欲歸鄉行省觀禮至昆陵約明極景於燕子山精修禪定稍涉時香則戴沙遂覺懸級坐空如是者五年明極曰藏主見解且至真性泰人遂至淮西太湖山求印可於無用無用門庭嚴峻師方入戶厲聲叱出之師作禮於門外舍爪而立久之乃許入見問曰何處人師曰通州曰淮海近日益虛若何曰汝日滔天不存涓滴曰不著增道曰清和尚道無用便喝師遂就禪室徹夜不寐一旦聞無用舉堂門一念不起語聲未絕而有省急趨入室無用便打然和師頓悟令速偈拈趙州師立成曰趙州狗子無佛性萬象森羅齊乞命無底籃兒盛死蛇多添少減無餘剩無用嗒然一笑復舉證道偈問師曰聖電飛來全身不顧擬議之間聖元無路達道師曰大進星飛有何擬議敲敲面當機不是不是無用振威一喝師曰喝作麼無用曰東瓜山前春區搗捉住清風剎了皮師不覺通身汗下並立體校地曰今日方知和尚因戲無用曰問著口目是侍左右者三年且以斷崖巖所贊已像親著一花書授師曰汝緣在浙逢龍即住過地便居師遂還浙時虛谷陵元叟端漸翁慶幻住本天如則各懷名山連展化機師皆往叩擊道相贈合而幻住尤譽師非置

向下文長俱於中吳無涉故錄止於此

吳都法乘



佛智弘禪師保峰愚公石塔碑銘 宋 源

禪師諱世愚號保峰樹之西安人其父姓余諱某以書詩傳家  
母毛氏嘗有妊夢觀世音送青衣童子覺而生師自幼好禮佛  
塔造長遂入蘭溪顯教禪寺從秋菽高公供洒掃之役已而菽  
除鬚髮為大僧受具足戒晝夜奉香燈惟謹用針出指端血書  
金剛般若經忍成九款曰縱能盡書一大藏教亦為有為地  
如夢幻不可控縛盡學無為以明心宗手出謁古崖純公石門  
劉公泐波悲泣祈以求端因力之要二公欣然語之師佩受其  
言不分明暗兀坐如枯株時年二十五矣師復數日平日以增  
而學日以退豈非開見未充無以啟發和餅平端清江而西見  
諸善知識時布衲公斷崖義公中峰本公大弘當巖高峰之  
道師一告叩下語不契中心悲亂遂止南屏山中三年不論  
戶限閉止巖成公倡道大慈山定慧禪寺門庭雖高峻而獲證  
悟者甚眾至往謁焉止巖曰南泉有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是何物師聞而愈疑仍還南屏諸緣盡捨類氣絕之人行坐寢  
食不徇覺知唯一念歷然在大虛中如此者久之一夕坐至夜  
分聞鄰僧唱證道歌至不除妄想不求真處豁然如釋重負  
舉目洞照不見一物留礙喜躍不自勝且曰佛法元在目前祇  
為太近故人自遠之耳即操瓶成偈有夜半忽然忘月指虛空  
送出日輪紅之句乃走見止巖會止巖進始蘇走天池求證于  
元翁信公元翁止巖之師也元翁問曰上士從何來師曰大慧

元翁曰大慧鼻孔甚深多少師卓錫杖一下元翁曰何所託  
為將何卓師因作禮元翁曰爾可歸見止巖師既見信陳博由  
止巖唱曰何處見神見鬼師曰今日得了賊也止巖曰賊在何  
處師便喝止巖曰開口合口都不是向上舉將一句來師曰偏  
見明一不覆巖止巖整起行幾請師指名師便揪倒師床止巖  
曰爾欲來持虎鬚耶師便作禮止巖連打三下喝曰若白龍將  
他日說法度人續得慧命次日命為侍者服勤三年又還南屏  
松山樵隱遠公請司藏論尋入大慈為上座元至順二年師歸  
西云西安為石山有福慧古刹久廢為瓦礫之區師獨結茅廬  
以居蛇虎縱橫了無恐怖意歸來以為有遺者負解糧監醢以  
道之師居攝念影不出山者一十六載聲光日振縉素之士  
坐集座下恒至二三千指其地或無所容縣大姓陳君嗣余為  
造殿堂門廡及經藏鑪焚之屬其制如大伽藍止置山若曰取  
其食以給眾帝師大寶法王閣之賜師佛智弘禪師之號至  
正六年冬江南行宣政院亦錄師之行業請主廣德石溪興龍  
禪寺師祝香報恩歸之於止巖表其自證也嚮化之盛不下焉  
石時連留三夏島石之眾念師去鄉里者久如子夫母力迎其  
還通耶境新建佛刹者四曰古望曰龍眼曰寶蓋曰普潤皆延  
師開山為第一祖師起應之無不感慕而奮迅國朝洪武三年  
冬十二月郡守黃君鎮成將徐君與政普度水陸大齋五晝夜

會謂非師不足極拔沉淪師勉強成行竣事而返畧示微疾至門弟子起以精進入道索筆書偈云生本不生滅本不滅撒手便行一天明月擲筆而逝是月之十日也越七日奉師金身藏于烏石慈雲塔院師處菩提境中歷五十五度任人間世閱七十七春秋四方奉學莫知其數能其法者則慈觀慈進德進等一十五人也所度弟子尤多其存則慧實道進等二十又三人也二會語四卷已刊行叢林中云師道價傾四方非性禪林泰泰而公卿大夫若太尉高公納獻若中書兵部尚書黃公德昭若浙江行省左丞若若江東廉訪副使伯顏不花或函書致敬或馳書問道或立謂親問玄要得其片言雙字寶之不翅南金師之施及可謂傳矣使其正席名山則惠利所被宜益廣今乃僅止於斯有識恒傷之紀載遺行以昭示來裔要不得而遽暮也德隨既出世西安之崇壽佩師之德不忘與道達共圖不朽計結集成帙徵予為之銘予開圓悟之道實發臨濟心髓之秘其五傳至荆叟功用益弘際遇穆陵寵遇甚至荆叟再傳而至天池以慈憫之故誘引初機恒俯而就之不為高絕難攀之行使人望門而還所以其弟子布滿東南者甚夥若師者則天池之嫡孫也師求道深切如故頭然本心既明出語皆法彈指之頃起大道場于久廢之餘非其福慧具足為人天師時克若是邪造銘以勒諸塔一以著師之善繼一以勵來者之進修當有陽

然日者者吳銘曰

先佛振靈骨量應微拓化原兮生而質美遠佛軌禮性之存兮歷城諸師各問難疑入無門兮大慈雲蓋遮山絡谷法雨均兮奮襟至前一死敢捐心逾瘡兮如藥暝眩不眠不見耳無聞兮其指頑忘夜半月明十如日輪兮周徧法界無內無外顯一真兮百千妙玄開日洞然照無垠兮為法出世附者川至度羣迷兮瓦礫之叢化為寶宮金碧文兮公侯之貴馳書奉贊祈普累兮生滅兩非去住一機漫云兮今太虛凝碧萬里無跡絕纖塵兮烏石聿崇清泉不霏示法身兮通行有瑞表者太史勒堅珉兮

吳都法乘

杭州靈隱寺政輔良大師石塔碑銘有序

宋 濂

洪武四年正月十六日靈隱釋氏大師滅度報年五十五僧夏四十龕留五日預有煖氣體貌如生又二日用關維法從事齒牙堅潔舌根紅潤皆無壞者及大既滅諸設利羅珠圓玉燬將至盈升四眾爭取反爐為盡其弟子某等涕淚悲泣攀號無從於是始從世禮以是年某月日瘞骨於歸雲塔中實在寺東偏若干步初大師未告寂之先以書囑後弟子共同門今天界善世禪師泐公曰吾大師已至于宜速還若稍遲不復相見矣時公由姑蘇謂大師精神尚強豈遽如其所言及治任來歸大師火化已數日矣公于塔前自誓必期有以白大師之行傳芳不朽密範將來乃加評議詳成簡編持示其友金華宋濂曰是大師也始終俊偉不愧龍象子通吾宗其言當見信于世蓋為文揭之塔上然公以叢林碩德立冠五山獲持正法不翅聖域乃不為之他人而惟區區是托非相和之至深耶其又何辭大師諱輔良字用貞其號曰介菴蘇州吳縣人姓范氏文正公之十葉孫也父諱柏和母鄭氏大師誕鐘粹氣聰悟夙發見浮圖氏書輒躍然朗誦若所素習有板相形術者謂父母曰是兒骨格清峭巖峭殆非世間法可縛若使之學佛必能弘大宗矣矣父母方鍾愛不信其言大師之里多阿蘭若大師日與羣童遨遊其間徘徊愛慕終日不思去父察其志與相者言合乃謂

之曰在昔范蜀公好與名僧交嘗記園悟公卷口逆要并為天下禪宗吾能惜爾而不收遂其志年十五得從同里迎福院僧者彌難落及受具戒即慨然曰學佛將以明心非師無以示肯綮終日牆面可乎去從北禪澤法師習天台教觀所謂三乘十二分研其精華攝其宏微克期若有所契士瞻約公時往天平山白雲寺蓋范氏所建以奉先者大師數至其間士瞻悔之曰教宗固當學若沉溺不返如入海算沙徒自困耳何不更夜以事禪寂乎大師曰吾將為從曰笑隱詎公見主龍翔集慶寺其道大振東南緬甸信從如子歸母朝達嘉之賜以廣智全悟大禪師之號汝為小住依為於走法師往見廣智即以全器法寶期之問答之際捧唱兼施弦發而前執香香而重掃利耶之頃允情頓長雖未至清淨覺地而所入正塗超然出於物表他日廣智再有所問大師發言愈厲廣智笑曰得則得矣終居第二義也大師弗懈益虔久之遂契其心法雲空川流了無留礙尋掌藏鑰於四明阿育王山與住持石室瑛公嚴橫相叩擊石室極推譽之至止于行宣政院檄大師出世嘉興資聖寺陞座說法終歸思於廣智云時大師年始二十有六衆順易之大師教衣點食為修建之計崇基廣構文覽雕甍金碧輝然前後相照往來觀者始皆信服居十三年遽越之大章僅閱四春秋移杭之中天竺其傾嚮者益多有踰資聖天章時會海內

大亂兵變相仍南北兩山諸刹皆化於烈焰靈隱古稱絕勝覺  
場涼烟白草凄迷于夕照之間通者為之慨歎康里公為江湖  
行者丞相妙揀名僧能任起廢者莫大師為宜遠使者命居之  
既至剪剔荆榛葺茅為廬以棲四方學者雖當凋零之秋開示  
徒眾語尤激切其言有四達磨一宗陵夷殆盡汝等用力如救  
頭燃可也然百千法門無量妙義於一毫端可以周知如知之  
覺大地為黃金受之當無所讓否則貽素餐之愧矣歲月流電  
向上之事汝等急日進修恭學之士多有因其語而入者化緣  
既周手疏衣帶入公帑散交遊及治長歎之事願謂左右曰聖  
日已時吾將逝矣及期溪浴端坐書偈而歿大師曰坐道場終  
結發處如利刃之破青囊甘露之洒緇林無不斷絕無不盡闕  
設所度弟子心果等若干人說法住山明宗等若干人願號繼  
跡重輝者也大師性簡直雖面折人過而胸中無留物與人交  
無少長一以誠相遇遇所造偈辭初不經意而語出渾成有若宿  
構樂揚大法不務鮮飾而西來之旨自明復以守土觀門苦海  
舟航時急修之未嘗少怠其所見蓋卓然去嚆呼道行無跡妙  
極無象求而即之贈契本真未定之先則萬緣皆沸發慧之機  
則一性洞虛所謂不用其力而無所不力則神器化於玄冥而  
忠信發乎天光矣有如大師和粹外形潤結內朗造詣之間固  
言懸鮮證不染不遠之域祇差別次第之門非上智宿植慧手

至此哉漢也不敏蚤從諸老遊歛假般若為宅心之地夙障已  
深竟為世諦文字之所纏縛竊鳴而起惟依運物而已操觚  
而銘大師之塔豈不惕然以自悔悵然而思者乎銘曰  
真體如：絕待離分妄識所膠攪為法塵譬猶颺風鼓埃揚氛  
化盡作夜觸目重昏佛啟覺道高懸慧日白光爛然下銷羣愚  
破相去門最為勝時能定諸緣即起秘密昭：大師上承禪宗  
一真歸源萬幻咸空染淨兩真本跡俱融廣智之傳其學遠東  
昭：大師為法出世喜笑怒罵皆成寶諦曾嚴崇我龍樓弘麗  
假相以昭非與道度昭：大師變通弗拘緣盡即滅視世為  
虛死生者誰出沒在吾化為舍利如摩尼珠來也非留去焉  
非逝白雲在天周流無滯法象既亡勒石為偈式播徽音用出  
東裔

慧山云未見如何恭亮即能少年了手豈多生功用統繫乎  
古人云恭禪一生不悟來生出頭現成殆可知矣

吳都法乘

崇照塔銘

大盤龍菴大覺禪師寶雲塔銘

有德之遺勝於世所以垂善天下而不法者理故嘉言懿行在則於後學追隨乎先聖如景星如卿雲如甘露如甘露在俗治  
不崇蓋自以居士傳而至臨濟玄法不遺悟者狂歌醉舞為五宗之冠玄十傳之雪藏教實達真宗者罕出其右矣傳錄牛  
之空傳空通傳空庵一空庵道望洞庭之君山為當時第一聲其門者見其指極微極微呵斥凡情意體量而進者豈無  
而受其真象仰其法印惟大覺禪師與公焉師性閑淡之晉賢之系大理白蓮觀之西蜀年幼喪母性不茹常持齋有出塵  
因真性之不濡己而將終年廿九而父之喪遂投足焉陽普照大住持師高弟重掌高觀院受具講堂照新蓮掌提以趙州狗  
子城佛性話今四威儀中忘一體實師畫作夜禪動苦微細實安如飲毒以蠶眾皆推稱三載之間塔銘如一木師語之以為  
示不墜在以此子又三年卒庵普寧之納山又三年結茅昆明之雲居山坐不設席食不魚味日惟經一木板隨梳似筆  
此形骸至于藏瘦難結以繩將供以盤餐師並不顧辭是遠近聞風愈加敬禮後云年開雲游江湖參謁名識者數  
庵和尚受三聚大戒教其妙法話今五期七日斷絕思想昏睡注意禪觀誠至幽默師如期作疑至第七日汗流決皆乃發明  
一事遂求庵為證庵可之記前曰汝將吾宗流播至南隨雲結菴引進學者遂辭去再聚南秀峯朕幸則徑山主鍾檀方  
一十八知識皆授印可標榜師師曰蒙空行法語諸卷歸之重慶之通曰吾惟江湖來知識名聞是不遠入其轍毫手  
是致厥歸至十度首座經七載仍半庵和納二年遂與父老七道友間盤龍庵庵普寧之東嶺緇白福決門徒數百有  
寶引往大藏通是監司並德稱寶下後執第五體叩問心要飲受大戒確請師任本郡之通志力辭不獲因郡官民銳誠  
行植聖德崇迎接住四載欲偈化大理路經雲南禮佛結庵縣治之東山經一載通入理就駐錫宗聖明季平素政事暇  
齋脂品向大王寶花延住雲南水目山六經一載至武定甲辰年五月廿三日告門徒曰吾昔在盤龍庵微疾將示滅汝徒哭泣願留一  
以聽玄化今其滿矣汝等生值末代幻體危脆宜以心地法門為首務其餘房舍資具僅足可也不得貪欲眼志斷棄道  
之後以迄矣為付其徒淨庵連言延結任水目山以加系拂子傳弟子是堂智得主盤龍歸自水目至普寧庵乃齊集  
試之曰吾不寐後勿行世倍禮書訣別偈授筆坐腰額如影齊員甲辰秋八月十八日卯時也是日滇城士人見彩虹貫日者三疊  
上移時不寐春利二十有九僧臘三十有七慧堂等奉全身塔於方丈之後迺訖巨石命名師第湛一孝拔行事謀銘於金白師  
之勸也後知解不解不問異有作期七日查普寧塔情勿令爾爾自然還到大理脫地未禪堂之舉以知解為悟明其集  
為道也意不離食除性懶異不有解脫以破其律儀後遂准意自任以誦讀貴官收復信為慈悲如師倫來而不隱不  
不無言不無教不妄動千萬人中人而已知其高識遠見真材惟是聖聖筆舌不能形容但錄其大略而少之乃為銘  
妙理深傳自少林不拘文字以心傳心 歲之正歲 不空不惟一惟精 先中是時 降及空庵 實悟具泰 太覺劇旋 莫其指  
雙劍受肉冷凡痛痛其有極 截斷葛藤 謹武南無 於子月 灼然燈燈 祥河 雲湛雲底 印現森羅 創心繁  
其來不拒 其去莫追 源上學徒 浩養無為 飲露歸源 果木權批 持上寶堂 美彼其澤 藏古唐青 似手巨畫 命我毛穎 刻此銘銘  
時多至年夏四月良月日持長老統相繼眾并時住主者滇海真覺德何秋在普寧塔額 三

拓片藏于北圖

崇照塔銘

各

元祐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刻於雲南普寧一拓片高四寸五分

刻於雲南普寧一拓片高四寸五分



思壁道行碑



拓片藏于北图

大天界寺住持白庵禪師行業碑銘有序洪武六年

宋源

大天界寺住持白庵禪師諱刀金字面白吳郡姚氏子其母周氏夢一龍眉僧類應真者直趨房闥麾斥而退因驚呼而覺遂懷娠時至而育奇芬馥郁滿庭年臨五六方額圓頤白皙如玉琢見者無不憐愛雖大夫時抱載車上歸與妻環視之欲索為子又母靳弗與逮七歲頓悟異常九書一覽即能記憶或見佛像輒立體投地作禮而退一日詣于母曰兒志世相起滅不常將求出世間法可乎母曰出家甚苦爾年幼豈能堪乎曰兒心自樂之想無苦也自後請之不已又母知志不可奪保依吳縣寶積院道原衍法師為弟子十一歲祝髮受具戒精研三觀十乘之旨領其樞要衍公主考之德藏師為經維之職軌範肅然忽喟然歎曰名相之學略諳之矣立棄諸緣而往躋覺路乎遂更衣入虎林謁古鼎銘公于雙徑古鼎一見輒以法器相期示以德山見龍潭語師奮迅踴躍直躋其機從而有契銘公俾掌記室曾未幾何分座後堂教宣大法如山川出雲靈雨霑潤

四衆信服復性居前堂聲光輝：起叢林間至正丁酉出世住蘇之瑞光寺會嘉興天寧寺灾郡守貳成曰非師不足以起其廢具禮幣遣使者刀邀致之師至未久儼如虎率天宮下現人世道路過者莫不瞻禮贊嘆帝師大寶法王闡師之賢授以圓通普濟禪師之號師之幼喪父唯有母存乃去城東一舍築孤雲庵以奉養焉同袍或議之師呵之曰爾不見編蒲課尊宿乎何言之易也洪武改元皇帝御大寶曆弘開佛乘首開善世院俾耀有道浮國莊天下名山杭之淨慈主席尚虛食欲起師居之誠與習交至浙江省亞復遣使起之師皆力辭乃退居同歸庵迎母以養僕夫忍夢庵前有瑞陀如芙蓉然先之已矣又謂夢者曰此花天子當取之而去旦而述其事人以為誕已而有旨起師住持大天界寺命將下之日乃僕夫所夢之實也師應詔至闕見上于外朝慰勞優渥即令內官送其入院賜以天厨法饌萬機暇時召入禁庭奏對稱旨益師精通西竺典及東魯諸書其典屬神談論露：如吐玉屑故咸樂與之遊至于勸解學子務以直指心源宗說無行機因迭發尤使聽者敬仰不置四年春詔集三宗名僧十人及其徒二千建廣善法會于鍾山命師提持齋事師能靈承上旨九儀制現式皆堪傳永久身以母年耄參徑山初公自代復還菴居五年冬詔復建會如四年大駕臨寺詔師開揚第一義歸自公侯以

至廉縹緲而隨之靡不悅服一日忽示門弟子曰吾有夙因未了必當酬之汝等勿以世相逼我未幾示微疾謝去醫藥飲食手書一偈安順而化實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也停龕六旬始行荼毗之法視其貌如生數珠齒牙不壞於火設利羅無異觀者競取之而去世壽四十有七僧臘三十又六所度弟子某某等二十餘人嗣法上肯出住名山者保寧覺慧寺又二十餘人三

會語有錄謀建塔於嘉興城西環翠蘭巖以某年月日舉靈骨及不壞老藏焉師神觀秀偉習辯縱橫以宗教為己任不畜私財每得財施輒舉以給貧者嘗以楞伽經及法寶壇經乃釋門心要當暑時揮汗騰鈔鏤梓以傳師既沒覺慧悲恐其遺行泯盡夜弗自寧伴繫羣行為書乞予為塔上之銘予惟臨濟之傳至于寂照大師其道益光明盛大故其子若孫亡慮數十人各主名山務識本源至今煥武而奮者尚未已也如師者亦其一人焉此無他傳授之真頓悟之正而無他岐之惑也夫塔之有銘始于梁而尤盛於唐以為不若是無以繫學者之思而景先哲之行也予不敢廢此義遂因慧覺之請為造銘曰

一真妙心兮圓同太虛逝者自歸兮唯塵之拘冒治冒攻兮在靜其慮禪斯有學兮流于中土臨濟正宗兮奕葉其光傳至寂照兮愈充厥宗于孫繫：兮各闡心機要使青蓮兮出于汙渠性師之生兮與衆願輪豈伊應真兮憫世度人學無內外兮

卓然名家特假名相兮為德之華紺目一瞬兮大法畢具見者悟之兮無句之句寶華樓閣兮彈指即成示現世間兮何經何營三藏精蘊兮具法益崇旨以微之兮設利青紅生死去來兮不礙真圓兮飛鴻印雪兮爪趾宛然塔婆新建兮下塵靈骨銘以揭之兮來者是則

吳都法乘

以中智及禪師塔銘

前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

脩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金華宋濂撰

浙河之西山。川清妍。其所毓人物。性多敏慧。學禪那者。以攻辭。翰辨器物。爲尙雖據位稱大師。亦莫不然。自宋季以迄于今。提唱達摩正傳。追配先哲者。惟明辨正宗廣慧禪師一人而已。師諱智及。字以中。蘇之吳縣顧氏子。父茂卿。母周氏。師之始生。靈夢發祥。及入海雲院。爲童子。智光日。願釋書與儒典。竝進其師。嘉之。同見國國王。清獻公都中大賞異。留居外館。撫之如已子。使其祝髮。受具足戒。師聞賢首家。講法界觀。往聽之。未及終章。莞爾而笑。曰。一眞法界。圓同太虛。但涉言辭。卽成臆法。縱獲天雨寶華。於我奚益哉。遂走建業。見廣智。訢公於大龍翔集慶寺。廣智以文章道德傾動一世。如張文穆公起巖。張謇公嘉庵。左丞素皆與之游。以聲詩倡。爲樂師。微露文采。珠潔璧光。廣智及羣公見之大驚。交相延譽。唯恐後師。

之同袍。嶼上人呵曰。子才俊爽。若此。不思負荷大法。甘作詩騷奴僕乎。無盡證偈。所謂黃葉飄飄者。不知作何見解。師舌嚤不能答。卽歸海雲。胸中如礙巨石。目不交睫者。踰月。忽見秋葉吹墜于庭。豁然有省。機用彰明。觸目無障。師雖自慶。幸然不取。正有道恐涉偏執。於是杖策遊虎林。升雙徑山。謁寂照端公。自列其所證。甚悉。初寂照嘗以法器期師。聞其言。喜甚。因勘辨之。師隨機而答。隼落秋空。而免走荒原也。精神參會。不間一髮。未幾。命執侍左右。以便咨叩。俄遷主藏室。師取三乘十二分教。益溫繹之。宗通說貫。袞袞如懸江河。聲光煒燁。頓超諸老。上元至正壬午。江南行宣政院學師出世昌國之隆教海濱之民。暨清淨四衆。手持香華。百里驩迎。如見諸佛。師爲升座說法。不翅大將樹建。旗鼓申令。發號聞者。靡不畏服。乙酉。轉隣利普慈。其激揚誘掖。如隆教時。戊戌。江潮行省。左丞相遂議帖。穆爾兼領院事。延師主杭之淨慈。兵燹之餘。轄窘危。臨人所不能堪。師運量有方。軌範峻。

整綽有承平之遺風。較之普慈君子恒謂過之。丞相猶謂未盡尊師之道。辛丑之秋。復請住持徑山。補寂照故處。師亦不辭而往。風動四方。考德者愈衆。亡賴男子。提範曰鑒盤殮主。庖者厭之。瞿衡而去。赴邵使者。訴院之僚。臨受賂。誣師爲違衷私使者。攝師問狀。師了無懼色。癸卯省憲二府白其冤。強師復還徑山。緇素駿奔如戴父母。至有樂極而悲泣者。

皇明龍興洪武癸丑。詔有道浮屠十餘人集京師大天界寺。而師實居其首。以病不及召。對乙卯賜還穹窿山。山卽海雲所在也。戊午八月。忽示微疾。至九月四日。索筆書偈而逝。九日行茶毗。法火燄化成五色有氣。襲人如沈水香。齒牙數珠不壞。遺骨紺澤。類青流離色。室利羅交綴於上。是日其徒大均士龍等藏於所居之山陰寶盈分爪髮歸徑山下。於無等才公塔右壅焉。世壽六十八年。爲僧五十一。夏度弟子若干人。嗣其法者若干人。師身長身山立。昂然如孤松在壑。威令嚴肅。其下無敢方命。故所至百廢具興。

然處事達變。接引後進。又如春風時雨之及物。使人不自知。元帝師以爲賢。爲錫今號云師在天界時。遽頗獲聞其緒論於其歿也。上首弟子普慶住持道衍藉是之故。自狀其行來。請銘夫圓明妙性。實具三千四聖六凡。悉從中現。諸佛不得已而說經。雷動蟄驚。風行草偃者。爲明此性也。諸祖不得已而忘經。絕其枝末。直探本根者。亦明此性也。性在是。則道在是矣。奈何道喪性乖。非惟學徒爲然。至於師表當世者。豈從事於末學曲載之間。以資清玩。其去佛祖之道。蓋亦遠矣。有如師者。可不表之以爲東南龜鏡哉。師出世時。穹窿山石夜走及涖。普慈神降於人。述師清嚴之狀。天之生師。殆不偶然。四會語有錄其機緣已備載之。茲不敢勦入也。銘曰。

華梵諸祖 所了惟心 函乾蓋坤 開陽闔陰  
萬彙芸芸 靡不苞括 肯捐全軀 而局一髮  
奕葉相仍 軌轍弗殊 融通小大 無礙無拘  
猗歟禪師 神觀孤偉 文采漸彰 雲流山涌



|      |      |      |      |
|------|------|------|------|
| 一日易慮 | 面壁自治 | 鐵念入定 | 如斬莽絲 |
| 秋葉之零 | 飄飄庭扈 | 仰視青天 | 一碧萬里 |
| 我性之覺 | 證諸碩師 | 機鋒交觸 | 劍戟差差 |
| 出世海濱 | 人天拱手 | 發祥含徵 | 白石夜走 |
| 全提正印 | 法鼓頻搥 | 以眼聞者 | 斷除空華 |
| 由其見凝 | 轉識爲智 | 珠璣落紙 | 亦第一義 |
| 方嶽大臣 | 遣使候迎 | 陟于南屏 | 惟德之馨 |
| 名山列五 | 首曰雙徑 | 匪私于師 | 東南龜鏡 |
| 輕優小夫 | 慚不自懲 | 皦皦白壁 | 何憂蒼蠅 |
| 風騰波掀 | 萬辭嗟惜 | 是非既昭 | 重泣舊席 |
| 昔師之去 | 泉流哭聲 | 師今之旋 | 卉木含榮 |
| 世緣已終 | 微笑而滅 | 設利如珠 | 綴于紺骨 |
| 末學競奔 | 曲藝宏施 | 胡不反觀 | 本實在斯 |
| 遺光所被 | 千載猶濺 | 瞻之仰之 | 誰敢不勉 |

愚菴和尚語錄

明辨正宗廣慧禪師徑山和尚及公塔銘

洪武二年化

宋源

姑蘇之區山川清妍其所毓人物性多敏慧學禪即者以攻辭  
翰辨器物爲尚雖據位稱大師亦莫不皆然自宋季以迄于今  
投唱達摩正傳遺配先哲者惟明辨正宗廣慧禪師一人而已  
師諱智及字以中蘇之吳縣顧氏子父茂卿母周氏師之始生  
靈夢發祥及入海雲院爲童子智光日顯釋書與儒典並進其  
師嘉之同見閩國王清獻公都中大資吳居外館撫之如  
己子使其親製受具足戒師聞賢首家講法界觀往聽之未及  
終章莞爾而笑曰一真法界圓同太虛但涉言辭即成勝法縱  
復天而寶化于我矣益歲遂走建業見廣智訴公于大龍翔集  
慶寺廣智以文章道德傾動一世如張文穆公起巖張路公耆  
尼左丞素皆與之遊以聲詩倡酬爲樂師微露文彩珠索辭先  
廣智及羣公見之大驚交相延譽惟恐後師之同抱聚上人訶  
曰子才俊異若此不思負荷正法甘作詩騷奴僕乎無益燈燭  
所謂黃葉輒者不知作何見解師言噪不能答即歸海雲胸  
中如礙巨石目不交睫者踰月忽見秋葉吹墜于庭豁然有省  
機用彰明瞞目無障師雖自慶亦然不敢正有道恐涉偏執于

是杖策遊虎林并雙徑山謁寂照端公自列其所證甚悉初寂照嘗以法器期師聞其言喜甚因勸辦之師隨機而答如某落秋空而免走荒原也精神泰會不問一髮未幾命執侍左右以便嘗叩俄遂主藏室師取三乘十二分教益溫釋之宗通觀貫家如縣江河聲光煒燁頓起諸老上至正士下江南行宣政院舉師出世昌國之隆敷海濱之民暨清淨四衆手持香華百里歡迎如見諸佛師為升座說法不翅大將樹建旗鼓申令發號聞者靡不畏服之西轉鄞利普慈其教揚諸夜如隆敷時成咸江浙行省在丞相建誠帖榜爾兼領院事延師主杭之淨慈寺之餘艱窘危厲人所不能堪師遂量有方軌範整頓有承平之遺風較之普慈君子恒謂過之丞相猶謂未盡尊師之道年且之秋復請住持徑山補寂照故處師亦不辭而往風動四方考德者愈衆亡賴男子輩莫不慕整飭主庖者獻之豐街而去赴部使者訢院之僚屬受賂誣師為通東私使者攝師問狀師了無懼色答叩省憲二府向其電強師復還徑山繼舉殿奔如戴父母至有樂極而悲泣者 皇明龍興洪武癸丑詔有道潛居十人集京師大天界寺而師實居其首以病不及召對乙卯賜還穹窿山即海雲所在也戊午八月忽示微疾至九月四日索筆書偈而逝九日行荼毗法大駭化成五色有異鬚人如沉水香齒牙數珠不壞通骨紺澤頰靑琉璃色室利

羅交綴十上是日其徒大均士龍等藏于所居山之陰寶蓋分爪髮歸徑山卜于無等才公塔石瘞焉世壽六十八年為僧五十一夏度弟子若干人嗣其法者若干人師長身山立昂然如孤松在壑威令嚴肅其下無敢方命故時至百廢具興然嚴帶遠望接引復進又如春風時雨之及物使人不自知元帝師以為賢為錫今號云師在天界時瀝頤獲聞其端論于其塚也上首弟子普慶住持道衍藉是之故自狀其行來諸銘夫圓明妙性實具三千四聖六凡悉從中現諸物不得已而說經當動整驚風行草便者為明此性也諸祖不得已而忘經絕其技不立探其本根者亦明此性也性在是則道在是矣奈何道喪性亦非惟學徒為然至于師表當世者一從事于不學曲藝之間以資清玩其去佛祖之道蓋亦遠矣有如師者可不表之以為東南冕鏡哉師出世時穹窿山石夜走及菴普慈神降于人述師清嚴之狀天之生師殆不偶然四會語有錄其機緣已俗載之茲不敢勒入也

銘曰筆龍諸祖所了惟心函乾蓋坤開陽陰萬象芒靡不苞括肯綮全軀而局一髮弄葉相仍軌轍非殊融通小大無礙無拘倚歛禪師神觀孤聳文彩漸彰雲流山滴一旦易慮面壁自治攝念入定如斬芬絲秋葉之零飄墜避危仰視青天一碧萬里我性之覺證諸項師機錄交觸劍戟差出世海滔人天

拱手發祥舍微白石夜走全提正印法鼓頻隨以眼聞者斷除  
空華由其見疑轉識為智珠璣落紙亦第一義方微大匠遣使  
候迎陟于南屏惟德之聲名山列五首曰復經匪私于師東南  
巨鏡輕便小夫惜不自應微、白壁何憂香地風騰波微萬解  
嗟惜是非既昭重微舊席昔師之去泉流哭聲今師之提升木  
含榮世緣已終微笑而滅設利如珠綴于紺青末學觀奔曲藝  
宏施胡不反觀本實在斯道光所板千載猶淺暗之仰之誰敢  
不勉

吳都法乘

慈光寂照圓明利濟萬峰大禪師塔銘

若溪花城隱士海安同知沈貫撰

一真法界萬象無跡妙有不有真空不空寂而常知  
無機不脩洞照十方含包天地故名大覺吾佛證斯  
開方便門示真實相迦葉得斯破顏微笑越正法眼  
少林得此面壁九年與可安心以三即一以一一即三  
四七二三皆證此也佛佛相印祖祖相傳衣鉢可藏  
而法不容泯曹溪付與南嶽微授與馬祖祖得百丈  
海海得黃檗運運得臨濟玄一花五葉從此而分臨  
濟瀉仰雲門曹洞法眼眼得黃檗親傳古云臨濟正  
宗一十八世至高峰妙公公得雪巖欽公心印居天  
目山獅子巖三十年不出死關四方從者雷動海湧  
鮮有昇其門者唯中峰本公演造闢奧以得其訣通  
博無礙以大辯才息三教之有破六宗之執王臣慕  
仰帝道施恩入室弟子以數十計惟千巖長公得其  
法爾嚴得其傳居義烏伏龍山建大伽藍學徒恒數  
百人攪動江山名傾宇宙齊魯燕趙秦隴閩蜀外而  
日本三韓八番羅甸交趾琉球莫不奔走膜拜咨決  
惟萬峰禪師一人最爲上首師諱時蔚彌萬峰温州  
樂清縣金氏子母鄭氏夜夢白氣亘天因時懷妊癸

郊八月二十九日午時生。母晚年生師。雙子師得第二母欲棄之。有姊金氏鞠以爲子。年始七歲。父母俱喪。忽一夜自親白光滿室。賢愚莫能知之。十三歲依本縣演慶寺昇講主出家。十六歲爲僧。因看法華經安樂行品云。在於閑處修攝其心。師有省。問講主此語如何解說。講曰。世尊教你向山間林下結庵辦道。師聞其語不勝欣喜。長時打坐。兀兀如癡。講曰。汝非吾宗人也。令師遊方問道。年十九歲。更衣學禪。受具足戒。遊於兩浙。至杭州開虎跑止巖和尚道場。遂往禮拜請益。巖曰。因甚。參禪人不悟真性。逐日區區打鬧過了也。或三五成羣。說長老如何。或三五成羣。說叢林好惡。一向不在己躬下做工夫。若要了悟上乘。切要真參實學。從頭開發一遍。就付三不是公案。巖云。便從這裏晝三夜三。心心無間。念念相續。參去。師得開示。夜不寢席。日不涉綠。以經數月。未得其決。復回明州達蓬佛跡山卓居。辦道正在疑網中。忽聞寺中宗律師舉百丈問。過山云。不可喚作淨瓶。喚作甚麼。山踢倒便行。觸發疑情。不覺因地一聲打破。疑團直得虚空粉碎。大地平沉。非一切世間境界可比。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咄。這鈍漢。正好爲渠三十棒。本

來見成。何有許多周折。頌曰。如來眼八觀明星。也是將眼作眼睛。爲有達孫明悟處。日輪當午。豁然明自。厥之後。徑往華頂峰。無見和尚處。求其決擇。見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上前問訊。叉手而立。又問如何。是道師云。道無可道。見云。不道又不道。箇甚麼。師云。正要和尚疑着。見云。疑着。卽錯。師云。不疑亦錯。見便喝。師亦喝。見又喝。師亦喝。拂袖而行。見云。侍者侍者。你雖悟得箇真性。年紀小在。未可印證你來。汝且居山十年二十年。我自令人來取你也。其年二十六歲。復回達蓬。較載自後。竟無消息。師忽聞虎跑止巖和尚同寂久時。師遂往掃塔。偶宿靈隱。旦過。忽聞方殿主舉千歲和尚一頌云。斷崖和尚春圓寂。無見知翁。夏亦十畢。竟有生。還有死。千巖不久也。無常兩輪。日月如梭。過一合乾坤。是磨忙。寄語諸方參學者。其教蹉過好時光。一聞便知來意。一同本僧直造伏龍相見。和尚纔入門。便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師將坐具打一圓相。叉手面立。問答不錄。傷呈南泉。不是惱人心。有要將心去捉心。不是我心。不是佛性。空寬廓有何事。師允諾。就命堂中第一座。辭不獲已。屈勉抵頌。忽一日和尚陞堂。舉無風荷葉動。必定

有魚行。師出衆震聲一喝。拂袖而行。和尚示偈云。鬱鬱黃花滿目秋。白雲端坐碧峯頭。無賓主句輕拈出。一喝千江水逆流。師見偈從此退職。遂往蘭溪州嵩山結菴辦道。奈何十方雲水交衆。四海高賢咨決。于巖令人持書相招。前日堂中大眾問老僧首座如何。不來走遭。以見衆人之心歡喜。老僧門下得人。你如何執坐於此。以知斯意。師念愚魯於宗無補。不敢妄爲擔荷大法。後於壬辰三月二十四日。和尚令源藏主送法衣頂相來。巖云。老僧袈裟一頂。送與嵩山蔚長老畧表叢林之道念。非諸方梵法子者也。呵呵。師得法之後。因浙東田少山多。不堪着衆。又遭三年亢旱。歸是行錫。藕州遊說。水山乃見光福鄧蔚山山水相拱。龍虎盤旋。朱雀導而玄武從。陰陽合而子午正。砌建道場。鋪舒厥志。三十餘年。道風遍布。如谷應聲。往來雲水。靡間賢愚。駢集座下。致無虛日。於洪武辛酉正月十五日。告衆曰。吾今時節至矣。大眾切莫遠去。門人駭然不散。後於當月付囑衣法與衆弟子。門人行宗問曰。和尚會中幾人得法弟子。師示偈曰。慈悲無念。華開果熟。因地分明。慧實致囑。清微源派。一派流千古。萬古來相續。付法已訖。此日京都西天師。

父令慶侍者來報師。欲以奏聞。請師相見。一應答。謝以畢。明日二十九日乙卯午時。付囑門人曰。如今已得。須向山間林下。鑽頭邊接引一箇半箇。闢揚吾道。報佛恩德。不可攀高接貴。輕慢下流。逐利追名。迷真惑道。如今末法將沉。汝等切須仔細。道了結跏趺坐。說偈曰。七十九年一味杜田。懸崖撒手。杲日當天。語畢而逝。春秋七十九。僧臘六十夏。停龕十三日。肢體溫如形容。儼若門人普鑑等取二月十三日巳時。門人普鑑等奉全身瘞於院西涅槃山之永光塔。四衆弟子哀聲動播。山水師一生清苦。其能言之。衲衣蒲履。錫鉢不蓄。數處開山。畧無顧盼。學徒皆稱菩薩。不呼名諱。受化僧俗。莫知其數。室中舉古驗今。直截根源。並無剩語。所有示衆語錄。送行法語。不肯留傳。但曰。從上佛祖種種言說。句句朝宗。言言見諦。後學初機。畧不聽從。況吾區區杜田話柄乎。悉付火爐。門人記錄畧成文卷。仍行於世。門人普壽敬持行實。勉余請銘。余才輕德薄。不敢汗禪師之德。自念爲師。嗣法弟子。海丹和尚座下。參學久矣。況吾祖父亦授天目中峰和尚戒論。往來不徹。余一日請問海丹曰。圓覺經云。修多羅教。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



畢竟非月。此理如何。丹舉手云。經也。月也。指也。余憐然。丹指宗一下云。月落寒潭。因而有省。乃知月指不別。爲經從此知師之道。非凡情之所測也。了知一月。當天本無標指。無指恐觀者不覩真月。直指之言。智者觀之。有進。故述其銘。銘曰。

天目穹隆 大道盤宗 至高至妙 本乎其中  
千巖一隕 卓然萬峰 夢感母姪 瑞應童蒙  
爰自落髮 性智圓融 一聞妙義 聲入心通  
虎跑回首 歸隱達蓬 機觸百丈 頓悟真空  
靈隱逢方 道契伏龍 遍歷殊勝 罔克愜衷  
相彼平江 山水之邦 蔚山秀拔 群峰頽頽  
登臨一覽 終焉允臧 坎離中正 龍虎超躐  
大展厥志 洪肇道場 天人擁護 聖凡讚揚  
徒衆雲集 躋躋踰踰 授溺扶蹠 道念遑遑  
寒之裘裳 飢之膏粱 汲引將來 山海梯航  
維踵接跡 靡間遐方 卅有餘春 其道大昌  
爲人天師 宜壽無量 入旬相將 偈說無常  
瘞院西傍 涅槃之陽 位正玄堂 斡旋全藏  
維石昂昂 松柏蒼蒼 石爛松枯 斯增永光

萬峯和尚語錄

萬峯和尚語錄

聖恩禪菴開山祖師萬峯蔚公傳

承德郎刑部主事永嘉陳亢宗述并書景

師諱時蔚。字萬峯。出溫州樂清金氏。母鄭。夢儒釋二人入其寢。覺而生二子。師居末。適有光燭室。鄭懼。欲弗舉。其姑保而育之。襁抱中見僧輒微笑。作合掌態。父母度不可留。使禮越之永慶寺。昇講主爲師。時年十一。嘗誦法華經。至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忽有省。遂入抗受具。參止巖禪師於虎跑。示以南泉三不是語。別入達蓬山卓菴佛跡寺古址。晝夜究竟巖語。至忘寢食。一日寺主宗律師舉似爲山淨瓶公案。觸所參。卽說偈云。顛顛倒倒老南泉。累我工夫卻半年。當下若能親薦得。如何不進劈脊拳。遂往見巖。詰前語。獻偈云。南泉正是惱人心。更要將心去覓心。不是心。今不是物。性天寬廓有何尋。復之華頂。訪無見親。公見問從何處來。師云。從杭州來。曾見何人。師云。止巖和尚有何指示。師云。南泉三不是。見云。我這裏南泉三不是。卽不問。如何萬法歸一。師云。從生至死皆無一。又問如何是一歸何處。師近前叉手云。不審。見云。且居山保守。還返達蓬。獨處者十稔。已而往伏龍山中謁千巖禪師。初入室問。將甚麼與老僧相見。師

豎拳頭云。這裏與和尚相見。巖問死了燒了向何處安身立命。師云。漚生漚滅水還在。風息波平月映潭。巖復云。若要請益受戒麼。師即掩耳而去。明日巖請衆斫松。師拈圓石作獻珠狀。云。請和尚酬價。巖云。不直半分錢。師云。瞎。巖云。我也瞎。你也瞎。師云。瞎。瞎。即說偈云。龍宮女子將珠獻。價直三千與大千。卻被傍觀人決破。誰知不值半分錢。巖顧昭首座曰。蔚山主。頗有神僧氣味。煩請歸堂。比佛誕日巖上堂云。今日有三種好事。一者世尊降誕。二者天道清明。三者有大施主設齋。若向此三種好事上識得老僧舌頭落處。日消萬兩黃金。師從西過東。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中天。天中天。釋迦彌勒誰後先。巖云。大師子吼過了也。還有小師子麼。未幾復還佛跡。巖遺以衣拂各一。并偈一首。見千巖語錄中。既而移居嵩山。閱九載。巖三爲手書招之。所以愛重期待者甚厚。比至請與分座。尋返嵩山。巖囑云。汝緣在浙西。可往化導。大振吾宗。遂以元末己丑年入吳。凡三築精藍。卒之袁基鄧蔚山中。卓錫半山。斬蒙蘇結菴居之。久之四衆歸嚮。乃構爲大伽藍。號曰聖恩。自是緇素奔轅。遠邇雲集。師隨機開導。俾滿意欲。初不爲雕琢語。故人益

慕而信之。一日忽沐浴更衣。召衆訣別。書偈曰。七十九年。一味杜田。懸崖撒手。果日當天。遂趺坐而逝。時洪武十四年正月二十九日也。龕留十有三日。顏色如生。傾城聚觀。膜拜瞻嘆。其徒普壽等奉全身合二。至菴菴之西崗。遵治命也。師貌古而清。髭鬚疎秀。寡緣饒。千巖稱其純粹質樸。有古人氣象。淡得之矣。師歿垂四十年。吳人無少長咸知遵慕其行。嘉湖諸郡至有繪像而事之者。其生卒之辰遠邇畢集。如其生時。而傑閣重樓。逾增舊觀。焚修之徒。數常滿百。巖然爲一大叢林。雖宿號名山。盛剎。或未之能先焉。巖所囑者。益又驗矣。師平生未嘗讀書。惟以淡悟自得。其形諸語默者。俱能刊落浮華。而一踐乎實。其徒普壽等輯爲萬峰語錄一帙。鋟梓流行。然非師志也。其所度弟子若干人。得法弟子若干人。而勝學無念者。獨號能紹其傳云。贊曰。管中峯普應國師。以臨濟正宗振耀天目。得其心印者。弟子千巖也。千巖再傳而師實承之。厥後無念學公復親受師衣法之付。受知太祖高皇帝。龍章寵錫。雲漢昭回。天目淵源。遂爲有托。師所付得人矣。嗚呼。盛哉。

永樂十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徒弟比丘智璿立石。

聖恩禪寺開山祖師萬峰蔚公傳

陳亢宗

師諱時對字萬峯出温州樂清金氏母鄭夢儒釋二人入其寢覺而生二子師居末適有先殯室鄭懼欲希舉其姑保而育之襁抱中見僧輒微笑作合掌態父母度不可由便禮越之永慶寺昇講主為師時年十一嘗誦法華經至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已有省遂入杭受具恭止嚴禪師於虎跑示以南泉三不參語別入蓮蓬山卓庵佛跡寺故址晝夜竟嚴語至忘寢食一日寺主宗律師舉示為山淨瓶公棄願可恭即說偈云願：倒老向泉累我工夫却年年當下若能親為得如何不退臂胸拳遂往見嚴詰前語獻偈云南泉正是惱人心更要將心去覓心不見心兮不是佛性天寬廓有何尋復之掌頂訪無見觀公見問從何處來師云從杭州來曾見何人師云止嚴和尚有何指示師云南泉三不是見云我這裡南泉三不是即不問如何是萬法歸一師曰從生至死皆無一又問如何是一歸何處師近前又手云不審見云且居山保守遂返蓮蓬獨處者十稔已

而杜伏龍山中謂千巖禪師初入空間將甚塵與老僧相見師整拳頭云這里與和尚相見嚴問死了曉了向何處安身立命師云滙生滙滅水還在風息波平月映潭底復云莫要請益受戒麼師即掩耳而去明日復請眾祈松師伯固石作獻味狀云請和尚酬價嚴云不值半文錢師云暗嚴云你也暗我也暗師云暗：即說偈云龍宮女子將珠獻價值三千與大千却被傍觀人決破誰知不值半文錢嚴頷首座曰蔚山主願有衲僧氣味煩請蹄堂化佛誕日嚴上堂云今日有三種好事一者世尊降誕二者天道清明三者有大施設齋若向北三種好事上識得老僧舌頭落處日銷萬兩黃金師從西過東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中天聖中聖釋迦彌勒誰後先嚴云大獅子吼過也還有小獅子麼未幾復還佛跡嚴道以衣拂各一并偈一首見千巖語錄中既而移居嵩山閑九載嚴三為手書指之可以愛重期待者甚厚比至請與公座尋近嵩山嚴囑云汝緣在浙西可離化導大振吾宗遂以元末己丑年入吳凡三葉稍藍阜之東墓鄧蔚山中卓錫半山新蒙畧結庵居之久之四眾歸嚮乃將為大伽藍號曰聖恩自是猶素奔湊遠邇雲集師隨機開導俾滿意欲初不為雕琢語故人益慕而信之一日忽沐浴更衣召眾訣別書偈曰七十九年一味杜田悲塵撒手果日當天遂趺坐而逝時洪武十四年正月二十九日也龕留十有三日

顏色如生傾城聚觀膝膝款其徒普寺寺奉全身合二空瘞  
卷之西國遵治命也師貌古而清脫髮疎秀寡緣師千歲常稱  
其純靜實獲有古人氣象深得之矣師歿至四十年吳人無少  
長咸知尊慕其行嘉湖諸郡至有繪其像而事之者其生平之  
履迹通畢集如其生時而傑閣重樓愈增舊觀焚修之徒數常  
滿百餘人為一大叢林雖有號名山盛制者或未之能先為嚴  
所囑者蓋又驗矣師平生未嘗讀書惟以深悟自得其形諸語  
默者俱能刊落浮華而一踐其實其徒普壽等稱為萬壽諸錄  
一快錢祥流行然非師志也其所度弟子若干人得法弟子若  
千人而學無念者猶能紹其傳云

### 吳都法乘

#### 長洲萬壽寺潘居仁禪師傳

釋大香

蘇之長洲東北二里萬壽禪寺晉義熙中沙門法僧自西域至  
中夏以念佛三昧化導吳中為建塔寺院祥符二年詔更今額  
元季寺內大龍寺為兵燹決武廢且蒲圻魏君觀來為郡司顧  
廢址感頽而告曰是刹之靈不得名浮屠為是以起之行中禪  
師乃寂照和尚世適今住虎丘德誦道隆內外之學無不與  
之貴庶其在乎使者致書幣凡三往而後應之居木久如股  
者版儲止者厥刀丹履暗爛殿宇告成遠處於松林蘭若風聲  
益尊隆華不敢道名咸稱松林和尚云師本普陽人姓吳名至  
仁字行中自號海居士又號照怡子父仲華為江州廣文師三  
五載其親憐侍州之報恩寺真統教公七載得反自如誠見起  
顛迴異嘗見西土指空上人赴英京召使道總教思見師與數  
曰耳世人天師也因授以毘尼及摩利支天呪法囑令奉原夏  
子雙徑史視師新嘉一笑遂失長尼師懷受此曰於堂去一昔  
又見史問漢何處人師曰番禺人史曰番禺湖闊多少師展手  
作量臂史曰不足不足師曰合取吳口遂面侍者尋掌外記史  
善謂曰仁書記虎而翼者也瑞世斯之德華越之靈頂當教吳  
之萬壽師嘗室中栢木枕子問僧云這個是什麼僧云也和  
尚老婆心切師卻枕子于地僧欲議師便喝出上堂禪性無生

紐上想禪性無任紐位禪宗五臺山上雲巖僻僻殿前狗  
屎天利年頭上並鍾子三箇相親夜夜錢師旁通儒性尤達於  
易發為辭章嚴關而有法務在巨宗不以此自多廣文靖公見  
師黃州蘇文忠公祠記曰文言謹具有西漢風張路公嘗以詩  
壽師有今代能仁更高風捕海涯之句宋學士梅之曰虎丘尊  
者名詩著見性祠若摩尼珠 國朝武初 皇上以鬼神之  
理召師以佛音為雷而對 上大悅晚歲養閑松林十五年  
三月忽示疾十九日有同春如慈仲至訊曰師行以至矣諸子  
在旁盡不語一言為末後訓乎師曰十方諸如梵一路涅槃門  
曰與師語及五十年矣此別直指淨土相見師厲聲曰盡大千  
界是個淨土何處不相見良久索紙書偈已泊然而逝世緣七  
十四僧臘六十七有嗣法弟子楊納秀

進好香我尚直堪

釋景隆

虎丘行中仁禪師凡得沉檀異香則以小盒貯之置於大香盒  
中每旦持以行者至世尊前於小盒中另取好香一炷進之除  
外不復他同客至惟熱常香而已

吳都法乘

天台空室愜禪師行業記

大矣哉佛祖之道也以心傳心至唐之大鑑禪師支  
分派別衍於五季盛於宋徵於元元崇禮刺麻為帝  
者師禪利相望鐘鼓之聲不絕豈微也哉蓋學者惟  
見夫位高譽隆而傾動遐邇者則嚮風而至願受法  
不暇而不知得曹溪之正味者殆寡是不免為有識  
者之長太息也天台愜禪師居叢林中必慎擇所從  
果以正法眼識躍諸祖之持輯諸祖之緒於千載之  
上以啓迪盲瞶豈非橫絕於天下者耶師諱無愜字  
恕中別號空室台之臨海人也族姓陳氏父壽母林  
氏師生七歲入鄉校所讀書不煩再授年未冠白父  
母自願歸沙門往徑山依寂照端公薙落受具足戒  
於昭慶律寺明年謁淨慈靈石芝公又明年造鳳山  
楊墳見一元靈公靈公得方山暨公之傳造詣深遠  
師扣問法門細大事至詳切既而歸徑山觀寂照公  
公命居擇木寮時徑山為四方衲子淵數師每出所  
長聲譽日著後東游四明見太白砥公典藏鑰居十



載偕木庵聰公大宗輿公往台州紫箬山謁竺元道公以看狗子無佛性話未破問公纔開口被一喝師大悟直得通身汗下因進呈一頌云狗子佛性無春色滿皇都趙州東院裏壁上掛葫蘆公乃發笑曰恁麼會又爭得師拂袖便出間與同參聰公輿公等語及向上事師曰此事如魚飲水冷暖自知決不在語言文字上我輩若不遇者箇老和尚幾被知解埋沒一世公等設有把茅蓋頭當不忘所自逮三人出世拈香果如所言踰一歲復還天童古鼎銘公主徑山遣弟子招師歸蒙堂商確立旨且以爲學者矜式故參請者衆閱五六歲以兵難航海還四明性不喜出世僅兩住山皆甫及三載而退先主明之靈巖時夢堂靈公住瑞龍觀師爲寂照嗣師曰素志有在不可奪也一香遂爲紫箬道公拈出重得法也後主台之瑞巖既至室中示衆曰穩坐家堂因甚主人翁不識掀翻大海摺碎須彌平地上因甚擡脚不起眼光燦燦四天下自家眉毛落盡因甚不見前後下語者多不契其機鋒峻拔蓋若此學者方景從竟謝事入松

巖孤坐松巖乃秋江湛公隱處也在萬山之巔人跡罕至師至悉謝遣徒御緘一書寄寺衆衆發緘乃退院上堂語也皆涕泣抵松巖固請還寺師堅拒不允

今

天朝之洪武七年夏日本國主遣使入貢就奏請師化其國以水晶數珠峨山石研以爲請師贊禮上召師至闕下師以老病辭

上閱而不遣留處天界天界全室渤公延致丈室時金華宋公景濂方在翰林遇休沐日必訪師劇談道妙一時朝中賢士靡不敬慕是年冬奉

詔東還宋公旣爲序其語錄別後復寄詩見意十七年其弟子居頂住鄞之翠山迎師就養四方之扣謁者無虛日金齒大理僧在京師中間師名特入翠山踰五十人拜牀下各求偈語而去一日忽遘微疾僧問疾者至師惟力談禪病勉以祖道自重無一語及世間相索筆書偈云七十八年無法可說末後一句露柱饒舌咄端坐而逝實洪武十九年丙寅七月十日也壽七十有八臘五十有九遺命我死世俗之禮

宜一以屏去勿行。惟闔維後煨骨散水竹間。以表無常。居頂念師逮老。弗寧歇居。及住山迎養。又以事殷。早暮闕侍。養禮煨骨之命。其敢守乎。乃購翠山常住山地若干畝。於唐壽之原。以是歲十二月十有五日。率骨空焉。建石塔其上。師天性純粹。端慤恒以謙抑自持。進道若不逮。修德若不足。處心尤仁。恕見學者有尺善寸長。輒喜見言面。若已出。誘掖獎譽。殊篤翼其有所成就。裨益法門。苟有過事。無大害者。未嘗怒責。見英氣者。恐直言之難受也。乃歷舉前言往行告之。俾其潛消默警。故四方衲子。愛敬如慈母。然遇法門有教。教背義事。必面折之。不少貸。師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凡內外典。靡不該博。發爲文章。詩偈必追及古。作輒爲人傳誦。不已。暇則端坐。寡言。衲子請求法語。禪偈。撥筆揮灑。若神。各副其意。不欲久留。滯也。自奉至清。約其進也。分所得者。悉無所取其退也。凡素所給者。罄無所携。其敬師待友之意。殊汲汲若寂照公在日。師奉之惟謹。每侍立至二三鼓。不命之退。不

敢退。泊公沒。冒大寒。書語錄。手成疾。弗顧也。又求黃文獻公銘其塔。若同門法屬。一庵如公住。保福時有院僧紫銜公。適有童子野死。僧賂其父。認如公公。被逮獄中。師將代訴於部使者。又請法門之有力者。援之。乃得釋。一庵示寂後。又掇集其可書者。求名公記其事。餘則類如此也。閑居雖以道自娛。見大法陵替。人材淪落。每切切焉。憂之形於言色。平日著述。有二會語若干卷。偈頌若干卷。重拈雪竇拈古一百則。頌頌大慧竹山頌古一百一十則。山庵雜錄若干卷。淨土詩一卷。凡外學著述。皆不存。桑斯道聞師之令名。爲最稔。嘗兩造翠山。請見觀其氣象。聽其言論。讀其著述。與居頂所求行業記事。實無少異。不揣蕪陋。爲一銘之曰。

河之盈也。有時而漸。道之隆也。有時而微。佛者之盛。莫盛於元道則微矣。師曰。慨焉尋隱。訪幽心證。紫箬脫略天地。震動河嶽。不爲高。河不爲深。高深者。師橫絕古今。曹溪之水。復引其流。流之弗替。維師之休。

洪武戊辰歲九月既望四明山人烏斯道撰

送心泉楚上人謁

空室和尚

參禪第一要知宗四海惟聞老想中白日青天無礙

塵孽狐妖魅盡潛蹤

金華 宋濂 再拜

天台空室愜禪師行業記終

抱中和尚語錄

尹小崇福寺隆禪師塔銘

孫道衍

非常之人為非常之事為非常之業此非常之人此強之固然也夫佛聖人之教神變化利幽明夫人之向仰祀神之振翼求其法者多矣然不顧其形命非徒特權權非常之人其可能乎如薩埵之飼虎蓮王之代鴿葉王之焚茅仙人之截體是也今隆禪師者詎非其倫也歟禪師姓永隆姑蘇地氏子在源縣即不茹葷血惟佛法是慕正適短白父母求出家遂舍入尹山崇福寺投禮天泉澤法師之孫永定祝髮為僧洪武甲子就緒論祠制度繼受具戒師志力苦味澹取一與常人殊乙丑九月十五夜師聞空中天神報曰此寺成于梁之天監燬于元之丙申迄今三十年吾受佛囑衝此伽藍師能重建當降相之師乃感天神之言遂化募眾剏指血書華嚴經華二大經以立願書時筆端出舍利燦然有光人聞不疑其信故師哀資庀材先鉅大雄殿再往三衛踏大水通錢唐江颶風漂筏將入海舟之衆皆載泣師曰吾之所為者非出于已天神來報故為尔吾以天神大權為可安而不懼相身係項風轉迴旋抵江岸木商黃有亮異之與同友曰奇哉繼成當為造大佛像以報幸未八月殿

乃咸二十五年壬申 朝廷度僧師引其徒赴 京師試經諸  
給度牒時沙彌三千餘人其中多有不能記經欲買請者於是  
上起送錦衣衛罪為軍師慈惠無可赦二月二十四日詣  
奉天門奏 聞欲焚身以求免 上允二十五日 勅內臣  
以武士嚴衛其龕三兩番臺師出龕望 閣拜辭入龕索筆書  
偈曰三十三年一幻身洞然性火見金真大明佛法興隆日永  
祝 皇圖億萬春又取香一瓣書風調雨順四字師語內臣曰  
煩奏 上過早以此香祈雨必驗遂焚香短自焚煙燄凌空異  
香撲人群鶴飛翔于龕頂良久火餘微舍利無算二十七日  
上以三千餘人悉皆群給與皮牒時大旱 上召僧錄司官迎  
師所遺之香到天禧寺與眾禱雨以三日為期至夜即降大雨  
上喜而謂羣臣曰此真永隆雨也于是 御製落魄僧詩以  
勸之四方之人聞之莫不感慕流涕而稱頌者是年秋八月其  
弟子時習西靈覺歸葬于尹山而塔焉永樂二年甲申奉廬州  
童福宗居士以師行實一通來 京師請予銘其塔嗚呼凡血  
氣之屬以貪嗔為本其肯拔一毛以利于人乎今禪師者德感  
天神重建梵剎又能捨全體以救眾難豈非特種難得非常之  
人也哉故特弗敢護乃序以銘曰  
形生之後舍愛為本其內施一毛為貴孰肯舍身以濟眾  
大心之士始克勤勇吁嗟禪師天神佑重建寶坊繫誰之力

吁嗟禪師不昧因果如彼葉王如彼薩埵但知利生寧恤火  
泰聞于 上 上過曰可吁嗟禪師殺薪自焚屋鶴翔空煙燄成  
雲感動 聖主信非常人三千得度且泣且訴吁嗟禪師道高  
一世不斷不帶無來無去函是靈骨塔藏于尹師之德風千古  
不泯

京都僧錄司左善世吳郡道衍撰 姑蘇北禪講寺前任持沙  
門德完書 南陽縣用亨篆額

永樂二年歲次甲申夏四月佛誕日住山沙門師魯立石

吳都法乘

塔銘有序

皇明紀元永樂之元年十月廿有三日癸酉我徑山第六十代住持呆菴莊禪師示疾卒于不動軒之正寢世壽五十八僧臘四十五其徒曇頓等能遵治命自殮殯以至於荼毗窆窆中禮無違越明年予繼領寺事視篆之初觀其遺規井井衆雍雍凡所作爲皆有條而不紊東西列序各職其職顧予衰耄承乏居位率由舊章蕭規曹隨克守唯謹既而頓以師塔未銘狀其行實請予銘之予義不可辭乃按狀撮其大槩而直書之禪師諱普莊字敬中呆菴則其別號也族系台仙居之袁氏世襲儒業母王氏誕師之夕夢梵僧入室以元至正七年丙戌八月十二日生辟歲岐嶷顛異不類常兒善本夙習厭絕葷茹甫八歲負笈入鄉校授以詩書經耳成誦恒愛靜獨兀若有思如矚自訟曰讀書明理處世法也學出世法固所願焉年十二白父母求出家父母雖珍愛之終莫能奪其志會族之叔父有從釋者來歸遂携至鄞左菴良禪師居

天童法席甚旺見而錄之明年己亥薙髮受具服勞參侍久之不契辭抵郡城之天寧時了堂一和尚提破沙盆話勘辨來機師徑趨文室堂曰何來對曰天童堂曰冒雨衝寒著甚死急對曰正爲生死事急堂曰如何是生死事師以坐具作據勢堂曰敢這裏持虎鬚參堂去一日堂室中學庭前栢樹子話師擬開口堂劈口掌之豁然有省遂容入室朝夕決擇爰臻圓奧未幾歸候左菴菴察其機警異常命典藏論無何而堂移幢天童師喜形聲色執勤愈謹洪武丁巳有

旨命天下僧徒講習心經楞伽金剛三經性原禪師明公住持鎮江金山延師講授發學徒剖釋經義深契機理聽衆厭服聲價藉甚明年戊午客寓天界金室滿菴二大老位望尊重師與抗衡論辯機鋒窮徹底盡歡實無已以爲親得暮翁背誦臨濟正宗良有託矣又明年己未起師出世撫州北禪開堂之日酬恩齋香爇爲了堂推拂之下發語振蒙縉白頰向曉惟古寺屋老俗殘急於事功與



廢墜殿堂像設廊廡鐘魚構治塗飾百凡維新  
遷主雲居先是寺廢既久名存實亡師領薦之日  
誓於舊址縛茅聚衆興復是圖全室叟聞而壯之  
曰真本色住山人也居僅五載募施經營奔走衆  
工寺宇落就鯨鼉震吼金碧聳飛大闡玄機江右  
獨步二十六年癸酉之春

詔徵天下高行沙門師與學首對揚稱

旨允愜

皇情是年秋函

命至廬山祭祀立碑感格聖靈騰光現瑞神燈映射  
祥雲氤氲碑壇下上盪眩萬目陪祀官僚僧道士  
庶稽顙歸依同聲讚歎禮成復

命喜動堯眉賜衣一襲褒錫甚隆是冬得

旨升住徑山寺爲海內禪宗首利俾師居之所以致  
崇極於師道也師既戾止培植教基恢弘道本繼  
前烈之光焰級後進之階梯殿壁湧海嚴之觀音  
樓鐘範臯氏之鉅器創菴中峯見祖燈之有續散  
田原佃免官租之徵追摩袞綵之賜道懷

親王解帶留衣之機交傾名宦三宗讓德四衆宅心  
位尊一代龍□□謂備至耳矣於戲教貼叔運道  
輟宗工遺言□□盡爾順寂七日闔維煙燄所至  
設利燁煜□□數珠出灰燼□□□□廢遺骨塔  
于寺□□霄之陽門徒弟子□□□□竣相向悽楚  
有言于衆曰師入大定吾徒□□載瞻載慕惟此  
塔婆而已首度弟子若干人得法弟子若干人其  
說法三會語錄若干卷並傳焉然不銘石以表之  
其何以昭示永久於是請銘銘曰

|      |      |      |      |
|------|------|------|------|
| 巍乎天台 | 上應列宿 | 磅礴扶輿 | 鍾奇毓秀 |
| 篤生偉人 | 禪林領袖 | 翊世扶民 | 邦家陰佑 |
| 了堂想中 | 同出台岫 | 難弟難兄 | 更唱迭奏 |
| 元季宗工 | 道德實茂 | 維呆菴師 | 幼而齋礪 |
| 師資稔緣 | 遇于古鄆 | 太白天寧 | 心法密授 |
| 匡徒西江 | 時緣輻湊 | 所至成績 | 宏規復舊 |
| 律已峭嚴 | 訓徒善誘 | 聲譽日隆 | 海內馳驟 |
| 詔徵高僧 | 褒然舉首 | 對揚契機 | 寵錫斯厚 |
| 命居徑山 | 如登靈鷲 | 法雨沛滂 | 霑溉羣有 |

□□□□ 忽觀白晝 化權既□ □□□介  
 雙徑□峰 嚙損躑狖 □□□□ 一木詎□  
 於戲哲人 □□□□ 銘石堂隅 □□□□

呆庵普庄禅师语录

无念传

無念學公德安陳氏子九歲出家禮無極和尚為師東遊姑蘇  
 見萬峰蔚禪師一喝下顧首萬峰出法衣說偈送之歸寶林寺  
 道聲著遠逾前宗之寶林當四會之衝天兵征陳友諒寺  
 燬燔流盡散惟學一人守之荒墟蔓棘吊影數年歷我聖祖  
 削平僭偽奄有四海偃葦崇文本興吾教學有復創之志為於  
 是善信雲集向化風從不三四年寶林復興金碧煥映如化樂  
 天宮矣洪武十五年孝慈皇后降天梵宮建大會集千僧於  
 洪山學在馬王見而異之遂留即館建九峰寺居之學具福德  
 相行慈悲行人見之意消故有不言而化者是能倡大緣奉大  
 訓管一時而應成之易如坂之也當道者屬于朝聖祖召  
 見便殿命坐應對稱上意禮遇隆渥欲留主京制國辭弗受  
 厚賜遣中官送還二十九年再遣中官奉御製懷僧詩文一  
 軸松茂實各一箬至山諭慰彌至勅曰前者僧無念我行情  
 於皎月定慧穩若觀山暫來一見去此常懷之不已道人就  
 見特以松實供之無以詩勞之云又賜僧無念九歲出家詩  
 李皆如韻和之以上上覽之大悅自是深信吾道願亦者利  
 宣統癸未崇禎四年示寂閏世八十有一塔全身於九峰獅子巖  
 之陽

吳都法乘

## 第十七代鶴坡禪師塔銘補

王秉乾

鶴坡禪師入寂已久其精靈幻化或爲孤雲縹緲或爲野鶴翔翔歟均不可得而知其存者獨化塔一座巍然高峙於寺之西偏後之人指而識之曰此聖因禪師塔也吾不知塔之中雲踪鶴影者更何如而既有其塔卽謂師之精靈於此不滅焉亦無不可師肅善行號鶴坡族本華亭人生三歲有尼見之謂其母曰此子佛門根器若長可令棄俗方能永壽且大有証果師聞語嬉嬉然卽若有領狀年十三遂薙髮於松之延壽院奮志勵修朝參夕課得造玄宗復遍叩諸山宿老臻其間與由是道學日彰聲聞郡首委以僧綱之任建文四年至杭駐錫於寺仍兵燹之餘繼興者規模未脩師慨然以自任佐理常住經營區畫不辭勞瘁閭寺額未復因其疏奏請蒙成祖御批給還原額而寺遂賴以不朽永樂五年衆推爲本寺方丈大闢宗風名動四方追後之去厯久暫與夫法臘之修短不可得稽而一時果敢赴事爲聖因千古光者師之力居多矣銘曰

至人之行無生無滅一息千秋惟斯道德嗚呼我師卓然哀傑出無量心廣無量舌鼓鐘振錫人天共覺力庇梵宮魚存嶽巢聞幾春秋我亦齊巖爽爽花龕光明永揭

聖因接待寺志

阿育王山廣利禪寺大千禪師照公石墳碑文

宋源

西方聖人示現世間百億三昧無非度門而禪定之宗實為之  
館鑄蓋覺性圓朗本來充滿包三界而不礙窮萬仞而不吝非  
涉善惡了無顯晦巖壑潤飲之士能託諸虛剎即之頃證入一  
實境界光明殊勝與虛空同體不起不滅所以其教職然常歷  
而不衰有能知之而又能通行之者其我大千師乎師諱慧照  
大千其字也永嘉麻氏子麻號積慶之家宜生上士父均母黃  
氏既誕育師實之勝摩尼珠師自童年亦駿利倍常聖欲入道  
聞人誦習契經合介諦聽年十五往依沙門了定于縣之瑞光  
院了定師從足也長老良公知為法器即剃落為弟子明年重  
持托於庵之天手婢脫萬緣誓究大不思議事首謁晦機與公  
於抗之字慈未契圓證一日閱真淨語至頭陀石柳華峰處默  
識懸解汗決背時東嶼海公以石林葉公世嫡提唱於蘇史  
厲嚴師杖錫往謁東嶼問曰東奔西走將欲何為師曰持來恭

禮爾東嶼曰天無四壁地絕八荒汝於何處措足耶師收掌於  
几而退東嶼知其夙有所悟尋復召至反覆勘辨師如宣傳柳  
凡龍辭空中東嶼甚嘉之遂留執侍左右師以為心法既通不  
問修多羅藏無以闡揚正教偉人大之曉乃主藏室于即之萬  
壽及東嶼遽淨慈邀師分座以表儀四眾已而無言宣公主溫  
之江臨心師高行復昭師至處之如淨慈天曆戊辰出世果清  
之明慶據師子座集諸僧伽而誨之曰佛法欲得現前莫存知  
解縛禪者教未竟皆為障礙何如一物不立而起居自在手所  
以德山之棒臨濟之喝亦有是不得已箇闢者說解而去至正  
己未遠四明之寶陀先是寺以塔訟而廢師以詩典在手辨難  
太迫一處之以寬慈絕希與較且曰我佛得無諍三昧所以起  
出羣品我為佛子可不遵其教耶眾服其化寶陀僧等一神人  
衣冠甚偉飛空而來僧作禮問之神人曰我從阿育王山來欲  
請大千師赴供耳未幾行宣政院署師住是山識者以為玄應  
師既至羣疑聚附遠家響臻師亦憫大法陵美草：請掖不遺  
餘力嘗出三閑語以驗參學其一曰山中猛虎以肉為命何故  
不食其子其二曰虛空無向背何緣有南北東西其三曰飲乳  
皆四大海水積骨如毘富羅山何者是汝最初父母此第三閑  
最為峻功惜未有契其機者居九年退于妙喜泉上築室曰夢  
庵因自號為夢世更接閑獨處寂慶滿席不顧也洪武癸丑十

月朔召門弟子曰吾將西歸汝輩有在外者宜趣其還越七月  
 屬後事于住持納之洛公沐浴更衣索紙書記書已恬然化滅  
 在菩提樹中歷七十夏示人間壽相八十五年經三日開茶毘  
 法焚之牙齒眼晴及數珠不壞餘成舍利羅五色爛照約之因  
 造四偈贊之且竭力為治喪事云師三坐道場有語錄若干卷  
 行世凡一燈河傳一雨所潤雖淺深有殊各得分願弟子某等  
 苦千人得法上首某：等若千人是年十二月九日葬靈骨于  
 菩提之後者至大也師智度冲深機神坦蕩直則徹坐夜則兼  
 修淨業真精力久至于三際不住覺觀湛然非言辭之可擬議  
 且暇用檢約不如涇僧雖不與時俗低昂賢士大夫知其誠實  
 不事矯飾多傾心為外護其過辭後亦以率真或以事忤之而  
 聲色不變動出語質朴不尚葩藻而指意超於言外名聞燕都  
 帝師破以佛德圓明廣濟之號 不少動於中初懷川洪公  
 入滅之年公始生及其受業又同在瑞光至于後也又同在阿  
 育王山君子或異之嗟夫禪定之宗至宋季而敝膠滯局促無  
 以振振指明使直趨于覺路懷川當斯時受天目注印特降  
 魔折樹真止隱井室入室者不翅受靈山之所付囑傳法號為  
 中興懷川之同門有石林者奮興寄立東西共幹化機西來  
 之道于斯為盛師蓋石林之諸孫也故其死生之際光明盛大  
 有如此者至無目而然哉其難不致每以文辭為俗事今因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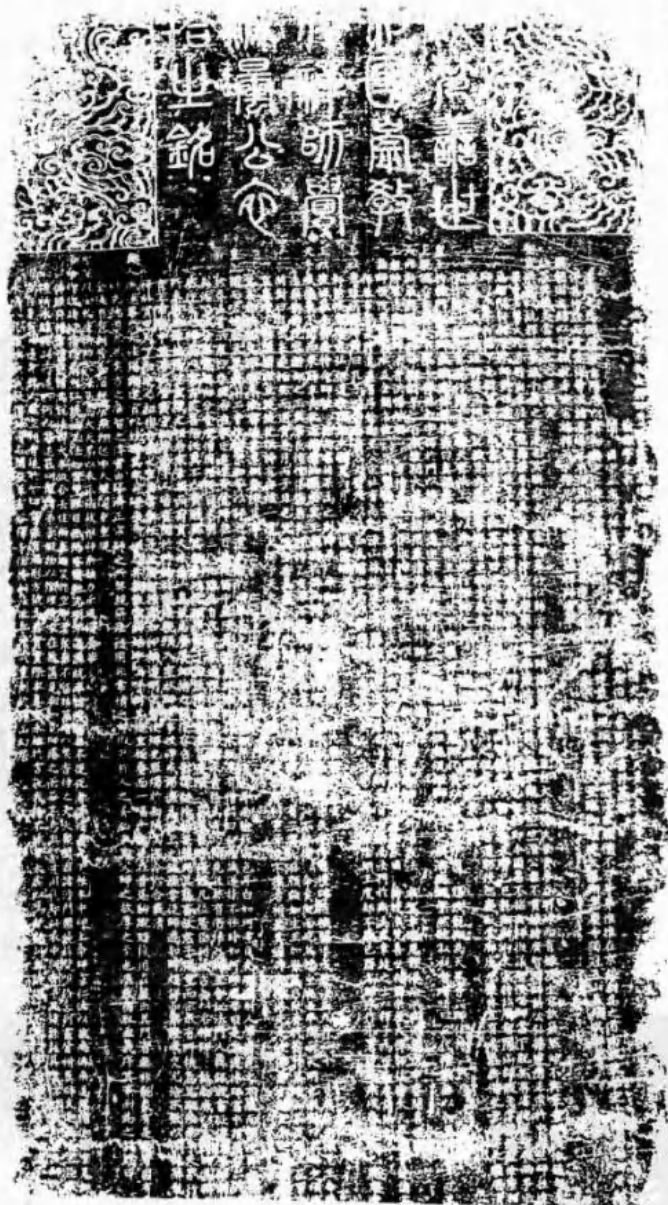
安之請故歷序師之行業勸諸徒從而復繫之以銘用勸方未  
 繼師而興起焉者世當有其人乎

銘曰萬緣紛紜逐物而競肩以攝之資惟禪定禪定斯何言解  
 因宣淨翁盡歛月輪在天初分一燈千緞交映如百鍊餘金已  
 逾勝師之提生銳思絕塵萬里只尺欲超頓門片簡難徵中共  
 全體皆爾願之凡情盡死從抵碩師勇決其松振迅奮擲類柳  
 子兒出世為人謝大甘而法雷轟：震驚百里海岸孤絕潮音  
 吐吞與此大法珠源同流神人飛空持鉢來謁孰知玄微若合  
 符節彼舍利羅寶塔盡扁助我發機靈光品梵翩然西歸跣坐  
 而滅示不壞相大中珠結生死之閻鮮執其樞坦然弗惑如人  
 歸廬前修漸逝後武思厲不有昭之遺則淪墜太史著銘勒石  
 山樊虛空有盡師道永存

吳都法乘



慧昙塔铭



慧昙塔铭 章1101

明永樂八年(1110)  
秋重刻於江蘇南京鍾  
山 拓片通高112厘米，  
寬71厘米 宋廉撰，劉基  
正書并篆額，屋上章刻

拓片藏于北图

姚广孝神道碑



姚廣孝神道碑 京師20

明永樂十六年三月十八日  
主祀 碑在北京門頭溝區  
京師通志卷之四十四  
碑文 碑文在碑陰

拓片藏于北图

妙济塔铭



妙济塔铭  
 明宣德五年(1430)五月刻  
 在北京海淀区五塔寺村一拓片  
 拓片藏于北图

## 第十九代無方禪師塔銘補

王秉乾

幾塘聖因寺我 朝康熙四十四年

聖祖南幸應別菴禪師之請錫名聖因寺接待亦曰妙行者其自創於宋喻彌陀思淨律師爲開山祖傳至嗣十九代無方永遠禪師從金陵來卓錫於寺遂繼席焉亦以戒律勝爲寺衆綱領振起祖風與彌陀塔先是寺燬於元將董博霄縱火逼賊殿宇俱燼至明鼎革繼事興復雖代有人而時值干戈初輯民人饑困功德難以卒就師至力謀振興於是鼎建大殿塑三佛暨兩翼諾天寶相重建伽藍祖師室改造山居設齋堂及僧寮茶室無不畢備濬井二口以資綆汲又以餘粟購地藝植園蔬爲香積厨供衆復析寺前後舍立爲四房擇道行老成僧主之俾得日專剃度永久扶翼禪室師之辟盡精審如此師既振起別菴宏開法門其時常住食指日以六百計四方雲水參訪月數千人而食鼎蔬盛曾無告乏自是東南梵剎獨推妙行云噫師之功德爲難及矣師平生存普濟心恒以醫藥救人危故人稱爲藥王菩薩其在金陵時值靖難兵後疫癘時行死亡狼

籍師掛衲於棲霞香林牛首諸處踵門乞丹劑者日不暇給活累萬人命復設瑜伽法消兵燹由是災癘頓息遠近郡侯邑宰聞師名禮請開堂者不絕師俱堅謝不應永樂十一年抵杭一見寺殘頽狀卽慨然自任不數年而使金碧重輝光前裕後師於寺若有宿緣焉抑亦彌陀之再世歟師族句容人小從虎邱印心得徹玄理三昧每登壇捧喝隨機應變曲盡指迷故四方立雪者多仰爲鵲苑宗正統元年示寂壽六十有六葬於寺之西側歷久未有銘之者余遊聖因聖因主衲指以示余曰此寺十九代祖師塔也有塔無名可賜一言以表之

銘曰

佛祖西來嗣有親嫡廣十法身同此面壁惟賢克宗圓光不寂啓甘露場濟恒河溺猗歟我師窮追直上內性無罣外魔咸盡壯志雄心剛毅果敢隻手輕舒放闊龍象香雲永結慧日重仰再世彌陀是一是兩

聖因接待寺志

天壽聖恩禪寺虛碧瑤禪師塔銘

沈 輯

姑蘇去城七十里之許有山曰玄墓而太湖枕光福泉峰環抱  
群壑聯絡崇巖而高鬱然而秀元末己丑有師祖萬峰蔚公阜  
錫開山成一大叢林後至正統癸亥 聖朝詣額曰天壽聖恩  
禪寺前有住持瑤公禪師受業於本寺蘇之吳縣長山鄉人也  
按狀諱賢瑤號為虛碧姓顧氏之子晉誕生時異香滿室經宿  
不散生乃神清氣秀非但常兒髻鬚間識芳名知舊跡父母甚  
鍾愛十有一歲出就外傳窮究儒書精修梵行洪武壬戌九年  
即脫白投禮萬峰和尚為師年十三矣受度祝髮求真妙訣一  
日詣師求出世師曰無法可度但明心地即是佛性由是還益  
痛自磨礪懋忘食奮苦行真積力久將有所得一日  
舉萬法歸一公案豁然有省戊辰年蒙師印可時年二十有三  
詣北山水空相禪師會中充侍者尋與藏鑰洪武辛未二十四  
年於常州錫基園通寺說法多人感化建證身位法衆請回本  
山協心擁為住持三十餘年闡揚萬峰直指之道宏倡梵剎開  
拓境界種、嚴飾佛有殿芳僧有堂行有寮芳客有舍費有廚  
芳果有倉物積庫芳事、從心經行坐卧各得其所湖山之地

煥然一新四方禪流聞風雲集遠近士庶慕德皈依手度弟子  
一十餘人師孫一十七人法筵之盛車冠如蘇師知世緣將畢  
擇期日限營築遷居塔院二所供備師乃一疾弗瘳瞑目長逝  
荼毘之日祥雲覆龕瑞霞散光虛煙垂舍利得者多先其師生於  
至正癸卯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六日卒於正統庚申五年八月  
初九日西歸而去世壽七十有七僧臘五十九夏竄煉已久編  
傳永錄遺業有托得其所付代不乏人矣主山徒茅道清念師  
苦行功過前人恐感其德抱泣體骨瘞於祖塔之左倚於本寺  
之石是以謹其塔銘於上後筆出處事跡持狀來求銘焉嗚呼  
生有奇異戒律精嚴闡揚宗風光前振後是宜宣塔以傳後人  
云

真如奧妙 以心為師 了得一統 萬法咸歸 若不覺  
悟 色相、離 粵性我公 生時鍾奇 幼有志操 早  
證菩提 履持梵行 洛守清規 皈依祖道 種、通宜  
靈歸西域 龍尚存斯 巍然建塔 巖山之基 而今而  
後 瞻之仰之

文林郎江西南昌府南昌縣知縣鄧人沈輯撰文 大中大夫  
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叅政致仕陸友諒篆額 承直郎  
尚書工部主事范湯鵬順書冊

吳都法乘



東明寺虛白慧昌禪師塔銘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禮部前太子賓客兼國子祭酒  
毘陵胡浚撰

中順大夫京府丞前翰林編修東吳朱孔陽書

師諱慧昌字東明號虛白姓王氏其先湖廣人也

父爲丹陽稅課司副使遂家焉母黃氏方娠一夕

夢僧頂包入門及產師有異質警悟不凡經書過

目卽能成誦甫七歲嘗夢坐樹人中揮麈談論醒

以告母母曰此僧家說法象也他日令汝出家年

十四卽禮邑之妙覺寺僧性某湛然爲師湛然問

曰汝爲何事答曰作佛然大奇之旣爲落髮受戒

晨夕精進服勤三載值湛然轉江西疎山住持時

聞松隱唱導雲間卽往咨叩其心印至一小庵自

誓曰我今若不徹證決不復回遂禪定至六日方

出定舉首覩松豁然有省自此晝夜無睡坐如鐵

幢故諸方號之爲目鐵脊尋又至蘇之玄墓山見

果林和尚針芥相投然後指示見寶藏持禪師師

佛智不是道汝云何會師向前問訊叉手而立藏

呵之曰汝在此許多時還作遮個見解師乃發憤

忘寢食至第二夜豁然徹法源底遂呈偈曰一拳

打破太虛空百億須彌不露踪借問個中誰是主

扶桑湧出一輪紅藏咲曰雖然如是也須善自護

持時節旣至其理自彰師受囑別去至永樂甲申

歲登天目結千日期期滿至昭慶受具戊子訪安

溪古道場道通禪師遺踪師見其峰巒秀拔遂有

終焉之意山之先住靜人恐其侵據鬱悒不樂夜

夢神人告曰汝不可輕慢此僧後當大建道場弘

法度人師於山中入關一住三十餘年影不出山

道風揚播縑素信向四方請益者接踵雖耆年宿

衲亦爭趨座下蓋其誨迪獎勵未嘗少倦有疑而

決者析以片言莫不泠然省解是致檀施填委學

徒雲集恒至數百因居所狹隘不能容衆宣德丁

未遂拓基營繕不二年間殿堂門廡禪室方丈鐘

樓庫宇僧寮庖福凡所宜有者靡不畢備遂成一

大叢林宣德乙卯欽蒙

賜額爲東明禪寺復爲度僧俾奉香火至于己未聲

以檀那獻施羨餘財帛重建淨慈佛殿辛酉六月

廿有七日。命齋僧衆。衆知師意不久住世。請師留  
偈。師曰。一大藏教。無人看。爭用得遮幾句。閑言  
語。至二十九日辰時。聞辭衆。跣趺而逝。停柩七日。  
顏貌如生。官貴僧俗。扶送者數千人。依法荼毘。獲  
舍利無數。明瑩如珠。衆函遺骨。并設利。塋於山之  
東塢。而塔焉。師世壽七十。僧臘五十有五。弟子僅  
百人。受戒者。請誨益者。數萬人。蓋師平昔訓誨。學  
徒無分高下。隨機設變。各以其病藥之。若遇初機。  
則和顏悅色。軟語恬言。使人醉心快意。如坐春風。  
中。及其較勘宿學。務必辯其淺深。究其源委。毫髮  
不容虛偽。苟有果能進道者。解衣推食而勉之。至  
于屠臘之輩。遇師訓誨。無不改惡遷善。唯其道力  
強固。解行兼全。以身任道。務在闡揚宗旨。志在利  
他。有扣卽應。故能致人信向。皈依如是之多。令其  
上首本寺住持覺明。令僧智宗智鑑。費天竺靈山  
住持臨川妙侶。狀師行業。徵余爲銘。余於宗門未  
嘗究竟。罔措頌美之辭。特摘狀所實爲銘。庶幾不  
失其實。俾末學得以瞻承道範云爾。銘曰

大雄宗教 昉於四域 流入中華  
四海洋溢 初祖達磨 單傳直指

|       |         |       |
|-------|---------|-------|
| 返照迴光  | 佛卽在是    | 惟師克紹  |
| 挺然負荷  | 監立法幢    | 作大依怙  |
| 四衆學徒  | 川奔雲集    | 化如時雨  |
| 罔不濡及  | 賴慈方便    | 人咸信向  |
| 各領奧要  | 得意忘象    | 卓哉東明  |
| 大元厥宗  | 世緣既盡    | 委順而終  |
| 山之東塢  | 崇崇宰堵    | 勒辭瑱珉  |
| 垂休萬古  |         |       |
| 已巳秋七月 | 日本寺徒弟比丘 | 覺澄 覺明 |
| 覺泉 覺淨 | 覺曇 覺圓   | 覺海 覺真 |
| 智林 智誠 | 智滿 智宗   | 智庚 智鑑 |
| 智茂同立石 |         |       |

萬聖和尚語錄

杭州東明寺虛白禪師

釋大音

古杭安溪慧昌禪師字虛白因晝夜無睡坐若鐵幢諸方目之  
曰鐵脊其先潮廣人也姓王氏父為丹陽稅課司副使遂家焉  
母黃氏方娠一夕夢僧頂包入門及產有異質與悟不凡經書  
寓目或誦七歲夢坐禪人十揮毫論經以告母曰此高僧  
說法像也他日令汝出家年十四嚮邑之妙覺寺甚長安焉  
師是時日為何事答曰志願作佛道者之為淨受戒我娘遂  
三載遷轉江西疎山住持開松隱唱道雲間即徑皆叩得所心  
印偶至一小菴目誓曰我今若不徹證決不復回遂禪定六日  
方安詳而起舉目顧松谿然有省至家墓山見果林榮公針  
芥相入指謂寶藏持具陳悟因即斥之曰佛法如大海難入轉  
深耶裏泊在由是親炎座下一日間師曰心不足佛留不走道  
云何為師向前問訊又手而立持怒曰汝在此許多時還作這  
個見解師乃發憤至忘寢食次日驚起微源底呈以偈曰一  
拳打破太虛空百億須彌不露踪借問個中誰是主扶桑清出  
一輪紅持笑曰然難如是也須善自護持時節若至其理日新  
別去至千歲若登平山桂子堂結期滿十日昭慶圓律代子安

漢住靜一往接開三十餘條道行弘傳紹素奔向師迎換屬未  
嘗少倦有疑而決者所以片言莫不洽然省解學徒恒集數百  
人因所居淺隘遂拓基營繕不二年開殿堂俾室方丈體樓庫  
司庖活兩宜畢備遂成一大叢刹宣德己卯賜額永明禪寺提  
為度僧俾奉香火已未整以獻施是餘重延淨慈大雄殿寺西  
六月二十七日命齋僧眾和師意禮請留僧師曰一大叢教  
無人者若事得達幾日聞言請至二十九日晨與言別登仗而  
逝停龕七日形容如故火殯獲舍利如白珠者無數其于山二  
東嶺而為高住世七十僧夏五十五弟子僅百人傳戒詣至者  
取為餘得法祖意乃海子志疎後人蓋師平昔通批設後忌病  
發藥若遇初根則信言轉色使人靜心快意于春風和煦中也  
及勸宿學務必推窮極與毫髮不容虛假苟有果於道者則解  
衣進食而勉至之雖屠戮之屬過疎訓導無不改惡遷善惟其  
道力純固解行急金身為宗旨志在利生故能教人信向皈順  
之如是也海無慈公得授心印

吳都法乘

第二十代無礙禪師塔銘補 王秉乾

大清乾隆九年夏六月余既爲聖因前十七代鶴坡師  
卜九代無方師補銘其後主文禪師復進而請曰兩師  
宰諸旣業賜有名言幽冥壽不朽矣尙有無礙法鑒禪  
師者亦寺二十代祖適與兩師鼎峙一院尙藉墨瀋推  
顏而表揚之幸甚余曰唯唯微師言吾豈有詳於鶴坡  
無方而畧於無礙哉昔羅墨氏倡道西南廣開法垂六  
度數其入道雖有殊而其布澤恒沙俾衆生瞻仰也則  
一今三師之塔旣並建於一院必其功德之在寺者後  
先相望足以比隆可知也夫然吾於鶴坡無方有銘而  
於無礙獨無銘後之人其何說之辭師太平人正統元  
年爲寺住持先於北京鑄銅鐘一口昇來寺中隨建高  
樓懸之下設地藏十王像具大莊嚴常曰耳聽晨鐘目  
觀其苦出者可猛省矣師禪行旣超以其餘趣發爲  
詩歌爲當時賢士大夫所深契如徐照庵友諒林邑令  
宗旦及楊子汝舟陳子以善周子宗衡吳子定遠陳子

士和費子元恭俱爲方外交每拈韻聯章互相題答  
不減虎溪爲味云六年示寂壽六十一恭見後弟二壘  
之本寺建塔與鶴坡無方塔銘曰

茫茫悲海靜淵深深源極底起非機致勝因玄妙覺  
拔愚矜聲聞法相一片婆心寶花旣拈流香滿座廣  
明舌散珠玑唱代佛說法詎分若個同登彼岸一笑呵  
呵我來瞻師塔影參差數典并詞寧忘在茲

聖因接待寺志

空谷隆禪師自製塔銘

生事元英發之以體孔子之教也死而火化安葬骨塔釋迦之教也古今依教莫不皆然余生姑蘇洞庭山陳氏又字顯宗號月潭處士母金氏余髫髻隆字祖道號空谷生於洪武癸酉七月十二日永樂壬辰從弁山白蓮懶雲和尚受學泰禪湖海禪伯古拙和尚草莫不恭扣雖以家居恭究不替庚子歲許金出家從虎丘先師石菴和尚收為行童洪熙乙巳給牒為僧宣德二年從杭昭慶寺宗師得具戒六年先師膺薦住持抗之靈隱遂同至夫七年往天目山禮高峰塔憩錫一載魁若恭覲忽有省會懶雲和尚時在海昌淨妙遂造之剝露心法懶雲大喜凡平靈隱先師圖寂矣聞雖數肯英于本山造青塔并塔院奉祀有年今英且病元日在通思無餘地以英遺骨遂承回錢塘縣尉司上廟第二番修吉山下沈散元佃官地一段為墳地英青塔並墳屋居之待蓋餘年名英墓曰正傳塔院嗚呼生死一夢青塔其為蓋表佛法流芳靈踪不斷即幻明真以致佛祖命脈源遠流長矣幻身雖滅佛性不遷後之來者見窅塔峻峭峰巒蒼翠鳥鳴喬木泉瀉幽巖不馳外境不執內心盡忘愛惡肉然泰和始知法界為身虛空為口萬象為舌晝夜說禪未嘗間

歇於此見得明透得徹如醉方醒廓然領悟便見佛祖不曾涅槃老僧不曾圓寂大圓鏡中觀而相見西來祖意兩手分付如古師嗣靈門青師嗣太陽無前後無去來大千沙界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懶雲和尚是景隆受業師之受業師景隆心法受印可於懶雲即而極安禪師也得臨濟正傳二十世師上溯天真則無極源管叢叢前復嗣法亦無定規前嗣後者阿難嗣迦葉後嗣前者與化嗣臨濟理貫古今諸寶為至

銘曰廓圓法界空為無涯羣靈昇墜恒無已時佛祖垂應為導為師夙膺微幸恒斯化儀不暑弘道隨力所宜卒於武林青窅山崖窅窅莫安山同壽期以幻歸幻有為無為成住壞空斯道恒矣正統九年春景隆五十二歲著

吳都法乘



碧岩空谷隆禪師傳

釋大音

師自製塔銘云洪武癸酉七月十二日生姑蘇洞達靈山陳氏父字顯宗母金氏師名景隆字祖通別號空谷永樂間年十九遇信心銘證道敏超然省會力求出家恭歷南極古拙二老人及金陵南楚兩浙知識所有開發俱不愜意仍處俗從傳燈中上古祖師机用研究一心不替洪熙己巳虎丘石庵師收為行童給牒披緇宣德二年得具戒于昭慶寺之守宗師六年石庵腐腐住持抗之靈隱師遂同赴七年登天目山禮高峰塔禮錫周星魁告體究思有省會懶雲和尚時在海昌淨妙達造之刻露心法雲為欣荷九年靈隱師歸寂美蘭維歎骨塔于本山并塔院奉祀養道有年吳興卡山之碧岩禪寺乃師之道場也山水遠秀為東南首冠師常示教徒曰禪宗厥旨是轉迷成悟之要道也是明心見性之妙訣也是超凡入聖之閑操也自宋末至于今日師法不遠茲徒根器亦為下劣變壞妙訣死法傳流無疑自縛本是活人縛作死漢故作規矩提死話頭執倚偏邪無由開悟嗟夫靈山會上別傳心法起出功用大解脫法門也要在妙悟豈局規模老僧今日不用提話頭不用恭公案先要識破此身空花幻影不越百年安可溺於世情埋沒靈明覺性

隨逐妄緣汨沒生死六道循環不能超出既知此意盡情放下更不留心惟令默自思惟我今惡善思惡怕熱怕寒和飢和渴若心也固有幻身此心存活死了燒了何處安身只思此二句其餘言語知得便了不須記憶但於行住坐卧靜鬧間忙苦樂逆順一切時中唯自思惟死了燒了何處安身忽然識得自會做人自知入道切須穩重緊要後一司始到牢關始為了事人也溫恭此道如百鍊精金更無變色還圭方便接引後人是為報佛恩德正統九年師五十有二於錢塘修吉山為墳地並骨塔居常行盡著其屋曰正傳塔院復手教曰嗚呼生死一苦骨塔矣為蓋表佛法流芳靈踪不斷即幻明真以致佛祖命脉源遠流長夫幻身雖滅佛性不遷後之來者見窠堦峻嶒峰巒蒼翠鳥鳴幽谷泉瀉幽岩不馳外境不執內心盡忘愛惡陶然泰和始知法界為身虛空為口晝夜說禪未嘗間歇於此見得明透得徹如醉復醒廓然領悟便見佛祖不曾埋架老僧不曾圓寂大圓鏡裡親面相見西來祖意兩手分付如古師嗣雲門青師嗣大陽無前後無去來大千沙界自他不隔于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懶雲和尚是景隆受業師也受業師景

隆心法受印可於懶雲即南極安禪師也得臨濟正傳二十四  
世師上訴天真則無極源雪岩欽前後嗣法亦無定規前嗣後  
者阿難嗣迦葉後嗣前者與化嗣臨濟理貫古今詣實為主乃  
卷問本原時年七十四矣所著有尚直尚理編二卷空谷集三  
十卷心宗洞達机辨峻逸儒釋並貫事理並融其道誠子孫現  
列若干條在集有云居山共住只須三四人多則彼此喧囂不  
終道常佛法在乎正氣不在興盛一味省緣本分間淡寂寥凡  
明天道報實恩有皆可為後人範師有嗣法弟子如晉守菴  
峯住嘉禾真如寺

吳都法乘

德聚禪師行實碑



德聚禪師行實碑 京275

明成化七年(1471)三月一日刻一碑在北京東城區東南角大街設法同法寺。拓片陽面長220厘米，寬91厘米，額長30厘米，寬22厘米；陰面長220厘米，寬91厘米，額長30厘米，寬22厘米。李親撰，范顯題名，文略見於前。

拓片藏于北图

净戒禅师塔铭



拓片藏于北图

坡丹托恩巴《净戒禅师》塔铭 京2371  
明成化十三年（1475）七月十五日刻 石在北京海淀区大觉寺旁普照寺内 高1.8米，宽0.8米，  
清道光年间，经清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等朝多次重修。

古道月江淨禪師傳

釋大音

西天日山高峰下七世孫古道淨禪師者乃古杭東明寺岳公得法弟子也師名覺淨號月江姑蘇雙陽人姓沈母鈕氏十五歲出家張墩古拙師座下受念佛公案永樂壬寅春菰城峴山大宗具壽：曰水淺不能容泊杭有明眼人在師入錢塘古道山謁東明品禪師一語契合由入弟子列德已而披緇受具足戒既而長干祖堂期坐二年復還古道師問明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明曰那里學得來師曰這里未明大喝師亦喝明擊以禪板曰打的在這里不打的在這里應覆師曰打的也在這里不打的也在這里明曰這漢造佛殿竟但未是結果在師辭進天目山居活埋菴三年太子庵六年祇靜不沾枕簟不御日惟一粥歲惟一衲空：酒：逸屏世緣或遊或息亦無定在天順至苦城小鴻里清寂幽靜適與同居士道堅禪會相字蘭吉並是逆駐錫水心院焉有間居士妻順師歷二十餘稔道行精峻高風收著非顯非晦任去仕而弗吝異以擅名弄權彩以神授無循無證人莫窺其微際所至惟請法者雲聚焉成化己亥正月十九日示門人道林曰吾往矣有事在爾一衣一盃此正法眼藏也慎之且唱云我有一頂衣古道山中子七十九年來

從此了生死派跡入山中莫見鋒芒事偶已坐逝世壽七十九僧臘五十一四衆皇：如赤子之夫慈母因謀立塔以瘞靈骨焉

吳都法乘



第二十一代元明禪師塔銘補 王秉乾

夫大地衆生顛取長夜聖人惻焉是以跋屨西來播爲  
玄教流演恒沙其後蓮座宏開闢揚益衆閱一世必有一  
高人出而披紫伽黎擁七寶幢提唱宗風爲人天說法  
然而發聲震聒在當時莫不怖駭而震驚之迨歷久  
遠聲教漸衰鮮有追徵逐渺邈徽於香銷月冷中者是  
亦理勢之必然歟聖因前二十一代祖師諱文綽字正  
明錢塘人明正統元年爲寺住持建千佛閣具諸佛寶  
相精修戒行普心爲衆四方聞風者不憚遐遠跋涉  
依壽八十二示寂於成化十五年拒今三百有餘歲矣  
而檀林中尙多稱述之噫異矣夫同此教澤同此人心  
何前此者莫不等諸逝水行雲而惟師獨入人之深其  
流風餘韻有如此不民耶抑道德之隆光明永耀將與  
穩迦如來並垂無量耶吾知師神已歸梵率而塔於是  
者雖非靈覺亦所謂無量燈也後之念師者正可於此  
稍慰焉亦應文禪師之示而爲之銘曰

不死不生大塊無文有生有死愚勢乃殊佛無常住救  
世心慈有其克紹法無不之聖朝之傍鶯嶺之麓古剎  
維嶽開在宋國有熾有昌幾更教場爰及我師廣大津  
梁佛說如是我亦心滅法雲永護鬱鬱蒼蒼

聖因接待寺志

福壽禪師塔銘



拓片藏于北图

福壽禪師塔碑 京10231

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九月十八日刻。碑在北京石景山區蟠龍山法海寺。拓片碑身高143厘米，寬79厘米；額高37厘米，寬29厘米。碑高擗，篆立額正書并刻。周傑題。



大魏禪師行脚

師一日謂衆曰淨倫滇南昆明康氏父泰母何氏生

竹室集

卷之

三四

子四倫居未生宣德丁未正統丁巳年甫十一入學  
庚申是年十四出家受業本府太華無極泰和尚戊  
辰春年二十一因請給遂謁大方究明大事天順癸  
未臘末參見古庭老和尚於浮山是年已三十七矣  
自戊辰及癸未十六七年間江南江北經寒經暑話  
頭上冊子裏掠得些子古人汗臭氣迨見老和尚總  
不當得成化乙酉秋九月別浮山丁亥三月京開山  
萬福遂自領衆戊戌夏謝院事開居癸卯春之五臺  
掛錫頭通約有年餘常與數輩禪流者朝夕論其本  
有丙午京中飯僧弘治庚戌秋赴顯通請淨業堂撫  
衆壬子夏是年六十有六卽京之舊隱俟其終身然  
幻迹去在又未必其何如於戲人之有生爲難棲身  
方服之下更是爲難古云衣線下未明大事誠爲苦  
也可不勉哉可不勉哉因姑述此以冀吾徒參學者  
慎勿我效焉

大魏禪師竹室集

古庭禪師行脚

師居天界學者請問師行脚師曰我以生處請益無  
際和尚和尚令參萬法歸一歸何處話我是年十  
有六歲抵杭城受戒一日見病僧放命四大不收我  
畏此苦人生決定難逃憶此景界忽然至我誰爲代  
受我時發願有如大事不明生處不透而將骨臥席  
者未墮地獄或爲身口妄求溫飽指以塑佛修寺供  
衆妄取信心錢財作不淨業或自作教他作及見聞  
古庭輯畧卷一 行脚

隨喜作者未墮地獄我如不捨正囚正念悟一知一  
見若以僧俗貴賤貧富好醜爲利養故論說不平等  
法及教人如我所說無慚無愧者未墮地獄發願已  
疑一歸何處話務要此生見箇下落此話在胃中如  
填須彌啟止不安散亂不定行在途中甚是勞倦偶  
在座中熟睡昔所作惡知境界及無量劫來未聞未  
見種種造作一一發現卽自思云我發願爲生處行  
脚與麼境界豈非生處乎此夢從何處起此是一是  
二如此久之覺得心念純熟寂然日深月久萬法話

于心上念。念。按定無疑有疑。有時昏亂。有時寂靜。然  
寂靜處話頭分明。昏亂處話頭無有。看來畢竟不以  
生滅爲切者。工夫不得純熟也。因思古人參學。種種  
發願。以無願不立故。遂禮佛發願。第一願我經無量  
劫來。未嘗親近供養諸佛。諸祖。諸大菩薩。諸善知識。  
流浪生滅。我今既覺。若得供養親近。不以廣大真實  
信心。不學諸佛菩薩。諸善知識。昔所難行難捨難忍  
之事。縱外道取我身命。若舉念護惜。墮地獄。第二  
願我今行道。遇逆惡境。不復憍慢懊惱。當生智慧解  
古庭輯畧卷一 行解 二

脫捨身受身。一切衆生所作諸惡。所行非道。願我不  
取彼之所爲。亦不厭彼之所作。則當隨類爲彼說法。  
若不依願。當墮地獄。第三願我悟佛知見。必將佛所  
說大乘法藏。荷負無央數世界。分身無央數世界之  
中。教化四生六道衆生。同圓種智。使衆生聞我音聲。  
見我色相。皆獲三昧。若悟後不依者。當墮地獄。發願  
已畢。起話頭。行至中途昏晚。就路旁大石上坐。不覺  
定去。行人傳說有箇和尚在路成了。來者驚我定起。  
我欲行只是移動不得。四大麻木衆人扶起。漸得輕

快。不知幾時也。自此于一切處晝夜清爽。話頭明白。  
殿堂中三門外。出入動靜。只知有箇畢竟。一歸何處。  
話塞滿太虛。如車輪轉。都無所礙。我憶這話如寶劍。  
一切境物皆無入處。有僧將黃檗心要與看。我接之  
不覺墮地。疑此一歸何處話。宛如成人。一切所有。都  
不知道如此。這箇境界。甚是難透。如坐在太虛空中。  
覺恐怖艱險。作主不得。正恐怖中。一歸何處話。忽然  
舉出。向使若非願力深重。此話頭在念定。是成風成  
願。這僧又將心要來。我謂古人說話。必有得力處。遂

古庭輯畧卷一 行解

三

揭開再看。如虛空相似。知黃檗饒舌。覺自己全體悉  
皆裂破。就將心要燒了。我通身是箇心要。又念古人  
云。做工夫要到佛祖田地。作箇準則。我此生務要做  
到大慧禪師大悟一十八遍。小悟不計其數。然從上  
佛祖。皆經遠劫。豈止大悟小悟。這僧見我燒了心要。  
他說蘿攤山老和尚。三十餘年不出山。我遂去見之。  
自說工夫。老和尚云。你且莫說工夫。我云。怎麼莫不  
虛度。此生麼。老和尚云。是我虛度。你不可虛度。我禮  
拜謝。老和尚見我信心。收拾空房。畱我住。我云。今日



入山若無工夫而離此山者。定遭虎兇。舉萬法話疑云。一歸何處。復云。畢竟一歸何處。終日竟夜。祇是與麼疑。疑之日久。覺得身心別無所有。惟是空。我境界此境界又喜又怕。又無間處。雖是老和尚久住山中。作務勤苦。不知所以。我自主張不離話頭。又經月久。此空我境界。唯覺房櫺內外。一切都空。我即是空。空即是我。我與空了無二相。然雖得恁麼。只是無箇悟處。不敢認着。又思心要所說。當體卽如動念卽乖。猶如虛空無有邊際。將使我所空。且無空迹。終是欠。

古庭輯畧卷一

行將

四

箇悟處。我信古人說。要有箇悟處。遂以悟爲期。又經月久。經行間忽見卓案上馬祖與百丈野鴨子話。祖問百丈。是甚麼物。當下如寶珠擎碎。虛空因說偈曰。徧界純真無雜。豁開劫外優曇。虛空七破八裂。都盧無聖無凡。這偈子不知如何發出。此後偈頌一切處。隨說隨有一日寫百十首。心禪偈與人問答。偈頌長短總五七百首。我將古人說處印看。亦有合處。然終非悟門。盡皆燒了。惟願諸佛菩薩作證明也。做工夫不到語。默不干處。願我生身陷入地獄。又願一切衆

生。如我修行。正念現前。禪定自在。我時下山途中。晝夜疑一歸何處。話一切處。一切時。只如是疑。如是提。忽患傷寒。瘧痢。整四箇月。空我工夫。話頭都打失了。種種言語聰明。解會都用不着。仍護持前願。恐我一旦無常。未敢放脅。而臥入問汝病如何。答曰。我尚無我。誰爲病主。然終亦是強作主張。一日忽聞僧云。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我聞此語。依他所說。一一推究。不知是何如。及問出何經典。僧云。大般若經。我所禱諸佛。大限已盡。承問般若。不昧正。

古庭輯畧卷一

行將

五

因臨命終時。心無散亂。早得出頭。爲男子相。投佛出家。禮善知識。學般若法。究明心地。開導一切衆生。若大限不盡。將前空我聰明。及一切異學文字。盡情除去。我做許多時工夫。作許多時模樣。打點。惟有偷心未會。只得今日以我所聞。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話作箇正念。以爲發明此話。若不發明。而便捨却。當世世以我身。碎如微塵。入微塵刹。若悟明般若大意。不廣開示一切衆生。不入微塵刹。國教化一切衆生。同證諸佛無上般若。亦當入獄。舉願。

後其病漸見輕微病既已愈將此般若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話加疑云此話我因甚透不過畢竟因甚透不過從此發疑參究自辯久遠之心往來蜀川又經八年是箇呆漢土面灰頭醞醞醞受盡辛苦寒暑不勻饑飽不節去住不定人事不同工夫不一不灰不活無滋無味這箇般若話轉疑轉生欲覓欲斷甚是費力轉轉到此轉轉昏沉轉轉散亂昏沉散亂轉轉太甚我身我心及我正念一向轉轉埋沒雖是有箇話頭祇是不得定力灰灰活活

古庭輯畧卷一

行脚

六

過了日期只因我宿障重轉用心轉失了因思古人所教痛加鍛鍊或罵或打至使心地灰灰做到人休大歇處知解到此用心轉近轉遠轉熟轉生由此始信古人得此一着未是容易又久久方然出定我云這許多年費盡心力未得一念相應未嘗一如今日都不思議舉起正念又依前定去于定中覺得正念微密渾然是箇空空豁豁連箇正念都無所依至都無所依處正是不思議處無邊際之量又如太虛空無有一物忽聞僧云見無所見即真見我聽得此

此說如太虛空碎之無跡豁然如聞百千億壽蘊之作如出百千萬億日輪之照如百千萬億劫水山融化的如百千萬億劫一念前後際斷到此之際方悟無量劫來偌大衆曰頓然脫落一切智智無智無非智也一切見見無見無不見也觀體都無一玄一妙一機一用而又一切用一切機一切玄一切妙一一切總然玄妙機用也無量劫來縱經生死一切因緣誠然妄幻大衆即此是行脚事即此是心空及第處即此是古人田地處偈曰佛法都虛只箇空且非知

古庭輯畧卷一

行脚

七

見立爲宗十方諸佛全生滅一切羣靈總幻中勘破了無些子礙悟來祇是舊時人如今又于歸方丈一任施爲在豎橫般若大禪定一卽一切一切卽一而無種種而不無種種所以山河大地森羅萬象總卽我般若之光明空色妙門諸佛衆生全承我般若之慧力無一物不說般若之法無一事不任般若之用十方佛祖盡以般若說我之一切雖然如是也不得自肯須待作家煅煉始得我說此空非學者冊子上卜度口說之空實工夫做到之空我至隆恩見先師

說我參學十年餘，爲已躬事行脚工夫，做到理窮情盡，十方中斷，凡聖不容，心同太虛，了無一法，卽如來清淨覺地，是則求和尚證明，不是求和尚開示，老和尚云：「是那箇是如來清淨覺地？」近前叉手云：「是某甲自性。」老和尚云：「你道會得從我脚下流出，我難與你證明。」我云：「我是和尚道未是，和尚候我。」未是和尚道是，亦和尚候我。老和尚云：「何不別處去？」我云：「天下有過我者，我不踏老和尚門戶。」老和尚云：「可近前作禮歸位。」又云：「子貢到家，我正目不顧。」老和尚云：「許你。」

古庭輯畧卷一

行脚

八

許你，我亦不顧。老和尚云：「我近許你，更疑什麼？」子既如是，吾亦如是。我近前展三禮。老和尚云：「子將從前做工夫處，舉似一遍供養大眾，我實供說如上做工夫。」至見諦處，叉手默然。老和尚云：「子見諦如何？」與我不同。我以兩手大展云：「這箇非別。」老和尚云：「這箇還着言句也無？」我云：「實無一字。」老和尚云：「只此無一字處，吾爲汝證明已竟。」子可深山茅蓬下，饑餐渴飲，任情逍遙，爲子安號。古庭珍重珍重，我遂禮辭。老和尚云：「子向甚麼處去？」我云：「十字街頭，喝佛罵祖去。」老和

尚云：「子再來否？」我云：「不違和尚尊顏，話畢葛直出也。」我時禮別老和尚，就止金臺大容山雲水不絕。老和尚恐出世早，命首座云：「子別在甚麼處？」我云：「佛祖行不到處。」老和尚云：「還許人來否？」我云：「坦然無礙。」老和尚云：「從上古人，阿誰有超祖之智？」我云：「黃檗。」老和尚云：「子見黃檗麼？」我云：「縱是黃檗，也須見損。」老和尚云：「敢在我這裏說大話？」我云：「正眼無私。」老和尚云：「觀子知見，吾非子之師也。」我云：「無有過量，豈免貶剝？」老和尚云：「是。」我昔見古拙老師，十年後付一偈云：「憶昔紫

古庭輯畧卷一

行脚

九

昌一別時，此心能有幾人知？無弦曲子真難續，慧命懸懸付阿誰？吾居川中，得法之徒十有餘人，正法眼藏付囑于子。先師慧命，無令斷絕，今將袈裟拂子付汝，爲臨濟正眼，實重寶重。我以兩手掩耳，震聲一喝而出。老和尚云：「吾道至于大興于世，起身送行，我則不顧。」由此別去。

古庭禪師語錄輯略

真铠行实碑



拓片藏于北图

第二十五代古林禪師塔銘

陳岱

法不可以述求道不可以形著是以浮屠設教以心空爲上參以圓明爲本性而一切形骸特糟粕焉爾夫不有其身何有於塔塔之云者自其靈既蛻而後法門弟子無從依仰乃於茶毘灰劫中拾其剩幻瘞而藏之以爲旦暮瞻禮之標準後之人遂傳是法凡有道行之甚獨爲子孫思慕者皆有塔且分其舍利衣鉢爪髮等而各爲塔塔之建不一而心皆出於敬師故雖爲葵質神鬼得常如在也有塔應有銘俾後人得所追求以知其道法亦永思之意也然而今之香城中往往塔存而銘缺如者何曰塔可子孫自爲之銘必有待于人也夫人之能文者不少而能求記寔爲難銘而失實孰若無銘此所以多懸俟焉古林宗茂禪師在聖因爲二十五代祖明成化十三年應杭守紳士之請來寺弘治十五年示寂壽六十五塔存於寺祖師殿北余稽其法狀族海寧人得印後先開教於金粟四方龍象趨承者三千人及主寺席振廢興頽百度宏舉一時道法爲諸刹冠噫

師固足稱述矣何不得有銘耶抑亦懼文之失寔而爲懸俟耶不然剩幻尙不敢棄而必寶諸幽宮寧道法不思其永存耶銘曰

蕩蕩乾坤孰起其劫巍巍道法孰躋其極一物不存圓明湛微金精珠火惟聞其說後人愛慕空中樓閣指草拈花俱作供養香雲何依晨鐘暮鼓仰瞻我師兜率天宮遺法猥籍一葉秋風蕭蕭月冷鐵鎖雲封潛虬百尺藏窟其中

聖因接待寺志



第二十七代南宗禪師塔銘補 王秉乾

聖因占妙行禪院也乾隆九年夏余應上人文禪師之命纂輯寺誌上人持一編示余曰此前二十七代祖所編妙行流芳集也寺之前事半在焉余閱其卷頁雖不盈寸許而所載統系事蹟以及詩文碑記亦頗有詳乃不禁爲之係感焉夫從來檀林勝地參訪者朝留夕往寄托靡常卽秉錫者尊亦不過應一時延請開壇闡教扶翼宗風或久或暫非有子孫世守之計故當前功德每能藉衆助成而久遠之事未暇思維矣此東南梵剎所以有誌者十無二三也聖因自宋迄元明前此歲曆幾更興廢不一未有誌其事于簡冊者何師之獨勤乃爾耶夫苟無誌垂後人孰從而考究焉卽余今日雖欲爲聖因述數百年遺跡勒成一書盛業已遙碩人久逝搜羅稽討又將何托始也是則楮墨之功在師不爲少矣師杭之仁和人禪名慧定字曰南宗正德四年爲寺住持其道行玄修具載實錄茲不更贅爲之銘曰

大雄壁立播越玄宗龍藏鳳剎遍起香風一時教演歷久靡窮惟師宏願真覺獨融叢集前修壽茲梨棗俾永光明得資稽討嗚呼我師形骸骨槁寧培巋然尙畱荒草一點明真蓮花七寶歷久不磨其光翼照

聖因接待寺志

第二十八代玉岡禪師二十九代玉田禪師塔銘

合補

吳元珍

從來有合傳而無合銘合銘非古也昔張溥作五人墓  
隱然合銘矣陸次雲銘杜康劉伶墓又何爲而合之蓋  
銘在幽宮有其獨鮮有其同同斯印矣而又平生之出  
處位遇道術行藏無不同則將從其同者銘之雖欲不  
合奚居聖因禪寺大殿西北有兩塔存焉相去不盈丈  
許巖峩矗立儼若雙幢歷久莫有問之者余考其自一  
爲前二十八代禪師塔師諱智峴號玉岡錢塘人道行  
圓徹風標峻肅明正德八年入寺住持重新殿宇金相  
爲山門光嘗參竹篋子有偈云昨宵竹篋忽翻身觸着  
虛空帝釋喚東海老龍飛作雲西來王姥亦稱臣泥牛  
聽解無聲調石女高談般若音逼出老僧三十棒從前  
屈事一齊伸一爲前二十九代禪師塔師諱士良號玉

田平湖人亦禪門宗匠正德十一年住持本寺分豁該  
里役事重建左家橋於寺亦多所整飭並不載其入寂  
之歲月與法臘之脩短余聞之昔者菩提達磨以摩訶  
迦葉所得無上正法來止中土肇開玄教歷有燈傳曹  
谿以還支分爲二臨濟而後派別爲五由是法門弟子  
各有師承其受具于一人者卽如伯仲列稱名亦以字  
序至前人所開教肆後得以次入席繼接祖規兩師其  
亦有然歟何事跡之顯顯也夫然雖不同瘞一印外史  
氏亦將爲之合傳矣而况星雲黠露草萊英縱非同  
窟之獅王不滅並繫之孤鶴與爲合銘又孰嫌之銘曰  
瞿曇法永遙開濟源支分派別檀海聲喧孰爲宗門不  
泯其道玉岡玉田兩箇大盜拳拳擦掌打破玄關直上  
靈臺佛頂齊攀摘來寶珠白日燭光前輝後輝共此教  
場心無異証道不殊方後人永思埋骨聯芳余爲銘詞  
孰分低昂

聖因接待寺志

海舟普慈禪師畧傳

海舟普慈禪師蘇之常熟人姓錢世宗儒業出家於破山初至慧日寺聽講楞嚴至但有言說都無實義慶乃曰言說今日愈多失達歸日夜閱經尋思實義而顏曰得有居士問曰師顏已有病師云佛法不明故爾非病也士曰佛法不明何不往府中鄧尉山問取萬峰和尚去師聞欣然便詣鄧尉見萬峰問曰沙彌何來師禮拜起曰常熟峰曰到此何為師舉前語再拜求示峰便劈頭而棒攔背一踏以脚兩踢曰只這是實義師有省起曰只好大費和尚心力峰笑而許之付以偈曰皂毛付囑與兒孫先角拍來要問津一喝耳聾三日去箇中消息許誰親又曰子當匿跡護持莫輕為人師範師自以為得乃結廬於洞近山塢世有九年一日僧至師問曰上座何處來曰安溪曰安溪有人座曰有座白和尚說法不異高峰曰是誰弟子曰寶藏曰有甚言句僧舉室中驗人語云心不是佛智不足道三藏不足法是甚麼下語者皆不契舉畢復問師曰恭寶藏否師曰我與寶藏同恭萬峰僧曰當日有何所見遂隱於此就再不參人去師曰問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峰便打我從此得悟僧曰請言得之所以師曰但要人和痛痒的是實義是妙心言說盡為皮

毛僧笑曰若據此見解生死尚未了何得云悟未了不見道心不是佛智不足道耶師遂有發曰彼庵衆中有真大徹者麼僧云無師即棄庵渡湖往安溪指東明通有人投齋師至問前問明日今日齊是甚麼滋味明曰到口方知說即遠矣師曰如何是到口味明即打滅燈曰識得燈先何處著滋味即到口師無語次日黎明遠待者詣師即至明問曰曾見人否師笑曰見只見一人說出恐驚人明曰假使親見詳述依然是箇俗漢但說何妨師曰萬峰明曰為教先後耶為佛法耶若教先後萬峰會下有千人若論佛法先闡教佛法未夢見在何驚之有若親見萬峰即今在甚麼處師面赤圓然明曰若如此不曾見萬峰師歸客寮三晝夜寢食俱忘偶值香燈絕斷墮地忽然大悟詣闕前呈悟錄明曰老闍黎承嗣萬峰去師曰白公為我打徹豈得承嗣萬峰明乃笑遂集衆出闍黎座曰翟臺有意向誰傳迦葉無端開咲顏到此是卷七佛長文殊面赤也茫然今朝好笑末明事千古令人費咄嗟幸得海公忘我濟宗一脉續綿乃擲下拄杖云千勛揚子方全付主要如今拄杖談以拂子擊三下座師即入方丈禮謝明曰老僧不出月去也至廿七夜辭衆廿九日示寂師仍欲通歸洞還四氣苦面乃繼

其席萬峰忌日師拈香指真曰我幾幾設你寶哩幸是普慈若  
是別人不可救也燕北辦香塔酬接引喝一喝云不笑你覆經  
沒頭師佛法當人情展坐具禮拜又拈香云此一齋者供養東  
明長老一片赤心報某余洞庭宗源連喝兩喝云一言豈盡  
普慈心千古兒孫贊報恩又拈香云此辦香供養昔日師僧指  
面之力若不蒙師何繇今日他日到來拄杖三十與有分堪報  
不報之恩喝一喝云受恩沐惠便為家有乳方知是阿娘乳拜  
起說偈口源頭只在喝中存三要三玄四主賓五橋當人言下  
會四科還須句裏明末後真機死活箇中消息在師承碑形  
形肯酬師德將此深心報佛恩慟哭歸方又臨示寂說偈曰九  
十六年於世七十四載為僧中間多少話說一見來明消殞以  
拂子打○云釋迦至我六十二世有不可數老和尚又打○云  
多向者裏安身吐乃枝筆而逝在景泰元年全身塔於東明左  
側得法十二人

吳都法乘





明松行实碑



明松行实碑 京刻2

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十一月廿刻。碑在北京西城鼓城大街于水磨街东角。拓片藏于北图。

拓片藏于北图

普濟菴始祖寶藏成公塔銘

寶藏大師者諱自成山東德州劉氏子幼習燼業在  
鉗錐間卽知以念佛從事如佛教金師之法如是用  
心有年父蚤喪其母孀居天性至孝供養竭其心力  
年三十有出世志從本省鐘樓寺潭公薙染卽立禪  
習止觀門師將志行脚母老無養師以具稱其母荷  
擔之遠遊四方每乞食奉母於樹下塚間上壽爲歡  
不減鼎俎後至京之西山百花中貽往來數年土人  
重之其供養日益瞻師惟以一瓢之外無餘糈以此  
終母天年以茶毗法葬之建窆塔波以表孝義今尙  
存焉已而結庵居大峪岳家坡中費傳公集衆請師  
住都城之普安寺未幾白衣檀越張某建普濟菴於  
阜城關外四里園接待十方往來嘉靖庚戌秋八月  
大虜犯京師都城三面無隙率多奔潰唯西郭一面  
將合圍適虜酋引胡兒數千騎馳至菴首飲馬盤礴  
酋驟入菴衆擁其後師望之頽然慈笑且罵曰晉奴  
毋妄動我物師預羅鮮菓於塔下酋長見柿如火欣

然取噉師大罵曰此不可食酋將爲賣已強食之甚  
苦遊師乃奪其柿以頻梨與之虜噉而甘之驢呼以  
爲不欺已嚙指譏衆曰有人於此毋妄殺也乃挿令  
箭而去頃一虜追王氏子入菴其人奔潛佛座下虜  
窺得之刃將下師以手挈虜奪刃擲地其人竟以生  
居頃虜亦稍稍引去遠觀可禪師常贊之曰師以一  
身當虜一面指麾談罵所全活者數萬是卽現天大  
將軍身而爲說法豈直一大將摧之力哉杭人詔善  
士者夢伽藍爲師催供養傾心歸依建彌勒菴以延  
師師居常不事口腹衲衣糞掃一鉢無餘每得施利  
米麵盡皆傾囊以濟貧者若空無一粒亦不往自檀  
越唯以坏堵門面壁忍餓而坐久有知之者爲送供  
食盡則堵門如故率以爲常後修普安寺成師復歸  
院弟子日漸進初這公執業甚勤師於衆中獨苦這  
公祁寒溽暑陞沈賤役唯公以身先之百不一可無  
人譏其意者師將終日顧謂衆曰吾之有這猶樹之  
有幹至若枝葉繁茂扶疎而庇蔭多矣汝等知之乎

未幾無疾而逝嘉靖三十九年二月朔日也師世壽八十有九僧臘五十有奇公滅後瀘公大興普安於先帝願命之時今上 聖母建慈壽寺成延瀘公爲住持以公弟子了寧爲替僧公化後又以其孫本在爲住持在以疾告退院又以其徒圓應世其業 聖慈復建慈恩寺爲在別院以休老焉公之子孫枝葉繁茂一如公言豈非天道冥冥報德之驗與萬曆甲午冬日余隨緣王城其孫了鑑與在等持狀乞余爲銘乃爲之銘曰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明明在上豈曰不真維真不朽視身非有不有至人安見其久伊惟我師積彼孝思出塵離俗其德實基應化門頭其功匪一以異方便著茲偉績因悟不生所以不死技幹扶疎實由種子覆庇人天埋根千尺一利義然千秋萬禩

夢游集

法舟濟和尚行狀

師諱道濟字法舟生思賢里張氏少失拔未嘗入鄉校而義辯宿成爲里中所異年十八忽悟省父母求出俗勿許遂日夜坐不事生產又三年潛入天寧寺爲行者時默堂宣禪師受寶月和尚法印歸自紫昌法延龍象踰躑濟濟師服勤之餘多所諮訪久之請東禪依昂公莊昂法叔言登禪師者燕堂子也知見精確而道行清苦師折節事之古德入道因緣朝夕參叩以爲不至古人休歇田地不止偶行廊廡間聞佛殿磬響豁然契悟尋趨方丈蒼望見笑曰子著賊也師曰賊已收下曰賊在甚處師振生具曰狼藉狼藉曰這掠虛漢狼藉個甚麼師喝一喝便歸衆蒼喜印可之繼謂古印雲峰諸師日益深奧至長安覺王寺受請爲第一座室中乘拂橫機無所談武林諸名山宿學宗老氣爲之索師年方二十八也由武林還桂錫龍淵景德寺寺當抗蘇要衝於是議募米飯十方衲子言出響從檀施傾委師應機演化雷動電激章縫縉素諸乞言者憧憧然川陸並臻殆無虛日閱三年徒屬官俱胝故院尋徙武康復誓禪菴嘉靖初中貴人張永請出世金陵安隱僧問如何是

安隱院師曰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又問如何是安隱家風師曰石虎山前闌泥牛水底眠僧曰不會師曰用會作麼上堂舉拂子召大眾云見麼又擊拂子云聞麼既是衆起便見擊著便聞妙真如藏非思非議應用泠泠奇哉汝諸人自不丈夫顧乃傍人門戶求知求見藉晦家珍甘爲寒乞將謂諸聖別有奇特事也廣額屠兒殿下屠刀便云我是千佛一教豈有曲折作知見耶丈夫子何不恁麼使恁荷去其指法徑要大都類此由金陵抵陽羨堵司城館諸國參承之士處從景附戶外之屢恒滿由陽羨還楊子雲寄天寧暨靈光諸刹所至倡率同志爲圓覺期諸有緣者觀感興起而鑑錘之間築著鼻孔實時有之矣遂又買舟南湖信風而飛不決攸往舟之所向欲聲載途舟之所背罔不自失舟三年棄去入湖之弁山居之復自弁山歸天寧禪堂遂終老焉師爲人氣韻疏逸而禮度閒雅律身之謹造次瑣屑動循規檢祈寒盛暑操執無少替蔬果錢帛之入必均以均同居同居之人春風披拂不自知其意之消也性恬靜未嘗誤半語隨緣遷轉前後二十餘所解包之後不更出門戶處大眾皆大疑無礙之辭波騰

雲涌夜以繼日曾不少倦而燕閑之日泊然危坐若不解語者此其大凡也師持祕章旦晚嚴甚先是俱胝院廢有井故其美又利浴蘭偶孕婦就洗致震雷墜石以覆且百年矣師至慨曰院破可完井石不可起非食所也以呪禱之試一撼石走以側再撼之不復走因得半井至于今里人誇之其居雙髻以堂濱池也每晨夜誦有蛙跳池上及窻而息若注聽者經止略略跳入水如是者逾月居天寧堅密軒時有梵僧來師假榻相與禪寂夜二鼓見三神人綦冠緋衣雍雍而入師恠問之皆曰吾伽藍神也以二師入深禪定故來謁耳已遂不見其之弁山弁山泉故竭將他徒旦視之泉滿矣感通類又若此倭之變所居堂客兵喧湏堂左有隙地諸士友爲構別室以棲之自是任真而放雅同流俗嬉笑怒罵縱橫自調而人不能測矣庚申之秋寢疾且革或勸起坐或請說偈師曰此皆文飾非無事也以手搖曳而逝年七十有四坐五十二夏適寶月至于臨濟師爲二十六世緇白受教蓋千餘人入室弟子如淵大芹輩僅數十人耳茶毗後塔其骨于別室中南嚮別室今廢爲禪悅堂而塔如故所說法語偈頌等若干言門人正雨輩今

亦錢梓於乎師言與行事蓋無忝於禪宗昔之能振  
禪宗者言有述行有銘率假重於當代聞人故能施  
於後世今吳聞人甲天下而門下未有能致片言之  
榮以謀不朽則門下之罪也或曰璨大師終身不言  
姓氏而其光逾熾何哉由是言之則吾儕謀報先師  
以垂不朽者蓋有在矣蓋有在矣  
嘉靖四十二年秋朔門人方澤和南謹狀

天寧法舟濟禪師制語

南京僧錄司左覺義兼大報恩寺住持高祖

西林翁大和尚傳

祖翁諱永寧別號西林六合縣郭氏子幼出家禮報  
恩無瑕玉公爲師翁生性耿介持重言動不妄少即  
爲衆所推年二十即持金剛經至老不輟武宗駕  
幸南都駐蹕本寺大宗伯慮僧無可承旨者選選  
皆不稱先是翁與僧名惠遠者號東林相與莫逆兩  
人狀貌魁偉喬白鬚爲大司馬久與翁善遂舉兩人  
宗伯大喜即以遠爲僧錄右覺義以翁爲本寺提點  
及上駕駐寺明日登大殿禮佛畢百官朝罷上  
諭作誦經佛事命呈疏草宗伯議須翰林祖翁曰佛  
疏別有體制須僧家當行可耳即舉遠公具疏草呈  
上覽之喜曰朕家有此僧耶宗伯即以僧錄印付  
遠掌便行事也上至塔殿見地下一孔問執殿役  
僧曰此何物應曰金井上不憚祖翁跪奏曰此氣  
眼上曰何用祖翁曰有佛舍利藏於塔下留此以  
通氣耳上意解做道場七日其主壇場法事皆遠  
公其承旨內外一切事宜皆祖翁至上駕行竟  
無一缺繇是宗伯甚重之嘉靖十年衆舉爲本寺住



持綜理山門事二十年。陞僧錄右覺義。又五年。陞左覺義。先是江南佛法未大行。翁雖居官。秩切以法門爲憂。每見僧徒見輕於士林。歎曰。爲僧不學。故取辱名。教玷汚法門耳。初請先師雲谷和尚住三藏殿。教諸習禪者。於是始知有禪宗。數年。先師去。隱棲霞。適守愚先師南來五臺。陸公爲祠部主政。謂祖翁曰。頃見高僧守愚法師講演甚明。當請至寺教習。僧徒。翁卽禮請。先師居三藏殿。設常住。供贍。選僧數十衆。日親詣往聽講。從此始知向佛法。雲谷先師居棲霞。陸公遊攝山。見而雅重之。卽欲重興。請師爲住持。師堅辭不可。乃屬祖翁舉。嵩山善公爲棲霞住持。由是重興道場。復寺業。開法社。爲接待叢林。自是禪道佛法。乃大行。方知有十方接待。皆吾祖翁力興起也。先是僧多習俗。不能對士君子一語。翁居常謂僧徒以禪教爲本業。然欲通文義。識忠孝大節。須先從儒入。乃延儒師教某等十餘人。讀五經四書。子史。某所以通知讀書文義及披剝卽知聽講習禪。卽雪浪中興一代教法。皆翁慈心攝持教養之力也。翁掌僧錄印二

十五年。諸山一體奉法。惟謹。山門事務一草一葉不敢輕棄。視常住如眼睛。故山門興而法運昌也。每率衆僧上殿祝延聖壽。見僧有懶墮不至者。翁切責之曰。此殿乃天宮淨土。爾等懶慢如此。他日求一瞻禮不可得也。翁於嘉靖四十三年臘月除日。集諸子孫。敘生平行履。因屬後事。乃撫某背。囑之曰。吾年八十有三。當行矣。門庭多故。一日無老人。則支持甚難。此兒雖年少。饒有識量。我身後汝等一門大小。凡有事當立我像前。聽此兒主張。庶幾可保無虞耳。少祖艮山厚公以下。皆唯唯受命。明年正月七日。翁具袈裟巡寮。遍謝合寺耆舊。十日持僧錄印。謁禮部大宗伯。請以老辭。大宗伯慰留不允。翁歸卽封其印。明日示微疾。請醫進藥。翁曰。吾已矣。竟不藥。某侍翁病中。聞誦金剛經不絕。至十五中夜。令舉衆大小圍遶念佛。某扶翁坐懷中。寂然而逝。十四年正月十六日也。翁素無蓄積。隨篋不滿三十金。喪禮葬送約費三百餘金。皆借貸。既葬。合房舉無所措。少祖憂之。乃集大小於祖翁像前。議無所出。於是某立主張。將翁所遺

衣鉢什物。凡可值者。計之盡估。以償貸者。儻不足。當以田變價。盡償之。苟無負累。則衣食易爲耳。衆如議。乃設齋。盡集諸貸主。各執券。照子母分給。所負貸券。一夕盡焚。於是率保其房門。子孫不散。少祖始稱翁。爲知人。是年二月。方丈燬。明年二月十五日。大殿災。奉旨以本寺官住頭首執事。下法司者十五人。以本寺爲朝廷家佛堂。凡物皆出。內帑事干重典。法當論死。合寺僧懼。盡逃去。某獨身往法司。看管鹽菜。餽粥。荷擔往來於中。多方調護。設法解救。竟末減坐。罰囚。置於是。合寺安堵。皆感誦翁爲知人。翁生於成化癸卯。世壽八十有三。今西林庵乃存。日所修。退居也。全身葬於智安寺。某年十二。蒙翁度脫出家。乃命以梅齋俊公爲師。教習經書。十九披剃。侍翁十年。行事微細。多不能記憶。但見逐日侵晨。持誦。回向西方。未嘗少廢。每隨行。履見其端莊挺特。足不挽衣。鐵面威嚴。未見輕一啓齒。笑容奉雲谷守愚二先師。如對大賓。至敬盡禮。卽諸山尋常僧來謁。不整衣冠。不見其撫某等讀書。如慈母之嬰兒也。懷感祖恩。五十餘

年。向在東海記翁行實甚詳。因被難失草。今老矣。忘者十九。切念後之子孫。不知先人所自記。其大略以詔後裔。庶先德典刑。世世如在也。

寶曰。天道循環。與時升降。而法道亦然。故道將興也。必應真乘時以啓之。非偶然也。觀江南佛法章昧如舍利未湧出時。今則法雨元滿。洋洋佛國之風。孰致之耶。吾翁雖非任道而道實因之。詎非功侔作者耶。

雲谷先大師傳

師諱法會。別號雲谷嘉善。胥山懷氏子。生於弘治庚申。幼志出世。投邑大雲寺某公爲師。初習瑜伽師。每思曰。出家以生死大事爲切。何以碌碌衣食計爲年十九。卽決志操方。尋登壇受具。聞天台小止觀法門。專精修習。法舟濟禪師。續徑山之道。掩關於郡之天寧。師往參扣。呈其所修。舟曰。止觀之要。不依身心氣息。內外脫然。子之所修。流於下乘。豈西來的意耶。學道必以悟心爲主。師悲仰。請益。舟授以念佛審實話頭。直令重下疑情。師依教日夜參究。寢食俱廢。一日受食。食盡亦不自知。碗忽墮地。猛然有省。恍如夢覺。復請益。舟乃蒙印可。閱宗鏡錄。大悟唯心之旨。從此一切經教及諸祖公案。了然如觀家中故物。於是韜晦叢林。陸沉賤役。一日閱錄津集。見明教大師護法深心。初禮觀音大士。日夜稱名十萬聲。師願効其行。遂頂戴觀音大士像。通宵不寐。禮拜經行。終身不懈。時江南佛法禪道絕然無聞。師初至金陵。寓天界毗盧閣下行道。見者稱異。魏國先王聞之。乃請於西園。

叢桂庵供養。師住此入定三日。夜居無何。予先太師祖西林翁。掌僧錄兼報恩住持。往謁師。卽謂住本寺之三藏殿。師危坐一龕。絕無將迎。足不越閫者三年。人無知者。偶有權貴人遊至。見師端坐。以爲無禮。謾辱之。師披杖之。攝山棲霞樓懷乃梁朝開山武帝鑿千佛嶺。累朝賜供贍田地。道場荒廢。殿堂爲虎狼巢。師愛其幽深。遂誅茅於千佛嶺下。影不出山。時有盜侵。師竊去所有。夜行至天明。尙不離菴。人獲之。送至師。師食以飲食。盡與所有。持去。由是聞者感化。太宰五臺陸公初仕爲祠部主政。訪古道場。偶遊棲霞。見師氣宇不凡。雅重之。信宿山中。欲重興其寺。請師爲住持。師堅辭。舉嵩山善公以應。命善公盡復寺故業。斥豪民占據第宅。爲方丈建禪堂。開講席。納四來江南叢林。鑒於此師之力也。道場旣開。往來者衆。師乃移居於山之最深處。曰天開殿。甲影如初。一時宰官居士。因陸公開導。多知有禪道。聞師之風。往往造謁。凡參請者。一見師。卽問曰。日用事如何。不論貴賤僧俗。入室必擲蒲團於地。令其端坐。返觀自己本來面。

目甚至終日竟夜無一語。臨別必叮嚀曰：無空過日。再見必問別後用心功夫。難易若何。故荒唐者茫無以應。以慈愈切而嚴益重。雖無門庭設施。見者望崖不寒而慄。然師一以等心相攝。從來接人軟語低聲。一味平懷。未常有辭色。士大夫歸依者日益衆。卽不能入山。有請見者。師以化導爲心。亦就見處。一往來城中。必主於回光寺。每至則在家二衆歸之如蓮華座。師一視如幻化人。曾無一念分別心。故親近者如嬰兒之傍慈母也。出城多主於普德庵。鶴悅公實稟其教。先太師翁每延入丈室。動經旬月。予童子時卽親近執侍。辱師器之訓誨不倦。予年十九有不欲出家意。師知之。問曰：汝何背初心耶。予曰：第厭其俗耳。師曰：汝知厭俗。何不學高僧古之高僧。天子不以臣禮待之。父母不以子禮畜之。天龍恭敬不以爲喜。當取傳燈錄高僧傳讀之。則知之矣。予卽簡書簡得中峰廣錄一部。持白師。師曰：熟味此卽知僧之爲貴也。予由是決志薙染。實蒙師之開發。乃嘉靖甲子歲也。

丙寅冬。師感禪道絕響。乃集五十三人。結坐禪期於天界師力拔予入衆。同參指示。向上一路。教以念佛審實話頭。是時始知有宗門事。比南都諸刹從禪者四五人耳。師垂老悲心益切。雖最小沙彌。一以慈眼視之。遇之以禮。凡動靜威儀。無不耳提面命。循循善誘。見者人人以爲親。已然護法心深。不輕初學。不慢毀戒諸山僧。多不律。凡有干法紀者。師一聞之不待求而往救。必懇懇當事佛法。付囑王臣。爲外護。惟在仰體佛心。辱僧卽辱佛也。聞者莫不改容釋然。必至解脫而後已。然竟罔聞於人者。故聽者亦未嘗以多事爲煩。久久皆知出於無緣慈也。了凡袁公未第時。參師於山中。相對默坐三日。夜師示之以唯心立命之旨。公奉教事詳省身錄。由是師道日益重。隆慶辛未。予辭師北遊。師誡之曰：古人行脚單爲求明。已躬下事爾。當思他日將何以見父母師友。慎毋虛費草鞋錢也。予涕泣禮別。壬申春。嘉禾吏部尙書默泉吳公刑部尙書旦泉鄭公平湖太僕五臺陸公與弟雲

臺同請師故山諸公時時入室問道每見必炷香請益執弟子禮達觀可禪師常同尚書平泉陸公中書思菴徐公謁師扣華嚴宗旨師爲發揮四法界圓融之妙皆歎未曾有師尋常示人特揭唯心淨土法門生平任緣未常樹立門庭諸山但有禪講道場必請坐方丈至則舉揚百丈規矩務明先德典刑不少假借居恒安重寡言出語如空谷音定力攝持住山清修四十餘年如一日脇不至席終身禮誦未嘗輟一夕當江南禪道草昧之時出入多口之地始終無議之者其操行可知已師居鄉三載所蒙化千萬計一夜四鄉之人見師庵中大火發及明趨視師已寂然而逝矣萬曆三年乙亥正月初五日也師生於弘治庚申世壽七十有五僧臘五十弟子眞印等茶毗葬於寺右子自離師遍歷諸方所參知識未見操履平實真慈安詳之若師者每一興想師之音聲色相昭然心目以感法乳之深故至老而不能忘也師之發跡入道因緣蓋常親蒙開示第末後一著未知所歸

前丁巳歲東遊赴沈定凡居士齋禮師塔於棲真乃募建塔亭置供贍田少盡一念見了凡先生銘未悉乃槩述見聞行履爲之傳以示來者師爲中興禪道之祖惜機語失錄無以發揚秘妙耳

釋德清曰達摩單傳之道五宗而下至我明徑山之後綱絃將絕響矣唯我大師從法舟禪師續如綫之脉雖未大建法幢然當大法草昧之時挺然力振其道使人知有向上事其於見地穩密操履平實動靜不忘規矩猶存百丈之典刑遍閱諸方縱有作者無以越之豈非一代人天師表歟清愧鈍根下劣不能克紹家聲有負明教至若荷法之心未敢忘於一息也敬述師生平之槩後之觀者當有以見古人云

勅建五臺山大護國聖光寺妙峰登禪師傳

師諱福登別號妙峰山西平陽人姓劉氏春秋續編居之後也師生方七歲父母值凶歲亡無養具薦席而已師失怙恃年十二投近寺僧出家不得善視年十八遂逃攜一瓢至蒲坂郡東山有文昌閣舊固寺



僧朗公居之師至日乞於市暮宿於關朗公憐之居無何山陰王出遊見師奇之謂朗公曰當善視此子他日必成大器公遂留爲弟子居頃之值地夜大震民居盡塌師被壓將爲必死朗公亟搜之幸無恙王因謂師曰子臨大難不死此非尋常何不痛念生死大事乎師時年二十二卽奮志遠遊王曰未可姑就中條山之棲岩寺修蘭若令師閉關師請益近之法師示以法界觀於湖中依習禪觀日夜鶴立者三年心有開悟乃作偈呈王王見之曰此子見處早如此不折之他日必狂因取敝履割底封寄之乃書一偈曰者片臭鞋底封將寄與爾並不爲別事專打作詩囑師見之對佛作禮以線繫於頂上自此絕無一言矣三年破關往見王則具大人相王甚喜乃曰子雖知本分事但未聞佛法恐墮邪見介休山中有講楞嚴經者促師往聽授具戒師年二十七王謂師曰子爲僧未出山門如井蛙耳南方多知識子當往參他日歸來可當老夫行脚也乃親爲師料理操方具解

自著絨衣襪外覆以藍縷手授之曰此防寒也師受教卽單瓢隻杖南詢遍參知識至南海禮普陀回寧波染時症病幾死旅宿求滴水不可得乃探手就浴盆掬水飲之甚甘詰朝視之極穢濁遂大嘔吐忽自覺曰飲之甚甘視之甚濁淨穢由心耳卽通身大汗病乃痊而遍體疥腫至南都時隆慶元年冬月也適先大師講法華經於天界予居副講師執淨頭役予每早起見廁潔卽知行者爲非常人宵偵之見師執燈灑掃洗籌杖近窺之乃一黃病頭陀耳心異之久之師病臥於客寮予往視則瘡腫遍身手不能舉因問師安否師曰業障身病已難當臨病更難治予曰何謂也師曰但見行齋餒頭恨不都放下予心知爲有道者明日袖餅果往候以手投師欣然咽之大快予笑曰此真道人也因坐談師曰每聞師講心開意解英年妙悟如此予曰此非本分事志將從師遠遊參究向上一著耳不旬日竟師不得知潛行恣以予爲累也師歸王見甚喜且詢所見法門人物師述先

德知識在初學則以予爲一人王繇是亦念之師既歸無意人閒世乃於中條最深處誅茅弔影以居辟穀飲水三年大有發悟卽以宗鏡印心深人唯心之旨王日重三寶於南山建梵宇成延師居之且欲求北藏經於大內促師親往師居山日久髮長未剪乃隨宦遊者至京師時予已乞食長安師於馬上偶識予於燕市舍館定乃物色於西山一見曰識得麼予熱視之見雙瞳炯炯忽憶爲天界病行者也曰識得師曰改頭換面也予曰本來面目自在師笑而作禮齋罷別去明日往候連床夜談具述求藏因緣予曰自別師無日不念今特相尋適來觀光上國以了他日妄想耳師曰儻不棄某當爲師前驅打狗耳卽別隆慶壬申冬月也明年春三月予遊五臺志居之以不禁冰雪復回都門行乞左司馬伯玉汪公語予曰法門寥落大自可悲觀公骨氣異日當爲人天師幸無浪遊小子視方今無可爲公師者捨妙峰公無友矣予曰夙有盟公曰果同行小子當爲津之是年

秋師造藏完已束裝予適至師卽命登車未一言遂同行及至蒲王見甚歡安藏畢乃留結冬萬曆元年癸酉也師居常以二親魂未安欲改葬山因國主分守查公平陽太守順庵胡公各助葬明年甲戌春正月予同師結隱五臺東行便道過里合葬二親予爲卜城東高敞地葬之作墓誌銘事畢遂至臺山下居北臺之龍門冰雪堆中得老屋數椽共棲之越三年予恒思無以報二親乃發願刺血泥金書華嚴經師亦刺舌血硃書各一部經將完師欲建無邊大會遂下山募資具期年緣畢集欲演大華嚴擬萬曆九年辛巳冬日開啓先是慈聖聖母爲蘭先帝保聖躬修五臺塔院寺舍利塔時工將竣求皇儲遣官於五臺時會方集於新寺予與師議曰吾徒凡所作爲無非爲國報本也宜將一切盡歸之實方外臣子一念之忠耳師然之以是年冬十一月啓會明年壬午春三月圓滿期百二十日九邊八省緇白赴會者道路不絕每食不減數千人會罷將所餘金穀封付常住與師一鉢飄然長別矣予東蹈海土師往

蘆芽結庵以居期年。聖母以求儲因緣訪予二人。獨得師就蘆芽。賜建華嚴寺。頃成一大道場。於山頂造萬佛鐵塔一座。高七級。初蒲坂萬固寺爲師。故山有唐聖僧舍利塔十三級。高三百尺。及大佛殿。皆傾圯。鄉大司馬見川王公議重修。延師居三年。塔殿鼎新。頃之三原大中丞廓菴李公請建渭河橋。梁師往二年。工既竣。回蘆芽過寧化。見石壁千仞。一平如掌。師喜之。乃鑿爲窟。深廣高下各三丈五尺。雕華藏世界十方佛。利圖萬佛菩薩像。精密細妙。遂成一大道場。居無何。宣府西院議建大河橋。師應命至度之。水濶沙深。乃建橋二十三孔。亦竟成。師素願範滲金三大土像。造銅殿三座。遂三大名山。己亥春。杖錫游安謁藩王王適。造滲金普賢大士送峨嵋。師言銅殿事。王問費幾何。師曰。每座須萬金。王欣然。願造峨嵋者。卽具輜重。送師至荊州。聽自監製。用取足於王殿。高廣丈餘。滲金雕鏤。諸佛菩薩像。精妙絕倫。世所未有。殿成。送至峨嵋。大中丞潯字王公撫蜀。聞師至。請見。問心要有契。公卽願助南海者。乃采銅於蜀。就匠

氏於荊門。工成。載至龍江。時普陀僧力拒之。不果。往遂卜地於南都之華山。奏聖母。賜建殿宇。安置遂成一大刹。師乃造五臺者。所施皆出於民間。未幾亦就乙巳春。師躬送五臺。議置臺懷顯通寺。上聞遣御馬太監王忠聖母。遣近侍太監陳儒各資帑金。往視卜地於寺。建殿安奉。以丙午夏五月興工。鼎新創立。以磚壘七處。九會大殿前後六層。周匝樓閣重重。列規模壯麗。賜額。勅建大護國聖光永明寺。工竣。乃建華嚴七處。九會道場。上下千二百衆。請十法師演華嚴經。所費皆出內帑。道場之盛。蓋從前所未有也。師初入臺山。以道路崎嶇。於是溪設橋。梁石鋪大路。三百餘里。修阜平縣橋。賜額普濟。建接待院。爲往來息肩之所。又於龍泉關外忍草石建茶菴。勅賜惠濟院。捨藥施茶。歲常賜金若干。隨蒙頒賜龍藏建磚閣。安供後創七如來殿。又於阜平立長壽庄。奉聖母建殿。閣前後七層。範接引彌陀像。高三丈六尺。山門鐘鼓兩廊。寮舍規模宏敞。又爲一大道場。賜額慈佑圓明寺。置供贍田數頃。師居

五臺宮建立時亦應他緣山西撫臺請修崞縣要路  
滹沱河大橋晉王請修省城大塔寺殿宇完修會城  
橋長十里工未成壬子秋九月師以疾還山乃料理  
所建道場上下立爲十方常住各得其人向來眷屬  
各令歸故山不留一人臘月十九日卯時端然而逝  
師生於嘉靖庚子入滅於萬曆壬子世壽七十有三  
法臘四十有奇師既化上聞之賜葬建塔於永明  
之西問師功德未完者悉令完之聖母賜千金布  
五百匹爲葬事初侍御蘇公雲浦按山西因入山訪  
師問心要相契往返酬酢多語句未錄師示恙公遣  
醫致藥石及遷化公爲製塔銘常曰人以妙峰師爲  
福田善知識實不知其超悟處也嗚呼師果何人哉  
起於孤微卒能於天人中作一代廣大佛事以予蚤  
歲物色師於陸沉賤役中及年三十同行脚刻志修  
行既而臺山一別三十餘年始以小王助道終至  
聖天子聖母諸王爲檀越凡所營建法施應念雲  
湧投足所至遂成寶坊果何緣而能致耶苟非心遊  
法界圓融性海所流不思議力而能若此也耶師自

發跡操方住山行履從來一精之外無長物恒隨侍  
者無一人如所建立皆秉明一心而金錢施利曾未  
染指隨立隨去略無介懷所成大刹十餘處無一弟  
子爲居守住則隨緣一毫不私去則若忘寸絲不掛  
飄然若浮雲之聚散孤鶴之往來豈非深證唯心遇  
緣卽宗者耶師貌古骨剛具五陋面嚴冷絕情識孤  
勁無緣飾終身脇不至席予深感切磋之力名雖道  
友其實心師之也雖別三十餘年時時居然在目如  
臨師保生平不忘所自豈非宿緣哉悲予老矣不能  
致瓣香於龕室以因緣障道世多肉眼槩以福田視  
師而不知其密造故述師生平之槩使後世知我明  
二百餘年其在法門建立之功行亦唯師一人而  
已豈易見哉  
贊曰古人一得金剛正眼則能攬長河爲酥酪變大  
地作黃金非分外事然於法性空中特野馬塵埃師  
之自視也亦若是而已予常竊謂假能以似師之緣  
攝歸一際作助道具建刹如那蘭陀性相並樹禪淨  
雙修則四十餘年足不離影而於法門之功當與清

涼東林比隆矣。觸目華藏淨土莊嚴。又不止三山十刹而已也。嗟乎往矣。其或俟師再來耶。

夢游集

重修雲谷禪師塔記

師諱法會號雲谷嘉善胥山懷氏子。生於弘治庚申。出世投本邑大雲寺落髮。年十九卽決志操方。受具法舟。濟禪師住。聽之天寧。師往。叅舟授以念佛審實話頭。令重下疑情。師日夜叅究。一日受食碗忽墮地。有省。復請益舟。乃蒙印可。閱宗鏡錄大悟唯心之旨。從此經教公案了然如覩。家中故物於是韜晦叢林。陸沉賤役。時江南佛法禪道絕聞。師至金陵。寓天界魏國先王聞之。請于西園供養。報恩住持西林僧錄司卽慈山和尚太祖往禮師。卽請住本寺之三藏殿。足不越閭者三年。師辭拽杖之棲霞。誅茅于佛嶺下。影不出山。太宰五臺陸公偶遊棲霞。見師氣宇不凡。雅重之。信宿山中。欲師重興其寺。師堅辭舉嵩善公住持。不久叢林大成。皆師之力也。道場旣成。往來者衆。一時宰官居士聞師道風。往往造謁。西林僧錄復請師主報恩。方丈慈祖時爲童子。親近執侍。師器之。慈翁年十九有不欲出家意。師知之。問曰。汝何肯初心也。慈翁曰。第厭其俗耳。師曰。汝知厭俗何不學高。



僧當取傳燈錄高僧傳讀之則知之矣慈翁卽簡書  
笥得中峯廣錄持白師師曰熟味此卽知僧之爲貴  
也慈翁由是決志薙染實蒙師之開發乃嘉靖甲子  
歲也丙寅冬師集五十三人結禪期於天界師力拔  
慈翁入衆同叅指示向上教以念佛審實話頭是時  
南都始知有宗門事了凡袁公未第時叅師相對默  
坐三日夜師示以唯心立命之旨公奉教由是師道  
日益重隆慶辛未慈翁辭師北叅師囑曰佛法在汝  
肩頭慎勿忽之慈翁禮別壬申嘉禾吏部尚書吳公  
刑部尚書鄭公平湖五臺陸公與弟雲臺同請故山  
諸公常入室問道請益執弟子禮達觀可禪師常同  
尚書陸公中書徐公謁師扣華嚴宗旨師爲發揮四  
法界圓融之妙師住山四十餘年如一日脇不至席  
終身禮誦未常輟一夕師居鄉三載所蒙化千萬計  
一夜四鄉之人見師菴中火發及明趨視師寂然而  
逝矣萬曆三年乙亥正月初五日師生於弘治庚申  
世壽七十有五僧臘五十有六弟子真印等茶毘塋  
于棲真寺右慈翁離師遍叅知識未見操履平實真  
慈安詳之若師者每與想師之音聲色相昭然心目  
以感法乳之深故至老而不能忘也前于丁巳歲東

遊赴沈定凡居士齋禮師塔于棲真乃建塔院置供  
贍田少盡一念也正印叨爲慈翁法孫昔親近顙愚  
老人老人常爲印言慈先師初叅雲谷大師溪蒙開  
發向上一着故至老常不忘也子當知之印聞有三  
十載在識田中不去甲寅年至嘉禾寓天寧刻老人  
語錄入楞嚴藏板今丙辰七月初二工竣攜一二子  
往棲真禮師塔前九頓起立師塔忽倒印疑之師逝  
于明之萬曆三年至今大清有一百零二年可爲久  
矣何緣印至而塔倒想法脈之有係又或是師弟子  
前師之弟子名真印今印名正印是荷願而來爲師  
重修塔事未可知也印讀了凡袁公作師塔銘未詳  
師嗣臨濟下斷橋一枝故慈翁作師傳刻于全集行  
世久矣亦以傳中有係於法道處一一錄之刻之于  
石以傳後世知古人操履真實由來也是爲記昔  
皇清康熙十五年八月中秋前五日同安後學正印  
立石

天香修道禪師塔記

師字天香諱宗連順天武清縣人氏出家於勅賜法光寺雪峯正宗第五代之法孫也師幼性真禮誦不輟勤參苦究洞曉真宗京師人民悉蒙教益然度人雖美而生死亦當自了於是歸山於摘星砣之朝陽洞面壁六年大明隆慶二年四月起開大藏五載修鑄章歌一尊碑殿一座乃功行已滿於萬曆七年正月十一日師年七十有三安然西遊法眷方潤方明孫廣靈爰建浮屠以宗先王報本之意因刊石以記之

固安縣髮徒王允孝書

上方山志

無趣老人行狀

師諱如空號無趣嘉禾秀水人俗姓施未出家時號靜齋娶生一子一女性仁慈畱心內典志慕祖道同友濟法舟叅訪八年復歸家刻志叅究適野翁曉禪師寓東塔寺虎丘隆禪師之門世孫寶芳進之□子師往謁每呈見解盡被掃闢昔日所負至此索然一日野翁謂師曰我有一言要與爾說師曰請教野翁但笑而不語又問又笑師始具師資禮懇求之翁不得已乃曰無趣行狀

寶夢堂

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唯在直下體取子若信得及可放下萬緣叅箇一歸何處師于是勇猛三載聞鷄鳴有省往扣決擇遂蒙翁印可由是閉關頂戴觀音日久跌坐久而啟關翁遂付衣鉢并法偈曰非法非非法非性非非性非心非非心付汝心法竟復記之曰汝有二子一青一緇師剃染後檀信

請居敬畏庵

爲法檀度萬曆己卯仲冬付法于弟子性冲訖且謂曰來歲中秋五六之期吾欲行子宜來次

年庚辰八月六日冲以前命而至師示微恙說  
偈而逝師生于弘治辛亥年十月十八日世壽  
九十臘十入滅偈曰生來死去空華死去  
生來一夢皮囊付與丙丁公白骨斷橋隨衆呵  
呵明月清風吟弄

徒性虛稽首述

無趣老人語錄

能獨行略碑

明弘治九年九月刻  
碑在江蘇西城區舊鼓樓大街雙寺  
前。拓片碑身高207厘米，寬  
111厘米，厚31厘米，寬25厘米。  
拓片藏于北圖。

能獨行略碑  
京168

明弘治九年九月刻  
碑在江蘇西城區舊鼓樓大街雙寺  
前。拓片碑身高207厘米，寬  
111厘米，厚31厘米，寬25厘米。  
拓片藏于北圖。

能獨行略碑 京168

明弘治九年九月刻  
碑在江蘇西城區舊鼓樓大街雙寺  
前。拓片碑身高207厘米，寬  
111厘米，厚31厘米，寬25厘米。  
拓片藏于北圖。

拓片藏于北圖

## 勅建大護國慈壽寺開山第一代住持古風湛

## 公塔銘

世尊說法三藏所談則曰隨類現身皆爲實相拈花示衆迦葉微笑則曰觸物明心單傳直指古之學佛者明此可謂具正法眼若古風禪師者始以居士身終爲比丘相隨緣利物人莫測其潛符此豈可以二諦求之哉謹按師狀諱覺湛保定新城人也父宋欽母張氏師生卽性不苟葷酒爲兒好跌坐及長不喜治生產業父母爲娶師雖強從卽善觀空修離欲行每集諸善男子作般若圓覺法會師爲衆中長天然穎悟年二十七棄家遠遊如京師登壇受白衣戒大善知識寶藏成公開法於王城師往參謁有所感契卽從披剃執弟子業師最居下板雖執爨負春未嘗不以身先成公有不可師事志益堅居三年公方命其受具從守心無礙二法師聽華嚴圓覺楞嚴諸經於四大分離妄身何處之語有所領契自爾隨處建立華嚴圓覺道場歲無虛日王城感化若迦維改觀

洋洋中外如此者十餘年嘉靖辛酉司禮監黃公錦衣焦公輩重修普安寺迎師居之幾二十年師唯據丈室延一江大千止菴諸法師弘天台賢首兩宗旨隆慶壬申先帝始崇佛道就普安建吉祥道場師主壇筵精誠感格恩渥頒隆齋饋盡從中出今上元年兩宮聖母爲社稷祈福大作佛事凡建立齋壇多就師所嘗賜千佛錦袈裟凡內經藏諸教爲佛事者率皆從之萬曆丙子今上奉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德意勅建大慈壽寺成卽遷師爲住持命度沙彌一人爲弟子及勅校讀入大藏師首領之凡所弘闡佛事無不稱旨是時海內法門盡皆知師爲大法幢矣居常接納四衆但舉圓覺知幻卽離不作方便離幻卽覺亦無漸次之偈及楞嚴如幻三昧或拈提古人向上公案以警發之暇則行住坐臥每咄咄作私語見聞卽爲之改容舉莫識其爲密行者生平履歷不離當處而大播宗風竟莫究其涯涘多稱爲肉身大士一夕召諸弟子皆有徵悉



端坐三日。熙然集衆念佛。隨聲寂然而逝。萬曆九年四月十有七日也。師生於正德辛未卒於萬曆辛巳。世壽七十有一。僧臘四十有奇。得度弟子十五人。孫八十餘人。本在爲欽依僧錄。善世頗今。慈壽住持奉師全身葬於寺之後園。聖母悼之乃賜金若干建塔以表旌之。銘曰

法身如空。非聲非色。應物現形。如水中月。觸處皆然。何真何俗。卽比丘身。亦同空谷。伊維古風。聿生像季。卓爾襟期。作大佛事。眞俗雙彰。形神俱妙。不離市鄢。而弘至道。感應昭昭。天人穆穆。默運環羅。龍降虎伏。精格紫宸。誠迴北斗。法道用昌。和盤珠走。梵剎纔興。琳宮初建。風滿寶區。翕如雷電。一管春生。豪葭灰起。大地揚輝。寔從茲始。師維何人。爲化爲幻。詎受密遺。來行方便。七十餘年。師如食頃。觀者痴疑。熱夢未醒。彈指歸空。破顏微笑。萬丈深潭。只垂一釣。表刹凌空。長松帶霧。月色風聲。眞機獨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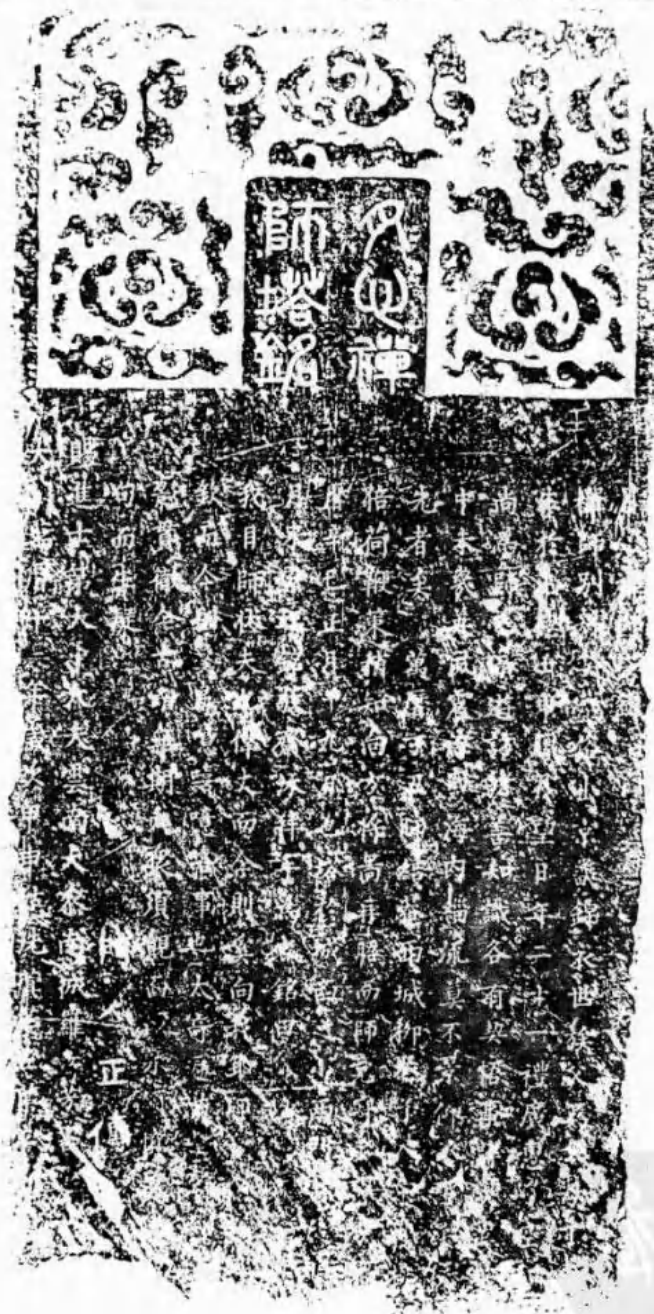
夢游集

常潤塔記

少林寺僧徒... 拓片藏于北圖

常潤塔記 軸 135  
明萬曆十四年(1586)  
七月十五日建於河南登封  
少林寺。拓片高166厘米，  
寬82厘米。汪道昆撰，周  
天球行書，沈幼文刻。

月心塔銘



拓片藏于北图

月心塔銘 京2568

明萬曆十三年四月刻於北京海運河北太平莊笑可塔院。石通高四十三厘米，寬廿厘米，縱紋方正，顏篆書。

示寂先師楞嚴寺住持了然和尚行狀

先師法諱能弘字了然一字休休嘉興縣王店鎮欣氏子父某母某氏以嘉靖癸卯十月十日舉先師年十三四卽不樂處俗里有菴爲杭州靈隱寺下院有僧居之先師見輒喜數往焉尋乞身父母詣菴披剃二十入講席習經論以資弗逮人殫心竭思功視人恒有倍由是講業日精學輩就質疑義者日益衆先師亦誨人徹旦夕無倦隆慶辛未夏月溪座主赴金陵天界寺講期先師爲副講值歲凶餽粥不能繼廼倡衆日乞食都城夜則尋討經義天暑弱軀遂困憊成疾忽自歎曰文字語言終非了義因謁棲霞雲谷和尚叅趙州無字話間有所發明輒疑不自肯然教乘則日益精微每至叢林提一經一論爲四衆開演直截明快有非尋常講者所能及雲谷和尚晚年歸錫武塘大雲寺先師居首座察身心勞悴病益進由是始決策終老泉石間矣萬曆戊寅掩關武林高亭山壬午移關于嘉興之東塔癸未不肖以達觀老師命有事楞嚴亦駐錫東塔一日達觀老師至茶話及德山托鉢因緣先師未暢達觀老師以偈進之曰托

鉢因緣不甚難耳邊密啓卽幽關先師疑蓋甚乙酉楞嚴復郡邑大夫議檄先師住持請于按院范公兵道曹公咸報可先師強起應命居無何復掩關東靜室丙戌春不肖遊燕京明年冬登臺山禁足龍翻石期百日甫越月一夕夢落五齒吐掌上血蹟宛然越日先師書至諄諄誨言無以已見爲通方塵勞爲妙用且自通其所得于托鉢因緣者併致書達觀老師請印決時達觀老師飛錫蘆芽蘆芽距五臺五百里卒無便郵可寄不肖仰據先師所見達先報書蓋當仁不敢讓也又明年八月不肖自五臺南來至聊城見吳康虞居士寄曹林師兄尺一附言楞嚴了然關主已于四月二十一日化去嗚呼痛哉先師傾心教海而不受其沉溺乃于大事因緣方期此生取辦奈何天遽奪之使其抱志以沒嗚呼痛哉先是萬曆辛巳秋不肖自高亭披剃已從先師結冬大雪偶達觀老師過大雲才一瞻禮而不肖平生惡知見悉于其肩睫間消鑠殆盡自是不肖日親稟達觀老師而先師輒私喜謂不肖曰達觀師真善知識若得親事之誠幸矣奈何我以疾病暫阻咨參然不肖每自達觀

老師所來必備訊所聞而後已。是先師于達觀老師  
迹雖友而心實師之故。臨終呼達觀師其垂光攝受  
我乎如是者三四時。達觀老師結夏靈巖一夕夢二  
幢離崩一倒于南一倒于北。次日不肖遂以五臺山  
無邊老師并先師訃告。蓋無邊于是年間六月化時  
亦以不獲盡曲折于達觀老師爲懷。噫諸老宿一念  
感通千里。靡間真有如水月相爲映射者。獨恨不肖  
于先師既缺中瓶。侍奉于平時而臨沒又不及請一  
言爲終身佩披難之恩。其何爲報。今同法兄仁慶等  
謹奉靈骨塔于楞嚴方丈後。因撫其生平大略具狀  
仁者乞垂一語勒之貞石。爲末世叢林光幸無悞焉  
不肖不勝哀懇之至 終

密藏禪師遺稿

金臺龍華寺第八代住山瑞菴顯公塔銘

師諱廣禪字瑞菴金臺孫氏子。生性多奇。諸幼不齒  
羣兒中。見者異之。心喜佛事。時喃喃作出家語。龍華  
菴菴茂公居僧錄。左闡教有重行。偶從孫氏齋。次見  
師甫七歲。有奇氣。因乞爲沙彌。遂命與上足。顯公爲  
弟子。少長。卽喜以音聲爲佛事。訓練三業。稍修六時  
居常切志向上。事年三十。登壇受具。大通法師教化  
昌隆。勤事之多聞。法要隆慶。收元大宗。伯舉爲龍華  
住持。師大開法社。延禪講宗。師集四方學士。披閱大  
藏。闢少室天台兩宗旨。若大千潤禪師中興。曹洞凡  
爲諸方師匠者。多發跡於斯。妙峰登禪師微時。以大  
藏因緣。諸師爲引。重於公卿。閉道風大著。妙師爲  
法門推漸。亦藉資焉。今上崇尙三寶。海內名蓋知  
識。凡爲佛事者。多出師門。大都稱爲功德藏。丁丑春  
妙師與予隱居清涼。師傾心慕之。遊五頂。搜訪於冰  
雪中。居無何。杖錫南遊。禮普陀大士。入天台。隱於通  
玄峰。頂鳥棲。爲食者三年。專精一行三昧。有所發悟。  
尋謝去。回策東吳。禮長干舍利。泝長江。陟九華。登匡



願馴黃龍白鹿揖五老而望香爐。遠文殊經臺三匝。滌除立覺以休。過黃梅求印證焉。復遊目武當抵南岳。求悟法華三昧。處回入伏牛練磨。衆中居三月。以歸。萬曆九年辛巳春。師年五十有四矣。居頃之。妙師與子建大會清涼師與雙林平公無遮。允公齊入法社。壬午春會罷師復與子結隱太行。及冬初師還故居。明年子亦東蹈海上。且誓與師同歸。又明年甲申奉聖母慈。聖皇太后命同妙師飯僧。秦晉伊洛諸名山。因出關走蘆芽渡河登華嶽。覽長安閼雁塔留影尋草堂羅什翻經處。結夏圭峰。望太白太乙略嶠函而東。再入伏牛訪嵩少參鼻祖。單傳哭彌公扣白馬以歸。居無何復奉慈旨。賁大藏往天台。廬獄復遺清涼還報師。喟然歎曰。一介微僧數叨慈命。撫心顧德愧何以當。乃引疾獨居屏人絕跡。山門事久付弟子輩。居常自足無意於世。生平後已先人。不以物爲事。戒珠心月秋露寒空貌古神清。長松孤鶴凄然。暖然可親而不可近。可慢而不可忽。難非法眼之英。固一代叢林師表也。遠觀可師。嘗謂子曰。吾門之龍華猶如秦鏡。真能照人肝膽。又若絮裏如意。信手

取之無不足者。一時賞鑑如此。師抱疾期年。子從海上往問之。師把臂泣謂子曰。死生夢幻。去來夜旦。非子所悲。但不能與公同歸。有負山海之盟。一旦長訣。當引領望公於淨土中。至若所棄土苴。諸弟子輩屬當事公。如我生公其視我不死耶。又曰。法門寥落。重子所悲。妙達二師密藏。諸公輩皆當代俊逸。爾我真期願當忘心爲法。幸爲我謝居無何。召諸弟子曰。吾賴爲佛子。愧無補法門。但生平此心不敢辜負佛恩耳。生謂我不足死。當我有餘爾其勉之。子行矣。爾其無忘東海也。爲我裁衣以謝。言訖而逝。萬曆十有七年五月廿三日也。師生於嘉靖戊子。世壽六十有二。法臘三十有奇。得度弟子二人。孫智潭奉師龜室全身。葬於京西北海店之隆禧寺。左是歲冬十月。智潭奉師命持衲衣一襲。匍匐海上。計子聞之。嗟乎悲哉。生耶死耶。師何人耶。因具述行實如左。乃爲銘曰。盡法界身修普賢行。海印威神炳然齊暎。或現頭陀。或居鄢肆。巖市山林無非佛事。曰。惟我師化比丘相。戒目悲華爲人榜樣。圓覺伽藍十方聚會。來者應知。無內無外。如如意珠。似功德藏。出生妙利。恒沙供養。

上方擎來香飯一鉢見者聞者皆蒙度脫壁破天台  
踏翻廬獄如蓮華開似大夢覺歷遍寰中盡收沙界  
赤手歸來無錢買賣六十餘年死生夜旦喚不回頭  
先登彼岸撇下觸骸埋之沙聚塔表長空影沈秋水  
是師常身昭然若此

夢游集

廬山千佛寺恭乾敬公塔銘

公諱仁敬字恭乾別號幻識襄陽吳氏子生而不羣  
髫年有出世志於伏牛山福田寺禮高菴法師祝髮  
受具聽講經論參窮性相宗旨日夜無怠者三載於  
教親深有信受師曰學者志宜遠大無以管窺蠡測  
爲自足也遂如京都東園暹理諸大法師皆一時師  
匠公依講肆盡得其奧義大章宗師開達摩畢傳之  
旨於少林公盡棄教義復往參究依棲十餘年歎曰  
此口耳也道在心證奚事空言哉遂棄去之伏牛煉  
魔場大爐鞴中放捨身心打長七者三年有所悟入  
隨遍參知識以求印證道過金陵守心禪師隱居弘  
濟操履密行爲一時推重一見大奇之乃爲公曰道  
在心悟守在靜密登山涉水徒費草鞋錢耳乃留公  
閉關相與切磋日造深奧盡掃其玄解如是者三年  
及破關卽判然入廬山將結隱以終身焉時萬曆七  
年己卯歲也公初入山下地至金竹坪見其寬衍歎  
曰此五百人安居處也因與山靈誓願以身命布施  
於此以結十方衲子緣遂誅茆縛廬弔影居之負春  
執役弟子智聯爲之助公得以絕跡者三年明年庚

辰達觀可禪師來遊見而異之曰公能安心寂寞如此其所操進當不可量遂爲莫逆盤桓月餘而去歲癸未應黃梅五祖寺之請演法華經又三年乙酉應興國吳公國倫請演楞嚴經彼方素稱剽悍人多感化焉吳公首唱爲建殿堂經營五年歲己丑三殿禪堂廚庫告成公之南昌募造千葉寶蓮毗盧大像太史定宇鄧公爲唱導功未及半公示微恙遷化萬曆十九年辛卯歲六月初七日也世壽五十有一僧臘三十有奇聯自山中奔赴哀號不欲生鄧公勉以繼志述事卒乃師願乃完大像負師靈骨還山塋於寺後時萬曆丙申某月某日也公得度弟子九人獨聯侍公最久公之願輪有所托焉入滅二十八年歲丁巳諸孫各捐衣鉢建翠塔波請予爲銘銘曰  
大道如空無處不通但離望礙靡不包容淵深若海  
潛流大地有鑒之者必至實際故載道者在乎形器  
心量若空其道自備我觀我公忘已爲物布心如地  
其願乃足相彼空山誅茅一把撥覆十方任其來者  
有願未終資志而訣有子克家卒振其業梵利聿興

集者雲赴飢飡勞息莫知其故公心常住法身不滅  
直窮未來石爛海竭塔影高標松聲泉響如是法輪  
在知音賞

三角山勉菴幻法師塔銘

謹按狀師諱如幻字勉菴莆田林氏子父環師儻負奇氣幼業儒年十四卽列諸生里有夏生治時者通內典師與遊從最善生一日謂師曰公唇掀齒露非審相也師驚問何爲而可生曰聞之誦觀音大士禱無不應第持其號自富驗師遂依持勸懸二年而唇果脗合年十九倭夷寇閩父母俱喪於兵師大泣曰人命固如是乎何戀戀鄉井爲遂拂衣遨遊江湖閒二載入廬山參徧融大師融問曰大德何處人來作甚麼師曰小子閩人來爲求長生融曰有長必有短何不學無生曰無生作麼學乞師指示融曰汝試剃除鬚髮屏息諸緣咬嚼一句無義味話久久得個下落乃可爲爾道無生師卽剃染命名如幻依樓頃之遂去斬水馬牙山參無爲藏主居三載次隱斗方山又五載遂荷策北遊上都謁諸大知識依還理二法師聽諸經奧義諸老皆深器之已而有田將軍者斬人也見師雅量因漫之以世諦業師笑曰海龍肯入溝渠遂拽杖歸九峰諸子駢集每以榜嚴爲衆發

明心要翰林郭公正域以太夫人憂居謁師於九峰相得歡甚公因進而請曰竊見常世談禪者動以棒喝機鋒爲向上自多及察其操存則末也若是又不若守教秉精戒律離欲苦行以慈利物若師之爲佳耳師曰然非禪之過乃學禪者之過耳奈何去壘愈遠法門下衰誠若公言可爲流涕也師律身清苦生平無嗜好有所施輒以施人每有所往唯一鉢三衣跣足草屨而已楚藩臬大夫沈君與師交最密弟子輩欲置香火地以券白師於沈公師大斥曰方寸福田不力穽區區安向沈官人弟子不聽私請之師知之卽拽杖去九峰走武曲憩吉陽寺閉關誦華嚴經三載往潭州三角山爲馬祖門人總印開山處不幾年煥然一新法席大振師一日謂衆曰趙州八十尚行脚我脚底豈乏草鞋一具耶遂拂袖之匡廬入黃龍寺留講楞嚴至二卷終師謂衆曰姑舍是無論且有末後一句子當與大衆商量卽示恙六日告終衆有請留偈師曰辭世本無偈痴人覓夢踪虛空無面目面目問虛空弟子有問師靈骨可更之斬手師曰

愛重娑婆苦無情極樂天何須懷舊影寂照滿三千  
言訖遂逝時萬曆十九年某月日也師生於嘉靖癸  
巳世壽五十有九僧臘三十有奇門人火浴遂以骨  
石瘞於黃龍山之某處弟子性詮以遺命走江夏郭  
太史乞狀其行實萬曆壬辰秋九月因郭太史紹介  
於余爲塔銘乃按狀以敘而爲銘曰

大海汪洋味全滴水娑竭喻之爲雲爲雨惟此一滴  
無內無外卷入毛端散周沙界霏然霧縹乾地普治  
三草二木酸甘苦辣各得生長抽芽發幹除非無根  
自遭塗炭曰惟我師娑竭之子毒氣逼人觸之者死  
嗔氣成雲縮氣成冰或寒或熱順時稱尊以身爲水  
以水爲命變化無方去來不定流行坎止遇緣卽宗  
不是如幻安能合空來無所從去無所著倒騎黃龍  
踏折三角潭州之水匡山之雲彌滿六合是師全身

慈山老人夢遊集

慈慧寺無瑕玉和尚塔銘

公諱明玉字無瑕西蜀安岳龍居劉氏子公生不愛  
治生產業性倔強不與世情和合長娶汪氏女學三  
子長兒聰慧篤孝公雖心愛之亦不爲兒女子計居  
常以佛爲事每供養二老必以齋蔬爲盡孝二老以  
此自安公以超塵脫俗爲念無頃刻置也二老謝世  
去公年四十六卽判然棄妻子從方外遊是時長兒  
年十二踰跼相隨至播州之樓頭山於東洋海菴主  
所父子俱薙髮爲沙彌授具戒隆慶三年五月五日  
也自爾公攜長兒行脚卽督課業爲弟子父子相從  
雲遊萬里遍歷名山參叩知識苦行絕倫每日中一  
食糠菜不糝樹下塚閒隨遇順適自是終身脇不至  
席萬曆初謁普陀過金陵至都下遊履五臺寓三塔  
寺禮華嚴經經六十萬字一字一拜每晝夜必稽首  
三千如是者經三匝至十二年復至京之碧峰寺禮  
法華經六萬餘字一字一拜晝夜不倦如前者十二  
匝長兒爲沙彌者年德日亦長多親講肆聽習華嚴  
法華楞嚴圓覺唯識諸經論善開曉發蒙而事公日  
益謹一時稱訖謂有師弟子如此者業已風動中外



矣十七年內官監太監王公輩欲開精舍延公弟子  
爲弘法所且爲公休老地乃卜阜城關外二里許捐  
貲創寺以居寺成請額 聖母嘉之賜曰慈慧大宗  
伯棠軒李公記其事一日公謂弟子曰吾以業繫  
娑七十二年侵尋老病久住何益吾將歸矣爾富以  
法爲懷勿生愛戀遂不食念佛不絕者旬日聲響如  
鍾顏色若壯弟子請問生死大事公但曰嘻嘻呵呵  
呵呵嘻嘻不是妄念不是真知良久云你說是個甚  
麼自代云大通橋上交糧客原是南方送米人臨危  
索浴更衣端坐持珠念佛益哀促連大叫佛佛佛倒  
駕鐵牛歸佛土聲絕而逝萬曆乙未春王正月十九  
日也公生於嘉靖甲申七月世壽七十有二僧臘二  
十有六以某月某日奉全身於黃村塔塔弟子一人眞  
貫卽今爲慈慧法師者予持鉢王城住慈氏樓閣貴  
持行實哀乞海印狀其事公生不識一丁臨行快便  
如此豈非脚跟線斷就路還家者耶乃爲銘曰  
生死機關只在一簣善來善逝木人戴帽父子團圓  
形影相顧世出世間有何回互昔日老龐破家散宅

今日看來大似未撇何如此公一簣不通生拘鐵強  
直出樊籠龐不嫁女公不捨兒一般主意各得便宜  
七十二年半僧半俗今日風光十足萬足一塔凌空  
十方常住空懷塔存法身彌露

夢游集

宛平縣資福寺開山守心端禪師塔銘

師名鎮端字守心族姓陳世本山西潞安府長治縣師生多禪祥鄰里驚異弱不好弄風骨卓羣年十二依黎城縣洪福庵瑞禪師之高足惠忍爲受業師居無何棄去登伏牛禮補陀既而入代之五臺山謁二虎禪師一見器焉爲嗣法弟子及還故山潞王聞而敬之延住資福禪院給供甚勤師一日曰大丈夫不出家卽當以仁義輔明主澤流遐邇出家則當精深宗教徹法底源闡揚佛祖之道俾博地凡夫彈指登聖以報佛恩始不慚爲男子願吾於二者之閒一無所有潞王雖勤厚濡滯一方莫能廣飯方來終非鄙志於是復棄去來燕山宛平縣盧溝橋東茆茨採椽聊爲諸方息肩之地亦願資福者示不忘潞王也資福西南隙師穿大井一口置石槽六方發願曰無論黑白愚智人畜凡有知者沾我滴水食我粒米同生阿彌陀佛國中無量壽覺親爲授記登不退轉雖然以師受

性嚴冷不喜阿世卽豪貴臨門不少屈故自某年至某年施者簡寂常住荒寒師力抱枯淡歡接方來了無倦色或不堪其憂師曰自要弄這迦陀動苦澹泊不爲世采我分耳復何尤王恭妃亦聞其風而敬之遣中賁易茅茨採椽爲金碧師方暢志樹功德幢爲聖天子祝延聖壽徵福蒼生迨於萬曆二十年冬十二月預謂門弟子曰我明日行矣積年勞勤施主使我成就行門我去後若輩當併心常住無乏方來粥飯我死猶生也至期果端坐而逝諸檀信僉謂師預知時至倍加歸向焉師生於嘉靖二年某月日卒於萬曆二十年十二月日僧臘五十七世壽七十三門弟子依天竺法闍毗其願身歸骨於南岡之塔遠觀道人設師號曰普慈塔曰願光嗚呼禍福莫烈於死生而端師不爲之撓超然脫去大患不能留難雖古之所謂豪傑之士挾仁義佐人主建大勳名垂芳百世至於臨死生之際軟嚙不堪貽天下笑由是而觀則端師豈不爲大道人者哉銘曰

凡有知者皆爲欲取生因欲乘死因欲去唯師異此  
去來乘願勞動死生不爲欲取自生至老老而愈壯  
周濟一切始終匪兩樹塔南岡普爲諸方生資以食  
死以骨藏燕山可磨願力靡竟無斷僧針臨死之命  
兒孫念之勉強力支如虛溝水長流無厭吾君長胤  
母曰恭妃聞師德風篤信歸依師其有靈保此英植  
福壽無疆萬世莫安爲佛金湯廣建道場龍象蹴踏  
日月彌光野人之心淺而弗深赤抱藏剖鬼神鑑臨  
銘刻貞石天地同脉形有代謝心無今昔

紫柏尊都全集

九華山無垢蓮公塔銘

公諱性蓮字無垢太平僊源王氏子生而不羣幼喜  
爲佛事蚤有出世志初其地佛法未流時諸外道羣  
聚宣揚其說公每往觀聽一日謂衆曰此夢語也其  
如生死何因決志出俗年二十有二遂棄妻子破家  
散產而去之金陵歸山棲霞寺從素庵節法師薙染  
受具依棲講席習諸經論義置卷歎曰吾爲生死大  
事故出家此豈能了大事乎遂棄去復得故鄉之牛  
頭山誅茆以休刀耕火種專以已躬下事爲念久之  
未有所入遂棄去至清河謁法堂和尚授以念佛三  
昧乃深信入尋參遍融老於都下融一見而器之遂  
留入室久之妙峰和尚開法於蘆芽公特往見大有  
所陶冶復歸故鄉之大山四方縉白聞風而至歎曰  
吾出家兒豈爲滴水波流把茆遮障此生平乎復棄  
去誓歷盡名山遍參善知識多方行脚備嘗辛苦如  
是者七年偶冬日涉河水裂作聲墮水寒徹忽然有

省乃曰。眉元來橫鼻。元來直。渴飲饑食。更有何事。於是生平之疑。泮然冰釋。即歸卓錫於池陽之杉山。十方衲子。日益至。公遂開梵剎。以接待爲事。至者無他技。但精潔粥飯茶湯而已。了無禪道佛法。觀者諦信不疑。九華聖道場。地迎公爲叢林主。公治已精苦忘身。爲衆凡化惡性。必委曲方便。跪拜周旋。甚至罵罵必俟大信而後已。時人稱爲常不輕。如是幾廿年。遠近緇白。傾心如佛祖。故凡所須。未嘗發一街坊化主。應時如響。凡足跡所至。或一食一宿之所。皆爲道場。若池陽之杉山。九華之金剛峰。觀音山之金堂大山。之草菴蓮嶺之靜室。金陵之花山。餘若秦頭峰。婆娑巖。岑峰。洞白沙山。吉祥諸天。隨地各建蘭若數十所。以修隱靜者居之。咸有其徒。主其業。豈非忘身爲物。無心而成化者耶。丙申仲春二月。應衆請於三祖之皖山。不數月。百廢俱舉。遠近風動。公復歸九華。越明年。皖山四衆固請公去。公首肯曰。去卽去矣。尙須三日。明日偶過九龍訪一庵主。四顧欣然。乃謂衆曰。吾至此山大事畢矣。衆不解其意。二日示微疾。竟終於

此全身塔於蘭若之右。萬曆丁酉九月三日也。公生於甲辰之四月八日。世壽五十有四。僧臘二十有五。公弟子甚衆。各領其叢林事。其優婆塞。就乞佛法者。蜀邵季公兄弟。查汝定。蕭伯穀。相與莫逆。爲方外死生交。公遷化月餘。汝定卽走嶺南。訪余於行閒。持公行實。乞爲銘。以余三復感公之操。存可謂精於忘已者也。故爲銘曰。

忘身爲物。如蟲絮木。視物爲己。水不洗水。物我兩忘。不犯鋒芒。石人畫舞。金烏夜光。惟公之身。飄若行雲。惟公之心。止若谷神。不來不去。雖死誰生。九華參天。觀者耳。靈皖山。受漢聽者眼。盲亭亭一塔。卓彼虛空。覓公行處。問取九峰。

勅賜龍岡寺大方遷禪師塔銘

禪宗傳燈所載皆本五家法脉修短不一其系自有  
元雪庭禪師揭洞上一宗於少林二十四傳至大章  
書禪師中興其道今遷公爲的嗣也師諱如遷字大  
方別號松谷陝西鳳翔岐山人族李氏父諱鐸母張  
氏師生於落星里幼喜佛事每至佛寺則如舊居愛  
戀忘歸蚤入社學肄儒業心不喜每向父母曰兒聞  
佛教乃出世因志願出家年十七父母不能回其志  
乃捨禮本郡無踪本公爲師荆染居三載發志操方  
遠訪知識決擇已躬下事首參悅菴喜和尚授具指  
示向上一路尋入青峰山弔影單棲有所開悟聞大  
章宗師開堂少林往求印證嘉靖辛酉謁章於立雪  
庭遂留依止朝夕入室陶鎔從上機緣乃蒙印可有  
針頭玉線海底鐵牛日夜辛勤記伊保守之囑由是  
知洞上宗風五位正偏之旨至是猶未泯也師得法  
已腰包一鉢遍遊海內名山回至京師歷諸講肆深

窮性相宗旨後至懷慶鄭世子讓國潛修白業聞師  
至致禮參請深相印契乃建精舍於龍岡延師晏寂  
時四方學者聞風遠至萬曆丁亥應大都慈雲菴請  
舉揚宗旨戊子千佛寺請講諸經日遯萬指庚寅奉  
聖母慈聖皇太后懿旨於慈寧寺開淨土法門在  
會者千二百衆 欽造鍍金大佛像 賜大藏經護  
勅御書大法寶藏四字甲午春請回龍岡創寺安供  
戊戌秋八月十有一日先示微恙端然而逝師生於  
嘉靖戊戌世壽六十有一僧臘四十有奇全身葬於  
寺之西原師歿後二十二年萬曆己未弟子海雲走  
匡廬謁予求塔上之銘予昔晤師於大都慈壽見其  
孤標凜凜如立雪長松諸子參請不假辭色拈提宗  
教必指向上爲極則應機接物純一至誠動止未嘗  
少怠有先德典型與予對談旬日夜無不抵掌擊節  
居恒謂學人勸師當代宗門正眼也子被放嶺外師  
歸故山時對弟子言有萬里之思故其銘待子有以  
也予感師爲法門知己乃爲之銘曰  
一花五葉二派五宗門庭施設各擅家風洞上真源



機貴回互。玉線金針。正偏不住。雪老重拈。書師繼業。  
至我遷公。親承骨血。海底鐵牛。當機印定。遇緣卽宗。  
全提正令。隨方指示。明鏡當臺。妍媸不隱。八字打開。  
二十餘年。和泥入水。把手爲人。渾忘自己。名達九重。  
道光末運。法藏自天。龍神欽敬。忘功罷業。休老林泉。  
身心寂滅。慧光渾圓。幻緣已盡。撒手便行。本來不滅。  
又何有生。塔鎖龍岡。法身常住。問末後句。天曉不露。

夢游集



宝藏禅师碑



無已生傳

釋真可

無已王曰言生于青草灘：即姑蘇之松陵今之吳江也子從  
無已生遊甚久每於無已行藏所忍之間音聲笑貌之際與夫  
習氣動靜徐而察之似非青草灘人蓋無已受性超放不耐世  
俗於習俗雖甚了不相拘子嘗規之無已笑曰子奚不檢名  
而富實即名檢則實富實富則名不虛名不虛實即主也主即  
賓也物與我皆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倘不達此則何性  
而非有待乎夫有待則有累則孔竅不待鑿而不可勝數  
矣吾嘗歷觀有待之大槩不出乎地水火風空見七大而已如  
以自心觀七大則七大有名而無實矣方此之時且問子大火  
聚中為吾指得一莖眉毛出乎子曰不能無已舍然大笑曰子  
聞龍樹有頌乎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  
無生即此觀之有生則有我我有物物求以名實之相外  
名則無實外實則無名吾故曰賓即主也主即賓也賓即主則  
主未嘗主，即賓則賓未嘗賓主未嘗主賓未嘗賓則我與物  
，與我不待觀空而始蕩然也故曰會萬物歸於己者其性豈  
人乎如人有已則物豈可會乎如物有物則物亦不受會也所  
以有待顯無而待隱矣無待既隱則地以堅為孔隙水以濕為  
孔隙火以暖為孔隙風以動為孔隙空以形為孔隙見以照為

孔隙識以分別為孔隙皆不得無已鼻者也如以自心觀此七  
者則地未嘗堅水未嘗濕火未嘗暖風未嘗動空未嘗無形見  
未嘗照識未嘗分別若然者謂七為一可也謂一為七可也七  
若可一則七未嘗七有待隱而無待顯矣一若可七則一未嘗  
一無待隱而無待顯矣吾以是知有待與無待初皆無性也如  
曹溪佛性無常諸法有常之說亦此謂乎故吾以自心觀九竅  
與六根我實未常有也然九竅六根不妨用而不廢我實未嘗  
無也有無路窮凡聖情斷子謂我有已鼻可乎如木生也直人  
生也靜直則無私無私則無我靜則無擾無擾則本虛：則靈  
靈則妙既妙矣有已鼻可也無已鼻可也雖然莊生謂七竅鑿  
而混沌死吾則曰孔竅鑿而已鼻形所以鈎索得而紐之矣今  
吾一受形之後六根九竅已鼻太多於足手聲色鈎索於外好  
惡鈎索於內吾本無已鼻者始不得自繇矣故以無已字我者  
陰借其名而緹我後也子亦何疑而私察我耶予聞無已之義  
乃稽首謝不知之罪無已曰罪本無性何謝之有哉予不知答  
而退

吳都法乘

徑山達觀可禪師塔銘

夫大地生死顛倒長夜情關固閉。識鎖難開。有能蹶起一擊碎之。掉臂獨往者。自非雄猛丈夫。具超世之量者。未易及也。歷觀傳燈諸老。咸其人哉。余今於達觀禪師見之矣。師諱真。可字達觀。晚號紫栢門人。尋尊者重法故也。其先句曲人。父沈。連世居吳江太湖之澱。缺師其季子也。母夢異人授其附葉大鮮桃。寤而香滿室。遂有娠。師生五歲。不語有異。僧過其門。摩頂謂其父曰。此兒出家當爲人天師。言訖忽不見。師遂能語。先時見巨人跡下於庭。自是不復見。習年性雄猛。慷慨激烈。貌偉不羣。弱不好弄。生不喜見婦人。浴不許先。一日姊誤前就浴。師大怒。自後至親戚婦女無敢近者。長志日益大。父母不能拘。嘗有詩曰。屠狗雄心未易消。蓋實錄也。年十七。方仗劍遠遊。塞上行至蘇州閶門。遊市中。天大雨。值虎邱僧明覺相顧。勝壯其貌。因以傘蔽之。遂同歸寺。具晚食。驢甚聞。僧夜誦八十八佛名心。大快。覺侵晨入覺室。曰。吾兩人有大寶。何以污在此。中耶。解腰纏十餘金授覺。令設

驚謂剃髮。遂禮覺爲師。是夜即兀坐達旦。每私語三嘆曰。視之無肉。喫之有味。覺欲化錢萬斤。造大鐘師曰。吾助之。遂往平湖巨室門外跌坐。主人進食。師不食。主問何所須。師曰。化錢萬斤。造大鐘。有卽受。食主人立出錢萬斤於門外。師笑。舉徑轍回虎邱。歸卽閉戶讀書。年半不越閭。見僧有飲酒茹葷者。師曰。出家兒如此。可殺也。僧咸畏憚之。年二十。從講師受具。戒誓至常。熱過相國。嚴養齋。識爲奇器。留月餘之。嘉興東塔寺見僧書華嚴經。跪看良久。歎曰。吾輩能此足矣。遂之武塘景德寺。掩關三年。復回吳門。辭覺曰。吾當去。行脚諸方。歷參知識。究明大事。遂策杖去。一日聞僧誦張拙見道偈。至斷除妄想。重病趨向。眞如亦是邪師。曰。錯也。當云。方無病。不是邪僧。云。你錯。他不錯。師大疑之。到處書二語於壁。閒疑至頭面俱腫。一日。齋次。忽悟。頭面立消。自是沒蹤。諸方嘗曰。使我在臨濟德山座下。一掌便醒。安用如何。何過匡山窮相宗。與義一日行二十里。足痛。師以石砥脚底。至日行二百里。乃止。遊五臺至峭壁。空巖。有老宿



孤坐師作禮因問一念未生時如何宿豎一指又問  
既生後如何宿展兩手師於言下領旨尋跡之失其  
處至京師參徧融大老融問從何來曰江南來又問  
來此作麼曰習講又問習講作麼曰貫通經旨代佛  
揚化融曰你須清淨說法師曰只今不染一塵融命  
稅師直登施傍僧願謂師曰脫了一層遠一層師笑  
領之遂留掛塔知識囑嚴法主暹理諸大老師皆及  
門去九年復歸虎邱省覺乃之淞江掩關百日之吳  
縣聊城傳君光宅爲縣令其子利根命禮師子不憚  
子一日擲二花問師云是一是一師曰是一子開手  
曰此花是二師何言一師曰我言其本汝言其末子  
遂作禮之天池遇管公東溟聞其語深器之師因拈  
薔薇一蒂二花問公公曰此花同本生也師分爲二  
德問公公無語因罰齋一供遂相與莫逆時上御  
極之三年大千潤公開堂於少林師結友巢林介如  
輩往參叩及至見上堂講公案以口耳爲心印以軸  
子爲眞傳師耻之歎曰西來意固如是邪遂不入衆

尋卽南還至嘉禾不見太宰陸五臺翁心大相契先是  
有密牒道開者南昌人棄青衿出家披剃於南海聞  
師風往歸之師知爲法器留爲侍者郡城楞嚴寺爲  
長水疏經處久廢有力者侵爲園亭師有詩弔之曰  
明月一輪簾外冷夜深曾照坐禪人志欲恢復乃囑  
開公任恢復之事而屬太宰爲護法太宰公弟雲臺  
公施建禪堂五楹既成請師題其柱師爲聯語曰若  
不究心坐禪徒增業苦如能護念羈佛猶益眞修遂  
引錐刺臂流血盈碗書之自是接納往來後二十餘  
年太守槐亭蔡公始克修復蓋師願力所持也師見  
象季法道陵遲惟以弘法利生爲家務念大藏卷帙  
重多遐方僻陋有終不聞佛法名字者欲刻方冊易  
爲流通普使見聞作金剛種子卽有訪者罪當自代  
遂與太宰公及司成馮公夢禎廷尉曾公同享偕卿  
翟公汝稷等定議命開公董其事萬曆己丑創刻於  
五臺居四年以冰雪苦寒復移於徑山寂照庵工既  
行開公以病隱去續藏其役者弟子寒灰如奇奇子

幻予本及最後弟子澹居鎧也。初桐城吳公用先爲  
義曹郎參師入室。從容及刻藏事。師遽曰。君與此法  
有大因緣。師化後。吳公出長浙。藩用馮司成。初議修  
復化城爲徑山下院。藏貯經版。固吳公信力。亦師預  
識云。師於嘉禾刻藏有成議。乃返吳門。省得度師覺  
公覺已還俗。以醫名。聞師來。懼甚。師僞爲賈人裝。僂  
臥小舟中。請覺診視。覺見師。大驚。師涕泣曰。爾何迷  
至此耶。今且奈何。覺曰。唯命是聽。師立命剃髮。載去。  
覺慚服。願執弟子禮。親近之。師來之日。覺夕食飯盂。  
忽墮地迸裂。其誠感如此。師初過吳江。沈周二氏聚  
族而歸之。至曲阿金沙。賀孫于王四氏合族歸禮師。  
於于闐書法華經。以報二親。顏書經處曰墨光亭。今  
在焉。聞妙峰師建鐵塔于蘆芽。乃送經安置塔中。且  
與計藏事。復之都門。乃訪予於東海萬曆丙戌秋七  
月也。予以五臺因緣有聞於內。避名於東海。那羅延  
窟慈聖皇太后爲保聖躬。延國祚。印施大藏十五部。  
皇上頒降海內名山首及東海予以謝。恩入長安。

師携開公走海上。至膠西秋水泛漲。衆度必不能渡。  
師解衣先涉。疾呼衆水已及肩。師躍然而前。旣渡。顧  
謂弟子曰。死生關頭。須直過爲得耳。衆心欽服。予在  
長安聞之。亟促裝歸。兼程至即墨。師已出山在脚院。  
詰朝將長發。是夜一見大歡笑。明發請還山。留旬日。  
心相印契。師卽以予爲知言。許生平矣。師返都門。訪  
石經山禮隋琬公塔。念琬公慮三災劫壞。正法漸滅。  
創刻石藏經。藏於巖洞。感其護法深心。淚下如雨。琬  
公塔院地已歸豪右。矢復之而未果。乃決策西游峨  
嵋。由三晉歷關中。踰棧道。至蜀。禮普賢大士。順流下  
瞿塘。過荊襄。登太和至匡廬。尋歸宗故址。唯古松一  
株。寺僧售米五斗。匠石將伐之。丐者憐而乞米贖之。  
以存寺蹟。師聞而興感。樹根爲樵斧剝斷。勢將折。師  
砌石填土。祝願復生。以下寺重興。兆後樹日長。寺竟  
復。其願力固如此。江州孝廉邢懋學。延居長松館。師  
爲說法。語名長松茹退。鄒給諫。囑丁大參。勺原留  
駐錫匡山。未果。遂行。過安慶。阮君自華請遊皖公山。

馬祖庵師喜其境超絕。屬建梵刹。江陰居士趙我聞。謁請出家。遂薙髮於山中。師詔名曰法鑑。所謂最後弟子也。師復北遊至潭柘。慈聖聖母聞師至。命近侍陳儒致齋供。特賜紫伽黎師。固讓曰。自慚貧骨難披紫施。與高人福倍增。儒隨師過雲居。禮石經於雷音寺。啓石室佛座下。得金函。貯佛舍利三枚。光燭嚴整。因請舍利入內。供三日。出。祭金重藏于石窟。以聖母齋觀餘金。贖琬公塔。遂拉子偕往瞻禮。屬子作記。回寓慈壽同居西郊園中。對談四十晝夜。目不交睫。信爲生平至快事。徧融老已入滅。爲文弔之。有嗣德不嗣法之語。師在潭柘。居常禮佛後。方食一日。客至。誤先舉一食。乃對知事曰。今日有犯戒者。命爾痛責三十棒。輕則陪之。知事愕不知爲誰。頃師授杖。自伏地于佛前。受責如數兩股如墨。乃云。衆生無始習氣。如油入麵。牢不可破。苟折情不痛。未易調伏也。師與子計修我。朝傳燈錄。予以禪宗淵微。與師約往潯曹溪。以開法脉。師先至匡山。以待癸巳秋七月也。越三年乙未。子供奉。聖母賜大藏經。建海印寺。

成以別緣觸。聖怒詔逮下獄。鞠無他辭。蒙恩免死。遣戍雷陽。毀其寺。師在匡山。聞報許誦法華經百部。冀祐不死。卽往潯曹溪。回將赴都下。教子聞子南放。遂待於江潯。是年十一月。會師於下關旅泊庵。師執子手歎曰。公以死荷負大法。古人爲法有程。嬰公孫杵臼之心。我何人哉。公不生。還吾不有。生日子慰之。再三潯行。師囑曰。吾他日卽先公死。後事屬公。遂長別。子度嶺之五年。庚子。上以三段工權礦稅中使者駐湖口南康太守吳寶秀劾奏。被逮其夫人哀憤以縋死。師在匡山聞之。曰。時事至此。其如世道何。遂策杖赴都門。吳入獄。師多方調護。授以毗舍浮佛半偈。囑誦滿十萬。當出獄。吳持至八萬家。上意解得未減。師以子未歸。初服。每歎曰。法門無人矣。若坐視法幢之摧。則紹隆三寶者。當於何處用心耶。老嫗不歸。則我出世一大負。礦稅不止。則我救世一大負。傳燈未續。則我慧命一大負。若釋此三負。當不復走王舍城矣。癸卯秋。子在曹溪。飛書屬門人計偕者。招師入山中。報書直云。捨此一具貧骨。居無何忽妖書。

發震動中外。忌者乘閒勸師。師竟以是罹難。先是聖上以翰主。乘願力敬重大。法手書金剛般若。偶汗下。漬紙。疑當更易。遣近侍曹公質於師。師以偈。悲曰。御汗一滴。萬世津梁。無窮法藏。從此放光。上覽之大悅。由是注意。適見章奏。意甚憐之。在法不能免。因逮及。旨下云。著密而已。金吾訊鞠。但以三負事對絕。無他辭。送司寇。時執政欲死師。師聞之曰。世法如此。久住何爲。乃索浴罷。囑侍者。小道人。性田曰。吾去矣。幸謝江南諸護法道人。哭師。叱之曰。爾侍予二十年。仍作這般去就耶。乃說偈訖。端坐安然而逝。御史曹公學程以建言逮繫。問道於師。聞之急趨至。撫之曰。師去得好。師復開目微笑。而別。癸卯十二月十七日也。師生於癸卯六月十二日。世壽六十有一。法臘四十有奇。師生平行。履疑信相半。卽此末後快便一著。上下聞之。無不歎服。於戲師於死。生視四大如脫敝屣。何法所致哉。師常以毗舍浮佛偈示人。予問曰。師亦持否。師曰。吾持二十餘年。已熟句半。若熟兩句。吾於死生無慮矣。豈其驗耶。師化後待命六日。顏色

不改。及出。徙身浮塋於慈慧寺。外次年春夏霖雨。及秋。陸長公西源欲致師肉身南還。啓之。安然不動。弟子大義奉師。竊至經潞河。馬侍御經綸以感師與李卓吾事。心最慟。因啓龕拂面痛哭。之至。京口金沙曲阿諸弟子奉歸徑山。供寂照庵。師臨終有偈云。怪來雙徑爲雙樹。貝葉如雲日自屯。以是故耳。時甲辰秋九月也。越十一年乙卯。弟子葬師全身於雙徑山後司成朱公國禎禮師塔。知有水。囑弟子法鑑啓之。俗弟子繆希雍相得五峰內大慧塔後。開山第二代之左曰文殊臺。卜於丙辰十一月十九日。茶毗。廿三日。歸靈骨塔於此。予始在行。聞師訃。欲親往。弔因循一紀。未遂。本懷。頃從南嶽數千里來。無意與期。會而預定祭日。盡精神感字亦奇矣。師後事。予幸目擊。得以少盡心焉。於戲師生平行。履豈易及哉。始自出家。卽脇不至席四十餘年。性剛猛。精進。律身至嚴。近者不寒而慄。常露坐。不避風霜。幼奉母訓。不坐閤。則盡命立。不近閤。秉金剛心。獨以荷負大法爲懷。每見古刹荒廢。必至恢復。始從楞嚴終至歸宗。雲居等重

興梵刹一十五所除刻大藏凡古名經宿語錄若寂音尊者所著諸經論文集及蘇長公易解盡搜出刻行於世性耽山水生平雲行鳥飛一裨無餘無容足地嚴重君親忠孝之大節入佛殿見 寓歲牌必致敬閱曆書必加額而後覽偶讀長沙志見忠臣李芾城垂陷不欲死於賊授部將一劒令斬其全家部將慟哭奉命既推刃因復自殺師至此淚直迸灑弟子有傍侍者不哭師呵曰當推墮汝於崖下其忠義感激類如此師氣雄體豐面目嚴冷其立心最慈每示弟子必令自參以發其悟直至疑根盡拔而後已接人不以常情爲法求人如蒼鷹攫兔一見卽欲生擒故凡入室不契者心愈惡而恨愈深一棒之下直欲頓斷命根故親近者希凄然暖然師實有焉於戲師豈常人哉卽其見地直捷穩密當上追古人其悲願利生弘護三寶是名應身大士有人問師何如人予曰正法可無臨濟德山末法不可無此老也師每慨五家綱宗不振常提此示人予嘗嘆曰綱宗之不振

其如慧命何原其曹洞則專主少林馮仰岡相久隱雲門自韓大伯後則難見其人法眼大盛於永明後則流入高麗獨臨濟一派流布寰區至宋大慧中興其道及國初楚石無念諸大老後傳至弘正末有濟嗣主其門人爲先師雲谷和尚典則尙存五十年來師茲絕響近則蒲團未穩正眼未明遂妄自尊稱臨濟幾十幾代於戲邪魔亂法可不悲乎予以師之見地誠可遠追臨濟上接大慧以前無師派未敢妄推若據堯舜之道傳至孔子孟軻軻死不得其傳至宋濂羅諸儒遙續其脉以此證之師固不忝爲轉輪真子矣姑錄大略以俟後之明眼宗匠續傳燈者采焉以師未出世故無上堂誓說示衆諸語但就參請機緣開示門人緝之有內外集若干卷行於世入室緇白弟子甚多而宰官居士尤衆師生平行履不能具載別有傳乃爲之銘銘曰  
佛未出世祖未西來擊塗毒鼓誰其人哉  
鷲嶺拈花少室面壁只道快便翻成狼籍黃梅夜半老盧竊逃



誰料嶺南有此獠。嶺南獄青原。擦膿涕淚。多少癡人。  
被他誑。賺五家手快。如撫琴。南熏倏至。辨者知音。  
兒孫惡辣。觸者先亡。但放一線。其家永昌。門戶孤單。  
命在一絲。有救之者。定是嬌兒。如漢張良。爲韓報仇。  
縱然國破。宗祧可求。是生吾師。如石迸笋。出剎凌霄。  
孰知其本。爲法力戰。通身汗血。大似李陵。空拳不怯。  
身雖陷虜。其心不亡。千秋之下。畢竟歸王。師金剛心。  
盡化爲骨。逼塞虛空。豈在山麓。師不知我。誰當知師。  
一死一生。春在花枝。

慈山老人夢遊集

達觀大師塔銘

夫大地死。生顯。瞑長夜。以情關。固閉識鎖。難開。  
有能蹶起。一擊而碎之。掉臂而獨往者。自非雄。  
猛丈夫。具超世之量者。未易及也。歷觀傳燈諸。  
老。咸其人哉。久不復作。頃於達觀禪師見之矣。  
師諱真。可字達觀。晚號紫栢。門人稱尊者。重法。  
故也。其先句曲人。父沈連季。子世居吳江太湖。  
之灘。缺母夢異人。授以附葉大餅。桃瘡而香。滿。  
室。遂有娠。師生五歲。不語時有異。僧過其門。摩。  
頂而謂其父曰。此兒出家。當爲天人。師言訖。忽。  
不見。師遂能語。先時見巨人跡下於庭。自是不。  
復見。師髫年性雄猛。慷慨激烈。貌偉不羣。弱不。  
好弄。生不喜見婦人。浴不許先一日。姊誤前就。  
浴。師大怒。自後至親戚婦女。無敢近者。長志日。  
益大。父母不能拘。嘗有詩曰。屠狗雄心未易消。  
年十七。方仗劍遠遊。塞上行。至蘇州閭門。天大。  
雨。不前。偶值虎丘僧明覺相顧。盼覺壯其貌。知。  
少年不羣。心異之。因以傘蔽之。遂同歸寺。具晚。

殄殫甚相得。聞僧夜誦八十八佛名。師心大快。悅。侵晨入覺室。曰。吾兩人有大寶。何以汚在此。中耶。卽解腰纏十餘金。授覺令設齋。請薙髮。遂禮覺爲師。是夜卽兀坐達旦。每私語三數。曰。視之無肉喫之有味。時覺欲化鐵萬斤。造大鐘。師曰。吾助之。遂往平湖巨室門外。跌坐。主人見。進食。師不食。主問何所須。師曰。化鐵萬斤。造大鐘。有卽受食。主人立出鐵萬斤於門外。師笑。食畢。徑載回虎丘。歸卽閉戶讀書。年半不越閭。嘗見僧有飲酒茹葷者。師曰。出家兒如此可殺也。時僧甚憚之年二十。從講師受具戒。嘗至常熟。遇養齋翁。識爲奇器。留月餘之嘉興東塔寺。見僧書華嚴經。乃跪看良久。歎曰。吾輩能此足矣。遂之武塘景德寺。掩關三年。復回吳門。一日辭覺曰。吾當去。行脚諸方。歷參知識。究明大事也。遂杖策去。一日聞僧誦張拙見道偈。至斷除妄想。重增病。移向真如。亦是邪師。曰。錯也。當云。方無病。不是邪僧。云。你錯。他不錯。師大疑之。每至處。

書二語於壁間。疑至頭面俱腫。一日齋次。忽悟。頭面立消。自是凌躐諸方。嘗曰。使我在臨濟。德山座下。一掌便醒。安用如何。如何。過匡山。窮相宗奧義。一日行二十里。足痛。師以石砥脚底。至日行二百里。乃止。師遊五臺。至峭壁空巖。有老宿孤坐。師作禮。因問一念未生時如何。宿豎一指。又問既生後如何。宿展兩手。師於言下領旨。尋跡之。失其處。師至京師。參徧融。大老融問從何來。曰。江南來。又問來此作麼。曰。習講。又問習講作麼。曰。貫通經旨。代佛揚化。融曰。你須清淨說法。師曰。只今不染一塵。融命褹師直褹施傍僧。顧謂師曰。脫了一層。還一層。師笑領之。遂留挂搭。時知識囑嚴法主。逕理諸大老師。皆及門。去九年。復歸虎丘省覺。乃之淞江。掩關百日之吳縣。適聊城傅君光宅爲縣令。其子利根。命禮師。子不憚。子一日擲二花問師。云。一是。二師曰。是一子。開手曰。此花是。二師何言。一師曰。我言其本。汝言其末。子遂作禮之。天池遇管公東。

冥聞其語深器之師因拈薔薇一蒂二花問公公曰此花同本生也師分爲二復問公公無語因罰齋一供遂相與莫逆時

上御極三年大千潤公開堂少林師結友巢林戒如輩往參叩及至見上堂講公案以口耳爲心印以帕子爲眞傳師恥之嘆曰西來意固如是邪遂不入衆尋卽南還至嘉禾見太宰陸五臺翁心大相契先是有密藏道開者南昌人棄青衿出家披薙於南海聞師風往歸之師知爲法器留爲侍者凡百悉委之郡城有棲嚴寺爲長水疏經處久廢有力者侵爲園亭師有詩吊之曰明月一輪簾外冷夜深曾照坐禪人志欲恢復乃屬太宰爲護法開公力主其開太宰公弟雲臺公施建禪堂五楹既成請師命一聯師曰若不究心坐禪徒增業苦如能護念罵佛猶益眞修謂當以血書之遂引錐刺臂流血盈碗書之自是接納往來豪者力拒未完局後二十餘年適太守槐亭蔡公竟修復蓋師願力所持

也師見象季法道陵遲惟以弘法利生爲家務念大藏卷帙重多致遐方僻陬有終不聞法名字者欲刻方冊易爲流通普使見聞作金剛種子卽有謗者罪當自代遂倡緣時與太宰光祖陸公司成夢禪馮公廷尉同享會公問卿汝稷翟公等議各驩然願贊佐命弟子密藏開公董其事以萬曆己丑創刻於五臺屬弟子如奇綱維之居四年以冰雪苦寒復移於徑山寂照庵工既行開公以病隱去其事仍屬奇協弟子幻予本公本尋化復請澹居鎧公終其役始司成具區馮公意復化城爲貯板所未克初桐城用先吳公爲儀曹郎參師入室從容及刻藏事師遠日君與此法有大因緣師化後吳公出參浙藩進至方伯竟復化城且編俸散刻藏數百卷固吳公信力亦師預識云師先於嘉禾刻藏有成議乃返吳門省前得度師覺公時覺已還俗以醫名師聞之意行度脫時夜覺飯盂忽墜地裂其精誠所感如此乃詐病於小舟中命請

覺眡視覺至見師大驚懼師涕泣曰爾何迷至此耶今且奈何覺曰唯命是聽師卽命薙髮竟載去覺慚服願執弟子禮親近之師初過吳江沈周二氏聚族而歸之時至曲阿賀孫二氏率族而禮至敬之至金沙于王二氏合族歸禮愈益重師於于園書法華經以報二親顏書經處曰墨光亭今在焉師以刻藏因緣議既成聞妙峰師建鐵塔於蘆芽乃送經安置於塔中且與計藏事未偕復之都門乃訪子於東海時萬曆丙戌秋七月也是時予以五臺因緣有聞於內因避名於東海那羅延窟適遇

慈聖皇太后爲保

聖躬延國祚印施大藏十五部

皇上頒降海內名山

勅僧諷誦首及東海予以謝

恩入長安師正攜開公走海上至膠西值秋水泛漲衆度必不能渡師解衣先涉疾呼衆水已及肩師躍然而前既渡願謂弟子曰死生關頭

須直過爲得耳衆心服師時予在長安適師弟子于君玉立來訪言師已東行計其程旦夕乃入山期也予聞之亟促裝歸日夜兼程亦犯橫流趕至卽墨時師已出山在脚院詰朝將長發是夜一見大歡笑明發請還山留旬日心相印契師卽以予爲知言許生平矣師返都門復潭柘古刹乃決策西遊峨嵋由三晉歷關中踰棧道至蜀禮晉賢大士順流下瞿塘過荊襄登太和至匡廬尋歸宗故址唯古松一株爲寺僧售米五斗匠石將伐之適丐者憐而乞米贖之以存寺蹟師聞而興感其樹根底爲樵者剝斲過半勢將折師砌石填土呪願復生以卜寺重興兆後樹日長寺竟復其願力固如此時江州孝廉邢懋學禮師延居長松館執侍最勤師爲說法語集名長松茹退先是鄭給諫爾瞻丁大參勾原素雅重師意留駐錫匡山未果遂行過安慶時有江陰居士趙我聞謁見不可適阮君自華歸心於師因爲居士先求得度末許阮君請

遊皖公山馬祖庵師喜其境超絕卽屬阮宜建梵刹居士懇乞出家遂薙髮於山中謚名曰法鑑是爲潛居其庵今蒙

勅賜佛光寺師復北遊至石經山晉琬公慮三災壞劫正法浸滅乃石刻藏經安於巖穴師見而感之時琬公塔院被力者侵師志復之啓石室佛座下得函貯佛舍利若干出時光燭嚴整適

聖母聞師至命近侍陳儒致齋供特賜紫伽黎師讓之謝曰自慚貧骨難披紫施與高人福更增因請佛舍利入內供三日出帑金重藏於石窟師重二事思得予作記適予聞師西遊回卽馳至京候於上方兜率院師拉予遊觀石經遂記之予回寓慈壽師感遇亦出山見訪同居於西郊園中對談四十晝夜目不交睫信爲生平至快事時徧融老已入滅因吊之有詞德不嗣法之語師在潭柘居常禮佛後方食一日客至喜甚誤先舉一食乃對知事曰今日有犯戒者

命爾痛責三十棒輕則倍之知事驚不知爲誰頃師授杖知事自伏地於佛前受責如數而股如墨乃云衆生無始習氣如油入麪牢不可破苟折情不痛未易調伏也師與予計修我朝傳燈錄予約師往潯曹溪以開法脉師先至匡山以待時癸巳秋七月也越三年乙未予初以供奉

聖母賜大藏經建海印寺成適以別緣觸聖怒詔逮清下獄鞠無他辭送法司擬罪蒙恩免死遣戍雷陽毀其寺時師匡山聞報爲予許誦法華經百部冀祐不死卽往探曹溪回將赴都不救予聞予將南放遂待於江潯是年十一月方會師於下關旅泊庵師執手嘆曰公以死荷負大法古人爲法有程嬰公孫杵臼之心我何人哉公不生還吾不有生曰予慰之再三潯行師囑曰吾他日卽先公死後事屬公遂長別予度嶺之五年庚子  
上以三殿工下礦稅令中使者駐湖口南康守



吳寶秀不奉令勅

奏被逮其夫人哀憤縊死師時在匡山聞之曰時事至此倘聞人殺良二千石及其妻其如世道何遂策杖越都門吳入獄師至多方調護授吳公毗舍浮佛半偈囑誦滿十萬當出獄吳持至八萬蒙

上意解得末減吳歸每念師輒涕下師以予未歸初服每歎曰法門無人矣若坐視法幢之摧則紹隆三寶者當於何處用心耶老嫗不歸則我出世一大負曠稅不止則我救世一大負傳燈未續則我慧命一大負若釋此三負當不復走王舍城矣癸卯秋予在曹溪飛書屬門人之計偕者招師入山中報書直云捨此一具貧骨居無何忽妖書發震動中外時忌者乘白簡劾師師竟以是罹難先是

聖上以輪王乘願力敬重大法書金剛經偶汗下漬紙疑更當易亟遣近侍曹公質於師師以偈進曰御汗一滴萬世津梁無窮法藏從此放

光

上覽大悅由是注意適見章奏甚憐之在法不能免因逮及

旨下云著審而已及金吾訊鞫以三頁事對絕無他辭遂司寇先是侍御曹公學程以建言逮久在獄與師問道有園中語錄時執政欲死師師聞之曰世法如此久住何爲乃索浴罷囑侍者小道人姓田曰吾去矣幸謝江南諸護法道人哭師叱之曰爾侍予二十年仍作這般去就耶乃說偈語在錄中言訖端坐安然而逝曹公聞之急趨至撫之曰師去得好師復開目微笑而別時癸卯十二月十七日也師生於癸卯六月十二日世壽六十有一法臘四十有奇噫師生平行履疑信相半卽此末後快便一著上下聞之無不歎服於戲師於死生視四大如脫敝屣何法所致哉師常以毗舍浮佛偈示人予問曰師亦持否師曰吾持二十餘年已熟句半若熟兩句吾於死生無慮矣豈其驗耶師化後待

命六日顏色不改及出徒身浮葬慈慧寺外次  
春夏霖雨及秋陸長公西源欲致師肉身南還  
啓之安然不動適予弟子大義即奉師龕至經  
潞河馬侍御經綸以感師與李卓吾事心最慟  
因啓龕拂面痛哭之至京口金沙曲阿諸弟子  
乃奉歸徑山供寂照庵以刻藏因緣且推沈中  
丞重建大殿乃師遺命以師臨終有偈云侑來  
雙徑爲雙樹貝葉如雲日自屯以是故耳時甲  
辰秋九月也越十一年乙卯弟子先葬師全身  
於雙徑山後適朱司成文寧公禮師塔知有水  
亟囑弟子法鐙啓之果如言復移龕至開山乃  
與俗弟子繆希雍謀得五峰內大慧塔後開山  
第二代之左曰文殊臺下於丙辰十一月十九  
日茶毗廿三日歸靈骨塔於此予始在行聞  
師訃即欲親往吊因循一紀未遂本懷頃從南  
嶽數千里來無意與期會而預定祭日蓋精神  
感孚亦奇矣師後事予幸目擊得以少盡心焉  
於戲師生平行履豈易及哉始自出家即脇不

至席四十餘年性剛猛精進律身至嚴近者不  
寒而慄常露坐不避風霜幼奉母訓不坐闕則  
盡命立不近間秉金剛心獨以荷負大法爲懷  
每見古刹荒廢必志恢復始從棧嚴終至歸宗  
雲居等重興梵刹一十五所除刻大藏凡古  
名尊宿語錄若寂音尊者所著諸經論文集皆  
世所不聞者盡搜出刻行於世晚得蘇長公易  
解大喜之室中每示弟子必令自參以發其悟  
直至疑根盡拔而後已然義重君親忠孝之大  
節入佛殿見  
萬歲牌必致敬閱曆書必加額始覽師於陽羨  
偶讀長沙志見忠臣李賁以城垂陷不欲死於  
賊授部將一劒令斬其全家部將慟哭奉命既  
推刃因復自殺師至此淚直迸灑弟子有傍侍  
者不哭師呵曰當推墮汝於崖下其忠義感激  
類如此師氣雄體豐而面嚴冷其心最慈接人  
不以常情爲法求人如蒼鷹攫兔一見即欲生  
擒故凡入室不契者心愈慈而恨愈深一棒之

下只欲頓斷命根。故親近者希。淒然暖然師實有焉。師性耽山水。生平雲行鳥飛。一禱無餘。無住足地。居常悲禪宗凋敝。欲求

國初來諸尊宿。機緣續爲傳燈。未遂本願。實志而往於戲師。豈常人哉。卽其見地。直捷穩密。當上追古人。其悲願利生。弘護三寶。是名應身大士。予嘗有書答故人問師何如。人予曰。正法可無臨濟德山末法。不可無此老也。師每慨五家綱宗不振。常提此示人。予嘗歎曰。綱宗之不振。其如慧命何。原其曹洞。則專主少林。鴻仰圓相。久隱雲門。自韓大伯後。則難見其人。法眼大盛於永明。後則流入高麗。獨臨濟一派流布寰區。至宋大慧中。興其道及自

國初。楚石無念諸老。後傳至弘正。末有濟關主其門人。先師雲谷和尚。而典則尙存。頃五十年來。獅絃絕響。近則蒲團未穩。正眼未明。則妄自尊。稱臨濟幾十幾代。於戲邪魔亂法。可不悲乎。予以師之見地。足可遠追臨濟。上接大慧之風。

以前無師。派未敢妄推。若據堯舜之道。傳至孔子。孟軻軻死。不得其傳。至宋二程直續其脉。以此證之。則師之不忝爲轉輪眞子矣。姑錄大略以俟。後之明眼宗匠。續傳燈者。采焉。以師未出世。故無上堂普說。示衆諸語。但就參請機緣。開示門人。緝之有集。若干卷。梓行於世。入室緇白弟子。甚多。而宰官居士。尤衆。師生平行。履不能具。載別有傳。乃爲之銘銘曰。

佛未出世。祖未西來。鑿塗毒鼓。誰其人哉。鷲嶺拈花。少室面壁。只道快便。翻成狼籍。黃梅夜半。老盧竊逃。誰料嶺南有此獍獠。南嶽青原。接臘涕淚。多少癡人。被他誑賺。五家手快。如撫弄琴。南薰候至。辨者知音。兒孫惡辣。觸者先亡。但放一線。其家永昌。門戶孤單。命存一絲。有救之者。定是嬌兒。如漢張良。爲韓報仇。縱然國破宗祧。可求是生。吾師如石迸笋。出則凌霄。孰知其本。爲法力戰通身。汗血大似李陵。空拳不怯身雖陷虜。其心不亡。千秋之下。畢竟歸王師。金剛心。

盡化爲骨逼塞虛空豈在山麓師不知我誰當  
知師一死一生春在花枝

時

萬曆四十四年嘉月朔旦

前海印住山沙門辱教德清稽首譔

紫柏尊者全集

達觀可禪師傳

釋大者

師名真可字達觀自號皮述子門人謚曰紫柏尊者俗姓沈氏  
居楓江之太湖母夢異人授以鮮桃覺而香溢寢內遂懷妊生  
五周不語時見巨人跡見於途下一日有僧踵其門摩頂謂曰  
之子擇俗宜其夫人師語畢隱去師即能言遂下之跡自此不  
現矢髫年不好弄不波流俗不喜近婦人十七枝笑遊計至金  
昌大兩適值虎丘僧明覺以孟敬之因異其魁梧不群也歸阮  
甚相得聞夜誦八十八佛名號頗與悅晨起紀案設供禮覺  
刈髮六時趺坐遂爲常律年二十受具之武塘景德寺掩關三  
載行恭知識寔明大事偶闍僧誦張拙秀才見道偈至斷除妄  
想重增病趨向真如亦是邪師曰錯也當云方無病不是邪僧  
曰你錯他錯師大疑之每至所止書二語于座隅條理淹滯顏  
面腫忽齋次有嘆曰使我在臨濟德山座下一掌便會安  
用如何住匡山白雲屋竄相宗與義北遊臺山有尊宿坐  
空岩中師作札問一念未生時何如宿暨一指問既生後如何  
宿展兩手師于言下領旨入京謁徧融禪師融問從何來曰江  
南融曰來此作麼曰習講曰習講作麼曰貫通經旨代佛揚化  
融曰你須清淨說法曰只今不染一塵融冷侍者號師道服施

傍僧顧謂師曰：「脫了一層還一層，師遂挂搭者十年，時某甲未  
排少室上堂演習，誦唱以言句為心印，以怕子為真傳，師見趾  
之曰：「西來意固如是，即即而還至，若未有極嚴寺，為長水塘法  
師，經處廢為院，落美師有詩，予之曰：『萬花叢裡盡堪新，玉女  
凭欄天上春。一片清光簾外月，夜深曾照坐禪人。』乃屬陸太宰  
外護，得復何緣？若師引臂，抹血大畜一勝於禪堂，曰：『若不究心  
坐禪，徒增業苦。如能護念，罵佛猶蓋真修。師念大藏卷帙浩繁，  
殊方不能力致，欲梓方冊，便子派親，即有議者：『罪富自任，同時  
有僧道開陸光祖，馮夢禪曾同亨，暨汝授吳用光等，綱維之於  
板子徑山之寂照庵，仍過吳門者。』下發師明覺：『已舊髮實業  
市中，師假疾于舟次，命覺盼視，反至師為派弟，曰：『爾何至于此？  
即今且奈何？』覺曰：『惟命是從。』師為剃髮，載之長往，覺及就弟子  
列，至金沙書法華經，以報二親，而遊峨嵋，由三晉歷關中，踐棲  
道，禮普賢大士，順流下瞿唐，過荆襄，一登太和，駐錫匡阜，重建  
歸宗故址，自皖公山北上，探問石經遺跡，經乃晉阮公處三災  
壞，及正法石刻藏經，銅之若洞山，以經顯時，阮公塔院高明，所  
有師復之，啟石室，佛座獲一寶函，中有古偈，舍利若干，出視光  
嶺林壑適。慈聖太后命近侍致齋供，及紫伽黎師以偈辭曰：『  
自漸育育難，披紫施典，高人福更增，因請舍利進宮，三日修敬，  
出帑金重園於石窠，師住持潭柘寺，居常禮佛，方就食，倉卒客

至，談未竟，不覺舉筯，白知事曰：『今有犯戒者，今爾病，責三十棒，  
輕則倍之言，早自伏佛前受責，如數而暇，若聚聖乃云：『衆生無  
始習氣，如油入麵，字不可拔，苟折情不痛，未易調伏也。』向萬天  
目山之中，雲卷綠夢中，不能作主，命侍者痛棒二十，辱是勉勵  
未易放慈，應子曹溪還欲修五燈會元，值礦稅，梗道慨然入京，  
有所為也。少選妖書，震發從衆，難及金吾，訊鞠，但對云：『礦稅  
不止，則我救世一大負，傳燈未續，則我慧命一大負。遠避板輿，  
政欲致非法，師曰：『世道若是，久住奚為？』索浴跌坐而逝。世壽六  
十一，法臘四十，有四真靈骨于徑山之丈林臺，師未金剛心，以  
大法為已任，四十餘年，胸不契席，恒持昆舍津，佛半偈，曰：『假借  
四大以為身，心本無生，因境有每，示人曰：『吾持二十餘年，已  
勉旬半，若熟二句生死了然，失師氣，字雄毅，面色嚴冷，飯依甚  
夥，不假常情，即欲求子棒下，然性耽山水，雲行鳥飛，服無餘衣，  
居無常所，近代禪流之影觀者，神宗敬信，大宋手書，金剛般若  
經，偶汗下清帝，疑當易道，近臣質之于師，以偈進曰：『御汗  
一滴，萬世津梁，無窮法藏，從此放光。』上覽之大悅。

吳都法乘



浮渡山大華嚴寺中興尊宿朗目禪師塔銘併序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叅學優婆塞邑人吳應賓撰

文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龍眼居士邑人何如寵篆書  
浮山華嚴寺者宋圓鑑大師遠錄公爲歐陽永叔因  
基說法處也其在

國朝則古亭和尚以山雲水石作大師子吼去而還滇  
百年許而朗目禪師復自滇來浮渡稱中興尊宿云  
師曲靖李氏子也法諱本智初號慧光余同年黃舍  
人道月以朗目更之曲陽之城有朗目山師之薙髮  
在焉志初且旌法眼也山之主人曰白齋和尚始出  
家有子弱而慧龍性難馴白齋窘之北方數年得其  
傷足之便乃負而趨爲之剃染卽師也白齋捨富人  
居修遠離行華嚴法界勤勇念知其住鷄足住會城  
皆以師從聞熏發起良厚將順世有爲師請遺教者  
白齋曰是惡知不且莫爲人壻耶蓋激之也師乃發  
憤請益諸方是時武當不二伏牛大方印宗南岳無  
盡廬山大菴訥門徧融月心性天輩皆倡導師所至

有結夏者有三年淹者有發踪者有安鼻孔者有掃  
首者有揚眉瞬目者有點頭者有爲之停機注思者  
雖咄咄逼人未嘗自喜清涼峨眉落伽天臺少林蘆  
芽之屬咸極幽討庶幾遇之其後乃登天目蘭風之  
門風以見佛了生死爲問師方擬說輒呵之一日風  
肩柴次遙見師擲之於地曰見佛了生死師不言直  
前肩其柴大呼曰見佛了生死風深契之於是臨濟  
之金剛王時從面門放光出入稱聚林白眉矣往余  
讀蘭公所著宗鑑而歎師之能肖其哮吼也而蘭公  
常以方便攝諸外道賊具借資頗滋不譽波及師愛  
者請有以自貳師曰譬如飲水冷暖自知奈何以外  
人齒頰而背吾心耶而師所摧伏外道以謝蘭公亦  
復不少易曰幹父之蠱師之謂也師既具擇法眼以  
婆心故不辭泥水門人於方之內前後所得當名人  
魁古無慮數十輩不具載載其幕用之尤者過六安  
時劉大夫垓爲新中峰山居之刹曰華嚴者以憩瓶  
錫旣成去而遊曰不鍾給事字瀉陶比部允宜皆莫  
逆焉居數年比部左遷廬州別駕視篆於六出俸錢

創鏡心精舍以待師問行至合肥則黃舍人片言投  
契上首自雄作朗目禪師小傳而余小子應賓用舊  
曆甲午從四衆範文六天人師歸於浮山之金谷巖  
當事之嚴而師飄然一衲挂搭菩提塲中悲仰請加  
者累月像成然後去既見君子我心則夷同心之言  
雲興瓶瀉二三真契皆曰未曾有也蓋自古亭之去  
浮渡而華嚴燼矣文提觀山和尚從余請以

慈聖皇太后法寶駐錫金谷爲蘭若前茅明年復如支  
提久之示寂則遂以金谷戴師始至自六首爲遠公  
舉揚十帶慈濟堪忍衆是以和波旬滋養至制龍宮  
而馬鬣之師曰眞宰豈有異方便耶禱於三洲包腰  
而去而如來所遣劉司空東星以中丞建節淮濟慈  
示之不忘急開士邂逅師子龍興觀大機之用而喜  
可知也靜室用二輩禮館之左舍大索竺墳請所以  
報德者三而師不應也無已乃言浮渡亟下所司治  
反金地諸使者郡邑大夫順流更始闢提章章歸我  
汶陽而會

王大轉三藏法輪於菩薩住處師自濟之普照如 京

師中丞之聲實爲前導遂得 請一時英碩諸所推  
輓若臂若舌語具余內凡胡叅知瓚所成浮山志中  
肇自戊戌迄於壬寅首尾五夏而浮山護國大華嚴  
屹然表於龍象之窟

聖書貝甌特地配天歐遠一會儼然未散惟兩大士尸  
之怪乃沁水之車浮山之笠千里一日不異合符豈  
人力也哉所從來久遠矣師氣韻閒曠目無貴高取  
大宰官惟法幢之是務建食不力珍卧不下帷入爲  
寶瓶出乃香積三藏之函三寶之塔秋毫皆四事之  
自出也操觚之技慧業夙成林下水邊味其韻語矣  
然若致身中峰之側書法潛心右軍往往以道勁見  
賞然皆不竟學取能莊嚴第一義爲悉檀之助而已  
高山仰止塵尾是瞻楮墨齒牙應接不暇或時體爲  
之敝師亦不知也輕重不立於懷讚毀不止於耳二  
施四攝所起佛種使有籌室何啻閭閻維余同年寶廉  
訪子傳喻之淨月處空影涵萬水倔強者不覺心下  
所至非有求人人者求之于開府若瀛汪中丞可受  
陶祭酒望齡袁洗馬宗道黃庶子輝李侍御天麟王

職方舜鼎張大叅淳皆許絕倫之目而王太史陞重

太史思需王給諫元翰朱武部世昌陳觀察佇蔡工部善繼李許事

張令尹慎言吳州守澄時阮州守以臨陶進士挺司空之胄子劉

並總已北面

稱浮山優婆塞者也僧伽藍摩經綸伊始則付囑其徒圓白而脫身為竿木之遊迴見業因有力者復祖

堂之寧海使白之兄圓教居之至沁水置芻於司空之墓而是時

藩藩以金湯爲刹利中最尤好華嚴所居諸座主執經侍側居然五十三叅中一數聞師

名因其人都致之既至長揖不拜發以敬田神情整暇慈旨清婉

藩邸爲之改容肅客法喜滋熏明日遂納師資禮所供獨受一紫伽黎及水晶素珠爲浮

渡之鎮而藩邸不復南面朝釋子矣師於紫柏老人後而未往挂錫薊門而紫柏示受王難諱張之徒

虎且域招提大恐師以空寂我國晏然作書抵吾家客部用先讚嘆紫柏逆行方便甚難希有由斯以譚

師之親見紫柏又矣而山陰錢經國所述兩公鍼芥之語實傳聞於紫柏之門知師者何必在弟子耶居

### 數月受

慈聖請自寶改徙居蘆溝之廣慈精藍大建然師所懷來故在浮渡日夜欲有所會以濟南轅而

慈聖將周三百六十甲子衆請以首楞嚴法增上祝延

師躊躇數四若將弗克至同分別業二種妄見忽下

座告大衆曰緣盡矣以水灌掌跣跌而逝時乙巳之

十二月二十四日也距生乙卯歷五十暮而符其月

日僧臘以十計者四焉訃聞

慈聖震悼憫卹有加

賜金返靈骨塔於浮渡妙高峯之南麓從師志也師嘗

問蘭公和尚知是般事便休何自苦蘭公云恁麼則

法有住處矣師伏膺之五載修般舟行以剏正性而

違現業入草蓐鼻念佛自呼終其身脇罕至席金谷

安居率衆長跏以華嚴音聲漩澣觀察而方山之論

觸目會心自是更喜修多羅藏蘭風一句不復作奇特想矣師十二驅鳥十九行脚三十年一聞家耗還

書慰喻諸法空幻外了不及私嘗爲余言今是昨非

相觀末後脫洒有以也百身可贖絕塵而奔以追六

千比丘之鞭影卽彌勒樓閣彈指立登何論梵刹哉  
初後住處皆曰華嚴最初所事師最後所囑大弟子  
皆華嚴善知識而余讀古亭碑亦以法界之門與離  
文字印爲鳥之二翼往師在滇時嘗熟觀古亭肉身  
於歸化寺而記名字於浮渡者誤以亭爲藤後在  
王舍滇人向以山雲水石集而後知歸化肉身之爲  
浮渡主也二刹相去萬里百餘年間去來如連環憶  
忘如蕉鹿可不謂大異乎當師護藏返錫余贈之詩  
曰古亭歸路爲來路遠錄宗乘入教乘蓋實錄也幻  
因幻果谷響泉聲十帶十玄檄柴運水未知見佛了  
生死者到此還有未後句也無嗣師法者圖忍圖教  
兩座主後先戮力咸有庸施而白書記代師領衆者  
五年深入緣起得菩薩戒於古心和尚在羯摩中說  
法第一其末以浮渡推紫柏之高足鎧君子謂之善  
繼善因此三比丘與師少所偕行脚圓性座主相繼  
觀化皆以開維之爐從師於宰堵坡之左側忍之徒  
佛觀佛香教之從佛開白之徒佛志佛來若守若從  
不爲無樹而開與來也親祝髮於師手嚴淨毘尼勤

求般若師之慧命在焉汪中丞嘗與師言於金臺之  
下師號朗目何不朗吳太史目師笑曰遠公黑白未  
分一著子非渠無眼人不能覩也余小子未之敢承  
然師之所以朗余目者亦已多矣天刑未寬無能爲  
役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乃因舍人小傳益撫甲午以  
後所聞見於師者勒之於塔而系以銘銘曰臨濟之  
宗遠錄橫吞曹洞浮山之帶古亭混入華嚴入境俱  
奪兮龜毛兔角之薪盡事理妙叶兮山雲水石之火  
傳天目之返擲兮顯法身向上之用歸化之出定兮  
了昔人猶在之緣支那建刹兮看殘碁於局外微塵  
經卷兮聽搥鼓於聲前開示衆生兮從來一十九路  
莊嚴佛土兮向後百千萬年有塔涌地有古彌天帝  
綱重重而無盡金輪刹刹以俱圓其斯以爲朗公之  
禪

浮山法句



皖城浮山大華嚴寺中興住山朗目禪師智公傳

公諱本智。初號慧光。曲靖李氏子。先爲金陵人。後徙居滇南。生而倜儻不羣。負出塵之志。曲城之陽有朗目山。公之父出家居此。號白齋和尚。公年十二。卽往依出家。遂薙髮爲羣鳥。後行脚遇黃道月舍人。與語投機。爲更其號曰朗目。云白齋以華嚴爲業。公以聞熏發起。卽從事焉。居常以生死大事爲懷。切志向上。年十九。受具白齋。將順世公。請益齋曰。是惡知不旦暮。爲人壻也。公發憤。卽決志操方北遊。中原遍歷名山。參訪知識。足跡半天下。氣吞諸方八九矣。南北法門諸大老。若伏牛之大方。印宗南岳之無盡。廬山之大安。薊門之遍融。月心皆一時教禪師匠。咸及其門。經爐冶錯。鎔故若宗。若教得其指歸。第於參究已躬一著。以未悟爲切。於是立禪一十二載。始得心光透露。由是機辯自在。行脚北遊。過六安。大夫劉公爲新

中峰華嚴蘭若居之。未幾去。白下給諫宇涵鍾公爲人傲物。素少法門。無摟其鋒者。一日至天界寺。問主者曰。善世法門。可有禪者。麼主者推公出見。請問禪師。天界寺還在心內。心外公曰。寺且置。借問爾把甚麼當作心。鍾默然。公曰。莫道天界卽三千諸佛。只在山僧拂子頭上。鍾良久作禮。自是始知法門有人矣。陶公允宜宦比部。相與莫逆。陶左遷廬州別駕。署篆六安。創鏡心精舍。以待公。皖之東九十里曰浮山。昔遠公與歐陽公因棋說法處。有華嚴道場。古刹爲一闢。提所破廢。太史觀我吳公。每慨之。欲興而未能也。公自淝水飄然一錫而來。吳公一見與語。相印契。再拜而啓曰。浮度固爲九帶宗。乘近爲古亭和尚。演化地華嚴道場。卽重豎刹竿也。今爲有力者負之而趨。其如茲山何。古亭爲滇南人。師豈後身適來。豈非理前。願耶。公聞而愕然曰。予少時每對古亭肉身。瞻戀無已。抑聞開法浮度。不知卽此山也。因思華嚴乃出



家本始皆若宿契遂欣然心許之於是拈香禱於護法善神遂腰包而去太史猶未知所向往也公至淮陰沁水劉中丞東星建節於淮夙慕万外友邂逅於龍興寺觀公機警喜愜素心乃館之公舍暇與語閒及浮度因緣劉公欣然曰此彈指之力耳即檄下郡邑令一行闢提攝伏盡歸我汝陽之田百五十年之廢墜一言而興起之豈非願力耶寺既復遂北入京師會神廟爲慈聖皇太后勅頒印施大藏尊經公乃奉 聖書持大藏歸浮山始自戊戌迄於壬寅五年之閒而浮山護國大華嚴寺巍然如從地湧豈人力也哉叢林就緒卽付囑其徒圓某感劉公護法之恩走沁水致弔焉藩王爲佛法金湯利中最聞公入國欲致一見公語使者曰佛法付囑國王久需賢王深心外護法門若以世法相見則不敢辱王之明德使者覆王曰願聞法要也詰朝王坐中殿延公入長揖問王曰善哉世主富有國土貴無等倫作何勝

因感斯妙果王曰從三寶中修來公曰既從三寶中修來因何見僧不禮生大我慢王悚然下座請入存心殿設香作禮請問法要因問華嚴梵行品云身語意業佛法僧寶俱非梵行畢竟何者是梵行公曰一切俱非處正是清淨梵行王聞歡喜遂執弟子禮所供種種獨受一紫伽黎及水晶念珠留鎮浮度山門王亦竟爲華嚴檀越公雖往來都門與紫栢老人未接面於癸卯冬老人示邁王難惑者驚眩公歎曰紫栢不唯逆行方便超脫生死甚爲希有卽以一死酬世主四十年崇教之恩法門無此老豈不盡埋沒於一鉢中耶議者謂公親見紫栢吳太史曰知師者何必在弟子耶自法門一變京師叢林震驚人人自危卽素稱師匠者皆鳥驚魚散獨公晏坐金剛地爲魔陣之殿然竟無知公微意者詎非代紫栢一轉語耶居二年乙巳冬 慈聖聖母周三百六十甲子建法會於都南之廣慈爲增上祝延 懿旨請公講演

贊曰。聞之諸佛。不捨衆生界。菩薩不斷生死根。放孤調解。脫受焦敗之呵。豈以守斷滅爲眞修耶。況善財所參知識。皆毗盧遮那眉光所現。是以華嚴法界草芥塵毛。皆菩薩行。是知從上佛祖。出沒三有之海。以一滴而見百川之味也。以是觀公。始終以華嚴爲究。竟能幻化死生。是則從緣無性。以達無生者。公實有焉。

嘉山老人夢遊集

楞嚴公初不應命。強之及講。二軸未終。至同別妄見。慮忽告衆曰。生死去來。皆目胷所見耳。吾行矣。華嚴莊嚴。吾所圖也。今歸矣。踞座端然而逝。時萬曆乙巳十二月二十四日也。公得力俗弟子。唯墨池居士王舜鼎。官兵部職方郎中。先三日。前公以書報別云。行圖一晤。了此寥廓。且托以後事。王答書有云。滴水滴凍。時目下如何。逾日而化。計聞。聖母悼恤有加。賜金若干。返靈骨於浮度妙高峰之南麓。從公志也。始末因緣。具載吳太史塔銘。予居嶺外。聞公名動一時。往來諸子。喧傳悉公人品。魁梧奇偉。胸中無物。目中無人。自少行脚。橫趣諸方。如脫索獅子。豈矩矩腰。包翦笠者。比觀其機辯迅捷。蓋夙根慧種。亦秉願輪而來耶。以遠公開浮山百餘年。而墜久則古亭振起之古亭。振百年而公適中興之由。是觀之古亭。非遠公之後身。公非古亭之影響耶。觀公之行事。若幻化人太史公云。古亭歸路爲來路。遠錄宗乘入教來。此實錄也。然公雖未匡徒。卽末後一著。而舌根不壞矣。

雲中普興禪院開山第一代住持古鏡玄公

塔銘

日月麗天生。盲獲登春回大地。幽谷陽生。故吾佛世。尊法身彌綸。凡在有情。無不具足。雖遷地。篋戾荷因緣會。遇無不使。令人佛知見。轉腥羶而爲淨土者。是在開化之功。何如耳。予於玄公。深有感焉。公諱義立。別號古鏡。雲中賈氏子。父林母李氏。生有異徵。髫年厭俗禮。郡定慶和尚出家。志向上事。長辭師。操方初至京師。於萬壽戒壇受具。足戒。循禮海內名山。參訪知議。決策已躬。下事有所發明。念佛。羅漢。木圓。功行不具。中年還鄉。廣作佛事。結飯僧。緣不以數計。造滌金像。莊嚴佛土。繪水陸以拔幽冥。修橋梁以濟風揭。建窣堵以標人天。隨誦往生呪三十六萬遍。以資淨業。凡在利益。靡不精心竭力。以導利多人。由是四衆歸依。王臣敬仰。雲中邊地。遍虜民情。懍懍以公之教化。轉殺機爲善種。詎非現此丘身說法者耶。公體豐厚而性柔和。見者欣說。景從內典外書。無不該涉。學富

而行高故感。代藩國主三世崇聖吉陽端惠諸王。咸爲外護。建普興禪院。遂爲開山第一代住持公。生於嘉靖丁亥。入滅於萬曆乙巳。世壽八十。僧臘四十。有奇。塔於雲中郊外。予於丙辰長至月。甲紫栢老人於雙徑大都龍華故人月清潭公走書持狀乞銘。乃爲之銘曰。

法身普遍。無處不周。如月現水。清濁同流。是故衆生。有情皆具。善惡雖殊。其性不二。轉化之機。係於善導。以水投水。不妙自妙。是故至人。隨處示現。若是無緣。對面不見。倘以妙用入衆生心。如月在水。愈消愈深。能以善化。轉彼殺機。以無我故。知之者希。日照中天。春回大地。時若至時。無處不是。公以緣現。而以緣滅。生滅去來。了不可說。表利凌空。法身常住。是知我公。眞機獨露。

## 雪浪法師恩公中興法道傳

自白馬西來。像教東興。羅什淨名。振其綱遠。公涅槃挹其緒。而大法始昌。明於中夏。六朝盛矣。然其真宗。猶未大樹。立自天台。標三觀以成一家。有唐賢首始開華嚴法界之宗。清涼獨擅其美。玄奘闡唯識之旨。窺基專業其門。由是性相二宗之淵源。一心三諦之旨。始橫流於大地。吾佛一代聖教。如大海潛流於四天下。教義幽宗。如揭日月於中天矣。自是著述多門。標定非一。無非探其本源。而攝歸真際。總皆遊泳如來之性海。撈提法界之魚龍。不異親白毫於靈山。聽圓音於覺苑也。自達摩西來。立單傳之旨。直指一心。不尚文字。由是教爲佛眼。禪爲佛心。禪教齊驅。並行不悖。及六祖而下。禪道大興。則不無尚執之呵。而教禪始裂。圭峰力挽。未能永明。會性相歸一心。目爲宗鏡。而佛祖全體大用彰明大著矣。惟我聖祖龍飛。廓清寰宇。開萬世太平之業。初至建康。劍甲未解。

卽崇重佛氏。洪武三年。詔天下高僧。安置於天界寺。建普度道場於鍾山靈谷。名流畢集。大闡玄宗。御駕躬臨。親聞法喜。而法道之盛。不減在昔。何其偉與。由是於一門制立三教。謂禪講瑜珈以禪悟自心。講明法性瑜珈以濟幽冥。乃建三大利。以天界安禪侶。以天禧居義學。以能仁居瑜珈。汪洋天下。朝宗自北。遷之後。而禪道不彰。獨講演一宗。集於大都。而江南法道日漸靡。無聞焉。正嘉之際。北方講席亦唯通泰二大老。踞華座於京師。海內學者畢集。而南方學者。習於軟暖。望若登天。惟我先大師無極。和尚自淮陰從師一鉢往依焉。飲冰嚼雪。廢寢忘食者二十餘年。具得賢首慈恩性相宗旨。既而南歸至金陵。魏國公子見而悅之。遂爲檀越。請講圓覺經。唱而不和。聽者寥寥。嗣部主政五臺陸公往謁。謂先大師翁西林和尚曰。頃見北來高僧。無極真人。天師也。聆其講說妙義。深契佛心。吾念報恩乃聖祖所設之講教。僧徒居此。安可絕無聞乎。公爲住持。誠能禮請歸寺。大演法道。開誘羣蒙。法門之幸也。師翁唯唯。卽

盡禮致幣敦請時嘉靖三十二年也師至安居於寺之三藏殿以玄奘大師髮塔在焉常住歲設常供太師翁乃選寺僧數十人躬領座下日聽講諸經附近諸山耆宿稍有應者久之則京城善士日集知供四事善化之風漸開時有居士黃公某者夫婦久持齋一日公攜幼子六郎往設供六郎即雪浪法師恩公也公生性超邁朗爽不羣唯好嬉戲作佛事及入社學先生訓句讀略不經心督之第相視而嘻固無當也是日設供值講入議規矩公一聞卽有當於心傾聽之留二三日父歸喚公公不應父曰若愛出家耶公笑而點首父強之意不歸父歸數日母思之切促父往攜之父至強之再三公暗袖剪刀潛至三藏塔前自剪頂髮手提向父曰將此寄與母父痛哭公視之而已由是竟不歸父回告母遂聽之公時年十二也從此爲沙彌出入衆中作大人相一日大衆齋公先至飯堂坐第一座頃首座至咄曰小沙彌何得居此座公曰此座誰當居座曰通佛法者公曰如是則我當居之座曰汝通何佛法公曰請問座曰且問今

日法座上講簡甚麼公隨口而應了了大意一衆驚歎曰此子再來人也公每聽講卽嬉戲及問之無遺義焉公出家之明年予十二歲亦出家太師翁攜予參先大師公坐戲於佛殿一見予而色喜若素親狎人視爲同胞然予以幼從讀誦未知義也公少居講肆見解超羣一衆敬服年十八卽分座副講聞者悚悟然公天性不羈略不爲意予十九薙髮先大師於本寺演華嚴玄談予卽從授戒聽講心意開解如夙習焉時公畧予卽以法爲兄弟莫逆也公尙未習世俗文字予偶作山居賦一首公粘於壁公姪博士黃生見之羨曰阿叔有愧此公多矣公曰是雕蟲技耳何足齒哉公年二十一佛法淹貫自是勵志始習世閒經書子史百氏及古辭賦詩歌靡不搜索遊戲染翰意在筆先三吳名士切磨殆遍所出聲詩無不膾炙人口尺牘隻字得爲珍秘嘗謂予曰人言不讀萬卷書不知杜詩我说不讀萬卷書不知佛法常閱華嚴大疏至五地聖人博通世諦諸家之學万堪涉俗利生公之肆力於是豈無意乎予從雲谷先師習禪



於天界切志參究。向上事公每見予枯坐。卽呵曰。用如三家村裏土地作麼。頻激以聽。講子曰。各從其志耳。古德云。若自性宗通。回視文字。如推門落臼。固無難也。公曰。若果能此。吾則兄事之。自是予於山林之志益切。以始閱華嚴。知有五臺山。心日馳之。年二十五。志將北遊。別公於雪浪菴。公曰。子色力孱弱。北地苦寒。固難堪也。無已。吾姑攜子。遨遊三吳。操其筋骨。而後行。未晚。予曰。三吳乃枕席耳。自知生平軟暖。習氣不至。無可使之地。決不能治此。固予之志也。公曰。若必行。俟吾少庀行李之資。以備風雨。子笑曰。兄視弟。壽當幾何。公曰。安可計此。予曰。兄卽能資歲月。計安能終餘日哉。公意戀戀不已。予詰之曰。兄如不釋然。試略圖之。公冒大雪。方入城。予卽攜一瓢長往矣。公回山不見。予不覺放聲大哭。以此知公生平也。予遂孤杖北遊。公亦遊目嵩山。至伏牛結多而歸。居常曰。清兄去。吾無友矣。旣聞予在都下。公瓢笠而尋至。則予行脚他方。公遂留京師。及予同妙峰師入五臺。結茅以居。公聞之。卽登臺山。問予於冰雪堆中夜談。

因扣公志。公曰。吾見若此心。如冰誓將同死生耳。第念本師老矣。奈何。予曰。不然。人各有志。亦各有緣。察兄之緣在弘法。以續慧命。非枯寂比也。江南法道久湮。幸本師和尚受佛付囑。而開闢之觀座下。似未有能振其家聲者。兄乃克家的肖子。將來法道之任。匪輕且師長暮年。非兄何以光前啓後。幸速歸。無久滯他方也。公卽理策歸。濱行予囑之曰。兄素未以法自任。此回乘本師老年。就當侍座。以收四方學者之心。他日登壇。則吾家故物耳。幸無多讓。公旣歸。則挺然以法爲任。久參夙學。皆却步矣。先師弘法以來。三演大疏。七講玄談。公盡得華嚴法界圓融無礙之旨。遊泳性海。時稱獨步。公素慕禪宗。大章宗師開堂於少林。公束包往參。竟中止。旣而遜菴昂公。從少室來。至棲霞。拈提公案。公折節往從。商確古德。援緣得單傳之旨。人或恥公。公曰。文殊爲七佛師。何妨爲釋迦白。隨自爾。凡出語言。頓脫拘忌。從此安心禪觀。及先師遷化。公據華座。日邁萬指。一旦翻然。盡掃訓詁俗習。單提本文。直探佛意。拈示言外之旨。恒教學人以理。

觀爲入門由是學者耳目煥然一新如望長空撥雲  
霧而見天日法雷啓蟄羣靈昭蘇聞者莫不歎未曾  
有先是講肆所至多本色無文所入教義如抱棒搖  
櫓略無超脫之機及公出世如摩尼圓照五色相鮮  
隨方而應一雨普沾三草二木無不蒙潤且以慈攝  
之以威折之一時聰明特達之士無不出其座下始  
終說法幾三十年每期衆多萬指即閒遊山水杖錫  
所至隨緣任意水邊樹下稱性揮麈若龍驤虎嘯風  
動雲從自昔南北法席之盛未有若此先師說法三  
十餘年門下出世不三三人亦未大振公之弟子可  
數者多分化四方南北法席師匠皆出公門除耶溪  
三明明宗已往現前若巢松浸一雨潤大唱於三吳  
蘊璞愚晚振於都下若昧智獨揚於江西心光敏宣  
揚於淮北海內凡稱說法者無不指歸公門非具四  
攝之力何能有此嗚呼豈尋常可測哉公每撤座則  
修壁觀嘗於長興山中結茅習靜入定二日林木屋  
宇爲之振動此人所未知也天性坦夷不修城府不  
避讒嫌以適意爲樂來去翛然如逸鶴凌空脫略拘

忌達觀禪師頗有曠於公予曰師固不知雪浪吾觀  
其因地聽唯識而發心向藏塔而剪髮此再來人窺  
基後身也達師首肯曰吾自今不敢易視此公矣嘉  
靖末年本寺雷火災殿堂一夕煨燼予與公相對而  
泣曰嗟乎佛說大火所燒淨土不毀何期與之俱化  
耶傷哉難矣方今之世捨爾我其誰歟惜乎年輕福  
薄無道力從此決志修行他日長養頭角崢嶸終當  
遂此興復之願由是予北遊固志在生死大事其實  
中心二十餘年未嘗一日忘即五臺東海皆若子房  
之始終爲韓也不幸而竟以賈害信乎大事因緣固  
未可以妄想求也及予罹難被遣過故鄉公別予於  
江上促膝夜談及初志予曰事機已就若不遭此蹶  
指日可成今且奈何予往矣兄試相時先唱當躬行  
乞於南都以警衆之耳目予早晚天假生還尙可計  
也公領之明發遂長往萬曆乙未冬十一月也予度  
嶺之三年戊戌公見本寺塔頂傾側遂奮志修理一  
時當道助發給諫祝公首唱公親領衆數百次第行  
乞於都市一時人心躍然興起金錢集者動以千百

計大役遂畢。塔高二十五丈。其安塔頂管心木約長七丈。架半倍之。則從空而下。如芥投針。其勢難矣。公心苦極。忽嘔血數升。時管木卽入在架之人如鳥棲柔條。竟無小恙。豈非心力所致哉。會計所費數萬緡。唯聖母賜三千金。其餘皆出民間。未動公家一髮也。公生於富室。人皆視爲性習軟暖。及中年操履篤於苦行。於江東大市立捨茶菴。公自擔水日供。不倦。門人相從。說法不輟。卽弱骨者日益強矣。居常思結十方粥飯。緣暮年就吳之望亭。開接待院。接納往來。躬操薪水。執作具。領學人作務。日則齋飯。晚則澡浴。夜則說法。二利並施。三吳之士翕然信向。卽闢提亦轉爲護法。未幾示微疾。一日告衆曰。汝等善自護持。吾將行矣。弟子乞師垂示。公曰。如空中花。本無所有。說箇甚麼。問曰。師卽不諱。用坐龕。用棺木。公曰。坐死用龕。子臥死用棺材。相錫打瓶。且莫安排。言訖。頃卽索浴更衣。端坐而逝。弟子輩迎葬於雪浪山。化之日。悲感載道。學人如喪者。妣也。公生於嘉靖乙巳九月九日。入滅於萬曆丁未某月某日。世壽六十三歲。法

臘四十五夏。得度。弟子雖多。獨孫慧經字緣督者。盡得心要。且善相宗。其唯識一論。實從開發。惜乎早夭。傳法弟子出世者。如前所列。隱約者尙多多也。嗟乎。子與公猶同胞也。三十睽攜。老未合併。時爲永歎。每思當世知公者。希況沒世乎。因述公生平之槩。爲法道中興所係。且令後之學者。知大法因緣有自來也。贊曰。聞之菩薩往來人。天留惑潤。生尙有隔陰之昏。而不通於宿命。唯自驗之於夢中。智者觀之以習氣。毫無爽也。子以公出家因緣。是知必爲再來人。至人潛行玩世。逆順無方。豈常情可測哉。龍象蹴踏。固非跛驢所堪。無怪乎肉眼忽之也。苟非乘夙願力。豈能光流末世。起百代之衰哉。觀其生死脫然可知矣。



暄禪師傳

仰山守靜禪師俗姓汪父天雲母程氏本邑黎陽故家移居汭口石坦師生而骨相清峻自幼不好茹葷又不樂從塾師業居心孝悌及長處田畯伍唯勤父母之喪哀毀盡禮卽縛廬墳所塋後廬於墓旁者期年日唯口喃喃誦佛號願以此感慈尊接引超度二親耳因歸依眞法上人出家薙染爲沙彌法名如暄時年三十有五侍師居龍山蓮堂且耕且誦樸然比丘相也蓮堂之入翠微中有仰山焉師自幼聞爲梁寶公菩薩塲廟唐仰山祖師道場雖有朽祠廢傾殆盡又聞弘正間豪右掩爲已有悉收其寶公頂相古遺法物毀之營爲窀穸俄雷火發之遂弃爲甕脫每言及則不忍其狐兔窟也會山之麓吳畢程三氏目師廬墓時苦行潛神頭陀精進感動神鬼虎狼蛇虺周廬護幃木食艸衣持律嚴肅之孝行聚族致請謂仰山靈蹟道場廢墜久矣非師莫振師乃應三族之請挾二徒性玉性覺住之葢隆慶三年也居無何以山在千峯烟靄中久曠人跡樵採道弗瓶粟之需荷檐絕巔瞻能恒以三旬九食度也且欲弃去會蓮堂之外護程君曰相曰模者任師主修孔道之路邀之

下山居無幾何治迤邐數里已又葺蓮堂之旣圯者數楹事方竣忽一夕夢仰山祖師以拂號師曰寶公老宿遲子築小靈谷業已警檀那發賜矣子期無緩言訖授師以圓相者三而行且曰吾待子於初地遂隱不見曉起白玉覺二徒奇之時萬曆元年因復募二徒登山剪棘誅茅芟夷崇蘊肩承頂負足繭手龜與狐狼旣馳離居與魑魅魍魎共處朝脯一餐冬夏一衲掃黃葉積而爲茵抱頑石羅而作座關圖菰葵通渠引灌植蹲鴟千頭蒔楚楚半頃差可備伊蒲卒歲矣尋又治石筍千級畧約津梁續斷夷險下上數十里直抵蓮堂於是乎乞靈者可不憚披蒙茸而入虎豹稍稍通登涉是皆師身先導之而二上足胼胝効力於後而成者然師六時梵唄禪誦不懈佛事精嚴檀信喜至而吳公發陽以聖師夢驗施助金若干因得鳩工爲之先葺寶公祠僧寮數楹足可焚修矣師其料撒也雖未至動地放光而四方之啓願請燭求嗣禱水報施効靈者駸駸成勝福源云於是四衆朝香日漸盛而居室日覺窄陋無能容咸曰諸上人自苦可矣何堪苦人必宜建一巍殿敷世尊蓮座於此法界方稱師謝曰某甲於此三十餘年勤劬始



獲爾耳然精光已消亡矣安得復似北山愚公之志  
舉承鉢常住付囑玉覺二上足頂笠曳杖下山如道  
堂老焉蓮堂者比隣接壤枳棘逼隘不堪鷄犬之剝  
啄遂鬻玉覺二上足百一之長置膏腴之田與隣人  
易其地若干武以避侵擾始得寬於故址者過三倍  
之而疏畦竹徑入門綽綽云暢焉已又治汊口之衢  
甃石砥如不止數里每下一石嘿誦經呪一過意願  
假此作筏度行人登覺路然師密行蓋都類此旣而  
又修蓮堂之齋房精舍厨湑之餘工較仰山倍蓰當  
爾時所爲外護者程氏則有天章天昂等諸長者庀  
財助成嘗乞王百穀太學記之退居則民逸居士記  
之勒二石矣玉覺二上足奉師清範謹闢仰山法  
道重建殿宇聖像莊嚴壯麗悉洗去舊觀成一勝槩  
道俗每以蓮堂仰山彼此優劣較量從史師師亦勃  
勃技癢動於是復興工改蓮堂之堂爲紺殿易舊像  
減塑三尊應供諸天禪室鐘樓宏大益煥然焉又邀  
玉覺二徒置南畝若干收其稅爲二時之給由是蓮  
堂亦成一叢林矣揆其所費不止千計是皆師篤行  
所至如摧枯朽不難爲之又山斗之黃浦堂而檀越  
俞君天境先以累龜卜此地可居將治陽宅適就凡

僊占之不可曰異時有肉身大士當興此爲福基姑  
留待之偶師避喧至彼見潛水澄渟人烟闐寂謂可  
以行三昧輒徵俞程諸善信損橐新之甚副俞君之  
意於是淨室庖廁一切斬然然不暇徙居而囑其徒  
性圓曰汝徒海光此驛而角者我實嘉之足可住持  
於此汝其善護照旃師雖不嘗學問叅訪歷講肆禪  
席自壯而耄第以謹愿端慤衆所歸信處素封之黨  
鉅族以富自豪少年以才自逞師於此中無伎無倆  
持一實際周旋之見者靡不降情異敬畢世無一字  
婁菲加之夫非虛舟其懷者曷能至此蓋道力孝行  
能不言而化信然哉會

今上萬壽恩例諸護法長者以師道行請儀部劄付  
給受冠帶住持鄭重賚至師但合掌敬謝置之不一  
服也其清厚恬靜又多似此師以仰山燈傳玉覺二  
徒視蓮堂其猶東院乎自殿堂訖工之後居然無事  
逸人也日閤戶焚香跏趺誦佛或有請益者則曰老  
朽根鈍口頭不習綺語齒牙餘論慧矣如無常迅速  
何一蒲團吾餘生計也年七十餘持誦益續晝夜不  
少懈其力益健其神益清其境益淡已酉秋俄示  
微疾旬日及大漸猶兀然端坐念七如來名號聲音

朗朗一再過顧謂衆曰此七如來若人誦者能滅諸  
畢離諸怖畏得法寶藏息貪恚火濟飢虛證廣大身  
而生安養面奉彌陀登不退地況此七名人人本具  
只被無明障蔽以致顛倒行事汝等有緣於此正法  
中出家當了生死不得貪着名聞利養福德後報而  
生繫心有事累心自當懺悔它人不能代汝侍者曰  
乞師法訓曰猶嫌少在三聖接我遊歡喜地行矣汝  
其勉之言畢合掌謝衆而化時年七十有八夏臘四  
十有五皆萬曆三十七年五月之吉卽於是年八月  
弟子性玉性覺等奉全身瘞於仰山之後守靜巖遵  
師素願也夫名利福德乃人欲之圓禁錮性真無能  
擺脫者非大力量人徹了瞭此情見則輪墮何能已  
哉而暄師不從學問所得臨終戒弟子無貪無着爲  
要及發其所畜蕭然僅一衲耳顧其介守豈不凜然  
哉其示寂也遠近聞見嗟悼至於襄大事殯送者無  
下數百設齋祭奠幢幡亭帳塞途比如軒冕賢豪之  
盛而男女翕然虔敬尤或過之是豈老氏所謂遁天  
倍情忘其所受者耶不然胡老少悽惋若是其真切  
也其必有所自矣

讚曰始師以孝行次以苦行卒以道行特一實行耳

乃獲夢祖師懸記以初地俟之而亭曰仰山初地師  
亦曰三聖接我登驪喜地而發賜吳公亦以夢感施  
助成工皆三十餘年夢境所徵如合符節然則暄師  
之蘊奧可思議乎石雖不文恐其久而行誼素業之  
遠也姑從其上足口授倫次其事而傳之然亦夢也  
噫孰當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歟昔庚戌圍陽月  
之四日潭西釋文石介如氏撰

仰山乘

棲霞影齋珠公塔銘

攝山自梁武開山至唐而盛。往諸名德說法其中。荒廢久矣。嘉靖中五臺陸公遊目。慨然屬僧。統請先雲谷大師。習靜其中。嵩山善公重興其寺。延素庵法師。大開法席。海內學者一時雲集。座下弟子若干人。其上首則影齋珠公也。公安陸李氏子。生而穎異。父敬事三寶。公幼從父入寺。聞僧誦華嚴經。有感。遂請出家。禮邑之月公爲弟子。執事數載。有遠遊志。乃棄去。之金陵。棲霞從素庵弟子錫法師。受具戒。聽講諸經。論窮性相宗旨。精心教觀。十有五年。一日向師請問。教外別傳之旨。師曰。此向上事。自有師承。幻休老人。正主法。少林汝可往。參公遂之。少室見休。卽問如何。是向上事。休曰。五乳峰頭。月單傳殿內。燈公不契。乃請挂搭。同衆久參入室。一日舉石霜公案。有省呈偈。日出門便是。草寒林花發。春歸早堪笑。無足人解行。却把須彌橫。踏倒。休曰。聲前一句。妙叶潛通。劫外真。

風幽微綿密。從上佛祖授手之事。非思量意識可到。又非玄路可通。子無以世諦流布也。公作禮。凡執事四年。復歸棲霞。自爾心不涉緣跡。不入俗日。夜精修。一心無懈。一日無疾。索浴更衣。儼然而逝。萬曆某年某月某日也。公世壽幾十幾歲。法臘幾十。夏得度弟子若干人。全身塔於山之某處。予少事雲谷大師。每過棲霞。愛公道骨峻嶒。知爲法器。竟不負生平得向上巴鼻。是豈可以尋常學解束縛。死生者同日語哉。乃爲銘之曰。

山川精英。人文斯著。道脉潛流。雲來壑赴。茲攝之靈。久蘊其妙。爰有哲人。鑿開一竅。法化斯彰。玄風日扇。適生珠公。高標霞嶽。教海義龍。宗門神駒。願盼千里。電掣星馳。握向上符。執言前轍。匿耀韶光。深入無際。抱道凝神。蒼巖翠壁。坐脫其中。孤光赫奕。塔影擇空。眞風披拂。法身堂堂。雲霞出沒。

南岳山主瑞光祥公銘

蓋法界量無一物而非法身諸塵勞門無一行而非佛事況乎調練三業精專一心遠離世間而勤淨土之行者乎故吾佛白毫光照東方萬八千界光中菩薩種種因緣而求佛道若南岳祥公者豈非光中所現攝念山林一心勤求佛道者乎按狀公諱法祥字瑞光別號隱南嶽縣周氏子生而超曠業儒不第慨然有出世志從其叔遊京師往參嘯巖老人嚴示以向上公曰弟子塵勞中人未敢承當巖曰卽念佛法門最爲捷要公領之居頃南還決志出家禮本邑喜菴愷公薙髮時年三十有二矣謁棲霞素菴法師受具依棲講肆三年遂棄去北遊大都參遍融和尚一見問曰汝作麼生公曰某甲爲生死出家一向修念佛法門不審是第一義諦否融曰更不容念佛外別求第一義諦公領旨作禮慈聖皇太后大作佛事建淨業期請居首座三年期罷遊五臺之伏牛遍參諸老宿時栢松和尚牛山耆舊也公見與語心契

留住石室弔影絕跡木食三年一日跌坐雪積滿床火絕衣濕侍者往見驚走報松松往視見公定乃擊磬警覺問曰煙寒灰冷作麼境會公曰山原是石冰原是水雪飛滿崖不知所以松曰此是暫息塵勞得輕安耳若就著此境卽墮偏空勿滯於此宜行脚去逢南卽止授以鉢袋囑曰禪和往南走報道七十九我也不多時大家相厮守公遂飄笠徑造峴巖巖普賢住大巖石入越月苦切參究心地未安因憶栢松逢南之記遂之南嶽登祝融峰頂望古大明山林崇茂卽往卜居未幾赤帝峰僧楚然請主閉藏公至一宿夜半恍惚夢中告曰此非師所居速去詰朝將他往適僧大寬留住側刀峰公應諾行三日藏經破燬公以嘯巖開示念佛法門志終身從事欲以豆爲數寬願充化主募豆四十八石公從此放下身心影不出山日夜精勤以豆爲珠淨念相繼至終身焉由是稱爲豆兒佛云公住山絕無外緣聲光日露十方諸子還歸之四事不思而至叢林不作而成南嶽寂冥

多至得公一振起居常誡諸弟子汝剷除鬚髮不知有生。死大事。但倚牆靠壁。叢議茫茫。喚作甚麼。豈非吾佛所呵。袈衣在空。閒假名阿練若。苟不專心淨業。大限到來。將何抵對。闍老子乎。聞者感泣。公雖絕意人世。當世君子。聞風景仰。廣西方伯劉公。謁廟遺書。請一見力謝。不往。衡州郡丞盧公。祀廟點失期者。罰約三十餘石。送公公曰。老僧豈以一鉢飯。飲衆怨乎。竟不納。長沙吉王。喬公差內使往請公曰。山僧行脚。倦遊息肩於此。誓死效遠。公跡不入俗。不敢奉命。王遣前使賁送華嚴經二部。大疏鈔一部。齋資百兩。公領令旨。以齋資散合山。以廣王惠。餘留鎮山門。王益加重焉。公接納往來。不擇戚否。一味平等。慈悲荆襄大盜賈二。唐九等七人。被捕急來。歸發露懺悔。哀乞活命。公憐其誠納之。冠以道巾。令隨衆作務。捕官至見公慈心。藹然又聞念佛音聲。有感乃解腰纏三金。辦齋而去。其盜亦化爲苦行僧。辛丑歲饑。大衆絕糧。三日采蕨而食。公日夜禱于護法神。有少年僧於山

下。擅起家化米豆百數十石。送至詢問。前僧無有也。公自居側。刀峰精修淨業三十餘年。未嘗暫輟。居常脇不至席。不設方丈。唯坐一龕於佛殿。不安庫。展臂無長物。滅之日。唯胡椒一瓶。舊布數片而已。無勞侍者。不發化主。不結外援。不交權貴。所食齋糧。常以糠粃爲餅。无冷僧有投之地者。公拾取。煨而啖之。每經行念佛。必荷鋤出遊。凡見遺穢。必以土掩之。或曰。師何過勞如此。公曰。一片清淨地。恐山神見穢矣。公生平隨衆年七十餘。尚無法嗣。臨江居士傅某。向買於江湖。一旦棄妻子出家。峨峯名同融。萬曆壬寅冬來參心相印契。即付衣鉢。偈曰。西來大意問如何。直至於今見也。麼。心上不生。何有見。囑囑。嗟。喇。婆。婆。融即依棲。以終焉。公向與衆周旋無倦。一日索浴。禮佛告衆曰。瓜子執也。正落蒂時。堂中無知之者。時融居毗佛洞。乃遣人往喚融至峰前。聞音樂聲。入室寂然。公跌坐。融作禮。公曰。我行矣。先以鉢袋累汝。今以念珠杖。杖留別善。自護持。良久。令首座領衆念佛。公跌



坐誠衆曰。毋得虛張捏怪。誑惑世人。獨一味老實念佛。言訖合掌。端坐而逝。萬曆庚戌二月初六日寅時也。公生於嘉靖壬辰九月望日。世壽七十有九。法臘四十有三大衆供於堂中。七日顏色不變。全身葬於峰之右。建窆塔波憶昔在東海。時儀部曾公爲言。公苦行高操。不減古人。予時心識之矣。公入滅後十有四年癸亥。予歸曹溪。融公具狀來乞塔上之銘。予撫狀喟然而歎曰。嗟乎。去聖時遙。法門凋弊。叢林典刑。幾至埽地。汎波流率。汨汨於聲利。以喪本真。法道之衰。亦至於此。若夫清操苦節。一念終身。始終不易。如公者可謂以身說法矣。又何俟登曲肱木。拈提豎拂。爲向上哉。觀公死生去來了無罣礙。豈非以念佛心入無生者耶。愧不能發公之蘊秘。乃爲之銘。銘曰。十方世界。法身普應。諸塵勞門。是爲妙行。何況一心淨念。相繼始終不移。日夜無替。嗟哉末法。逐物失真。何如我公。爲道忘身。一入千峰。如履刀刃。故得三昧。名爲無諍。迴絕外緣。以豆爲珠。光明歷歷。心境如如。

影不出山。跡不入俗。苦節稜稜。清風拂拂。四衆來歸。隨緣粥飯。一味平懷。人人自辦。以念佛心。直入無生。故末後句。掣起便行。赤律一身。寸絲不挂。七十九年。脫體放下。來無所粘。去不留跡。故我稱爲真善知識。塔影橫空。光流南嶽。廣長舌相。熾然常說。水流風動。念佛念法。此是我公。迷津寶筏。

喝石大師傳

昔死心禪師做工夫如猫捕鼠之切見知事推行者而迅雷忽震廓然自覺趨謂晦堂老人曰別人是禪牀角頭參底禪某是自己悟底禪堂曰還佛得甲科何可當也此實證實悟而自覺者也近世禪師因做工夫不能如猫捕鼠之切遂無迅雷忽震之證每見得依稀相似自亦道是不敢承虛接響恒不自覺見實證悟而自覺者則疑其爲必無是事言皆魔誑耳既具此疑則不獨疑一人遂致疑天下近世必無悟者故有但求工夫佳處勿求早悟以墮魔網之誡舉世成風而禪道遂致掃地矣欲求真實自覺者蓋難其人予于喝石大師之自覺處痛哭流涕而驗之焉師諱如奇號體玄住徑山之喝石後世仰而稱之爲喝石老人吳江人也姓方父名簡母趙氏先名臣孝孺之裔初業儒補邑庠生文筆超穎善書而詞賦兼著與抑所思白眉公友善藻思相抗館平泉陸宗伯所時禪風淪落細素英宿絕口宗門而平泉頗事參

究師因閱大慧語錄決志大事奔禮紫柏大師參竹篋話久無所入儒冠執侍柏門風高峻每以灰鞭棘棒日加捶楚缺眉裂額癢駁遍體獨祕重德山棒旨慈明罵意邈不可湊周旋數年無所契退依憨山大師子那羅延窟遂誓剃披以了此事淡領教義仍歸紫柏而柏益峻師嘗與密藏開公同事刻方冊藏板於五臺雙徑而藏公參德山托鉢公案有省且見禪道難弘創臂出血作書力勸紫柏易衣入山柏不報乃作亮座主龍山老人故事畫遷絕影師慕之半歷中原窮終南自川出楚不惟不見藏公且絕不見一人致力此道乃于途中力究忽有所入道抵公安聞中郎袁公作禪語與龍湖諸老唱和本分事因往見之公與師見處政相契師歎曰我緇門寥落有願荷此事者乃入軒冕中爲唱導耶喜爲盤桓幾年手錄中郎閑時語爲珊瑚林刻行于虎林師歸雙徑時予力參既久思訪天下畱心此道者礧礧吳越登徑山造喝石遍問山中禪士而化儀慈音二老爲翹楚咸謂予曰公欲覓悟道者耶悟道者古則有之今無其人矣獨體玄公近日從楚中還日以悟道爲急務此必魔業耳公幸勿入其保社也予始知有師遂叩之

師祕重不出一語予復叩紫栢生平指示處師與語之不倦相看六十日別數載杳絕音問於時紫栢罹難既寂愍師遭竄猶縈藏公絕影天下無敢言禪者惟以淨土獨唱緇素翕然若定於一間以念佛是誰開做淨業工夫久久要其淨思純熟而最忌者唯悟之一字號爲魔窟焉師亦俛首說淨土更號寒灰交弘法之心徹底灰冷昔時行履泯然著於咨嗟之外矣後數載聞師閉關嘉禾之小東林予致書道本分事師亦無所答後趨見於杭之蓮居見師坐淡穩之地余結期婁江慧壽庵邀師執牛耳師攜穎夷寄公後至胥參狗子話于無字上生解路予曰子謂無爲休寂之實法耶否再問余曰汝問我胥問狗子有佛性也無予拍手厲聲曰無又問予拍手厲聲曰有于是胥有省入師熟視予曰佛法果如是乎於是相向而笑徘徊月餘師先去次年余復往見於嘉禾之祥符庵師曰我欲與公同住一上得否余曰固所願也師欣然過三峰先以一關畱師而聽石梵伊瀟予盡心在可頂目六禪人陪閉其中日夕論究期一載復入余括囊關中師年六十有七精神益壯溪究不肖置聞儀部尚書郎小修袁公從新安入吳門期

一見師欲破關去余曰大慧十智同眞頌師曾判斷否師因糊頌壁間研味久之乃往吳門僦居瑞光寺尋有書來曰近來得大痛快三十年來事今實自肯已手書自肯寮匾於室中矣此師於東西南北無門入曠劫無明當下灰實證之也其於灰鞭棘棒之用則隱而未之發且不明言證處以平昔習祕重耳小修見之知其所造益玄草草別去未幾而書來告疾予以關期未完不能趨視遣聽石梵伊輩遞往給侍師於病劇時與若輩曰相酬唱迅辨鋒穎脫盡生平知見張九服孝廉崧與予善且有所得自婁江別師數載適聞師疾來問激揚機用不少遜讓擇日告行手書淨土偈示徒仍作書見遺別衆歎然而逝師生於嘉靖某年月日寂于萬曆某年月日世壽六十有九僧臘三十有二遺命茶毗建塔于徑山寂照之左岡師嗣紫柏大師而剝落於慈山得戒雲棲與袁中郎蘇雲坡吳本如黃羣玉爲友獨推中郎見處爲錄刻其語嗚呼師生法末之世值禪厄之秋仰未得親承印記之人俯未逢同唱斷金之侶余生師後幾二十載相視莫逆法門砥礪獨有同心故其末上光明幢惟余知之因略師之生平梗槩如左至若師之密

行不能盡述其臨寂時語及偈頌書問皆得大自在  
茲不錄贊曰詞林之穎儒冠之傑乍閱禪語參究唯  
切趨侍柏師捧棒見血斷髮牢山遍叅始瞥爰遇中  
郎心契符節及歸吳越禪燈冥滅逐浪隨波以淨土  
說轉入轉溪愈高愈絕六十有八春梁真鐵一旦自  
肩大法頓徹無明既灰剛王獨雪一生溫雅到晚始  
烈川駛雷奔非三寸舌臨行歡笑與禪友訣六十九  
年單剩一椀堪歎世間盲龜跛鼈專重工夫於悟輕  
蔑死來熱亂誰爲汝挈三十年後辨有明哲嗚呼喝  
師起懦扶蹇卓然而存爲萬世碣紫柏一枝森森不  
絕

三峯藏和尚語錄

無幻禪師行狀

師諱性冲號古湛禾郡秀水人俗姓張育之夕  
母卜氏夢橋上一鷄飛而冲天因名曰橋嬰時  
每啼不止唯以供具列于前卽輟卽歲與羣兒  
戲以瓦石甃殿宇取上塑佛像率羣兒羅拜既  
娶生一子甫四歲每嘆曰塵勞膠固曷得出離  
會業師方硯山持師看佛經師卽留心內典且  
復問于方曰教可出世乎方曰子看經有省耶  
師曰三藏十二部大約祇是筌耳方曰汝髡  
無趣老人臨濟兒孫也野翁曉禪師之的傳乃  
本色道流扣之必爲子之所重師欣然往叅之  
趣老曰吾待子久矣子平日作甚麼師曰粗涉  
佛典趣遂訶曰記此一絡索汗汝一片清白地  
可付諸長流方堪與語師卽懇求捷徑趣誨以  
教外別傳之旨師蒙誨卽欲出家母不聽乃依  
于圓明寺訓蒙膳親朝夕參究有所契入母棄  
世後始剃染欲結庵徑山往辭趣趣囑曰子緣  
在水邊今姑從汝志時趣老欲焚棄生平所作

偈頌師乞稿以集之既就往見趣問日子向在甚麼處師曰徑山做得甚麼事曰某甲買得一段田收得原本契書請和尚念押即將集本呈上趣接得展看曰這箇是我底汝底聲師曰和尚莫搶奪行市趣擲下集本師即趨而出已而呈四偈趣莞爾曰非語言文字也是汝作底麼師曰某甲鼓粥飯氣若謂有所得辜負和尚不少趣點首遂傳衣法并偈曰師傳拈花宗示我微笑法親手展付汝持奉徧塵刹趣入滅後師復住徑山三年因思前囑下山禁足于圓明三載既而啟開有車溪庵僧證川者敦請師居于是寄跡于庵二十餘年本庵僧葺禪室以安眾接待方來遐邇開風叅請不絕日與衲子輩商確一大事罔不悅服素能儉以自處惠以及人凡一切利濟之事傾鉢資助成之戒律冰霜辭色溫雅始終一致無出世心適萬曆庚戌春徑山建禪期主事僧與禪衲請師領眾師固辭之次年復請不得已赴之半載餘而脾疾作歸車

溪病益甚至辛亥季冬四日燭後事畢端坐而逝闍維奉靈骨塔于徑山師之法語偈頌門人記錄之以廣流通師生于嘉靖庚子十一月廿一日世壽七十二臘三十白衣時號無幻人皆稱之無幻云

門人慧廣等稽首述

無幻禪師語錄



龍池幻有禪師塔銘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資治尹戶部侍郎致仕周汝

登撰

一心老人予向從石簣墨池兩公聞其在京弘法大  
闡宗風而未覩一面也後更號幻有遷化荆谿塔骨  
在焉其法孫王朝式狀其得法事展轉乞銘于予時  
予臥病未能握筆爰口爲授命侄九賓書之稿以致  
銘曰一心幻有幻有一心何真何假泡沫浮沉這箇  
消息曹溪至今樂庵觸發咲巖印心五臺隱跡闡法  
荆岑開大爐鞴點鐵成金誰其承嗣密雲等森徇王  
二士管聞叩音曾可度與鴛鴦繡針急須着眼幻有  
難尋難尋幻有有光少林閱師語錄超越功勳賢其  
無比千古傳陞

龍池幻有禪師語錄

耶溪若法師塔銘

公諱志若字耶溪山陰姚氏子母晏氏初禱白衣觀  
音夢洗足頭陀謂曰吾與汝作獅子兒覺而有娠生  
而懷顯幼喜跌坐念佛父早喪母孀居甫七歲母病  
日夜悲泣母臨危囑曰汝宿僧也無負本願言訖而  
逝師以母遺命尋禮會稽華嚴寺賢和尚出家年十  
七始薙染居常切念生死大事卽之牛頭山立志參  
究未幾從荆山法師聽法華經於天台卽隱山中憤  
力向上事卑棲六載偶觸境有省年二十六聞雪浪  
恩公開法於南都乃飄笠而往先從棲霞素菴法師  
受具遂依雪浪座下執業十有二載研窮諸經論深  
造玄奧萬曆己丑楊李叔慧華庵沈司馬岳水却延  
公居之庚寅公年三十六陸太宰五臺督餉東來  
劉柱史子威請講楞嚴於吳門壬辰講法華於杭之  
靈隱明年講楞伽於淨慈壬寅棲息武林之飛來峰  
北有永福寺故址廢入民間潘太常贖建佛閣禪堂  
以成菴居三吳兩浙皆宗公教化隨在刊利開演諸

經論者三十餘處。會五十餘期。稱一代師匠。云予與  
雪浪爲同門兄弟。恩兄開法南都。公爲上首弟子。予  
聞其夙解有年矣。丁巳。予以雙徑。因緣過吳門。晤公  
於如意觀。其蒼然道骨。喜法門尙有典刑也。及公歸。  
予往弔。雲棲抵武林。月之九日。公先示微疾。手予書。  
曰。本意追大師歸。今予將長往。不能待矣。囑弟子曰。  
我留最後。供必爲獻之。明日。索浴。自起更衣。端坐而  
逝。嗚呼。公乘夙慧。童真出家。卽志向上事。及有發明。  
力窮教典。爲人天師。豈非願力然哉。生平清節自守。  
應世嶮然。三衣之外。無長物。臨終脫然無罣礙。蓋般  
若根深。人未易察識也。嗟予老朽。三十餘年。慕公止  
一面。且末後不忘非宿緣哉。乃叙公行履之概。而爲  
之銘曰。

死生膠固。靡不牽縲。公何視之如此。脫然以般若種  
生生薰習。是故去來全不著力。戒月悲華。慈雲法雨。  
自利利他。深無塵滓。洞契佛心。播廣長舌。法音經耳。  
功報彌劫。嗟哉末法。公爲法幢。願久住世。魔外自降。

生死去來。法身寂滅。公實證然。是真解脫。塔倚孤峰。  
松聲不絕。日夜圓音。熾然常說。

白云禅师赞碑



拓片藏于北图

起公（白云禅师）赞碑 京6370

明萬曆四十一年（1613）二月十八日刻。碑在北京豐臺區雲林村天慶寺。拓片碑身高135厘米，寬82厘米；額高10厘米，寬31厘米。李若江撰，李誠銘正書，顏家月。碑下截斷泐，文缺數字。

勅賜清涼山竹林寺空印澄法師塔銘

諸佛法身托於文字般若。故如來應世。獨重持經法。師欲其慧命不斷。故也。爰自白毫欽。擢像季弘。經則馬鳴龍樹。無著天親。性相標宗。各擅其美。及大法東流。惟清涼大師。潛法界之源。綱維教網。撈提人天。以其自性宗通。而弘四辨之說。無礙圓融。主山而下。難其人矣。近代遠紹芳規。傑然師表者。惟我竹林空印澄公。大師師諱鎮。澄別號空印。金臺宛平桑峪李氏子。父仲武。母呂氏。初夢一僧持錫入室。覺而遂生。幼聰慧不羣。爲兒嬉。喜佛事。蚤有出世志。年十五。卽投禮西山廣應寺。引公爲師。得度爲沙彌。服勤三年。登壇受具。一江澄西峰。深守菴中。諸大法師。弘教於大都。師尋依講肆。參窮性相宗旨。融貫華嚴。靡不該練。如是者十餘年。復從小山笑巖二大知識。究西來密意。妙契心印。一時義學推爲上首。先是予遊京師。法會衆中。獨目師當爲法匠。既而同妙峰禪師結隱五臺。將建無遮法會。集海內耆碩。囑妙峰力招師。果至。

予大喜。爲臺山得人。時萬曆壬午歲也。法會罷。予與妙師分携。瀕行不忍。與師別夜談連宵。力勸師曰。時常未運法門。寥落持者。難得其人。公慎勿住人閒。當留心此山。深畜利器。他時當爲金色主人。師問其故。予曰。昔司馬頭陀相濟山。以形與山相稱耳。師欣然。應諾。予卽以所居紫霞蘭若居之。師住此。壁觀三年。大有開悟。塔院主人大方廣公。謂修清涼傳。隨留講諸經。聲光赫奕。四方學者日益集。未幾與雪峰創獅子窟。建萬佛琉璃塔。遂成叢林。於中講演華嚴大經學者數千。指坐寒巖。冰雪儼在金剛窟中也。聖母皇上爲國祈福。注意臺山。聞師風雅重之。特賜大藏尊經。安供尋復命師於都城千佛寺。講師自著楞嚴正觀。復於慈因寺講演諸經。時妙師造千佛銅殿。安置大顯通寺。上嘉其功。行命重修。改賜額永明。建七處九會道場。延諸大法師講演華嚴。以師主第一座。會罷師以古竹林寺文殊現身處也。廢久復葺。所用多出內帑。未幾幻出一大道場。乃集諸弟子重。

講華殿疏一周復修南臺爲文殊化境師自是疲於津梁矣遂謝諸弟子單提末後一著默然兀坐衆有請說法者師曰吾隨幻緣力任大法恒以生死大事爲念今老矣人世幾何學者以死心爲要豈復以播弄唇吻爲得耶爾輩當以此自勉吾將行矣居頃之示微恙危坐三日夜談笑如常中夜寂然而逝舊曆丁巳六月十四日也師生而安重寡言笑律身嚴御衆寬不肅而威說法三十餘年三演華嚴雖登華座萬指圍繞意若無人天厨日至而麤糲自如居嘗專注理觀腦不至席淵沉靜默老無惰容受法弟子以千百計出其門者率皆質樸無浮習蓋有以師表之其於講演提綱挈要時出新意北方法席之盛稽之前輩無有出其右者所著有楞嚴正觀金剛正眼般若照真論因明起信攝論永嘉集諸解行於世師生於嘉靖丁未世壽七十有一曾膺五十有奇全身葬於竹林之左上聞師遷化賜帑金建窆塔波額曰空印大法師應身之塔惟我國初禪講諸師多啓

宸衷膺寵渥二百年來未有福德深厚上致眷顧隆恩之若此者豈非曼室應身而來者耶抑清涼之影響耶師得度弟子惟棟等七人受法門人遠清等數百人多能開化一方明年戊午冬法孫方茂門人大謀持師行狀遠來匡山求爲塔上之銘予與師稱法門知己銘捨予孰爲之乃爲銘曰  
法身無形遇物而彰文字煥發般若之光故持經者慧命是託了達性空說不可說西天此土代不乏人爰有清涼曼室化身性海波翻義天星燦法界圓融炳然齊現居金色界據寶華座出廣長舌雜華紛播千載而下適生大師芳規遠紹獅子的兒高踞窟中發大哮吼百獸震驚聞聲奔走雙提性相大開寶藏一雨普滋三根應量名聞九重隆恩眷顧梵刹聿興法幢高聳三十餘年誨人不倦以知見力隨順方便律身精嚴潛神澹泊迴彼狂馳還醇返樸示幻此身人天師表於末法中實爲僧寶塔影摩空法身獨露風動水流圓音彌布千尺寒巖萬年冰雪日月無窮光明不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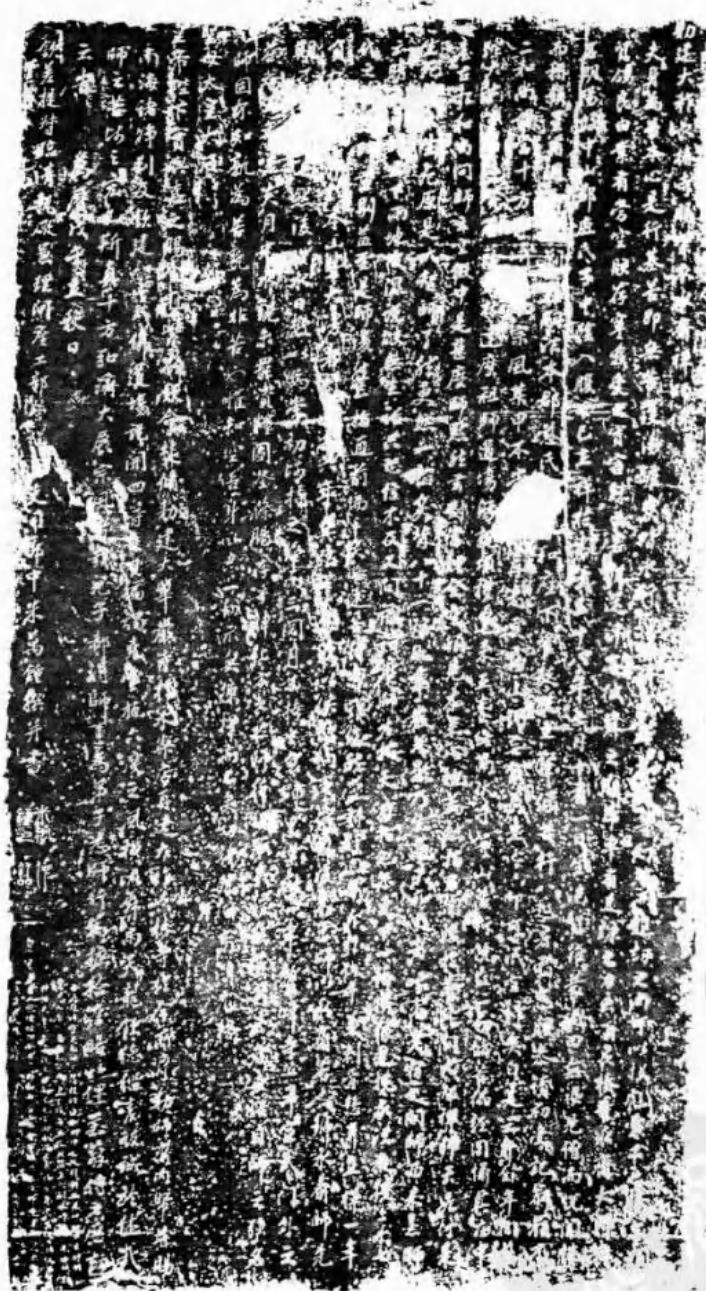


宣城華陽山道者法振鐸公塔銘

公諱大鐸字法振宛陵某氏子生而超羣神清韻朗幼從鄉校讀論語至朝聞道夕死可矣乃曰道何物耶聞而可死遂大疑之每每以此問諸先達皆不愜意一日逢行脚僧問曰如何是道僧曰此吾佛氏無上妙道非世之仁義禮智而已也公由是篤信佛道遂禮其僧薙髮時年甫二十其僧囑曰吾非爾師當往參雲棲公徑造焉得沙彌戒依衆未幾即從雪浪法席參諸教義居恒求悟自心不得其指復歸雲棲進具戒請益修心之要示以念佛法門以一心不亂爲的旨付禪綱策進一書爲參究之訣公佩服還本郡石瀧殿閉關三年單提一念久之有省復往雲棲求印可遂依衆淘汰數年辭歸本郡之華陽山誅茅以居華陽祖於黃山白嶽縱廣一由旬周環四邑菴當萬山之中最爲幽僻公居之唯種芋栽茶拾橡栗採松花以充食竟絕意人閒唯一沙彌智浩執侍焉浩讀楞嚴至徵心處問曰七處徵心皆不可得畢竟心在甚麼處公撫几一下良久問曰會麼浩曰不會乃示二祖公案久之令浩參諸方去公單居焉緇白請公說金剛般若要義公拈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問衆曰會麼衆曰不會公曰

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乃曰大衆各自珍重吾將行矣即沐浴更衣端坐念佛而逝時萬曆戊午七月十八日也公生於萬曆甲戌八月二十四日世壽四十有五僧臘二十有八薙於菴之某處智浩參方歸省公已入寂三年矣浩乃匍匐匡山乞予爲塔上銘予覽狀知公始以聞道可死一言發心願棄人閒世雖親教義不尙名言絕意於空山寂寞之濱單提一念以死生爲大事至其操行孤絕超然似古隱山之流此末法之難能者嗟乎若公之風可使吾徒之貪者廉狂者息躁者靜也又何事踞華座爲說法哉予有感於斯乃爲之銘曰般若靈根如種在地遇緣而發若時雨溉聞道一言夙習固然偶一觸之應念現前死既可矣復生何難頓捨世緣入山修禪不事語言單提向上一念孤明吾我俱喪橡栗松花以療形枯浮雲幻化視之若無寂寞空山孤風絕侶莫問其賓看主中主死生不變太虛閃電寂滅空中超情離見接起便去似不曾來空花翳目野馬塵埃塔影圓圓霞蒸霧鎖問末後句青山朵朵

水齋禪師傳碑



水齋禪師傳碑 京850

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  
六月刻一碑在北京宣武區下  
斜街長椿寺 拓片碑身高195  
厘米,寬100厘米;刻高30厘  
米,寬27厘米 米萬鍾撰并  
行草,顏象升 尼劉孫承澤  
跋

拓片藏于北图

無明和尚行業記 有引

某於萬曆丁巳秋九月懷香入方丈請行實先師爲手述一篇凡六百餘言明年春先師遷化某因作行業鶴林二記時忌者紛然遂不敢出本立上人得而藏之後執事者請塔銘於慙山大師述先師入道機緣率多失實胷中殊芥蒂今夏來劍州實善本立上人以舊稿至某讀之潛然乃再定而行之夫此稿藏之笥中已二十七年行之乃在今日豈真果不容掩耶抑斯文顯晦亦自有時也崇禎癸未秋八月中秋日識於實善丈室

師諱慧經字無明撫州崇仁裴氏子生而穎異智種風彰九歲入鄉校問其師曰浩然之氣是箇甚麼師無以應年十八遊上清慨然有天際真人之想遂棄筆硯欲上隱而未果年二十一寓新城之洵溪偶過居士舍見案頭有金剛經閱之如獲故物輒踴躍不自禁士曰汝見甚麼道理乃爾師曰吾見其功德果如虛空不可量士大驚曰子若出家必爲天人師師於是日卽斷葷酒決出世志時邑有蘊空忠禪師佩小山老人密印隱於廩山師往從之執侍三載未退

絨默喜怒不形嘗疑金剛經四句偈一日見傳大士頌曰若論四句偈應當不離身忽覺身心蕩然因述偈有本來無一字徧界放光明之句後益披尋梵典默符心得自謂泰然矣一日與諸兄弟論金剛經義甚快廩山聞之曰宗眼不明非爲究竟師遽問如何是宗眼山拂衣而起心甚疑之繼得五燈會元讀之見諸祖悟門茫然自失思前所得總皆不似乃請益於山山曰老僧實不知汝但自看取由是愈增迷悶晝夜兀兀然若無聞見者衆咸謂師患癡矣凡八閱月一日見僧問興善寬曰如何是道寬曰大好山疑情益急忽豁然朗悟如夢初醒信口占偈曰欲參無上菩提道急急疏通大好山知道始知山不好翻身跳出祖師關入方丈通所悟山曰悟卽不無却要受用得著不然恐抵足承銀禪也時年二十有四冬辭廩山結茅於峩峰茲山林密幽險虎豹縱橫人跡罕至師孑然獨居形影相吊食弗克則雜樹葉野菜啖之嘗大雪封路竟絕食者數日一夕山境喧甚聲若崖崩林谷震動俄若衆馬爭馳直抵庵後師不覺驚起因憶廩山之蜀乃曰小境尚動況生死乎卽起然燈信手抽會元一卷閱之正值珪禪師爲獄神受

戒章珪謂徽神曰汝能害空與汝乎忽廓然無畏山境遂寂乃曰聖人無死地今日果然速偈呈廩山曰透徹乾坤向上關眉毛不與眼相參聖凡生死俱拋却管甚前三與後三廩山曰此子見地超曠他日弘揚佛祖之道吾不如也向未雄髮武勸之師曰待具僧相乃爾至是始請廩山到峩峩落受具師生而孱弱如不勝衣及住山日暮百丈之風不顧形骸極力砥礪晝則鑿山開田不憚勞苦夜則柴門不掩獨行岡上迄五鼓始息率以爲常至萬曆戊戌歲衆鄉紳請師住寶方時師年五十有一也師自住峩峩足不下山者二十八載至是因應寶方之請乃先到廩山掃塔始入院師之住寶方也雖臨廣衆不以師道自居日率衆開田齋甫畢已荷鋤先之矣時有志於禪者日漸集庚子春師自以未及徧參爲歎乃西登匡廬迺流上武昌歷荆襄復北走中原訪無言宗主於少林主大賞識之遂留過夏每見當道撫謙推譽故兵道劉公以煥司理熊公尚文等爭延禮之尋歸明年復東遊兩浙泛三吳乃北渡江抵五臺訪瑞峯老人於宰殺溝師問曰某甲數千里來特請和尚決疑峰曰疑箇甚麼師曰臨濟道佛法無多子畢竟是

箇甚麼峰曰向汝道無多子又問甚麼師曰玄沙謂靈雲敢保老兄未徹在何處是他未徹處峰曰大抵玄沙亦未徹在師曰趙州勘破婆子那裏是勘破處峰曰却是婆子勘破趙州師曰雖然如是請和尚頌出峰曰知是般事便休師即禮拜後峰轉詰師頌臨濟曰醍醐上味出乎乳滴水攪中總不成三十棒頭開正眼何曾傳得祖師心頌靈雲曰敢保老兄未徹一隊閒神野鬼不是焦面王來受陷遺坑幾許頌趙州曰暗藏春色明露秋光有眼莫鑒縱智難量到家不上長安路一任風花雪月揚峰大賞之賓主相得有如舊識居久之下臺山入燕都講肆宗席靡不徧歷時達觀禪師寓西山師往訪之中途遇一僧舉觀乾屎橛頌師遠返曰已相見了也至是師之心亦倦遊矣乃旋寶方癸卯始開堂時衆謂師必嗣少林或臺山及片香拈出乃嗣廩山衆心大服時舉弟子元來爲第一座師資雅合玄唱玄提四方聞風而至者絡繹於道挂搭常數千指乙巳重建寶方戊申春建陽傳震南刺史及趙湛虛文學等請師就董巖開堂結制聽法者幾二千人冬回寶方明年春遷壽昌壽昌故西竺二來禪師道場也來臨滅遺識云壽昌好



牧牛西竺再來遊至是荆榛滿目敗屋數椽而已及衆請師至適與來同鄉且同姓人咸謂師爲西竺再來云師居敗屋日中率衆開田一如實方未嘗少倦數載之間重建一新莊嚴偉麗甲於江右叢林所宜有者悉備焉仍別創菴二十餘所以居廣衆丁已臘月七日晚自田中歸忽謂衆曰田中之事汝等善爲之老僧不復砌石也衆愕然十八日示微恙除夕猶上堂元旦猶上殿祝聖初三日病甚醫者來師曰吾非病會當行也初八日遂禁藥食作兩劑遺囑十五日陞座辭衆因作別諸外護書數日之間問疾者雲至師諄諄勸勉略無倦色十六日分付茶毘衆請留全身不許十七日未刻自取水嗽口洗面拭身索筆大書曰今日分明指示擲筆而化茶毘火光五色頂骨及諸齒俱不壞師天性朴茂操行端方著於容則端嚴發於聲則侃直雖不修邊幅而望之者起敬雖不事逢迎而見之者心服其自奉甚薄人多有不堪者師笑曰丈夫踐履佛祖之道可被三寸古根轉將去耶歷主三刹皆不發化主不拔外緣任其自至叢林之事動多獨斷而暗合前規雖有時事當煩劇精疲力竭而胸次悠然如不事事者四十餘年鋤犁弗

釋年迨七旬尚混勞侶必先出後歸未嘗有一息苟安之意三刹歲入可供三百衆皆師血汗之力也學者來弗拒去弗追病者必親調藥食遷化者必躬負薪茶毘之其施教也縱奪無方激裁多術賢愚咸獲其益室中叅請則單提祖令橫掃異蹤屹然如銀山鐵壁學者多望崖而退故說法四十餘年未嘗輕有印可生平偈頌隨叩而應不落思議雖色澤未敷而識者爭寶之鄧潛谷徵君見師山居偈擊節嘆賞曰何期瀕老得飲醍醐湯海若祠部見師答問卽命工鐫行稱爲能道人再至由是一時縉紳先生翕然皈依益王嚮師道風亦屢遣存問師降誕於嘉靖戊申三月念五辰時示寂於萬曆戊午正月十七日未時世壽七十有一僧臘四十有六是冬建塔於本寺方丈門弟子十有餘人惟元來開法於博山語錄二卷甚行於世竊惟明興以來知解教戒之學幾徧寰海而西來一脉至有老死而不聞其名者吾師誕生茲會紹前緒於既墜破久暗而重輝法眼圓明機辨自在師於法門有再造之功焉且其孤風峻節若雪中峩峩其強忍精進若乾行弗息上下千載寥寥罕儼大智之後一人而已今師鶴樹譚終芳躅日遠後



學問聞何由私淑況西來慧命僅此一綫可令其湮  
沒不傳乎用是不揣庸鄙述其梗概非敢阿其所好  
也是爲記

鼓山永覺和尚廣錄



新城壽昌無明經禪師塔銘

有序

佛祖之道若太虛空亘古常然非晝夜代謝之可明  
昧惟得之者若獲如意寶應用無窮其不思議力性  
自具足稟明於心不假外也從上諸祖莫不皆然何  
近代寥寥匪曰無禪直是無師其果無邪予於壽昌  
禪師見其人矣謹按狀師諱慧經號無明撫州崇仁  
裴氏子初產難祖父誦金剛經遂得婉因名經師生  
而穎異不羣形儀蒼古若逸鶴凌空天性澹然無嗜  
好九歲入鄉校便問浩然之氣是個甚麼師異之居  
恒若無意於人間世者年十七遂棄筆硯慨然有向

道志季二十一偶入居士舍見案頭金剛經閱之輒終卷忻然若獲故物卽與士言其意士奇之師由是斷葷酒決出世志父母聽之時邑之蘊空忠禪師說法於廩山遂往依之卽其本名曰慧經執侍三載凡聞所教不違如愚嘗疑金剛經四句偈一日見傳大師頌曰若論四句偈應當不離身師不覺灑然因述偈有遍界放光明之句以是知爲夙習般若熏發也時年二十四一日閱大藏一覽至宗眼品始知有教外別傳之旨至於五宗差別竊疑之迷悶八月至若無聞見時人以爲患疑久之有省於是切有參究志遂辭廩山欲隱遁乃訪峨峰見其林壑幽邃卽誅茆以居誓不發明大事決不下此山居三年人無知者因閱傳燈見僧問興善如何是道善曰大好山師問措疑情頓發日夜提撕至忘寢食一日因搬石堅不可舉極力推之豁然大悟卽述偈曰欲參無上菩提道急急疏通大好山知道始知山不好跳身跳出祖師關因呈廩山山印爲灑器師生而孱弱若不勝衣者及住山日極力砥礪自堅躬自耕鋤鑿石開田不憚勞苦不事形骸每聞空山境喧乃曰老僧不采無窮途居不閉戶夜獨山行嘗大雪封路絕食數日向

未薙髮人或勸之師曰待具僧相乃爾至是始剃染授具自此影不出山者二十四年如一日也時邑之寶方乃宋師寶禪師故剎也請師重興乃應命先之廩山掃師塔而後往有條然三十載忘却來時道之句時師年五十有一矣當萬曆戊戌歲也師住寶方日益增精進力凡作務必以身先雖形枯骨立不厭其勞故不數季百堵維新開田若干其佛殿三門堂廚畢備四方衲子聞風而至者日漸集時有僧問師住此山曾見何人師曰總未行脚僧激之曰豈以一隅而小天下乎師善其言遂荷錫遠遊乃過南海訪雲栖復之中原入少林禮初祖塔叩無言宗主問西來單傳之旨尋往京都謁達觀禪師深器重之一時法門大老相與酬酢無不推譽頃之入五臺參瑞峰和尚峰門庭孤峻師一見而契乃請益曰某甲於古德機緣數則有疑乞師指示峰曰請道師曰臨濟道佛法無多子畢竟是個甚麼峰云向道無多子又是个甚麼師曰玄沙謂靈雲敢保老兄未徹在何處是他未徹處峰云大是玄沙未徹師曰趙州云臺山婆子我爲汝勘破了也勘破在甚麼處峰云却是婆子勘破趙州師更請益峰云知是般事便休師作禮遂

相印契峰返詰師各以頌答語載別錄其趙州頌云  
暗藏春色明露秋光有眼莫鑑縱智難量到家不上  
長安路一任風花雪月揚峰深肯之觀師語忌十成  
機貴回互妙叶洞上之旨自是師心亦倦遊矣乃返  
錫寶方始開堂說法時以博山來公爲第一座師資  
雅合簪鼓此道激揚宗旨四方衲子日益至戊申邑  
之壽昌乃西竺禪師所創也久頹衆請師居之遂應  
命舊傳有識適師與竺同鄉同姓咸以師爲竺再來  
云師住壽昌不扳外援不發化主隨緣任用數年之  
間所費萬計其道場莊嚴煥然叢林所宜纖悉畢具  
二十年來千指圍繞又別建菴院二十餘所豈師以  
無作妙力而幻成者邪惟師之生也賦性直質氣柔  
而志剛心和而行峻雖邊幅不修而容儀端肅嚴霜  
煦日不怒而威衲子一見失其故有接人單提宗門  
向上事卽遠近叅請如銀山鐵壁未嘗輕意印可一  
人以眞叅實究爲要故海內但聞其風竝無一言之  
據借爲口實者其慎密如此然自奉甚薄至有不堪  
其憂者師澹如也每遇病僧必親調藥餌遷化則躬  
負薪茶毘凡叢林鉅細必自究心不謀而合度不擇  
淨穢必盡心力而爲之胷次浩然耳目若無覩聞者

老當益壯迨七旬尚混勞侶耕鑿不息必先出後歸  
躬率開田三利歲入可供三百衆故生平佛法未離  
饘頭邊也四十餘年曾無一息以便自安丈室翛然  
惟佗具而已雖臨廣衆未嘗以師道自居至於應物  
方行等慈隨機善誘各得其宜偈頌法語川流雲湧  
豈所謂般若光明如摩尼圓照無思應者邪苟有一  
念身心之相則疲勞厭倦非一日矣嘗謂自古傳燈  
諸老雖各具無礙解脫其不疲於萬行者獨永明一  
人然未及其龕若師者自非道契單傳心融萬法何  
發強精進之若此邪益王嚮師道德深加褒美其語  
別載因歎曰去聖時遙幸遺此老其見重若此故郡  
之徵君潛谷鄧公祠部海若湯公閱師問答深加歎  
賞以爲今日宗風再振一時縉紳先生無不翕然歸  
仰卽諸方久叅未決者自遠而來一見靡不泮然冰  
釋也丁巳臘月七日師自田中歸語大衆曰吾自此  
不復砌石矣衆愕然除夕上堂曰今年只有此時在  
試問諸人知也無誠語諄諄末後云此是老僧最後  
一着分付大衆切宜珍重戊午元旦三日示微恙遂  
不食云老僧非病會當行矣大衆環侍忻若平昔衆  
不安以偈諭之曰人生有受非償莫爲老病歎慌七

日以偈示博山次第寫寶方壽昌遺囑乃曰古人護  
惜常住猶如命根老僧不惜身命爲安常住十四日  
寫書辭遠近道俗且勉以叩已真叅十六日衆請留  
全身師命茶毘自作舉火偈令侍者徹宗唱偈舉火  
次辰取水漱口洗面拭身囑曰不必再浴恐廢常住  
薪水也誠衆無得效俗變孝違者非吾弟子乃索筆  
大書曰今日分明指示擲筆端坐而逝時萬曆戊午  
正月十有七日未時也茶毘火光五色心燄如蓮花  
其細瓣如竹葉頂骨諸牙不壞餘者其白如玉重如  
全文五色藏於本寺方丈建寧堵波當門一齒生時  
長偃下唇竟不壞畱博山師生於嘉靖戊申世壽七  
十有一僧臘四十有奇得法弟子惟元來開法博山  
其得度弟子若干人守三山常住有語錄二卷行於  
世予嚮師風丙辰避暑匡山有門人持師圓相真者  
予展之卽知師爲格外人而恨未及見也因爲之贊  
有突出大好山千里遙相見之語相傳博山見之以  
予爲法門知師之深者乃略述師之行狀請予爲塔  
上之銘予痛念禪門寥落向未有以振起者師絃將  
絕響矣今按師之行履其見地穩密機辯自在不惟  
法眼圓明一振頽綱而峻節孤風誠足以起末俗至

其精進忍力又當求之古人雖影不出山而聲光遠  
及豈非尸居龍見淵默而雷聲者邪觀其超然生死  
實踐可知因次序其實行乃爲之銘曰  
大道廓然 如太虛空 聖凡幻華 影落其中  
卽有求者 竟不可得 擬議思量 掉棒打月  
瞿曇熱亂 達磨忙來 到頭落得 一隻皮鞋  
建塗毒鼓 全彰正令 如有擊者 喪身失命  
不用命者 時來一擊 三日耳聾 晴空霹靂  
身心俱碎 魔佛潛踪 摩尼光耀 八面虛通  
惟我壽昌 誤中其毒 遍身毛孔 三昧出沒  
化生死窟 作光明聚 日用頭頭 無處不是  
提起饅頭 似金剛劍 煩惱稠林 佛祖出現  
四十餘年 墾土掘地 瓦礫荆棘 純七寶砌  
身心世界 碎爲微塵 塵塵佛刹 坐卧經行  
佛法禪道 拈向一邊 有來問者 直指目前  
如大圓鏡 五色齊至 不出不入 永生遊戲  
自墮此中 未嘗住世 卽今便行 亦未曾去  
不信但看 草芥纖塵 何有一物 不是全身  
青山塔影 松風長舌 說法音聲 常無間歇

明萬曆四十八年歲次庚申孟夏月朔旦

匡山逸叟慈山釋德清撰



後章信官黃端伯捐俸敬刻  
壽昌無明和尚語錄卷下 廣照弟子愈奇證  
崇禎十年十一月徑山寂照菴識

壽昌無明和尚語錄

普濟開山第一代孤山銀師塔記

師俗李姓父諱進壽武病人也少侍內庭銀作局公務之餘即留心內典於是出內徧遊南海諸名勝至少林遇道公無言師披剃法名銀圓居數時來隱上方構朝陽庵息靜念此山路迢遙行者維艱因募十方於孤山口村創建寺宇一座曰普濟禪寺以利往來果稱第一遂以地名號此孤山之所以稱也乃功成名就而示寂於萬曆庚申歲之正月十一日嗚呼豈徒到人間一回者哉法徒憶師之德依浮屠法擇吉卜地葬骨於寺之西北隅而徵文刊石以誌其時日於不忘憶追遠亦厚矣哉是爲記

大明崇禎甲申春日孝徒通

昱等立

上方山志



南明禪師行狀

師諱慧廣號南明鹽官韓氏子母姚姓未孺齡父母俱故得繼母吳氏撫之賦性質直于鄙亂時遂志出家博學動善寺禮片泉師而雍髮焉師視世如幻嘗曰推我應院皆非正行遂與朋舊謝絕不茹葷飲矢志參學彼時禪宗不著歷遊講肆復還本寺禪堂掩關得交持禪閣策進書至師展閱于無字話上寂然無別念虛豁豁地過了八日人情物理亦不知寢食起坐亦不覺忽生一念曰如此倘是落空耶便爾休歇三年而有車溪無幻老人聞師有真實志謁就關前一見便有師資之契師則以前工夫舉似車溪車溪應聲跌脚曰悔我來遲向後縱欲到此不易得也師復求示得受參究工夫是年冬啓關別無他往獨謁車溪再請益禪要未一載而往古心老師處闍戌即入車溪舊隱雙徑白雲山不出門三載時觀音殿繼峰主人啓建禪期師與之敦請車溪老人主持老人每下堂開示師聽之必垂淚忽一日于地上拾片紙有觀方知彼去者不至方之句有省即呈老人老人印可舉師爲首衆師于徑山車溪服勤八載老人付師衣法偈曰得本無所得傳亦無可傳今付無

傳法東西共一天嗣後掩死關于皇亭永慶寺四載有聞谷師時至關前盤桓既久凡師主禪期於雙徑皇亭及蓮居諸處有護法嚴印持聞子將居士等致請然師不允皆聞師勸赴師自處孤潔誨人不倦襪不解帶者二十餘年嘗有三願一不出世一不作緣事一不納徒衆自謂德薄福慙竟以退託嘗有偈頌法語門人錄呈即火之曰此不足流也今所存萬一皆妙用記持而書出泰昌改元仲冬師示疾囑後事畢二十七日辰時奄然坐逝茶毘靈骨瘞于雙徑師生于萬曆丙子十月十三日也

嗣法門人妙用稽首述

廬山雲中寺敬堂忠公塔銘

佛以無數方便調伏衆生。菩薩以種種因緣而求佛道。是知爲佛弟子。續佛慧命者。非特踞華座。拈菴豎拂。爲向上事。卽抗志煙霞。潛行密用。未嘗不以泉響風聲爲廣長舌相也。若雲中忠公者。豈非白毫光中晏坐。山林而求佛道者耶。師諱法忠。別號敬堂。新安歙縣曹氏子。母程氏。公生而穎異。鬻年好端坐。不與羣兒嬉。弱冠厭儒業。不喜治生產。蚤有出世志。年十九。遊錢塘靈隱寺。遇雲山僧大機和尚。卽求出家。爲剃染。執侍三年。二十一登壇受具。卽依講肆。久之。多所承。然未自信。遂行脚至少林。大千禪師開堂說法。師依之。扣單傳之旨。未幾走長安。謁僊融月心二大老。指示心要。尋歸五臺。予同妙峰禪師居北臺之龍門。師訪於冰雪中。一見而心相印契。乃留居期年。萬曆壬午。妙師與予別。之蘆芽。拉師同往尋開叢林。諸所創立。師有力焉。居三載。棄去。入伏牛火場。開煉三峯。南還登匡廬。愛其幽勝。遂誅茅於講經臺。居

三年。復還五老峰。甲影四年。一日登覽。仰天坪。乃匡山絕頂。喜其高勝。遂居之。單丁數輩。漸葺屋宇。久之。弟子亦漸集。師手植松十餘萬本。冀成叢林。師居恒坦夷。無緣飾。御衆不立規矩。凡細務必以身先。至者不倦。隨緣自守。一物之外。無長物。粒米莖菜。必與共之。視衆如一。平等行慈。無論智愚。賢不肖。浸久默化。而不自知。故來者如歸。家侍父母。凡出語。句慨切痛至。聽者無不心領神會。是以雖不上堂入室。而一衆森嚴。儼然一大爐。講蓋以身教也。予於丁巳歲。投老五乳。訪師於雲中。欣然道故師一日過。予連牀夜話。屬予撰十方常住記。越三年。庚申秋。示微疾。臨終端坐。謂其徒曰。吾見紅日當空。金蓮遍地。吾其行矣。言訖寂然而逝。時七月廿一日也。師生於嘉靖辛丑。世壽八十。法臘六十。晚年得度弟子三人。能幻能握。皆歙人。能擇度州人。握奉師茶。毗收靈骨。塔塋於桃花峰下。持狀請銘。予撫然而歎曰。當師訪於五臺時。見師飄然如凌風孤鶴。心甚愛其高舉。比卽堅留。且云

能同埋此中乎。師曰：有緣必遂，自後別去，將謂無復再晤之期。豈意垂老同歸，且爲述師之生平。耶銘曰：大道如空，萬法體同。能善用者，遇緣卽宗，逆順隨宜，了無虧欠。是在智者，種種方便，松聲泉響，出廣長舌，況復當機，豈非善說。是故至人，以身爲教，密行全彰，事事皆妙。壘土掘地，搬柴運水，大用現前，何拘彼此。有緣而遇，無心而作法。法頭頭都成，解脫弔影，重巖如臨。廣衆二十餘年，巍巍不動，通身毛孔，遍布十方。有人之者，脫體清涼，剎建雲中。僧來世外，粥飯如從香積世界。是在吾師，無作妙力，用而不藏，從空一擲。大願未終，幻緣消歇，掉臂而行了。無言說一塔撐空，靈跡是寄。法身常住，壽未來際。

夢游集

新安黃山鄒鉢菴寓安寄公塔銘

公諱廣，字寓安，衢州開化余氏子。生而聰慧，有出塵志。年十五，白父母，聽出家，投郡張公山，無爲法公爲沙彌。好學多能，博雅游藝，恒往來於休鑒之間。一時士大夫無不器重，樂與爲忘年交。年二十四，歎曰：人生過隙，駒耳。泛泛若此，何以出家爲。遂決志遊方，參訪知識，屢行爲親知羈留不果。乃宵遁，單瓢隻杖，徑造雲棲。大師見而器之，爲授具戒，開示念佛法門。曰：念佛無他伎倆，專在一心不亂。公服膺，遂以充雜。那居常刻意精修，專持一念，謹束三業，嚴整威儀，調和內外，悅可衆心。大師一日臨衆，曰：朝廷設官以稱職爲最，豈惟國家叢林亦然。梵語維那，此云悅衆。若寄維那，可謂稱職矣。由是一衆咸推重之。一坐八年，以省師歸。故山閉關三年，萬曆庚戌入黃山之丞相原，誅茅葺修，稍進自策。一念不移，若忘人世。久之，一方緇白歸信者衆。圖南汪公爲結菴以居之。一坐十二年，偶嬰真疾，竟不言動止，如常人。吳知之久之疾。

篇鄉人請醫診視公曰死生如客耳當行即行又何爲乎竟勿藥唯安然端坐如不有身一日召弟子曰吾行矣末後一事汝等識之言訖踞跌而逝時天啓元年辛酉二月二日也初弟子不意公遽化未理齋室乃置坐於几上且恐形變急積薪茶毗值天大雪不能動轉如是者七日遠近緇白聞而破雪奔弔見公顏色如生喜容可掬唇紅不改手輒如繡戚曰此生人也安忍化固止之乃借佛齋收斂供於所鑿之丈室雪乃止弟子相謂曰此豈末後事耶於是亦不敢火經夏秋炎熱形氣不變意欲奉三年乃瘞明年壬戌三月弟子大守走匡山具白其事且請爲銘予聞而歎曰吾沙門之行貴眞修實證不在街名聞立門庭爲得也以公之高明多藝博識廣聞一入法門卽盡情屏絕精心爲道如愚若訥居常一念密密綿綿見人不發一語問者唯唯一笑而已至若處同袍忘人我脫略形骸無不愛而敬之豈非威儀攝生正容悟物無言而說法者耶嗚呼若公之於生死神往

形留化臭腐爲神奇豈非戒定熏修精心融貫而然耶卽佛祖之金剛不壞常住不朽亦由是而證否則不崇朝若豚子之食於死母也子於是有感焉乃爲之銘曰

三界萬法爲心所造壞與不壞總在一簇螢火蚌珠其光雖小亦是精妙圓明之寶何況佛性寶覺明心在我固有豈不甚深戒定所熏金剛種子故舍利羅其叢如蟻既有幻形寧免幻病果縛現存業由前定如公形骸久而不臭想是其中心光無垢從此精鍊生生不退決定至於金剛之地或焚或存無可不可且待三年再來報我我作此銘非爲公立普告諸人大家努力

徑山化城寺澹居鎧公塔銘

歷觀古今豪傑之士有戡亂之才而不能降心有拔山之力而不能割愛是知能透情關掉臂生死者非宿種深根雖丈夫亦未易爲力也予於鎧公有異焉公諱法鎧字忍之別號澹居江陰人姓趙氏世稱巨族母夢僧趺坐於堂上遂生公公生而顯慧爲兒嬉喜佛事個儒逸羣長習學子業才名奕奕乃屢視世榮志性命之學父母爲聘竟不顧父卒乃杖策孤遊登太和山遇羽士授長生之術遇武昌遇講良知學者皆掉頭棄去一日入僧舍見金剛經讀至如來說諸心皆爲非心忽有省乃曰是吾所歸也還過浮山坐三曲洞瀝血寫孝經癸巳遊皖城達觀禪師過江上公往參未面門外作禮再謁乃見求度未許師登馬祖菴公偕阮公自華至是夜師夢披白鎧人侍其側及公至著白衣懇求剃度師許之因命名薙髮授具戒時年三十有三師命參已躬下事公卽辭入

天目誅茅於分經臺甲影藏修單提向上極力參究蔬食不糝單衣露肘每降妄心燃香齋臂如是者三年大有開發石帆岳公入山見公弊衣髻頭垢面跣足腰鎌採薪因問你是澹和尙甚麼人應曰我是他使的岳公大笑曰眞道人也久之下天目復過宣城掩關於西樂乃習荷重負肩試四十斤經行以苦筋骨困昏睡其道益進後出關行脚至匡廬每過叢林坐廊下忽焉達旦寤寐一如也辛丑至都門省本師於終壽初入室便問某甲爲生死大事願師指示師卽痛棒如是者再一日又問曰永嘉云了卽業障本來空只如師子尊者二祖肇公等是了得也未聲未絕師連棒曰會麼會麼公曰不會師曰本來空是甚麼乾屎橛公猛省但點首而已自是見地卽證密壬寅秋南還入浮山會聖殿乃宋遠錄公與歐陽六一因甚說法處久爲俗業皖城澹宇阮公聚族復之謂公以居重新遠公塔瀝血書梵經日課金剛般若



爲母壽戊申。應太史觀我吳公。請住持浮山大華嚴寺。居常以本分爲佛事。四方衲子至者。唯示直捷處。乃集諸祖入道因緣。梓之初達師刻大藏以雙經寂照爲刻。場師靈龜亦歸之。公欲滿本師願。遂往庚戌。公至山見多霧濕。下有化城故址。乃宋佛日宣禪師道場。太史具區馮公議修復爲藏板處。公簡得其手札示左方伯本如吳公。吳公按址畫界。奪諸豪右之手。仍爲佛地。又賡臨安太平寺田百畝。供贍常住。於是藏事有歸焉。甲寅吳公開府於蜀。公以刻藏因緣往議。遂登峨嵋禮普賢乙卯春。同直指若谷徐公出蜀。是年秋還徑山。大師靈龜已入土。司成文寧朱公禮師塔。按形家言。知地有水。議收葬。公與師護法弟子仲瀛繆公行求善地。改卜於鵬搏峰之陽丙辰冬。予自南嶽來赴甲盡法門死生之義。至金沙爲文以祭。預定於長至月十九日。及至會。是日茶毗。予因舉火謂靈骨入塔以酬生平。知已達師末後一段光明公之力也。諺曰。棒頭出孝子。公實以之。予歸匡山公。

寂於津梁。以寂照付果公。以化城爲十方接待常住。囑諸弟子曰。汝等袈裟下各有一坐具。地何處懸於此耶。辛酉秋七月。薨辭諸遠近。過白門以藏事托本如吳公。冬十月。歸雙徑。一日倚杖立堂下。顧謂衆曰。羚羊挂角。不出十二衆。罔測至晚。焚香禮佛沐浴更衣。跌坐默然。至旦忽脫去。天啓辛酉十二月十三日也。弟子某某等茶毗葬於某某處。公生於嘉靖辛酉三月二十一日。世壽六十有一。僧臘二十有八。予每見達師門庭峻絕。恒思後難其人。及至雙徑見公貌粹骨剛。稜稜英氣。四方曾葬者。皆主百凡。蜩集公摩畫遊刃。指揮如意。意氣開朗。不動聲色。其於以送死復生。盡形畢命。繼志述事。光前絕後。斯爲達師末後弟子無忝的骨者也。私謂公之才足以應世。力足以荷擔其爲道也。艱難辛苦。靡不備歷。其於事也。見義勇爲。不避刀鋸。其視利養。如空花水月。死生之際。超然如脫弊屣。應非大丈夫夙稟披瀝心契。無生履處。於有形之外者。曷能如此哉。公弟子元亮具狀走匡山乞予爲銘。予念法門之誼。乃爲銘曰。

叢林秋晚大法類綱歲寒霜雪紫栢用光其道既光  
門庭益峻壁立懸崖大有徑庭望之者慄觀之者退  
棘棒一條全無忌諱窟中獅子爪牙纔露是獅子兒  
略無回互一棒之下翻身跨跳大步遊行迴途復妙  
渾身荷擔不遺餘力恒沙法藏信手揮斥法輪無窮  
轉之未盡津梁既疲隨緣究竟旅泊安居乾城行處  
一切盡爲十方常住生前不有末後亦無一塵不立  
本自如如羚羊挂角分明指示撩起便行撒手歸去  
一塔孤標空中建立法身彌露風聲月色

慈山老人夢遊集

慈山大師塔銘

天啟七年丁卯

錢謙益

常熟人  
宗伯

神宗顯皇帝握金輔以御世推慈聖皇太后之志崇  
奉三寶以隆願養上春秋鼎盛前星未耀慈聖以爲  
憂建祈儲道場於五臺山妙峰登公與慈山大師嘗  
主其事光宗貞皇帝遂應期而生於是二公名聞九  
重如優曇鉢花應現天際妙峰不出王舍城大作佛  
事而大師有雷陽之行其機緣所至橫見側出固非  
凡情之可得而測也大師之遷化於曹溪也大宗伯  
宣化肅公親見其異爲余道之而順德劉起相陳施  
祥以行狀來謁余表塔余曰有吾師宣化公在他日  
請爲第二碑又明年乙丑曹溪廬山二處建塔其佐  
持木昂福善及法性弟子超逸等走書來告曰大師  
東遊得子而憲曰剎干不憂倒却矣燈炮月落晤言  
臺臺所以付囑者甚至塔前之銘非子誰宜爲余何  
敢復辭謹按師諱德清族蔡氏全椒人也父彥高母

洪氏夢大士抱送而生七歲叔父死屍於牀問母從何處去卽抱死生去來之疑九歲能讀普門品年十二辭親入報恩寺依西林和尚內江趙文肅公摩其頂曰兒他日人天師也十九祝髮受具戒於無極湛公聽講華嚴玄談至十玄門海印森羅常住處悟法界圓融無盡之旨慕清涼之爲人字曰澄印從雲谷會公縛禪於天界寺發憤參究疽發于背禱護伽藍神願誦華嚴十部乞假三月以畢禪期禱已熟寐晨起而病良已三月之內恍在夢中出行市儼于禪坐不見市有一人也雪浪恩公長於師一歲相依如無着天親嘉靖丙寅寺燬於火誓相與畜德俟時以期興復師旣巍然出世而雪浪卒爲大論師修治故塔稍酬誓願焉師嘗聽講于天界厠涸清除了無人跡意主東淨者非常人也旣之一黃面病僧目光潒射遂與定參訪之約質明則已行矣卽妙峰登公也師以江南習氣軟暖宜人冬冰夏雪苦寒不可耐之地以痛自磨厲遂飄然北邁天大雪乞食廣陵市中曰吾一鉢足以輕萬鐘矣抵京師妙峰衣褐來訪鬚髮

鬚發如河朔佑客師望其眸子識之相視一笑參徧融貞公融無語惟張目直視又參笑囁囁問何方來曰南方來囁曰記得來時路否曰一過便休囁曰子却來處分明遊盤山至千像峰石室見不語僧遂相與熊汲度夏時萬曆元年癸酉也明年偕妙峰結冬蒲坂閭物不遷論至梵志出家頓了旋嵐偃嶽之旨作偈曰死生晝夜水流花謝今日方知鼻孔向下峰一兒遽問師何所得師曰夜來見河中兩鐵牛相闘入水去至今絕消息峰曰且喜有住山本錢矣遇牛山法光禪師坐參請益法光發音如天鼓師深契之送師遊五臺詩云雪中獅子騎來看洞裏潛龍放去休且曰知此意否要公不可捉死蛇耳師居北茔之龍門老屋數椽在萬山水雪中春夏之交流斯衝擊靜中如萬馬馳驟之聲以問妙峰峰舉古人三十年聞水聲不轉意根當證觀音圓通語師然之曰尋緣溪橫釣危坐其上初則水聲宛然久之忽然忘身衆竊聞寂水聲不復聒耳矣一日粥罷經行忽立定光明如大圓鏡山河大地影現其中旣覺身心湛然了

不可得說偈以頌之遊雁門兵使胡君請賦詩甫構思詩句逼塞喉吻從前記誦見聞一瞬現前渾身是口不能盡吐師曰此法光所謂禪病也惟熟睡可以消之擁衲踟躕一坐五晝夜胡君撼之不動鳴擊子數聲乃出定默坐却觀如出入息住山行脚皆夢中事其樂無以喻也還山刺血書華嚴經點筆念佛不廢應對口誦手畫歷然分明隣僧異之率徒衆相勸已皆讚嘆而去嘗夢與妙峰夾侍清涼大師開示初入法界圓融觀境隨所演說其境即現又夢登彌勒樓閣聞說法曰分別是識無分別是智依識染依智淨染有生死淨無諸佛自此識智之分了然心目也師既還所儲道場遂遠遁東海之牢山慈聖命龍華寺僧遂菴行求得之遣使再徵不能致賜內帑三千金復回辭使者不敢復命師曰古有矯詔賑饑之事山東歲凶以此廣聖慈於饑民不亦可乎使者持賑籍還報慈聖感嘆率閭官布金造寺賜額曰海印師詣京謝恩爲報恩寺請藏上命師賁送因以便歸省父母寺塔放光累日迎經之日光如浮橋北度經在

塔光中行也師還以報恩本末具奏曰願口減膳羞百金十年工可舉也慈聖許之歲乙未而黃冠之難作師住山十三年方便說法東海彌離卑地咸向三寶而黃冠以侵占道院飛章誣奏有旨逮赴詔獄先是慈聖崇信佛乘勅使四出中人讒構動以煩費爲言上弗問也而其語頗聞於外廷所司遂以師爲奇貨欲因以株連慈聖左右并按前後擅施帑金以數十萬計拷掠備至師一無所言已乃從容仰對曰公欲某誣服易耳獄成將置聖母何地耶公所按數十萬在縣官錙銖耳主上純孝度不以錙銖故傷聖母心獄成之後懼無以謝聖母公窮竟此獄將安歸乎主者舌吐不能收乃具獄上所列惟賑饑三千金有內庫籍可考慈聖及上皆大喜坐私造寺院遣戍雷州非上意也達觀可公急師之難將走都門遇于江上師曰君命也其可違乎爲師作逐客說而別師度庾嶺入曹溪抵五羊褚衣見粵帥就編伍于雷州歲大疫死者相枕籍率衆掩殮作廣薦法會大雨平地三尺瘴氣立解參政周君率學子來扣擊舉通乎晝



夜之道而知發問師曰此聖人指示人要悟不屬生死一着耳周君憮然擊節粵之孝廉馮昌曆輩聞風來歸師擬大慧冠巾說法構禪室于壁壘間說法華至寶塔示現娑婆華藏漏現目前開悟者甚衆居粵五年乃克住錫曹溪歸侵田斥僦舍屠門酒肆蔚爲寶坊緇白全集攝折互用大鑒之道勃焉中興甲寅夏師在湖東慈聖賓天詔至慟哭拂刺返僧服又三年念達觀法門死生之誼赴葬于雙徑爲作茶毘佛事箴吳越禪人之病作擔板歌弔蓮池宏公於雲棲發揮其密行以示學者自吳門返廬山結菴五乳峰下效遠公六時刻漏專修淨業居四年復住曹溪天啟三年癸亥宣化公赴召來訪劇談信宿公謂師色力不難百歲更坐一十餘夏如彈指耳師笑曰老僧世緣將盡幻身豈足把翫哉別五日果示微疾韶陽守張君來問師力辭醫藥坐語如平時既別沐浴焚香集衆告別危坐而逝十月之十一日也曹溪水忽涸百鳥哀鳴夜有光燭天三日入龕面顏發紅須髮皆長鼻端微汗手足如綿僧徒驚告謂師復生蕭公

語余衰老赴闕跋涉二萬里何所爲哉天殆使爲師作末後證明耳嗚呼知言哉師長身魁碩氣宇堂堂所至及物利生機用善巧如日暄雨潤加被而人不知山東再饑師盡發其囤親泛舟至遼東糴豆以賑旁山之民咸免捐瘠稅使與粵師有隙嗾市民以白牘作難羣噪圍師師緩頰諭稅使解圍不動聲色會城以亭珠船千艘罷採不歸剽掠海上而開礦之役繹騷尤甚採使謁曹溪師以佛法攝受徐爲言開採利害由是珠船罷採不入海而礦額今有司歲解制府戴公詒書謝曰吾乃今知佛法慈悲之廣大也師爲余言居北臺大雪高於屋數丈昏夜可墜毛髮堅坐待盡身心瑩然遲明塔院僧穴雪以入相携行雪洞中里許乃出當詔獄拷治時忽入禪定榜箠刺熱若陷木石逾年在雷陽聞侍者趣呼逮繫毒楚卒發幾無完膚此楞伽筆記所由作也師東遊至嘉興楞嚴寺萬衆圍遶有隸人如狂易狀搏額不已曰我寺西仲秀才也身死尙在中陰開肉身菩薩出世附隸人身求解脫耳師爲說三皈五戒問解脫否曰解



脫竟惘然而覺師之樹大法幢爲人天眼目豈偶然哉師世壽七十八僧臘五十九前後得度弟子甚衆從師于獄職納橐籥者福善也終始相依於粵者善與通岸超逸通炯也貴介子弟矧翬然燈以求師道現大士像於瘡痂中而坐脫以去者卽墨黃納善也粵士皈依昔者孝廉馮昌曆御史王<sub>安</sub>爲上劉起相陳廸祥歐文起梁四相龍璋皆昌曆之徒也師所著有楞伽筆記華嚴綱要楞嚴懸鏡法華擊節楞嚴法華通議起信唯識解若干卷觀老莊影響論道德經解大學中庸直指春秋左氏心法夢遊集又若干卷嗟乎師于世間文字豈必不逮古人有不逮焉亦糟粕耳師于出世間義諦豈必不合古人有不合焉亦皮毛耳惟師夙乘願輪以大悲智入煩惱海以無畏力處生成流隨緣現身應機接物末後一着全體呈露後五百年使人知有一大事因緣是豈可以語言情見擬議其短長者哉是故讀師之書不若聽師之言聽師之言又不若周旋瓶錫夷考其平生而有以知其願力之所存也謙益下劣鈍根荷師記莻援摭

年譜行狀以書茲石其詞寧繁而不殺者欲以示末法之儀的啟衆生之正信也銘曰

人生出沒互濁世間生死之途屹立重關重關峻複誰不退墮師子奮迅一擲而過濟河焚舟縣車束馬一鉢飛渡誰我禦者氷山蟄伏雪窖沉埋氷解凍釋水流花開光明四照上徹帝閭榮名利誘匪我思存震霆赫怒我性不遷析楊木索說法熾然覺範朱崖妙喜梅州雷陽萬里謂我何求軍持應器橫艾杖錫毀形壞衣古有遺則大鑒重輝靈照不昧屈胸之衣如施畫續師之示現如雲出谷觸石膚寸雨必待族雲歸雨藏山川自如孰執景光以窺太虛福德巍巍文句雖璨視此肉身等一真幻匡山不來曹溪不去塔光炳然長照覺路

予童年聞慈公謫雷陽經會城而未之及謁公乃于廬山與王惺東侍御齒及微名謬云嶺海之奇予自是與其徒通岍輩遊公亦駐我曹溪一槩之緣蹉跎真至而公示寂乃歎曰予過矣夫予過矣夫後通岍與超逸通炯演其教於訶林予家食數過與周旋若

然者雖未及謁公而緣固在也參岳魏公出錢宗伯  
撰公塔銘相示云可暨石曹溪以示信而命鐫工於  
訶林時當結夏菩提受風響遍諸天三鼻泉居士歡  
喜題詩遂泚筆石上將承饒魏二公之弘信以了夙  
緣亦曰慈公知予名也第惺東心肯于何所矣陳子  
壯謹跋

曹溪通志

曹溪中興慈山先師傳

師諱德清字澄印別號慈山建業全椒蔡氏子父諱  
彥高母洪氏師誕于嘉靖丙午十月十二日母解懷  
白衣重包而出衣洗濯湯水異香舛角時隔溪從  
師習魯誥心戀母時渡溪趨母母嚴捉師總角擲于  
溪曰小子不讀書不淹歎何為幸叔伯急為救之師  
從此戀母之心澹如冷如居恒不樂俗父母每為推  
卜咸曰此子非塵中物留于俗室多不吉父母曰養  
子不吉何不送之出家年十二歲送長干大報恩寺  
從西林和尚為沙彌時無極大師主席三藏殿及門  
弟子雪浪師長師一歲師問過三藏殿與雪浪師身  
年資性頗類二師密契溪至心迹靡間儼如一人無  
極大師亦等視之師年十九禮棲霞雲谷大師咨決  
心要是年冬本寺請無極大師講華嚴玄談師即從  
受具戒一日在舍利塔前叩一梵師梵師曰此小師  
後日大轉法輪口如仰月即佛口也一日又在本院  
廊下遇一異人謂師曰公可惜許公可惜許師曰何  
謂客曰公若在吾儒能大扶樹名教竟肩八彩公肩  
五彩有三教之任吾海內求人三十餘年今日獨見  
公一人已為僧無如之何吾從此不復與人見也別  
後師著意尋訪竟不知何往嗣又遇一山人溪愛師

清致可尚請師諱刻一圖章曰清郎印送師曰存之可爲後日證師喜佩與身俱雲谷大師凡應請師常侍側雖與雪浪師友密別有超異心期同志行脚住山無極大師主天界寺法席師與雪浪師亦預焉師每登廁見廁地光潔如鏡入夜燈明如晝知有智人司之用意伺盼竟未識其人一日大衆晚課師私窺之見一黃腫頭陀執火入廁揩燈盞添油師前拉住曰師真妙人也我數伺師一見不得今始遂意詢號曰妙峰字曰福登爲山陰王南海進香北人初到南方受濕生瘡因討此行單爲調息計何似師大智慧能聽經後日代佛揚化我輩是笨工人行得是笨工事何辱用意若此師笑曰願師慈悲勿棄訂爲生友同住山同行脚妙師曰師有此志行脚我荷草鞋住山願拾薪汲水給事焉尋妙師瘡愈辭師北歸師送於江干再四囑住山行脚事揮手而別師竣天界講期一切捐棄唯獎衲一肩辭西林無極雲谷三大師三大師知其志不可畱咸歡喜讚歎好去雲谷大師復曰佛法重擔在爾肩頭上甚勿忽之師唯禮謝而已師渡江經全椒別母母亦歡喜謂子北行何不早也師年二十有七師北入燕都意訪妙師問游諸

講肆以俟之時學人輩知師是南方學者博於外學咸請講老莊諸子等書師亦隨請隨應之未幾妙師奉山陰王命入京請大藏經亦注意覓師一日妙師聞某處到一南方學者人品秀拔神悟孤朗與諸學人論內外典籍問辯無礙宿學後進無不推重之妙師躍然信決是師直趨所指之處一入門師遙見此豈非昔年與友之黃腫頭陀耶向前扯住相視笑曰還認得麼妙師曰不認得不至此師曰我到京特爲訪師妙師曰我福登來京亦無別第一爲尋師第二爲山陰王請藏經候經成同師至蒲州安置卽同上五臺山住靜兼述山陰王企慕之誠師以藏經事大候之時有大居士南溟汪先生在朝聞師名請一會師至汪公喜不自禁如見天上人也謂師曰五宗衰弱獅脈垂絕非師莫能起之師當痛念佛祖慧命衆生本有極盡擔荷去諸佛諸祖智慧德相自然萃于師身師曰不知如何擔荷去公曰莫作此語此時不要師用心用力支持只要師放捨身命住山去冰雪堆裏溪埋去大死一番去死後發活然後出頭管取包天裹地耀古輝今那時自信沒量大人不讓佛祖師曰住山是爲僧本事初在南方與一真實衲子號

妙峰結友同去住山此師卽今爲山陰王造藏埃畢同去住山究竟本事公大喜請妙師相會亦以此事叮囑公于藏經密用力欲速起時邀師私館對坐竟夕盤桓此事久之藏經未起師卽別汪公妙師參遍融大師師禮拜乞和尚指示遍唯直視之而已隨過西城柳巷叅笑巖寶祖祖一見便問曰禪人從那裏來師曰南方來祖曰還記得來時路麼師曰一過便休祖曰子甚來處清楚宜當珍重師作禮祖遂以記荆之語囑付居山以待龍天推出師卽唯辭退遂遊五臺一載未獲安逸之所復返京都之盤山師登山頂時見石巖內一隱者灰頭土面師作禮絕不照應問亦不語師知非常人亦同默坐少頃隱者燒茶唯取一甌自飲師亦取一甌自酌自飲茶完隱者還茶具舊處端坐如故師亦如之又少選隱者炊飯飯熟移在面前唯取一碗一筋自食師亦取一碗一筋同食飯罷亦端坐如故師亦如之夜中隱者出巖外經行師亦隨之弟東西各步明日師知茶時烹茶飯時煮飯隱者同師飲啜入夜經行亦爾如是一七隱者方問曰仁者何來師曰南方來隱者曰來此何爲師曰特訪隱者隱者曰隱者面目如此別無奇特師

曰進門早已看破了也隱者笑曰我住此巖三十餘年今日始遇一箇同風留師同住師亦忘返師一夜經行忽然頂門响一聲轟如乍雷山河大地身心世界豁然頓空其空境非尋常目前空可喻如是空定有五寸香許漸覺有身心漸覺脚下踏實開眼漸見山河大地一切境相還復如故身心輕快受用亦無可喻舉足如風輕歸巖中隱者問曰今夜經行何其久耶師具告所得境相隱者曰此色陰境耳非是本有我住此巖三十餘載除陰雨風雪夜夜經行此境但不著則不被他昧却本有師溪肯其說卽禮謝而同住月餘妙師藏經起已上船向汪公詢師汪公卽遣使登盤山覓師問至巖中見師述主人妙師相候之意師聞之拜辭隱者回京妙師汪公迎師笑曰回何遲耶師具陳山上因緣公曰如是則吾師住山已竟師曰猶是途路邊境界耳公與妙師相視大笑公餞送二師登舟曰佛法大事全在二師擔荷去師曰老居士也不得推他揚帆風疾從河南轉進山西至蒲州山陰王問藏經將至率諸宗侯僉蓋音樂香花迎經進府妙師告王曰向所說澄印師今亦來矣王聞大喜先請相見後方安置藏經延師府內住時刻



坐對究探楞嚴宗旨王托妙師請師講楞嚴經師雨  
淚苦辭曰我爲住山來不爲講經來卽欲遁去王知  
志不可奪下拜堅留三兩月卽著妙師伴師住山師  
諾之時伏牛山法光和尚亦在蒲城間入府師一見  
知是宗門作家請益光和尚示以離心意識叅絕凡  
聖路學師溪領其旨每嘆曰光師談論如天鼓音光  
和尚一日搜師詩讀之笑曰何自得此佳句復笑曰  
佳則佳矣那一竅欠通在師問和尚通否光曰三十  
年拿龍捉虎今日草裏走出兔子來也下一跳卽曰  
和尚不是拿龍捉虎手光拈拄杖作打勢師把住以  
手捋其鬚曰說是兔子恰是蛤蜊光大笑休去師將  
別時光送以詩曰雲中獅子騎來看洞裏潛龍放去  
休及至五臺山先投太塔院寺主人大方遇之甚優  
居北臺峰下之龍門開基五尺下得銅佛高尺許  
衆奇之師自請在溪邊措洗佛背下有字曰清郎造  
師躍然高呼妙師曰此地我曾住過妙師曰何證師  
曰此佛是我造的妙師曰又有何證師曰佛背下有  
我名字妙師請佛看字曰師名德清此名清郎何認  
作汝造耶師曰不信麼卽取出報恩寺山人所贈圖  
章與看曰清郎卽妙師無語此佛應山人所囑存之

爲後日證有驗也未幾妙師別結廬于木瓦梁師靜  
室構成單丁獨處不數日匡山黃龍潭徹空師至師  
喜留同住二師輪日值鑑邊事住將半載長干雪浪  
師與同叅三五人結伴游臺訪師于龍門燈夜茶話  
及山中者宿可叅見者有幾師曰聞鳳林寺二虎老  
師位居德雲人稱山中活文殊也我尚未一見雪師  
曰何不同往師喜諾明日同入鳳林二虎和尚見諸  
師大喜席地而坐獨於師綢繆有加笑語無間唯鄉  
音重師但作聽勢竟不知所言何事夜復同臥笑談  
竟夜明晨飯罷諸師別去知客進方丈叩曰某人等  
侍和尚有三五十年者有一二年者未曾見和尚歡  
喜若此此諸師有何因緣能啓和尚尊意二虎和尚  
曰老人不說汝等後生不知我扯那一位是澄印麼  
知客曰是曰他是當時毛賴債當時他掃地我關門  
我兩箇同生西方今日同來此土我還記得他不記  
得了我認得他不認得我了知客曰卽師卽今在  
龍翻石住靜應有幾年二虎和尚曰此地他曾住過  
此番住只得八年住過二字又證佛是師造審矣時  
山中有奸商作難諸山知師與代州鴈平道胡公有  
舊識求師解之師應諾尋出山至代州自作書自投



順菴胡公識師卽請進署中臺山難事卽時瓦解師辭歸山胡公堅留署中商略向上事日夜對坐但有言說隨筆記之積月餘所記字紙盈篋胡公命人錄之成帙卽授梓請師命名曰緒言此書乃師首出也公一日公務遠行留師署中命三五幹僕供役師閉門一七不敢重敲茶飯俱不得進胡公回詢師起居使者具實陳之公茫然急自撥門見師端然而坐公令取擊子於師耳邊擊三下師聞聲從空落忽覺開眼見胡公笑曰歸何速耶公曰師定何久耶師曰轉身纔坐未久公曰已過一七矣又盤桓數日師堅辭歸山公遣人送之師至山諸山迎接拜謝爲解大難此是山中千載大吉祥也師每坐溪橋水聲宛然久之動念卽聞不動念卽不聞一日忽然忘身音聲俱寂自此衆響聞然不復爲擾矣時過大塔院寺見一梵僧倜然可懼手拉師近前向師曰師是大人再來滿頭髮皆紺色後必大作佛事師唯禮謝而已是時師頭陀也一夕夢入金剛窟石門榜大般若寺見清涼大師倚臥床上妙師左侍師趨入禮拜右立大師開示初入法界圓融觀境謂佛刹互入主伴交參往來不動之相纔說其境其境卽現自知身心交參涉

入妙師問曰此何境界師笑曰此無境界境界師又夢履空上昇入廣大樓閣瞻禮彌勒聞其說曰分別是識無分別是智依識染依智淨染有生滅淨無諸佛自此智識之分了然於中適大雪經旬各臺頂雪俱吹聚龍門將師靜室覆掩深幾十丈師覺寒甚促徽師撥火微推簾不開以手探之知爲雪擁師曰吹火有則有命無則無命吹之火發師曰性命可保矣二師融雪作茶飯畢無可爲計兀坐而已北臺白馬寺中臺三處見雪埋龍門會議急鳩集二三百人執鋤鏟筐箒探竿下臺頂覓龍門路依路挖洞用竿前探隨探隨挖師聞隱隱有人聲曰此是臺頂上人爲我們開雪少選聲寂師曰此或夜矣蓋雪中不辨晝夜聞聲知爲晝分不聞聲知爲夜分矣如是三五次音聲漸朗漸近一日探竿擢著靜室衆人歡呼勇猛向前抵門掀簾而進衆人見師哭曰師是南方人到山經此大難幸而有火此佛天默佑也師曰也要經過始得此又證汪公所囑冰雪堆裏深埋去實矣師與徽師稱謝仍撮雪煮茶大衆歡飲別去明日諸山聞二師無恙咸來相望攜水麪果點至者幾無容足處未幾神宗皇帝遣官祈皇嗣於武當皇太

后亦遣中官于五臺山就大塔院寺建無遮大道場  
爲聖躬 皇儲禱也請師與妙師主盟其會師經布  
法壇軌則種種供具大衆四事四十日不交曉會竣  
師以臺山虛聲難久居遂蹈東海之上易號慈山尋  
清涼流所謂那羅延窟者卽東海牢山也計師初進  
五臺至出五臺僅八年此又證二虎和尚云此番只  
得八年乃有宿慧之語 皇太后以五臺祈嗣之勞  
訪求三師大方妙峰俱至命龍華寺住持復至海上  
喻師尋建寺西山期以必往卽發三千金爲師建精  
舍師俱辭唯深隱是計其三千金付有司賑濟孤貧  
囚繫時 慈聖敕頒十五藏經散施天下名山以一  
藏送東海牢山無處供奉 慈聖命合宮布金修寺  
賜額曰海印禪寺是冬禪室成靜坐夜起經行忽  
見海與天圓明一際身心世界廓然無礙上下虛明  
如大圓鏡相似入室取楞嚴經證之開卷見汝身汝  
心外及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全經觀  
境了然心目連楞嚴懸鏡一卷丁亥開堂說戒四方  
衲子風趨雲驟師復爲衆說小品隨筆錄之曰心經  
直說以懸鏡文簡學者不易入復創意述楞嚴通議  
已丑爲報恩寺請藏齋送至龍江便道省親且欲重

修本寺以報出家地恩乞 慈聖日減膳饒百兩積  
之三年可舉 慈聖諭之此牢山不知何年湮沒爲  
黃冠所有諸無賴黃冠見師與創多妒之稱引宋七  
真故宇以爲訟端爲難不已師唯一體同觀而已甲  
午入賀 聖節命說戒于慈壽寺期完歸山以陶鑄  
法器爲事適 上數惡內使以佛事請用太繁偶以  
他故觸 上怒會有忌送經使者因之發難遂假方  
士流言僧占道山聞於 上敕遣師及送經使者下  
鎮撫司獄又 敕問官將向所出諸名山施資十數  
萬計嚴訊之師曰魏爲僧無以報 國恩今安惜一  
灰以傷 皇上之大孝乎卽曲意妄承非臣子所以  
愛君之心也有灰而已止供前施七百餘金而前所  
辭建寺之金已徧散孤貧獄囚所司有印籍在復請  
覈內支籍代賑之外無他 上意釋時相國洪陽張  
公暨諸當事營救甚力得出獄杖八十神色不異忽  
有異人至前曰老師無虞後日有數百萬生靈待老  
師救之師私付生靈至數百萬多是螻蛄蠅蚋之類  
因起放生意後每至處多勸人放生時洪陽張公語  
人曰人知慈公爲大善知識不知有社稷陰功也衆  
聞之悚然 旨戍雷陽侍御樊公繼謫問師雷陽風

景如何師方註楞伽經拈卷示之曰此雷陽風景也  
戴督府請住曹溪祖庭開堂先是達觀大師先到匡  
廬候送師囑曰近來祖道陵夷獅絃絕響多是源頭  
壅塞道脉不通也師度嶺表留意曹溪力爲疏決之  
師此念時時在中一聞戴公之命極喜不負紫栢老  
人所囑師進曹溪歎曰無怪祖道寥寞源頭既化爲  
俗境諸祖道場又豈有昇耶第一山門內外爲俗市  
酒肆肉案各色舖店有三百餘家啓戴公著落韶州  
司李親自催趕卽時不留一人一店三日後磚瓦之  
跡亦無第二一百房頭有一百魚塘而韶司李亦一  
一親目填平其魚放之溪流及長江師與合寺僧授  
戒斷葷酒寺僧咸曰靈通侍者酒祀爲常此不能斷  
師作文一篇爲侍者斷酒在後如有以酒供者送之  
官如自飲坐罪從此寺僧皆變爲清淨法侶重修祖  
殿禪堂廊廡山門廚庫諸寮鼎然一新四方學人聞  
風遠趨自曹溪路逕開闢廊廡廓達而諸祖道場漸  
有人灑掃開堂始有無明和尚漸有雲門博山天童  
再有雪嶠三峰弁山諸善知識卽今徧大地是禪師  
不知自何而來如能續佛慧命同佛受用幾能知恩  
報德于師者又幾能知師一指之力能撥轉盡大地

廣大法輪耶粵東徭獍不守禁制屢征不息戴督府  
請師議之師會通六道分布諸將先察經過地方良  
民之處安官把守樹旗標號兵過不許侵犯不得誤  
殺良民師自出師從船而進徭獍有預知兵利勢強  
有先爲逃竄者大兵一至深入巢穴盡種族招安百  
姓新立官署改然寧靜矣師回戴公同諸道設齋稱  
賀拜謝戴公極欲上疏鳴師之功師力辭之師念兵  
之往還經過多地秋毫無犯保活性命不知幾百萬  
因憶京都相師言有數百萬生靈待救之實見于此  
洪陽張公言師有社稷陰功實大有社稷之顯勛也  
師因出所著有奇門指掌一書傳世師歸曹溪著曹  
溪通誌法華品節擊節通議圓覺起信直解等作爲  
馮昌曆諸弟子談中庸大學有決疑著春秋左氏心  
法老莊影響論老子道德經解莊子內篇如是諸作  
亦證長干異人言師眉有三教之任不虛矣衡戊申  
冬進曹溪禮祖謁師適師去端州採木明年四月同  
湛公至端州見師師便問曰禪人爲什麼不捨者件  
破衲通身作汗臭氣衡曰正要薰破和尚鼻孔師曰  
是則是也須易過始得遂脫葛衣與衡衡卽著之拂  
袖而出師笑曰者漢三十年來目中所罕見者自此

機緣酬唱不一是年六月歸曹溪衡侍師左右月餘  
值戴制臺差官請師下會城衡別師之南嶽卜靜棲  
是年七月日也先是曹溪門口拆去店鋪牌坊內路  
西進百步立一關聖祠坐西面東即祠前北進五十  
步立一禪堂一爲祠奉祀香火一爲接待往來禪客  
路東進如西遠立一祠坐東面西與關聖相對相配  
祠前北進如西禪堂立一公館以應接過道官府第  
祠中不知立何香火請問師師曰陳亞仙是曹溪地  
主此中未有他像當立陳公像借重爲山門伽藍亦  
表地主之意又請曰不知陳公之像如何適師冠東  
坡巾禮佛畢師曰如我之像而像之衆喜即如師立  
相因修大殿魔僧作祟撓之公家妄說師修祖殿過  
用常住二百金衆僧未決勝負請神神降曰汝衆僧  
不自知過住陳亞仙地不作好事他來向汝討地租  
汝還告他慈師即陳亞仙也言訖神去衆僧惶然自  
失後師將修祖殿出入數簿呈於公府算明過用師  
已分三百餘金追還於師衆僧返坐證神童討地租  
之語亦奇矣言師是陳亞仙亦證師言如我相而相  
之深有以也時 貞皇毓于青宮 詔戍士之老疾  
註誤者陳情而有師有二焉首尾覈奏凡六年乃聽

自恣師乘 恩赦癸丑至衡陽遊南嶽止于靈湖禮  
八十八祖道影衡先爲病魔所撓之邵陽就醫調治  
未能迎師丙辰春拽病軀至靈湖禮師足同住半月  
日師親書手卷一通後以偈曰法意簪前艸拈來覆  
大千付君須自重花發利人天俄頃復曰老僧有雙  
徑之行此座非子不能擔荷衡以病體自怯作禮堅  
辭候師登舟即歸邵陽嗣後雖有音問往來未得躬  
親師側惜此一別終天別也是年師避暑金竹坪註  
肇論等書因卜五乳峰下爲投老地復爲達大師末  
後因緣之雙徑爲衆說小叅經遊吳越弔雲棲作塔  
銘說法淨慈之宗鏡堂日繞數千指歸五乳閉關謝  
衆效遠公六時刻香代漏專心淨業著華嚴綱要方  
閣筆粵方伯生白吳公暨諸弟子緣修大殿始末堅  
請復至曹溪者三壬戌冬師攜二三侍者至爲諸弟  
子說法期畢誡諸弟子曰老人再過嶺來出乎思議  
之外老人老矣所有言說甚勿忽略教理須要精研  
本有務要透徹就老人在此好與汝等證明衆人聞  
之惕然自進癸亥冬玄圃蕭公進山同師談笑四五  
日師同登山一眺爲師卜一塔地行至天峙崗蕭公  
四顧曰塔地在此指點穴所師曰天峙崗地相公點



穴非法王不能居二人相視而笑師送蕭公後覺有微恙韶州太守聞之挾醫進山候師師不就醫未三五日告衆曰吾將行矣汝等莫孤負自己衆怵然請偈師喝之寂然而逝知事急報蕭公公已度嶺矣聞歎曰因緣如此奈何勢不能轉作書托韶守張公用意料理後事張公親進山爲師開穴造塔殿周圍築牆廊廡門徑煥然一蘭若看師入龕入塔無一事不經心目張公用心亦何殷殷若此耳計至匡山知微公奔至師龕已入葬矣知公拜請合寺耆宿長幼欲啓龕歸五乳合寺大衆不諾卽合省檀越當道亦不

方公子隨故託夢于父母要往曹溪蕭公差人送柩于曹溪言之寺之當事者咸曰此是慈大師轉一身來鎮曹溪耳遂葬于大師塔傍辛巳秋知微公垂老而去諸眷屬輩偷安者多致師塔香火冷落有廣州及門弟子劉公諱起相者任瑞州刑館每過五乳禮塔見香火難於接續復啓龕過曹溪將入塔有宋大將臺號昭明者進山伴一僧號遠蒼與宋公欲開龕一視衆止之遠蒼私鑿一小孔視之師之法容儼然如生請衆視之皆大喜同心開龕全身堅固癸亥至癸未已二十一年內外衣服鮮明如新手足全身皆黃白色光潤如生髮爪俱長見者聞者生大歡喜盡發難遭之想宋公覓善手奉全身金漆漆之如能大師一般能大師有靈通侍者師塔之左有蕭公子儼然一侍者又似侍者先在塔側候師法身進山也此亦一奇因緣非心識可及衡在曹溪同師夜談次師向衡曰我後日無肉身衡曰何以知之師曰昔達大師命我摸他全身上下筋肉骨血長成一塊捏他手臂如鐵棍相似則知他身堅固不壞我身皮肉虛浮一捏空去則知不堅達師多劫咒力薰習乃爾也衡聞師說信之時達大師已入滅七年傳聞全身不壞



塔于徑山先師在靈湖托劉居士買一壽木隨身向衡曰我老人一生好睡身後與我做一長棺伸脚睡去自在師親向衡言達師肉身堅固不壞師又爲達師開維其身不與之畱自言無肉身而肉身堅固如生不知二老有訛在甚麼處於戲真文殊普賢大人境界非凡小可測師之游戲世間超出世間示有諸作了然無作縱橫自得之妙佛祖無容摩挲而天眼龍睛又豈能窺覷者哉師世秋七十有八僧夏六十有六衡十五歲聞師名至四十五歲師示寂衡與師若聞若見盤桓僅三十載師身後至今二十一年聲

名海內溢溢若生無論緇素坐間靡不以師爲齒舌先鋒是衡與師生死際會有五十餘年衡雖生如死師之將來光明廣大悠遠終古不可期之大喜來哲受用不盡復爲贊曰

師之容顏德相人或得而擬議師之無得自到之妙人焉得而度量師之震怒兮白日雷霆無畏象王回旋兮晴空電掃若忘於戲真明教嵩永明壽中峰本之文章海闊江遠若大慧果洪覺範之鐵脊百煉而愈剛滅而不滅幾猶往返梅關閣道藏而弗藏依然示現金色身光如是去就在師何有惟將來之眼目

大法可揚

紫竹林顯惠和尚語錄